

房龙经典必读丛书

超值白金版  
29.80

VAN LOON'S GEOGRAPHY

# 房龙地理 大全集

[美] 亨德里克·房龙 / 著 黄一少 / 译



认识西方文明的必读经典 畅销百年的人文科学名著  
人文大师房龙经典名著 百年来备受青少年推崇的最佳读本  
以世界地理为依托 讲述厚重的人类史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a href="#">第一章 这个世界还生活着其他人</a>
	<a href="#">第二章 定义“地理”以及我对这个词的应用</a>
惯	<a href="#">第三章 我们生活的行星：它的特性、风俗和习</a>
	<a href="#">第四章 地图和航海技术</a>
	<a href="#">第五章 季节的产生</a>
	<a href="#">第六章 洲的由来</a>
	<a href="#">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和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a>
	<a href="#">第八章 东地中海的石堡：希腊，亚洲与欧洲的</a>
桥梁	<a href="#">第九章 意大利：能扮演海上霸主或地上霸主的</a>
角色	<a href="#">第十章 西班牙，处于欧洲和非洲的冲击处</a>
	<a href="#">第十一章 法国，拥有所梦想的一切的国家</a>
	<a href="#">第十二章 比利时，一纸条约建立的国家，缺乏</a>
内部的和谐	<a href="#">第十三章 创造历史奇迹的卢森堡</a>
	<a href="#">第十四章 瑞士，拥有优秀的学校和讲4种语言的</a>
团结的人民	<a href="#">第十五章 德国，诞生太晚的国家</a>
	<a href="#">第十六章 奥地利，不再被重视的国家</a>
	<a href="#">第十七章 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超过大国的典</a>
范	<a href="#">第十八章 冰岛，北冰洋中的政治实验室</a>
	<a href="#">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与挪威的领</a>
地	<a href="#">第二十章 荷兰，建立在北海堤岸上的沼泽帝国</a>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颠岛国，负责为世界1/4的人谋取福利

第二十二章 俄国，人们需要看地图才能确定它是欧洲还是亚洲的一部分

第二十三章 波兰，曾是别人的走廊，现在终于成为了自己的走廊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产物

第二十五章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产物

第二十六章 保加利亚，巴尔干国家中最正统者，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押错了宝

第二十七章 罗马尼亚，拥有石油的国家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和它的那些遗留物

第二十九章 芬兰，以其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而人定胜天的又一代表

第三十章 亚洲的发现

第三十一章 亚洲对于世界的意义

第三十二章 中亚高地

第三十三章 亚洲西部高原

第三十四章 阿拉伯，什么时候属于亚洲，什么时候又不属于

第三十五章 印度，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第三十六章 南亚半岛上的国家：缅甸、暹罗、安南以及马六甲

第三十七章 东亚大半岛的中国

第三十八章 朝鲜和蒙古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

第四十章 菲律宾，过去属于墨西哥

第四十一章 荷属东印度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亚，自然的产物

第四十三章 新西兰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上的岛屿，那里的人同我们  
一样生活

第四十五章 非洲，和谐和对比的大陆

第四十六章 美洲，幸运之神眷顾的土地

第四十七章 新的世界

## 关于本书

---

《房龙地理》是一本专属于房龙的、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地理书。它打破了常规地理书的写作方式，紧扣“人”的观念，将人的活动和重要性提升至首位，至始至终关注的是“纯人”的那一面——科学、艺术、商业、宗教和政治，从历史的高度阐释了人与地理以及地球的关系，生动地演绎了“人文地理”这一概念，同时，在历史的叙述中还穿插回顾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和适应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发掘自身潜力并努力探求与地球——人类唯一家园达到和谐并最终方式。

房龙在此书中贯穿其惯有的行文风格，诙谐幽默的文字将枯燥的地理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趣味无穷，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带人领略并把握人类的厚重历史。

超值白金版

房龙经典 04

人文大师房龙的经典名著

百年来备受青少年推崇的最佳读本

以世界地理为依托讲述人类厚重的历史

## 房龙地理大全集

认识西方文明的必读经典

[美] 亨德里克·房龙/著

黄一少/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房龙地理 (大全集) / (美) 房龙著; 黄一少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613-4078-3

I. 房… II. ①房…②黄… III. 社会地理学

IV. C9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5409号

图书代号SK7N0926



房龙经典 04

房龙地理大全集

(超值白金版)

[美] 亨德里克·房龙 / 著

黄一少 / 译

责任编辑 / 周 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 2010年12月第3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1020毫米×1200毫米 1/10 32印张

字数 / 300千

书号 / ISBN 978-7-5613-4078-3

定价 / (经典版68元) 白金版29.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托勒密记载的世界

1486年

载于《地理学指南》

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学者，他的著作《地理学指南》经阿拉伯世界传播到欧洲。托勒密在书中叙述了如何通过经度和纬度将一个圆形的世界投射到一个平面上。虽然一些测量结果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的方法引起了轰动，《地理学指南》进而影响到全世界。进入15世纪，一些绘图员开始绘制世界地图，同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这幅世界地图系手工着色，在德国的乌尔姆雕版印刷而成。图中绘有经度和纬度，四周的风呈人形。托勒密的地图忠实于著名地理学家的世界观，其中既有真知灼见又有谬误。而最重要的谬误是经度的范围计算的错误，这使托勒密夸大了欧亚大陆的面积。这个谬误使哥伦布断定，去中国最便捷的路是向西航行，而且当他于1492年在西印度群岛登陆时，他认为已到达了东方。

# 第一章 这个世界还生活着其他人



平静的王国

爱德华·希克斯

油画 约1837年

匹兹堡卡奈基艺术博物馆藏

这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奇妙世界。熊与母牛分享着玉米，猛兽在孩子们的陪伴下瞪大了圆圆的眼睛，远处是印第安人与美国早期殖民者友好相处的一幕。在这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没有弱肉强食，没有厮杀与流血，一切都是宁静而自然的。这也正是房龙人文地理观念的核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人类只有合作互爱并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才能维护世界的安宁与美好。

据统计，人类自从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以来，一共繁殖了近20亿的后辈，这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假设这些人的平均身高为1.8米以上，肩宽45厘米左右，并且相当地魁梧健壮，那么即便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是很很小的一群，实在微不足道。

以至于如果发生了一次大的地壳运动，这些人完全可能马上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再有智慧的头脑也无法与宇宙中的这种强大的力量相抗衡。

就算是人类有一天都灭绝了，这在整个宇宙中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小事一桩。如果其他星球上也居住着另一种智商很高的生物，他们的科技也相当发达，并且对于天文学也有所研究，当他们用天文观测仪器看到地球上发生的这种毁灭惨状时，他们并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宇宙中随时都可能诞生一些新的东西，也都可能毁灭一些已存在的东西。人类只是宇宙中的一种小小的物质，并不像人类自己想像的那么重要。

人类总是喜欢自以为是，总是把自己当成一种高贵的生物，其实在浩瀚的宇宙中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

当然，这本书的一部分读者肯定会不大赞同我的观点。他们始终固执地坚持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人类是一个高贵自豪的种族，怎么能这样随意地贬低呢？并且被贬低得如此低贱。我能理解他们这种激动的情绪，谁不热爱自己的种族呢。但是科学是严谨的，并不容许我们凭主观的好恶来评判。

人类只不过是一群脆弱的哺乳动物而已，显得那么的微小，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所以会受到自然界其他强大生物的攻击。而这个世界上又有着那么多比人类更凶狠的生物，它们天生就有着不同凡响的超强能力。尽管如此，这些生物要想在大自然中生存还是必须得付出艰辛的努力。比如：有的生物的身躯竟然长达100英尺，就跟一个火车头一样笨重。有的长着异常锋利的牙齿，完全就是一把锯条，可以咬断任何坚硬的东西。还有些生物体积很小，人的肉眼都不能看见，但是其繁殖的速度却十分可怕，如果不是那些能制伏它们的敌人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来消灭它们，那么这些小生物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就能统治整个地球。与这些具有超能力的生物相比，人类实在是能力有限，他们也就没有信心更没有勇气涉入深山和海洋，而是选择环境相对舒适的地方定居，在这深山和海洋之外找几块旱地作为栖身之处，生活和繁殖后代。

也有权威人士告诉我们，有些昆虫能够在石油上安家，还有些昆虫可存活于几分钟便能熔化人类的高温下。我们也曾注意到，那些让人厌恶的棕色甲虫，它们总会在书橱里活动，似乎非常热爱人类的文字——就算是少了两条、三条、四条腿，它们还是照常会蹿上蹿下。而我们这些娇气的人类，哪怕是一个脚指头遭大头针刺了一下，也会一瘸一拐的。因此，我们有时会思考，自从我们诞生在这个日夜旋转的悬于宇宙黑暗之中的地球上以来，为了生存和繁殖，人类何尝不是也在艰难地尝试，艰辛地对抗着存在于周围的竞争对手呢？由于人类不具备其他生物先天便具有的奇特能力，那我们就需要比那些生物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 手的印记

洞穴雕刻 公元前35000年—前8000年  
出自法国西南部洛特地区派奇摩尔洞穴

大约500万年前，人类的前身终于直立起来，这使手的运用得以增长，使手变成了复杂的工具。工具的发明、火的掌握以及语言的产生，使晚期智人能表达出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并通过大量涌现的绘画、线描、雕刻的形式展示出来。

这个手的印记可能是创作了派奇摩尔洞穴雕刻和壁画的艺术家的署名或其领地所有权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人已成为地球无可置疑的主人。

### 演化

路易·塞何约斯 摄影 1991年

德国森根堡自然博物馆中，现今世界的统治者，人，在中生代地球的霸主——一只长达26米的梁龙的骨骼前是那样的渺小。恐龙在生物进化史上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但因不能适应不断

变化的自然环境，因而在与机体更为完善的哺乳类和鸟类动物的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逃脱其在地球上灭绝的命运。



#### 最早的字母文字

刻字泥板 公元前14世纪 发现于叙利亚

泥板上刻写的楔形文字仅有22个字母，全是辅音，最早出现于叙利亚沿岸的乌加里特。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字母文字，也是今天几乎所有欧洲文字体系的最初母本。正是文字的出现，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对于那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厚皮动物而言，我们曾是一个笑话——人类最初笨拙地尝试用后腿独立行走，而不是借助于树干或拐杖，着实让站在一边看热闹的它们大笑不止。

但是当初耻笑人类的那些强者，如今又怎样了呢？它们曾是近两亿平方英里的陆地和水域（不包括深邃的天空）的主人们，总是自我陶醉，显得那么孤傲。它们也曾位高权重，用残忍的暴力或狡诈的诡计来主宰世界。



长着朱鹭头的托特神  
雕刻 埃及

据说在开天辟地之时，正是书写艺术之神托特将文字引入了埃及。

如今，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友善的人类把它们陈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准许它们占用一小块落脚地，在上面可以看到“陈列品A”或“陈列品B”这样的代号。而当年的另外一些主人，为了生存，今天也不得不为人类服务。它们给我们提供皮毛、蛋、奶和肉，以换取我们喂给它们一些饲料。有的躯体高大，就帮助人类驮一些我们身体负担不起的重物，并且永远做人类的奴仆。更多的则逃至荒郊野外去啃食树叶、牧草以维持种族，我们允许它们如此，是因为我们认为把它们从那里赶走并占有那片土地没有什么意义。

在短短的2000个世纪（与永恒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里，人类便无可争议地成了每一块陆地的统治者。展望未来，天空和海洋也有望并入我们的领土，将有更多的生物和我们共同生存于同一个星球。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终于能做一回地球的主人，这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那些比人类更强大更凶猛的动物们在自然规律和生存法则面前都显得那么的无力和苍白，更何况人类。我们更应该谨慎对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如果说人类相对于其他生物而言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那么这唯一的优势便是非凡的理性天赋。我们期待人类会理性地善待这个地球，善待我们的邻居。

在这里，我必须更准确地说明，与大多数有理性天赋的人相比，还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拥有更高级的理性天资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了领导他人的统治者。而其余的人只能跟在后面，不管他们如何憎恶现实，如何努力去尝试，在上万人中也只会有一人能争做到真正的拓荒者。这是一个奇怪而又踌躇的进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由这些拓荒者兼领导者来主宰的这个世界的命运。

世界未来的路将会通向何方，我们并不能预知。根据过去4000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我们的成功之路将会是一片光明、无穷无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类不会因为某种利益而残忍地自相残杀。

地球以及地球上的财富要么已经依照人类的权力而被瓜分，要么正借助其优越的大脑活动以及远见卓识和猎枪的力量发起争夺。

我们的家园是一处可为我们所有人生长出足够食物的乐园。它还能提供足够的避难所，因为它拥有丰富的采石场、泥土以及森林。而草原上成群的绵羊、开满鲜花的亚麻田和桑叶上勤奋耕耘的小蚕则能帮助我们抵冬日严寒，挡夏日酷暑。我们的家园的确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天堂。它为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公平地分配着应得的那一份，同时也为未来那些可以想见的日子留下一点剩余。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有自然的法则，绝对公正又很残忍。人类可以选择遵从，也可以违背。但是在选择之前，请记住，人类可能会从中受益，但也有可能会受到自然无情的惩罚，这就是自然：不存在申辩的机会。

自然慷慨地赐福于我们，同时，它也要求我们研究其感受并服从命令以作为回报。在农民中传诵着这样一句格言：如果把100头牛都放牧在只能承载50头牛需求的牧场上，那么这100头牛都不能存活下来。只能容纳10万人的场所如果要聚集100万人就会拥挤不堪，这100万人

都会感到呼吸困难。但是，那些少数的有着更高级理性天资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统治者，那些引导我们命运的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更糟的是，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错误。我们的其他举措也会激怒我们的养母。人是唯一仇视同类的生物群体。狗不咬狗，虎不吃虎，即使是极为讨厌的鬣狗也不会自相残杀。但是人类之间则会互相仇恨，互相厮杀。现今，各国随时都在提防邻国可能发动的战争，这已经成为那些首脑们的首要任务。

人类对于“创造大法则”首要法则——即主张同类成员间的和平友好的公然违背将把人类推向不久将完全灭绝的境地。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有那么多敌人，它们时刻观察和警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我们的势力有所削弱时它们就会乘虚而入。据说“人类”这个名字最早出自一个犬儒主义科学家之口，他是想要向其他生物宣示我们是何等的聪明，而动物世界的其他所有成员根本不能与人类的智商相比。但如果人类能力不足或不情愿做自己土地的主宰者，那么还有数不胜数的候选者对此垂涎已久。不妨假设，一个由猫、狗、大象或其他结构更高级的昆虫（它们如何把握自己的机会）所统治的世界也许会比现今充斥着硝烟和炮火的行星有更多的好处。

答案是什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丑恶和让人羞愧的处境？

此书以一种谦逊的方式，希望能指出那已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帮助我们走出那悲惨不幸的死胡同——我们因为踩着祖先愚昧错误的脚印而步入那里。

而要找到真正的解救之道，将会花费大量时间，数以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被用来进行蜗牛式的耐心的教育。教育将最终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意识，那便是意识到我们所有同胞都在同一个星球。一旦这一绝对真理被人类所认同，一旦这一事实被我们所接受，不管好坏，它都是我们必须珍爱的家园——因为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去其他什么地方，我们也无法从我们自降生以来就生活的这个宇宙的一处搬到另一处。

无法逃避的是，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颗行星上，所以其他任何人的幸福便是我们的幸福，其他任何人的灾难也无疑是我们的灾难。

你可以把我定位成一个梦想者，一个傻瓜或一个幻想家。如果你认为我宣扬的是不受欢迎的异端邪说，那就叫警察或救护车把我送到一个我无法再表白的地方去吧。但请记住我所说的话，并在人类被赶下统治地位、远离幸福的时候再想想这些“异端邪说”吧，这些你们所谓的“异端邪说”。

如果人类不想那么早就灭绝的话，请牢记这样一句话：我们同在一个星球，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安宁承担责任。

如果人类不想那么早就灭绝的话，请牢记这样一句话：我们同在一个星球，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安宁承担责任。



自相残杀

插图 13世纪 出自法国《旧约全书》

人是仅有的仇恨同类的生命组织。自晚期智人在非洲出现后，不到10万年的光景，已成功地征服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从最初的防卫无力的自然界牺牲品，到肆无忌惮的自然界毁灭者，人类的征服在很多方面表现为残暴的统治。地球以及其中的财富已按照人类的权力而被瓜分。这幅画描绘的是《旧约全书》中激烈作战的场面，画家画上了他那个年代才有的武器与盔甲，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一幅绝妙写真。



弄蛇女

亨利·卢梭 油画 1907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中，缠绕在树上及游走于地上的毒蛇驯服于弄蛇女悠扬的笛声。在这自然宁静的原始氛围中，野兽也似乎失去了凶猛的姿态而变得温和良善。人类是地球上非凡的居住者，是地球这个舞台的主角。人类有能力适应或重塑自然环境，并与自然和谐交流。

## 第二章 定义“地理”以及我对这个词的应用

当人们决定远行时，往往会事先确定目的地以及行程的路线、使用的交通工具等。同样的道理，当读者打开一本书，也希望能先了解到作者关于此书的写作意图和对书名的解释，因此我将谈谈关于“地理”这个词的简短的定义。

恰巧就在这时，我发现桌上有一本《简明牛津词典》，虽然是1912版的，但里面的很多东西仍然是有用的。在这本词典的344页的底部，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地理：有关地球表面、形状、自然特征、自然以及政治区划、气候、出产、人口的科学。”

我很难给出更专业的定义，但是我想把我所讨论的重点放在其中的某一些方面，而不是全部，并且我将尝试以人为中心来探讨。因此，这本书将不仅仅讨论地表以及自然特征，也将涉及政治区划和自然区划。或许可以把我所讲的这些称为对人的研究，主要研究的内容便是：人在自然环境下怎样觅食、居住、娱乐，怎样才能适应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环境，或是更好地改变这个环境，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与之和谐相处，互不伤害，并寻求一种舒适惬意的境界。

我们的行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古怪寄居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令人厌恶的习性和性格特征，我们都企望这些特征不要遗传给下一代。20亿人是一个不容小视的数目，如此众多的人自然会为各种类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试验提供极为广阔的舞台。对我来说，这些试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值得关注。一座高大的山，在它被人看见或留下人的足迹前，在其山坡和山谷被一代又一代的饥饿的定居者所占据、整理和耕种之前，它终究只是一座山。大西洋在13世纪之前和13世纪之后是同样的辽阔，同样的深不可测，同样的湿润，同样的咸。人类的发展使它成为新旧世界间的桥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高速公路。

数千年前，在那无边无际的肥沃的俄罗斯平原上，勤劳善良的斯拉夫人用尖铁棒犁出了第一道垄沟，在这里开始了他们平淡却富足的生活。但如果是德国人或者是法国人第一个来到这里，这里将很可能是另一种景象。



收割谷物  
绘画 公元前1300年

出土于埃及墓穴

驯化作物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方式，使人从搜寻、追击转变为耕种、收获。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的谷类作物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地区得到普及，而后，又在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及中美洲的河谷得到种植。图为埃及人正在收割金光闪烁的成熟麦子。通过农业，人类得以实现对自然的支配。



种植水稻

绘画 公元16世纪 日本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大约公元前500年，水稻传到了日本和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如今，世界耕地面积的1/10都被用来种植水稻。这幅绘画展示了日本妇女在灌满水的地里种植水稻的情景。

在日本群岛，不论其居民是日本的土著居民，还是已经灭绝的塔斯马尼亚种族（澳大利亚东南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的后裔，那里都会震动摇晃不已。但如果是后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无法养活6000万人。在大不列颠群岛，如果来这里定居的是那不勒斯人或巴巴里人（二者均为意大利人），而不是来自北欧的贪婪的斗士们，这里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该帝国的面积是其母国的150倍，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6。

这些例子多少都具有一些代表性，人类的确混杂着形形色色的个体。

总之，在商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致力于量化生产的时代，我却坚持把我的研究更多地致力于地理的纯“人”的那一方面。

根据经验，我根本没有必要大谈进出口、煤矿产量、石油存储量以及银行存款，这些枯燥的数据和资料无法给予读者任何深刻的印象，而当他需要时，他仍然不得不再次查找，并且发现这些手册上的信息大多自相矛盾。

因此在这本地理书里，人是首要的。

第二重要的是人的自然环境和背景。  
如篇幅允许，也会涉及其他方面。



喜马拉雅山下的梯田  
戈顿·威尔斯特 摄影

千百年来，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创造了各种方法，包括研制肥料，改草原为耕地，建造梯田等。图中喜马拉雅山下的梯田有着悦目的绿色，构成一幅以小块农田拼缀起来的生机盎然的图画。



地球（左页图）  
摄影 美国太空总署

1969年5月，美国阿波罗10号的太空人登月舱一窥探者（Snoopy）飞行至距月球表面不到15公里的地方，并在那里观察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在一片近似虚无的黑暗之中，地球好似一个隆重出场的演员从月平线上缓缓升起。片刻之后，当地球在深邃的太空之中漂浮时，太空人还能从云层中辨认出大洋和墨西哥西海岸。

### 第三章 我们生活的行星：它的特性、 风俗和习惯

让我们从一个古老而可信的定义开始。“地球是一个小而黑的物体，四周被太空包围。”

我们知道，地球并非一个标准的圆形球体，而是一个椭圆的、地极稍扁的球体。关于地极，可以这么描述：将一根编织针从一个苹果或橘子的中心穿过去，编织针穿透苹果或橘子的位置便是地极的所在，而针的两头代表着位于深海中央的北极和位于高山台地之巅的南极。

而极地的“扁平”——它来自前面所述的椭圆球体——根本就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因为地球南北极之间的距离仅比赤道所处平面上所取得的直径短1/300。也就是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直径为3英尺的球体（当然，很难在商店里买到这么大的球，得到博物馆去碰碰运

气)，而它的轴仅比赤道所在的平面短1/8英寸，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点差别是很难看出来的。

可能只有那些力图要找到穿过极地的路径或从事更高级的地理研究的人才会对这细微的差别感兴趣。而我只需要简单提及就已达到我此书的目的了。当然，你了解到这一点也会对你有帮助，假如你在物理教授的实验室里看到这样一个奇巧的装置，当上面的小球绕着自己的轴旋转时两极便会变平，你就会知道其中的奥妙，也可以和老师讨论一下你所了解到的知识。

据我们所知，地球是一颗行星。“行星”一词最早源于希腊。希腊人观察到（或他们自认为观察到）某些星星时时刻刻都在天空中移动，而另一些则看起来一动不动。于是他们将那些移动的称做“行星”或“流浪者”，而另一些不动的则取名为“恒星”。遗憾的是，那时望远镜还没有问世，希腊人也就没有办法跟踪这些行星的运动轨迹。这里提到的“星星”一词，目前还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来源，据说是与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动词“撒播”的梵文词根有所关联。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星星则是在整个天堂里四下散落的小火堆，贴切而且美妙。

地球及其太阳系中的每颗行星都绕太阳旋转。太阳慷慨地与这些行星分享它的光和热。因为太阳的总体积是这些行星体积之和的700多倍，其近表的温度也高达6000° F，这点光热对太阳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所以地球不必因为从太阳那里获得微不足道的一点温馨而感到愧疚，因为太阳能轻而易举地节省出这点光热，并且满不在乎。远古时代，人们固执地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是一块小小的浅碟形旱地，四周是汹涌的海水，像穆罕默德的棺柩或小孩子抛出的玩具球漂浮于空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少数的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提出了质疑。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和思考之后，这些具有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时代惊人的结论：地球不是一块平地，而是一个圆形的球体；地球也不是静止地悬挂在宇宙的中央，而是在空中漂移，并以极快的速度绕着比地球大数倍的太阳飞行。

这些聪慧的学者们还委婉地暗示：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恒星”（即太阳）周围闪闪发亮的小球，其实是地球的伙伴，也是一颗颗绕太阳转动的行星，和地球一样是太阳的孩子，同时遵循着同一行为规则。这一规则规范我们的吃穿住行，规范我们的生活规律，比如在早上天亮后起床，在天黑后上床睡觉，而这种规则我们是无法抗拒的，违背它只能自食其果。所以我们都选择了服从规则，这样不至于冒险和迷失方向。



哥白尼的宇宙体系

插图 1660年

出自《天体图》

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恒星的位移仅仅是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地球的自转。而在这幅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地球在环绕太阳运行，而且无可置疑的是一个球体。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一切都在发生着改变。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最后200年间，上述所提到的这种少数人的大胆的观点已被大众所接受，人们不再为地球是圆球还是平地而争论不休，也没有人再认为地球就是永远静止不动的。但在公元4世纪开始后，基督教会权倾一时，人们虽然心里认同有关地球的新的说法，但因害怕自己受到基督教的迫害，不敢宣称心里的看法，更不敢公开为这些理论辩解。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不应过于武断地作任何的评价，原因在于：基督教早期的创始人和信仰者大都来自于对流行学问有所了解和研究的阶层，他们始终相信，当基督重新回到当年的受难地并区分善恶时，尘世的尽头近在眼前，而基督也将带着所有的荣耀在万众瞩目之下回归。在此前提下，教徒们就理所当然得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弥赛亚的来临是事实（他们对这一问题毫不怀疑），那么世界一定是平的。因为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基督的回归就不能一次完成。他得

一次为了西半球的人的福祉，一次则是为了东半球人的福祉。这种两次回归的过程当然是荒诞而又有损威严的事情，因此基督教徒们肯定不会承认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



上帝创造世界

微型画 公元13世纪

出自法国《圣经的道德教喻》

这幅画是根据圣经中的《创世记》第一章而绘。上帝看上去像建筑师一样，拿着圆规创造了世界：天空、陆地、太阳、月亮和所有的规则。在上帝的圆规之下，那团不规则的不断跳动的黄色就是地球，它被天堂的物体所包围。而天堂则被一些形状相似的云的边缘所环绕。这幅图清晰地显示出基督教的观念：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它是平面的，而非一个球体。

于是，关于地球形状的说法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地球是一个平碟，是宇宙的中心。这种愚昧的状态因为基督教会的坚持而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样黑暗的时代依然有光亮的存

在，他们便是那些少数的僧侣科学家和一些居住于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天文学家。这些博学者们从未放弃古希腊的圆形世界和其他许多行星一起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他们虽然心里认同这种思想，但从不敢公开探讨这一课题，他们心里很清楚，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学说的正确性，就得容忍，而非冒失地公开谈论，那样除了会扰乱欠缺头脑的市民的平静和安宁外，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经过这些前辈们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教会人士也不得不接受地球是球体的说法。到15世纪末，在大量的强有力的论据面前，再也没有人会否认这种说法了。这些论据源于以下观察：

首先，有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接近一座山或一艘船时，会先看到顶峰或桅杆的最高点，但渐渐地，随着距离的拉近，便可以看到山或船的其他部分。

其次，无论我们置身何处，呈现于眼前的景观总是一个圆。如果我们所处的位置高一些，看到的圆将会变大，所处的位置低一些，圆会变小。如果地球是鸡蛋形的，那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恰好是在椭圆形的中央。反过来讲，假设地球是三角形或四边形，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会是一个三角形区域或一个四边形区域。

再次，当发生月偏食的现象时，我们会看到地球投在月亮上的阴影是圆形的，而只有球体，而不是其他形状的物体，才会形成圆形的阴影。



生动的演示  
约瑟夫·赖特

油画 1766年

哲学家在用太阳系仪解释关于宇宙运转的理论，该理论由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等天文学家和科学家提出，而他忠实的助手在做着详细的记录。哲学家转动手柄，使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在交叉的同心带上旋转，而同心带则围绕着一个象征太阳的物体，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一盏油灯来代替。这种演示能使更多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了解宇宙和地球的秘密。

第四，宇宙中数以亿计的星星，无论是行星还是恒星，都是球形的，那么地球何以会与众不同？



伽利略的望远镜  
佛罗伦萨科学史博物馆藏

这两架望远镜由伽利略制造，其直径不到3厘米，清晰度不高。后来，他制造出了清晰度更高的、能放大物体20倍的望远镜。正是凭借着望远镜，他于1610年3月发表了观察宇宙的新成果《星际使者》。

第五，人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航行是最有力的证据。第一次是麦哲伦（1480—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和他的船队一路向西前进，最后回到了出发地；第二次是库克船长（1728—1779年，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率领他的船员们由西向东行驶，最后其幸存者也回到了他们最初驶离的港口。

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向北朝着地球的极地走去，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熟悉的星群（即古人的黄道带的标志）越来

越低，看到的部分越来越少，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但当我们从极地往回走的时候，它们又会渐渐地从地平线上再次升起，在离赤道越近的地方，就越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星群。

相信以上的例证已足够充分地证实了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圆形球体的这一说法，而且我还有很多类似的证据可以佐证。如果你还不能信服的话，那就只有去求教任何一个稍有学识的物理教授了。而这位教授则会捡一块总会从高塔朝地面坠落的石头，并且会利用重力规律让石头玩起小把戏，从而毫无疑问地证明地球是圆的。如果他讲解时用的是最浅显易懂的话语，语速也很慢，那你肯定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你得比我懂更多的数学和物理知识才行。

地球是圆的这一学说就讨论到这里，我们下面来讲讲地球与宇宙的关系。我可以援引大量专业而深奥的统计数据，尽管它们对你没有丝毫的帮助。包括作者在内的一般人觉得采用这样的计算是不适宜的。以光为例。光以每秒18.6万英里的速度前进，形象地讲，你在弯一下手指的那一瞬间，光已经绕地球转了7圈了，但是从半人马座的 $\alpha$ 星（除太阳以外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射出的光要到达地球，得以每秒18.6万英里的速度行走4年零4个月。太阳发出的光到达地球得8分钟，木星的光则需要3分钟。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些时间太长了，还有更远的呢：北极星为我们的航海家送来一束光需要40年的时间。

光年或光线在一年之中会走过 $365 \times 24 \times 60 \times 60 \times 18.6$ 万英里的距离，而这样一个数据仅仅在想像中就会让我们中的大多数头晕目眩。这个非同一般的概念成为某种巨大的、让人生畏的怪物，以至于我们只能说一声“哦，天啊”之后便丢在脑后，去听收音机或和猫嬉戏。

那就换种方式试一试，比如火车，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交通工具。



月落  
克兰·洛威尔 摄影

当太阳升起，将高山的积雪覆盖上一层金色的光辉时，满月正谦卑地缓缓沉落于山后。此时仿佛黑夜，但光明却即将莅临，这壮观却不无诡异的一幕记录了日月交替的刹那。

一列普通的客车，在今天出发后昼夜不停地行驶，得在近9个月后才能到达月球，公元2232年才能到太阳，到海王星那里则是8300年后了。这么长的行程已能让我们折服了，但还有比这更远的，如半人马座的 $\alpha$ 星，则意味着长达7500万年的旅行。如要到北极星，则需要不断地奔驰7亿年，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光，甚至是过于漫长了一——如果将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假设为70年——在这期间将有1000万代人出生并死去。

这些数据所反映出的一个最直观的现象，便是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已。在地球之外，宇宙中还有数以亿计的其他的星球。可以说，地球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宇宙是浩瀚的，广阔无边的。

就人类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宇宙的极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只能讨论这些现在能看到的部分的情况。我们得承认科技进步了，比伽利略那个时代进步了许多，而伽利略用那时的笨拙的设备来观察天空，并意外地获得了某些重要的发现。而如今我们的天文学家可以使用上更为精密的仪器，甚至一些天文爱好者的装置也远比伽利略时代的要先进得多。即便如此，这些所谓的精良设备依然是不完善的，如果我们把镜头增加1000倍，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改观。因此，说到宇宙时，就只能是“宇宙的一小部分，肉眼可见

的部分，能被人观察到的部分，借助于仪器和敏感的摄影感光板所能观察到的那部分”。至于那些未曾看到的部分，则依然是个谜。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甚至不敢妄加猜测。

### 潮汐 摄影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有连续不断、各不相同的潮汐变化，这种现象每隔24小时52分就重复发生一次，引发潮汐的原因是月亮和太阳的引力。尽管太阳的质量比月亮大得多，但月亮与地球的距离相对于太阳离地球却要近得多，因此月球对地球的影响更大。月球的万有引力作用于整个地球表面，对水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图为南非的东部海岸，潮水正涌上沙滩。



在这些可见的宇宙中，数以百万计的星星在陪伴着地球旋转、运动。这些亲密的邻居有恒星，也有其他的星星，其中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便是引人注目的太阳和月亮，这两颗星球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的生活。太阳，关系着给我们提供光和热的大问题，月亮则会影响海洋的行为，引起“潮汐”。



气球探测大气层  
插图 1985年

1783年，法国的孟特格菲兄弟成功地施放了人类第一个热气球，并上升了900多米。到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设计出能保持地球表面空气压力和温度的密封舱，使人类得以进入更高的大气层。1938年，被命名为“探险者2号”的气球上升到21千米的高空。1960年，载人气球已能上升到34.5千米，而不载人气球已能到达40—50千米的高空。图为进入大气层的气球正探测大气层的情况。

尽管月亮比太阳要小得多—如果太阳是直径为3英尺的铁球，与太阳相比，地球只是一颗小小的豌豆，而月亮就只有针尖大小—但因为月亮离地球很近，因此，相对于太阳而言，它对地球表面的“拖”力仍然要大得多。

月亮的拖力之所以对地球的影响如此之大，还在于地球表面的3/4都被水所覆盖，如果地球完全由固体构成，那么这种拖力的影响就会大大削弱。当月亮绕地球运行时，地球上的水则会跟着月亮运动，就好像月亮有一种力量在拖着水一起转，这种力量如同撒在一张纸上的铁屑被一块磁铁拖着移动一样。

地球上宽阔的海域忠实地遵循着月亮的足迹，夜以继日，从不停止。当海水在运动的过程中遇到了港口、海湾及河流的入海口时，会因受到阻挡而激起高达20英尺、30英尺甚至40英尺的潮汛，这种巨大的海浪使这片海域的航行成为一件艰苦而危险的事。如果太阳和月亮刚好运动到地球的同一侧，“拖力”就会成倍增长，所谓的“春汛”就产生了。它会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泛滥，其效果与一次洪水的效果相差无几。

如果说月亮带给我们的是不大讨人喜欢的“潮汐”的话，那么太阳呢？太阳也会是一个制造灾难的星球吗？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太阳、风、雨是如何影响地球的。

地球完全被大气层或“空气”所包围，这层气体主要由氮气和氧气组成，据猜测约300英里厚。大气层时刻和地球一起转动，其紧密程度恰似橘子皮和它所包裹的橘肉。



崇拜日神  
雕刻 埃及

太阳是人类及地球上万物生灵赖以存在的基础。图为埃及法老正在向太阳神敬拜，这表明了太阳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那时的人们凭直觉将重大的恩典与变化归于那轮高悬于天空之中的金色的圆盘，而它在黑夜中的隐没则预示着死亡与不祥的来临。



风  
版画 1618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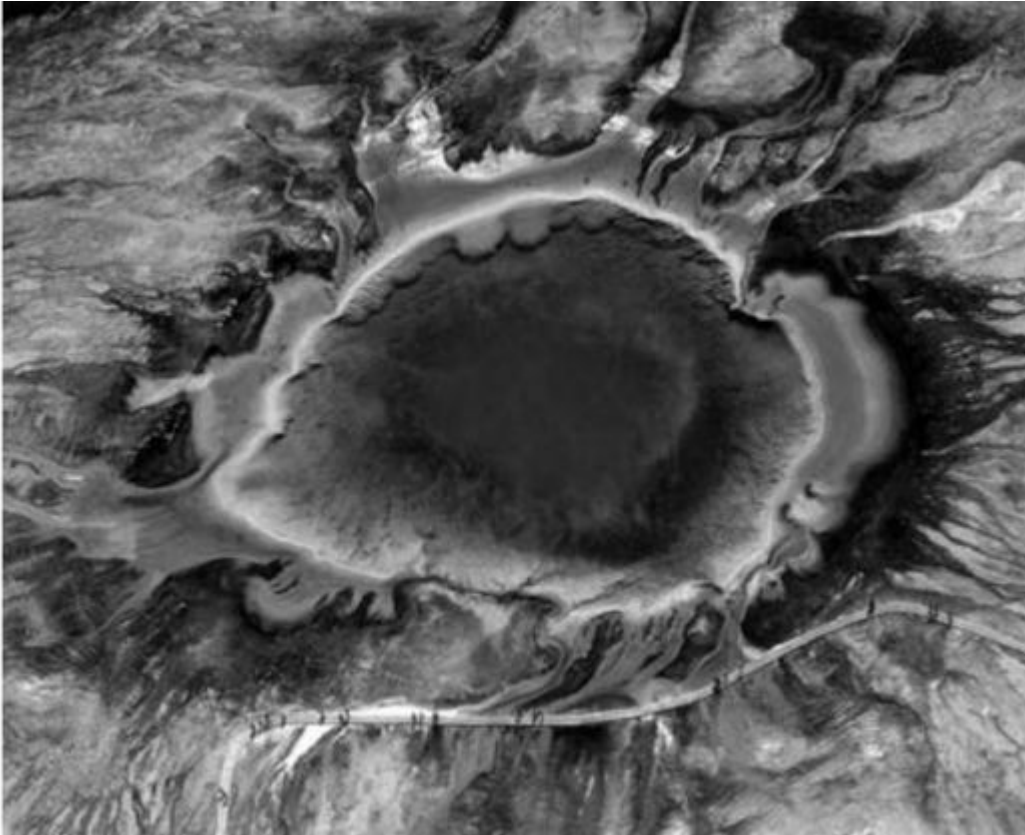
北风之神玻瑞阿斯住在色雷斯地区，希腊人认为这个地区是贫寒之地。他往往被描绘成有翅的魔鬼，须发浓密，力大无穷，是制造混乱的力量。从17世纪起，在炼金术书册的画中，除了原来的形象，又在他的肚子里多画了个新生儿。

就在一年前，在瑞士有一位教授坐着他自己设计的气球升到了离地面10英里的高空中，进入了人类从未接触过的那个高度的大气层。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让人兴奋不已，但依然还有290英里的大气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开发。

大气层和地表，还有海洋影响着各种各样的天气，风、暴雨、暴风雪和旱季的形成无不与此相关。

形成气候的3个因素是：泥土的温度、盛行的风和空气中水分的含量。在此说明一下：“气候”一词的本意是“地球的坡度”，因为希腊人注意到他们到过的地方的温度和湿度都有差别，是朝极地一路滑坡，极地最冷。因此，人们就把各个地方的大气状况用“气候”来表

示。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气候”，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的一段时间内所出现的大致的天气情况。



大彩泉

保罗·切斯利 摄影 1979年

诞生于1872年的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36座国家公园中最大最著名的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开发的国家公园。它地处怀俄明州西北角，并延伸至爱达荷与蒙大拿两个州，面积达7988平方公里。公园内有3000多处温泉，图为黄石国家公园内被称为“颜料罐”的巨大温泉一大彩泉。泉中涌出的水汇成了直径112米的池塘，因光的折射而异常绚丽的色泽是其名字的由来。之所以显现出斑斓的色彩是因为滚烫的热水中亿万微生物的存在，这种微生物被称为藻菌，一般为青绿色。池塘的外缘部分由于水温较低，藻菌也生长得更快，促成了这一奇观的产生。

3个因素中，我们先研究风。神秘莫测、变幻万千的风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赤道地区海洋的规律性“季风”，美洲的发现无疑会推迟到蒸汽船时代；而如果加利福尼亚和地中海的国家没有被湿润的微风所吹拂，那么这些地方有的只会是干旱贫瘠，永远不会有现在的繁荣。当然，裹挟在北风中的碎石和沙砾犹如巨大的砂纸，在数百年中会将地球表面最雄伟挺拔的高山磨为平地。

“风”一词最开始时意指某种蜿蜒前行的东西，即从一个地方行进到另一个地方所形成的潮流。形成这种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冷空气和热空气作用的结果了。空气中有一部分空气会比其他的要暖和一些，也更轻一些，因此就会努力地、不可避免地向上攀升，当这些空气上升时，这些空气原来占据的地方就成了真空。而冷空气，由于比热空气更重，它在热空气上升后就涌入并占据这一真空，这种流动的过程便产生了风。而早在2000年前，希腊人就已发现了“自然界不存在真空”。空气、水以及人类都是真空厌恶者。

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如何制造热空气：最方便的就是在任何给定的房间里点燃一堆火，这可以使整个房间的空气暖和一些。把这个现象放在宇宙中来看，太阳就是一个火炉，行星即被加热的房间。太阳发出的热为行星制造了热空气，也为风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在地球上，赤道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所吸收的热是最多的，因此热空气最多，而在两极因距离最远热空气也最少。

在点着柴火的屋子里，火堆会引起空气的巨大骚动——一次循环骚动。热空气向着天花板上上升，在上升的过程中，它本身的热量会渐渐散去，直至冷却。这个冷却的过程也是它上升变慢最后向下降的过程。当它降到较低时，就会再次与火堆接触，并再次被加热，又再上升。这样一个来来回回的循环的过程，可以持续到火堆熄灭。火灭后，空气就恢复到最开始的状态，但是屋子里依然是暖和的。这是因为在火堆燃烧的时候，墙壁也吸收了相当多的热量，可以维持屋子的温度。至于能维持多久，这就得看墙壁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了。

#### 雾中树

吉尔·艾斯皮纳

摄影 1997年

这是纳米比亚沙漠中的死亡地带，突如其来的大雾使沙漠的温度骤降了20度，由瞬间的炎热转为极度的寒冷。枯萎了的树的单调身影映衬着阴沉的雾气，宛如一个个的鬼影。



把这个问题又放大到宇宙中来看，墙壁就好比我们生活的土地。地球上的土地千差万别，有多种复杂的地质结构。有被雨水浸泡的洼地，有沙地和岩石。相比之下，后者吸收热量更快，同时也更容易失去热量。所以我们会发现，沙漠在有太阳照射的时候，会酷热难忍，但是太阳一下山，沙漠又会相当的寒冷。而森林的反差就不会如此强烈。在太阳落山之后的几个小时，森林依然能保持着温暖和舒适。

水是一个真正的热量储存仓库，因此濒海或近海的国家能比坐落于内陆的国家享受更多的温暖。

因为太阳，我们的火炉，在夏天的日照时间比冬天更为长久，因此夏天比冬天炎热。在寒冷的冬天，人们喜欢用小电热器来为房间加温，而电热器放置的位置也至关重要。这个原理和太阳照射的原理一样。在热带地区，太阳光总是垂直地照射在地面上，而投射到极地的光线就会有一定的角度。在垂直照射的情况下，一束100英里宽的光可以完全地投射在地球上100英里宽的非洲森林或南美荒野上，其全部能量可以都给予这100英里的地域。而同样的太阳光斜射在地球两极的时候，太阳光覆盖的范围将会是两个100英里宽的陆地或冰川，即靠近极地的地方只能获得赤道上同样100英里宽的地方一半的热量。好比一个只能为6个房间供暖的石油燃烧器，被要求给12个房间提供相同的热量，其结果是每个房间所享受的只有原来6个房间的一半。

使这神圣的火炉工作更为复杂的是，太阳必须使环绕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处于某一常规温度。但它必须假借地球之手才能间接地做到这

一点。

奔向地球的太阳光线飞速而轻易地穿透大气层，因为速度太快，所以太阳光很难影响大气层的温度。穿过大气层后，太阳光会投射在地球上，地球就把所吸收到的热量储存起来，并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释放到空气中。因此，相对于低谷来说，山脉的位置越高，所接收的热量就越少，也就越寒冷。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大气层足够厚，太阳光直接加热大气层，大气使地球升温，那么高山就比低谷吸收更多的热量，山上也就不会有积雪覆盖了。

### 国家森林

乔治·沃斯纳尔 摄影

植物孕育了人类的生命，但人类却成为植物的灾难。由于人为的原因，植物园成为了“博物馆”，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数种完全野生状态下的植物从地球上消失。图为美国俄勒冈州的国家森林，这些树的生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一问题最为困难的部分。空气决非我们对于该词所想像的那种空洞、轻飘的感觉，它也是物质，也有重量。因此，位于较低层的空气会承受比它高的空气的压力，越低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就像在生活中，如果你想把一片树叶或一朵花压平，你会把它夹在一本书里，然后在这本书上再放20本书，因为位于这堆书底部的这本书所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而头顶着大气层生活的人类所承受的压力可高达每平方英寸15磅，即一个一般身材的人会承受3万磅的压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一辆小货车的质量。而我们之所以

没被压扁，是因为我们的体内也充满了与环绕我们的空气一样的气体。

人们常喜欢说，世界上唯一的不变就是变。我认为的确如此，大气层的压力也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17世纪，伽利略的一个学生托里切利（1608—1647年，意大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著有《运动论》和《几何学研究》）发明了气压计。这个天才的发明可以让人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刻测量那时刻变化的气压。

气压计刚投放市场，人们便争相购买。他们带着气压计向高山进发，发现每攀登900英尺，气压便会回落1英寸，随后的新发现为气象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研究大气现象的气象学是预测天气的可信赖的科学。

一些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在用托里切利的气压计测量的过程中有比一般人更多的发现。他们猜测，大气压力和风的方向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为了揭示气流的规律，数代人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搜集数据并进行研究，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发现：世界某些地方的气压比海平面的压力高，而另一些地方的气压却比海平面的气压低。前面一种情况叫高压地带，后一种叫低压地带。风总是从高压地带吹向低压地带，风速及其强度取决于高压地带的高压度和低压地带的低压度。如果前者异常的高而后者又异常的低，就会形成强烈的风——暴风、龙卷风或飓风。

风不仅可以促进空气的流通，还能帮助形成雨。没有雨，动植物根本不可能正常生长。

雨是由海洋、内陆海和雪域的水蒸发时形成的，以水蒸气的方式浮于大气中。在热空气中，大气可以承载比冷空气更多的水蒸气。在热空气变冷的过程中，水蒸气也渐渐下沉，凝结起来，最后形成雨水、冰雹或雪降落到地球的表面。

因此雨的出现总是依赖于风，在任何地区都是这样。如果山脉将沿海地区和内陆隔开，因为海岸的气压较低，风会向高处攀升，升得越高离海平面越远，风就越冷，就会把所承载的水蒸气变成雨或雪降落下来。当风流动到山脉的另一侧时，空气中已不再有水蒸气了，而是相当干燥的空气，所以陆地上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干燥的风。



亚马逊河的洪水森林  
路易斯·克劳蒂·麦瑞戈  
摄影 1993年

这是1993年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俯瞰图，正是这场20世纪三次最大的洪水之一将原始森林切分成狭长的水中绿洲。每当洪水泛滥过河岸，淹没两旁的河区森林，就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洪水森林。无数种生命周而复始地在大洪水中演绎着类似组成生物进化不同进程共存的动态图画。

在热带地区，因为陆地上的温度很高，地面的巨大热量加热空气后，空气会升得很高，在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它慢慢变冷，排出所含的大部分水蒸气，所以在那里每年会有大量的降雨，而且很有规律。赤

道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四季，这是由于太阳并不总是垂直照射在赤道上，它会由北向南地移动。赤道四季中一般有两季是在暴雨中度过的，另外两季又是可怕的干燥。

有一些地带尤为糟糕，因为常年盛行由寒冷地区刮向温暖地区的气流，这些地方四季都没有降雨，几乎每10年才会下一两次雨。这主要是因为风从寒冷的地方向温暖的地方流动时，其吸水能力在逐渐增强，难以释放它所承载的水蒸气，不会形成降雨，使这些地带的许多地区成为了沙漠。

以上便是有关月亮、太阳以及风和雨的一般性探讨，在以后描述每个国家的章节中还将作更详细的讨论。



威廉森山  
克兰·洛威尔 摄影

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山脉的一个山峰—威廉森山，海拔4382.9米。晚夏的积雪尚未融化，覆盖在山脚下，而金色的阳光则为山体披上了一层耀眼的辉丽。

现在把话题转回到地球，谈一谈地球上由坚硬的岩石所构成的那一层薄皮。

虽然人类对于地球内部性质的研究可谓形形色色，但对于我要谈的这一部分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处于混沌和模糊状态。

人类究竟能上升到空中的什么高度？能深入地底的什么深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

我们不妨将地球和地球上的山川海洋都缩小了尺寸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把地球缩小为直径3英尺的一个球体，那么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会只有一张纸那么薄，而大海最深处的菲律宾群岛以东的地带将会只有一张邮票那么小。就算山峰只有纸薄，海底只有邮票大，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未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也没有能力潜到海底的深处。我们发明的气球或飞行器也只是到过比喜马拉雅山脉高出一点点的天空。在瑞士的皮卡尔教授（1884—1962年，瑞士物理学家，制造气球，于1931年进行同温层飞行）进行了成功的飞行后，仍然还有29/30的大气层等着我们去探索。而对于海洋，我们也只能潜入太平洋总深度1/40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海的最深处远超过地球上最高峰的高度。如果将各大洲的最高峰移到海的最深处，珠穆朗玛峰和阿空加瓜峰（阿根廷境内高峰）的峰顶离海平面仍有几千英尺。

人类所了解的关于我们这个地球—无论是天空还是海底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知识和信息还不能帮助我们探讨地球外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的祖辈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曾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火山身上。他们以为地球内部的炽热物质填满后涌出来就会形成火山，然而后来证实了火山根本就不是祖辈们猜测的那么一回事。它就像是人皮肤上的一个脓肿，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灾难和痛苦，不会危害到整个人的身体健康。

地球上大概有320座活火山处于发作状态，另外的400座虽然在活火山的名单上，但因很久没有爆发，已被视为一般山脉。

这320座火山大多靠近海洋。在岛国日本，据地震仪显示，每天都会有4次轻微的小骚动，每年共有1447次，可以说这里是地球外壳最不安分的部分了。而在马丁尼克岛（地处于拉丁美洲向风群岛中部，163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46年改为法国海外省）和喀拉喀托岛（地

处于苏门答腊与爪哇岛之间），最近爆发的火山使那里的居民们深受其害。

如前面所讲，很多火山都是靠海的，这样就误导人们认为火山爆发是因为海水渗入地球内部，引起某种巨大的“锅炉”发生爆炸，使得熔岩和蒸气或其他东西喷涌而出，引发骇人而悲惨的灾难。后来，我们发现有几座离海洋有几百英里远的火山，它们也如濒海的火山一样频繁地活动，这样人们才意识到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就在这种理论出现后的20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火山爆发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弄明白。

那么，什么是地表？我们经常以为岩石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而现代科学则将岩石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雨的浸蚀，风的肆虐，它们的作用合在一起，能让高山每一千年就降低3英寸。如果不存在抵消这些侵蚀的相反作用，那么喜马拉雅山在1.16亿年中就会成为一片广阔的平原。但正是因为大量相反作用的存在，高山才得以继续存在。

现在来做一个小实验，它可以向我们说明我们地球外壳的一些运动情况：把半打干净的手帕平放在桌子上，双手分别放在手帕的两边，慢慢地向中间推，这时手帕中间会形成一些凹凸不平的褶皱，看起来就像是山川河谷。我们可以把地球的外壳运动和这个实验联想在一起：地球在宇宙中转动时会不断地丧失热量，同其他正在冷却的东西一样，此时地球就会收缩，这个收缩的过程就像是我们推手帕的过程。收缩的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某些地方被挤凸出来，另一些地方被挤凹下去，就像手帕上起的褶皱有高有低。

珊瑚  
凯文·艾特肯  
摄影 1997年

斐济附近岛屿水下斑斓绚丽的珊瑚展露出海底神秘的冰山一角。



而目前最乐观的猜测（这仅仅是一个猜测）就是，自地球成为一个独立的星球以来，这种收缩已使地球的直径少了大约30英里。30英里作为一条直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地球这个表面积为1.9695亿平方英里的巨大圆形球体而言，其直径哪怕发生了几码的变化——更何况少了30英里——都将会是一场劫难，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



以被岩浆所杀鱼类为生的鸕鹚  
凯文·艾特肯 摄影 1995年

厄瓜多尔以西1000公里的东太平洋赤道上，是一群与世隔绝的孤立岛屿——加拉帕哥斯群岛。两百万年前，海底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冷却后形成了这些大小不同的岛屿。群岛由13个较大的岛屿和十几个小岛组成，总面积8000平方公里。在1995年的一段时间里，加拉帕哥斯群岛的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流入海中。有时鱼群因太靠近这些致命的岩浆而丧生。棕色的鸕鹚没有放过这一大好时机，它们所做的只是冲入海中衔起那些被岩浆杀死的鱼，并饱餐一顿。

大自然理解人类对于地壳运动的恐惧和悲痛，它缓慢地创造着它的奇迹，并在改变地壳的同时巧妙精确地维持着某种平衡。如果它想让某一片海洋干涸形成陆地——盐湖正在迅速地消失，瑞士的康斯坦茨湖也将在10万年内消失——我们会在另一个地方看到它创造的另一片海洋。如果它决定要使某座山脉夷为平地——中欧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在6000万年间成为平坦的大草原——我们会看到另一座山脉崛起在世界上的另一地区。地壳过去的运动事实已经证实了自然的确有这样的能耐。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这种改变过程进行得相当的缓慢，以至于人类无法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任何细致的观察。

#### 干涸的咸海 摄影

这片荒芜的盐碱地曾是前苏联中亚地区咸海海底的一部分，如今，这里横七竖八地停泊着锈迹斑斑的渔船。造成这片盐碱地产生的原因是：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和锡尔河被分流去灌溉棉田，因此在1960—1989年间，咸海的面积缩小了40%（见小图），致使当地渔业破产。每到夏季，温度便会上升到46℃，棉田使用的化学药剂更使当地的水源受到污染。而当地疾病的发病率，如喉癌、呼吸道疾病等明显增高，这是人类破坏环境所造成的直接恶果。



但是这个规律现在遭遇了意外。大自然自身会从容地应对这些变化，但在人类的协助和纵容下，它会以快得令人不适的速度来加剧这些变化的发生。而在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和炸药得以进入工业文明后，地表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我们的祖先重返人世时都无法认出他们曾经熟悉的牧场和花园。人类对于木材的贪婪欲望使覆盖着森林和灌木的山脉成为原始的荒漠。森林的消失使长期趴伏于岩石上的肥沃泥土被水粗暴地冲刷掉，而光秃贫瘠的山坡则成为周围地区的威胁。过去被草皮树根阻挡而变缓的雨水现在则是滔天洪水，势不可挡地猛烈冲向平原，摧毁所过之处的一切。

以上情况并非夸大其词。我们不必回忆冰河时期，由于未知的因素，那时整个北欧和北美都被厚重的冰雪所覆盖，这些冰雪形成了许多危险的沟槽峭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罗马时代，罗马人是那时的“实干家”，他们花了至少五代人的时间，以无情地摧毁一切的手段改变了意大利所在半岛的气候甚至是气温。而西班牙殖民者则将南美山区印第安人世代开垦出的肥沃梯田破坏殆尽。这些近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再赘述了。

而消灭居住地上的动物，想让其数量锐减以达到使其屈服的目的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饥饿。正如我们的政府想让水牛灭绝时就是这样干的。这能将凶悍的斗士驯化成肮脏懒惰的保留地居民。但这些愚蠢残酷的手段本身就是把双刃剑，它将带来惩罚，那些熟悉大平原或安第斯山的人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这点。

幸运的是，这只是实用地理学所面临的为数不多的问题之一，而手握权力的人也终于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任何政府会对

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改变地壳内部的变化规律，但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大小并防止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之地。虽然我们对于地球内部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对地表的环境还是相当了解的，并且这种了解在一天天地增多，而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信息也使得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更健康，与自然更和谐。

遗憾的是，对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我们称之为海洋的地区依然无法控制。海洋占地球总面积的3/4，被水所覆盖，浩瀚无边，水浅的地方是只有2英尺的海滨而最深处是3.5万英尺的菲律宾以东著名的“黑洞”。

水层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占了6850万平方英里。大西洋占4100万平方英里，印度洋占2900万平方英里。内陆海大约有20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而湖泊和河流就只占100万平方英里。这些被水覆盖的地方人类是没有办法居住的，除非我们能和鱼一样长出鳃来，就像我们几百万年前的祖先，我们现在出生时仍保留有那种印记。

如此巨大的水域似乎是对极有价值的土地的浪费，并使人对地球有这么多水而感到遗憾。除此之外，地球上还有500万平方英里的沙漠无法利用，有1900万平方英里的西伯利亚类型的大草原或大平原处于半无用状态，还有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地方因太高（喜马拉雅山和阿尔卑斯山），太冷（南北极附近）、太潮湿（南美洲沼泽地）、或被森林覆盖得太浓密（非洲中部森林）等原因而不适宜人类居住，得从统计出的5751万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中减去。这些使我们感到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哪怕是额外几英里的土地。

#### 美食的代价

盖特路德·登佐 赫尔姆特·登佐 摄影 1997年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传统餐厅里，70多张由海关没收所得的雪豹皮垂挂在帐篷四壁。进餐的人们在雪豹皮的包围中吃得津津有味，似乎丝毫不在意濒临灭绝的雪豹的命运。



很多人会认为，水占了那么多的地域，是一种浪费，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热量的存储器，离开了它，我们可能生存都会有困难。地质考察的结果告诉我们，史前时代的地球曾拥有比现今更多的陆地和更少的海洋，但是那时是可怕的冰寒时代。要保持如今趋于稳定的气候，就得保持这种4：1的水陆理想比例，这将使人类受益匪浅。

如古人所猜测的那样，我们这个地球是由海洋环绕着，犹如地球的液体的外壳，并持续地运动。这些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力下会上升到一定高度，白天的热量以水蒸气的方式蒸发掉一部分海水。极地为严寒的冰雪所覆盖。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气流或风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对海面施加了影响，这种影响同日月对于海面的影响是一致的。

假如在你面前放一碗汤，让你用嘴尽可能长时间地吹汤，你会发现汤会向外被吹开，向离你的嘴更远的地方流去。在海洋上，当一种气流长年累月地吹着海面时，海洋里的水也会形成漂流，顺着气流的方向前进。当几种气流从不同的方向吹来时，这些漂流就会相互中和。如果风向持续稳定，如赤道两侧的风，漂流就会成为真正的洋流。洋流在人类的历史及其使地球的某些地方变得适合人类居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人类的一些居住地将如格陵兰岛冰封的海岸一样冰冷。

太平洋上有许多这样的洋流，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流或黑潮（也叫蓝色盐流）——它和大西洋的湾流同样重要——它是由东北信风引起

的。日本流在日本为人们服务之后，穿过北太平洋，再流经阿拉斯加并将温暖赐予那里的人们，随后它向南朝着加利福尼亚进发，带给那里舒适宜人的气候。

当我们谈论洋流时，最先想到的是湾流。这条神秘的洋流宽约50英里，深2000英尺，多少个世纪以来，它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地给北欧供应着墨西哥海湾的热带热量，并使英国、爱尔兰以及所有北海沿岸的国家成为富饶之地。

湾流的源头是有名的北大西洋洄流。与洋流相比，北大西洋洄流更像是漂流，它就像一个在大西洋中部不断旋转的巨大旋涡，这一池半停滞的、缓慢流动的水成为数以亿计的小鱼和浮游植物的家园。这些浮游植物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尾藻了，中世纪的船员最害怕遇上这种植物，因为他们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旦强烈的信风（热带北部地区的东风）将船刮入马尾藻海（位于西印度群岛东北部，因水面有大面积的马尾藻而得名），就会迷失方向。延绵数里的马尾藻会牢牢地缠住你的船，直到船上的每一个人饥渴而死。而阴森可怕的船只残骸则在无云的明亮天空下漂浮着，成为警示冒犯神灵者的无声警告。

这个传说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哥伦布带领船队顺利地从这里穿越后，人们才意识到事实上也没有传说中形容的那样令人恐惧。尽管如此，即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马尾藻海仍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和不可思议。它甚至有些陈旧，类似于但丁笔下的地狱。实际上，这一名字所能带来的兴奋感还不如中央公园里的一个小池塘。

而从北大西洋的洄流中诞生的湾流，又是以什么样的路线行进的呢？北大西洋洄流在流经的途中，其中的一部分在分叉处向加勒比海流去，并在那里与从非洲海岸向西赶来的洋流汇合。这两股洋流的涌入对于加勒比海而言太多了，就好比溢出杯子的水，多余的水流入了墨西哥湾。

因为墨西哥湾的容量不是足够的大，于是就把佛罗里达和古巴间的海峡当成一个水龙头，向外喷射出一股80° F的热水流，这股热水流被称为墨西哥湾流。从水龙头里射出后，墨西哥湾流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前进，相当迅猛。古代航海家很善于借助这个湾流来航行，他们顺流而下，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行进，并省下许多时间。我相信肯定没人会想到逆流而上，如果那样他将无力对付湾流猛烈的阻力。

湾流从墨西哥湾出发以后，一路向北进军，沿着美国海岸线流淌，当它被东边的海岸所阻挡时，它从这里开始穿越北大西洋。在流过纽芬兰大堤后温暖友善的湾流会遇上自己的一条支流，即来自格陵兰冰原地带的寒冷的拉布拉多流。由于湾流和拉布拉多流一热一冷，

温度相差太大，汇合在一起时便会产生很大的水雾，为这一带的大西洋带来可怕的恶名。同时这里也是冰山较多的地方。这些冰山原本在格陵兰岛，夏天酷热的太阳使坚硬的冰川（这个巨大岛屿的90%仍被冰川所覆盖）被整块地切割下来，缓慢地向南漂去，直至它们被拉布拉多流和湾流汇合所产生的洄流挡住去向。

这些冰山在这里越积越多，并慢慢融化，为人类的航海带来了许多灾难和事故。冰山在融化时会胡乱地旋转，并且只有其顶部才露出水面，而水下的那部分则是凹凸不平的锋利的棱角。这些棱角在水下的深度和船航行时船舱底部的深度差不多，当船只经过时，这些棱角就会划伤舱底，并使船舱进水，导致整个船下沉。多年来，这里是人们航海的禁区，没有人会拿自己和船员（乘客）的生命来冒险。美国为监视冰山组织的巡逻船（所花费用由各国共同承担）对这里也是相当的谨慎，长年对这些隐形的杀手进行监测。巡逻船能炸碎较小的冰川，并将他们掌握的体积较大的冰川的信息告知附近船只。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危险地带望而生畏，但是法国渔民却喜欢冒险一试，因为那里有丰富的鱼类资源。这些渔民的祖先在很多年前便深入这里，他们也是最早发现传说中的美洲大堤的人。位于加拿大海岸线之外的两座小岛—圣波尔和圣马奎龙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巨大的法兰西帝国如何占领北美的大片领土，同时也暗示有人早于哥伦布150年发现了这片海岸线—那就是剽悍勇敢的诺曼底渔民。



完美的圆  
大卫·杜比列 摄影  
1987年

急速游动的鱼群顺着水流的方向团团围绕，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又像湾流那不断旋转的巨大旋涡，将自然观察家围在中心，使之置身于一场魔幻而不可思议的舞蹈的中心点。

湾流在离开所谓的“冷墙”（即湾流与拉布拉多流的温差所产生）后，它的下一个任务是完成其大西洋旅程的最后一段，然后它又如扇形般出现在西欧海岸线上。它的出现为众多国家带来了温暖的气候，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丹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为所有流经的国家都奉献后，湾流很是疲倦，也喝了超过世界河水量总和的海水，于是，它小心谨慎地后撤到北冰洋。北冰洋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水，它可是吃不消，所以为了分解北冰洋的压力，格陵兰流（拉布拉多流的前身）就出现了。

这是一个迷人的故事。

这个迷人的故事使我很难控制自己，很想给予更多的篇幅，但我不能那样做。

这章只是关于气象学、海洋学和天文学的背景介绍，而在这个背景的衬托下，演员们将在戏剧中出场扮演各自的角色。

现在，舞台的幕布将会暂时落下一会儿。

幕布再次拉开时，新的场景和道具已布置好了。

这新的一幕包括人们如何在山川河水和荒芜的沙漠里开拓创造，如何征服这个世界，以及与这个家园相处得是否和谐等，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家园。

舞台的幕布再次升起。

第二幕开始了：地图和航海技术。



蓝色冰山

彻丽·亚历山大 摄影  
1995年

这是一个晶莹澄蓝的世界，仿佛巨大的天然露天冰雕。企鹅在蓝得悦目的冰面上蹒跚而行，渺小得如同一个个的小黑点。蓝色冰山的历史极为悠久，由古老的、质地紧密的冰构成，这种冰山会吸收除蓝色以外的所有光线，呈现出纯粹、流动并且罕见的美丽。



新发现的秘密记载  
地图 1502年 里斯本

这张地图正式记载了葡萄牙航海家的最新发现。该图准确地描绘了非洲的形状和巴西海岸的轮廓，以及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的发现。图中印度以外的地区主要根据托勒密的资料绘制，而印度以内的地区则是出自直接的勘察。

## 第四章 地图和航海技术

地图，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我们要出家门时都会随身携带一张，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只要有一张地图就能轻松地到达目的地。我们无法想像没有地图的旅行将会是何种情形，这就像不依据数学公式而要穿越宇宙一样。

地图的雏形出现于古巴比伦国。在古巴比伦国，有很多聪明绝顶的几何学家对整个国家的版图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公元前3800年或摩西诞生前2400年进行的），然后以黏土块的方式记录下来。但黏土块上能看到的只是轮廓，在今天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地图。传说埃及也有地图，但在现已发现的埃及人墓穴里并没有找到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埃及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从辛苦劳动的附属者身上榨取他们所能创造的一切，埃及人利用所掌握的丰富的数学知识勘察了整个王朝。

希腊人，古代世界最具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人，对于地理有颇深的研究，但他们留下的用来指示路线的标记也不是我们所指的地图。据说希腊人把自己的一些行走路线——比如一个生意人要从东地中海的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的最佳路线雕刻在铜块上。但在现在出土的文物中还没有挖到过这种铜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亲眼目睹。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他的帝国时留下了一些遗迹，不过这恐怕也不能算得上是正式的地图。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亚历山大带领士兵先后占领了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他的足迹范围可谓空前绝后，他具有的某种地理意识使他雇佣了一种特殊的“领路

人”——他们行进在军队的前面，准确地记下马其顿人在印度寻找黄金的旅途中所走过的路线。但对于我们而言，正式的常规的地图绝不是一种痕迹、一个碎片或一条直线。

声名狼藉的罗马人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地图，不过其利用价值却不高。罗马人为了抢劫财物（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有组织的强盗）总是长年在外漂泊流浪，他们到处修路和征税，还绞死或虐待人们，以这种方式他们建立了罗马帝国，并留下了随处可见的庙宇和游泳池的废墟，却没有一张可与其帝国媲美的美观的地图。罗马人的作家和雄辩家经常提到他们精确而可靠的地图，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罗马地图（如果不将公元2世纪那张无关紧要的小小的古罗马区划图包括在内）原始而又丑陋，除了满足一下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好像没有其他的使用价值。

德国的一个叫奥古斯堡的小镇（位于德国的南部）上的一位书记员，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葡丁哥地图（来源于他的名字：康纳德·葡丁哥）。他想利用当时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古登堡（？—1468年，铅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已发明的印刷机来印刷更多的地图。但他用以复制的手抄地图是13世纪时复制的3世纪的地图，年代的久远使地图上的很多细节都已被老鼠和蛀虫破坏了。



罗马人使用的绘图工具  
公元1世纪

左侧是铅锤，上方是折尺，右侧是圆规。圆规下方两点间的间距是上方间距的两倍，它能使一张地图按照一半或一倍的尺度被复制下来。



殖民地地图  
公元8世纪

该地图展示的是公元前329年在意大利中西部建立的一处殖民地，由一个罗马土地测量员绘制。图中交错的直线将耕地分成了若干正方形，绘制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管理。

虽然如此，这张罗马地图的总的轮廓与原件一样，但如果这就是罗马人所能发挥的最好水平，那么他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为了让你自己判断，我将把这张罗马地图的复制品放在这里。在对这幅地图进行了耐心的研究后，你会慢慢领悟出罗马地图的绘制者的想法，而且还能发现，自从这种面条形的“世界”成为对一位罗马将军向英国或黑海行进的旅行文件的最后阐释以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存在使地图没有得到重视。因为基督教徒认为地图是“无用的科学追求”。如果你让他来画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地图，他们宁愿去研究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通往天堂的道路。因此这一时期的地图被画得相当的滑稽可笑，上面全是无头怪胎（可怜的团缩在兽皮里、连脑袋都被裹住的爱斯基摩人是这种异想天开的原型）、鼓着鼻子的独角兽、喷水的鲸、半马半鹰的有翅怪物、美人鱼、海妖、鹰头狮身的怪兽以及所有那些因恐惧和迷信所幻想出的怪物。耶路撒冷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心；印度和西班牙是世界的边缘，没有人能到这两个地方以外的地方去；苏格兰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通天塔被画得居然有十个巴黎那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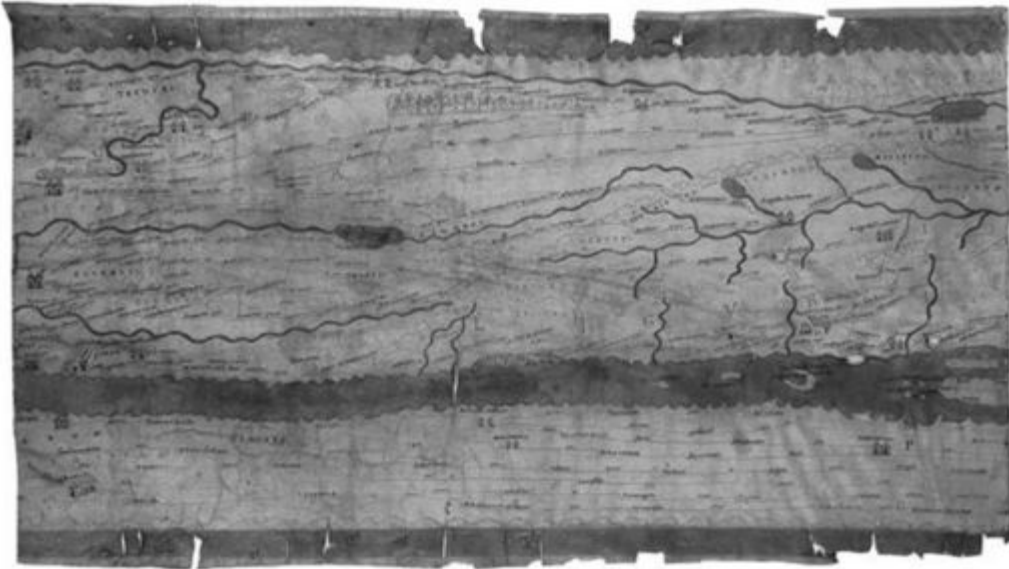
与中世纪这些制图员的地图相比，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看起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完成的手工课作业，但却十分实用精确）更显示出航海家的聪明和智慧。由于当时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被当成异教徒而受到排斥，所以这里也就不讨论他们在地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了。有关地图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好像忽然停滞了，因为在这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维持着现状，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发展。直到15世纪，航海成为了一门科学，航海技术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这个问题才有了满意的答案。

长久以来，人们从欧洲到亚洲主要是走陆路。但是土耳其人占领了联系欧洲和亚洲的桥头堡后，阻断了人们从陆地上到达东方的道路。无奈之下，人们急需在海洋上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而当时人们的航海技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能借助位于岸上的教堂的塔楼（因为很高，在水上很远就能看到）或是依靠岸边的狗吠声来进行航行。这种旧的航行机制有明显的不足，如果人们几天不能看到海岸，几天都处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人们肯定会迷路的。于是就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让航行的人能在几天都看不到岸上的任何标记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而不会迷失方向。为了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很多人开始了尝试。

#### 罗马地图 罗马时期

尽管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张罗马地图并不准确，但它提供了帝国道路的重要信息。图中房子的符号代表城市，距离用罗马数字表示。最上端水平方向的细长波浪线代表莱茵河，下半部粗而暗色的地带代表地中海，下面是非洲海岸。地中海最左端是马赛港，最右端是科西嘉岛和撒丁岛。



埃及人似乎去过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但他们没能走得更远，而且他们之所以到达克里特岛，更可能是一次航行中被风吹离了航道后的巧合，而非一次精心设计的航海探险的成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实际上是“教堂塔楼航行者”，但是他们也进行过非凡的尝试和探索，甚至到过刚果河（非洲中部河流）和锡利群岛（英国英格兰西部岛

屿)。但他们航行时总是尽可能地靠近海岸；到了晚上，他们会把船拖到岸上干燥的地方以防它们被风吹进海里。在中世纪，有很多频繁活动在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人，他们尽可能地靠近岸边，很少接连几天都呆在看不到山脉的海上。



受神灵支配绘制而成的世界地图  
中世纪 法国

这是根据圣经记载而绘制的地图。这种类型的地图，绘制的目的不是传递地理信息，而是以图形的方式表述圣经的概念。因此这类地图都将世界画成一张扁平的光盘，而非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球形。这张地图反映了当时最流行的T—O模式。“O”指环绕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海洋环圈，这三座大陆与诺亚的三个儿子掌管的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被“T”形的水隔开。

如果你在海上迷了路，你肯定会着急找到最近的陆地靠岸，中世纪的航行者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出发前总会带上一些鸽子，当他们在海上迷失方向时，就会放出一只鸽子，因为飞到高空中的鸽子能更轻易地看到附近的陆地在哪里，并飞向最近的陆地。他们只要跟着鸽子飞行的方向向前航行就能摆脱困境了。

中世纪，即便是一般人也比现在的人更为熟悉星座。由于那时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多的以年鉴或日历的形式保存的可以参考的信息，因此经验丰富的船长就通过观察星星以及研究北极星和星座来辨别方向或确定航线。但在经常阴云密布的北方地区，星座也难帮上大忙。指南针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13世纪上半叶后期传入欧洲的一种外来的发明——指南针，使航海从靠神和猜测（特别是后者）来判断方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如果不是这样，航海仍将是一种既痛苦又花钱的事。而有关于指南针的发明和历史仍被神秘所笼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仅仅是某种传闻，而非正统的知识。

成吉思汗，一个矮小斜视的蒙古人，在13世纪的前半叶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包括从黄海到波罗的海的整个区域，并且直到公元1480年还统治着俄罗斯）。据说成吉思汗在穿越一望无垠的中亚沙漠地带、大举进攻欧洲时，好像随身带着一种叫指南针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地中海的航海家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指南针的（这个被基督徒称为“恶魔亵渎上帝的发明”），而不久之后指南针就引导着他们的船抵达了世界各地。

这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发明却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进行传递。某些到过雅法（以色列港口城市）和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港口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也许曾在波斯商人那里买到过指南针，而波斯商人可能会告诉他，这个指南针是自己从那些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里拿到货的。这一有趣的故事很快在海边的酒馆里传开了，于是有更多的人也对这个被撒旦施予了魔力的奇妙的指南针产生了兴趣，他们想亲眼看看，是不是在任何地方，指南针都会指向北方。他们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但出于好奇，他们还是让他们的朋友下次去东方时也帮忙带回一个，有人甚至愿意出钱买这个东西。6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自己的指南针。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不可思议的小东西真和传说中的一样总是指向北方。因此每一个人都得有一个指南针。这给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和士麦那（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米尔的旧称）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于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仪器制造商便根据东方的指南针用他们自己的装置进行仿制。于是突然之间，指南针遍布了整个欧洲。因为这个有着玻璃盖的金属小盒在几年之间如此

天空中众多的星座能帮助古代航海家在茫茫大海中确定他们的方位。利用星象来导航并在航行时测定纬度是葡萄牙人率先采用的明智之举。

虽然指南针的来历仍很神秘，但我们对指南针自身知识的了解——自从指南针指引着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泻湖出发成功地抵达尼罗河三角洲以来——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远远超过了那时的威尼斯人。比如，我们已经知道：指南针只是在地球上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才准确地指向北方，在其他的大多数地方，它有一定的偏差，或者偏东一点，或者偏西一点，这种偏差即我们熟知的“指南针偏差”。出现这种偏

差的主要原因是：磁极的北极和南极并非我们地球的北极和南极，两者之间有几百英里的差距。其中北磁极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岛上，詹姆斯·罗斯（1800—1862年，英国海军军官，探险家，于1831年测定北磁极位置）曾于1831年来到这里。而南磁极位于南纬73°和东经150°上。

指南针的出现给航行带来了福音，但是只有指南针而没有海图是不行的。航海家们需要有一张海图向其指出指南针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偏差是多少。而这必将涉及复杂深奥的航海学，这门学科绝非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只需记住这样一些内容就足够了：指南针是在13世纪到14世纪之间传入欧洲的，它使航海发展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而使人们告别了单凭经验或是猜测来航行的时代。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指南针只能指示32个“一般方向”，如向北、北北东、北东北、东北、北东东等，而对于剩余的部分而言，中世纪的船长只能靠另外两种仪器来确定自己在大海中的位置。

首先是测深锤线。它的历史几乎和船一样古老。它能显示任何给定海域的深度。如果船长拥有一张标明不同深度的海图，他就能在浩瀚的海洋中缓缓行驶，测深锤线能显示他所在位置的大致深度，他据此可确定自己的方位。

另一种是测速器。测速器最初是一块小木头，先在船头放下它，让它顺着船边向船尾流去，记住木头从船头流到船尾的时间，由于船的长度是已知的，我们就能算出船经过一段给定的距离需要的时间和船只每小时大约能航行多少英里。

后来，人们用测速线来代替小木头。测速线即在一条又长又细但很坚韧的绳索的尾端系上一个三角形的小木头。细线上有很多均匀的结，把绳子分成相等的若干段。当水手甲把这个绳子抛到水里的时候，水手乙就开始启动沙漏。在所有的沙子都穿过沙漏时（事先即知道需要的时间，两或三分钟），水手甲就将绳子拖出水，数一数在刚才的那几分钟里有多少绳结从他的手中滑过，之后，只要经过简单的计算就知道船的速度了，水手的习惯说法是“有多少节”。

即便是在解决了航行的方向和船只的速度这两个问题后，海上的潮汐和海风仍会打乱哪怕是极为谨慎的计算。其结果是，即使在指南针被引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次极为普通的海洋航行仍然是非常危险的行动。面对这个问题，一些致力于航运理论研究的人开始思考，要改变现状，就要找到教堂塔楼的替代品，即找一个在海上能看见的“固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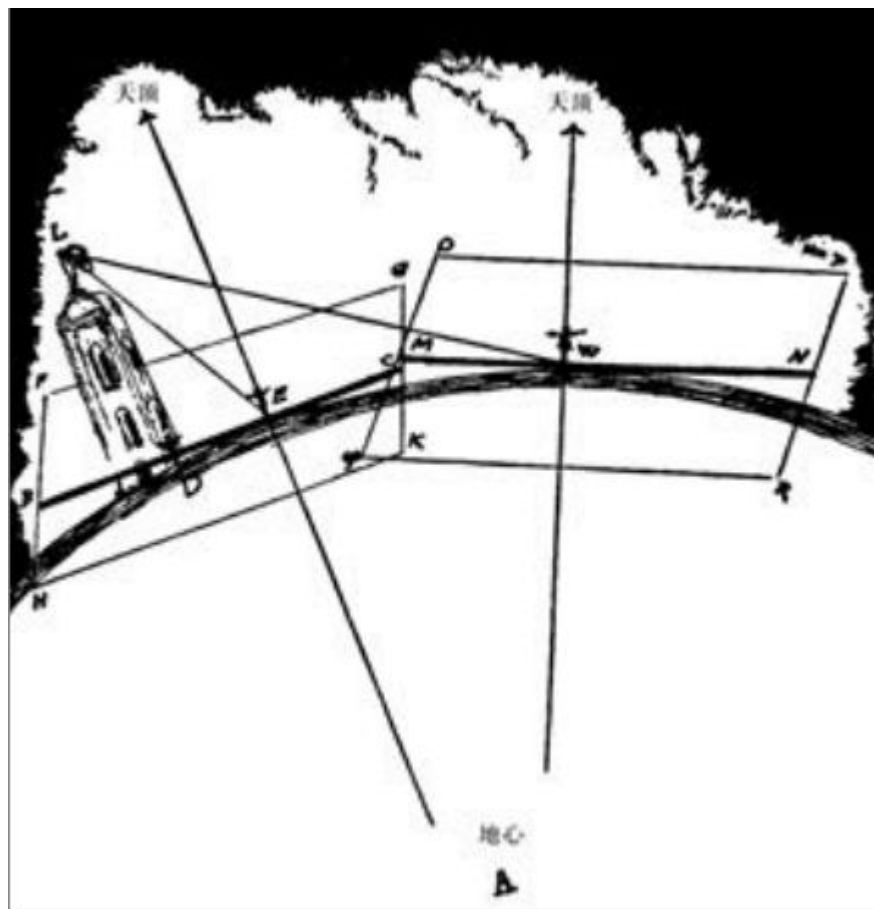
我这么说绝不是在开玩笑。在人类航行史上，这种办法相当管用。不管天气和海上发生何种变化，这些“固定点”不会变，只要在航行途中保证能看见这些“固定点”，如教堂塔楼、沙丘上一棵高耸的大树、河堤上的风车等，水手们就能根据这些东西推测他现在的位置，并计划好应该向哪个方向行驶。“我应该向东走”，他对自己说，因为他记起他上次是在那个地方，或“向西，向南，向北，直至抵达我要去的地方”。而那时智力过人的数学家们，在有限的信息和不精确的仪器基础上，用数学方法在这一领域做了许多跟他们的专业一样好的工作——他们准确无误地找出了问题的要害，他们要找到一个自然的“固定点”来取代人为建立的“固定点”。

日晷仪  
清顺治时期

指南针的最大贡献是极大地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除用于航海外，指南针还被应用于古代的多种便携式日晷、天文仪器和测量仪器中。这个铁制的小型日晷仪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成果，这个仪器还能用做指南针。



在哥伦布（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1492年是每个男女老幼都应该知道的时间）横渡大西洋之前的两个世纪，科学家已就“固定点”这一问题开始研究了。但直到后来的无线电时间信号、水下信号和机械操舵齿轮都已问世的时候，这项研究还在继续。而机械操舵齿轮已使许多舵手失了业。



示意图

假如你站在一个圆球上，头上是一座塔，塔的顶部插了一面旗帜。如果你正好站在塔的正下方，旗子就在你头的正上方。假如你站在离塔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不是正下方），你要看的这面旗帜已不在你的头顶上了，这时你需要把你的头以一定的角度抬起才能看到旗。而这个角度取决于你离塔的距离是多远。这个假设可用下面的这幅图直观地表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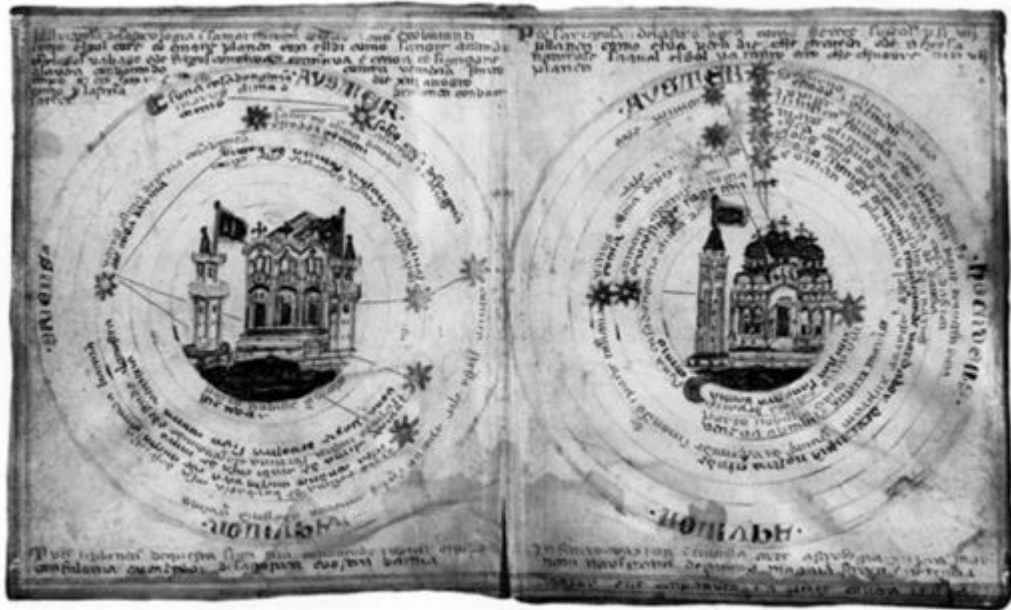
一旦这个“固定点”被发现，剩余的工作也就容易了，因为这只是个角度问题。即使是古希腊人也知道怎样测量角度，正是他们奠定了三角学的基础，而三角学是解决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的学科。

这就将我们引入了本章最难的部分，也许就是本书最难的部分：即经度和纬度的探索。纬度的正确确定方法比经度的确定要早几百年。经度（我们现在已知道如何去确定它）表面上看起来比纬度简单，但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却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纬度涉及的只是细心的观察和细致计算的麻烦事，因此它在相对较早的时间内被解决了。接下来我将尽可能讲得简明点。

## 航海中的固定点

14世纪后期 出自威尼斯航海图

这两幅图是威尼斯航海图中的画像。左图中的建筑为热那亚的天主教堂和灯塔，右图为威尼斯的钟楼和圣马可教堂。在经度和纬度确立以前，教堂的尖顶和塔楼在航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一个个的固定点，类似于后来的北极或南极，水手们往往依靠这种高耸的建筑或标志来航行。



我们还是利用刚才的这幅图，上面标有许多平面和角度。假设你现在正处在塔顶的正下方，即D点，就好像正午12点时你在赤道线上，太阳几乎垂直地在你头顶上方。假如这时你移动到E点，情况就复杂了。地球是一个球体，如果要用角度来计算的话，那么就需要假设一个平面。从假设的地球中心A引出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穿过你的身体并到达你正上方的一个点，即“天顶”，这是天文学对观察者正上方天空中的那个点的正式称谓，“天顶”与“天底”正好对称，天底是处于观察者正下方的天空的最低点。

为了让你能理解这个复杂的问题，让我们试着做这样一件事：用一根毛衣针垂直地穿透一个苹果的中心，假设你背靠着毛衣针坐在苹果上。那么毛衣针的上端就是天顶，下端就是天底。这时再假设一个平面，这个平面与你所坐或所站的位置以及毛衣针形成一个直角。如你在E点，则该平面就是FGKH，BC即你观察时所处平面的一条线。为使问题简单点，再假设你的眼睛正好在你的脚触及BC线的那一点上。这时，你抬头看塔顶上的旗杆顶部，同时计算旗杆顶端L和你所站立地点E以及假想直线BC的线端之间所构成的角。BC是平面FGKH的一部分，这条直线与天顶线A总成直角，而天顶线A则将地球的中心同观察者正上方的天空中的点连接起来。如果你懂一点三角学，这个角LEB的度数将

会告诉你，你距离塔有多远。移至W点并重复上述过程。这时W点成为你在假想的直线MN上所站立的点，MN则是假想平面OPRQ的一部分，直线MN与连接地球中心点A和新的天顶（这个天顶会随着你的移动而不断变化）的那条线构成直角。这个新的天顶被称为I，测量LWM你就会知道你离塔有多远。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但我已尽力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述了。现代航海学的基本原理是相当深奥的，我们只需要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如果你有志成为一名海员，你得去专门的学校，花上几年的时间完成很多门相关的课程，而这些课程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上面提及的这些计算。而毕业之后，在等你使用了二三十年的仪器和海图后，上司也许会任命你成为一名船长，并相信你有能力驾御一艘在海上四处漂流、顺利抵达各个港口的船。如果没有这样的雄心，你就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些。所以这一章仅仅涉及一些一般性概念，非常简短，还请读者予以谅解。

既然航海学完全是关于计算角度的麻烦事，因此在欧洲人重新捡起三角学之前，这门科学的发展也很缓慢曲折。1000年前，希腊人对三角学的研究为这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托勒密（来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著名的地理学家）死后，三角学就被当做一种过于奢侈的东西而被遗弃了——因为太灵活聪明而似乎缺乏安全。而印度人和之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却对三角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大度地拾起希腊人已有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天顶和天底这两个纯阿拉伯语有力地证明了，在13世纪欧洲学校再次把三角学列为一门课程时，它更多地带有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的色彩。但是他们以前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现在努力已有些晚了。在欧洲人重新研究三角学的300年后，虽然他们还能再次用角度和三角形进行计算，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以前的老问题，即找到一个远离地球的固定点来作为教堂塔楼的替代品。



### 沙漏

16世纪 马德里海军博物馆藏

16世纪中期，沙漏仍是航海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可以用来计算时间，并测算船只的行驶速度。

能接受这一荣耀的最可信赖的候选人是北极星。北极星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看上去好像永远是固定静止的，从不会改变位置，而且它很容易辨认，就是最寂寂无名的无知渔民也能很快找到它，当他看不到陆地时，他所做的无非是在大熊星座右边最远的两颗星之间画一条直线，而他永远不会找不到大熊星座。虽然太阳总会出现在天空，

但它运行的路径还不能被科学地描述出来，而只有最聪明、最有经验的航海家才能利用它。

只要人们相信地球是平的，那么所有的计算都不会触及事物的真相，它必然要与实际的情况发生矛盾。到了16世纪，这种权宜之计终于得以完结。“球形”理论取代了“平面”理论，地理学家也在此找到真理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地理学家分两个步骤来做：

第一步：将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具体做法是：找一个与连接南北极的直线相垂直的平面，保证这个平面到地球南极和北极的距离是相等的。这个平面就是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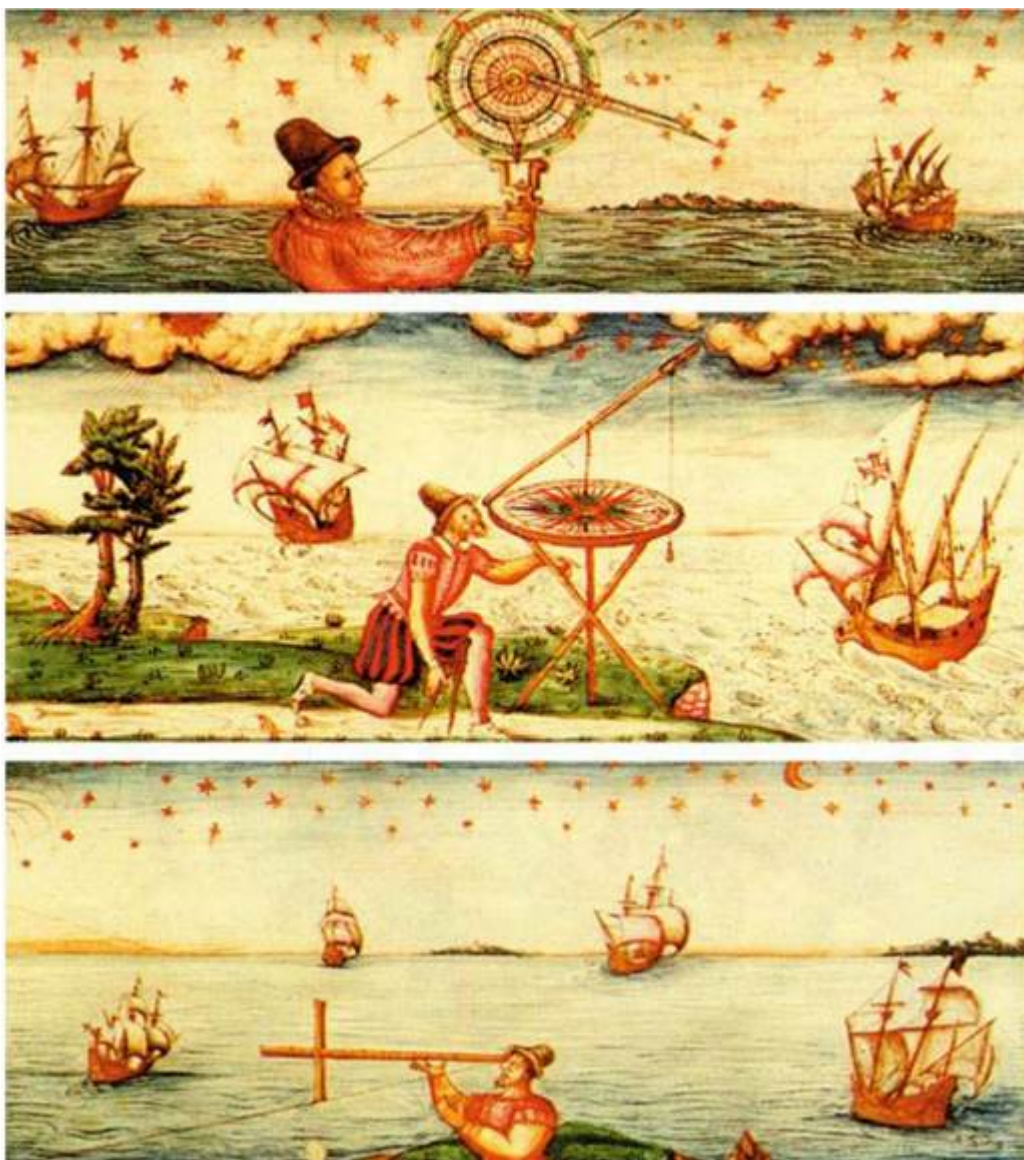
第二步：将赤道与两个极点之间的距离切分成90等份，也就是说画出90条距离相等的平行线（即距离彼此相等的90个圆，必须始终谨记地球是圆的），每条平行线（圆）之间相隔69英里。而这69英里就是赤道与极点距离的 $1/90$ 。

最初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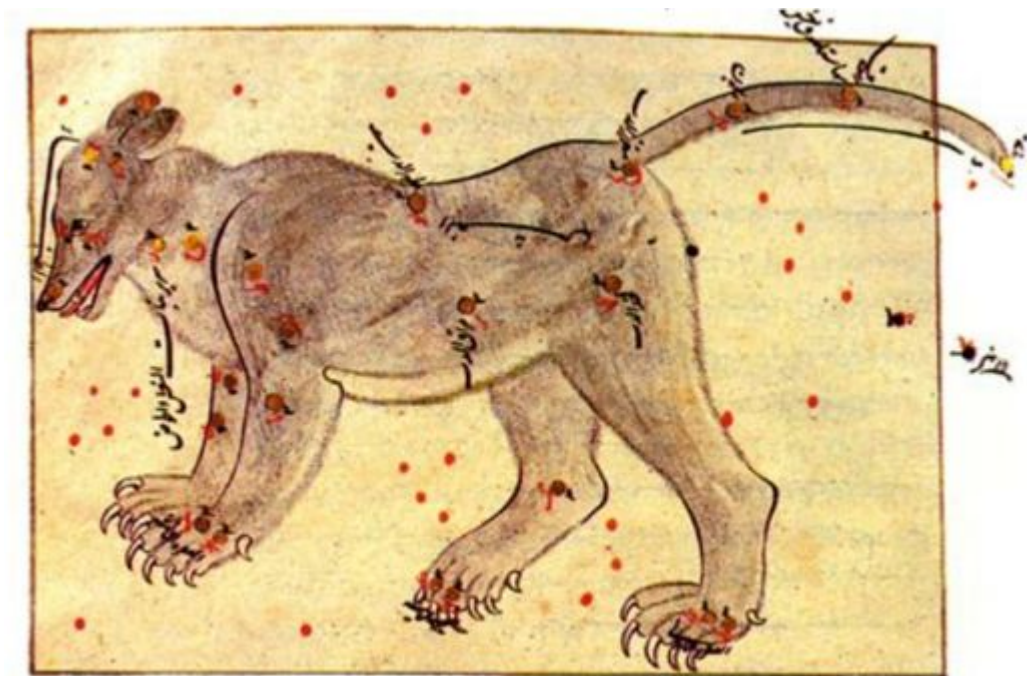
插图 1583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以前在内海航行时只需带着海图和罗盘就可以导航，后来则发展到必须配备各种天文仪器才可安全行驶。通过用天文仪器测量星体的高度来确定船只的方位，并进一步确定船只的精确位置。星盘以及弩就是用来测定纬度的。



地理学家给这些一个个从赤道向上或向下直达极点的圆编上号。他们把赤道定为 $0^\circ$ ，把极点定为 $90^\circ$ ，其他的就从赤道开始依次加 $1^\circ$ ，这样赤道到两个极点的这90条平行线（圆）就都有了名称，这些线就是纬度（纬度图将帮助你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而在数字右上角的一个小空心圆圈就是词语“度”的简单标记，是比较常用的数学符号。



### 大熊星座

细密画 17世纪 波斯

埃及开罗国立图书馆藏

这幅波斯的细密画描绘的是大熊星座，外形上却颇似一头灰狼。大熊星座可以用来识别其他所有的星座。



### 测量纬度

星盘 16世纪 波斯

为确定纬度，人们曾一度用四分仪来测定海平面和北极星之间夹角的度数。由于在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于是水手使用星盘来测定船只所在海域的纬度。星盘源于希腊，由阿拉伯人改进成熟。在星盘正面的边上都刻有圆的刻度，里面一个可旋转的圆盘上有一张设计得很漂亮的星图和一个用来对准太阳或其他天体的指针。在进行一定仰角的测量时，顶部的一个环可以将仪器悬挂起来。这些星盘设计精美，被称做“数学的珠宝”。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巨大的进步，但即便如此，航海仍然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十几代的数学家和海员已为收集太阳的数据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记下了每一天、每一年以及每一个国家所见到的太阳的位置，这在船长们能运用纬度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最终，任何一位能进行读写、有一定理解力的海员都能在短时间内确定他离北极或赤道的距离，用术语来讲，就是他在北纬多少度或南纬多少度上。在以前，要越过赤道航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南半球看不见北极星，但科学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到16世纪末，航海的人再也不会为纬度的问题所困扰了。

但经度（它是垂直的）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解决这个难题花了整整两百年的时间。在确立不同的纬度时，数学家们是从北极和南极这两个固定点开始的。他们说：“这里，矗立着我的教堂塔楼，北极（或南极）会永远屹立，直至世界的末日。”



能测量纬度的仪器还有弩。弩是地理探险时期最新的航海工具，可测出星体与地平线的距离。当时它有好几个名字：雅各棒、几何十字架、金杖等。

因为地球上没有东极和西极，地球的轴不指向那个方位，于是，人们就画了无穷多条环绕地球并经过两极的经线（又称子午线），就好像是一个长着花色条纹的西瓜，所有的条纹都纵向铺陈开来，经过西瓜的两头（即极点）。因为每一条子午线都把地球平分成东西两个半球，那么选择哪一条作为把地球分割为两半的“子午线”呢？只要选定了子午线，海员就可以说：“我现在在‘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当时将耶路撒冷当作是地球中心的旧有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许多人强烈要求将穿越耶路撒冷的子午线确认为 $0^{\circ}$ 经线或所谓的纵向赤道。但国家的荣耀和民族的自尊心阻止了这一想法的实施。每个国家都迫切地希望 $0^{\circ}$ 经线穿过他们的首都。如果放在自由主义泛滥的今天，那么德国、法国和美国将会在地图上使 $0^{\circ}$ 经线穿过柏林、巴黎和华盛顿。而最后得到这份荣耀的是英国，这是因为英国在17世纪为航海知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所有的航海事务都处于英国皇家天文台的管理之下。该天文台于1675年建于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所以经过格林尼治的经线就被定为 $0^{\circ}$ 经线，它将地球分为纵向的两半。



星象家  
版画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星象家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四分仪和星盘观测星星，后来这两种仪器也用于航海。

如此一来，船员们终于有了纵向的教堂塔楼，但这仍然面临着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一旦驶入大海后，他该如何知道自己在格林尼治经线以东或以西多少英里呢？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专门任命了一个“海洋经线发现委员会”，并设立了巨额专项奖金以鼓励人们找到“确定远洋经度”的最佳方法。在如此丰厚诱人的奖金的促动下一两个多世纪前，10万美元可谓巨款—很多人都开始拼命研究。在19世纪前半叶，当这个委员会最后解散时，已先后有超过50万美元的奖金被领走，颁给了那些做出有价值发明的人。

这些参与者中大多数人的工作已被遗忘，他们的成果也被废弃。但在巨额奖金鼓励之下产生的两项新发明被时间证明有着长久的价值，一直在航海领域发挥着作用，那就是六分仪和计时器。

六分仪是一种体形不大、可随身携带的复杂仪器，主要用于测量各种用角度的距离，将中世纪的观象仪和16世纪的四分仪融合于一体。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寻找同一种东西

时，有3个人都宣称自己是六分仪最初的发明者，并苦苦地争夺这一荣誉。

即便如此，六分仪的出现在航海领域所掀起的兴奋仍无法与精密计时器相比。精密而可靠的计时器出现于1735年，在六分仪出现后的第4年，一个钟表天才约翰·哈里森（在制造钟表以前他是个木匠）发明了它。计时器就是一种钟，它能准确地将格林尼治时间带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约翰·哈里森在钟表里装了一个叫“补偿弧”的装置，这个装置可以根据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自动地调节弹簧的长度，从这种意义而言，哈里森的钟表是天气变化的证明。

在对奖金进行了无休止和有失体面的吵闹之后，哈里森接受了他应得的10万美元（即1773年，3年之后他离开了人世）。直到今天，不管我们的船在海上漂到了哪里，只要有了哈里森的钟表就会知道格林尼治的时间，并据此推算出我们所处的经度。因为太阳每24小时绕地球一周（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为简便如此表述），每小时跨过的经线为 $15^{\circ}$ 。为了确定自己离 $0^{\circ}$ 经线有多远，我们所要做的即是弄清当时所在地的时间，再将当地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相比较，并记下时差。

比如说当地时间是12点（船上每一位船员都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计时器显示的格林尼治时间是14点。因为太阳每小时走 $15^{\circ}$ （即每4分钟 $1^{\circ}$ ），而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有两个小时的差异，那么我们一定走了 $15^{\circ} \times 2 = 30^{\circ}$ ，因此我们可以在航海日志（一种小本子，在纸张被广泛应用前用粉笔在木片上记下这些数字）上这样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的中午，我们的船正处在西经 $30^{\circ}$ 。

今天，1735年的这项惊人发明已失去其重要意义。每天中午，格林尼治天文台都要向全世界播放准确时间。这使计时器成为多余的奢侈品。如此一来，无线电、自动导航仪将使那些孜孜不倦的计算、分析、估测和复杂的图表成为过去。这样，在穿越未经勘测的海域时——那里有着铺天盖地的海浪，即使是最棒的水手在这滔天大浪前也会不知所措，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在他有勇气记下些什么之前，他早已晕头转向——过去那些为确定方位而制定的、充满勇气、毅力和极高智慧的神奇图表也行进到了它的末日，同样，那些手执六分仪的人也会从大桥上消失，因为现在他只需坐在船舱里，拿起话筒问：“喂，你好，南塔基特岛（美国马萨诸塞州沿海岛屿）或瑟堡（海军基地，位于法国西北部的港口）——我在哪里？”而南塔基特岛或瑟堡就告诉了他。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但是，人类在这20个世纪中为能安全、愉快和有益地穿越地球表面而做的努力将不会是白费工夫。这是最初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他们所有人都为这项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合作史的一章暂告一段落。但还有许多东西足可使我们忙碌相当长的时间。



四分仪的使用

插图 里斯本航海博物馆藏

六分仪出现以前，四分仪是测量纬度的主要工具之一。图为一位葡萄牙航海家在用四分仪测地平线。



四季（左页图）  
彩色版画 15世纪  
出自法国

这份15世纪的历书介绍了一年之中的十二个月，每月用一种劳作或一种大气现象来表示：一月下雪，二月翻土，三月修剪葡萄枝，四月羔羊出生，五月打猎，六月割牧草，七月收获庄稼，八月打麦，九月播种，十月榨葡萄汁酿酒，十一月放猪到橡树林中吃橡栗，十二月杀猪。这些每月之中的变化和不同，清晰地显示了季节的特征和转换。

## 第五章 季节的产生

“季节”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动词“Serere”，意思是“播种”。由此看来，“季节”最早时仅仅指的是适宜播种的春天。中世纪时，季节失去了其唯一的含义，不单指春天了，其他3个季节也加了进来，将一年划为4个部分：冬季，或湿季；秋季，增长的时期（与增加“augmentation”和尊严“august”的词根相同，不仅有“成长的月份”之意，而且包含着“重要性增强的人”的意思）；夏季，在古老的梵文中它原本通指一年。

对人类而言，四季不仅有着既实际又浪漫的影响，且具有天文学上的背景，因为地球年复一年地围绕太阳旋转的直接后果就是四季的产生。我将尽可能简明地介绍这一内容。

我们居住的这颗行星会围绕自己的轴旋转（即自转），转动一周需要约24小时，即一天。同时地球也会围绕太阳旋转（即公转），转动一周需要365又 $\frac{1}{4}$ 天，即大约一年。为了使日历更为简单易懂，现在沿用的公历就是把那 $\frac{1}{4}$ 天省去（不，这并不准确，但现在各国是否应达成一致对这一日历进行修订，还很难说），因此每4年就设置一个闰年，这一年有366天（被省去的4个 $\frac{1}{4}$ 相加刚好是一天），但不包括以两个0结尾的那些年份，如公元900年、1100年、1300年或1900年，但可以被400整除的、结尾是两个0的年份又是例外。如上一次例外是公元1600年，下一次则是妙不可言的2000年。

因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轨迹是一个椭圆，而并非一个完美的圆，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们在运动着的地球和太阳之间寻找一个平面，要求是与赤道平行的平面，这个平面与地球的地轴之间会形成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并不是直角，而是度数为 $66.5^\circ$ ，并且不管什么时候这个角度都是不会改变的。也正是这个 $66.5^\circ$ 导致了地球上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季节。

在3月21日，太阳和地球会运动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位置，太阳光刚好能覆盖地球表面的一半，这一天，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是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在3个月后，在地球完成了环绕太阳旅行 $\frac{1}{4}$ 周后，朝着太阳的就是北极，而南极则背对着太阳，这就意味着北极可以尽情享受一年一次的长达6个月的没有黑夜只有白天的日子，而南极则要忍受6个月的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日子。当北半球处于漫长而阳光明媚的夏季时，南半球则只能在火炉边读书以打发漫漫长夜。请记住，当我们在圣诞节溜冰时，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则在酷暑中挣扎；当我们在滚滚热浪中备受煎熬时，他们则在磨着冰刀。

下一个季节性的重要一天是9月23日，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就和3月21日的情况一样，太阳光照射着一半的地球，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在这一天是昼夜等长的。而在12月21日，地球就会转为南极朝着太阳，北极背对太阳，因此北半球变得寒冷，南半球变得温暖。

虽说地轴特殊的倾斜角度和地球的自转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季节不同，但这不是季节变化的唯一原因。 $66.5^\circ$ 的角还带给地球5个地带：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北寒带、南寒带。紧挨着赤道的是热带，太阳光线几乎是垂直照射，每一寸土地接收到的太阳光是很充足的，所储存的热量也很高。热带与极地之间的地带便是北温带和南温带，因为在这些地方太阳光是斜射的，因此所温暖的土地和水域比热带地区大。而两极是太阳斜射角度最大的地方，每69平方英里的太阳光会覆盖近两倍面积的土地，这样每一寸土地上吸收到的热量就会比赤道地方少一半，因此温度也会自然偏低。

很难在纸上把这一切解释清楚。而通过行星仪你则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一切，所花的时间比你阅读这些文字要短得多。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认为有必要展示这种仪器。那么到市政委员会那里去，告诉他们你想要一个圣诞礼物：行星仪。而当他们在字典里费力地查找这个眼生的词汇时（这大概要花费他们二三十年的时间），你不妨用一只橘子或苹果、一支蜡烛以及用于涂抹标明区域的墨水碰碰运气。一根火柴可以当作北极和南极。当一只苍蝇落在这个小小的手工制作的地球仪上时，不要太沉溺于这种对比中。不要对你自己说：“假设——这仅仅是假设罢了——我们其实也是某种苍蝇，在一个巨大的橘子上漫无边际地乱爬，而这个巨大的橘子则被一枝更为巨大的蜡烛所照亮——而这两者不过都是一个巨人排遣午后烦闷的消遣！”

想像不是坏事。

但天文学领域不需要想像。



黄道十二宫图人像  
兰堡兄弟 约1413—1416年  
尚蒂利贡德博物馆藏

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最深邃的书籍绘图。画作的主题是黄道十二宫图人像，介绍历法。在当时，每一本祈祷书的开始都有这种历法来确定不同的节气日期。兰堡兄弟在这里不仅仅演示了一个时间表，他们运用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奥的想像力将历法表现为十二宫图，依次排列在雄伟的曼陀罗周围，每一宫座的守护神都被描绘得细致入微。中间的男子美如少女，他像是向现在走来，又像是走向过去，时间般超脱、永恒。十二星座按传说中的次序一一对应身体的各个部位，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仿佛是个巨大的咒文图像，但在当时的中世纪，它则具有更神秘的意义。



无名岛屿  
摄影

这是爱琴海上的一个无名岛屿，荒无人烟，只伫立着一座孤零零的礼拜堂。在希腊，上千个小岛——其中的大多数都无人居住，珍珠般地散落于爱琴海、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上。距今3亿年前，世界上的大陆和岛屿本是连在一起的，称为“泛大陆”，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才形成今天所见到的海陆分布状态。但这种分布并不固定，直到现在它还在极其缓慢地发展变化着。一般说来，大洋地壳每2亿年到3亿年要更新一次。通过这种变化，海底会上升露出水面，现在的陆地在未来或许会成为海洋，而岛屿则是现今沉于海底的过去大陆的高脊。这个无名小岛迷失于无垠而深邃的蓝色之中，提醒着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的70%都为水所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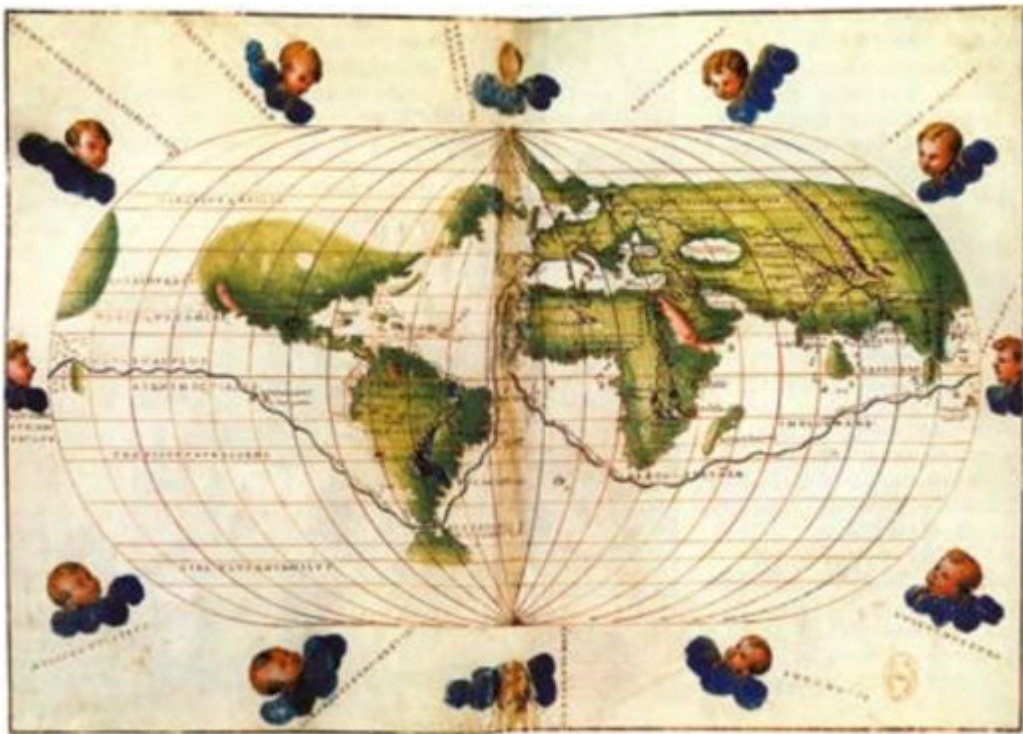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洲的由来

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岛屿上。而我们习惯上把其中一些面积较大的称为“洲”。一个洲是“拥有”或“联合”更多土地的大岛。而像英国、印度洋西部的马达加斯加或曼哈顿，这些单个的岛太小，就不会被称为洲。但对于“洲”的界定只是一种习惯，并没有强硬的规则。美洲、亚洲、非洲，因有大面积的连续的陆地而被称为洲。在火星上的天文学家看来，欧洲看起来更像是亚洲的半岛（比印度稍大一些），但欧洲坚持自己的家园就是一个洲。如果有人敢说澳洲人所珍爱的岛屿还不够大，居民也不多，因此不能被称为洲，那么澳洲人无疑会为此而发动战争。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格陵兰人就比较谦和，虽然他们居住的家园比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岛——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部岛屿）和婆罗洲（东南亚岛屿）加在一起的面积还要大两倍，但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更愿意保持沉默，而不计较这种荣誉。至于在广博的南极大地——南极地区与北冰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所有陆地面积相差无几——上生活的谦逊的企鹅，它们更不会为了南极是否应该叫洲而争吵不休了。

我不知道这些矛盾和混乱是如何出现的。但在数百年间，地理学被彻底地忽略了。在那些年代，地理知识吸附了大量的错误想法和概念，犹如甲壳动物使自身依附于那些遗弃在港口的船只的龙骨上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无知的黑暗时期持续了1400年），某些甲壳动物在不断地生长扩大，越来越多，以至最终被误认为是船体的一部分。

现在世界上为多数人所能接受的划分是，地球上有五大洲：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其中亚洲的面积是欧洲的4.5倍，美洲的面积是欧洲的4倍，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3倍，而澳洲只比欧洲小几十万平方英里。如果单以面积大小来排列的话，在地理手册里，亚洲、美洲和非洲都应该列在欧洲之前。但是我在本书中将会重点介绍欧洲，因为我认为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请容许我详细地阐明我的观点。

如果想要更直观地了解一下欧洲，请拿出一幅地图。如果学地理而没有地图就像学音乐却没有乐器，想游泳却没有水一样。一旦你将目光落到地图上——当然，如果有一个地球仪会更好，你就会发现，以北冰洋、大西洋和地中海为界，欧洲正处在世界陆地最多部分的中心。正如贫苦而遭忽视的澳洲也处在另一半球的正中心，那里拥有绝大部分的水域。亚洲虽然比欧洲要大上近5倍，但亚洲大约有1/4的地方太热让人感觉不舒适，还有1/4靠近北极而无法居住，只有北极熊能将其作为永久的居住地。



标有麦哲伦航线的地图  
巴佩提斯特·阿涅斯  
1543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这幅由阿涅斯绘制的世界地图十分有名，图中的黑线是麦哲伦第二次环球航行的线路。从这张世界地图可看出16世纪早期，一般人对大陆与海洋分布状况的认知情况。房龙所提及的四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均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而澳洲因1770年才被发现，因此没有画出。此图和房龙都没有将南极洲包括在内。

在气候上，欧洲又占有优势，因为它的气候很适宜人类居住。欧洲的南端，即意大利的脚趾，十分的温暖，离热带仍有800英里。欧洲北端的瑞典和挪威虽然有一部分属于北极圈，但流经这里的湾流改变了寒冷的气候，使这里温暖如春。而与瑞典和挪威处于同一纬度的拉布拉多半岛却是另一番景象，是一片冰冻的不毛之地。



咖啡馆里  
罗伯特·弗雷森  
摄影 1978年

法国勃艮第圣克里斯多佛集市的清晨牲畜交易结束后，商人们聚集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喝酒一边交流着各种有用的信息。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相比，欧洲人能将工作和休闲以合理有益的方式结合起来。

在地理环境上，欧洲也占有优势，它比其他洲有更多的半岛和延伸到陆地的海域。在欧洲，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比斯开湾、黑海等等，都有其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特色。而在非洲和南美洲，你就

很难找到欧洲的这种地理环境。欧洲大面积的水域几乎与大陆的所有地方相连，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的气候如此的稳定，如此的迷人——冬天不会太冷，夏天也不会太热。在这种地理环境下，生活不会太困难，也不会太容易，欧洲人也就不需要像亚洲人那样整日忙碌地为生计而奔波，也不会像非洲人那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欧洲人能将工作和休闲合理而有益地结合起来，生活过得舒适又滋润。

除了气候给予欧洲人帮助，使他们成为地球上大部分领土的主人，并繁衍生息——一直到1914年至1918年所发生的自杀性的不幸战争——地理环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这完全是偶然的，因此这种恩惠就显得难以置信。欧洲也曾经历火山爆发、冰河入侵以及洪水泛滥等灾难，但这些灾难过后所形成的现今这种地理环境则是一个惊喜。我们发现，在国家疆界的地方有了耸立的山脉，河流以某种方式奔流，将内陆的每个地方都与大海连接了起来，在铁路和汽车问世之前，这是贸易和商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

在欧洲，有很多山脉是天然的国界或边界，简直就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比如：比利牛斯山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天然国界，同时它又将欧洲西南部的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并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然屏障。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也是它与邻国的天然国界。而法国南部的塞文山脉、东北部的孚日山脉和西部的侏罗纪山脉将法国西部大平原保护起来。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宛如一座天然的壁垒耸立在俄罗斯大平原的边上。奥地利是一个被群山所包围的国家，这种天然的地理结构有助于它抵抗外来的入侵，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地利可以存在800多年的原因吧。而德国拥有从阿尔卑斯山和由波希米亚走向波罗的海山脉的大片土地，它还拥有像英国和希腊爱琴海中才有的那些岛屿，以及像在荷兰和威尼斯才能找到的那些湿地。这些都说明了一点，上天给欧洲安排了如此美妙的天然要塞，就是要让欧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还有一个特例，我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俄罗斯。人们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其原因是因为——统治俄罗斯家族（罗曼诺夫家族，1613—1917年统治俄国的家族）的某个人（彼得大帝）对权力太渴望的结果。我不会去评判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我可以给大家另一个参考的答案，那就是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俄罗斯大平原四面环山环水，有北冰洋、乌拉尔山脉、里海（世界上第一大咸水湖）、黑海、喀尔巴阡山脉以及波罗的海，这种巧妙的结构为实现高度集权提供了条件。我认为也正是这个原因，在罗曼诺夫家族离开政治舞台后苏俄才会那么容易生存。

而欧洲日夜奔流不息的河流对这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从马德里到莫斯科的大片土地上，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河流都是向北或向南流淌的，它们把海洋和内陆连接起来。这些水的到来和有利的奔流方式为这里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文明向来是水的产物，而不是陆地的。这些幸运之水的奔流使欧洲成为地球上最富足的地方。而1914—1918年的那场灾难性战争使欧洲失去了这一令人羡慕的地位。



阿斯图里亚斯的秋天  
约瑟·德加多 摄影  
1997年

山毛榉和其他落叶树的色泽共同构筑了这绚丽的阿斯图里亚斯之秋。阿斯图里亚斯为西班牙西北部一地区，曾是一王国，现为奥维耶多省。西班牙的海员将这些山命名为“小欧罗巴”，因为在他们从美洲返回时，这些美丽高峻的山为他们提供了故土的第一印象。

将北美洲与欧洲做一番比较。在北美洲，两列巍峨的大山伴随着海岸线平行地向前延伸，整个中部地区以及中西部的中央大平原在一个方向上敞向海洋。密西西比河（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以及它所有的支流都奔向墨西哥湾。而墨西哥湾是某种意义上的内陆海，远离大西洋和太平洋。再说说亚洲，那里有太多的斜坡和不规则的沟壑，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蓄水，所以亚洲的河流会四处乱窜，不成大器。就拿其中最重要的流经西伯利亚大平原的那一条河流来说，它最终流向了北冰洋，只为沿途的少数渔民带去了一点好处。再将欧洲与澳洲比较，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河流。至于非洲，在海洋和内陆之间矗立

着海滨山脉，水流到这里时要翻山越岭，这样非洲人就只有隔山望洋兴叹了。山的存在让他们没有办法也像欧洲人一样拥有便利的水上运输。欧洲有着宜人的山脉和同样宜人的河流体系，欧洲漫长的海岸线是非洲和澳大利亚的9倍，它有着温和的气候和适中的地理位置。这也就注定欧洲必然在众多的洲中脱颖而出，扮演领头洲的角色了。



高沼地  
邓肯·迈克沃恩  
摄影 1993年

这是典型的苏格兰高沼地。雨停了，雾气向崎岖的山峰退去，峡谷幽地中池塘四周早秋的颜色显现出来。

当然欧洲不仅拥有上天赐给的天然优势，还有勤奋聪明的欧洲人。欧洲人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创造精神使得他们可以把自已的家园发展得更美好。这里的气候也很适合于工作。特别是在北欧，你不会感到太冷或是太热，你不会因为冷而觉得不舒服，也不会因为热而生活乱套，它的温度恰到好处，正是一个促动你要去努力工作的理想温度。而且北欧国家相对比较安定，能向其居民提供最起码的法律和秩序以保证脑力工作的进行。在人、气候和政策都处于一个最佳状态的情况下，欧洲人积极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并且这种研究使他们成为其他四个洲的主宰者和开发者。

---

## 理性时代

插图 18世纪  
出自《百科全书》

至18世纪中期，在数百年的积累之后，欧洲的科学开始突飞猛进，并远远领先于其他各大洲，奠定了欧洲称雄世界的基础。这些插图出自法国学者丹尼斯·狄德罗于1751—1772年编辑的17卷本的《百科全书》，其中有11卷整页的插图对所记录的学科进行了图解。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探索的学科领域极其广阔，而《百科全书》则力图浓缩18世纪的智力成果。从哲学到农业，从木工业到外科学，这部庞大的知识概略涵盖了启蒙运动涉及的各个学科。因为对教会和政府进行了批判，《百科全书》遭到官方谴责，但却受到读者大众的青睐，所印刷的4000套全部售罄。



化学



外科学



天文学

---

他们拥有多项研究成果，这是他们应该自豪的。在数学、天文学和三角学上取得的成绩为他们顺利地穿过并按原路返回七大洋提供了保障。利用化学知识，他们制造了一种所谓的内燃机（这种奇怪的内燃机被称为“枪”），它能以极快的速度准确地杀死一个人或一头野兽，而其他原始部落还使用着笨重的刀和利器。在医学方面，他们找到许多疾病的治疗方法，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而在过去，这些致命的疾病曾使世界各地的人口趋于灭绝。最后，由于石油供应量的相对贫乏（同刚果平原或爪哇山脉相比确实如此）以及对于舒心生活的不懈追求，使欧洲人同时滋生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贪婪。为了掠夺财富，他们会不择手段，奔赴到世界上的其他资源丰富的地方，不怕路途遥远和艰险。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邻居就会嘲笑他们是一个失败者。

在征服了陆地之后，欧洲人在海洋上也取得了进步。就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欧洲人告别了依靠教堂塔楼和岸边的狗吠声来航行的时代，他们带着这个神秘的装置开始了海上的远航。而当船舵从船舷移到船尾（这发生在14世纪上半叶，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这能使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操纵船只），欧洲人便借助它把船从小小的内陆海划到了广博的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并使辽阔的大西洋成为他们进一步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的平坦大道。欧洲人总是善于把握机会，并运用得很好，使欧洲成为了地球上最大一块陆地的中心。

欧洲的这种优势地位一共维持了500年。这期间，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海船的发展，既然贸易永远是一种便利的交流方式，欧洲便有能力继续它的领袖地位。欧洲的随军著述家宣称，谁拥有最强大的海军，谁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应验这一规则的是：先是北欧海盗被威尼斯和热那亚击败，而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又败给葡萄牙，于是葡萄牙成为一时的霸主。但葡萄牙最终被西班牙取代，荷兰又取代了西班牙，英国又取代了荷兰。这些取胜的国家都拥有比失败者数量更多的、更强大厉害的军队和战船。而今天，海洋已不再像往日那样重要和不可替代了，人类在空中飞行探索的成功使天空逐渐取代海洋，使天空成为效率更高的商业高速路。于是，使欧洲不可避免地从头等洲行列降到二等洲行列之中的并不是世界大战，而是空中飞行器的发明。

如果说热那亚木材商的儿子因为发现了海洋无限的可能性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那么俄亥俄州代顿郊区一间简陋自行车修理铺的主人因发现了天空的无限潜能而把历史更推进了一大步。其直接的后果

是，此后1000年中，我们的孩子可能不会听说哥伦布的名字，而只记得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

飞机是他们天才的大脑在长期的探索中结出的硕果，这一产物使世界文明的中心逐渐从东半球移到了西半球。



欧罗巴与众神  
布歇 油画 1747年

欧洲是造物主最偏爱的一块土地，那里的文明和大自然的和谐成为众多艺术种类的摇篮。在希腊神话中，欧洲的发现源于化身为公牛的宙斯将欧罗巴从亚洲劫掠而去，欧罗巴实际上是对欧洲大陆的比喻。这个神话暗喻着亚洲孕育了欧洲，并且两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歇的油画对这个神话作了华丽而壮观的描绘：壮丽的大海，嬉笑的少女，在公牛双角的抵触下春情荡漾的欧罗巴，众神与天使如同参加婚礼般齐来朝贺，甚至还有宙斯的兄弟海神波塞冬前来助兴。浪漫的手法与古典美的结合使欧洲历程的演变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

## 第七章 欧洲的生活和发现在那片土地 上的人

在欧洲那片土地上，居住着相当于南美洲和北美洲人口数量总和的两倍的居民。它虽然在土地面积上不及美洲、非洲和澳洲，但是欧洲的人口却比这3个洲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唯一比欧洲人口多的是亚洲。据国际统计联合会收集的数据表明，亚洲有9.5亿人口，欧洲有5.5亿人口。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国际统计联合会由一批学者组成，做事公正，态度冷静，拟订这份报告时没有任何的压力，不必去取悦某些国家的“地区自豪感”。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博学的组织所收集的数据中看出，地球上的人口以平均每年净增30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大约每600年，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就会翻一番（在今天看来，显然作者的预料有误，因为在此后不到60年内，地球上的人口已经翻了好几番了）。由于地球会继续存在，人类也会在数百年内继续繁殖，我不敢想像，在19320年、193200年或是1932000年时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地球会承载多少人。现在地铁的“只有站立空间”已是够糟糕的了，而如果我们的地球上“只有站立空间”，那将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这就是我们的前途，除非我们能面对现实，现在，而不是为时已晚时才采取恰当的措施。

对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所以我们还是将主题拉回到生活在欧洲土地上的这群欧洲人身上吧。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欧洲大陆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早期定居者来自哪里？他们是否是最早到达那里的人？遗憾的是，答案仍然是模糊不清的。那些欧洲最早的定居者可能来自于亚洲，当他们从位于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隘口进入欧洲时，他们很可能在欧洲发现了更早的移民以及比亚洲更为古老的文明模式。因为人类起源和发展学家掌握的信息还很有限，因此这些史前移民的传说只能是虚幻缥缈的，不能归入通俗的地理大众读本中。我们在此必须将重点放在后来的移民身上。

欧洲人的祖先为什么会来到欧洲？有人认为，出于同样的理由，在过去的100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东半球到了西半球——他们备受饥饿的折磨，而新世界的土地能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

### 母亲女神

石雕 新石器时代 出土于奥地利的维兰多夫

这尊发现于奥地利的石制小雕像有着成熟而充分发育的身体，乳房和腹部得到了有意的夸张。据考古学家推测，雕像大约代表着丰产仪式中的女神，象征着繁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的丰产和人类的繁殖力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正是女性的生殖，使欧洲人得以繁衍进化。从雕像中可以感受到，制作者对于这个伟大的母亲女神的敬畏和神秘的情感。



### 湖上桩屋

K. 约瑟林 水彩画 1891年 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藏

1844年，瑞士的科尔塔约，因为人为的因素使湖泊的水位下降，露出了淹没在水底的木桩。这些木桩是用来支撑房屋的，过去这里曾是村庄。当时的房屋是本来建在岸边，后来被水淹没了，或是本来就建在水中？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幅绘画就是对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湖上人类生活的复原，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在这里表露无遗，整幅画是伊甸园式的抒情赞歌。



阿尔巴尼亚妇女  
路格·佩莱诺  
摄影 1929年

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后裔，被房龙归入6个更小人种中的一种。



这些移民迅速分散在欧洲各地，如同后来的移民遍布美洲大平原一样。在争夺土地和湖泊（那时一个湖泊比一片土地更具价值）的过程中，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谓的“纯粹种族”也在这种冲突中瓦解、淡化。我们可能只有在难以进入的大西洋海湾和一些偏僻的深山峡谷里，只有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才能看到这种“纯粹种族”的踪影。他们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或种族，在那个狭小的范围里继续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虽然保留了种族的纯粹性，但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用原始的方式自给自足，显得落后而贫穷。因此在说到“人种”时，我们已放弃了关于人种纯洁性的所有概念。

由于缺少更合适的词，为能方便地对某种人类大群体进行描述，我们使用“人种”这一表述方式。凡是有一群人大致讲同一种语言（大致如此），有相同的历史根源（大体如此），在过去的2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发展了某些相似的性格特征、思维模式以及社会行为，这一切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归属，属于同一“种族”。

根据这一概念（代数方程式中的X，为克服困难而发明的），现在的欧洲有3大人种和6个更小的人种。

3大人种中首屈一指的是日耳曼人种，包括英国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佛兰德斯人（生活于法国西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的人种）和部分瑞士人。第二大人种是拉丁人种，包括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罗马尼亚人。最后是斯拉夫人种，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他们占据了总人口数的93%。

6个更小的人种是：匈牙利人种（或称马札尔人）、芬兰人种、土耳其人种、犹太人种、希腊人种和阿尔巴尼亚人种。这些人种的数量都相当少，匈牙利人只有200万，芬兰人略少一些，土耳其的后裔只有100万，犹太人有300万。而希腊人，他们曾经毫无希望地融入其他种族中，以至于对他们的血缘只能进行猜测（据猜测，日耳曼人也许是他们的祖先）。至于生活在欧洲阿尔巴尼亚半岛西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也似乎有着日耳曼人的血统，现在看来他们似乎落后于时代数千年，但当罗马人和希腊人进入欧洲时，他们就已在他们的田地上舒适地定居了五六个世纪。

除以上9个人种外，还有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种。如爱尔兰的塞尔特人、波罗的海地区的列特人和立陶宛人，还有人数不详、血统不清的神秘的吉卜赛人。他们是移民中的后来者，似乎充当了一种历史警告，当他们来到欧洲时，这里的陆地和湖泊都已被早期的移民瓜分完了，他们只能努力寻找一些还没有人占领的地方，或见缝插针地寻找立足之地——这就是后来者的命运。

关于定居于这块古老大陆的山脉和平原上的人就说到这里吧。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如何改造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又是如何改造他们的。而现代世界就是在这种彼此的斗争中形成的。没有这些斗争，我们将仍会是荒野中的野兽。

## 第八章 东地中海的石堡：希腊，亚洲与欧洲的桥梁

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是文明古国希腊。巴尔干半岛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北是多瑙河，西面的亚得里亚海将它和意大利分隔开来，东是黑海、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这使它与亚洲隔海相望，南是地中海，海对面就是非洲。

尽管我从没有从空中俯瞰过巴尔干半岛，但我认为，如果从空中俯瞰，它一定像一只长在欧洲身上的巨大的手，指向亚洲和非洲。希腊是这只手的拇指，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色雷斯是其小指，君士坦丁堡像小指的指甲一样依附在这只手上。而坐落于马其顿和希腊东部行政区塞萨利到小亚细亚之间的山脉就是其他的手指。这些山脉只能看到一部分，因为山脉的较低部分已被爱琴海的海水所淹没，只能看到山脉的顶峰。但这种残缺并不影响整只手的美感，当你在空中凝视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只部分被浸在脸盆里的手。

扎金索斯岛海岸  
雅·贝特兰德 摄影

扎金索斯岛是希腊爱奥尼亚群岛最南部的一个岛屿，同时也是这个群岛中的第二大岛，距伯罗奔尼撒半岛16公里。其名字来源于岛上大量疯长的风信子。传说被太阳神阿波罗所爱的美少年雅辛托斯被太阳神误杀后，在雅辛托斯的血泊中便长出了风信子。扎金索斯岛有着壮丽的白色悬崖，由于长年风化和地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53年）的作用，这些悬崖使海滩上铺满了白色的沙子。这些海滩是海龟的产卵处，由于受污染、城市扩张、旅游及船只螺旋推进器的威胁，海龟到这个岛产卵的数量逐年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2000只，在最近10年则减少到不到1000只。



这只手的皮肤覆盖在巴尔干半岛巍峨延绵的山脉骨骼上。这些山脉都是由西北走向东南，而且基本上呈对角线。上面有着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名字，还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用不着记住。

迪纳拉山脉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路绵延起伏，最后走向科瑞斯海峡。这个海峡正是南希腊和北希腊的分界处，宽阔的海湾呈三角形。早期的希腊人曾误认为这个三角地带是一个岛屿（有趣的是，连接这个“岛屿”和大陆的科林斯海峡仅有3.5英里宽），并将其称为伯罗奔尼撒岛或珀罗普斯岛。希腊传说中，珀罗普斯是坦塔罗斯（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站于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当他口渴欲饮时，水即流失，腹饥欲食时，果子就被风吹走）之子，也就是宙斯的孙子，他在希腊南部平原的奥林匹斯被尊崇为所有优秀运动员之父。

但是在现在的地图中，有时你并不能找到伯罗奔尼撒岛，地图上标记的是摩里亚。因为在中世纪时威尼斯人统治着希腊，这些无聊的商人对珀罗普斯这个年轻人差一点成为他父亲盘中食物的传说没有兴趣，所以威尼斯人就把伯罗奔尼撒岛更名为摩里亚，在希腊语中，摩里亚是指多种植物，特别是富含植物纤维的植物，而他们认为伯罗奔尼撒岛的形状看起来就像一片桑叶。

在巴尔干半岛上，两座山脉将整个半岛一分为二的同时，也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世界，其中一部分是北部的巴尔干地区，而巴尔干半岛正是借用这个名字。实际上只有半岛南端的一列半环形小山才是巴尔干山脉，北端则是喀尔巴阡山脉。在巴尔干地区与喀尔巴阡山脉余部之间，有一个狭小的山谷，人称“铁门”。就是从这里，多瑙河注入了黑海。多瑙河之所以最终流入黑海而不是爱琴海，得归功于充当屏障的巴尔干地区，它在多瑙河从匈牙利平原流出时，迫使河流笔直地由东向西流淌。



文化英雄特里普托勒摩斯

浮雕 公元前5世纪 出土于雅典

公元前5世纪，人类开始了农耕时代。浮雕中，特里普托勒摩斯站在谷物女神得墨忒尔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的中间，两位女神怀着对人类的一片赤诚，将一粒金黄的谷粒交给了他。凭着这粒谷粒及女神传授的农业知识，特里普托勒摩斯教会了人类如何耕种。特里普托勒摩斯也就此成为人类的恩人和文化英雄，这象征着希腊人正式告别了蒙昧时代，希腊文明就此拉开了序幕。



奥林匹斯山  
摄影

位于希腊东北部的海拔高度为2917米的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聚居地，其名称的希腊语意为“发光”，已成为人类心灵的一个归宿。

在巴尔干半岛和罗马尼亚之间也有一个屏障，但因为它并不像阿尔卑斯山那样高大，所以不能有效地阻挡从俄罗斯平原方向吹来的肆虐的寒风，因此雨和雪会经常出现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但希腊很少下雪，那是因为风从半岛北部地区向希腊移动时，遇到坚挺的罗多彼山脉而停住了脚步。罗多彼的意思为“被玫瑰覆盖的山脉”（而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得岛则是爱琴海的“玫瑰盛开之岛”），这富有诗意的名字显示了那里的气候温暖宜人。

距著名的谢普卡山口不远的罗多彼山脉高9000英尺，是巴尔干地区的第一高峰。1877年9月，当俄罗斯人极为困难地翻越它时感觉极不舒服。罗多彼山脉在决定半岛南部地区的气候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1万英尺的、终年为积雪所覆盖的奥林匹斯山（希腊神山，希腊神话中的天神都居住在这里）从塞萨利平原拔地而起，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天空之城  
建筑 始建于14世纪

希腊塞萨利平原上的梅提欧拉修道院享有“天空之城”的美誉。拔地而起、森林般矗立着的褐色岩柱顶上有着一座座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仿佛浮现于飘渺的深渊之上。数百万年前，塞萨利平原曾被海洋所覆盖，海水流退后，皮尼奥斯河的流水琢磨侵蚀出眼前这些超现实的雕刻。从14世纪到16世纪，修道士们在这片险峻耸立的岩石上修建了24座修道院，如今除了6座仍在用外，其余的都沦为废墟。过去出入位于顶峰的修道院都得坐在一条绳索所牵引的吊篮里，再靠着人力转动的木制绞机上下。到1920年，人们已在岩壁间开凿了隧道，作为登上顶峰的另一种交通方式。

塞萨利平原曾是一个内陆海，是佩尼鲁斯河将它从一个内陆海变成了今天肥沃的平原。佩尼鲁斯河穿过著名的坦普峡谷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巨大的塞萨利湖的湖水都倾入萨洛尼卡湾（希腊中北部），从而成了一块旱地，因土地肥沃盛产谷物而成为古希腊的谷仓地带。但土耳其人忽视了这样一块宝地，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内心的邪恶，还有某种无可救药的民族惰性，这种惰性使他们在面对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急迫问题时只是耸耸肩并简单地说：“这有什么用？”在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境后，希腊的借贷者就把大量的农夫都控制和利用起来，很好地吸收和借鉴了其他种族遗留下来的东西，在那块旱地上种满了烟草。塞萨利有一个沃洛港湾，它和一个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古亚尔的英雄们当年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金羊毛的，早在特洛伊的英雄诞生前，这个故事就已家喻户晓了。塞萨利还有一个工业城镇和铁路中心——拉里萨。

不但塞萨利平原的形成有着离奇的故事，这个平原上的居民也有着离奇的背景，特别是位于希腊大地中心的拉里萨的黑人居民。在土耳其统治期间，他们为了镇压1821年至1829年的希腊大暴动，从他们的埃及领地迁入了几个苏丹大部落。土耳其人从不在意有多少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战死，拉里萨是那场战争的指挥总部。在战后，他们也不管这些为他们出生入死的苏丹人该何去何从。这些可怜的苏丹人就这样无依无靠地、无奈地在他们战斗的地方留了下来，一直生活到今天。

更为奇怪的事情是，你将还会听说在北非生活着印度人，在中国东部居住着犹太人，在大西洋上的一个人烟荒芜的岛上有马的存在。这对于那些热心于“纯粹种族”的人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

## 奥德修斯的故乡

荷马史诗《奥德塞》使奥德修斯成为地中海的第一个旅行者。他在旅行中的传奇经历，使“奥德塞”一词在西方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用以比喻所有伟大的探索和历程，并成为从荷马到乔伊斯以来众多欧洲文学家青睐的神话人物。



伊塞卡  
摄影

这是奥德修斯的故乡，美丽的伊塞卡岛。在长期的漂泊和冒险之后，奥德修斯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塞壬与船  
瓶画 公元前3世纪 希腊

为了抵御海中女妖塞壬的诱惑，奥德修斯手下的人都用蜡封住了耳朵，而他则把自己绑在帆船的桅杆上。

从塞萨利出发，穿过雄伟的、纵横希腊中部并向东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品都斯山脉——它的海拔和巴尔干地区的山脉一样高——便进入了伊派瑞斯，而品都斯山脉一直以来都是伊派瑞斯和希腊余部的屏障。伊派瑞斯是一个饱尝贫困的高山地区，贫瘠的土地上放牧着牛群，没有海湾和宽阔的大道，却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他认为这部分世界仍然保留着某种神秘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派瑞斯人并不是最早的居民的后裔，因为最早的15万居民在当时被一个当地的罗马军营卖为奴隶（罗马人建立法律的出名手段）。虽然伊派瑞斯的人民似乎总是过着悲惨的日子，但是这块土地却经常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里，频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从爱奥尼亚海延伸出来的一条狭窄水路把伊派瑞斯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伊塞卡岛，一部分是科孚岛。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长期受难的伊塞卡国王奥德修斯的神话家园正是伊塞卡岛，而科孚岛是《奥德赛》中以航海为生的费阿克斯人的早期家园。作品中，费阿克斯人的国王阿

尔喀诺俄斯是瑙西凯厄的父亲，曾为遭遇船难的奥德修斯提供帮助，他是所有女人的最爱，并且总是那么热情好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岛先后被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占领，划在希腊名下时已经是1869年，这时它的曲折的历史还并没有结束，1916年塞尔维亚军队被击败后在此撤退，近几年一些法西斯海军又将这里当作随意射击的目标。它虽然作为一个冬季度假胜地而有着光明的前途，但同时这里又经常发生地震。

迪纳拉山脉因其是地震的产物而有着糟糕的名声，而在它附近的桑特岛在1893年便因地震而受灾严重。但地震从不会阻止我们奔赴乐土的步伐，并且可以毫不考虑这一危险的因素。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中，我们会见到大量的火山，在这些火山舒缓的山坡上居住着密集的人，远远超过地球脆弱表面上那些不那么活跃的相对安全的地方。谁能对此做出解释？离开了伊派瑞斯，我们一路向南，便可到达比奥西亚。

从空中俯瞰，比奥西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汤盘，位于雅典的那些朝南的小山和塞萨利以及伊派瑞斯那些朝北的山脉之间。我之所以特意提到它，是因为它是大自然影响人类的典范，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讲过这种影响。对于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一般希腊人而言，一个比奥西亚人，即使他们来自于缪斯的故乡帕纳塞斯山，站在建有特尔斐圣坛的山坡上——这个圣坛曾为他们昭示灿烂光辉，他们仍被看成一个乡巴佬，笨拙的乡下人，白痴，呆子，呆头呆脑的蠢蛋，他们注定要成为正式演出前粗俗闹剧中的笑料，低下而又没有尊严。



阿波罗神庙  
建筑 公元前4世纪  
坐落于特尔斐

阿波罗神庙遗址位于距离雅典城约170公里的特尔斐帕纳塞斯山，此山和奥林匹斯山齐名，是希腊人共同崇拜的山。阿波罗神庙曾是神谕之地，如今只有空灵的石柱在风中诉说着神话的消逝，几何式的伟大构图体现出希腊人在数学和美学上的光辉成就。

其实，比奥西亚人在天性上和其他希腊人一样充满智慧。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作为的比奥西亚人，如战略家依巴密浓达，他作为希腊底比斯将军，曾两度打败斯巴达；再如传记作家普卢塔克，他著有《希腊罗马人物列传》。只是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有人说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呼吸来自科帕斯湖沼泽地区的恶毒水气，所以他们像其他希腊人一样聪明，而其他的人由于长年累月地受到疟疾的侵害，已经损害了他们身体的某些器官，所以他们就显得呆傻笨拙。

从历史上来看，比奥西亚人的生活与这片沼泽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13世纪，当时强大的法国十字军开始着手排干这片沼泽地，让比奥西亚人终于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但好景不长，之后的统治者土耳其人对当地已经泛滥成灾的蚊子置之不理，使得比奥西亚人又被疾病困扰。直到后来，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到来才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科帕斯湖中的泥浆被导入尤伯里克海，这一内陆海海底成了一个肥沃的盆地。

没有了沼泽地的恶毒水气，比奥西亚人真的变了，他们聪明而能干。你不能再用“痴呆”之类的词来形容他们，他们再也不会比一个雅典人或布鲁克林地区的擦鞋匠更愚笨。你瞧，他们是如此的机智精明，已从苏格兰人和亚美尼亚人那里赚了很多的银币。曾在许多个世纪中被当作乡下人和低能儿的展示厅的这个小镇，如今通过排干瘴气弥漫的沼泽地和驱逐疟蚊而恢复了正常。

### 希腊人的战场

大卫 油画 1814年

希腊是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从神话时代的特洛伊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公元前5世纪波斯人的入侵，战事从未中断过。在此过程中诞生了无数的英雄和传奇，发生于公元前480年的塞莫皮莱山口的温泉关战役即是一例。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仿佛战神般居于战地的中心，本身就如同一个不可摧毁的意志。在被波斯人围困时，莱奥尼达斯和他的300名近卫队员战斗到全军覆没。关于斯巴达人永不投降的传说就来源于他的事迹。



过了比奥西亚，我们来到了希腊国土上最为有趣的阿提卡。今天，我们要想去雅典，只需要一张由拉里萨开往雅典的火车票就轻松地搞定了，这条铁路与通往欧洲内陆的路线相连。但是很久以前，你要想从北方的塞萨利到达南方的阿提卡，就得穿过塞莫皮莱山口。虽然我们称之为山口，其实它更应该叫做峡谷。这是一条位于奥塔山脉和哈拉斯湾（隶属于尤伯里克海）之间的宽45英尺的狭小小径。由于在历史上，这条小径与多次著名的战役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就记

住了它。公元前480年，当时的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斯巴达人为抵御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的牧民的进攻，曾在此血战，并全部牺牲，以此保护欧洲不受亚洲的侵略。200年后，高卢人想要入侵希腊，也是在这里被拦截。1821年和1822年时，这个峡谷又成为了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战斗场地，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后来，海水向后退去3英里时，我们已无缘再见这个幽长的峡谷了。被截留的少许海水被辟为高级游泳池，很多患有风湿病和被坐骨神经痛折磨的人都喜欢到那里的温泉去泡一泡，缓解一下身体的痛苦（thermos在希腊语中是热的意思，thermometer温度计和thermosbottle暖水瓶都出自这个名字）。因此塞莫皮莱山口（thermospylae）是以这里的温泉命名的，被称为温泉关。用温泉命名这个战场，或许是人们希望能记住当年的那些战斗英雄，记住那些为战争付出生命的人。

一提到阿提卡，这个山和水的世界让人感到一种超然的享受。阿提卡是被海水包围的三角形的岩质岬角，它有很多山，也就有了无数的山谷，但是这些山谷都整齐地朝向海面，让山谷里的人随时都能呼吸到海上微风送来的新鲜空气。古雅典人就曾宣称，因为他们呼吸着让人愉悦的空气，所以他们拥有高超的智慧和清晰的洞察力，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好像的确如此。在比奥西亚，你绝对不能呼吸到如此纯正的空气，比奥西亚人也许做梦都想到阿提卡来生活。也许就是这里的山和水哺育了雅典人，他们似乎生来就很健康，而且一生中都是那么的健康。而最早提出人的灵魂和肉体不能分开这一理论的也是古雅典人，他们认为肉体 and 灵魂是合为一体的，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健康的灵魂是健康肉体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健康的肉体也会鼓舞健康的灵魂。

雅典人为了找到从雅典卫城到盛产大理石的彭特里亚山脉的道路煞费苦心，而这种艰辛的寻找过程也只有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中才能进行，要换做比奥西亚的恶毒水气，探路的人早已经被熏死了。但我并不认为空气就是造就雅典辉煌的唯一因素，还有很多其他的诱因在起作用，但请谅解本书不便多讨论。

由于阿提卡靠近海洋，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学会利用海洋划到另一个地方，划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则造就了地理上的奇迹，将一座高500英尺、长870英尺、宽435英尺的陡峭但顶部平坦的山脉放在平原的中间，四周是海麦塔斯山脉、彭特里库斯山脉、埃格鲁斯山脉。在公元前480年的时候，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的军队烧毁雅典人的城镇时，这些逃亡的雅典人就站在埃格鲁斯山脉的半山腰，亲眼目睹了那悲惨的一幕。仅仅几天之后，他们又看到波斯舰队在萨拉米斯海峡被打败。于是，这个坡面陡峭的平顶小山最早接

触到北方的移民，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食物和安全。

## 希腊全境运动会

希腊人崇尚肉体与灵魂的健康。每隔四年，他们都要聚集在一起，在奥林匹亚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项目一般都以裸体进行，弘扬了人类身上固有的神圣素质。获胜者将享有只有神明才能享有的盛大仪式和欢庆，既为运动员本人也为他的家人和故乡带来巨大的名声和荣誉。



赛跑  
陶画 古希腊时期



拳击和摔跤  
陶画 古希腊时期



投掷铁饼  
陶画 古希腊时期

---

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雅典和罗马（或现代的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古代欧洲最为重要的两个居民区，并没有在大海边，而是离海有几英里。位于地中海克里特岛中心的诺萨斯，在其他城镇建立起来之前的几百年内都在告诫着人类：海盗曾经光顾过这里，并且还会突袭这里。难道是因为海盗，古代人才把城市建立在离海远一点的地方吗？这个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测。我们知道，雅典与罗马相比，雅典离大海更近。一个希腊海员如果想要和家人团聚，他只需要在比里亚斯海湾（即现在的雅典海湾）登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而罗马人在同一个海湾登陆后要花3天的时间才能到家。可能就是

这个原因，罗马人渐渐养成了不回家的习惯，他们后来在意大利中部的台伯河入海口处的港口附近定居下来。从此罗马逐渐失去了与大海的紧密联系，而大海对于那些垂涎于世界统治权的民族来说则有着巨大的意义。



帕特农神庙  
建筑 公元前447—前432年 坐落于雅典

近代欧洲的传统大都起源于古希腊精神。虽然埃及、阿拉伯和印度也曾对欧洲有过影响，但只有希腊的影响是最彻底、最持久的，并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帕特农神庙是希腊众神的家园，也是雅典政治、文化的灵魂象征，如今虽然只剩下残垣断壁，但雄浑高贵的柱子，依然不愧为欧罗巴大陆的顶峰。

渐渐地，平顶山上的人们，“高空城市”——这也正是雅典卫城一词的本意——的居民都迁居到平原围绕着小山修建了他们新的房屋，为了安全，他们还在房屋的周围修建了城墙。后来，他们把这些城墙和比里亚斯的堡垒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更安全的保护，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新的双重生活——贸易和抢劫。就这样，他们这里不仅是坚固的要塞，还是地中海最富足的城市。而他们以前居住的雅典卫城，就从一个居住地变成了一个圣地，在那里，高大的大理石庙宇直耸阿提卡淡紫色的天空，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才能。虽然部分重要建筑在1645年土耳其围攻雅典时，因火药库爆炸而被摧毁，但在今

天，世界各地到此的游客仍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这里举世无双、崇高无比的建筑以最完美的形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才能。

1829年，当希腊再次独立时，当时的雅典已不再有往日的辉煌，它衰落成一个只有2000名居民的小村落。1870年这里已经有4.5万人口，而今天，它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70万人，这种增长速度似乎只有我们自己的某些西部城市才可与之匹敌。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掌握好他们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孤注一掷的赌博，莫名其妙地抛弃了他们在中亚掠夺的所有的财富，如果他们沒有这样做，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富会帮助希腊人成为爱琴海地区的政权中心。但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仍会发生。上帝的轮子在缓缓地转动，并且昼夜不停。以宙斯最为泼辣聪明的女儿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城市拥有重振雄风的巨大潜力。

离开了阿提卡，我们来到了以珀罗普斯（宙斯的孙子）命名的那块土地上。这是希腊半岛上最后也是最为偏远的地方。唉，当我们来到这片土地上后，我们才发现在那里我们的信心和对于希望的预言都是徒劳的。因珀罗普斯的父亲坦塔罗斯的邪恶而降临在珀罗普斯身上的咒语使这片土地充满了不幸。在那里居住着阿卡狄亚人，他们不能享受到大海带来的任何好处，因为高大宏伟的山脉矗立在大海和这片土地之间，于是阿卡狄亚的大地上展现出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你或许能在古代文学作品里看到诗人这样的描述：那飘扬着阿卡狄亚田园牧歌的土地就是淳朴的牧羊仔和诚实可爱的牧羊姑娘的家园。但是，诗人们的描述并不是真实的，他们对这里的生活了解得太少了。这里的人并不像诗人讲的那么的诚实。他们如果听说过老于世故的希腊人如何玩弄卑鄙的骗术，他们也会跟着这样干。他们也不曾偷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村落里到处都是海枣和山羊，没有什么可以偷的。虽然他们也不曾说谎，但并不代表他们诚实，那是因为整个村子都太小了，所有人都相互了解，没有必要说谎。如果他们远离依洛西斯和其他圣地中心崇敬的神所过的精致的奢侈生活，那么他们就会拥有自己的神，伟大的牧羊神。在会讲粗俗笑话和智力低下的庄稼汉心目中，牧羊神是一个能和其他奥林匹斯山诸神开玩笑的神。



雅典娜神像  
希腊 19世纪

全副武装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常被塑造成“以聆听战争、厮杀和杀戮声为乐的女霸王”。这是19世纪在希腊修复的雅典娜嵌金象牙雕像。



斯巴达妇女  
青铜雕塑  
古希腊时期

斯巴达的妇女健康强壮，同男子一般参加各种体育竞赛。这尊青铜模型塑造了一个穿着裸露单肩上衣的妇女在参加竞走比赛。除了完成家务管理以外，斯巴达妇女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生产勇士，即使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也不轻易地伤感。

阿卡狄亚人能征善战，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战绩，打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只有发达的四肢，却没有更高智商的头脑，他们和绝大多数农夫一样，不喜欢受纪律的约束，不服从管理，整天为谁能统治他们这个问题争吵不休。

越过阿卡狄亚山脉往南走，可以看到从阿卡狄亚山脉延伸出去的拉哥尼亚平原。这里有着比阿卡狄亚山谷更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居民的思想和意识上，还是和山谷的人一样，缺乏独立的思想，意识也相当落后，或许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征吧。这个平原上坐落着一座最奇怪的古代城市——斯巴达，它是与北方人的一切背道而驰的象征。雅典人对生活充满无限的希望，赞美生活，赞美人性，而斯巴达人却否认生活和人性是美好的。雅典人在工作的同时，也注重精神世界的拥有，倡导人要有高尚的情操和健全的人格，而斯巴达人只知道工作，为了功效和贡献工作。雅典人积极主张人有各种权利，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斯巴达人却根本不知道这些，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些权利。雅典人热情好客，真诚地欢迎八方来客，而斯巴达人却显得冷淡和无礼，态度让人难以忍受，要么把客人拒之门外，要么将其谋害。雅典人都是天生的商人，精明能干，并通过贸易富强起来，而斯巴达人却明文禁止做生意，他们认为染指商业会玷污双手。如果要对这两种政策的最后结果进行评判，那么斯巴达人就逊色多了。雅典精神如今已扩散到全世界，而斯巴达与其精神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灭亡。

在今天，你还是可以在希腊地图上看到“斯巴达”这个名字，但它已不是往日的斯巴达了，而只是一个在1839年重建起来的小村落，有为数不多的农夫和一些卑微的养蚕者在那里居住。虽然他们居住的地方还是在人们猜测的以前的斯巴达城的位置上，但是这些居民并不知道在古代这里发生了什么。英国的狂热者提出大胆的想法，他们要出钱把这里恢复成以前斯巴达城的样子，并请一位德国的建筑设计师做了规划，但是人们并不响应他们的想法，没有人愿意迁到那里去生活。这个建立于19世纪30年代的村落，经过近1个世纪的自我繁殖和发展，现有4000名居民。这不禁让人想到了施予珀罗普斯身上的咒语，

是这个古老的咒语一直在发生作用吗？这一咒语在这个半岛的另一部分更加明显，在迈锡尼这个史前要塞里结出了丰硕之果。

如今，我们能在伯罗奔尼撒海湾内的一个叫劳普利亚的不远的地方——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找到迈锡尼的废墟，它在公元前5世纪被摧毁。迈锡尼虽只是一个小镇，但在今天看来，它因最早接触文明而比雅典和罗马都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海滨上，在还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时候，野蛮的欧洲第一次接触外来文明。



国王的面具

公元前16世纪 出土于迈锡尼

这个早期的迈锡尼国王的黄金面具发现于迈锡尼的第五座竖穴墓中，用单独的一张锤锻金叶制成，有一种令人恐怖的美感。其实迈锡尼并没有自己的金矿，这些巨大的财富都是通过商贸和战争取得的。



希腊人的剧场  
建筑 公元前3世纪

对古代希腊人而言，戏剧，尤其是悲剧，是酒神庆典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向酒神狄俄尼索斯表示崇敬而举行的宗教性的庆祝活动。这些戏剧涉及的是人类的苦难及人神相互影响的剧烈后果。上演戏剧的剧场大多开凿在城市小山的岩壁旁，观众坐在木制的长凳上，面向一个宽阔的作为舞台的圆形场地。这所坐落在伊皮鲁斯的剧场沿山坡开凿而成，半圆形的坐席铺盖了陶砖，能容纳14000名观众。希腊历史进程的演变本身就如同一出永恒的悲剧，永不落幕的是时间与后来者的瞩目。

那么这种外来文明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传到欧洲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连接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本章开头部分所讲的宛如手形的巴尔干半岛的那3根被海水淹没了一部分的手指。由于这些山脉部分被海水淹没，露出海面的山脊就是一个个的岛屿。这些岛屿都隶属于希腊，唯一例外的是爱琴海东部的少数岛屿，它们在很久以前就被意大利占领了，因为其他国家不会为这价值不大的岛屿而远渡重洋来争夺它，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由意大利控制着。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岛屿可以大致分为两群：一是靠近希腊海岸的锡克拉底斯群岛，另一个是靠近中亚海岸的斯波拉底斯群岛。正如圣保罗所知，这些岛屿相距很近，形成传播的桥梁，来自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明通过它很快传到了欧洲的海滨。在传播的过程中，因为受在爱琴海群岛定居的来自亚洲的早期移民的影响，这些文明已被明显地东方化了，并以这

种方式最终到达迈锡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迈锡尼成为古希腊世界的中心，如同后来的雅典一样。

而迈锡尼是怎么从中心城市衰退的，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得知。就好比 we 不知道雅典的继承者马赛的中心地位为什么会被罗马人的村庄所取代一样。迈锡尼和历史上的很多城市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只拥有了短暂的荣耀而后便迅速地衰败，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谜，只有历史自己才知道谜底。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抱怨我，上述所讲的都是历史，而本书要介绍的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似乎很不合理。然而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在古代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历史与地理是合为一体的，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没有办法孤立地讲地理。这不仅是在希腊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我们也会发现，在今天，真正探讨纯地理的课题是越来越少，大众所希望了解的也并不是深奥的纯地理知识，而是希望从中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希腊之行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3英里长的狭窄的运河与科林斯海峡连通，狭窄得不适宜大型船只航行。在希腊与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单独作战或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联合）后，几乎将原有领地扩大了一倍，但由于希腊人太轻敌，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这些新的领地。土耳其人在战败后并没有放弃，他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让希腊人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在今天，希腊人还是那么热衷于向海洋进发，你在地中海的各个部分都能看到希腊共和国的蓝白色国旗（古代巴伐利亚人使用的颜色，最早使用于希腊重新独立的1829年）。这些插着国旗的希腊船只有时也会出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这些船并不像济慈所描绘的希腊古瓮那样精美别致，而是格外的脏乱，这已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事实。希腊还出产无花果、橄榄油和无子葡萄干，向那些喜欢这些美味食品的国家出口。

希腊还会像许多人所企盼的那样重现古代的荣光和辉煌吗？也许吧。

希腊曾先后被马其顿人、罗马人、哥特人、汪达尔人、斯拉夫人轮番占领，还曾沦为诺曼底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的殖民地，也险些被阿尔巴尼亚人完全灭绝并多次移民，而可憎的土耳其人则统治了希腊长达4个世纪，在世界大战时它又被协约国定为供应基地和战场。这些辛酸屈辱的历史和苦难把希腊折磨得已经满目疮痍，要想恢复元气简直比登天还难。但生命不息，希望不灭，只不过这是一个已经很微弱的生命。



戏剧面具  
公元前6世纪

演员戴上黏土制的代表不同表情面具，这些面具是演员不可缺少的道具，能烘托和营造气氛。



眺望  
遗址 古罗马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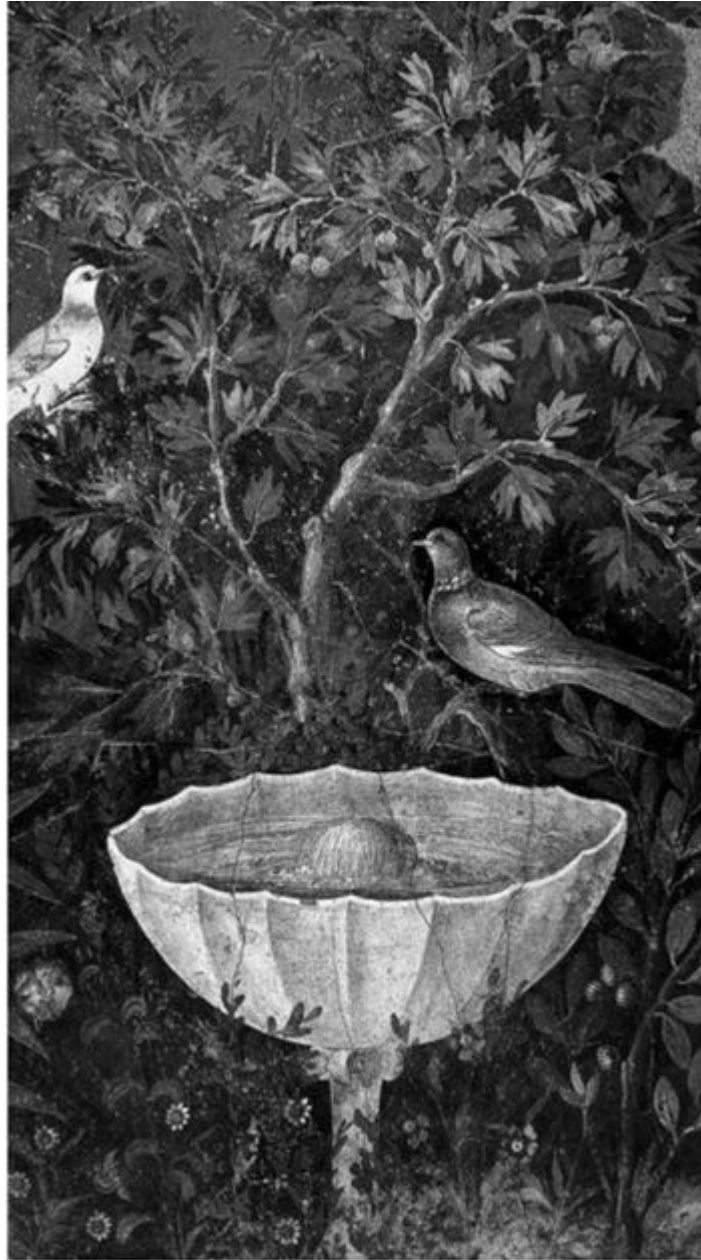
萨碧娜 是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妻子。哈德良将自己在位的统治时期称为“黄金时代”。坐落在北非一所罗马剧场的萨碧娜的坐姿雕像，似正从废墟上眺望着远方。时至今日，这所剧场依然予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处具有持久魅力的文化遗产，它所代表的文化曾主宰地中海世界的广大舞台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且在今天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 第九章 意大利：能扮演海上霸主或地上霸主的角色

从意大利的地质形成来看，它是一个巨大的山脉群的遗留物，如同一片废墟。这个山脉群在过去形成了像现在西班牙那样的一个正方形，但这个正方形一直在萎缩（即使是最坚硬的岩石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也会慢慢地消磨掉），最后消失在地中海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山脉群最东端的较高部分，那便是亚平宁山脉。亚平宁山脉起自波河河谷，一路径直延伸到卡拉布里亚，如果说意大利俯瞰时像一只脚的话，卡拉布里亚就是它的脚指头。

除了卡拉布里亚可见外，还有一些岛屿也是史前高原的残留物。比如科西嘉岛、厄尔巴岛（意大利半岛和法国科西嘉岛之间的岛屿，拿破仑的第一个流放地）、萨丁岛、西西里岛，还有第勒尼安海（地

中海的一部分，位于亚平宁半岛、萨丁岛、西西里岛和科西嘉岛之间）上星星点点的小岛屿也证明了这里曾是一些高山的顶峰。不难想像，当这些山脉群被海水淹没的时候，肯定是一场浩劫，只是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因为在2000万年前，地球正遭遇持续性的火山爆发。现在住在卡拉布里亚的居民是幸福的，因为这里的地理特征使他们可以享受到温和适宜的气候，同时这里的土地和地理位置也为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罗马人的花园  
壁画 公元1世纪

意大利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注定了这个民族的享乐性。在罗马实行共和制期间，为躲避城市喧闹的生活，有钱的罗马人买下意大利农村大量的土地，建起了隐逸之地——别墅。这些别墅具有令人瞠目的景致：私人浴池，葱郁的花园，宽敞的住宅及装饰满绘画作品的墙壁。这幅发现于庞贝的罗马家庭的壁画表现了美妙的花园景象：喷泉喷涌在一片苍翠葱茏之中，鸟儿在绿意盎然中啼鸣。罗马人生活的舒适由此可见一斑。

希腊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桥梁，在那里有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的古代文明，这种文明已经传播到了欧洲各地。奇怪的是希腊人似乎并不是那么热爱他们居住的这个洲，虽然他们曾将祈祷祝福赐予这个洲，但他们的态度中总有着一种刻意的疏远。虽然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半岛，但更像一个岛屿。希腊人所居住的地方被一排又一排的巴尔干山脉将他们与欧洲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

而意大利这个岛屿国家有着它自己的特色。它地处北欧辽阔陆地的一部分，三面临海。我们常常忽视这一事实，将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混为一谈，认为它们大同小异。西班牙和希腊相似之处很多，比利牛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都是横亘于南北之间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但波河大平原却径直延伸至欧洲的心脏地带。意大利是一个纬度很高的国家，它最北端的城市要比日内瓦和里昂的纬度更高些，威尼斯和米兰的纬度也比波尔多和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更高，而被我们当作意大利心脏的佛罗伦萨的纬度也并不低，几乎和马赛在同一纬度线上。

意大利也有很高大的山脉，但是它并不像希腊和西班牙的山脉那样难以逾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海拔高度要比比利牛斯山和巴尔干山脉还要高，但是你可以从南到北翻越它。莱茵河和罗讷河与意大利北部边境线比肩而行，将阿尔卑斯山脉一分为二，从山里流出的河流和小溪垂直地汇入这两条大河，这也就为人类开创了一条进入波河平原的捷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曾率领一群大象远征意大利，给罗马人以重创，让罗马人始料未及，他们走的就是这条隐蔽的路。

因此，可以说意大利是一个双重角色的国家，既是统治地中海的航海国，又是征服并开发欧洲的陆上强国。

后来，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崛起，大西洋成为海洋上新的经济和文明中心时，地中海渐渐地从以前的中心地位中退了下来。这样，意大利在海洋上的统治地位也就跟着降了下来。由于意大利并不盛产煤炭和钢铁，它也就没有资本与西部的工业国争夺霸主地位。但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帝国建立时起，一直到公元后的第4个世纪，在这1200年之内，意大利一直是易北河（德国河流，注入北海）和多瑙河以南的欧洲的统治者和管理者。

当从亚洲移民到欧洲的日耳曼人正在为他们称心如意的“远西”统治权而激烈地争吵时，意大利就开始制定并颁布法律和命令。这种半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之前，人们的行为都是由靠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来约束的，对于那些野蛮的道德败坏的人而言，有了法律就可以要求他强制性地服从，这样整个社会才会秩序井然。所以此时的意大利与四处游荡的日耳曼人相比，人们更安居乐业。此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入不敷出，而意大利却是那么富裕，这让人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意大利将向其隶属的殖民地征收的高额税赋拨出一部分用于当地的经济文化，因此，意大利人用他们的某些行为和思想影响了这些殖民地。在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可以找到痕迹。如果你是一名细心的观察者，在参观巴黎或巴伐利亚、马德里或特里尔（德国城市）的时候，将会发现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外表和内在的思想都会有某种相似，那些地方的商店的商标—不管是用法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还是葡萄牙语写的，实际上都是极为相似的。然后，他们会意识到：“我正在一个古罗马的殖民地，所有这些地方曾经属于意大利，就像菲律宾今天属于我们一样。意大利的建筑师为这些殖民地建起了最早的房屋，意大利将军为这些地方开拓了最早的道路，而我们能在这些地方找到的最早的交通和贸易规则也是由意大利中部语言书写的。”然后，他开始赞叹，意大利曾一度是一个强大而且发达的国家，它由一个岛屿和部分陆地共同构成，也就是这种地理结构的天然优势成就了它的霸主地位。

然而这些幸运的地理意外却是一把双刃剑，它曾使意大利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但这个由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国家时刻面临着被孕育它的母亲扼杀的危险。意大利不仅是一个特征鲜明的地方，有月光下的废墟、橘子林、曼陀铃音乐会和漂亮的农民，同时是一块火山频发的典型之地。

任何活到70岁的意大利人（这很容易，在意大利，爽朗的笑声和文雅的举止似乎是自然的流露，而在不受上帝青睐的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常见的是不满的咧嘴和粗鲁的举止）在他被送进家族陵墓前，都曾经经历过至少一次大地震和两次小地震，这些将是他们终生难忘的，充满了悲痛和辛酸。根据极为精确而可信的地震仪的观测，在1905年和1907年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便显示有300多次地震。而1908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让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北部港口城市墨西拿成了一片废墟。



威尼斯的象征

维托雷·卡尔帕乔 油画

带翅的狮子是威尼斯的象征符号。背景上矗立着古威尼斯总督华丽的大厦。正是从这里开始，威尼斯人的政府统治了欧洲第一个海上帝国。在君士坦丁堡被劫掠之后，罗马、威尼斯的商船便统治了海面，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东部领域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商品和货物如泉流一般涌入了这个宏伟的城市。

如果你认为小小的数据比整页的文字更有说服力的话，现在有一组数据，显示了埃斯切尔岛（这个岛正对着卡普里岛）火山爆发的情况。这个岛屿在以下的年份里均遭到了火山的袭击：1228、1302、1762、1796、1805、1812、1827、1828、1834、1841、1851、1852、1863、1864、1867、1874、1875、1880、1881、1883等。



维苏威火山爆发

克里斯蒂安·布鲁丹 绘画

这幅画生动地描绘出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惊心动魄的一刹那：公元79年8月23日深夜到24日清晨间，维苏威火山从沉睡中醒来。熔化的岩石以超音速的速度冲出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的火山口，接着火红色的砾石飞上了7000米的高空，灼热的火山碎屑暴雨一般从天而降，炙烫的岩浆裹挟着碎石冲下维苏威火山，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到达庞贝，覆盖了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黑色的火山灰从火山口上空滚滚而来，密不透风地封堵住整座庞贝城，并使那些在砾石的袭击中侥幸存活的庞贝人因窒息而死。在火山爆发的18个小时后，火山碎屑将整个庞贝城掩埋，古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城市庞贝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些数据所反映的还只是上个世纪某一个地方的情况，而意大利的百万年历史都伴随着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时由火山口迸射出来的火山灰会构成软软的岩石，这种岩石就叫凝灰岩。意大利如此广阔的领地都被凝灰岩覆盖着，岩石之间又都有孔隙，它们直接决定了整个半岛的地貌特征。凝灰岩的堆积会形成一座座的山堆，而有些区域堆积的面积太大太厚，甚至不下4000平方英里，这就会形成较大的山脉，比如说古老的罗马七山正是火山灰堆硬化而成的。

除了火山爆发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地理状况，它们都使得意大利的土地极为不稳定，人们时刻警惕着哪一块土地会滑下去，哪一座山脉会发生什么意外。在半岛上的亚平宁山脉就是一个多生事端的山脉，由于主要由一种石灰石构成，它经常发生滑坡。石灰石是一种软化物质，堆积在更为古老和更为坚硬的岩层上，它并不稳定，很容易滑走。由于亚平宁山脉沿整个半岛俯冲而下，并将半岛分成了两部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人都会受到山脉滑坡的影响，所以这里的居民对此是格外的小心，国家也为此派了专门的人员来监测和跟踪。即便是在火山爆发已经过去，他们也会每过20年就大规模地重新勘察一下各个大国之间的分界线是否还在以前的位置，因为在两国边境上的分界碑很容易由于这些地理运动而移动到新的位置。而在今天，意大利人还是不可能摆脱这种痛苦，他们经常会发现某一条铁路一下子被推变形了，或者某一条马路一下子被挤得支离破碎，或者某一座葱郁的山脉一下子移到居民的村庄上面，这些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地理的运动是自然界的力量在作祟，人类在这方面是弱小的，并没有能力可以改变它，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避开它，防治它。

如果你去意大利旅游，你会看到那里的高山上坐落了很多的城镇，不计其数地散落在山脉之中。当地人会告诉你，他们把房屋建在山上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安全。但事实上，这种办法也是相当的不可靠。当人们放弃便利的交通从山谷中搬到山顶上来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躲避那些致命的滑坡。的确，在山脉的顶峰位置，由于古代地理构造的奠基石会攀升至地表，所以会形成一片较为稳定的区域，这也是居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而不是别处的原因。但是小山两侧的山坡被碱性石灰岩所覆盖，它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物质，就像流沙一样的

危险和恐怖。也许你站在远处看到这些村庄的时候，会赞叹它的美丽如画，但当你一旦身处其中，你更多感到的是不适和不安。

或许正是这种情况将我们引入对现代意大利人的关注。意大利人在努力地工作，用智慧和才干，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来改变所在的家园。长期以来，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但心里却是信心百倍地为目标而奋斗，他们的目标便是要摆脱半岛的地理灾难，使意大利重新成为世界一流的國家。

就在1870年，意大利把外国统治者赶出了阿尔卑斯山，再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國家。战争一结束，他们便开始了他们重新建设家园的伟大工程，他们要把意大利从一个混乱和落后的局面拉上正轨。



被火山灰裹住的尸体  
模塑 19世纪

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埋葬了庞贝城和其中的居民。1863年，主持庞贝城挖掘工作的菲奥勒利发明了一种石膏翻模的方法来再现被火山灰掩埋了的人或动物的形貌。裹住尸体的火山灰凝固以后形成了一层硬壳，其中的尸体在多年以后则腐烂消失，便形成了人形或兽形的空壳。再将石膏浆注入空壳里就可得到毫发毕现的模塑。



黄金的麦穗  
雕刻 公元前1世纪

随着迦太基和希腊先后被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突然之间被雕塑、香料、香水、镂刻家具以及金、银制成的华美珠宝所充斥。罗马人追求奢华的特质在此达到极致。这根黄金的麦穗是献给狄密特的贡品，缠在杆上的球状物代表麦粒，纤细的金线用以模仿谷物上的纤维，体现出制作者对于真实细节的不懈热爱。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温饱的问题，这是无论哪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头等大事。他们发现波河河谷是一个理想的天然适宜耕种的地方，其粮食产量足够整个半岛的居民所需。你可以从地图上显示的

比例看出，波河并不像欧洲的其他河流一样奔流万里，其流域面积也不是最大的，在欧洲唯一能称得上“大河”的河流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位于北纬45°的波河全长只有420英里，但是它的流域，包括波河的支流以及处于波河直接影响下的区域却有2.7万平方英里，这已经滋润了半岛的很多地方了。虽然波河的长度和流域都不及欧洲的其他河流，但它自己的一些特色使其他的河流望尘莫及。

波河总长的5/6都可以用于航行，并不像有些河流那样或因太窄或因太浅或者是暗礁多而不适宜航行。波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浆，它建造三角洲的速度也是世界一流的，它每年都会给三角洲增加约0.75平方英里的面积，使三角洲向外延伸200英尺。以这样的速度，在10个世纪后，这些三角洲就会与对岸的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伊士特里亚半岛接壤了。那时，威尼斯成为湖中孤岛，在它与亚得里亚海之间会有一条宽约7英里的水域。



### 美的追求

维托雷·卡尔帕

油画 约1495—1500年

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并非只有图中的妓女才关心个人饰品，文艺复兴时期富有的意大利人对限制过度消费的法令置若罔闻，而逐渐普及的丝绸迎合了人们青睐鲜艳色彩的欣赏品位。当时的礼仪性书籍注重的是漂亮雅致的服装，并从每个男人和女人的衣着上表现出优雅的礼貌和良好的举止。

在建造三角洲的同时，波河也惹出一些麻烦。它会给流经的地方带来一些沉淀物，其中的一部分会沉入河底。随着沉淀物的增多在河底堆积得越来越厚，河床就会抬高很多。这样人们在不能降低河床的

情况下，只有增高所修筑的大堤来防止河水冲出河岸四处泛滥。从罗马时代开始，半岛上的居民就不断地在加高河堤，直到今天，河堤已经比平原高出很多，但是居民们还是只能继续往上加，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法。所以，你会发现，好几个村庄的河堤已经有30多英尺高，河水和屋顶的高度已经差不多，宛如一条地上河了。

波河地区更以其他的一些东西出名。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整个意大利北部平原是亚得里亚海的一部分。而那些在夏季游人如织的阿尔卑斯山的可爱峡谷在那时都是狭窄的海湾，如同现今的挪威山脉中沉入水下的峡谷那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冰川，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当然要比现在多得多，这些峡谷就成为水流的出口，而这些水主要来自融化的冰河。冰川在山峡间向下移动时裹着许多从山坡上滚落的石头，堆积而成的石头堆叫冰山堆积。当两条冰河相遇时，两个冰山堆积会形成比原来大一倍的冰山堆积，这被称为“中部冰山堆积”。融化后的冰川会把裹挟的石头留下来，这叫“终极冰山堆积”。

这些终极冰山堆积类似于河狸修建的堤坝，它们由低向高地阻塞了整个山谷。这些冰山堆积阻挡不了向下倾泻的水，只要冰河时代延续，就会有充足的水不断下流。但随着冰川的消失，水越来越少，冰川堆积终于露出了水面，湖泊形成了。

这种冰河湖在意大利的北部随处可见，比如马格里罗湖、迪科莫湖、迪伽达湖等。或许人类最初选择这里来定居，就是因为看上了冰河湖所提供的便利的引水灌溉。当春天到来时，冰河开始融化，如果这些冰河湖不能容下这些水的话，水就会从峡谷倾泻而下，将会冲毁山下的房屋和田园。而迪伽达湖的水位可以抬高12英尺，马格里罗湖能抬高15英尺。虽然如此，仍得小心多余的雨水。于是居民们用一种设置简单的水阀来帮助调节，并根据每日的需求供应用水。

波河大平原上的居民很早就开始利用这种天赐的便利条件。他们用河渠将数百条注入波河的细小水流连接起来，并修建了许多堤坝和排水道。通过这些水利设施，每分钟有上千立方英尺的水流入了河渠，然后流到农田里。

所有这些天然的条件促使波河地区成为稻谷生长的理想地。自从1468年一名比萨商人引进第一批稻谷至今，这里的稻谷产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波河中央平原上，随处都是稻花飘香，一片丰收的景象。除了稻谷，这里还引进了其他的农作物，如玉米、大麻、甜菜等，它们的生长态势也是一片良好。虽然这里的降雨量不及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地方，但是它有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灌溉，这些优势却是不可相比的。

除了供给食物，它还向女人们提供了衣物。早在9世纪时，养蚕必不可少的桑树便在这里出现，据记载是由中国经拜占庭传入此地的（拜占庭位于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土耳其新的首都）。桑树生长需要大量的热能，而伦巴底正好满足这个条件。伦巴底是波河大平原的另一个称呼，名字来源于一个来自在易北河河口长期居住的条顿部落。今天，那里几乎有50万人在从事丝绸业，而且伦巴底出产的丝绸不仅量大而且质地好，甚至比蚕的故乡中国和日本的丝绸的品质还要高。蚕，这个不起眼的小虫子，竟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华丽奢侈的服饰。

由于波河平原是如此的发达，所以在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密集也是在常理之中的，但是人们在新建城镇的时候却不再选择离河流这样近的地方，因为当时的工程技术还相当的落后，要建造坚固的河坝有很大的困难。离河近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春季洪水过后会形成一些沼泽。在波河边唯一的大城市就是意大利西北部的都灵，它位于通过法国和瑞士山口（通向法国的蒙特·塞尼斯山口和通向瑞士的圣伯纳德山口，后者以狗和修道院闻名，它还是罗讷河河谷的入口）的交会点上，是萨伏伊王室（1861—1946年统治意大利）一直使用的古老住地。都灵修建在河边地理位置相对较高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溺水。而其他的城市都宁愿在靠山的地方修建，也不愿意靠水。比如说米兰，它是当地的首要城市，有五条贸易路线在此交会，它修建在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再如北部的威洛纳，地处于伯伦纳山口的最末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连接起德国和意大利，它也是靠近阿尔卑斯山而建。而克雷莫（意大利北部城市，16—18世纪以生产小提琴而闻名），这里诞生了像斯特拉第瓦里家族、瓜尔里内家族、阿马蒂家族等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制造家族，这个城市倒是建在波河河畔，但欧洲最古老大学所在的城市也都和波河保持着安全距离，如帕多瓦、摩德纳、费拉拉、博洛尼亚等。



沸腾的球场  
乔治·斯特恩门兹  
摄影 1992年

在米兰的圣萨尔瓦多露天大型运动场，一场足球赛正在进行。狂热的球迷施放的烟幕，弹升腾起红色的烟雾以及热烈的欢呼声使整个球场沸腾起来。

如果要在古代欧洲找两个最为浪漫的城市，那首推的就是威尼斯和拉文纳（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是一个水上城市，它有157条运河，加在一起的总长是28英里，最初是移民的避难所。这些人认为呆在大陆不够安全，于是在移民的大潮中选择了这块由波河和其他几条小河冲积而成的泥泞河坝。后来，有人发现在威尼斯有大量的食盐资源，这些珍贵的食盐让这个城市的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们不再住在茅草棚里，而搬进了大理石宫殿。他们不再划着破旧的小渔船，而换成了像战舰一样气派的船。他们在面见教皇、皇帝和苏丹时会表现得很优雅，但极为傲慢，这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3个世纪内都是殖民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当哥伦布发现通往印度（当然是想像中的发现）的路线并安全返回的消息抵达威尼斯的贸易地阿尔托时，威尼斯的商人们一下子惊慌失措。证券商们便预测说，威尼斯商人以后的生意肯定没有以前那样好做了，而且再也不会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然后当天的股票和证券就猛跌了50点。后来，威尼斯的地位被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取代，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去这两个地方采购他们所需的香料以及其他亚洲和美洲出口的产品。而威尼

斯，由于它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这里的人们还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有大量的前来求学或者是前来消遣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在拿破仑的部下占领这里后，这种狂欢式的生活就结束了。如果你去威尼斯参观的话，你还是能看到那些运河，但是那里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在运河上穿梭的不再是渔船，而是摩托艇。再过20年，这些摩托艇将把这里的一切全部毁了。



威尼斯大运河与塞鹿特教堂的入口  
米谢勒·马利也斯基 油画 18世纪 巴黎卢浮宫藏

河道上船只云集、穿梭不停，雄伟的建筑表明了这个城市不容忽视的实力。中世纪活跃的跨地区贸易活动成就了威尼斯的中心地位，使这个意大利港口城市成为繁忙、兴旺、活力和财富的象征。但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18世纪的威尼斯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已感到了日渐迫近的衰败。

而另一个充满了来自波河的泥浆的城市就是拉文纳。长达6英里的泥浆将拉文纳与亚得里亚海隔离开来，它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内陆城市了。这个黑洞般的城市使但丁和拜伦那样著名的诗人狂饮不止以至于中魔。5世纪时，这里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大量的守备军驻扎在这里，并且是当时的海军基地，有许多船埠和木材。因此，拉文纳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比今天的美国纽约还要重要。

公元404年，罗马人迁都到这里。据说是罗马皇帝认为周围的一些野蛮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强大，罗马已不再安全，他下令迁都。而他选择拉文纳的理由是：这座“海上之城”可以让他有更好的时机和地理条件来帮助他作战。在这之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以及统治管理罗马帝国。在拉文纳还有一个关于黑眼妇人的故事，

这个妇人名叫狄奥多拉，是著名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最心爱的妻子，她的命运坎坷曲折，她曾在君士坦丁堡的杂技团中以跳舞为生，最后带着神圣的光环死去。今天，你还能在拉文纳看到她精美绝伦的画像，也许它能告诉你一些那段岁月的记忆。

后来，哥特人占领了拉文纳并以这里为首都新建了帝国。然后泻湖被填满。再后来，威尼斯和教皇对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来它暂时成为一个可怜的流放者的家园。他为故乡佛罗伦萨所做贡献换来的却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他在这座城市周围的那片出名的松树林里度过了寂寞的余生，并长眠于此。此后不久，这个著名的古老帝国的居留地也像他那样消失了。

### 查士丁尼的奢华

镶嵌画 公元6世纪 拉文纳圣万特勒教堂

6世纪初，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与其妻狄奥多拉的共同统治下，帝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辉煌。公元540年，亚得里亚海边的港口城市拉文纳重返拜占庭帝国，这个城市的艺术便同拜占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幅镶嵌画体现了拜占庭艺术奢侈而引人注目的风格。头戴光环的查士丁尼手捧金碗，在拉文纳大主教马克西米安的陪伴下主持万特勒教堂的奉献礼。马克西米安手握一个镶着珠宝的十字架，拥有一个基督教的总督所能拥有的一切排场。



这里，再唠叨几句意大利北部的情况。这个不产煤的国家却有用之不尽的水资源，它在世界大战期间帮助意大利的军队夺取了胜利。水是宝贵的资源，在今后20年内，都有望看到它的开发为人类所做的贡献。而意大利除了水，其他的原材料都很缺乏，不仅仅缺煤。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足发展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聪明的意大利人

用他们的智慧弥补了这一缺点。意大利有着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也会适度地控制对紧缺原料的需求。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些原材料富足但人力缺乏的国家不得不对意大利这位竞争对手刮目相看。

在半岛的西部，在阿尔卑斯山系与亚平宁山脉之间有一根连接的纽带，那就是利古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它又将波河平原和地中海分隔开来。经常会有刺骨的寒风从北面吹来，并被利古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所阻拦，这样山脉南面的气候十分温暖舒适，成为著名的里维埃拉的海岸的一部分，是整个欧洲的冬季游乐场。这里有着最昂贵的宾馆，是适于长途旅行的欧洲豪华游乐场之一。

在意大利西边的众多城市中，领头的城市是热那亚。在这里建有最为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宫殿。热那亚也曾与威尼斯一起争夺近东殖民权，并对威尼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些华贵的宫殿便可以从侧面告诉你那是一段多么光辉的岁月。

热那亚以南不远处的那一块小平原便是亚诺河平原。从佛罗伦萨穿流而过的亚诺河起源于距这个城市东北方25英里的群山之中。而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的确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它在中世纪时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这和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佛罗伦萨位于基督教的中心罗马城通往欧洲其他地方的大道边上，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发展贸易，而且佛罗伦萨人也能很机智地把握这种机会。特别是美地奇家族，在这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资。这个家族刚开始是以行医为业，后来改为从事贸易（其盾形纹章上有3个药丸似的圆形物，在当铺里，3个圆形物变成了3个金球），并最终成为了整个陀斯坎纳的世袭统治者，而佛罗伦萨也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15世纪和16世纪最为华丽的艺术中心。



采摘葡萄

阿尔伯特·摩德瓦 摄影 1962年

意大利在公元前2000年时就已开始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了。罗马时期，罗马城中的贵族终日饮酒作乐，葡萄酒成为罗马人的日常饮品。图为风景秀丽的里维埃拉地区，为葡萄酒商工作的意大利人将成筐的葡萄搬运下山。

在1865年到1871年间，新兴的意大利王国将佛罗伦萨定为首府。在这之后，这个城市的辉煌的历史似乎就画上了句号。但是，在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值得前去参观的地方。假如你有足够的钱和空余的时

间，也有高雅的品位，那么你可以到佛罗伦萨去看看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美好的生活。

亚诺河除了要流经佛罗伦萨城市的中心地带，它还会从一个除了爪哇岛之外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旁流过，而河口所在处是两个有着历史趣味的城市：比萨和内窝那。比萨最著名的便是比萨斜塔。由于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的惯性时曾利用这个斜塔来做实验，因此世界各地的学生在上物理课时都会顺便记住比萨斜塔。而这个塔之所以倾斜，是由于建筑师在奠基时的疏忽而造成的。而内窝那也是因为与名人有关而被世人记住的。那是在1822年，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内窝那附近的河流里溺水而死。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内窝那以南便是海滨，这里既有古代的驿站又有现代的铁路。当火车从这里经过时，车厢里的人可以隐约地瞧见厄尔巴岛，拿破仑曾经流放在那个岛上，当他逃回法兰西时，便快速走向了他在滑铁卢的末日。

过了内窝那，便进入了台伯河平原。台伯河在意大利语中是“Tevere”，它和芝加哥河有些相似，都是迂缓的黄褐色河流，因为它携带了大量的泥浆。流到柏林时，河水更为浑浊，那里的人们给了它新的名字叫斯普雷河。虽然台伯河并不宽，但是河边的台伯河平原却是相当的宽，比亚诺河平原要宽得多。尽管如此，它却没有亚诺河平原那么肥沃的土地。台伯河平原显得十分贫瘠，而且很容易滋生疾病。中世纪的朝圣者之所以创造“malaria”（疟疾）这个专业术语，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平原上的景象后才产生了灵感的。这些朝圣者始终坚信，人会发烧是由“malaria”——坏空气——引起的，这种疾病可以让身体健康的人“燃烧”起来。当地的人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对这种疾病产生了很严重的恐惧心理。只要太阳一落山，他们便会关门闭户，以预防感染上疾病。但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这种防御方法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会因为把蚊子关在屋里而患病。他们的这种举动似乎是有些可笑的，但是我们不能嘲笑我们祖先的这种做法，因为人类也是在大约30年前才弄明白蚊子会传播疾病的。



罗马城的创建者  
银币 公元前8世纪

银币上刻绘的是罗慕路斯，据说是他于公元前753年在台伯河岸创建了罗马城，并说：“我的罗马将成为世界的首都。”

在罗马时代，人们排干了台伯河平原上的水，开始在这片平坦的土地上生活和繁衍下一代。但是这里是一片空旷的荒野，没有很好的防卫措施，平原附近的第勒尼安海沿岸也并不安全。所以那些给整个地中海地区制造麻烦的海盗们就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之一，他们摧毁了这里的城镇，大量农场被荒废，已被堵塞的排水沟发出阵阵恶臭却没有人管，这里又开始泛滥着疟疾。从那时候起，直到最近的30年前，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走进这个平原。人们会远离从台伯河河口到靠近西塞奥山的彭汀沼泽地一带，如果有人必须得从这里走过的话，他也会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冲过这片疟疾横行的地区。

问题出来了。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为什么要建在瘟疫肆虐的地方？为什么圣彼得堡要建在一片沼泽中？为了把沼泽地的水排干，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为什么要把马德里建在周围几百英里都荒无人烟的光秃秃的高原上？为什么巴黎要坐落在一个地势很低的谷地里，永远经受雨水之苦？我不知道。机遇总是和贪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或者政治上的某种远见掩盖了这种错误。或者只是机遇，或者只是贪婪。我都不知道。我并不是在写哲学手册。

同样地，罗马人也把他们的罗马城建在环境糟糕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极为恶劣，夏天炎热无比，冬天寒风刺骨，而且交通不便。但是建在这里的罗马城却是广阔的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全世界熟知的宗教朝圣地之一。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我们肯定是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理由来说清楚的。如果真的要寻根问底的话，一千个人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一万个人就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它们之间或许会有一些联系，或许根本就是相互不相干的理由。那样就需要3大本这样的书来阐释谜底。

我不打算详细介绍罗马这个城市本身，因为我不能客观公正地评判东半球的这座不朽之城。而我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祖先们得为这一切负责，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1650年，他们一直陶醉于对罗马式的东西大加批判并反其道而行之。当我站在古罗马广场上时我本应感动地哭泣，但我却看到打着将军或者团体旗号名义的强盗和勒索者，他们掠夺了整个欧洲以及大部分亚洲和非洲。或许为了更方便地抢夺财富，罗马人会修建很多道路，并且常常宣称这些道路就是他们为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人民带来便利而修建的，真是太过于虚伪。站在纪念圣彼得的事迹和他殉难的教堂前，我本应不寒而栗，但我却痛惜为了建这座教堂所花费的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如果把这些钱用于其他更积极的方面，肯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相比之下，我更怀念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和谐以及热那亚的协调。但这或许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人们在批判这些建筑的铺张浪费的同时，也为它的高超的建筑设计而折服，就连意大利诗人彼特纳克和德国诗人哥德这样有名望的人，也曾赞美这些建筑的美丽。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布拉曼特的圆顶建筑时都会洒下热泪。那么，就让它顺其自然吧！或许你有你欣赏一座城市的角度，或许你有你独特的眼光，我不喜欢把自我的感受强加给他人，所以我只是把所发生的事情简单地不加主观臆断地记录下来，在你有时间亲自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时候，我的这些记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从1871年起，罗马成了意大利的首都。在罗马城里，还有一个城中城，那就是梵蒂冈。而在1930年梵蒂冈就转让给教皇，从此教皇享有了自1870年以来从未享有过的行动自由权。1870年9月的一天对教皇而言是灾难的一天，那一天，意大利的军队来到这里占领了罗马，并宣布一项法规以代替直到那时为止罗马政府所拥有的绝对主权。



古罗马广场  
贝克特 水彩画

黄金岁月的罗马，表面的繁荣掩饰了衰落的迹象。分布在黄色台伯河以东的7座山丘之上的这座城市是个奇迹，它的中心罗马广场四周是宏伟的神庙、象征着财富与权势的由大理石建成的公共建筑及绿树掩映的市场，旁边是帕拉丁山丘上高耸的帝宫。广场里有形形色色的市民：君子、无赖、改革者、贞女、娼妓等。

如今，当你走在罗马的大街上，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而大街上最惹眼的就是那一座座骇人的纪念碑，其中的一条大街会让人想起费城和许多身着制服的人，这些制服很不错。

离开罗马后，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就是意大利半岛上人口稠密的城市那不勒斯——地理和历史的混血儿。我们再次面对这个恼人的困惑：

“世界上的一切天然优势都可以在这里体现，但它为什么会被处于一条普通小河边的死气沉沉的罗马统治着？”

在那不勒斯与大海之间相隔一个壮观的海湾，相当漂亮。那不勒斯是一个被肥沃的土地包围的城市，并且它也要比罗马更古老一些，是希腊人最先建设了它。很早的时候，希腊人在埃斯切尔岛上与危险的亚平宁部落进行贸易，因为这个岛与亚平宁部落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但是埃斯切尔岛是一个火山爆发频繁的小岛，住在上面的希腊人总是担惊受怕，他们为了要摆脱这种恐惧，就搬到陆地上来了。当时由于官员管理不善和他们内心的贪婪，住在陆地上的这些希腊人之间又发生了内战，好几个小村庄被摧毁了。这样后到的一些移民就不得不修建新的居住地，他们给新建的小镇取名叫“New City”或“Neapolis”。这个词语后来又演变成了“Napoli”（那波利），

它在英语中被当成了“Naples”（那不勒斯）。这个小镇给予了它的建设者尽可能多的回报，让他们衣食无忧。



那不勒斯的风光与维苏威火山  
约瑟夫·维尔内 油画 18世纪 巴黎卢浮宫藏

那不勒斯是南意大利最大的城市，四季咸宜的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及美丽而独具特色的风光使意大利人说出：“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虽然由火山灰形成的土壤极为肥沃，但随时会喷发的维苏威火山使这座城市时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比罗马更为古老的那不勒斯很快便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而那时的罗马还仅仅住着一群牧羊人。意料不到的是，这些牧羊人天资聪慧，智力过人，在公元前4世纪时，他们已经统治了那不勒斯。这些天才的统治者并不会把这种统治说得那么直接，他对外宣称那不勒斯和罗马是同盟国，其实质上它是罗马的从属国。在罗马衰退后，它又成为新的统治国的从属国，几经周折，最后由波旁家族的西班牙支系所统治。这是一个备遭批判的家族，它对一切独立的思想 and 行动都实施打击和压制。

虽然那不勒斯历经沧桑，但这个有着众多天然优势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它也就成了整个欧洲人口最多最拥挤的城市。这样繁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生活，是否杂乱无章或是井然有序？目前我们还并不清楚，长期以来也没有人关注这一问题。就在1884年，一场霍乱传染病侵入这里，人们才想到更好地去规划自己的居住环境，才想到要清理自己的住所。虽然人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个城市已经承受了太大的人口压力，但这毕竟是大自然用一种残酷和严厉的方式来督促人们完成的，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愿我们能记住这个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在那不勒斯不远处，就是高达4000英尺的维苏威火山。它是现在我们已经探明的火山中喷发最均匀和最有规律的一座，因此它很适合于那些好奇的人或探险的人观赏，并且四周环绕着许多可爱的小村庄。这里出产一种特别的烈酒，叫基督的眼泪。早在罗马时代，这些村庄就已出现了，因为在人们的记忆里，维苏威火山已熄灭了，它在最近的1000多年内都未曾爆发。在公元63年，人们好像听到地球的深处有模糊的轰隆声，但它并不剧烈，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维苏威火山并未真的熄灭。16年后，沉睡了1000多年的火山又再次喷出熔岩和火山灰。火山旁的赫基雷尼亚城、庞贝城和另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在火山爆发后的两天之内发生了不幸，火山喷出的炽热的熔岩和火山灰覆盖了这些地方，那里的房屋，那里的农田，还有那里的居民都一下子全都被深埋起来了。此后，每过一段时间，维苏威火山就要喷发一次，以此表明它还没有熄灭。新的火山口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高了1500英尺，总是冒着滚滚浓烟。据最近300年来的统计，它的确是一个很有规律的火山：1631年、1712年、1737年、1754年、1779年、1794年、1806年、1831年、1855年、1872年、1906年。或许很多年后那不勒斯城也会被火山埋葬。

那不勒斯以南的地方属于一个名叫卡拉布里亚的省份。这个省的铁路可以通往意大利半岛的北部，但它因为离国家的中心太远而被人冷落。由于靠海，便和台伯河平原一样到处都是疟疾。另外，这个省的中部地区基本上是由花岗石构成的。所有的这些条件都不利于这个省的发展，但是这里的人们可不会放弃他们的家园。在罗马共和国时代，这里便已经有了农业耕作。并且他们一直辛勤地劳作，希望能够改变他们家乡的命运。

在卡拉布里亚省和西西里岛之间是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个宽1英里多的海峡内有两个著名的旋涡：斯库拉旋涡和卡里布狄斯旋涡。在古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都还不够发达的时代，航行者们不敢冒险从这里经过，因为听说只要船行驶到旋涡的势力范围之内就会立即被巨大的力量卷进大海里。而今天我们不用再畏惧这两个旋涡了，现代的摩托艇可以以很快的速度从这里的水面掠过，而不会受到旋涡的任何影响，也不会看到水面有什么异样的情况。

现在来到西西里岛，它成为古代世界的天然中心是缘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四面临水，气候温和，人口密集，土地肥沃，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安于现状的地方。正是这种安逸的环境让岛上的人失去了斗志，在许多国家都欺凌它时，他们连一点儿反抗的勇气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这也不是大自然赐予他们优越条件的目的。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距离北非海岸仅100

英里）、汪达尔人、哥特人、阿拉伯人、诺曼底人、法国人等先后统治过这里，有120个王子、82个公爵、128个侯爵、28个伯爵、356个男爵的称号就是从这个幸福的岛屿获得的。终于，这些不速之客都走了，小岛软弱的主人才能把他们被当地的埃特纳火山所毁坏的家园重新修整一下。此外，在1908年，这座火山的大规模爆发轻而易举地毁掉了一个城市，那就是当地非常重要的有着7.5万人口的墨西拿，当时的惨状至今让人胆战心惊。



罗马帝国的荣光

詹姆士·斯坦菲尔德 摄影 1997年

罗马帝国的不朽在这个巨大的高架渠中体现无遗，其古罗马的经典拱券形式予人不可动摇的永恒感。这是西班牙中部的城市塞戈维亚，这座罗马时期修建的高架水渠在19中期仍在输送新鲜的水。罗马的和平时代，各个行省都经历了罗马化的过程，修建了不少罗马式建筑，而高架水渠即为罗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一种建造于公元1世纪的用来铺设通向城镇水管的桥梁式建筑，可靠的供水设施使塞戈维亚这样过去的小镇成为具有活力的行政和商业中心，许多从周边地区去那里的人都感到了罗马生活方式的诱惑力。罗马对于各个行省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许多建筑至今还在广大的地区保留着，使人不禁回忆起罗马向世界奉献其崇高和庄重的时代。

在西西里岛与非洲海岸之间是马耳他岛，它与西西里岛之间仅仅隔着数英里。虽然相隔得如此近，但是马耳他岛不隶属于意大利。小岛上也有肥沃的土地，岛上住着马耳他人，他们很安逸地生活。同时它还是从欧洲到亚洲的路线中，经苏伊士运河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的必经之路，对当时的贸易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也留下了战争的痕迹。十字军东征失败后，这个岛便送给了圣·约翰的骑士们，这些骑士们也因此把自己称为“马耳他骑士团”。1798年，拿破仑在实行他的一个天才的计划时一取道埃及和阿拉伯以便将英国人赶出印度一占领了这个岛，但最后失败了，因为埃及和阿拉伯的沙漠

比他预料的大得多，但这个小岛却因此受到了牵连。两年后，英国人以那次战争作为借口，也占据了 this 岛，此后便一直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意大利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他们一直没有参与到争夺这个小岛的战争中去。小岛上的马耳他人对于战争更是一种平常心，他们看起来并不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的土地还是那么的肥沃，他们就可以很安定很愉快地生活下去。



阿普利亚民居  
摄影

这是意大利阿普利亚地区的一种独特的石灰岩民居，呈圆锥形，没有使用任何粘接剂，用板岩一块块地垒起来，适合修建于亚得里亚海沿岸陡峭的山崖上。这些民居看起来就像一个个的小山丘，连成一片就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观。

意大利的东海岸不值得花笔墨去介绍，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边，因此无法在那里修建建筑物形成居住区。而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由于陡峭险峻，不适合居住也不大适合贸易，所以那里人烟稀

少，比较荒凉。经常有邮车从北部的里米尼出发，经南部的布林迪西，最后到达非洲和印度，但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港口，主要的原因就是地理条件不好。

意大利半岛就如一只大脚，阿普利亚就是它的脚跟。和卡拉布里拉一样，阿普利亚也是处在这个半岛的边缘，离意大利的中心很远。除了这一个相似之处外，这两个地区的居民都较早地尝试农业耕作。阿普利亚的农业发展与一个叫做汉尼拔的人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当汉尼拔来到这片土地上后，他带来了发展农业的思想，但是他非常需要迦太基的援助。让他失望的是，他12年漫长的等待后，还是没有看到迦太基的人施以援助。

这个脚跟部位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港口，但是却没有任何外来的人到这里做贸易。这个城市叫塔兰托，它和一种蜘蛛以及一种舞蹈同名。据说，如果人们被这种剧毒的蜘蛛咬伤后，就会跳这种舞蹈，这样可以避免中毒的人昏迷过去。

一个国家的地理结构也会因战争和侵略而改变，要么你占领了更多的土地，要么你失去了现有的领地。而世界大战就更会让许多国家的疆土发生变化。伊士特里亚岛被给予意大利作为他们背叛同盟而投入敌人怀抱的奖励。而这个岛上的的里雅斯特曾是旧奥匈帝国的一个主要的港口，每天有大量的货物从这里出口到别国，由于失去了内陆贸易区，现在它也不再具有往日的辉煌了。再如，瓜尔内诺港湾的尾端是一个叫阜姆的地方，它曾经是欧洲最古老的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的财产。阜姆是德国人的天然出口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这是独一无二的港口。意大利人很想占据它，因为担心它的发展会影响到的里雅斯特港的生意。意大利人曾试图通过《凡尔赛合约》来得到它，但是被拒绝了，这时意大利的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恶棍，他帮助意大利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阜姆。虽然协约国曾把这个港口定为“自由区”，但是意大利在与南斯拉夫长期周旋之后，终于如愿得到了它。

在本章的最后一段，我们来讲讲萨丁岛。它是一个离陆地很远的岛屿，虽然面积很大，但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这样就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它总面积为1万平方英里，是欧洲的第六大岛。萨丁岛背对着意大利半岛，是亚平宁所属的史前山脉的末端。在这个岛的西部，有很多天然的港口，但是东面却没有一个方便的着陆点，因为东部海岸相当的陡峭和危险。这样的一个岛屿也曾意大利的上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08年之前，西西里岛属于西班牙，后来落在奥地利手中。1720年，奥地利为了从萨伏伊公爵那里得到西西里岛，就用萨丁岛来交换。因此，萨伏伊公爵将首府从以前位于波河河畔的杜宁搬到了萨丁岛，并且自称为萨丁国王（从公

爵到国王简直是一步登天）。而现代意大利王国就是从一座以岛屿命名的王国发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能推论说萨丁岛上的居民都是意大利人，因为事实上恰好相反，那个岛上很难找到一个意大利人。



古罗马艺术品陈列室  
帕尼尼 油画 18世纪 巴黎卢浮宫藏

在这个巨大而近乎虚幻的、眼花缭乱的陈列室里，汇集着罗马时期的（或是关于罗马时期的题材）艺术精髓与杰作：左边的雕塑有《法尔内塞的赫克力士》、《垂死的高卢人》，右边有《拔刺者》、《拉奥孔》；建筑左边有君士坦丁凯旋门、提图斯凯旋门、韦斯巴芗神庙的三根圆柱，上面有万神庙，右边有古罗马竞技场……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求，是欲望与美的生动体现，是艺术家、收藏家和考古学家无限事业的一面镜子。

## 第十章 西班牙，处于欧洲和非洲的冲击处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以他们非常显著的“种族”特征而出名。因为这种显著的“种族”性——傲慢、适度的殷勤、自负、庄重、能绝佳地演奏六弦琴和响板，在这里，音乐也被牵扯进去成为其种族特征的一方面——因此他们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环境之下被辨认出来。



卡萨雷斯村  
大卫·哈维 摄影

西沉的太阳映照着山顶的教堂和摩尔人的城堡，雪白的墙壁和赭色的陶瓦屋顶高低错落，残留着老西班牙的影子。在安达卢西亚，最美的景色都在这样一座座安静的白色村庄中。而在卡萨雷斯村，驴蹄依然在弯曲的街道上蹭蹬，数公里外，却是人潮汹涌的观光海岸。

有人对于上述的这个总结深信不疑，但我却不大有苟同这种观点。凭借西班牙人的傲慢、自负以及演奏六弦琴和响板的能力，真的就能轻易地把他们从人群中认出来吗？西班牙人对于六弦琴和响板的喜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气候相当的好，温和而干燥，他们可以在室外进行演奏。但是他们并非演奏得最好的，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演奏技术要比西班牙人精湛许多，但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气候不好，经常是倾盆大雨或寒冷得手指都发僵，这种外部的环境影响了他们演奏的心情。而有关傲慢、自负、适度的殷勤等特征，我认为那并不是他们天生的特征，而是在几个世纪的军事化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部队训练的结果。从地理上看，西班牙很难严格地分清是应该归属于欧洲，还是归属于非洲，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争斗时的战场。面

对战争，西班牙人几个世纪以来都不得不进行军事训练，当然这些训练也帮助他们成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如果西班牙人像丹麦人或是瑞士人那样，出生在哥本哈根（丹麦的首都）或是伯尔尼（瑞士首都），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拥有这些特征了，只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已。如果真的生活在一个山谷陡峭的地方，如丹麦和瑞士，西班牙人很可能也就不会演奏响板，可能就只是用真假嗓音换来换去地唱而已，因为山谷之间会跟着响起优美的回音。如果他们真的生活在另一个气候很潮湿的地方，他们也就不会天天吃一小块干面包，喝一点儿酸酒了，而是可以无拘无束地吃着黄油，大口大口地喝着烈酒了一大量便宜的谷物会使这种烈酒成为流行全国的饮料——以此来抵抗潮湿的气候。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些所谓的西班牙人的种族特征，根本不够准确，只能说是一种行为习惯罢了。

现在看看地图。你还记得希腊和意大利的那些山脉吧。希腊的山脉呈对角线斜斜地穿过全国。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由北向南一路俯冲，把整个半岛一分为二，但每一面都有足够的空间修建道路以便将全国各地连接起来，同时波河平原使亚平宁半岛成为欧洲大陆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它的山脉山脊明显地高挺，基本上都是横着延伸的，形同纬线一样的形状。它们横向式地铺排开来，就像是一条又一条的平行的纬线，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先介绍比利牛斯山。

总长为240英里的比利牛斯山如同一条笔直划过的直线，一端是大西洋，一端是地中海。它并没有阿尔卑斯山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更容易攀登。因为阿尔卑斯山虽高却很宽，所以山上的路可以修得很长，即稍微平缓一点地向上延伸，这样无论是人还是驮马都可以通过这些道路爬上山，虽然速度不会很快。而比利牛斯山总的宽度只有60英里，不如阿尔卑斯山宽，上面的道路相当的陡峭，只有山羊和骡子可以爬上去，一般的人都没有办法登上山。不过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或许就有办法，这些人几乎都是走私者，但是一年中也只有夏季有几个月才能攀登。后来，工程师们要为西班牙修建跨国的铁路时，也考虑到比利牛斯山的这种地理特征，所以就有意地避开了它，他们修建的两条铁路都是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前行的，一条从巴黎沿大西洋到马德里，另一条从巴黎沿地中海到巴塞罗那。同时，却有6条铁路穿过或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比利牛斯山从西面的爱隆到东边的菲格拉斯都没有一条隧道穿过。因为如果真的要在这座山脉里修隧道的话，工人们得一直挖60英里长，而且火车不可能在40°的坡度上前进。

比利牛斯山唯一较容易穿行的山口就是隆塞斯瓦尔斯山口。这个山口因一些战争故事而出名。在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法兰克国

王查理曼有一位忠心的武士叫罗兰（也是查理曼的外甥），在撒拉森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他因寡不敌众，无力抵抗，为他所忠诚的主人毅然牺牲了。就在700年后，这个山口成了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的突破口。法国人过了这个山口，就来到了控制着比利牛斯山南部通道的城市潘普洛纳，并被迫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对西班牙的城池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战斗中，一名西班牙士兵因大腿受重伤而昏迷过去。恢复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想法，这些念头促使他成立了一个组织——著名的耶稣会。



野牛  
洞窟画局部  
公元前15000—前12000年  
发现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

西班牙与野牛的关系大约起源于距今37000多年以前，那时的西班牙人常与野牛周旋，并将野牛的形象画在了岩石上。如这头气势宏大的野牛，被描绘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附近的一处底下洞穴狭长通道的顶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猎人逐渐熟悉了野牛的性格，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在饲养野牛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屠宰的技巧以及带有游戏性质的斗牛活动。

在这之后，在众多的宗教组织中，耶稣会的会士对于许多国家的地理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甚至比那些不屈不挠的旅行说教者们——圣方济会的修道士所做的工作还要多。他们守护着这个比利牛斯山中唯一的通道——潘普洛纳。

由于比利牛斯山的易守难攻，外来者很难入侵到这里，所以这里成为巴斯克人的一个安乐窝，他们在这里安全地生活和繁衍，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也正是这种陡峭险峻才使安道尔共和国得以独立，这个小国位于山脉东部的高山上。巴斯克人选择的居住地是一个三角地，北部是比斯开湾，东部是西班牙的纳瓦拉省，西部是从桑坦德到埃布罗河河畔的洛格罗尼奥。巴斯克人又叫加斯科涅人，而来自罗马的征服者给了他们另一个名字叫伊比利亚人，并将整个半岛称为伊比利亚半岛。除此之外，巴斯克人喜欢自称爱斯基尔杜那克人，听起来有些像爱斯基摩人，而不是欧洲人。



巴斯克人  
威廉·阿兰 摄影 1968年

巴斯克人是住在西班牙与法国的比斯开湾边界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脉西麓的一个民族，说巴斯克语，其民族和语言的由来到目前仍然是个谜，历来是小农、船舶制造者及航海者。图中的巴斯克夫妇正在比利牛斯山的高地上劳作。

对于巴斯克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较为流行的是这几种：第一种是认为他们与巴巴里人有关。某些喜欢从头盖骨和咽喉来研究种族理论的教授相信，巴斯克人与巴巴里人有关。在前几章里，我已提到巴巴里人，他们是最早的史前欧洲人，即克劳墨人种的后代。第二种说法是他们来自于大西洋古岛，在它被海水淹没时，有一些人依靠自身力量幸免于难，这些幸存者就是今天的巴斯克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巴斯克人一直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不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

他们就是这儿最早的人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说法中哪个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巴斯克人给我们印象最深之处并不是他们的起源，而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直以来，他们都表现出朴实勤劳，并且有非凡的生存能力，有不计其数的巴斯克人迁徙到南美并生活得很好。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干得相当的出色，有优秀的渔民，有出众的航海家，还有技术精湛的铁匠等。巴斯克人不喜欢阅读报纸，不喜欢打听闲事，他们永远都是那么的勤奋踏实，一心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最好。



马德里风光  
戈雅 油画 18世纪

马德里因为曼泽拉雷斯河而成为相对富饶的地方。河岸两侧是开垦出的绿地与田地，人们在岸边散步垂钓，或在河中泛舟游玩，远处是巍峨雄伟的城市建筑。

在巴斯克人所有的居住地中，哥特国王于6世纪建立的维多利亚是其最为重要的城市，后来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战役。在那次战役中，一位著名的爱尔兰人打败了一个科西嘉将军，据介绍那个爱尔兰人名叫亚瑟·威灵顿，而那个科西嘉将军的名字则是拿破仑皇帝。战败后，科西嘉将军只好放弃占领西班牙的想法，从这里撤军了。

在比利牛斯山脉最东部的地方，还有一个独立的安道尔共和国，它是中世纪那些面积很小却能保持独立的侯国中一个典型代表。安道尔整个国家的人口相当的少，不到5000名居民，他们修建了一条马路与外界相通。刚开始，他们还是隶属于那些大的帝国，也经常给遥远的君主们带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后来，这些地方与那些中心城市的

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它们地处偏远，渐渐地就被君主们遗忘了。

安道尔的首都虽然只居住着600名居民，但是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实施民主法制了。除了安道尔人，按照自己意愿统治自己的还有冰岛人以及意大利的圣马力诺。大约在800年后，一些大的城市才开始试行民主法制的统治。作为历史悠久的共和国姐妹，安道尔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800年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而2732年时我们又在哪里？

此外，比利牛斯山与阿尔卑斯山还有一处相当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比利牛斯山几乎没有冰河。它曾经也是一个冰雪覆盖很厚的山脉，甚至比瑞士群山上的积雪还要厚，但是时过境迁，现在你在比利牛斯山看到的冰河只有那么几平方英里了。而西班牙山脉几乎都有这两个特征，一是山势陡峭，难以翻越，二是几乎看不到冰河。在西班牙西南地区的安达卢西亚南部的内华达山脉也是如此，你在10月到次年的3月这长长的半年时间内，都只能看到山峰处有那么一丁点儿积雪。

1805年5月2日 马穆鲁克斯起义  
戈雅 油画 1814年

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同年的5月2日是马德里市民为反抗法国的统治而起义的日子，马德里市民与占领该城的法国军队进行了浴血搏斗（如图）。法军镇压了起义后，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屠杀从当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3日）早晨。数年后，法国战败，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七世恢复了统治。



在西班牙，它的山脉的走向影响着河流的流向。在中部地区，有一列贫瘠的山脉，它们都是史前山脉的遗留物，在几百万年的狂风的肆虐下，它们已经风化了，而西班牙所有的河流均发源于此。它们将流经许多陡峭的峡谷和山崖，偶尔奔流急促，偶尔飞落形成百丈瀑布，这样的河流没有办法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成为一条贸易道路。而且在炎热的夏季，它还会失去大量的水，所以流不了多远，就会干涸了。马德里的曼泽拉雷斯沙滩就是因为河流缺水而形成的，不过这样形成的度假沙滩——一年中有5个月，倒是给首都的孩子们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把这些河流的名字告诉你的原因。从葡萄牙首都流向西班牙的太茹河是个例外，它适于航行，通航长度差不多等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线。而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埃布罗河，沿途流经纳瓦拉和加泰隆尼亚，它大部分的河道宽度也只能容小艇从那里航行而过，大船是根本没有办法通过的，只好借道于与河流平行的运河。在塞维利亚与大西洋之间的瓜达尔基维尔河，是一条又窄又浅的河流，只有那种吃水浅于15英尺的小艇才能从这里划过。这条河流会流经一个充满摩尔人风格的首都，在基督教传到这里之前这里有900个公共浴池和20万人口，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到来后这里便再没有公共浴池了，人口也只有5万。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后段部分就连小艇也不能航

行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像科罗拉多那样的峡谷。这不仅阻碍了水路贸易，而且对沿河地区的陆上商贸发展而言，也是巨大的障碍。

无论是西班牙的山脉还是河流都没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这似乎是大自然的一种吝啬，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友好的表现。西班牙的中部是一片广阔的高原，被一系列低矮的瓜达拉马山分成了两部分，其北部叫旧卡斯蒂利亚，南部叫新卡斯蒂利亚。

“卡斯蒂利亚”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是城堡的意思，同时它还有一个贬义的意思：即西班牙出产的一种质量不好的香烟，但是它的包装却弄得很精美，给人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卡斯蒂利亚也可指包装用的雪茄烟盒。和它的名字一样，卡斯蒂利亚平原是一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但却贫瘠无比的穷地方。在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将领谢尔曼将军走过佐治亚贫瘠的土地时说，一只想飞越圣伦多哈谷的乌鸦应该带上食物。他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借用了一句2000多年前罗马人说过的话：一只夜莺如果想要从卡斯蒂利亚上空飞过，就必须带着粮食和水，否则就会死于饥渴。卡斯蒂利亚周围的山脉过于高峭，因此从大西洋和地中海升起的云朵都无法到达这不幸的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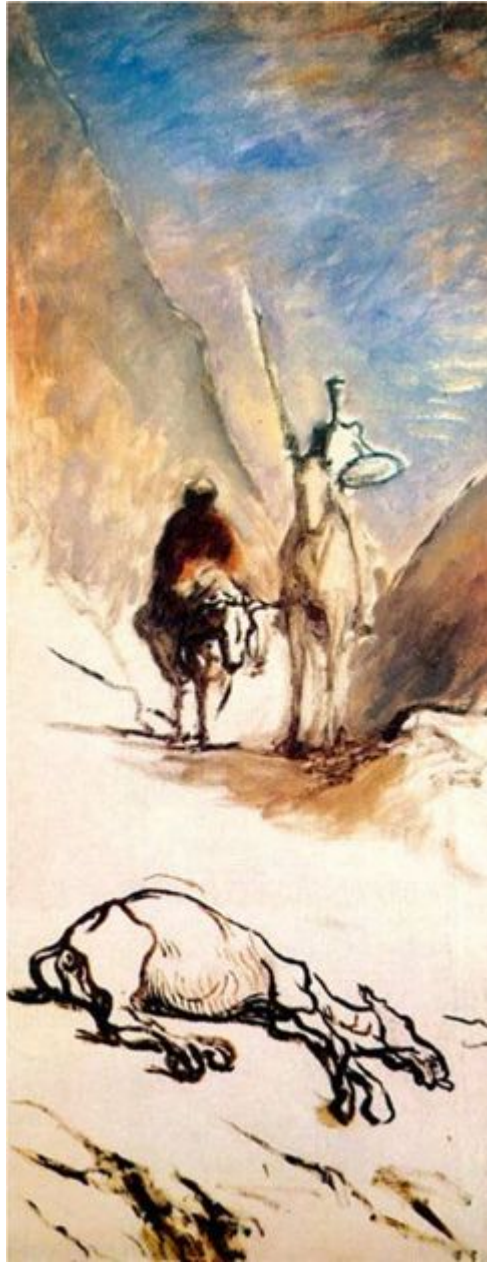
这里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它的气候也让人难以忍受。每年有9个月是炼狱般的炽热天气，而其他时间又冷又干燥的风在没有树木的平原上肆意地扫荡。人根本没有办法适应那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只有绵羊有着天生的适应能力而稍感舒适。唯一能生长的植物便是茅草，质地坚硬，可以用来编织篮子。

西班牙人喜欢将像卡斯蒂利亚平原的这种高地称作“meseta”，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顶山（了解新墨西哥州或去克拉齐·卡特探过险的人应熟知这个词），它既像一块平原，又像一片单调的沙漠。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领土比英国大得多，而人口数量却只有英伦群岛的一半了。

如果你对那里土地的贫瘠程度还不是那么了解的话，你可以去阅读一下塞万提斯的著作，书中描绘了一个名叫堂吉诃德的英雄。堂吉诃德和卡斯蒂利亚高原上的一个内陆沙漠的名字——曼卡极为相似。曼卡靠近古西班牙首都托雷多，是一片不毛之地。西班牙人认为曼卡这个名字是很不吉利的，来源于阿拉伯语的“al mansha”（荒芜）。而可怜的堂吉诃德的命运是那么的悲惨，真是一片荒芜土地上的主人。

这就是西班牙，是一个被大自然仇视的地方，他们没有从大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在这样的一个国度，西班牙人只有艰难地劳作，用他们的勤劳在努力地改变着生活，最后他们也只从大自然那里

讨来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大多数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放在驴背上，然后和驴为伴生活到老。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的特殊，引发了一场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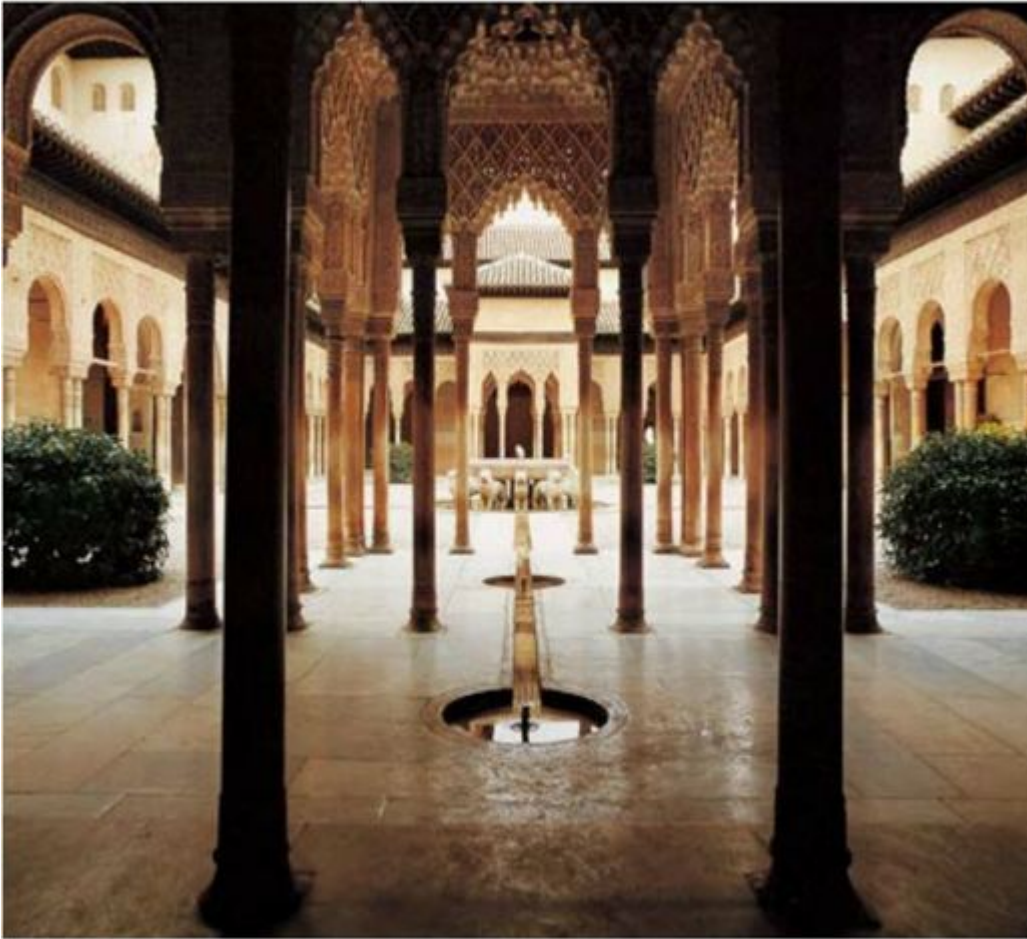
堂吉珂德和死骡

杜米埃 水彩画 1867年

堂吉珂德的背景世界就是这一片贫瘠的荒漠，它的严酷与荒芜往往无情地夺去其中生命的存在，使这片土地成为真正的不毛之地。

在800年前，摩尔人统治着西班牙。这并不是伊比利亚半岛首次遭到入侵。由于这里拥有价值不菲的矿物，那时的铜、锌、银如同今天

的石油一样珍贵，于是早在2000年前那些贪婪的人就已经开始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这些矿物引起了太多贪婪目光的注意。后来，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两个军事阵营：闪米特人（属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对其从属国进行残酷的剥削）和罗马人（非闪米特族，但对其从属国的掠夺同样残酷无情）为瓜分全世界的财富而大掷灌铅骰子时，西班牙便注定要承受被掠夺的命运。丰富的天然资源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幸，它沦落为两个有组织的强盗团伙强争财富的战场。



阿尔罕布拉宫  
建筑 1238—1360年

阿尔罕布拉宫是逐渐衰落的纳斯里德王朝的城堡，位于西班牙境内南安达卢西亚的群山之中，意为红色宫殿，大部分建于14世纪，因早期粉红色的石墙而得名。幽深的皇宫内室和大殿到处是雕梁画栋。图中狮子厅的中央喷泉四周有12只青铜狮子，斜式屋顶、凉廊和精美的表面装饰完全为感官享受而设计。喷泉的水由狮子的口中喷出，由隧道流进周围的大厅。

在那两伙强盗抢走了矿物之后，北欧洲的野蛮部落又来到这里，并把西班牙作为入侵非洲的大陆桥。

在7世纪时，一位阿拉伯的赶驼人带领一些人们从未听说的沙漠部落，为了把握世界的统治权而走上战争之路。一个世纪后，这些沙漠部落占领了整个北部非洲，并将下一个目标定为欧洲。711年，塔里克率军前往欧洲的猴岩，那里是欧洲唯一一处猴子们能在野外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地方。军队一路上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此塔里克就命令士兵在一个叫直布罗陀的著名的岩礁附近登陆（它看上去不那么显眼，因为它背对陆地面向大海）。

直布罗陀在塔里克登陆之前的200年间，是在英国管辖范围内的。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个岬角（欧洲的直布罗陀和非洲的提塞山）就是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之墩，现在则是穆斯林的海峡了。在罗马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将欧洲和非洲的山脉从中间推向两边，于是就造就了这个海峡。

当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两手空空地来到这里，然后满载而归时，西班牙人在干什么呢？虽然他们尽力而为地抵抗，但是并没有给入侵者什么有效的打击。原因与这个国家的地理情况有很大的关系。西班牙的一系列平行山脉和深谷中的河流相互交织，形成了许多彼此独立的小区域，这些区域里的人们缺少必要的来往和沟通。即使是今天，大约还有5000个小村落之间还是彼此没有联络的，他们各自独立地生活着，与世隔绝，你只能找到一些羊肠小道，它们绕来绕去，最后可能会延伸到另一个村落，但是很少有人能很顺利地从小道上走出去，你根本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才会是尽头，即便如此，这些羊肠小道也只能在一年之中特定的几个月里才能穿行。由于没有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这些西班牙人不可能团结起来，他们单个力量的抵抗只能是徒劳的。

在这样的国家，还很容易滋生小集团，这是历史和地理告诉我们的。小集团是一种不健康的组织，但是你不能否认它也有一些好的特性。在同一个集团内，成员们会对集团很忠诚，并且忠心地为集团争取每一分利益。与它的危害性相比，小集团的这点好处是微不足道的。在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我们看到小集团与各种经济联合体或者国家组织之间一直是对立和死敌的关系，这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正常和快速的发展。在小岛上的居民自我孤立，他们从来不过问小岛以外的事情，只关心小岛上这个生活圈子里的事务。因为住在海边，小岛上的这些居民还可以偶尔和邻居一起出海航行一下，或者说意外地解救了一名遇难的船员，并听他谈起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离大海很遥远的住在山里的居民来说，他们也许一辈子就只在那个大山角落里活动，直到死也不会见过小村之外的人，这也许是一种单纯，但也很枯燥。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像  
绘画 16世纪

16世纪30年代，秘鲁的印加王国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占领，新西班牙随后建立。这就决定了这块领地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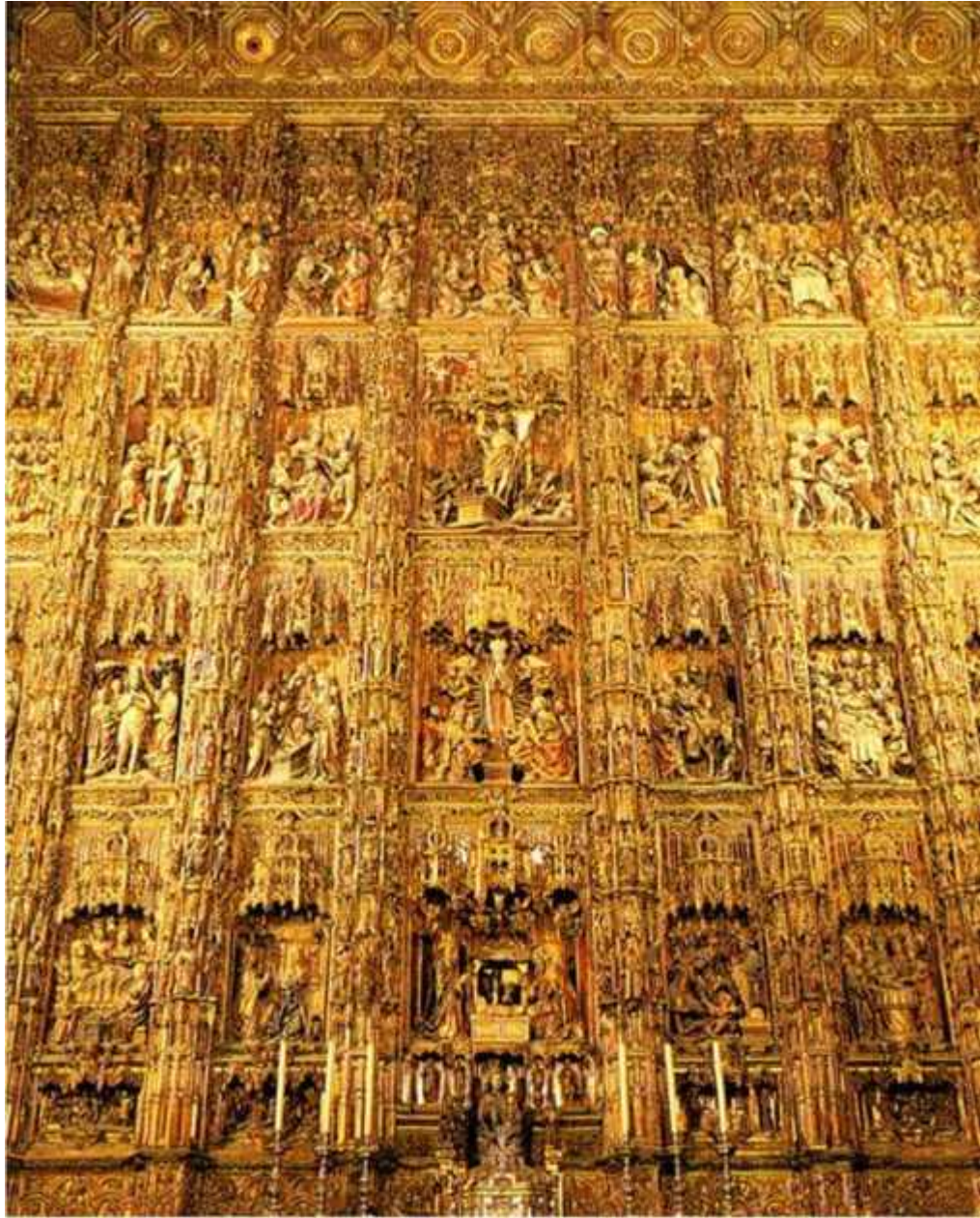
西班牙之所以被穆斯林征服，这是因为这些来自沙漠的摩尔人虽然对于沙漠部落和部落观念有着极端的尊崇，但他们毕竟在一段时间内又同从属于一个统治者，这些领导者给这个大的集团一个统一的民族意识，这使摩尔人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小算盘。而西班牙人却还是一个一个小集团，他们仇恨自己的敌对部落比仇恨他们共同的敌人还要卖力真诚，而将他们赶出家园的穆斯林则只听从于一个领袖。

在长达7个世纪里，伟大的西班牙解放战争一直持续着。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的基督教小国内部之间进行了反复的对抗和交锋，互讨对方的背弃。这些小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得感谢比利牛斯山这一天然的屏障。在越过了这个屏障后，如果没有与法国商量好他们就无法再继续后撤，否则会有麻烦。而在查理大帝做出一些模糊的表态后，法国人就放手不管了，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就在西班牙解放战争的时期，摩尔人把西班牙南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花园。这些来自沙漠的摩尔人很懂得如何利用水的价值，他们还喜爱那些在他们眼里很稀罕的花草树木。因此，他们动手修建了大量的灌溉工程，还从外面引进了橘子、海枣、杏树、甘蔗和棉花。通过他们天才的设计，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水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使得科尔多瓦与塞维利亚之间的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花园。这

个花园除了相当的美丽以外，还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农民们一年四季都是大丰收。后来他们在胡卡尔河上——这条河在西班牙东部港口城市瓦伦西亚附近就注入到地中海中——修建了堤坝，又赢得了1200平方英里的肥沃土地。摩尔人是一个相当会管理国家的民族，为了发展经济，他们修建了几所大学，并请来了工程师，着手研究如何科学地发展农业。另外，他们还广修道路，发展交通，而这些道路目前还在使用。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如本书前面所述，他们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不被欧洲人重视的医学和保健学，摩尔人却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他们还将古希腊人在这方面的著作以阿拉伯的方式进行翻新，之后再引入西方。他们不仅善于创造，还善于用人，而他们大举重用犹太人的做法，确实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其他地区犹太人是被集中关在某个居住地或是更糟糕的地方，但是摩尔人却善待他们，给他们以自由，目的就是希望能充分发挥犹太人非凡的贸易才能和组织才能，以便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摩尔人控制了几乎整个国家，基督教徒们的势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小得可怜。但其他的阿拉伯人和巴巴里部落厌倦了他们糟糕的沙漠生活，突然听说了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天堂。穆斯林的统治是专制的，这种统治的成败取决于一个人的控制能力。奢华的环境中，由武器精良的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堕落衰败了。而另一些农民仍然在耕牛后面辛苦地劳作，并向格拉那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和塞维利亚的摩尔人国王宫殿里的寻欢作乐投去了嫉恨的眼光。于是内战与谋杀出现了。一个家族倒了台，更多的家族争先恐后地往前台挤。就在这时，在西班牙的北部，原来西班牙的小集团，在某个强有力的人物的推动下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个小侯国，这些小侯国又联合成了小国家。在这些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名字渐渐被人们熟知了：卡斯蒂利亚、里昂、阿拉贡、纳瓦拉等。西班牙人也放弃了以前小集团之间的仇视，这促成阿拉贡的斐迪南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的结合。



黄金瀑布  
雕塑 16世纪 塞维利亚大教堂

西班牙人自1519年开始对南美大陆的征服，短短几十年内便征服了所有的南美地区。大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美运往西班牙，流入塞维利亚这个西班牙财宝运输舰队的国内港，西班牙也因此成为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祭坛的背面，从新大陆掠夺而来的黄金制成了一层层、一束束的群雕，呈瀑布状披挂下来，极为华丽壮观。

战争再度开始，大大小小的战役不下3000回。而先前势力微弱的基督教也参与进来了，由于它的参与，这次战争已经由一场种族战争演变为一场宗教战争。西班牙人组建了十字军，并为他们的极为崇高

的抱负而战斗，但是他们的这种抱负却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就在十字军从摩尔人手里夺下最后一个要塞格拉那达的同一年，哥伦布找到了到达美洲的路线。6年之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找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道路。就在整个世界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可以完全掌控整个国家了，就在西班牙应该继续发展已由摩尔人启动的自身的自然力量时，它发了不义之财。他们现在正春风得意，不禁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的神圣的传教士，而之后他们对别国所实施的侵略行为却证明他们是一群异常残忍和贪婪的强盗。在1519年，他们侵入了墨西哥，并占领了那里。1532年，秘鲁又被西班牙征服。西班牙人已经完全沉迷于他们的胜利之中，他们通过自我发展和抢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有越来越多的黄金被存放到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仓库中。在这个堆满黄金的国家里，西班牙人的野心更大了，他们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也更不会认为他们的这种财富积累的手段很可耻很卑鄙。反而，在有资格分到来自阿兹特克和印加的赃物而使自己能进入到“金领阶层”时，他们会感到非常的荣耀。



神圣周  
大卫·哈维 摄影  
1991年

复活节前一周的神圣周是西班牙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人就一直用狂热的方式来纪念神圣周。此时西班牙各个乡村的人们都夜以继日地在各教区的教堂前游

行，游行队伍中的忏悔信徒身穿长袍，腰间系着草编带，用特定的面罩遮住面孔，只留下一对眼睛的细缝。

在西班牙人享受上等生活的时候，这个国家曾经的统治者摩尔人不得不悄然地离开，他们再有多少不舍也无济于事，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天下了。而命运更惨的犹太人则走得更壮烈，他们被西班牙人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后，又被扔在50只肮脏的船上。船长们把船随便开到一个地方，便把他们抛下船，而根本不会去管那些地方是不是适合人居住。犹太人在受尽折磨后，开始仇恨西班牙人，这种复仇的情绪充满了所有犹太人的心里。他们的头脑因挫折而磨砺得更为锋利，仇恨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投身到一切由异教徒组织的、旨在反对令人仇恨的西班牙的行动中。甚至上帝也插手其中，并为这些不幸的“金色梦想”的受害者们送去了一位君主，这位君主的生活观念仅停留于他为自己建造的伊斯库利亚宫殿中的隐居地里，这座宫殿位于荒凉のカスティーリャ平原的边上，他曾将新都从马德里迁到那里。

而自以为是的西班牙人肯定不能容忍这种攻击，他们调集了3个洲的财力和整个国家的人力来镇压那些反抗他们统治的人：除了犹太人外，北方的新教徒和南方的穆斯林也是他们镇压的对象。西班牙人在7个世纪漫长的宗教战争中被改造成这样一种人：超自然的东西成为自然现象，并自愿地服从王室的统治。他们曾为了财富耗尽一切力气，但最终死亡终止了这一切。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变幻后，已经成了今天的这副模样。或许他们应该做的不只是对过去进行反思，还必须为明天规划一个新的蓝图。但愿他们能改头换面，从头再来，将他们的家园伊比利亚半岛建设得更加美好，建设成为他们理想的乐土！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西班牙人已经开始在尝试着新的生活。巴塞罗那就是其中走在建设大军前面的一支队伍。

这项工作如此之艰巨，如此之难！



阿布雅  
摄影

这是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一个小村庄：阿布雅。明镜般的湖泊、葱绿的草场、古老的建筑，在法国，这种美丽的村庄随处可见，珍珠般地点缀着这片令人神往的土地。

## 第十一章 法国，拥有所梦想的一切的国家

对于法国，我们常听说它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些生活在大陆上的法国人，竟比在多雨的孤岛上挣扎的英国邻居更显孤立。简单地讲，法国是所有国家中最自私和最孤芳自赏的国家，因为它永远固执而有计划地拒绝参与这颗行星上的事务，只是稍稍涉及而已，但它却常常是造成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

我们必须得更深层次地了解法国的根源，以便彻底地搞明白事实。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根总是深埋在土壤和灵魂里的。土壤会影响灵魂，灵魂也会影响土壤。只要没有弄清其中的一方面，那么也就无法明白另一方面。但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二者的内在含义，也就拥有了一把破解任何国家的特性的钥匙。

就我们经常听到的针对法国人的指控而言，那都是有事实依据的。然而，在世界大战时，他们的头上却堆积了无穷无尽的无可争辩的褒奖，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滋生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致使他们是那么孤芳自赏以及自我陶醉；由于他们盘踞的陆地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这足以让他们自给自足。假使你在自己的后院里就可以享受到各种气候和各种风景，那你又何必出国去寻找这些呢？假使火车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把你从20世纪带回到12世纪，可以把你从一个明丽而绿树成荫的城堡似的村庄带到一片极其神秘的满是沙丘和肃穆松树的土地，你又何必为了解不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

风俗而跑遍全球呢？假使你所能享用的食物、饮料、床铺以及社交和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提供的一样好，如果你所居住的那块陆地上的人做出的菠菜能成为风靡世界的佳肴（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那你又何必烦心用护照和介绍信去吃那些糟糕的食物和喝那些败胃的酸酒并领略那被冻僵了的北方农民所具有的阴冷的暴食者面目呢？

一个没有见过除了山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瑞士人是可怜的；而同样可怜的荷兰人则只见过一块有花牛群点缀的草地，当然，他们每隔不久便出国一次，不然的话将会因过度无聊而死去。一个德国人总有一天会对他们的菜单而感到腻烦，总是优美的音乐外加一层不变的香肠三明治。一个意大利人也不可能单吃意大利通心粉度过一辈子。一个俄罗斯人则渴望着能吃上一顿舒心的饭，不必排长队等待6个小时却只是为了半磅人造奶油。

法国人都是些幸运的家伙，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天堂里，他们用不着改乘车辆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所有东西，所以他会问你：“我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片面的看法，并且这些法国人都错了。对此，但愿我能认同你，然而我必须坦白说，法国是一个在众多方面都被大自然和地理环境宠爱有加的国家。



阿赛-勒-李杜城堡  
建筑  
1518—1527年

这座位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城堡保存着中世纪的护城河、转角塔，还有设防的庄园，散发着典雅的气质。它映衬着深蓝的天空，白色的身影投映在清澈的水面上，美得超凡脱俗，是典型的法国式美景。



巴黎的林阴道  
珍尼·贝诺德  
油画 19世纪

这是最具巴黎风味的街道，香榭丽舍林荫大街，也是观光和展览大街。在这条街上，可以看到时髦的男女以及来来往往的名流权贵和闲散的梦游者，在这里，无论出现什么都不会让人惊讶或诧异。

首当其冲的是，法国享有多种气候，有温带气候也有热带气候，还有居于两者间的过渡性气候。法国可以因拥有欧洲最高的山脉而感到骄傲。此外，通过在这个国家里的平坦部分奔流的运河，法国已将所有的陆地工业中心都连接了起来。倘若某个法国人想到一个小山坡的脚下过冬，他可以前去位于阿尔卑斯山西侧的萨伏伊的一个小村落。倘若他更喜欢游泳，那么他只需要买一张前往位于大西洋边的比亚利兹湾或地中海海滨的戛纳的票就可以了。倘若他对男人和女人饶有兴趣，倘若他对那些胸怀君主梦但却被多次放逐的人的模样感到好奇，倘若他对受到前呼后拥的男演员和女演员感兴趣，倘若他想看看小提琴手或钢琴家，倘若他对挥舞着权杖的舞蹈者以及聚光灯下所有寂寂无名的小人物感到好奇，他要做的只是坐在巴黎的咖啡厅里，点

上一杯咖啡和一点儿奶油，之后就是等待。总有一天，那些曾在报刊头版露脸的男男女女，还有小孩都会从这个角落路过。他们的出现也不会引起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在几乎15个世纪里，这一过程一直在上演，即便是出现了国王、皇帝或者是某位教会主教，也跟大学校园里来了新生一样寻常。

我们现在着眼于有关政治地理的一个无法解答的神秘性。早在2000年前，大部分有法国三色国旗飘扬的地方都属于广袤的西欧平原——这些日夜飘扬的旗帜一旦被升起就永远不会再降下来，直到最后因时间和气候而成为磨损得无法辨认的细布条——而为什么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大地应该成为世界上最高度集权化的国家之一，这无法用地理方面的原因做出解释。

来自某个地理学派的观点是，气候和地理背景对人类命运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无可否认，在某些时候果真是这样，但是通常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摩尔人和西班牙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着，太阳始终如一地平等地照射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无论是公元1200年的太阳还是公元1600年的太阳；然而，公元1200年时，被太阳照射的是一个开满鲜花、长满水果的天堂，而到了公元1600年，太阳光所覆盖的地区却是一个干枯的荒野，那里到处都是被遗弃了的排水沟，到处都是杂草丛生。

虽然瑞士人讲4种语言，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而只讲两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却互相仇恨，他们在每个周日的下午都会羞辱对方士兵的墓地以作为例行消遣。冰岛人在他们的小岛上居住，其独立状态和自我管理维持了1000多年，同时他们可以抵抗任何的入侵者，但是爱尔兰人同样也生活在岛屿上，却不知道他们多久才会独立等等。无论人类在机器、科学和各种指标上取得的进步有多大，从总的方面来说，人在本质上总存在一些无法确定和极不可靠的因素。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了无数出人意料的变化和发展，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就是世界地图。法国只是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之一，它使我的观点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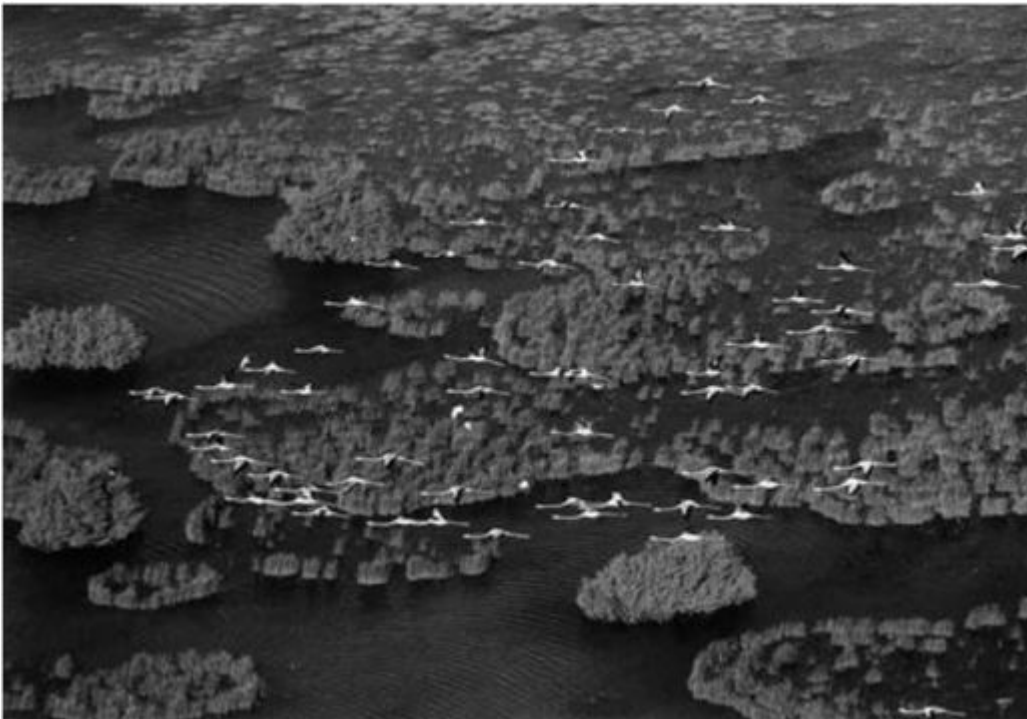
法国的确是一个国家，从政治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当你认真研究地图时，将会发现它由两个独立的地区构成：面对地中海的东南方的罗讷河河谷，以及面对大西洋的西部和北部的平原。这二者背对着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就从这两个地区的最古老的时候说起吧！罗讷河的源头在瑞士，然而在告别日内瓦湖尚没有抵达法国的丝绸工业中心里昂的那一段河流，却是无足轻重的。这条河流与索恩河在里昂汇集在一起。来自北部的索恩河，从默兹河出发后只流淌了数英里。至于默兹河，如

索恩河与罗讷河联手将南部联系起来那般，它将北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谈及罗讷河，它是一条不太适合航行的河流，在还没有到达利翁湾（它被许多地图错误地写成“里昂湾”）之前，它所流过的6000英尺都是湍急的河段，现代的轮船并没有彻底征服它。

火烈鸟飞越湿地  
尼古拉斯·范·因根  
摄影 1993年

火烈鸟正飞越法国南部一片重要的沼泽地和浅水湖区—康拉居，如今已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在那里，罗讷河流入了地中海。这片保护区如今已被城镇包围，农业和工业已发展起来。



虽然是这样，但对于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来说，因为奴隶的劳动是廉价的劳动力，罗讷河便为他们提供了进入欧洲心脏地带的入口。那些史前的伏尔加船夫将船只拖着逆水而行，与他们在俄罗斯的同行相较而言，他们的命运将不可能更为幸运。但如果船顺流而下，则只需要几天。那之后不久，通过罗讷河河谷，地中海古代文明开始深入到欧洲的腹地。让人难解的是，作为该地区最早的贸易点马赛，它同时也是法国在地中海最重要的港口，却位于偏离这条河的河口往东几英里的地方，并没有直接坐落在河口处，现在已经有一条可以将马赛与罗讷河连接起来的运河。但是，经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马赛早在3世纪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异常关键的贸易中心了。从那以

后，克莱斯特·马赛硬币才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提洛尔城和巴黎附近流通。马赛也在不久后成为它以北的整个地区的首府。



罗马时代的喷泉  
摄影

普罗旺斯的村镇在西部分布稠密，特别是罗讷河及其支流流域。房屋前后有种植着香料的花园，街道由鹅卵石铺成，路边还处处点缀着古代的喷泉。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历史，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古代的城堡和防御工事的遗迹。图为小镇圣雷米郊外罗马时代的简单喷泉，保存至今。

亚瑟王的骑士  
罗赛蒂 水彩画 1864年

除了盛产浪漫和美食，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也极为发达。图为传说中凯尔特族的领袖和圆桌骑士的创始人亚瑟王的第一骑士兰斯洛特向王后奎妮薇尔表示忠诚，他们之间的感情使国王和骑士恩断义绝。但当亚瑟王面临困境时，兰斯洛特忠于誓言前往营救，成为所有骑士的楷模。



然而，因为来自阿尔卑斯山的野蛮部落凶狠地压榨这个城镇的居民，在命中注定的灾难时刻，他们请罗马人提供援助。罗马人是来了，却也按他们通常的做法住下了。于是，罗讷河河口附近的土地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普罗旺斯，这个名字成了一种无声的证据：这里是属于罗马人的，而不属于腓尼基人或者希腊人，虽然他们早就懂得这块肥沃的三角洲的重要性。

在此，我意识到自己面对着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它既与地理有关，又与历史有关。普罗旺斯注定将成为罗马情理之中的继任者，因为它拥有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气候宜人，有着肥沃的土地，还有一个大平原，其前面直接朝地中海敞开，而后面可通往欧洲的中北部。所有可能的自然优势都给了它，手里也握有王牌，但是却输掉了。当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罗马统帅、政治家）与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统帅、政治家，与恺撒、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发生争吵时，普罗旺斯站到了庞培的一方，于是敌对一方中的一帮歹徒就摧毁了马赛。然而，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且无关紧要，因为马赛的市民在不久后将还会在原来的地方进行劳作。在罗马城里，当文学、优雅的举止、艺术和科学开始不再那么安全时，他们

从利古里亚海逃了出来，并使一个被野蛮人包围的普罗旺斯成为了文明之岛。



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建筑 1984—1989年

这座璀璨晶莹、全部采用钢筋结构和玻璃的金字塔是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其作用是为金字塔下的地下宫采光。金字塔的一边是大门，其余三边是三个小金字塔，由三角形水池和喷泉连成整体。玻璃金字塔极具现代感而又不乏古老纯粹的神韵，作为地面入口，它完美地结合了功能性与形式性的双重要素。在设计方案刚被提出时，遭到法国各界的一致反对，但工程完工后，惊世骇俗的金字塔令所有人眼前一亮，遂成为巴黎，乃至法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中世纪时，由于罗马暴徒就如同我们这里的歹徒般残忍，并不会好到哪儿去，所以教皇花费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都还是不能让自身继续在台伯城里待下去，那时的他们便把自己的教廷搬到一座足以经受任何围攻的城堡去，那就是因实践大跨度桥梁而举世闻名的阿维尼翁，在12世纪时这个城镇堪称世界奇观，尽管大部分类似的桥梁已然沉睡在河底。如此一来，在约1个世纪里，普罗旺斯被基督徒的首脑作为其家园，他们的骑士也在十字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普罗旺斯的一个贵族家族就此成为君士坦丁堡世袭的统治者。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普罗旺斯居然从来都没有做过统治者，它的命运早在大自然赋予它明媚、肥沃、浪漫的山谷时就已经注定了。普罗旺斯孕育了抒情诗人，他们被奉为这种文学风格的开创者，自打那

时起，我们的小说、戏剧和诗歌都维护并保存着这种形象。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把柔和的普罗旺斯方言推广为全法国的通用语言。而北方创造了通用语言，虽然它不能拥有和南方一样的自然优势，但着手成立法国政府的是北方，创立法兰西民族的以及将法国文化里的众多祝福与全世界分享的也是北方。但是，没有人能在16个世纪之前预测到会有这种发展。因为在当时，整个大平原，从南边的比利牛斯山到北方的波罗的海，都仿佛无疑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条顿帝国的一部分。其实，这种发展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只是人类对顺其自然的发展不会有兴趣，于是所有的事物都将在意料之外。

当恺撒还统治着罗马的时代，整个这部分的欧洲都是“远西”。罗马人将它叫做高卢，由于这块土地上居住着高卢人，这些由被希腊人称为塞尔特人的金发男人和金发女人所组成的神秘种族在这里居住着。在那段历史里，有两种高卢人。一种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之间的波河流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南面的高卢人的金发野人很早就出没于此处，他们是恺撒坚定而勇敢地渡过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流）时丢下的。另一种大致上指欧洲大陆剩下的部分，是阿尔卑斯山北面的高卢，当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1年著名的远征结束后，北面的高卢与今天的法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因为可以对这片肥沃的土地征税，而当地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异议，所以对于开拓殖民地的罗马人来说，它成为了最为理想的地方。

在北方的孚日山脉与南部的侏罗纪山脉之间，有一个山口，它并不会给由步兵组成的军队的行军造成严重的阻碍。因此，在那之后不久，广阔的法国平原被罗马堡垒、村庄、集市、庙宇、监狱、戏院和广场所装扮。一座小岛坐落在塞纳河上，居住在原木搭建起来屋子里的塞尔特人生活在那里，这里是巴黎，它成为修建一座用来供奉朱庇特（罗马神话中主宰一切的神）的庙宇最佳的地方，今天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便是这座庙宇的位置。

在我们的纪元开始后的400年内，大不列颠一直是罗马殖民地中价值极高的一个，而巴黎与它可通过水路直接来往，同时因为在巴黎可以对莱茵河和默兹河之间的暴乱地区进行监视，是一个难得的战略中心，所以，它发展成管理着远西的庞大的罗马机构的主要中心，这是很自然的。

我在前面的“地图”那一章中已这样向你陈述过：让我惊愕的是，在那个时候，罗马人是怎么找到了穿过各地的整个岛屿和整块大陆的道路的。其实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难题，不管是要修建码头、堡垒还是集贸市场，他们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出合适的地点。一个临时的观察者在巴黎凹陷山谷里的雨雾中呆了烦闷阴沉的6个星期后，

也许他会问自己：“罗马人号称战神，他们为什么会将西部和北部的所有财产的控制管理中心定在这样一个孤立凄凉的地方呢？”持有法国北部地图的地理学家可以向我们讲述缘由。



巴黎不朽的魅力  
詹姆士·斯坦菲尔德 摄影 1989年

体会巴黎浪漫风情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天幕低垂之际登上艾菲尔铁塔，此时落日辉映晚霞，等待星辰交替的巴黎夜景是巴黎的沉静之美。而在灯火通明的凯旋门方向，车灯与路灯构成一条条明亮的弧线，令人目光不忍稍移。建于1886年的艾菲尔铁塔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和迎接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而建，建成后一举成为巴黎乃至整个法国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建筑。

在数百万年前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地区正经受着不停息的地震的煎熬，山脉和峡谷如同放在赌桌上的筹码一样向同一处聚拢，那里有4个年代不同的岩层重叠在一起了，就形似被以前我们的祖母们爱不释手的中国茶具里的那些茶碟。最底层的茶碟，也是最大的，它从孚日山脉延伸至大不列颠，茶碟的西面边缘处浸没在英吉利海峡的水中。洛林与诺曼底海滩之间便是第二层茶碟。香尼巴，即著名的香槟产地，便是第三层，它环绕着第四层，那正好是法国，也称法兰西岛。大体上看，这个“岛”呈环形，在塞纳河、马恩河与华斯河的环绕之中，而巴黎恰巧处于中心位置。由于这里存在防御外敌入侵的多层保护，它代表着安全，近乎绝对的安全。敌人被迫要突破这些茶碟陡峭的外沿，而法国军队所在的防守位置是最绝妙不过的了，即便是防守

失利，大可轻松地撤退到另一个茶碟的边缘以求保护。他们可以重复地后退4次之多，直到退到塞纳河上的小岛上。而仅仅通过几座险要的桥梁就能到达的塞纳河，已经变成了一座万夫莫开的要塞了。

但是，如果敌军果断勇敢并且装备精良的话，攻占巴黎还是有可能的。只是这仍然存在非同寻常的困难，就像最近的世界大战所展示的那样，德国人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勇猛阻挡在法国的首都之外，不仅如此，因为数百万年前的地理运动，入侵者在从东部进攻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天然的障碍。

法国迫于国家的独立而战斗，这种战斗持续了近10个世纪。尽管法国在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四面受敌，但它仍然能把一切敌人都驱赶出西部的边境线。正是这些，使法国发展成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现代国家，并比欧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早。

塞文山脉、孚日山脉以及大西洋之间是法国的整个西部地区，这里有着众多的半岛和山谷，并且低矮的山脊将它们相隔开来。这些山谷的最西端坐落着塞纳河及华斯河的河谷，一个早就由圣昆丁城守卫的天然通道将华斯河与比利时平原相连接。今天，圣昆丁城已成为了一个铁路枢纽，极具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在1914年德军进攻巴黎的路上要将它列为几个意欲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

通过奥尔良隘口，塞纳河河谷与卢瓦尔河河谷的交流来往就很方便容易，因此在法国的历史上，这一地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贞德，为人熟知的法国女英雄便出生在奥尔良。巴黎最大的火车站也取名为奥尔良火车站。中世纪的武装骑士们为了它不顾死活，现代的铁路公司也对它志在必得。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事情往往如此，变得越多，所留存的相同的东西也就越多。

卢瓦尔河河谷与加龙河河谷之间的地带已由经过普瓦蒂埃（法国中部城市）的铁路线相连接。公元732年，正是在普瓦蒂埃附近，查理士·马特尔让入侵欧洲的摩尔人寸步难行。公元1356年，还是在普瓦蒂埃的附近，黑太子（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之子）使法国军队全军覆没，并导致法国此后的近百年里都被英国人欺凌。

闻名的加斯科涅位于加龙河宽广的河谷南部，那里是穿着迷人的达达尼昂和高雅的国王亨利四世的故土，法国的这一地区与普罗旺斯、罗讷河河谷之间可通过一个山谷直接来往，这个山谷位于加龙河畔的图卢兹与纳博讷之间。纳博讷曾地处地中海海滨，还出乎意料地成为高卢地区罗马人最早的居住地。

对于某些人而言，所有的史前道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前的几千年前就已被使用），都是收入的一个来源。诈骗和牟取暴利的历史相当漫长，足以与人类的历史相比。倘若你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

的话，那么就前去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山口处，在它的附近待到你确信已经发现了8000年前这里最狭窄的地段为止。你将会在那里找到一些城堡的废墟，有半打或两打之多。倘若你对古代的文明有些许的了解，这里层次不同的岩石将向你展示：“在公元前50年、公元600年、800年、1100年、1250年、1350年、1500年，曾有某些强盗大富豪在此处修建了一座他自己的堡垒，并对凡是从这里经过的商队索要过路费。”

某些时候，你会惊奇地看到一座并非废墟的城市，它很兴旺。喀卡孙的塔楼、三角堡、壕沟、棱堡，这些东西将向你倾诉，为了抵御饥饿的敌人，发生在一个山口要塞的战斗有多么惨烈！

那么，有关法国地貌的大体情况，就只讲到这里吧！现在，我们该说说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居住的这些法国人了。他们在一件事情上有着相同之处，那便是某种平衡和匀称感。“逻辑性”，一个不幸的词语，如果它与某些乏味、迟钝和迂腐的东西不沾边的话，法国人将竭力地追求它，我几乎很高兴告诉你这一点。



普瓦蒂埃战役  
绘画 14世纪

在1356年的普瓦蒂埃战役中，法国国王约翰二世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身披饰有鸢尾花图案的蓝色战袍，徒劳地抵抗着由黑太子率领的英军的进攻。这场战役英军大获全胜，并俘获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在余下的“百年战争”期间，法军撤到了防守坚固的城市里，以小规模的战斗和伏击方式与英军斗争。

欧洲最高的山脉，位于法国境内。如今，勃朗山脉的顶峰已经成为法国的领土，这简直是一个意外。大多数法国人对于冰雪的挥霍并不是那么在意的，就像美国人不很重视艳丽的沙漠一样。而法国人的最爱却是位于默兹河、加龙河、诺曼底、皮喀特等地的协调延展的小山，高大的白桦树耸立在欢快流淌的小河边，水中漂浮着驳船，薄雾在夜晚的山谷里萦绕，仿佛华托的画作一般。法国人最熟悉的是那些一成不变（这是任何国家最伟大能力的象征）的小村落，小镇的居民过着或试图过着他们的祖先在50年或500年前过的那种生活，还有巴黎，在十几个世纪内一直是最好的生活和最好的思想延续的地方。



红磨坊舞会  
劳特累特 油画 1890年  
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舞会刚刚开始，红舞星的裙摆已飞扬起来，双腿高高踢起，变幻出各种形状。这种布兰达舞在当时的巴黎极为流行。密集的围观者、想像中的音乐以及跳动的绿色和红色使人身临其

境，红磨坊热烈而嘈杂的氛围呼之欲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的及时行乐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世界大战时期，在我们之中流传着一些可笑的传言，而法国人和这些传言截然相反，他们不仅不是伤感的幻想家，还是最机智、最热忱的现实主义者。法国人脚踏实地地站立在地球之上。他们明白，尽管他们可以生存下来，但是活到70岁是一个奢望。因此，他们尽可能让自己在地球上生活得更为舒适，并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假想上，不会去假想一个比这更加理想的世界。生活就是这样，让我们尽可能尽情地享受吧！既然食物是适合于文明人的，那么就用最好的烹饪术来做哪怕是最差的食物吧。既然早在我们的救世主时代，酒就已经是一种适于基督徒的饮料，那么我们就酿出最甘甜的美酒。既然上帝凭他的聪明睿智用这么多美丽的东西装扮地球，以满足眼睛、耳朵和鼻子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要高傲地把这些不寻常的恩赐拒之门外，反而要把它们看作万能的天神给予我们的暗示。既然集体的力量大于单个人的力量，那我们就紧紧地团结起来吧，并构建一个基本的社会大家庭。家庭要负责所有成员的幸运和不幸，而全体成员也要对家族的幸运和不幸承担责任。

这体现了法国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而它还有让人不悦的另一面，正是它滋生了以上所陈述的那些特征。这些家庭常常不会拥有一个美梦，而是噩梦。家族由那些一直未到达生命尽头的祖母及祖父所统治，他们是阻止一切进步的绊脚石。而儿子、孙子、曾孙继承下来的那些习惯，已经慢慢地朝某种无比丑恶的性格堕落，如搜刮、偷窃、诈骗、节俭的美德蜕化为骇人听闻的习性，以勒索和斤斤计较的手段来获取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对邻居的所谓慈善，但如果没有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助，现代文明生活将枯燥乏味。



发舟西苔岛  
华托 油画 1717年  
巴黎卢浮宫藏

描绘装扮优雅的情侣在田园郊野沉醉于爱情嬉戏景况的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1717年华托向法国美术院提交了《发舟西苔岛》，美术院的委员为表现这幅作品的特色而创出“雅宴画”这一新词，因此，姿态优美的男女在群树围绕、风光如画的美景中追逐爱情嬉戏的“雅宴画”成为18世纪的现象，并跃升为西欧艺术中最受欢迎的主题。

无论职位如何低下，身份如何卑微，大部分法国人都拥有一种实用生活的哲学，这似乎是他们生来便有的，它帮助他们付出最少收获最多。按我们的说法，他们没有野心。法国人认为，人从一出生就已经是不平等的。他们会这样讲，美国的每一个孩子想在将来当上银行总裁，因此他们会如一个会计员那样去干事。这又图什么呢？法国人才不会给自己加重负担。能带给他们3个小时的午餐的保障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是工作薪水，然而要得到某种舒适和幸福得有极大的付出。所以说，法国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其妻子、女儿和儿子们也从事工作，的确，整个国家都在工作，都在节俭，都在以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而不会去尝试一下别人认为他们应该去过的那种生活。这相当的英明，尽管这样不可能取得巨大的财富，但它比世界其他地方所宣扬的成功教义更能充当基本的幸福保障。

每当这本书介绍到大海时，我都不会对你这样讲——住在海边的人迷恋捕鱼。他们肯定会像这样生活的，不然你想让他们干什么？去饲养奶牛？还是去挖煤？



拾穗者

米勒 油画 1857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三个巴黎近郊的农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捡拾麦穗，虽然只是一些残余的微不足道的谷物，但沉静的表情和动作赋予人物一种难以言喻的优美与高贵。这是一首深沉的田园赞美诗，是对于法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依存和眷恋的绝佳写照。

然而，如果我们探讨和农业关系密切的课题时，将会惊奇地发现：在19世纪，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不断向城市拥去，而法国人中竟有60%的仍然在农村生活着，就是在今天，法国也是欧洲仅有的一个能禁得住长期围困而不必进口粮食的国家。原始的种植方式已经渐渐地被现代的科学技术所取代，而法国农民仍然老死在故土，就像他们的查理大帝和克洛维（466—511年，法兰克国王）时代的祖先们一样。法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勃艮第的葡萄采收

杜比尼 油画 1863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勃艮第出产的葡萄酒始终是法国葡萄酒的支柱之一，以优雅闻名，而这里的红酒则被认为是最上等的佳酿。勃艮第的葡萄酒多为手工酿制，是一个个手工艺人劳动的结晶。图为农人在葡萄园中采收成熟葡萄，这是酿造葡萄酒必不可少的步骤。

而农民们为何愿意与土地相守一生呢？这是因为国家有法律保障这一片土地是属于他自己的，能明确他就是那片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农民们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如果你让他去另一个农场，他会问你：“我自己有农场，我为什么要去别人的农场呢？”而在英国和东普鲁士，农民们劳作的农场却是属于一个他们陌生的远方地主的。在法国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之前，法国也有很多地主，或是贵族或是牧师，后来农民们通过革命把地主都赶下了台，并从他们手里夺得土地，在贫苦的广大农民中进行分配。或许这对地主们来说是很残酷，但是这些土地也是他们的祖先通过抢夺而得来的，因此，完全不需要同情他们。农民们有了土地后，便安居乐业，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解决了半数以上的人的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问题。但任何事情都有它不可避免的缺陷，保证了社会安定的另一面是法国人狭隘的民族意识的膨胀，同时地方主义也会应运而生，因此法国的农民们就算是去了巴黎也会和本村的人在一起。因此巴黎有许多小旅馆只供来自某一地区的人居住。就和纽约那些只被特定的人光顾的旅馆一样，那里的一些旅馆只接待来自芝加哥、弗雷斯诺（美国加利福尼亚中部城市）等地的旅行者。也许就是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使法国

人不愿意搬到其他国家去住，他们会想，我在自己的家里住得既舒适又自由，为什么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国家呢？

除了农业外，还有许多人为了酿酒和葡萄种植而对当地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法国，许多河谷都是葡萄种植的最佳地区。加龙河河谷是较为著名的葡萄种植区。而加龙河河口不远处就是葡萄酒的出口中心，它处于满是泥沙的兰蒂斯平原正北方的波尔多（那里的牧羊人会踩高跷，成群的绵羊长年在野外放牧）。温暖的罗讷河河谷也很适合于葡萄的生长，这里酿造的葡萄酒主要是通过地中海海滨的塞特港销往世界各地。而在法国东部，勃艮第是最著名的香槟酒出产地，这里出产的酒都将集中在第戎，然后运往兰斯，用来庆祝古代法国举行的加冕仪式。

在古代法国，当农业和葡萄酿酒业不足以保障人们生活的时候，新的产业出现了，那便是工业。但是那时候的法国君主昏庸无能，他们除了会压榨劳动者外，就只会吃喝玩乐，大量的金钱被用来修建时髦的宫殿，以及和凡尔赛的漂亮小姐们鬼混。这些君主们不仅自己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还要让更多的人学会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于是，那些想学习高雅和享受的人都来到那里。终于人们愤怒了，开始用武力来反抗这种暴政，他们把最后一个古代统治者的脑袋夹在其双腿之间，并扔进陶工作坊的生石灰堆。暴政推翻了，但是那种追求高等享受的生活理念却已经深入人心，就在150年之后，巴黎仍然走在世界时尚的前沿，教人们怎么穿衣怎么打扮。这里还有那些制造奢侈品的工业，它为法国数百万的女性从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这里出产的那些奢侈品除了销往欧洲各地，还出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国人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利润。就在法国和意大利边境处的里维埃拉，那儿有无边无际的花园，它为生产香水提供了主要的原材料。而很小的一瓶香水，在美洲可以卖到6美元到110美元不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要对这样的奢侈品征收高额税收的原因。

之后，法国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煤炭和钢铁行业。随着煤炭和铁矿的发现，与之相应的工业开始启动，之后不久，煤渣和矿渣就堆满了整个皮喀特和阿都瓦，把城市弄得又脏又丑，还十分地单调。但是，在蒙斯战役中，这些不招人喜欢的渣堆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德军向巴黎进军时，人们就是在这里利用这些渣堆阻挡了他们的前进。

在法国中部的高原，那里盛产钢铁，但是由于钢铁是众多工业的基础和原料，法国人一直在寻找更多的钢铁产地。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刚结束，法国人便急不可耐地占领了阿尔萨斯，那里蕴藏着大量的钢

铁，而且在德国统治的这50年里并没有大量地开采，因为德国人只把它当作纺织品的重要产地。



拣煤女工

戴欧菲·斯登林 油画 1905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煤炭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不能燃烧的矸石，导致煤炭质量下降，因此必须用手把这些与煤炭形状相似的矸石从中分离出去。图为一群前去上工的拣煤女工，天还未亮，刺骨的寒风中她们将自己紧裹在单薄的衣服中。由于长年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乌黑的矸石打交道，她们的衣服与煤炭的颜色已相差无几了。

如今，法国已经有1/4的人从事工业生产，虽然那些工业城市看起来更脏更丑，但是法国人引以为豪。而仔细一想，你还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漂亮干净的工业城市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特卫普的繁荣  
油画

安特卫普这个港口城市在16世纪初繁荣起来，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与市参议员们采取的有远见的宽容政策密切相关。他们开放了这个港口大都市，既接受新的经济思想和有先进知识的人才，又接纳路德教福音传教士和加尔文教福音传教士，后者与资本雄厚的商人共存共荣。图中表现的是安特卫普熙熙攘攘、自由买卖的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 第十二章 比利时，一纸条约建立的国家，缺乏内部的和谐

现代的比利时王国共由3部分构成：北海沿岸的佛兰德斯平原；佛兰德斯和东部群山之间的低矮高原，那里盛产铁和煤；东部的亚耳丁山脉，流经此处的默兹河顺着山脉欢快的曲线奔向沼泽地，那里是微微偏北的低地国家。

那里的人们将煤炭和钢铁城市的名字排在报纸的头版，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以列日（比利时东北部城市）、蒙斯（比利时西南部城市）等城市的周围积淀着最为丰富的铁和煤。当德国、法国和英国耗尽了所有的煤田和铁矿时，比利时仍然可以向世界提供这两种现代生活的必需品。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个经常被德国称为“重工业”的国家却连现代的良港都没有。比利时海峡一带的海滩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港口的地方，那里的海滩狭窄，错综的浅滩和沙堤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地形。于是，比利时人只好在奥斯坦德、泽布吕赫等地建了一些人工港。但是，比利时最重要的港口安特卫普距离北海竟有50英里，斯凯尔特河在只差30英里即汇入北海时却从荷兰的领地经过。从地理上

看，这种几乎荒谬的安排是不自然的，但是对于一个由庄严的国际会议中各国代表签字形成的纸片国而言，这已经无法避免了。既然是一系列这样的会议直接产生了比利时，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代表们围坐在舒适的绿桌前，是以什么程序来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的。

在很早以前，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最初定居者塞尔特人和众多较小的日耳曼部落就定居在比利时，这里隶属于罗马人。所有这些定居者都必须接受罗马人的宗主权，这是因为荷兰人的王国是罗马人在无法逾越的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他们径直向北推进，先是越过佛兰德斯平原，再翻越位于亚耳丁山脉附近的小山，最后到了那片沼泽地。比利时在后来成了查理曼大帝的一个省份，显得无关紧要。在接下来的公元843年，不幸的《凡尔登条约》使它成为了洛泰尔（795？—855年，法兰克皇帝路易一世之子）中央王国的一部分。又过了不久，它被细分成许许多多半独立的公国、郡以及主教辖地。然后，中世纪最为称职的土地占有者哈布斯堡家族夺取了它，不是为了煤和铁，这个家族的目标却是农场的安稳收入以及贸易上的快速回报。所以，比利时靠东面的地区成了一片半荒地，虽然它是最重要的。一切的机会都留给了佛兰德斯，希望能挖掘其潜力，事实上的确是这样，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纪元开始后的14世纪和15世纪竟然堪称北欧最富裕的地区。



富裕的布鲁日  
绘画 15世纪

在纺织中心布鲁日的港口，商人们品尝着由起重机卸下的交货的酒。起重机的动力来自自由人操纵的人力脚踏车，这种起重机是当时港口必不可少的设施，也是佛兰德斯的统治者鼓励工业发展的成果之一。

这主要应感谢一种幸运的地理位置，普通尺寸的中古船只能航行到内陆。除此，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统治佛兰德斯的一些男男女女都具备特有的能力，他们对工业发展表示鼓励；但是其他的封建

领土偏执地依赖于农业，如基督教蔑视通过放贷赚钱的想法那样蔑视资本主义。

布鲁日、根特因为这种十分英明的政策而极为富有，人们干着不同寻常的工作。其实其他的国家也可以从事这些工作，只要这些国家的国君能让该国把握住类似的机会。然而，这些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心衰落了，导致这种衰落的是地理和人性，人总是在起着作用。

首先是地理在作怪，它改变了北海中的几股潮流，使得数量大得难以想像的沙团阻塞在了布鲁日、根特港，从而导致了这些城市因被陆地团团包围而不能动弹。另一方面，在刚开始时还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劳动联合会（即互助会）却转眼就变成了一个做事专横、目光短浅的组织，此刻的它除了怠工和阻碍各种形式的工业活动外，没有其他的意图。



放贷人和他的妻子  
昆廷·马西斯 油画  
1514年 巴黎卢浮宫藏

这是对中世纪末期正在兴起的比利时商人的现实和精神层面的生动刻画：丈夫仔细地看着秤上的斤两，正在看祈祷书的妻子在书页的边缘折角做记号，她的神情有些迷惑，意识到在这场世俗的买卖里实在没有任何虔诚可言。这显示出在当时，虔诚信仰的世界在向世俗化过渡时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上的复杂性，这为随后进行的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

古老的本土王朝灭亡了，佛兰德斯被法国人霸占了，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佛兰德斯因潮水而成为了一片沉睡的土地，留下的只是一些小小的白石灰农场，还有那些美丽的废墟，年老的英国妇人被这些吸引到此，她们来此作一些水彩画，但是非常糟糕。但散布于古老住房的被磨得闪亮的鹅卵石间却冒出了青草，它们从未停止生长。

其他的事情则是由宗教改革来完成的。经过一场短暂却凶猛的动乱之后，路德教派教义帮助佛兰德斯坚守了对母教的忠诚。在与佛兰德斯为邻的北方的荷兰得以独立之后，荷兰人急不可待地将老对手最后的港口关掉了，那时安特卫普也被分割出去了，整个比利时进入了一个冬眠期，那是如此的漫长。后来詹姆斯·瓦特的机器如饥似渴的需求使比利时成为了世界目光的焦点所在，那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国家苏醒了。

外国资本蜂拥而来，流入了默兹河河谷，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比利时一跃成为了欧洲一流的工业国。后来，布鲁塞尔以西讲法语的那一部分叫华隆的地区将这一优势持续了下去，这一地区成为了整个国家最富裕的地方，而在这之前，它只能解决自己42%居民的温饱问题。与之相反，佛兰德斯人衰退成一种半受控制的农民，他们的语言只容许出现在厨房和马厩里，而在一个文明家庭的客厅里是绝对禁止的。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使得情形进一步复杂化了。原本以为这次会议就如同1个多世纪以前的某种凡尔赛会议一样，将为世界永远的和平而努力，但是它却在竭力地将比利时和荷兰合成一个王国，为的是北方就有了可以与法国对抗的强大的政权。

在1830年，这种奇怪的政治婚姻因比利时人反对荷兰人而结束了，如人所愿，法国人对比利时提供了帮助。后来，大英帝国也被扯进来了，只是它通常都稍微地晚一步。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利奥波德（1790—1865年，比利时第一国王，奉行中立政策）被举荐为比利时的国王。这位科堡宫的亲王是一位十分严肃的绅士，对他的小侄女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他刚刚谢绝了希腊对他的类似的邀请，而且永远也不必为做出的选择而遗憾。尽管斯克尔特河口那时还在被荷兰人把持着，但安特卫普又一次位列西欧最重要的港口之列。

英国，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将比利时正式宣布为一个“中立政权”。作为这个王朝创立者的儿子，利奥波德相当的精明，他完全不相信这一纸协定，通过努力，他使这个国家变得强过那些三流小国，只是它的存在仍然还是依赖于邻国的同情。后来，利奥波德将绅士亨利·斯坦利邀去布鲁塞尔，他刚从非洲内陆返回。刚果国际联合会就在他们见面之后成立了，它使比利时成为现代世界里最大的殖民国家之一。

今天的比利时处于北欧最繁荣的地区的心脏地带，有着绝妙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所面临的问题是种族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无论在大众教育，还是在科技和文化的发展等事务上，佛兰德斯多数派已经迅速地追赶上了法语少数派。因此，他们要求分享这个王国建立以来他们从没有分享过的本国的治理权，他们也要求比利时绝对平等地对待佛兰德斯语和法语。

我还是最好抛开这个话题，因为我也不能明白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它让我困惑不解。有着共同的种族起源的佛兰德斯人和法国人，他们有近20个世纪的相近历史，但他们却像猫和狗一样地生活。就在下一章，我们将谈到瑞士人，他们讲4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穆斯切语（一种奇怪的罗马语，流行于恩格丁山区），却能友好相处，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种族矛盾。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它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对此我个人得坦率地承认。



冰上狂欢  
油画 约1600年

安特卫普巨大的城墙外，溜冰者们在冰上欢庆狂欢。人们在宽大的土堤上漫步，呼吸着寒冷而新鲜的空气。在这热闹而壮观的冬季活动中，比利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无论贫富，聚集在此，尽情享受着聚会的欢乐。



卢森堡  
摄影

卢森堡被称为“千堡之国”，全国城堡林立，首都卢森堡市就是一座最大的古堡。卢森堡被阿尔泽河和佩特罗斯河分为两部分，中间是河谷地带，而新旧两城就分别位于河谷两边，有100多条桥梁相连，其中有古色古香的砖桥，亦有现代化的金属桥。历史上，卢森堡处于德法要道，地形险要，一直是西欧重要的军事要塞。在全盛时期，卢森堡市曾有过三道护城墙，数十座坚固城堡，23公里长的地道和暗堡，进可攻，退可守，因此有“北方直布罗陀”的称号。虽然有如此坚固的城墙守护，但两次世界大战中均遭德国入侵。1948年放弃中立政策。

## 第十三章 创造历史奇迹的卢森堡

在介绍瑞士之前，我要先谈一下一个独立的小公国，这个奇怪的国家如果没有在世界大战的初期起到重要的作用，将不会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卢森堡，一个小城堡，居民总数为25万。卢森堡曾是罗马人的比利时省的一部分，早在那时，他们的祖先已经定居在那附近的地带了。卢森堡的首都卢森堡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无法攻克的要塞，由于这一原因，在中世纪时卢森堡相当重要。

由于这一点，再加上都想独自占领卢森堡的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所存在的嫉妒，从而使得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了，并且这个小宝贝似的弹丸小国也被施以独立的资格。荷兰国王将亲自担当它的统治者，以补偿荷兰人被德国占领的古代领土。

这个小宝贝，在19世纪时，险些两次引发德法战争。为了杜绝进一步的麻烦，卢森堡最终拆除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并和比利时被正式定位为一个“中立地区”。

德国人在战争爆发后，出于入侵法国的地理需要，侵犯了卢森堡的中立角色。他们将通过东方和北方的平原入侵法国，而大可不必无丝毫可能地远征法国西部的浅碟形的屏障，有关这一点，在讲法国的那一章里曾提到。直到1918年，卢森堡才摆脱德国人的控制。然而就是在今天，由于它的土壤里铁矿的蕴藏量可观，这个可爱的小宝贝也将不会真正地避开威胁。



维也纳和会  
讽刺画 1815年

这幅作品以简单的几个肢体语言表现了维也纳会议的全部信息：与会者的各怀心机和丑恶嘴脸，分别代表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英国各势力团体在此次和会中的既得利益，或志得意满或虚荣在心，以及画面最右边跳蚤一样加入进来的法国代表查尔斯·塔列兰的急切。这一和会重新设计了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政治秩序，卢森堡正是在这一会议中获得了大公国的地位。



瑞士乡村（左页图）  
摄影

巍峨的城堡、红顶白墙的农舍以及大片的草坪和丛丛的树林，瑞士乡村的景色如诗如画，宛若仙境。

## 第十四章 瑞士，拥有优秀的学校和讲4种语言的团结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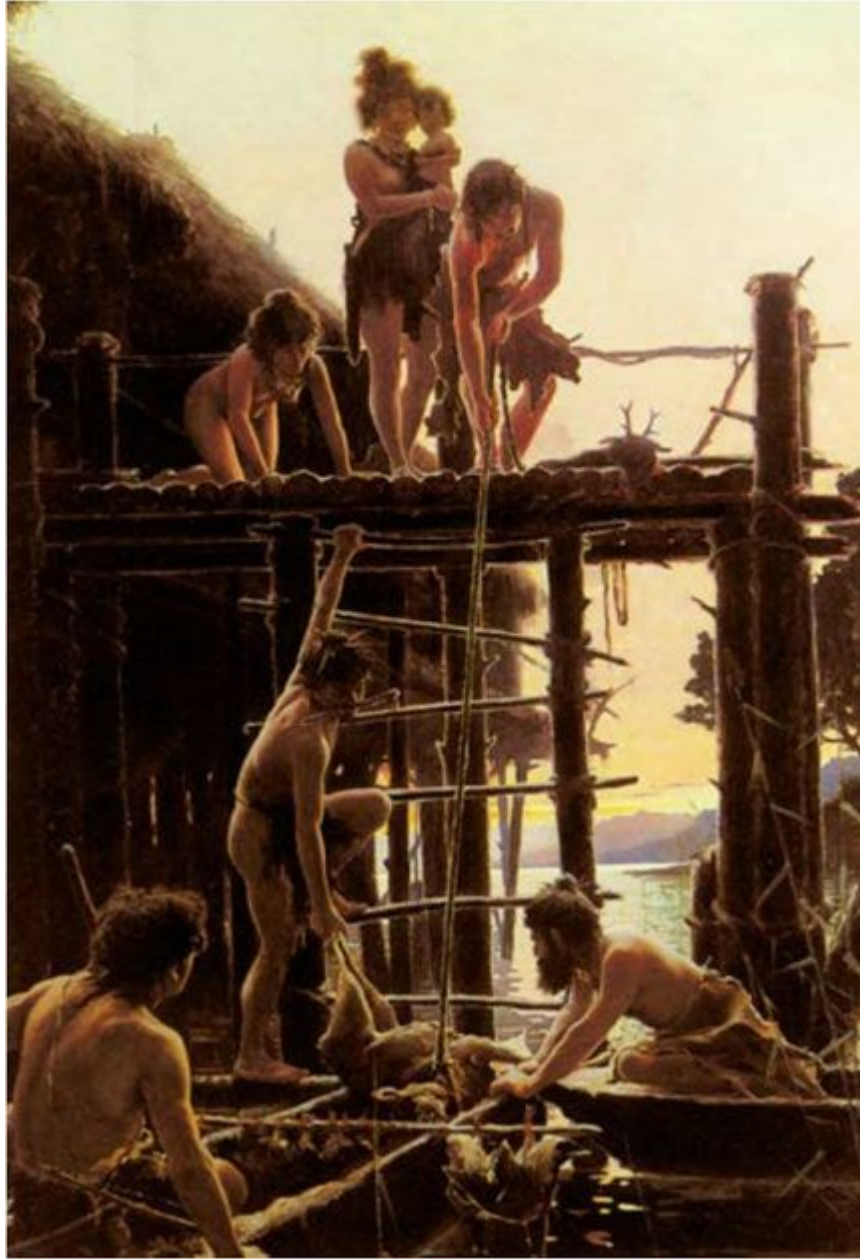
瑞士联邦，这是瑞士人对自己国家的习惯性称呼。在22个独立的小共和国的硬币或邮票上，经常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赫尔维西亚（罗马地名，相当于今天瑞士的西部和北部）的妇人。而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也会云集来自这些小共和国的代表们，共商祖国的各项事务。

在这个国家，讲德语的人占70%，讲法语的占20%，讲意大利语的有6%，讲罗穆斯切语的有2%。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部分瑞士人或多或少地站到了德国人的一边，只是他们也非常坚持原则上的中立。威廉·泰尔（瑞士传说中反奥地利统治、争取国家独立

的英雄），这个年轻且几乎完美的英雄形象已有将瑞士的女神取而代之的倾向。让人遗憾的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很多杰出的英国艺术家曾描述过这位女神，因此她与英国女性越来越相似。虽然每个国家都会出现某个这样的奇怪的问题，如硬币和邮票上神像发生了冲突，但在瑞士这是不会受到限制的，这种冲突也反映了这个共和国具有的双重性，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讲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我们这些并不是瑞士血缘的人而言，瑞士不过是一个有着如诗如画般山脉的国家而已。我将在本章中详细地讲述这一方面。

在地中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径直延伸的阿尔卑斯山，它有差不多相当于大不列颠两倍的长度，其占据的土地面积也与大不列颠的领土面积大致相同。瑞士拥有其中的1.6万平方英里，与丹麦的面积相差并不大。在这1.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有1.2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因为覆盖了森林、葡萄园或小块的高原而可用于生产。至于另外的4000平方英里，要么是被湖水所淹没，要么是看上去风景很美的悬崖峭壁，冰河还覆盖了其中的700平方英里，因此对任何人来说它们都无法被利用。这使得瑞士每平方英里上的居民只有250名，而比利时有655名，德国有341名，但挪威才22人，瑞典才35人。于是，瑞士被有些人理解为仅是一块山地，在山地上生活着自鸣得意的旅馆经营者和客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瑞士不仅生产日常生活用品，最为繁荣的欧洲工业区之一也正位于阿尔卑斯山和杜拉山之间那块广阔的北部平原上，即使在不向国外购进任何原料的情况下，瑞士也能做到这些。瑞士由于有过剩的水力资源，以及它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享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因此瑞士联邦的成品可以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周边国家——这些国家的数量不下一打，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举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例子，以此告诉你所有这些复杂山脉的起源。我曾示意你将半打干净的手帕重叠起来并平放在一起，再压住两边向中间推，于是就可以看到强制性向中间推挤的结果，即有了皱纹、折痕，还有相互连接的凹凸感。供你做地理实验用的桌子就形同于最原始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花岗石核，它们的年龄是如此地古老，以至于用百万年来计量恐怕也不够。在之后的百万年里，在花岗石核上堆积起来一些较为年轻的地层，从而形成了形状奇特的高峰。而这种形式和地貌要在风雪冰霜长达百万年从不间歇的作用下才会形成。



湖上村庄的一夜

水彩画 1896年 瑞士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瑞士人宣称他们是“湖上人”的后代，这源自于19世纪中期，对重露出水面的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发掘和考古。这幅图是对瑞士人祖先生活的想像与复原。他们居住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茅屋修建在四面环水的平台上，通过水浸的方法保存在正常条件下容易腐烂的各种有机物。

这些比平原高出1万到2万英尺的巨大的褶皱，慢慢地瓦解成了一系列山脉，它们相互平行。而就在瑞士的心脏地区（位于哥斯德山口的小村庄安德玛特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中心），这些山脉遇上了一个叫

做圣哥斯德山脉的异常复杂的巨大山脉，因此莱茵河一直向前流向了北海，罗讷河也奔向地中海去了。而众多的山区河流也是在那里形成的，如北方的卢赛恩湖、苏黎世湖以及南方著名的意大利湖泊。那里四周都被冰川、悬崖和山谷所覆盖，阳光要到达这些极为深陷的地方是相当困难的。这个地方正是瑞士共和国的发源地，那里时常发生雪崩，还有无法渡越的溪流山地，因为有了来自冰川的大量刺骨的寒流的滋润而意外地充满着绿色的生机。

和通常情况一样，瑞士人最初的独立的机会也是实际的政治作用和这块土地的某些地理特性所给予的。在这些人迹罕至、难以到达的山谷里，处于野蛮状态的农民被他们强大的邻居遗忘了近千年。如果建立了一个骄傲的帝国而不能实行抢劫，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顺利的话，一个人就可以从这些野蛮人手中抢去几张牛皮。但是这些危险的野蛮人能打游击战，巨大的山石从山上滚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套盔甲压扁，好像它就跟羊皮纸一样。所以，瑞士人被人忽视了，他们所遭遇到的境况就跟最早定居在大西洋海岸的人忽视掉生活在阿勒格尼山后的印第安人一样。

但随着罗马天主教教会制度重要性的增长，随着意大利商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之后向北蜂拥而去，北欧对于从德国到意大利的更为快捷便利的路线的需求已经变得紧急了。在那之前，他们要么取道于圣伯纳德山口，那就得历经很远的路程，经过里昂和整个罗讷河河谷以及日内瓦湖；要么取道于布伦尔罗山口，从这两个地方走就不得不途经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不得不交纳无法承受的关税。



华丽的火炉  
17世纪 瑞士

这个瑞士生产的火炉高2.5米，外面是一层有着精致图案的镀锡瓷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装饰品。但实际上这些瓷砖可以吸收、保持和散发温度，在瑞士寒冷的冬季十分实用。15世纪以后，这种火炉在中欧和西北欧都很流行。



翻越阿尔卑斯山  
素描 18世纪

一位旅游者正满怀恐惧地乘坐雪橇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去，这种方式可使行程大大地缩短。而如果从法国绕道至意大利，需骑骡或乘轿历时6天才能翻越阿尔卑斯山。

后来，一些农民决定联合起来，各自凑上一些钱修筑一条连接莱茵河河谷和提奇诺河河谷的马路，这些来自安特瓦尔德、尤利和锡维茨等州（单个的小瑞士共和国或行政区的称呼）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积蓄。他们凿掉了部分岩石。对于那些用鹤嘴锄都不能掘走的过于坚硬的岩石，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他们便设计了一种木制装置，借助于这个狭小而精巧的装置他们可以从山壁的一边避开难于攀越的角落。在莱茵河河口处他们还架起了一些最早的石桥，但是直到今天，除了盛夏时有步行者通过外，要徒步穿过莱茵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条路的某部分还利用了4个世纪前的查理曼大帝的工程师所绘制的路线，但一直没有完工。1世纪末，有一篷车货物的商人能安全地从瑞士西北部的巴塞尔途经圣哥斯德山口并到达米兰，就算把失足和坠石也考虑在内，他也不过只损失两三头牲口。



桑恩湖之旅

卡斯泊·沃尔夫 油画 1776年

18世纪中叶，赴阿尔卑斯山观光的人数开始增多。在作家和诗人们的文字中，阿尔卑斯山的每座山峰都形态各异，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奇异美景。这幅图中，一群到瑞士桑恩湖观光的游客好奇地环顾周围的景色。激流从峰顶倾泻而下，突兀的巨石高耸云天，观光客们在巨洞的壁垒前异常渺小。

这个山口的顶峰处有一个招待所，我们早在1331年就已听说此事了，但直到1820年才投入使用，向马车开放。此后不久，它就成为南北之间最为繁忙的贸易路线。

而这些来自安特瓦尔德、尤利和锡维茨等地的好心人自然希望获取一点微薄的报酬以回报自己承担过的所有麻烦。于是，稳定的税收和国际的刺激催生了卢塞恩和苏黎世等城市，也将一种新的独立感带给这些小农民团体，这将对哈布斯堡家族形成严重的威胁。至于哈布斯堡家族，它本源于瑞士农民的祖先，但他们却没有将这一点记录在任何族谱上。这些族谱就存放在位于阿勒河（瑞士中部一河流）与莱茵河交汇点附近的家族城堡里，那个城堡看起来像鹰巢。

我为如此单调枯燥的讲解而表示歉意。现代瑞士共和国的成立应归功于从繁忙的阿尔卑斯山贸易路线上所获得的稳定收入，而并非一个不存在的威廉·泰尔。现代瑞士共和国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政治实验体，牢牢地建立在世界上最有效的公共学校的制度上。因为政府机构运行得如此平衡而高效，所以当你突然向一个瑞士人打听他们总统是谁的时候，他们必须得想上好一阵子。他们的国家由联邦议会治理，它是一种管理委员会，有7名成员，他们将进行一年一度的新总统任命工作，一般情况下是去年的副总统当选。新的人选将轮流地来自于3个语种，这是按照惯例进行的，而不是依据法律。如果第一年在这个国家讲德语的那部分人选中选出，那么第二年就会在讲法语的那部分人选中选出，第三年便会从讲意大利语的那部分人选中选出，并按这样的规律继续下去。

但是，瑞士总统丝毫都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总统仅仅是联邦政府的临时主席，而联邦政府的决定是由7个独立的成员来决定的。他并不参加联邦议会，而只是国际事务的代理人而已。那是如此不引人注意的地位，乃至他连一栋由官方给予的房屋都没有，与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的半皇室待遇相比，这些参与者就有些类似一个小山村里的简陋的村委会。

没有必要在此详述这些行政上的主要细节，它是那么复杂，但是一个曾经拜访过这一部分的阿尔卑斯山的人总是常常接到这样的提醒：在世界的某处或者另一个地方，总有一个人时时聪明而诚实地观察事情是否在进展之中，以及是不是聪明诚实地进行。

铁路修建和运营则包含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将意大利和北欧连接起来的两条主要干线径直穿越瑞士部分的阿尔卑斯山的心脏带。通过第戎和里昂的塞内尔山隧道将巴黎与萨伏伊王国的古都杜林联系起来。南部德国与维也纳之间因布伦内罗干线而可以直接来往，尽管它从阿尔卑斯山处经过，却不涉及任何隧道；然而辛普隆干线和圣哥斯德干线却要穿过隧道，并且还要攀爬高山。这两条干线中，年代更为久远的是圣哥斯德干线。这条干线开始修建于1872年，直到10年后才完成整个工程。其中挖掘隧道就用去了8年的时间，它长达9.5英里，高达4000英尺。与这个隧道本身相比，位于瓦松和乔斯切恩之间的螺旋形隧道则更有趣。这条铁路被迫围绕着山体向上攀爬，因太过于狭窄的山谷实在不足以容下一条铁轨。如果不算上这些特别的隧道，还建了59条隧道，其中大约长1英里的隧道就有好几条，另有9座高架桥以及48座大桥。

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铁路干线中，借道于第戎、洛桑和罗讷河河谷的辛普隆干线居第二重要地位，它将巴黎和米兰直接连接了起来。这

条干线于1906年通车，那年碰巧是由拿破仑修筑的有名的辛普隆山口公路竣工后的第100年，那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公路修筑工程，共有250座大桥，350座小桥，10条长距离隧道。与圣哥斯德干线相比，修建辛普隆干线的难度更小，它顺沿罗讷河坡度很小的河谷升到2000英尺的高处时才开始穿越隧道。在这条长达2.5英里的隧道里铺设了两条轨道。而在北部瑞士和辛普隆干线以及意大利的西部之间，9英里长的洛兹伯格隧道将它们连接起来。

辛普隆干线经过的位于奔宁的那一段阿尔卑斯山，虽是所有山脉中最狭窄的部分，但却有其独特的气候。很多高过1.2万英尺的山峰坐落于这个小小四边形山地里，140条冰河为粗暴狂奔的溪流提供补充。让人非常讨厌的是，这些溪流习惯将铁路桥冲毁，并且是在一系列庞大的国际直达列车几分钟后即到达此地时冲毁。虽然这些水灾来得意外，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事故，这就应该极为夸赞瑞士铁路人员的工作效率了。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讲，在这个有些许呆板和官僚作风的国家里，留给机遇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生活是何等地艰辛、何等地危险，因此决不能容忍温和的“得过且过”的哲学。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某个人以某种方式在观看、观察并留心。

这样准时和效率同作息制度一般严格，但事实上这种普遍的效率并不能导致他们在艺术上取得成功。无论是绘画、雕刻、音乐，瑞士人在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从未创作出哪怕一件能够传播到他们那狭小的领土之外的东西。然而，这个世界上“艺术性”的国家已经比比皆是，却没有几个国家可以炫耀那长达数个世纪都没有受到干扰的政治、经济的成长和发展。这是一种适合于一般的瑞士人和他们的家眷的制度，我们又能对此说些什么呢？

#### 死亡之岛

阿诺德·勃克林

油画 1883年

柏林国立艺术博物馆藏

房龙说得并不正确，严谨刻板的瑞士人也能触摸高度抽象的艺术，勃克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座象征着死亡的岛屿仿佛是自然的舞台：作为背景的树木幽深死寂，与浅色的岩石形成鲜明的对比，伫立舟上的白色背影加深了死的神秘，使这出死亡的剧目深不可测。勃克林深受古典和神话传说的影响，并将其转化为诗化、浪漫的表达方式，其作品具有深邃的梦幻和隐隐的恐怖。在19世纪末，他的艺术成就一度达到鼎盛时期，对后来德国的表现主义和法国的象征派画家都有影响。





新天鹅堡  
建筑 德国巴伐利亚 1869—1886年

新天鹅堡是德国无数城堡中最辉煌的一个，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根据他的梦想所造。这个哥特式的城堡耸立于阿尔卑斯山上，仿佛一只美丽而骄傲的天鹅在引颈高歌，那令人炫目的尖顶体现了路德维希对于中世纪的神话般的幻想。

## 第十五章 德国，诞生太晚的国家

我已经将不同的欧洲国家划分成不同的种族或文化群体，以期更方便地讲解。如我前面所讨论过的，这些国家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前都曾曾是罗马的殖民地，并且有确凿的证据。

巴尔干各国曾经被罗马占领过，至少在罗马尼亚这个国家里，拉丁语已成为国语。中世纪时，伟大的蒙古人、斯拉夫人以及土耳其人侵入了那部分世界，并将那里的罗马文明的所有证据毁灭干净。因此把我们正在讨论的巴尔干君主国包括在那一地区内是绝对错误的，因此我现在将告别地中海区域的影响，而探讨另一种文明的形式，即以北海和大西洋为中心的条顿文明。

在介绍法国时，我已提及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半圆形平原。这个平原的一端是比利牛斯山，另一端是东方的俄罗斯小山。这些小山是多条河流的发源地：第聂伯河（注入黑海的俄罗斯河流）、德维那

河（俄罗斯北部河流）、涅瓦河（俄罗斯西北部河流）以及著名的伏尔加河。这个半圆形的南部地区是日耳曼部落在神秘的西迁之后不久从罗马人手中夺取过来的。而诺曼底的斯拉夫人则占领过这个平原的东部地区，他们曾遭人迅速地屠杀，但由于他们扩充自己人数的速度也同样的快，因此他们是较难征服的，如同澳大利亚繁殖力惊人的兔子。因此当饥饿的条顿人入侵到这里时，只有从东部的维斯杜拉河（波兰境内）到西部的莱茵河三角洲之间的大片土地可供他们侵占了。这块土地的北方以波罗的海为界，南方连续数里的地方都是大片的罗马人的住所，所有的刚刚迁移过来的罗马人就住在里面。很明显，条顿入侵者身陷于一个“禁地”之中。

在这个多山地区的西部，有处于莱茵河西岸的亚耳丁山脉和孚日山脉，还有位于东西方的正中间的黑森林、提洛尔山脉、号称“铁矿”的厄尔士山脉（即今天的波希米亚）、雷斯森山脉以及几乎延伸至黑海的喀尔巴阡山脉。

这片土地上的河流被迫朝正北方流去，从西到东依次是：莱茵河、威采河（德国河流，注入北海）、易北河、奥得河（德国和波兰边境的河流，注入波罗的海）、维斯杜拉河。首先是典型的具有文学气质的莱茵河，它与其他任何山间的细流相比，人们为了它进行了更多更久的战斗，也流了更多的泪水。它是一条细小温顺的溪流，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是莱茵河总长的6倍，亚马逊河是它总长的5倍，甚至于在我们看来都算不上是重要河流的俄亥俄河也要比它长500英里。紧挨着莱茵河的是威采河，就在它的河口处坐落着一个新兴城市不来梅。继而是易北河，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河流，汉堡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模样。而在德国和波兰边境的奥得河推进了出口柏林和工业腹地的产品的港口斯德丁城的兴盛。排在最后的便是维斯杜拉河，但泽城就耸立在它的河畔，它由同盟国所委派的官员管理，因此是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城市。

### 死亡的森林

沃克·亨兹 摄影

这是德国黑森州正在死亡的森林，原本绿得发黑的颜色现在已成为一片灰白。全州海拔500米以上的枞树相继枯死，57%的松树病入膏肓。而瑞士则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森林得病或死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西欧，包括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在内的大批树木也正在垂死挣扎。造成森林死亡的罪魁祸首是酸雨。欧洲的重工业每年要排放大约5500万吨的二氧化硫和3700万吨的氮氧化物。虽然7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采取了增加烟囱高度这一防治措施，提高了排放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但大气污染物远距离迁移的问题却更加严重。污染物越过国界进入邻国，形成了更广泛的跨国酸雨。



这一地区在数百万年前曾是冰河地带。在冰河消退后，这里朝向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地方形成了相当大的一片沙质荒地，再后来它退化成了泥沼。北方的这些泥沼又慢慢地成了一些沙丘的边缘，从佛兰德斯海岸径直延伸到哥尼斯堡（俄罗斯西部港口城市加里宁格勒的旧称）——曾是普鲁士的首都，地处前苏联边境附近一的地区，几乎都布满了沙丘。由于沙丘的不断推进，为这些沼泽地阻挡了大西洋海浪的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农业开始了。森林在这里的土壤刚适于树木生长时就出现了。大片的森林又转变成泥炭沼，这使我们的祖先们拥有了取之不尽的绝好燃料。



维尔茨堡宫殿

建筑 德国 1719—1744年

这座奢华绮丽的宫殿由德国最杰出的建筑师诺伊曼修建，借着绘画、雕塑等诸种手段创造出了一种让人迷失的绝妙假象，印证了德国人对于美的高度敏感。随处可见的丰富的装饰和

华丽的色彩，将人引入一个五彩斑斓的迷幻世界。

作为这一地区北面和西面的边界，北海和波罗的海仅仅是两个面积很小的池塘，而它们还堂而皇之地被人称作“海”。北海的平均深度为60英寻（1英寻为6英尺），就拿最深处来讲，也只有400英寻，波罗的海平均深约36英寻。与之相比，大西洋平均深2170英寻，太平洋平均深2240英寻。这些数据已经明确地让你清楚，最好还是把北海和波罗的海视为被水淹没了的山谷更好。一旦地表陆地稍稍地向上凸出一些，它们将会再次成为旱地。

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德国这块旱地的地图。从前的地形和今天的地形应该相差不大，因为早期的人类沿着退去的冰河前进，然后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一直住了下来。

最早在这里定居的人都是野人，他们依靠捕猎野兽和种植极少的一点谷物来维持生活。但是，这些野人对美感是那么的敏感，以至于他们为了那些可当作装饰品的金属会四处寻找，因为他们的领地内都缺乏这些金属。

阅读此书的人肯定会被下列的陈述所震惊，但是事实上所有早期的路线都是奢华的通道，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种族之间的早期战争也都是因奢华而起。罗马人从到过遥远而神秘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人那里了解到北欧地区的大致地貌，而这些商人去那里是为了寻找琥珀——罗马的已婚妇女用这种石化树脂来染发。由于妇女们会佩戴一种坚硬的、像混凝土块的石灰石，以便让她们有着优美曲线的耳朵和纤细的手指更引人注目，而这种石灰石有时可以在牡蛎的体内找到，因此这种渴求引发了对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发现，它比任何的动机都有更充分的理由，就算是众多诚实的人想把《福音书》传给异教徒的渴望程度也远不及它。

越来越多的船只前往巴西海岸、马达加斯加海岸以及摩鹿加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群岛）也只是缘于对龙涎香的需求，这种物质可以在鲸的肠道里找到，于是导致了那些温和的英国人响应号召对倒霉的鲸采取了凶狠残暴的杀戮。去那里的船只比捕捞鲱鱼、沙丁鱼和其他各种可食用的东西的船只队伍更庞大，这是因为食物只不过是食物，没有一丁点儿的趣味，而这种叫龙涎香的香料可以加工成香料，散发出花香和远方土地的气息。

易北河右岸

伯纳多·贝路托 油画

18世纪 俄米塔希博物馆藏

易北河沿岸的景色展现出一种宁静的美好。清澈的水面倒映着鳞次栉比的房屋，河上的船只与岸边的行人构筑出祥和静谧的气氛。这反映出18世纪的德国已摆脱了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其国力正蒸蒸日上，人们重享往昔平静自然的生活。



路德维希港  
沃克·亨兹 摄影

莱茵河蜿蜒流过德国西南部的城市路德维希港。这座城市不仅以其一年吞吐量达800多万吨的港口而得名，更以“化工城”驰名，是一座极其现代化的城市。四通八达的公路将城市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到了夜晚，沿路的灯光使公路宛如一条条灯火流溢的河流。

时尚的变化曾使17世纪的妇女喜欢在长袍里面穿着不被人觉察的贴身的胸衣（12道菜的正餐使这种风姿颇为难堪）。这种变迁导致我们了解了北极的绝大多数情况。当巴黎希望能用羽毛装饰帽子时，猎人们便深入我们南部的泻湖区，而在以前只满足于面包和黄油的年代里他们从未这样干过。这些猎人跟在白鹭的后面并伺机拔去它们头上的羽毛，此时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所有创造物中最为可爱、最为优雅的鸟类将因此灭绝。

假如我要一直举例的话也许会写上十几页。某些人总是追求所有因稀少才昂贵的东西，并肆意挥霍他们的财富，想借此给予他们为邻的而并不是那么幸运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奢华担当起探索之路上真正的领路者，而并非由于必需。如果我们相当仔细地察看德国的史前地图，我们仍然能辨认出那些奢华的路线，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中古以及现代的那些奢华路线。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大约3000年前的景象吧。在距离海洋数百英里的地方，是南部的哈茨山脉、厄尔士山脉、雷斯森山脉。浓密的森林覆盖了由北延伸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平原，这里在很早的时候就已不再是沼泽地，而变成旱地了。由于向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方向退去，而第一批来到此地的人类则已认定他们就是整个旷野的主人了。那些定居在南部低矮山群之中的山谷里的部落发现，他们可以将树木砍倒，并卖给当时已经占领了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战略要地的罗马人，他们能从中获益。而其他地方的早期的条顿牧民和农夫中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罗马人。曾经渴望渗入条顿人家园的心脏地带的罗马人发动了一次远征，但他们在行进至一片阴暗潮湿的山谷时遭遇伏击，全军无人生还，于是罗马人自此后便再没有发动过类似的远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德国北部和其他地方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在伊比利亚半岛与俄罗斯平原之间曾有一条伟大的史前贸易路线，由西向东，它借用比利牛斯山通往巴黎的路线，并从普瓦蒂埃和位于法国中西部的图尔（法国中西部城市）之间的缺口处越过。对此，我已在法国的那一章里阐述过了。继而，这条路线从亚耳丁地区的边缘地带绕过，再从中欧高地的郊区经过，最终到达现在已是俄罗斯人的前苏联所控制的北欧低地地区。当然，这条路在向东的途中会遇到千千万万的河流，并在找到河流的便利的狭窄河段时跨过它。罗马城正是横渡台伯河而建的，和它一样，德国北部的许多古城也是由史前或早期的定居点延续而来，这些定居点的位置都十分精确。在那

些地方，今天还能看到某个给养车站或是某个公共的仓库。以那种方式发展而来的有汉诺威（德国北部城市）、柏林、马格德堡（德国中西部城市）、布雷斯劳（现为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尽管莱比锡（德国东南部城市）最早时只是斯拉夫土地中心地带的一个小村庄，但它也有其商业背景。而对于采自撒克逊山脉的银、铅、铜和铁，这些卖给光顾宽阔的纵横东西的欧洲高速路的商人的矿物在装船之前就是在这里被集中的。

只要这条路一旦抵达莱茵河，水运就与陆上靠畜力来拖拉的长途篷车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陆上交通相比，水上交通总是更廉价便利。在恺撒还没有来到莱茵河时，大概那里已经有用载货的筏子了，将货物从斯特拉斯堡（莱茵河在这里将内陆的法兰哥尼亚、巴伐利亚以及渥特堡合为一体）运到科隆，再到欧洲低地国家的沼泽地，之后便可以到大不列颠。

对于相距遥远的柏林和耶路撒冷来说，二者都遵循同一个地理规则，那就是无论哪个地方有重要的贸易路线经过，那里就会有城市兴起。耶路撒冷处在从巴伐利亚到腓尼基，以及从大马士革到埃及的篷车路线上。坐落于河畔的柏林是第二个耶路撒冷，它碰巧是从西到东的路线和从西北到东南的路线（用现代的话来讲，即今天的巴黎到彼得格勒，以及从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交会处。



布魯尼堡的乡村小酒馆

马克斯·利伯曼 油画 1893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这是德国乡村朴素的一幕：高大的树木遮蔽了夏日的阳光，点点光斑在地上移动。布鲁尼堡的人们坐在简陋的长条凳上喝着大杯的啤酒，并快乐地谈天。



商业行会  
绘画 约13世纪 德国

13世纪，贸易发达的城市产生了商业行会，而这些城镇大多为条顿骑士团所统治，并以德国为中心扩散到邻近的土地。商业行会的商人利用小船组成船队护航，在世界各地从事利润丰厚的货物贸易。到14世纪，商业行会的力量不断壮大，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能直接与外国统治者交易，并打败交战国家。图为坐落于波罗的海哥德兰岛的维斯比港，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德国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都持续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到了300年前，并未有丝毫的征兆告诉人们这个位于欧洲大平原的西部地区会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而现代德国的壮大差不多直接得益于十字军圣战运动的失利，这让人尤感惊讶。当基督徒无法战胜穆斯林已成事实时，现实情况是西亚已经没有新的领土可供征服，欧洲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阶层转而寻求能够获得农业财富的其他资源。他们立刻很自然地想到了斯拉夫人的土地所存在的机会，这是一片野蛮愚笨的普鲁士人居住的土地，刚好地处于奥得河与维斯杜拉河对岸。于是，古老的十字军东征这种形式被一股脑儿地从巴勒斯坦移植到东普鲁士，至于原来位于加利利的亚克的商业中心则迁移到马里恩贝格，那里地处但泽以南30英里处。在200年内，斯拉夫人被骑士们枪杀，那些从西部迁来的贵族和农民得到了他们的农场。在1410年发生的坦能堡战役中，他们惨败于波兰人手里，也是在同一点，1914年兴登堡歼灭了俄罗斯军

队。虽然骑士团遭此重创，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还是生存了下来，并在后来的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恰恰在那时，霍亨索伦家族中的一员就是骑士团的领导者，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大主教，不但参与了新教的起事，还接受马丁·路德的建议自封为世袭的普鲁士公爵，并定都于但泽港湾附近的加里宁格勒。17世纪初期，勤劳精明的霍亨索伦部落的一个旁系统治着这个公国，它从15世纪中叶开始便一直管理勃兰登堡的沙质荒地。准确地讲，就在100年后的1701年，那些勃兰登堡的暴发户自以为势力已经够强大了，并坚信他们可以得到更胜过“国君选举权”头衔的东西，于是，他们为了被公认为国王便四处惹麻烦。

这得到了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加推崇。就如同狗不咬狗一样，这就是一种规律，哈布斯堡家族也高兴提一些小小的建议给他们的好朋友霍亨索伦家族。他们可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啊！于是普鲁士的第七世霍亨索伦国王于1871年当上了统一德国的第一任皇帝。而时隔47年后，现代德国的第三任皇帝，也就是普鲁士的第九世国王便无奈地失去了他的宝座和他的国家。这个巨大的“土地公司”发家于十字军败退后的残余势力，现在终结了，被大时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比强大、效率极高的权力所终结。

一切都结束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后代现在正在荷兰砍伐树木。让我们坦诚以待，并认可这样一点，在这些从前的提洛尔山民身上有着超强的能力，至少他们能将身怀绝技的人笼络在身边为仆。而我们明白，在他们的本土上是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普鲁士这块土地一直以来都不曾有农场、森林、沙地、沼泽。那里生产不出任何一样可以用来出口的产品，而在所有的国家里，出口是它们寻求贸易平衡的唯一恰当的方法。

后来，似乎一个好的机会到来了，德国人发现了一种能用甜菜榨糖的方法。当时由于蔗糖的价格总比蜜糖低，而且可以大量从西印度进口，这就预示着普鲁士人和勃兰登堡人只能攒下极少的一点钱在口袋里。但后来欧洲突然产生了对普鲁士蜜糖非常稳定的需求，因为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痛失海军的拿破仑皇帝，要实行“反封锁”以图摧毁英国。此外普鲁士还有蕴藏数量可观的碳酸钾矿藏，现在它终于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一展身手了。

幸运总是垂青于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在拿破仑战败后夺过了莱茵河地区，这个地区在刚开始时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那里拥有的煤和铁在工业革命到来时为主人们赚取了可观的报酬。出人意料的是，全世界蕴藏量最大的矿藏和煤田竟然就在普鲁士。因此，在过去500年间这所步履维艰的贫困学校终于可以享有其成果了。德国人已经从贫

困中学会了精打细算和节约，现在他们又明白了怎样大规模地制造商品并以低廉的价格倾销出去。德国人口的迅速膨胀使得陆地上已没有充足的空间可容纳德国人，此时，他们开始转向海洋，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又成为少数从运输贸易中获益的领头国之一。

美洲大陆的发现使得大西洋成为了主要的商业通道，而在这之前，北海一直居于文明的中心，汉堡和不来梅也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二者在此时再次生机勃勃，对自鸣得意的伦敦和英国的其他港口的地位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在1895年，基尔运河开放了，它是一条从波罗的海通往北海的大型船用运河。莱茵河、奥得河、维斯杜拉河、马恩河以及多瑙河被众多运河连成一片（实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为北海和波罗的海开辟了一条水上交通路线。在首都柏林与斯德丁之间的运河将它与波罗的海相连接。

人类的智力只要去做，就能保证大多数人可以享受比较体面的生活。在世界大战前，普通的德国农民和工人，虽然并不富裕，但因为习惯于严格的纪律，因此他们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同阶层的人居住得好点，吃得好点，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更好点。



地下开采  
水彩画 约1480年 德国

矿工们在黑暗的地下挥舞着手中的镐挖掘着铁矿石，场面一片混乱。这些矿工采挖的矿石具有不菲的价值，因此在德国，他们享有中世纪工人的一些特殊待遇：享有免除租税和兵役的特权。

由于灾难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这些是怎么样被毁掉的不幸的故事，已经在前一章中谈过了。战败后的德国已不再拥有富饶的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不再拥有它所有的殖民地，不再拥有商业船队，不再拥有1864年战争后从丹麦手里抢过来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太因州的部分地区。曾属于波兰的那几千英里的已经被德国化了的领地也回归波兰，从德国的领土范围里划出。同批划给波兰的还有一片广袤的长方形土地，就是沿维斯杜拉河两岸、从托伦经格丁尼亚直到波罗的海的那片地区，因此现在的波兰可以直面广阔的大海了。留在德国人手里的土地，包括于18世纪时由腓特烈大帝从奥地利手中夺过来的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仍留在德国手中，德国控制着纺织业，而宝贵的矿产资源地则给了波兰。

同时德国失去了在过去的50年里所夺取的一切。其他的几个国家瓜分了德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由于这些国家所占有的殖民地已远远超出了它们应得的份额，也就再没有多余的人手可以向这些殖民地移民。

《凡尔赛条约》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政治文件，但依实用地理的角度分析，这会使人们对欧洲的未来失去希望。而那些爱起疑心的中立者，如果打算将一本基础地理手册送给洛埃·乔治先生，即后来的克列孟梭（法国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法国总理），恐怕他们会错上加错。



腓特烈大帝返回柏林  
版画 德国 约18世纪

在与奥地利的“七年战争”中，普鲁士最终保有了西里西亚。图为战争结束后，腓特烈大帝胜利返回首都柏林。在腓特烈大帝的不懈努力下，普鲁士终于从一个小王国成为欧洲强国。



维也纳美景宫  
建筑 奥地利  
1720—1724年

美景宫分为下美景宫和上美景宫，是维也纳最著名的巴洛克宫殿之一，由奥匈帝国功勋卓著的军事元帅萨瓦的欧根亲王出资兴建。1752年，哈布斯堡王朝接管了美景宫。后来皇储费迪南曾将这里作为居住地。1914年他从这里出发前往萨拉热窝遇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奥地利重获独立的奥地利条约也于1955年5月15日在上美景宫的大理石大厅签署。

## 第十六章 奥地利，不再被重视的国家

现代的奥地利是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国家，其首都维也纳则居住了200万居民。这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它使得这个国家显得头重脚轻。那些多瑙河畔奇异古老的小镇已渐渐地变成了一座座死亡之城，而多瑙河也根本不是有名的华尔兹舞曲带给你的想像中的蓝色，而是泥灰色。那里的老人们，无论男女都沮丧而麻木地徘徊在他们废墟的荣耀中。至于年轻的晚辈们，由于故乡的生活早就让他们难以忍受，于是逃到一个更愉快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否则他们会因为这种无法忍受而自杀。灰色之城维也纳（那里的人只需保持一种幼稚和漫不经心的心态，并将这看成是真正的幸福，这样的城市如今已不多了）在100年内，这个古老的科学、医学和艺术的中心，将成为又一个威尼斯。它曾经是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拥有5000万人口，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对旅游交通业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如果说它还有一点重要性的话，那就是它作为一个港口的存在，那些将波希米亚、巴伐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的产品运往黑海的船只将取道这里。

奥地利以前为人们熟悉的名字是多瑙河君主国，它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展示了这个国家的真实面目，这个古老的多瑙河君主国拥有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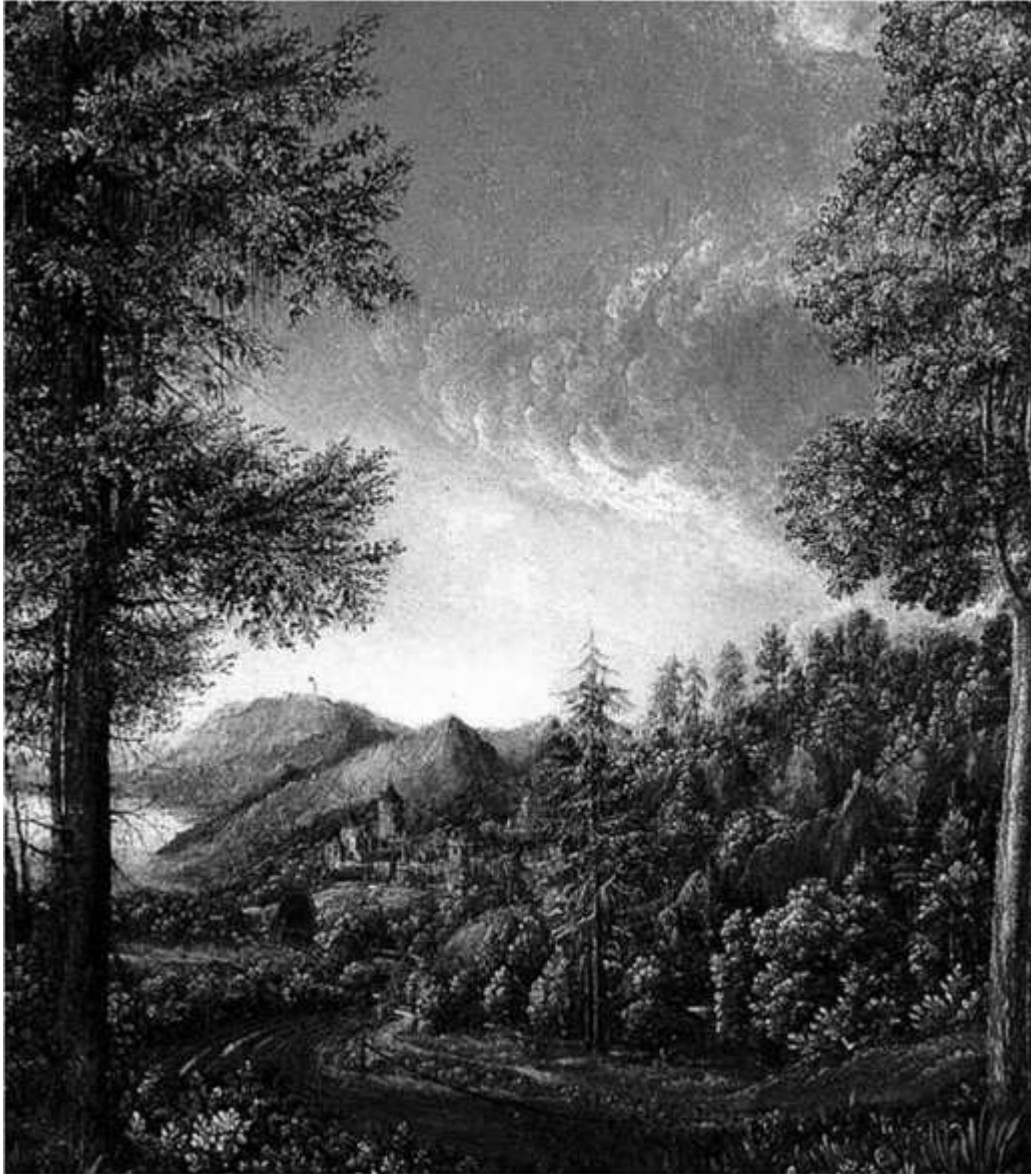
杂的地理特征。因为它被分解得支离破碎，因此将它们拼起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个过去的奥匈帝国却能告诉你，自然条件是怎样影响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形成的，它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此刻，世界大局就暂时放在一边，我们研究一下这一地区的地图，你会看到它恰巧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部分。意大利的脚指头与丹麦半岛的鼻子同它的距离都是一样远，那是一个真正的由平原和起伏的丘陵所构成的广袤的圆，高大的山脉包围在它的四周。瑞士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和提洛尔山脉坐落于它的西边。北面的波希米亚的厄尔士山脉和巨大的雷斯森山脉，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形成一个半环形，它们保护着匈牙利大草原，使来自斯拉夫平原的异族不能侵入圆内部。多瑙河将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实为喀尔巴阡山脉的南端）与巴尔干山脉割裂开来。此外，这里还有一道屏障，那就是迪纳拉山脉，它为草原挡住了从亚得里亚海袭来的大风。

这个国家的开创者们地理方面的理论知识是少之又少，他们所用的地图也相当的不完整。他们顺着某一个明确的路线向前行进，如同我们那些征服西部的先锋一样，但是他们却没有思考过到达目的地的路线的总体轮廓。中古的征服者们也不过以“立即见效”的做法来占据土地，而不会让理论方面的问题来使自己迷惑。现在，把这些问题都搁在一边吧！大自然早为他们安排了某种无法逃避的规则，无论人类如何聪明也只能静静地听从大自然的号令。

#### 多瑙河风景

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 油画 约1520—1525年

多瑙河是穿越奥地利的重要河流，这是画家对多瑙河沿岸景色的真实再现：蜿蜒的小路直伸进茂密的森林，浓云在天空翻滚，远处是错落的房屋、起伏的群山以及流淌的河水。画中寂静无人，被神秘的不安所笼罩，似在诉说着这片土地过去的神奇与繁华。



早在公元1000年前，奥地利大平原还是一个真正的蛮荒之地，不存在固定的政府形式，只有从黑海向西方挺进的部落偶尔会侵入这里。查理曼大帝针对来自东方的斯拉夫人而发动了消耗其一生的战争，在那期间，他设立了一块称为“公地”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将它叫做边疆哨所。而一个后来逐步统治那一部分世界的公国就是诞生在这样一块东部的“公地”或者“Oester Reich”（“Austria”与之同义）上。这块公地曾屡次遭到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霸占，就在哈佛大学建校后不久维也纳最后一次被土耳其人围攻，但是无论是巴伦堡家族还是后来的哈布斯堡家族都牢固地坚守着这块公地并有效地管理着它。始终岿然不动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我们来自瑞士的朋友，我已经在前面数页中谈及它。最终，作为这样一个地处边疆的小国的统治

者，竟然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所有讲德语的种族所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同盟，它不是罗马人的，也并不神圣，更不是帝国。在1806年之前，这一头衔一直被他们所拥有。就在那一年，拿破仑妄图在自己无产阶级的眉毛上也戴上一顶皇冠，所以就把先前的这个头衔丢弃到垃圾堆里。

格林斯泰德咖啡馆  
雷霍德·渥克尔 油画  
维也纳历史博物馆藏

在维也纳，人们大多在咖啡馆里碰头。图中即为维也纳最为出名的、号称“浮华世界”的格林斯泰德咖啡馆，聚集在此的人闲谈并传播着文化与时事的蜚短流长。



哈布斯堡家族的确不是聪明绝顶，但是他们极为执著。从那时起，他们就总会在德国人的馅饼上插上相当重要的一指。直到1866

年，他们被普鲁士驱逐回自己的山区，并且被命令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

时至今日，国际间的争吵把那个古老的东部公地搞得支离破碎，成为了一个最低等国家，看不到任何有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了。一系列的多山地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板块，而这些山区仅仅是瑞士部分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延续而已。包括著名的提洛尔山脉的残存部分，这个山脉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领地，因此在《凡尔赛和约》里被划给了意大利。在这一片多山的地区里，有两个略微重要的小镇：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在因斯布鲁克（奥地利西部城市）有从布伦内罗山口经过因河（源于瑞士东南部，流经德国和奥地利，后流入多瑙河）的通往意大利的古道，那里的一切和中世纪时的景象完全一样。而萨尔茨堡（奥地利北部城市）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莫扎特就出生在那里，现在的萨尔茨堡为了永葆活力，还尽其所能在世界各地举行一些音乐会和戏剧的演出。

这些山脉和北部波希米亚高原上的群山不会出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与它情况相同的还有维也纳盆地。罗马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武装营地，叫温多波耶（或称维也纳），有许多名声不好的人聚集在这一小块居留地上。奥勒利乌斯，一位著名的哲学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代表，在公元180年的某一次战役之后在这里去世，而他生前曾发起过多次针对北部德国平原上的野蛮部落的战役。这个小镇现在的这些景象形成于10世纪后期，在中世纪时最大的一次移民中，那些期望到达“应许之地”的人们正是从这里出发的。这次移民又被称为十字军东征，人们并没有相信热那亚和威尼斯那些擅长欺骗的船夫，而是沿着多瑙河向前推进。

1276年，哈布斯堡家族定居于此，维也纳成为这个家族巨大产业的中心，其整个产业包括在前几章已经列举过的这部分山脉间的所有土地。1485年，这座城市又被匈牙利攻占。之后，土耳其人于1529年和1683年两次占领了它。虽然这座城市熬过了所有的这些灾难，但18世纪早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却让它土崩瓦解了。当时，这个君主国内所有具重要性的职位都拱手相让给了完全是德国血统的贵族们。对所有人来说，太大的权力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些温和的奥地利骑士们对此也再没有任何的期望。他们已经变得软弱可欺，衰退得只有温柔了。

在这个具双重性的古老的君主国里：斯拉夫人占47%，德国人只占25%，另外的28%则包括17%的匈牙利人，7%的罗马尼亚人，还有1.5%的意大利人（约60万人口）以及10万吉卜赛人。吉卜赛人集中在靠近匈牙利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多少被当成体面的市民。

很明显，对于那些欧洲其他地区已经慢慢地铭记在心的教训，德国“主人”并没有有所感悟。君主国和由贵族统治的国家要想生存下来的话，就得勇于担当起领导者的责任。但是恰在那时，他们并没有强调领导权，而奢谈“服务”，因此他们在劫难逃。奥地利的军队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于是维也纳的人们怒火冲天，而那些过着王公贵族般奢侈生活的统治者就成了人们的矛头所向。人们用切实的行动把这些人赶出这座小城市，并将他们驱逐到其乡村的土地上。因此，他们就在那里自行劳作，与外界也完全失去了联系。

此时，地理环境帮了这个城市的忙。在那些贵族被赶走以后，生意人和制造商最终形成了气候。维也纳摆脱了数量繁多的古代堡垒，它们占据的土地变卖后足够它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费用了，之后，它以很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东欧最重要的城市，集商业中心、科学中心和艺术中心于一身。

但是，这种富足和辉煌在世界大战开始时突然终结了。现在这个被叫做奥地利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几年前常提起的那个帝国了，二者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奥地利的明天是一片茫然，它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国家，在法国拒绝它加入后，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加入德国了。

难道要把它拿出来公开竞拍吗？但是谁会买下它呢？

### 19世纪的维也纳

版画 1873年

1857年，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下令拆除维也纳城里的中世纪的城堡，修建壮观的林荫大道，即环形大路。环形大路是由多瑙河（图的中部清晰可辨）伸展出的环形工程，周围是众多的花园、豪华的公共建筑和时髦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工人阶级纷纷拥入远郊和工业区，而贵族仍居住在破旧的内城中。





哥本哈根的湖泊  
克里斯滕·柯勃克 油画 1838年  
哥本哈根斯多顿博物馆藏

丹麦的旗帜高高耸立，迎风飘动。两个相互依偎的女人似在等待向她们缓缓划来的小船，平静的水面反射着太阳下山时呈现出的黯淡的昏黄色。宁静之中有着某种难以描摹的高贵，正是这种特质使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的丹麦人能井井有条地治理他们的国家。

## 第十七章 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超过大国的典范

如果说数量在人类的事务中实在比质量更重要的话，那么在开始叙述现代国家时，我们很可能会忽略丹麦，它是一个仅有350万居民的弹丸小国，其中的75万人都居住在首都。但是丹麦能将人类智慧与合乎情理的生活理想（将一切事物“现代化”，这被希腊人称为最高的智慧）结合起来，从而利用质量很差的原料做出不容小瞧的成绩，在这方面，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都是典范，值得特别尊崇地谈到它。

这是一个面积为1.6万平方英里的国家，自然资源匮乏，不具备陆军和海军，甚至也没有山脉（这个国家所有地方的最高海拔不到600英尺，而帝国大厦也比它高出至少一半）。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与其他更自负且有着军国主义野心的国家相抗衡，这些国家的数量有一打，假如我愿意，可以毫不费力地罗列出来。在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的情况下，丹麦人中已经不再有文盲，而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跃居全欧

洲第二名。他们真正消除了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存在的贫富差距，并建立贫富平均的平衡机制，这种机制可谓无可比拟。

如果浏览一下地图，你会发现丹麦由一个半岛和一系列由宽阔水道隔开的岛屿组成，铁轨架在这些水道两边的渡口处，上面奔驰着列车。丹麦有着异常不舒适的气候。那里的冬天极为漫长，强烈的东风轻而易举地吹过平坦的原野，随之而来的是寒冷的阵雨，这也使得丹麦人的大量时间在室内度过，在这一点上，丹麦人和荷兰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正因为这种环境，丹麦人成为了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他们是罕见的学识渊博的群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均藏书量比得上丹麦人。

牧场在风和雨的作用下一直是湿润的，青草长势很好，养肥了奶牛，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使丹麦成为全世界30%的黄油供应地。另一方面，很明显，丹麦人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指政治意义），他们并不提倡在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的个人拥有庞大的土地，在那些国家，土地归属那些富裕的在外地主（即并不常在自己农村产业上的地主）所有。

今天丹麦独立自主的农场主已有15万人，他们拥有10—100英亩土地的小农场，而超过100英亩面积的农场不超过2万个。他们根据最现代的科学方法收获和加工那些出口的日常用品，这些科学的方法由乡下那些遍布全国的免费高校的附属机构所教授。脱脂乳是黄油制造业的副产品，人们用它来喂猪，并为整个不列颠群岛市场提供腌猪肉。

由于谷物种植不如黄油和腌猪肉贸易的收益大，因此丹麦人就只好从他国购买谷物。但泽是波兰和立陶宛粮食交易量惊人的古老出口港，而乘船从哥本哈根到但泽只要两天，所以说丹麦人要进口谷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并且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其中的一部分谷物将用来饲养家禽，而布鲁塞尔生长的任何东西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总要比不列颠群岛生长的更为美味，因此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蛋出口到不列颠群岛。

当农产品市场几乎被丹麦垄断时，丹麦人为了维持这一优势，对出口的任何商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树立绝对正直的名誉。所以可以说，他们的商标就是绝对保质的证书。

但是，丹麦人也和所有的条顿血缘的种族一样是病入膏肓的赌徒，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将相当大的一笔钱花费在银行业的投机行为和股票市场的风险投资上。而孩子们、奶牛和猪依旧留守家园，他们会在银行不营业的时候继续那里的工作。邻国的银行接踵而至的破产才是丹麦人所遭遇到的唯一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没有能力购买诸如火腿和鸡蛋这类菜肴，那已经是奢侈品了。



哥本哈根的街景

克里斯滕·柯勃克 油画 1836年

哥本哈根斯多顿博物馆藏

清晨的阳光照射着哥本哈根，这个城市按照它已有的程序运转，人们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他们的日常工作。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的奶牛在街头闲散地走过，正是这些养殖得很好的牲口使丹麦成为生产黄油的大国。

而那些大陆上的城镇显得一点都不重要。日德兰，这个古老的半岛正是英格兰早期居民的发源地，在它的西海岸，是丹麦农产品出口的主要港口埃斯比约。而奥胡斯（在丹麦语中，两个A的发音是“OA”）则位于日德兰的东海岸，它是那一部分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在美洲被发现的4个世纪之前，奥胡斯的人们都一直崇拜着奥丁（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以及另两个同为人们心目中英雄的异教神瑟斯和巴尔狄斯。

波罗的海大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可能要数菲英了，它与日德兰之间只有一条小水带隔开，我敢肯定将来会有一座桥梁架在这上面。奥登塞（丹麦一工业中心）就位于菲英岛的中央地带，那里也有奶牛、猪和小孩，而它还是安徒生的故乡。他为人类做出了最为伟大的贡献，虽然他是一位清贫和百病缠身的鞋匠的儿子。

跨过大水带之后，我们来到古老的丹麦帝国的中心西兰岛。在岛上，有一处宽阔的海湾；有堪称首都菜园的阿麦几亚，这个小岛抵挡着从波罗的海袭来的狂风巨浪；还有迷人的城市哥本哈根，它是丹麦中世纪时的商业港。



皂石与护身符  
约公元1000年 丹麦

公元800—1000年，由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异教信仰与海上侵略和贸易，使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被一起称为“维金人”。在维金人的世界里，基督教和异教并存，一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人仍保持着对异教诸神的信仰。聪明的丹麦人使这块皂石上的符号能同时适用于两种宗教，他们还打造了一些银制的护身符，其中既有基督教的十字架又有红胡子的桑尔神的著名锤子形。

就在9世纪到10世纪的时候，由丹麦人所统治的大帝国的领土包括英格兰、挪威以及瑞典的一部分。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就居住在距离海滨15英里左右的罗斯基勒，他们在那里管制远方的辖地。而哥本哈根，那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但是今天的哥本哈根在其城市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1/5的人都到那里休闲娱乐。与此同时，罗斯基勒却丝毫都不重要了。

今天的丹麦王室都居住在哥本哈根。每当国王去游泳、钓鱼或是溜达着亲自去买一包香烟时，他的身边总会有几个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地保护国王。除此之外，你就不大可能看到任何显示军威的举措了。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小国家参与了最艰难、最痛苦的战争。在不久前的1864年普鲁士军队进攻丹麦时，它也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反抗普鲁士的侵略。但是，今天的丹麦自行解散了陆军和海军，只是保留了人数不多的国家警察。如果一旦再爆发全欧的冲突时，丹麦人将宣称中立。

有关丹麦的情况，我先讲这么多。这个国家平静而稳健地走着它自己的路。那些具轰动效应的报纸头版也不会有丹麦王室的任何报道。丹麦人中绝对找不到没有外套的人，虽然一些人会有3件外套。他们

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一部小车，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男女老少，每人都有两部以上的自行车。你将会在午饭后漫步于丹麦的街头时证实这一点。

总之，如果这个世界热衷于以“大”来看待问题的话，那么丹麦不值一提。如果换作热衷于“卓越”的话，那么丹麦的地位将会相当的重要。假如说所有政府都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那么丹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为了证明自己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努力已很充分了。



丹麦王  
瓦尔德马二世  
雕刻

约13世纪  
丹麦

在日德兰半岛的莱布大教堂的这面雕刻上，在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的拥戴下，丹麦王瓦尔德马二世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十字架。瓦尔德马二世是13世纪东征波罗的海南岸异教徒的十字军领袖之一，丹麦军队曾帮助利沃尼亚的剑兄弟会征服了爱沙尼亚的北半部，因而使该地区在整个13世纪都处于丹麦人的控制之下。



冰岛地图  
1585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地图上的冰岛群山纵横交错，布满了深深的峡湾，四周则是巨大的浮冰和想像中的海洋动物，似乎很不适合人类居住。但由于墨西哥湾流的到来，即使位处高纬度，冰岛的气候却并非想像中的那么寒冷。因此，这座岛屿的生活条件对于新移民—维金农民而言，还是要比故乡挪威好得多。

## 第十八章 冰岛，北冰洋中的政治实验室

自无比荣耀的古代帝国起，丹麦就一直持续拥有包括被称为第六大洲的格陵兰岛在内的那几块土地。那是一个蕴藏着价值极高的矿藏的大岛屿，比如铁、锌、石墨等矿藏，但因为整个格陵兰岛除了其1/30的区域没有被冰河遮盖外，其余的部分完全处于冰河覆盖的状态，所以这个岛根本没有什么可利用之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除非在地轴发生较大的变动之后，格陵兰岛才可以又一次享受到热带的气候。我们从几个煤田的发现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百万年前，那里就曾经被这种气候所笼罩着。

位于设得兰群岛以北200英里的法罗群岛，又称“绵羊群岛”，也是丹麦的殖民地，大约有两万人口居住在那里。托尔豪斯恩是其首府城市，哈得孙（？—1611年，英国航海家、探险家，曾4次远洋探险）远涉重洋并最终抵达曼哈顿的航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里还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国家—冰岛。它的有趣一方面是由于其火山性的自然特点使它成为各种奇观的名副其实的储藏室，这种现象被人们与古老的罗马火神伍尔坎炉子里的神秘的火焰联系了起来。它的有趣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政治特征。冰岛是我们这个行星上最为古老的拥有自治记录的共和国，它早在公元前8世纪时就已开始了，虽然后来有过几次短暂的间断，但一直沿用至今。

在9世纪时，来自挪威的逃亡者找到了通往这个遥远的冰岛的路线，并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居民。

冰岛的生活条件与那些逃亡者的祖国相比，更为舒适，虽然在这个4万平方英里面积的岛屿上有5000平方英里完全处于冰河和雪原覆盖之下，而且这里只有1/14的地域可以用来进行农业耕作。正因为如此，9世纪早期这里的农庄数量已达到了4000处，居住着自由而独立的农民。这些农民沿用他们以往的日耳曼部落习惯，建立了一种松散的自治形式。一个“Althing”构成这种自治，这个单词与我们今天的“会议”一词意思相同，指汇集不同地区的事务或提议。仲夏到来时，森格维尔平原上就会举行Althing一年一度的聚会，这是一个火山平原，它位于距离冰岛仅有百年历史的现代首都雷克雅未克约7英里的地方。

冰岛人在取得独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发挥出了超强的能量，留下了超越前人的精彩的英雄传奇故事。他们发现了格陵兰岛，并比哥伦布早5个世纪发现了美洲。正是由于他们，北部的岛区能成为一个足可以和挪威相抗衡的文明中心，虽然那里的冬天只有4个小时的短暂白天。

由于日耳曼人都是不可能让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极端主义者，在这个种族西进的路上，这个国家不停地遭遇他们所带来的祸害。先是挪威在9世纪时占领了冰岛，后来丹麦又把挪威变成了它的一部分，但是丹麦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座岛屿，于是冰岛自由了。但却听凭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盗的为所欲为，直到原有的古代繁荣荡然无存。此后，人们忘记了异教时代的文学和建筑，用泥炭糊成的茅舍也取代了往日贵族与自由民所居住的木造房屋。

森格维尔  
哥林伍德 油画  
大英博物馆藏

冰岛人没有国王，只有法律。公元930年，在冰岛西南部的森格维尔火山平原上，冰岛的第一个议会，Althing成立了。每年夏至，议会将在平原举行15天的露天会议，制定法规，伸张正义。



后来，古代的繁荣又有了复苏的迹象，那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冰岛再次争取到真正的独立。虽然今天的冰岛对外宣称丹麦国王是他们的君主，其实他们还是像11个世纪之前那样管理自己。岛上最大的城市雷克雅未克是一所大学的所在地，虽然那里的居民不到1万人。而整个冰岛的所有居民总数也不到10万人，但是这里诞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冰岛上没有村庄，只有孤独分散的农庄，农场里的孩子被巡回教师教授，但这种教育的效果很好。



埃吉尔  
手稿彩画  
17世纪  
出自冰岛

10世纪时，传奇中的维金战士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也是个吟游诗人。他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终生与挪威国王为敌。他是个勇敢的水手和军人，远征过许多国家，这些经历使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悲壮的挽歌，其中以纪念他两个意外死亡的儿子“梭那多雷克”最为有名。

一句话，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角落就是冰岛了。在面对并不舒适的外部环境时，冰岛人会告诉你聪明才智可以用来干些什么，这一点和其他的小国家的情形是相同的。冰岛不是尘世天堂。得益于湾流的到来，冰岛上的冬天并不是太冷。但是那里的夏天因为太过于短暂而不适合于谷物和水果的生长。除此以外，冰岛总是有下不完的雨。

在冰岛的29座火山中，海克拉火山是最为著名的一座，它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已经爆发过28次了。该火山形成的面积巨大的火山灰块覆盖在岛屿上，其中面积巨大的竟有1000平方英里。地震有时会摧毁数以百计的农场，使地表形成无数的裂口和沟壑，这些裂缝穿透坚硬的熔岩层，绵延数里。硫磺色的温泉和泥浆沸腾的湖泊总会给从岛屿的一边去另一边的人们造成许多麻烦。其中的间歇温泉相当的有趣，它使冰岛因此而出名，但是它也同样危险。那里有名的大间歇泉有时可喷出高达100英尺的沸水，但它的活动正在有规律地减少。

那些生活在冰岛上的人们将会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中有两万多人曾在过去的60年间迁往美洲，大部分去了马尼托巴（加拿大中部地区）。但是这些冰岛人刚到了那里又返程回去。冰岛是他们的家，尽管那里的雨总是下个不停，尽管那里不那么舒适。

#### 冰岛的山脉和冲积平原

安德鲁斯·利曼 摄影 1997年

欧洲最西部的国家冰岛为欧洲第二大岛，全境3/4是海拔400—800米的高原，其中1/8被冰川覆盖。有1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20多座。冰岛几乎整个国家都建立在火山岩石上，是世界温泉最多的国家，有“冰火之国”的美誉。这里有着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大自然的伟大的力量在冰岛呈现出温柔、粗犷、壮美、奇特、怪异、虚幻，甚至残酷之景，在这个岛上可同时领略冰川、热泉、间歇泉、活火山、冰帽、苔原、冰原、雪峰、火山岩荒漠、瀑布及火山口的瑰丽。冰岛属寒温带海洋性气候，变化无常，多喷泉、瀑布、湖泊和湍急的河流，最大的河流锡尤尔骚河长227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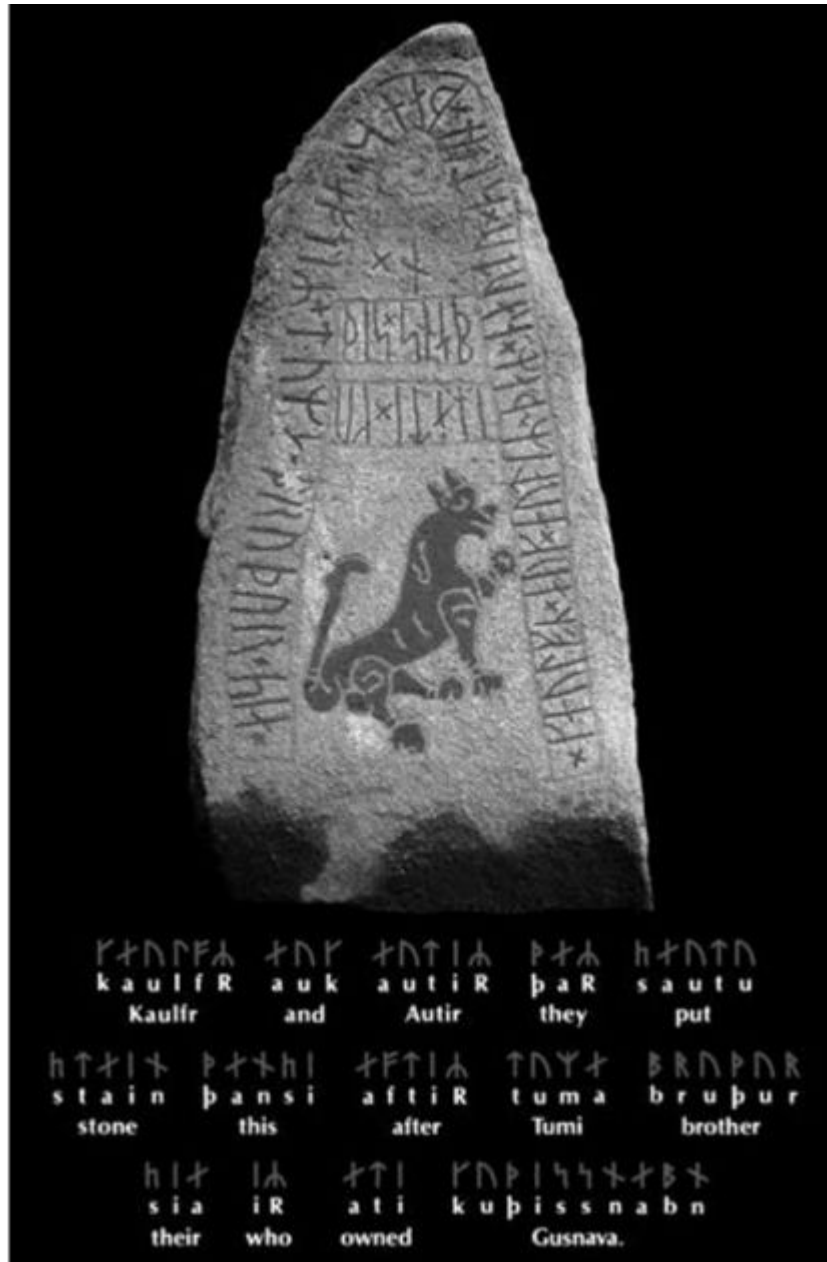
## 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与挪威的领地

生活在神话故事般幸福世界里中世纪的人们，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何碰巧成为现在这种奇特的面貌自有其说法。恶魔在好心的造物主完成其创造工作后就出来看看，他想知道造物主在离开天堂的这漫长的7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他看到了年轻而美丽的地球上的第一次繁荣，于是，他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就将一块巨石扔向人类崭新的家园。石头落在了北冰洋里，由此形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片土地是如此的贫瘠和荒凉以至于根本不适合生命成长。但是好心的造物主在继续创造其他几个大洲的形状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小块富饶的土地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从挪威到瑞典广大的崇山峻岭之中，造物主撒播下了点缀的沃土。当然，这少得可怜的土地并不够用，任何人都不能够凭借这里异常贫瘠的土地养活自己，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穴居巨人、侏儒以及狼人出没，并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乐园。

现代人都有自己的神话故事，但这个神话建立在人类亲眼观察到的科学事实之上。地质学家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一个古老而巨大的大陆的残留物，这个大陆存在于煤炭形成前的时期，它从欧洲跨过北冰洋径直延伸到美洲。

我们当然明白，我们自己的南北美洲现在的格局是最近才形成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漂浮于池塘水面上的树叶，一直在不停地运动。以前本是连成一大块的几个大洲，现在彼此之间都已经被海洋隔离开了。就在挪威和瑞典所在的洲从海面上消失时，唯一留在水面之上的就是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所在的那一部分了。这样形成的岛屿还有冰岛、法罗群岛、设得兰群岛以及苏格兰，而其他部分现在就位于北冰洋的底部了。也许有一天，这两种角色将会互换。到那个时候，瑞典和挪威将会成为鲸和小鱼的家园，北冰洋将会成为干燥的陆地。

挪威人并未因他们的家园也许会面临的威胁而无法入睡。他们得担心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如何生存的问题。当你记起挪威只有不到总国土面积4%（只有4000平方英里）的地区能用于农业生产时，你会意识到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瑞典有10%的土地可以耕作，这比挪威要好一点，但是其面积也并不是很大。



如尼语  
石雕 出土于瑞典斯卡白

这块石头上因雕有神气活现的猫科动物的直立形象而著称，同时也有最古老的日耳曼字母，如尼语。北欧人，即维金人认为这种细长的、形似枝棍的字母拥有某种魔力，他们的智慧之神奥丁在一株迎风招展的大树上悬挂了9个夜晚以了解这种语言。



古挪威的宗教

古挪威或称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通常被认为是维金人的宗教。维金人在公元9世纪及10世纪曾蓬勃发展，宗教帮助维金人了解他们所身处的充满敌意而冬季漫长难熬的世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将宇宙划为9个区域，而世界树伊格德拉西尔（图右）将这9个世界连接起来。图的左边是恶龙尼德霍根，它正啃食树根；松鼠瑞塔托斯克将尼德霍根的疾病传给在树顶巡视9个世界的圣鹰；四只嚼食树叶的麋鹿代表世界不断死亡与再生；而象征邪恶的恶狼芬里尔正潜伏在左边。

当然，那里也有一些东西作为补偿。瑞典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而挪威也有1/4的领土上生长着枞树林和松树林。人们正在慢慢地砍伐这些森林，但是伐木这个行业并非是破坏性的。瑞典

人和挪威人用尽可能科学的手段来进行砍伐，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单一地依靠农业发展而兴旺。这种过失是由曾经覆盖整个半岛的冰河造成的，其覆盖区域从北角到林德斯内斯。这些冰河就像一只猎犬舔舐吮盘碟那样，彻底而有效地将泥土从岩质的山脉上刮走。而要把这一大片土地用泥土覆盖起来至少得要数百万年的时间。而冰河不仅夺走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土壤，还携带着它们，直到泥土最后积淀在北欧大平原。我在介绍德国的那一章里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早在40个世纪前，当亚洲大举入侵欧洲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侦察兵肯定也了解这一点。在他们最后越过波罗的海时，发现有少数芬兰血统的牧民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而要把这些牧民都赶到北方的拉普兰要塞简直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在赶走他们之后，新来的居民又依靠什么来谋生呢？

生存的办法毕竟还是有的。首先，他们可以外出捕鱼。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海湾和峡湾，当冰河融化的雪水从高山流向海洋时，将岩石冲出了许多深不可测的沟槽，因此挪威的海岸线是那么的长。如果挪威的海岸像荷兰和丹麦的一样是直线型的，那么这无数海湾所形成的海岸线比那条直线要长六倍。直到现在，挪威人还在捕鱼。因为湾流的到来，这里所有的海湾一年四季都开放着，也包括在偏远的北方的哈墨弗斯特（挪威北部海港和渔业中心）。鳕鱼喜欢在寒冷而清洁的北冰洋繁殖后代，那里的罗弗敦群岛的裂口和洞隙为至少10万人提供了捕鱼的机会，当拖网渔船回到海湾时，有同样的人为加工鱼罐头而工作。

其次，对于那些不屑于捕鱼的人而言，他们可以做海盗。在挪威沿岸一带有占这个国家表面积约7%的一系列群岛和孤岛，它们之间互相独立，海峡、沙砾、港湾所构筑的水路横亘在这些岛屿之间。这些水路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如果有一条汽船要从挪威西南部的斯塔万格开到瓦尔德就得配备两名领航员，他们要每隔六个小时轮班一次。



山的倒影

伯纳德·沃姆 摄影 1997年

挪威境内的霍克雷斯特，此刻，湖面平整如镜，没有一丝风来搅扰这完美的镜子。覆盖着积雪的群山倒映于水面，天空与山脉构筑出这真伪难辨的世界。



拉普人

乔治·莫布里 摄影 1968年

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的古老土著居民称自己为萨米人，而外界称他们为拉普人。除爱斯基摩人外，拉普人是北极地区土著居民中最为外界熟知的少数民族。他们以擅长驯养驯鹿而闻名，住宿于帐篷内，其文化被称为“驯鹿文化”。拉普人艳丽的传统服装和漂亮的帽子独具特色，这成为识别他们的标志。图为一户拉普人全家在帐篷中御寒。男孩手中的望远镜是寻觅落单的驯鹿用的，只是他拿颠倒了。

在中世纪时，这一带还未曾修建有灯塔。挪威海岸上最为古老的灯塔位于林德斯内斯，直到最近仍然被人们使用着。由于没有灯塔，所有外来的船只都没有办法沿这一条极为危险的海岸线航行上10英里。一个没有经验的船长在没有半打海员指路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闯这个水中迷宫的，虽然当时人们极大地夸张了位于罗弗敦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大旋涡的故事。而那些对这个海湾地形非常熟悉的海盗们清楚，只要他们能看到家乡的山脉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们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并把它作为运作基地。经过对船只和作战技术的不断改进，海盗们竟然可以到达英格兰、冰岛以及荷兰这些地方。只要他们找到出入附近这些地方的方便路线，他们就继续把自己的航线延长到更远的地方。对于那些从法国、西班牙以及君士坦丁堡出发的人们而言，如果有一个返程的商人对他们说，他发现有一长列的海盗船就活动在附近，这些人就会感到诚惶诚恐。

在9世纪初期，巴黎曾被他们抢劫3次以上。他们通过莱茵河逆流而上，还到过遥远的达科隆和美茵茨（德国港口城市）。不同种族的北欧海盗还曾为英格兰而大动干戈，那种情形犹如今天的欧洲国家为了一个产油量可观的油田而发动的战争。

人们也大约是在同一时期发现了冰岛，而当时北欧海盗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并统治这个国家长达7个世纪。后来，他们组成一支拥有200只小船的抢劫性队伍从波罗的海远征黑海，这些小船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扛着走过陆地。这时，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便立即将这些野蛮人招为自己特殊的保镖，纳入其服务机构中。

他们从西面进入地中海以后，就在西西里岛、西班牙海岸、意大利以及非洲定居下来，并且多次为教皇效劳，在对外部世界的战争中，他们多次表现非凡。

古代北欧海盗所取得的这些荣耀现在又是什么呢？

仅有的残留物就是一个受到高度尊敬的小王国而已，它将捕捞到的鱼大量地出口，也从事运输贸易，并且为人们究竟使用哪种语言而发起严厉的政治纷争。如果不是因为挪威官方有一个致命性的习惯，即他们每隔两三年就重新命名最为重要的城市和火车站，那么这里的纷争也不会引起外部世界的任何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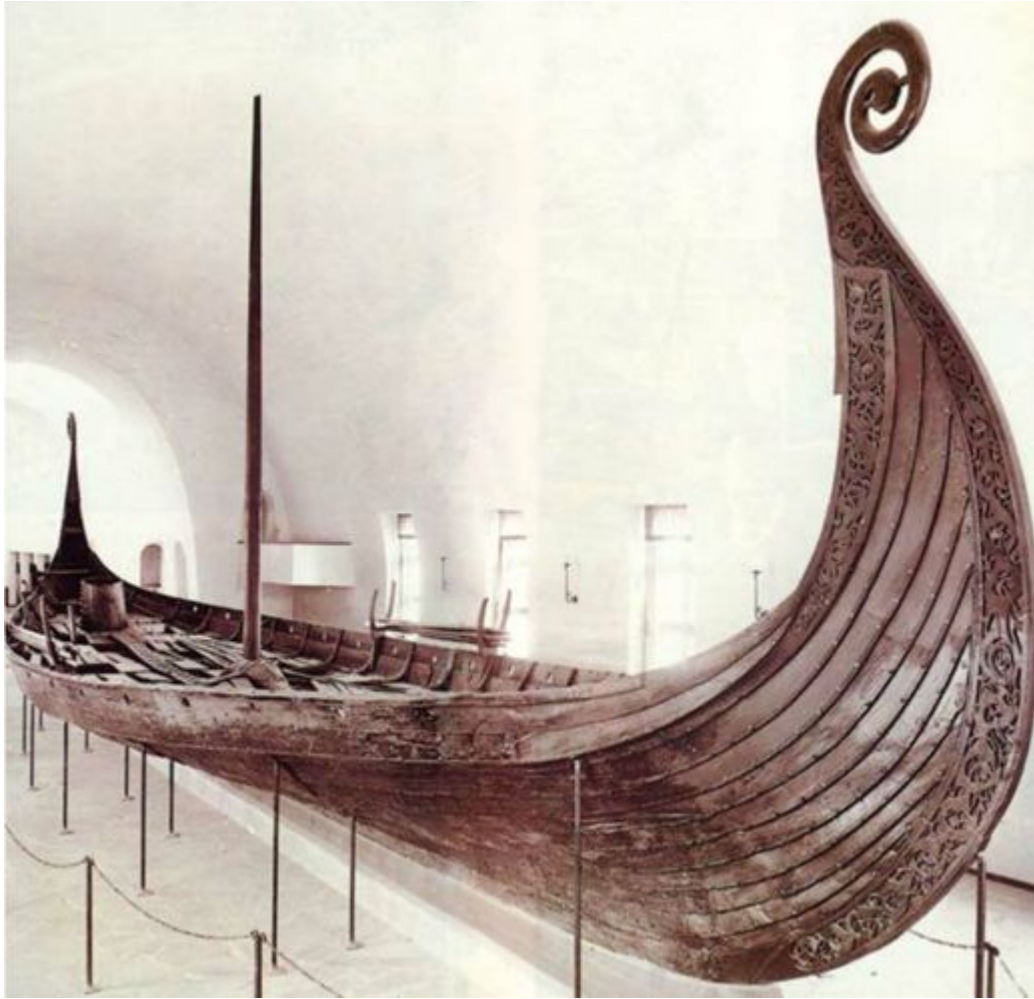
绝大多数的挪威城市只不过是发展过度的小村庄，每个村民的狗都已成了至交好友。古代挪威王国的首都位于特隆赫姆（Trondheim，以前被写成Nidaros，后来又被写作Trondhjem）。在这个城市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它在冰雪覆盖了波罗的海的时候将会大显身手，大量的瑞典木材就是从这个港口运到世界各地的。

现代挪威的首都位于奥斯陆，它坐落在古挪威人曾经的居住地附近，但是那里已经成了一片被烧毁的废墟。这个首都城市曾经被称作克里斯丁亚那，这是因为它是丹麦国王克里斯丁四世修建而成。后来这个名字停用了，是缘于挪威人决心要清除他们语言中的丹麦语的痕迹。奥斯陆是挪威适于农业耕作的最为富饶的地区，位于奥斯陆海峡的头部。这个海峡的水又流入斯卡格拉克海湾，它只是大西洋位于挪威与丹麦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 维金人的船

8世纪 发现于挪威奥塞贝格

8世纪时，维金人的造船技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们在造船时增加了高高的桅杆和宽大的风帆，并将龙骨和船身造得更加坚固，禁得起海上的风浪，但重量很轻，吃水也很浅。这使斯堪的纳维亚人从近海岸的航行者成为深海航行的专家，使他们从冰雪覆盖的家乡出发去探险、贸易和征服。这艘出土于奥塞贝格的船有着优雅的高耸的线条，适用于远洋航行。而当这些船的航行寿命终结时，它们还可作为维金人的坟墓。





挪威的冬天（上页图）  
安斯格尔·赫格斯坦德  
摄影

挪威在冬季成了冰雪之国，严寒的冬天浓缩于这些覆盖世间万物的白雪中。太阳如一轮浅色的金盘悬浮于蓝色的、丝绒般的云层上，使这些晶莹的树木有了一种肃穆的、梦幻的效果。

像斯塔万格、奥勒松、克里斯蒂安桑这些城市，其名称是在有汽船在9点钟鸣响汽笛时才出现的。挪威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卑尔根与奥斯陆之间有铁路可以直接到达，古代的商业工会就位于卑尔根，一度承担了整个挪威海岸的商业需求。在特隆赫姆与瑞典部分的波罗的海之间则有一条铁路支路相连接。再稍往北，就是完全处于北极圈之上的地方了，那里是为瑞典的拉普兰运送铁矿石的输出港纳尔维克的所在地。特罗姆瑟和哈墨弗斯特永远都充满了鱼腥味。人们发现在这些碰巧位于北纬70度的城市里也能舒适地生活，因此，我在此提到这些名字。



瓦瑟曼湖  
杰诺斯·杰卡 摄影 1998年

瑞典的瓦瑟曼湖在长久的封冻之后迎来了接连几天相对温和的气温。在强风的吹刮下，湖面上的冰开始松动。夜晚，天空一片明澈，风止息了，一片狭长的雾气在湖面上飘动。第二天的天气好得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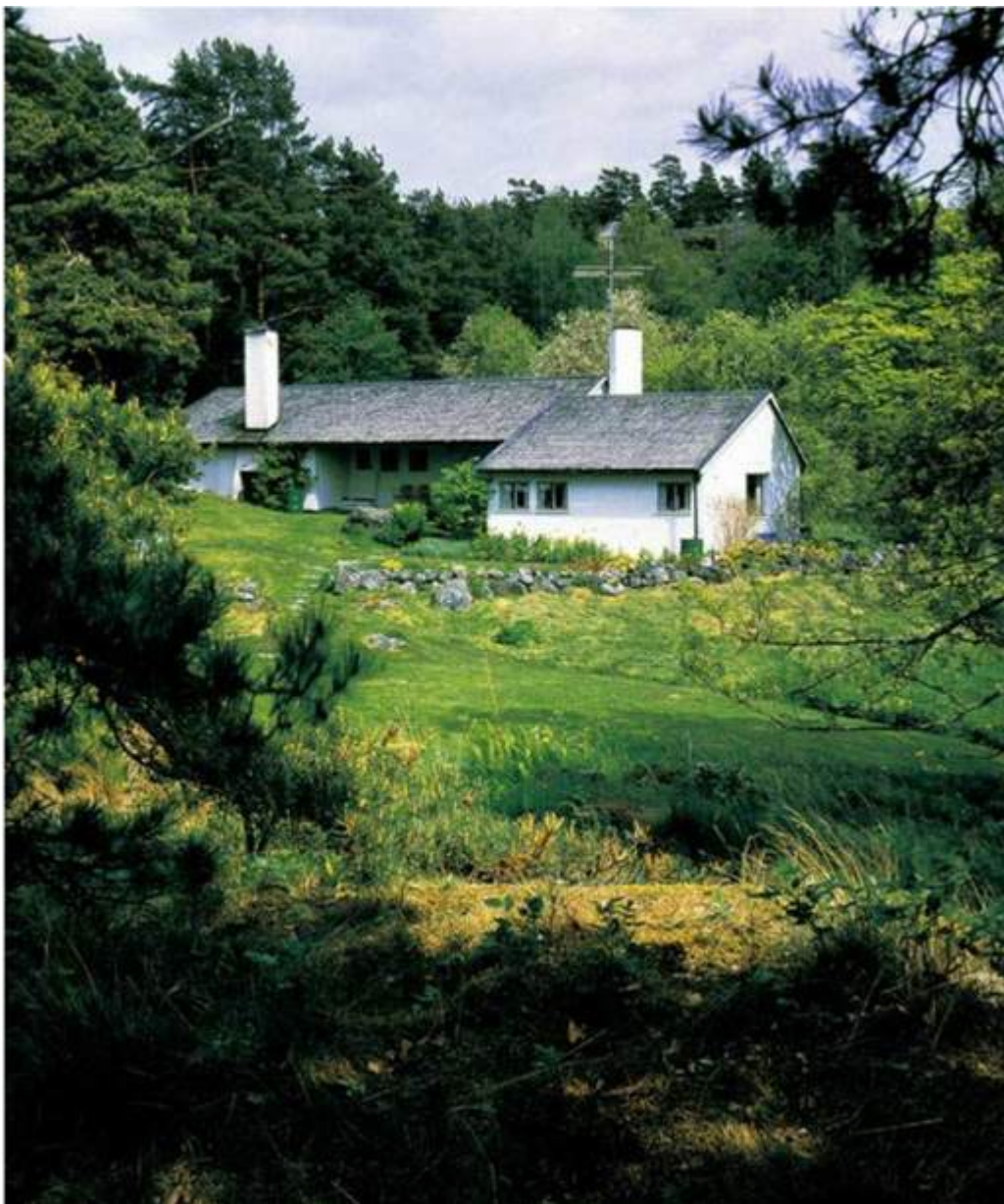
这是一块奇怪而艰难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儿女们被它驱逐出海滨，然后尽自己的所能去谋求生计，但是这片土地也以某种成功的方式维系着儿女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在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安排一个时间乘小船向北划去。那里所到之处都是一模一样，一些荒凉的小村落旁边有一小块草地，上面的草只够一只山羊食用。还有五六间没有任何生气的房屋，海边散落着几只破旧的小船，这里的人们每周才能看到一次汽船，汽船上的人们再次见到这片土地时，眼泪总是禁不住夺眶而出，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园，是他们血肉的一部分。

人们国际间的手足之情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如果乘坐10天的汽船，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来到博德和瓦尔德，那里有与众不同的景象。

北极大高原在被大西洋的波涛淹没后留下的山脉的另一边，就是与挪威并不相同的瑞典。人们常常会纳闷，如果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的话可以极大地节约管理成本，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呢？如果只从

理论上讲，这种合并好像还是可行的，但是让它变得不可能的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地理背景。因为有海湾流经挪威，这个国家可以享受到一种温和的气候，有少量的降雪和大量的降雨，一个没有带伞或是雨衣的人走在卑尔根的大街上会让马都感到惊讶。但是瑞典的气候却属于大陆型，有大量的降雪和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挪威有极深且延伸至内陆数英里的峡湾，但是瑞典的海岸却显得低矮得多，海港也很少，所有的海港中都找不出一个比位于卡特加特海峡（位于丹麦的大陆部分和瑞典之间）的哥德堡更重要的海港。挪威没有自然资源，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矿藏就在瑞典国内。遗憾的是，由于瑞典不产煤炭，它为此不得不向德国和法国大量进口。不过，瑞典在过去的20年里，通过制伏众多的瀑布而建立的许多水力发电站结束了对于煤炭依赖的历史。这个王国的大片面积都覆盖着森林，由此而不断地造就了瑞典火柴的信誉，同时使瑞典的造纸厂也美名在外。



阿斯普伦夏屋

建筑 1937年 位于瑞典施滕纳斯

由于瑞典地处北极圈附近，冬天和黑夜都非常漫长，因此瑞典房屋的设计亲近自然，具有浓郁的人情味。这座瑞典民居坐落于一块绿草成茵的山坡上，四周鲜花盛开，房屋的主人在此尽情享受短暂夏季的美妙时光。



前维金时代的头盔

7世纪 发现于瑞典瓦尔斯耶德  
斯德哥尔摩国家历史博物馆藏

这个铁盔是从瑞典的遗址中挖掘出来的。铁盔的鸡冠状盔顶饰和面甲是青铜铸造的，其上半部刻成一块块的长方形，下半部是铁丝环。一个世纪后，当维金人开始征服世界时，他们的装备比这个笨重的头盔轻便多了。

有人会说，除了英格兰人以外，所有的日耳曼血统的民族都对人类聪明才智的潜力抱有无穷的信心，包括瑞典人、挪威人以及丹麦人。所以，瑞典的科学家得到了充分发挥创造力的自由机会，瑞典的

化学家在发展木材工业时，从准备扔掉的废木料中析离并生产了大量的副产品，如电影胶片或人造丝绸。瑞典的农业虽然比挪威更为发达，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高大的山脉分成两部分，而瑞典正好位于寒冷而裸露的那一部分，如此不舒适的自然条件让瑞典人饱受其苦。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里的人们非常地喜爱花朵。瑞典漫长的冬季总是极为黑暗，所以每一个瑞典的家庭总会尽可能地摆上花朵和常绿的树木，以保持明亮。

瑞典和挪威在其他的许多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中世纪晚期，古代挪威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黑死病破坏了整个封建体制，也中止了北欧海盗进一步扩张的野心和行动。瑞典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这个国家一直高雅地维持到今天，因为它一直允许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庄园主的存在。虽然现在的瑞典也如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一样被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统治着，但是与奥斯陆和哥本哈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德哥尔摩，它仍然是一个有着高贵背景的城市。瑞典的首都流行着高雅的举止，而在奥斯陆和哥本哈根，异常平民化的简朴生活在居民中迅速地推广。

或许这一演变同样是由于瑞典奇怪的地理位置所直接导致的情形。挪威是一个面向大西洋的国家，而瑞典显然面朝着内陆海，它的整个经济结构与历史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些方面混为一体了。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曾经只是一片半居留性的荒野，无论是西海岸还是东海岸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他们给外部世界的人只留下一个北欧海盗的形象。有这样一句古老的祷告广为传诵：“来自复仇女神那里的好心主人，解救我们吧！”但是这句祷告也没有明确地指出被那些可怜的卑微者牢牢记住的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哪一类。

在10世纪之后，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一场规模巨大而痛苦的内战开始了，双方分别是居住在南方的哥特南的哥特人和居住在北方的塞维兰德的瑞典人，塞维兰德的首府位于马拉湖畔，也就是现在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瑞典人和哥特人之间原本有着密切的关系，都相当崇拜“神之城”（今天的乌普撒拉城就是在“神之城”的原址上修建的，在那里有许多北欧最为古老和最为重要的大学）这一圣地附近的神。这场战争历经两个多世纪，最后国王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与此同时，基督教来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牧师和修道院都碰巧站在了贵族这一边（而在大多数国家里他们的立场正好相反），使得瑞典的国王更加势单力薄，这迫使这个国家在150年内不得不屈服于丹麦的统治。

在1520年，当西部世界正为那最可怕、最不可饶恕的、几乎玷污了人类历史的谋杀而震撼时，欧洲才想起有瑞典这么一个国家，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存在。在那一年，瑞典所有的贵族头领都被丹麦国王科里斯丁二世邀请参加一个大型酒会，并宣称将在宴会上商讨有关如何解决丹麦国王与瑞典下属之间的所有争端。就在酒会结束时，丹麦国王将所有的客人都关进了大牢，他们中有的被斩首，有的被淹死。仅仅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未遭毒手。他就是某位爱里克·瓦莎的儿子古斯塔夫，而丹麦的国王科里斯丁二世在几年前就将这位父亲斩首了，父亲死后不久，古斯塔夫潜逃到德国。当他听说这次大屠杀后，便回到了瑞典，并带领年纪稍大的自由民发起了一场革命。再后来，丹麦人被成功地赶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古斯塔夫也就被拥立为瑞典的国王。



有岩石和瀑布的风景

雅格布·罗伊斯达尔 油画 1660—1670年

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这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景：天空中饱含水分的云预示着风暴欲起，激流猛烈地击打着岩石，泛起白色的水花。斯堪的纳维亚特有的茂密松树掩映着乡间的小屋，以及在桥上搬运木头的瑞典人。短暂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夏天充满了强烈的生的气息。

国内和国际冒险的非凡时期就此开始了。这样一个面积狭小且极为贫弱的欧洲国家不仅拥护新教运动，还担当起抵抗越来越强大的斯拉夫人入侵威胁的最后屏障。曾经被人淡忘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俄罗斯

人在最终走上战争之路之后，便以浩大的声势向大海推进，这一行为至今还未结束。

但似乎只有瑞典意识到这种威胁。瑞典在整整两个世纪里，集中全部的能量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把俄罗斯人压制在自己的境内，再将他们赶出波罗的海。最后的结局是瑞典失败了，他们仅仅把俄罗斯势如破竹的前进步伐延迟了几十年，而瑞典为了这场斗争彻底耗尽了国库。这时，瑞典已经变成了第二等的王国，而它曾经占据波罗的海的绝大部分海岸，曾经是芬兰、列宁格勒（当时叫英格曼兰德）、爱沙尼尔、利物兰德、波美拉尼亚（德国东北部州名）的统治者。而现在它仅拥有17.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面积仅仅接近于一个亚利桑那州或是一个得克萨斯州，其人口总数还不及一个纽约市，纽约共有693.0446万人，瑞典只有614.1671万人。

在瑞典剩下的土地上，森林覆盖面积仍然达到了一半，它差不多可以满足一半欧洲国家的木材需求。人们在冬天将这些树砍倒，一直堆积到第二年春天时，将它们拖过冰雪覆盖的区域，当拖到最近的河流时，就将其放入峡谷之中。到了夏季，随着这些大陆的冰雪不断融化，原来的河流就成了洪流，木头将会被托起，并冲下峡谷。

这条河流曾在铁路运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如今它为锯木厂提供了动力。这些锯木厂将木头从河流里捞出，然后根据自己所设想的任何样式，做成相应的东西，从火柴棒到4英寸的厚木板均可。此时，波罗的海也到了解冻的时候了，航船又可以开到西部海岸各地了，人们就将那些木制品都搬到汽船上运走。那些木制品价格低廉，只够抵偿木工和锯木工的工资。而水运是一种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只要对于运输时间的要求不是那么地紧迫。

这些航道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般情况下，除非它们能够运输某种返程的货物，否则它们不得不放空回瑞典。因此，对于那些返程的货物，船主不可能收取太高的费用，这就使得瑞典人可以以一个很公道合理的价格买到很多进口的货物。

圣路西亚节  
托马兹·托马修斯基  
摄影 1992年

每年12月13日的圣路西亚节是为了纪念因帮助受宗教迫害的基督徒而殉难的小女孩圣露西亚，她用头上那顶燃烧着的蜡烛王冠将光明带给藏匿在黑暗阴冷的隧道里的基督徒们，被罗马人逮住后以女巫之名施以火刑。在瑞典，圣路西亚节的象征意义既有对抗即将来临的冬天所带来的漫漫长夜，又是“期待耶稣来临”的仪式。仪式通常是一位头戴蜡烛火环、身穿白袍的女子，手中拿着盛着饮料或点心的托盘，分发给参加的客人。她的旁边跟着一群孩童，女孩同样是着白袍，男孩则戴着高高的圆锥形纸制帽子，手里拿着星形的东西。



这样的机制也运用于铁矿石的运输中。由于瑞典出产的铁矿石质地相当优良，就算是那些自己国内也有铁矿石的国家对瑞典的铁矿石的需求量也非常地高。在瑞典的任何一个地方，其总宽度最长也只有250英里，因此要抵达海岸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在瑞典北部的拉普兰，它靠近格拉讷和耶利瓦德，那里蕴藏着数量可观的铁矿。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大自然把这些铁矿安放在两列低矮的山脉的地表处。在夏季，人们将铁矿运往位于波罗的海北部的波斯尼亚海湾的吕勒奥。由于吕勒奥在冬季会遭遇霜冻，铁矿石就将被运往位于挪威的拉尔维克。这得益于湾流的拉尔维克全年都对外开放。



通向教堂的路

亨利·路斯 油画 1975年

即使是漫长严酷的冬季也不能剥夺建筑物鲜艳的色泽和瑞典人执著的宗教信仰，马拉雪橇在冰雪筑就的道路上飞驰而过，深色的教堂尖顶矗立于高大的建筑之上，在深蓝的天空下显得肃穆庄严。在这个北方之国，人的精神与自然已高度和谐。

瑞典最高的山脉克伯列克埃斯山脉就坐落在距离这些铁矿不远处，总高度约为7000英尺，欧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电站就建在那里。虽然克伯列克埃斯山脉完全处于北极圈内，但因为电不会对地理纬度

有什么异常的反应，所以要带动铁路和地表矿山上的机器只需要这个电站付出很小的成本。

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应数瑞典的南部地区了。北部的冰河搜刮到的那一丁点儿土壤就沉淀在这里，从而使得瑞典南部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土地最肥沃的部分。还有许多湖泊也位于瑞典南部，其总面积为1.4万平方英里，在湖泊的数量上它仅次于芬兰。瑞典人在各个湖泊之间修建了一些运河，在国内形成了便利的水上交通。很多城市都从运河中受益，其中包括瑞典中部的工业城市北雪平，以及哥本哈根和马尔默这两大港口城市。

在有些国家，人类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安排，最后变成了它卑微的奴仆。而在另一些国家，大自然完全遭到人类的破坏，人类和大自然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联系。还有一些地方，人类尊重和理解自然，也得到了大自然同样的回报，他们彼此的利益都兼顾到了。年轻人，如果你想找一个有关于第三种情况的案例，那么往北走，去拜访这3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吧。



雪中猎者  
彼得·勃鲁盖尔  
油画 1565年  
维也纳艺术史美术馆藏

这幅雄伟的风景画呈现出荷兰人冬天的生活情景。左侧，仿佛剪影一般的农民狩猎者在积雪中缓缓地移动，身后是一群体形优美的猎犬。距离猎人和猎犬稍远的地方，一家人正围在火堆旁用火烤掉猪毛。与劳动一样，游戏也是荷兰农村冬季的风景诗。人们在冻结的湖面上快乐地溜冰，远处呈锯齿状的山峰似乎要刺透那青绿色的天空。

## 第二十章 荷兰，建立在北海堤岸上的沼泽帝国

Netherlands（尼德兰，即荷兰）一般只在正式场合才会使用，意思就是低于海平面2英尺至16英尺的低地的联合。这个词意思表达准确。假设再出现一次足够凶猛的史前洪水，荷兰的很多重要的城市都会被埋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下了，比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

这种明显的自然缺陷却给这个国家的居民带来了最强大的力量。在北海岸堤一带的沼泽区中原本没有可以耕作的土地，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于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大自然的残酷的暴力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荷兰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荷兰人也从中学会了艰苦奋斗，以及对任何事物保持警戒。这些品质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有用处的。

公元前50年的时候，罗马人到达了这里。当时，在这片离罗马很远并且很孤立的欧洲土地上，到处都是湿地和沼泽，还有一排狭窄的

沙丘，它从比利时径直延伸到丹麦，这些沙丘帮助荷兰躲过了北海汹涌的波涛的袭击。法国的3条河流莱茵河、默兹河、斯凯尔特河（西欧河流，发源于法国，经比利时到达荷兰，最后流入北海）的支流在流淌的过程中遇到这些沙丘时，就形成许许多多的河流小溪并把沙丘不规则地隔开。这些小溪在流过沙丘之后，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堤岸的阻挡，它就随意地到处乱窜，干着它们喜欢干的事情。每年春季到来时，这些小河就会更改流经的路线，进而形成一些岛屿，而在这之前，那里并没有岛屿。另外，它们也冲毁了一些像曼哈顿岛屿那样坚实巨大的陆地，对此我并没有夸大，这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了。13世纪时有过这样的记载，70个村庄被冲毁了，而村里近10万居民也失去了踪影，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偶发事件。

早期的荷兰人的生活过得相当地艰难，比起那些在附近的坚实地面上生活的佛兰德斯人来说，他们实在太不幸了。但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也许是水温发生了变化，给荷兰人创造了一个机会。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鱼类从波罗的海迁移到了北海，比如说鲱鱼。那时候的欧洲，人们在每个星期五不得不吃鱼，鱼已经成了人们主要的菜肴，比今天人们对鱼的依赖性要大得多。由于鱼的迁徙，北海边上大量的荷兰城镇突然兴起，而波罗的海相应数量的海港城市完全萧条了。从那时候起，荷兰的沿海城镇开始制作干鱼，并供应给欧洲的南部地区，今天的罐装食品正是起源于此。后来，人们又利用这些鲱鱼捕鱼场发展谷物贸易，继而又发展出与印度群岛之间的香料贸易。你不必为此大惊小怪，因为它正是一个商业国家要发展所应该经历的正常过程。

但是，噩运没有经过仔细思量就降临在荷兰身上，由哈布斯堡家族掌权的西班牙帝国把这个低地国家吞并了。荷兰是一个由精力充沛的农民和渔夫组成的国家，他们不懂得生活的优雅，是相当实际的粗人。而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总是高高在上，他居住在位于动荡的西班牙帝国所在的荒凉群山之中的宫廷里，受训于这位君主的那些长官们都有着令人讨厌的坏脾气。当这些长官们要管理荷兰的农民和渔夫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麻烦。这一麻烦引起的战争一共持续了80个年头，荷兰人为了自由而抗争，并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取得了彻底的完全的胜利。

新的荷兰成立了，它的统治者相当地务实，忠诚地按照生活法则办事，并由生活来决定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在这种生活法则能给他们带来某种益处时，人们更是尊崇它。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热情地招待那些在自己祖国生活得并不好的外国人，并保护这些人。这些逃难者由于信仰不同而受到迫害，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宗教，有的并不是。荷

兰赐给逃难者新的生活机会，他们可以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除了少数来自英国的身份低贱的逃难者——他们不久又离开了这里，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在这里定居下来，并成为这个国家忠实的居民。他们所有的动产都已经被原来祖国的主人们剥夺完了，他们积下的储蓄也被没收了。但是他们还有熟练的技能，不管他们逃到哪里，这些技能都会对新的祖国做出巨大的贡献，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独立战争结束时，荷兰成为掌控欧洲和亚洲命运的领导者，已经有100万人口生活在那些小城镇上，它们是由旧日的湖泊和内陆海底改造而成的。荷兰的这种优势竟一直保持了三代人。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花钱为自己购置大量的地产，以及比本国最好的作品还要精美的外国画，过着最为体面的日子。他们尽可能让邻近的国家忘记他们所花的钱的来路，很快，连钱自己本身也忘了它是从哪里来的了。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们人类的能量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那些不加倍地珍惜自己拥有的思想和钱财的人，将会很快败落。



井然有序的世界  
绘画 约17世纪

为免受海风的侵袭，荷兰城镇的堤围圩地都建有木制的高墙和修剪整齐的篱笆，并通过暗渠进行排水。城市的街道都打扫得纤尘不染，使人觉得走在街上都不失为一件乐事。这幅图展现了荷兰城市哈伦的景色。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共和国，17世纪的荷兰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财富体现在中产阶级商人的房屋上。而哈伦商人的乡间别墅则以有精心管理的花园而闻名。富裕商人的住宅可延伸达50米，装饰得金碧辉煌。

在19世纪初期时，一切都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由于荷兰这个低地国家是由法国的3条河流的支流冲积形成的一个三角洲，拿破仑凭

借他知道的有关战争所需要的地理知识向荷兰宣称，这个国家是由属于法国的河流缔造的，那么也理应属于法国统治。他在纸张的底部潦草地写上一个大大的“N”字，使荷兰人整整3个世纪的坚守就此结束。那里的地图上已经没有荷兰这个国家了，它已经成为了法国的一个省份。

荷兰于1815年又再次独立了，并开始延续它之前的统治地位。它拥有相当于本土面积62倍的殖民地，这帮助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再次成为来自印度的产品的分销中心。荷兰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工业国。它几乎没有任何原料，只是在最南端的地方有数量很少的煤炭，其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荷兰出口给所有殖民地的货物总价值还不到这些国家进口货物总价值的6%。但是爪哇、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婆罗洲以及西里伯斯岛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发展茶叶、咖啡、橡胶、金鸡纳树种植园。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中心为此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由于各国的人们都去那里筹集资金，使得阿姆斯特丹也成了非常重要的城市。另一方面，人们迫切需要将商品出口到欧洲以外的市场，或者从那些市场上进口，由此而引起的大量的运输需求使得荷兰继续保持国家载重量排名第五成为可能。

在荷兰国内，用于贸易运输的船只的载重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船只都要多。这里的水路相当地发达，就如大蜂窝般纵横交错。在由男人、女人、奶牛、马匹以及狗所构成的生活中，一直到最近的时代，时间因素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货船以其极低的经营成本而成为铁路运输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绝大多数运河其实是排水沟渠，在荷兰有1/4的领土实际上并非陆地，通常可以这样理解：要从鱼和海豹那里抢得面积不大的一块海底，只有通过永无止境的试验，用人工手段来维持土地干燥，并且一直保持警惕。自1450年起，这个国家通过排干沼泽和围湖造田，已经获得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只要你知道方法，要造这样的圩田也是很容易的。第一步，在你要排干的那一片水域边上围建一个大堤，在大堤的外侧，再挖一条与最近的河流相连的运河，要挖得又宽又深，并配备一个复杂的水闸系统，使得这条运河里多余的水可以被排入河流之中。这一步做好以后，再在大堤上装几打风车，再准备好水泵，那么剩下的工作就交给风或者是一台小汽油机去完成吧。就在湖泊里的水已经被抽干并排到运河里之后，再在新形成的圩田里挖出一排排平行的沟渠，然后你再让抽水风车和抽水站继续排水，这些平行沟渠便可以完成必要的排水工作。

除了购置地产和画作，有了钱的荷兰人在生活中也极尽享乐之能事。这是一个荷兰家庭主妇和她的女仆正从一个商人手里购买食物，包括品种繁多的鱼、家禽和水果。他们将尽情享受一顿丰盛而美味的大餐。



这样形成的圩田中，有些面积相当的大，可以供两万多人居住。比如水被排干后的须德海（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海湾的一部分，自1932年以后有一部分被逐步地改造成圩田，剩余部分被称为艾瑟尔湖），可以供至少10万人在那里落户（当然，这个改造工程的花费就更大了，而且如今每个国家都濒临破产）。每年，荷兰负责河流、运河、大堤的部门比其他任何的政府分支机构都开支更大，这其实很容易理解，这是因为荷兰有足足1/4的土地都是由这样的圩田构成的。

在荷兰的东部地区，莱茵河、默兹河以及斯凯尔特河尚未形成三角洲的地方，同时也是中欧大平原与海相接的地方，它对任何人来讲都不会有太大的用处，这与这个国家极其肥沃的低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北欧冰河所携带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也留在了这里，几千年来都如此。在某些方面，美国东北部的情况与新英格兰的情况与它极为相似，只不过这里的土地比新英格兰的更沙质化。在荷兰王国的统计表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纠葛：荷兰每平方英里上居住着625人一而法国只有191人，俄罗斯只有17人一但是这样一个人口相对密集的国家竟然有超过其领土面积25%的土地基本上是一片布满石渣的不毛之地。

由于东部贫瘠的土地和西部肥沃的土地之间异常鲜明的分界线，那些相对重要的城市都集中在位于圩田中心的小三角地带，像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荷兰莱顿瓶的发明地）、海牙、代尔夫特（以生产陶瓷闻名）以及鹿特丹等城市。事实上，由于它们彼此之间距离很近，这些城市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城市。这些城市都靠近那些著名的像保护性壁垒一样的沙丘。从3个世纪前开始，荷兰人就开始在沙丘

的底部种植一种小型的球茎植物，并且很喜欢这个漂亮的小东西。它是荷兰商人从波斯和亚美尼亚带回来的，开出的花被称为郁金香。



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大厅  
乔布·贝克海德  
油画 1668年

欧洲从14世纪起就有了股票交易，但直到17世纪阿姆斯特丹才成为欧洲大陆的商业中心。图为具有经济头脑的投机商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大厅进行股票交易。这些来自莫斯科、波斯、土耳其、印度的投机商在交易时可以以任何一件东西作为赌注，交易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雅典城的面积只相当于纽约的8个街区那么大。而任何破旧的车辆要将你从荷兰的一端带到另一端也只需要几个小时。但是与任何一个面积大小相似的地区（阿提卡除外）相比，位于莱茵河、北海以及须德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也许做出的贡献会更多。荷兰是一片积水沼泽，而雅典是一片贫瘠的岩地。尽管如此，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突然间声名鹊起。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它们所处的位置极为优良，经过那些他们被迫战斗否则丧命的日子后，来自肉体的勇气和来自精神的求知欲的过剩被传承了下来。除以上所讲的外，他们还拥有与生俱来的荣耀。

荷兰人造就了荷兰

## 绘画 16世纪

15世纪，荷兰人口的增长使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因此排水系统日益重要，这套排水系统能将沼泽和浅水区变成可供耕种的良田。如图所示，人们在开垦出的圩田中生活，这些田地既可用于耕作，也可作为饲养牲畜的牧场。到17世纪，荷兰人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液压技师，每年他们能用风车开垦出1800公顷的土地（见插图）。但海水总会再流回来。尽管维护谨慎，堤坝系统有时也难免失灵，时常发生的灾难性洪涝灾害不断地推动着排水工程的改进。





埃塞克斯的魏文侯庄园  
约翰·康斯特布尔 油画 1816年

展现于眼前的是英国乡村质朴的景色：农场的奶牛在悠闲地漫步，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有人在捕鱼，茂密的树林在草地上投下阴影，更远处是若隐若现的庄园府邸。而在大地和水面之上，则是饱含雨汁的多云的天空。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平、安宁、满足和兴旺，但那时，工业革命已对这种宁静的优美造成了威胁。

##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颠岛国，负责为世界1/4的人谋取福利

假如是在几年前来为这一章命名的话，那应该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大自然的手工艺品被人类改进后，原来的一个地理单位就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个体了。一切对此表示顺从的笔者们遵从这一改进，为每一个国家安排一个独立的章节。而其他的任何安排都会使事情变得异常复杂，并且那样做的话，我担心爱尔兰海军将会渡过哈得孙河来要求我致歉，因为我残忍地冒犯了他们国家的尊严。

恐龙当然不懂得画地图，但是遗留下来的岩石却可以向我们讲述有关历史的故事。这些岩石中有：火成岩，这是一种火山产品，它们是在附近的地表冷却后形成的；花岗岩，一种因压力而形成的岩石；积成岩，由于湖泊和海洋的底部日积月累地积淀而形成；构成岩，形似石板或大理石，但事实上它们是石灰岩和黏土，因为地球深处所发生的微妙化学变化使它成为了价值更高的材料。

它们都毫无秩序地沉睡在那里，就像是零乱地堆积在房屋里的家具，而房屋刚遭遇了一场飓风。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异常珍奇的地理实验室。也许正是它们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世界上如此多的一流的地理学家都出生在英格兰，其实这个国家对猎兔的热情和爱

好，比起追求科学真理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也正是因为英格兰拥有众多优秀的地理学家，才使得我们对英格兰的了解比其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其实，对此也很难说透彻，游泳冠军经常会在水边出现，你很少会看到他们在卡拉哈里沙漠。

地理学摆在那里，地理学家坐在那里，对于哺育他们的那块土地的渊源，他们各自说了些什么呢？

现在，尽可能地把你知道的欧洲地图都忘掉。假想有一个刚刚钻出水面的世界，它还在为创造力对它发生的效力而颤抖。画一个给你自己看的大洲，它正从水面缓缓地升起，这是一个无比荒凉的洲。大洲上将出现一些布满全身的裂口，这是由于岩石间的挤压而形成的喷出物所导致的。就如同纽约的下水道发生了爆炸而导致大街上的人行道被劈开一样。与此同时，大自然这个实验室的实验还以相当大的耐心继续着。当不断有风从海洋由西向东吹来时，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将携带着数亿吨的水分，然后土地因得到水分而湿润起来，大面积的草地和羊齿植物也慢慢地将地表覆盖，同时准备好水分给灌木和树木以促进其成长。昼夜交替，年复一年，海浪永不厌倦在拍打、撞击、磨擦、践踏、磨挫，最后陆地上的海滨就像被强烈的太阳光照射而慢慢地消失一样退去了，如同冰雪一样支离破碎。再然后，原本迟缓但异常残酷的冰雪猛地抬升起来，就像在折磨它自己，在已高出最高的山脉和最陡峭的山坡之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此后冰雪便开始从宽阔的山谷斜坡上笨拙地向下滑，那冰冷的水和从颓败的山顶上滑落下来的冰块把狭小的山谷和山涧都塞住了。

当人类最终诞生时，他们发现，太阳正照射着，雨正下着，有持续破裂和向上升起的冰块，波涛撕扯着，四季更替。一个洪水淹没了的山谷径直延伸至比斯开湾，它把一条狭长的土地与外部世界相隔离，还有另一块露出水面的高原，它与这个狭长的土地之间隔着一片波涛滚滚的大海，海面上挺立了十几块孤单的岩石，那里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而作为海鸥的栖息地将更好。

也许英国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只是也许。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地图，看看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在设得兰群岛与地端岬（英国西南极端，在康沃尔郡）之间的距离，如果按照欧洲人最通俗的说法来讲，就是挪威的奥斯陆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之间的距离，它就跟哈得孙湾的中心位置与美国北部边界的距离相等，或相当于阿拉斯加南部与美国北部边界的距离。这就已经说明，拥有4500万人口的英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它所处的纬度与堪察加半岛一样。位于阿拉斯加对岸的堪察加半

岛，所在的纬度为北纬50° 与60° 之间，仅有7000名居民生活在那里，他们对付饥饿的主食主要是鱼。



石头圈

遗迹 英格兰北部坎伯兰郡公元前5000年—前2500年

这种由竖起的石头构成的圆圈在英国900多个，由农耕部落建造，这是位于坎伯兰郡的一处。这些巨石圈的功能似乎与天文有关，石头位置的排列与太阳、月亮、恒星及行星的运动相关联。但不论这些石头圈的真正用途何在，被圈起来的地方都是神圣的场所，而竖起的石块则是一种尊崇的表示。通过这些石头的排列方式，英国人试图将他们自身与生存环境中的神秘法则联系起来。

英国的东面是将它包围起来的北海。事实上北海只是一个古老的洼地，后来逐渐蓄满了水。你可以再看看地图，那比我进行冗长的叙述效果更好。从地图上可以得知，法国就位于地图的右边，即东方。然后你将看到英吉利海峡与北海，它就像是一条横穿马路的沟壕。接下来，你将看到英格兰中央大平原，它最沉陷的地方就是伦敦。再就是威尔士群山。还有一个凹陷处，那是爱尔兰海，也称为“爱尔兰中央大平原”。而“爱尔兰群山”是一些顶端耸立在狭窄的海面上的岩礁，孤零零地位于地图西边。最后是无人居住区圣启耳达岩，要到达那里实在太难了。此时，我们突然朝下，你将看到那里是巨大的亚欧大陆的末端，包括被水淹没的部分和没有被水淹没的部分，真正的海洋便从那里开始了。

我无法不这样细述，因为英国是在众多海洋、海湾、海峡的重围之中。而那些无关紧要的名字我已经尽可能地不把它们也塞在这里了，因为你在快速阅读时会彻底忘记这些名字。当我们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时，会发现这个小小的奇怪的岛屿影响了我们这颗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的时间不少于整整4个世纪。毫无疑问，英国人已经很好地抓住了机遇。这个被大自然宠爱的小岛正好处

于西半球宽广的土地的中心位置，大自然的这种安排给英国人创造了绝好的优势。倘若你想知道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的话，那么就想想位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的澳大利亚，它是不幸的，没有近邻，没有向其他地方吸取新思想的机会，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我们再将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地理位置做一个比较，英国和四面八方的世界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就好比在蛛网里的蜘蛛，与蜘蛛不同的是，英国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之间并没有被充满咸水的壕沟完全隔离开来。

尽管这是一个特殊的位置，但是在地中海仍然是文明中心的时候，它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它直到15世纪末期还是一个地处偏远的无关紧要的小岛，给人们的印象就和今天的冰岛如出一辙。“你到过冰岛吗？”“没有去过，但是我的一个姨妈曾去过。那个地方很有意思，是一个有趣的小岛，只是太遥远了，你得晕5天的船才能到呢！”

在公元10世纪之后，英国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的。要忍受三到四天的晕船，并且你要知道，那时的罗马式大帆船与从雷斯到雷克雅未克的700吨的蒸汽船相比，让人感到更加不舒服。

然而，与这些文明边缘相关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这些把油彩涂在身上的野人在圆形的茅屋里生活，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正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这些土地都围有一圈低矮的土墙。罗马人征服了他们，通过辨听他们的语言，罗马人认为他们和北高卢地区的塞尔特人拥有共同的祖先。此外，罗马人觉得他们非常地顺从，愿意付出，对权利的要求也不高。让人困惑的是，这些野人是否拥有他们所占据的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后来者，这些土地是他们从一个更为古老的入侵种族手里夺取的。而那个古老的种族，在今天的东方和西方那些难于到达的地方应该还能找到它的后人。

粗略地讲，罗马人占领了英国4个世纪，这和白种人成为美洲的统治者的时间大体相当。人们几乎意想不到，这一切突然就结束了。在500年的时间内，罗马人都成功地把饥饿的条顿部落赶出了欧洲。但是防卫较差的边界已经被破坏了，野蛮人如洪水一样横扫南欧和西欧。那些边防要塞后来又被罗马人收复了。在被搞得快要灭亡之前，没有哪一个帝国会料到它会在短时间内被打败。少量的罗马军队守卫着高大的土墙，以抵抗来自苏格兰境内难以逾越的山脉中的野蛮人入侵英格兰平原。守卫威尔士边疆的还有一些城堡。



波格克力尔的农家  
斯丹利·斯宾塞 油画 1930年

充足的雨水使英格兰这座处于西半球心脏地带的岛屿随处覆盖着茂密的草地和树丛，即使是再小的村落都有着悠久的年代和历史。英国人利用这种优势繁衍生息，并一度使自己的国家在整整4个世纪内影响着地球上的历史与文明的进程。

有一天，供应日常所需的船只并没有从海上驶来，这说明敌人已经占领了高卢。从此，那些落户在英国的罗马人失去了与他们的祖国的联系，一直都没有再联络上。再稍往后的时间里，有消息从海滨城镇传来，说敌船已经到了亨伯河和泰晤士河河口之外，他们已经攻击并抢劫了一些村庄，如达勒姆郡、约克郡、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埃塞克斯郡等地的村庄。在那之前由于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罗马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加强东部边界的防卫。但是后来由于某种未知的压力（也许是由于饥饿、漫游癖或是由于后方的敌人，我们并不清楚），多瑙河、巴尔干以及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都被划入了对于条顿人的更大力度的防卫范围内，但是这样却导致了英国海滨的四面八方都涌来了通过丹麦以及荷尔斯太因入侵的撒克逊海盗侵略者。

突然间，罗马的统治者、罗马的守备军以及罗马的妇女儿童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就和早期居住在弗吉尼亚和缅因海滨的白人从地球上失踪的事情一样，他们的失踪相当地神秘，也无人知晓。罗马人在这之前肯定还居住在漂亮的别墅里（这些建筑的废墟在当代还是找到的），而现在他们各自四处流浪，有一些遭到仆人的谋杀，妇女们嫁给了善良的土著，这种遭遇实在很意外，尤其是对于一个引以为傲的征服种族来讲更为意外。然而，人们肯定会碰到一撮撮“殖民地居民”，他们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船。



遗存的城墙  
建筑 英国挪森伯连 古罗马时期

在现今的西方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的遗迹。这是罗马人修建在英国挪森伯连的、抵御蛮族入侵的亚德利安城墙，曾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捍卫了罗马帝国的边界。

之后，一片混乱出现了。那些来自苏格兰的野蛮人，在罗马人还担当着国家警察和国际警察的时候，他们宁静地生活了数世纪，现在他们成群结队、手拿大斧，对他们的邻居凯尔特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那时的境况相当地困难，在那种情况下，罗马人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正是他们那个英明的决定给他们带来了后来的灾难。“让我们从其他地方找些强壮者来替我们作战吧！”于是，强壮者来了，他们原本住在艾德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泥沼里，他们所属的部落叫做撒克逊，但由于德国的北部随处都是撒克逊人，他们也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发展而来的了。



棺木雕刻  
英国 公元8世纪

在这副鲸鱼骨雕刻而成的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基督徒的棺材上，有着罗马、异教与基督教的象征符号，这显示了8世纪不列颠文化所受到的复杂影响。雕刻的内容既有古罗马的创立者，也有德意志的起源和基督教中的东方三博士。

至于为什么他们与盎格鲁人有瓜葛，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这一词语是在他们来到英国的几个世纪之后才被发明的。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已成了一个口号，它用来鼓舞人们战斗，如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与它有关的所有的神话故事也都是那么的有趣。因此，如果这些东西引导人们认为他们比其他所有的人还要优秀，他们岂能不欢呼雀跃？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必定会表示遗憾，作为一个人种的盎格鲁人，它与迷失的希伯来部落（这个部落经常在一些虚构的叙述中被提及）本是兄弟，但是没有人掌握有关盎格鲁人居住地的任何线索。关于撒克逊人，他们很有可能也是北欧移民中的游牧民族，30年前的人们还在定期出海的远洋船的统舱里见到过他们。他们有强壮的体魄，不仅从事工作，也参加战斗、玩玩游戏，还会进行抢劫。他们利用5个世纪的时间来积累土地，这些土地现在被世袭统治着。在那些岁月里，他们的语言被成功地强加给不幸的塞尔特土著，这些土著也很快便忘记了那些不多的拉丁词语。这些词语也是他们在高雅的罗马贵族妇女的厨房里学到的，他们曾在那里工作。在后来的又一次条顿移民浪潮中，这些撒克逊人反过来被逐出了房屋，逐出了家园。

公元1066年，诺曼人（10世纪时定居于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将英国变成了它的一个属国，不列颠群岛被迫接受了来自海外的最高统治者，这已是第三次了。但这只是小人得志。经

证实，不列颠这块殖民地比起位于法国的临时性祖国来说可以带来更多的回报，于是诺曼人从大陆搬到了英国，并舒适地住下了。



亨利八世肖像  
汉斯·霍尔拜因  
1538年

1509年，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国王。因为他决定与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凯瑟琳王后离婚，而罗马教廷因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的紧密关系而不许离婚，由此导致了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的决裂。自此英国开始宗教革新运动，英格兰教会成为国教，亨利八世也成为英国国教首领。从此，英国从一个中世纪岛国发展壮大为现代化国家，并最终迎来称霸全球的黄金岁月。

的确，英国人最后一次失败是不幸的，他们丧失了法国的财产也是不幸的，但他们已不再对大陆寄予太大的希望了，而且对大西洋的存在已有所意识。即便是这样，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1507—1536年，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后以通奸罪被处死），那么英国也不会在那时开始在海上发展。这名女子曾对亨利八世说，在通往她的心灵的路上将经过一个教堂，那里灯火通明。于是，它导致

亨利八世离开了他的法定配偶，即布拉狄·玛丽的母亲，也导致了在教皇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基督教国家的问题上，英国与罗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教皇那一边有西班牙的加入，所以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掌握航行的方法，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战死，另一条是沦为西班牙的一个省份。这是一个奇怪而又曲折的过程，一个有关于离婚的争吵竟是英国人成为专业的航海者的真正动因。除此以外，英国人学会了新贸易也是因为它，但是他们祖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假如没有残酷的内部纷争，将不会发生变革。凡是理智的人都不会企盼一个社会阶层会因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自我毁灭，那些封建首脑当然会尽全力防止英国抛弃农业而加入到全世界的商业队伍中，这些封建首都早在诺曼征服开始便统治着这片土地。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向来是水火不容的敌人。中世纪的骑士鄙视商业，认为它根本不能叫做自由民。在他们看来，一个商人就是接近于一个走私酒类的人而已。你会需要他，但是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从前门进你家的。所以，外国人几乎做了所有的贸易业务，其中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另有一些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人们，正是他们让英国第一次注意英镑，这种硬币的价值绝对是不用怀疑的。犹太人不仅被驱逐，还被那样残忍地拒之于国门之外，使得莎士比亚仅凭见闻就已经非常了解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了。虽然海滨城市捕鱼的时候很少，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几个地区对于农业的追求一直保持了下来。为此，大自然已经给了这片土地极大的恩惠，那里的土地的岩质化很普遍，但是在家畜饲养方面，特别是羊群和牛群，大自然也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草料。



## 英格兰庄园 绘画

这幅图展示了英格兰科茨沃尔兹的一处庄园的情况。庄园主住在有围栏的石筑厅堂里，主宰着庄园内的一切事务，协助他的有管家和采邑管理人。庄园中农奴的数量可达几十人，甚至上千人，他们住在由木料、茅草和泥巴砌成的简陋棚屋里，同他们的牲畜挤在一起。这种庄园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唯一需要从外面输入的商品是盐和铁。庄园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羊毛生产。人们从六月份开始剪羊毛，这些羊毛被运往市场以高价出售给欧洲各地的织工。

那些曾必须居住在伦敦的人将会对此有印象：每年，从西方吹来的风将持续2/3的时间，它导致了降雨。虽然今天的农业对于大自然的依赖性不再那么严重（对此，我已经在讨论北欧国家的时候给你讲过了），但是在1000年前乃至100年前就真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造雨，但是化学工程师已经告诉我们克服众多的困难的方法。而这些困难被乔叟（1340？—1400年，英国诗人，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人当成了神的指示，他们没有任何的弥补方法和补救措施。由于土地的地理构造的特点，东部地区的地主受到了极大的恩惠。从不列颠群岛的一个横截面可以看出，它就像一个汤盘，只是其西边高出东边许多。我已经在前面谈到过导致这一情况的缘由，那是因为英国属于一个极为古老的大陆，其东部的最古老的山脉在风和水的作用下消磨了，而其西面的岩石结构，较为年轻，所以它将会耸立着度过另一个1000万年到1500万年，到那时才会消失。而威尔士，就是这些年轻的山脉所在的地方，那里是原始的塞尔特语最后的中心地之一。它还是一个屏障，那些来自大西洋的暴风雨在抵达东部的低地之前，会遇上它。它成功地将暴风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缓解了，所以使得东部大平原上拥有接近于理想的气候，这种气候适合于种植谷物以及饲养牛群。



横跨泰晤士河的伦敦  
绘画

16世纪后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伦敦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到17世纪，伦敦的人口已增至20万。这是17世纪的伦敦景象，横跨泰晤士河的伦敦桥将这座城市的南北连接起来，河岸两旁是密集的建筑群，河中来往的船只则象征着贸易的繁荣。而在18到19世纪期间，伦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

汽船的发明让我们可以到阿根廷或芝加哥购买谷物。冷藏技术的引进让我们可以从世界的一端把冷冻的肉类搬到另一端去。即便所有的开销都能应付自如，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仅仅依赖自有的农场和土地就可以供养它国内的人口。但直到100年前，为我们提供食物的人正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一旦他们紧闭贮藏室的大门，将会有数百万的人面临饥饿，乃至慢慢死去。古英国盛产粮食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了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由南方的英吉利海峡、西方的塞文河（它将威尔士与英格兰相隔离，最终汇入英吉利海峡）、北方的亨伯和默西赛、东方的北海所围成的广袤的平原。

在提到一个平原时，我当然并不是凭着我们对这个单词的习惯性感觉来使用它的。英格兰中央大平原由起伏的山水所构成，它并不像堪萨斯州那样如一个平坦而单薄的煎饼。穿流在这个平原的心脏地带的是泰晤士河，长215英里，它差点和我们的哈得孙河（长315英里）一样长。泰晤士河的发源地是以绵羊和马斯城闻名于世的科兹伍德丘陵。在罗马时代开始时，那里的英国调理室中，一些自找罪受的人共同分享钙钠热水浴，他们为增强体质，还食用只有一半熟的大块牛肉和蔬菜。

泰晤士河随后流经切尔顿丘陵与白马丘陵之间的地区，这段水路为牛津大学的皮划艇练习提供了方便，而最终它将汇入东盎格鲁的低矮的群山与北当群山之间的地势较低的泰晤士河谷。泰晤士河有一个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它竭尽全力想要把大西洋与北海连为一体，但是它的行程被多佛尔海峡阻断了，这个海峡穿过柔软的白垩质地层出现在泰晤士河的路上，所以它使得这条河不能径直地流入法国。

在这条河的河畔，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伦敦城，与罗马和其他多数遥远而模糊的岁月中的城市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它也不是因为某一位君主一时头脑发热而修建的。完全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它才会被建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为了方便地来往于英国的南部和北部之间，应该建一座大桥以摆脱为人熟悉的贪婪的野蛮部落的摆渡夫。而伦敦所在的地点并不太宽，也恰好是河流中不适合航行的河段，所以对20世纪之前的工程师来说，他们可以修一些建筑在那个地方，这些建筑帮助人们以及货物从河的这岸到达对岸，而他们的脚并不会被弄湿。

在罗马人离开以后，不列颠群岛上的许多东西都变了，但是伦敦却被保留了下来。今天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比纽约的人口还要整整多出100万。它的面积是古代最大的城市古巴比伦的5倍大，与巴黎相比，也是它的4倍大。在伦敦这个城市里，建筑物都显得低矮。英国人，出于对隐私权的坚持，以及照管自己生意的需要，他们不愿意住在蜂巢里，所以伦敦是一个朝水平方向发展的城市，而美国的城市的发展趋势却是垂直发展。

今天的伦敦市区，即它的中心，不过是一个车间。在1800年时，有13万居民生活在这个城市，而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4万人以下了。但是每天来这个城市的人口有50万，他们来此管理数十亿的资本。由于拥有如此大量的财富，英国把资金投入外国企业，然后对于那些质量可能不合格的殖民地产品的销量予以关注。这些产品堆积在贮藏室，已经堆成山了，而这种贮藏室在塔桥与伦敦桥下游的20英里处，随处可见。

在任何时候，泰晤士河都必须持续开放，因此就只有靠在河畔修建船坞和仓库来管理航运，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某个人想要了解一下国际贸易的真正含义的话，他就应该拜访一下这些船坞。这些船坞给人的感觉极为糟糕：毕竟，纽约还只是某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性的乡下村庄，它离商业中心也是那么的远。而这些商业中心今天正在西移，也许到最后的时候，这种格局将发生改变。但是从对国外贸易技巧的掌握程度上看，伦敦依旧是那么地独领风骚，而纽约还处在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

### 修建铁路

石版画 19世纪

这里展现的是1837年修建从伦敦通往伯明翰的铁路隧道口的场景。大约2万名劳动力花了5年的时间，才于1838年完成了这条长200公里的铁路的建设任务，其工程量不亚于古埃及修建金字塔所耗之力。



### 蒸汽机的使用

绘画 19世纪

1765年，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资源。到19世纪早期，由蒸汽驱动旋转的钻机被采用后，英国人就能开掘到更深地层的矿藏。图为一台放置在矿坑入口处的蒸汽机，正在传送高烟囱下面的半球形锅炉中的蒸汽，为升降工和煤的绞齿轮提供动力。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我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了。我得先回到1500年的英格兰平原的问题上。在这个平原的南部，山脉构成了它的边缘。而康沃尔郡坐落在平原的最西端，事实上它是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地区）的地理延续，只不过在这二者之间有一条穿流而过的英吉利海峡。在康沃尔郡这片非常奇怪的陆地上，直到两个世纪之前，塞尔特语一直都还在使用，而那里的石头纪念碑与布列塔尼的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异常相似，因此这样的结论就产生了：所有的地区都曾在某个时候有同一种族生活过。在此，我顺带提一下，康沃尔郡是英格兰领地中由地中海的海员最早发现的领地。在对铅、锌、铜的寻找过程中，腓尼基人常常会到达很远的地方，如锡利群岛之类，你要知道，在铁器时代的初期，这些人是异常强大的。腓尼基人会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碰到可与他们进行物物交易的野蛮人，这些人生活在被浓雾笼罩的内陆。

普利茅斯，它是这个地区最具重要性的城市，在这个小港口，并没有频繁的航运，只是有时会驶过一只大西洋上的汽船。而17世纪的地图上的“错误的海峡”，就位于康沃尔郡的另一边，它就是布里斯托海峡，它很容易被从美洲返程的船长误当成英吉利海峡，因为那里的潮汛可能会上涨到40英尺那么高，这将导致船只在那片狂暴的水域里发生意外。

布里斯托湾北面坐落着威尔士群山，蜿蜒起伏。它曾经是一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毫无意义的山脉，但在安格尔西岛附近发现煤田、铁矿和铜矿之后便有了变化，而这种发现促使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成为了整个王国的工业区，并积聚了最多的财富。现代世界最大的煤炭中心之一加的夫（威尔士首府，同时也是港口）曾是古罗马的要塞，在它与伦敦之间现在已经有铁路相通，其中的一段从塞文河底穿行。在工程学业界，这条隧道有很大的名气，几乎可以与威尔士陆地、安格尔西岛和荷利黑德岛相连接的桥梁相媲美，而所有前往金斯敦的人都是从荷利黑德岛出发。金斯敦是爱尔兰的都柏林市的港口。

英格兰这块古老的陆地呈四方形，在这里，所有的城市和村庄的年代和历史都是那么地悠久，我真担心如果再次提到它们的名字的话，这本书就不再是世界地理，而会被我弄成英国地理。即便是在今天，这些土地依旧被英国的地主阶级当成主心骨。虽然法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大面积的地产，但是数量少得可怜，因为法国拥有土地的人数是不列颠的10倍。与丹麦相比这一差距将更加地明显。原来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乡绅阶级，现在几乎失去了这一地位，而是仅仅被当成一种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穿上高尔夫球衣，怎样猎

杀有时被人类称为“沉默的朋友”的动物们以消磨时间，并将这些告诉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倒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品质而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英国发明家，发明了高效实用的蒸汽机）所发明的机器实用能干，它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位格拉斯林大学的热爱数学的仪器制造者在用他祖母的水壶做实验时，蒸汽还只是一个玩意儿，仅仅用来运转几个缓慢而费力的抽水泵而已，但是就在他死去之后，蒸汽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土地已经不再是财富的来源了。



机器时代的享受  
雅姆·蒂索 油画 1876年

乘坐汽艇游览泰晤士河，参观停靠在港口的巨大蒸汽轮船，是19世纪末期英国伦敦的绅士淑女们乐此不疲的娱乐。他们穿着苏格兰纺织工厂出产的优良呢绒服装，而巨大的轮船在喷吐着呛人的浓烟，泰晤士河的河水已变成了浑黄的工业污水。机器对城市的影响与控制日益深入，城市空前繁荣膨胀，同时也丑陋肮脏。这一切表明，机器时代已经来临。

及至到了后来的19世纪的前40年时，经济重心已由自古以来都所处的南方开始向北方转移，移到了兰开夏郡；蒸汽便帮助了曼彻斯特的纺织业；移到了约克郡，蒸汽便促使利兹和布拉福特成为了全世界的木材中心；移到了黑区，由于有了马力，伯明翰成为了数以百万吨计的铁板和铁梁的供应地，它们将被用来制造船只，继而把不列颠群岛的工业产品运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蒸汽取代了人类的肌肉，这势必引起一场剧变，它是人类之前所经历的历史革命中最为庄严的一次革命。机器自己肯定是不能思考的，因此它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参与进来，给它营养，教它做事，交

代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对这样简单的操作的回报却是农场的工人可以得到象征财富的东西，乡下的人可以感受来自城市的诱惑。城市在欢快中成长着。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占农村人口80%的人口搬迁到城镇里。最后，英国积累了非常巨大的财富，它足以保证英国在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源的情况下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的很多人都会反思，是否真的到了这种境况了。接下来的10年或者是20年将告诉我们答案。那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情呢？直到今天，大不列颠帝国照常是一系列地理意外事件的结果。它与罗马帝国就这一点来说是有共同点的。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为了不丧失它的独立，便不得不将它的邻居征服。只要英国成了大西洋文明中心，它也将按同样的政策去做。现在，世界探险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经济和文明都把海洋作为新的目标。让人不得不惊叹的是，几年前的一个巨大帝国的中心地带，却以极快的速度变成了荷兰的海岸线以外的一个小岛，还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

这实在太不幸了，但它就是我们这个行星上的事情向前推进的脉络。

#### 苏格兰高地的秋天 斯蒂文·奥斯汀 摄影

苏格兰的高地山区，起伏的山脉散布于寂寞的高原上，连绵峻美。山脉覆盖着厚厚的植被，绿草中偶尔杂有朵朵野花。高地中湖泊连连，瀑布、湖泊、山泉、溪流，遍地皆是。图中苏格兰高地的兰格湖被笼罩于灰暗低垂的云幕下，短暂的阳光穿透云的空隙落在灌木丛上，使它焕发出一片璀璨的金黄。几分钟后，阳光隐去，雨又落在空阔的湖上。



## 苏格兰

对于苏格兰的存在，罗马人是知道的，这就像我们那些居住于大西洋海滨一带的祖先也知道“五国”的存在一样。在北方某个地方，在最后一处富丽堂皇的砖房与诺森伯兰人的茅舍之外，坐落着一片陆地，它由令人不适的山脉所构成，野蛮的游牧部落和饲养绵羊的人居住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如传说中的那种朴素生活一样，沿袭母系血统，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地方沿袭父系血统。他们未曾修建马路，只有羊肠小道，这些路对马而言都显陡峭。对于那些针对他们的任何文明化的努力，他们以凶残的暴力进行抵抗，因此让他们严格地独立发展，似乎是最好的政策。但由于这些盗牛贼是难以对付的，他们会突然从山上冲下来偷盗切维厄特丘陵中的绵羊以及坎伯兰郡中的奶牛，所以得明智地用从泰恩河延伸到索尔韦湾的高墙把这些地区保护起来，并且用剑刺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杀人手段使野蛮人感受到死亡的痛苦，从而让他们不再贸然闯入。

这些都已经做到了，罗马统治了英格兰4个世纪的时间，在那期间，苏格兰人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文明，只是进行了几次惩罚性的远征。他们的表兄弟爱尔兰，与他们继续着古老的商业往来，但他们的需要很少，而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很少。虽然已看不到古罗马城墙的踪影了，但苏格兰人直到今天还过着自己别具一格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

苏格兰是一个贫困之地，令人窒息，但这有可能对他们保持自己的个性起到帮助作用。连绵的山脉占据了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在人类出现之前很长时间内，这些山脉和阿尔卑斯山一样高大。但风和雨的肆虐把它们都磨平了，其他的事情就是因地理剧变而发生的了。冰河接踵而至，还是那个覆盖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冰河，它将积淀在山谷中的少量微薄的泥土冲刷干净了，因此英格兰仅有10%的人口能在那块高地上养活自己，也就不是什么可奇怪的事情了。而其他90%的人口都集中在位于西边的克莱德湾与东边的福斯湾之间的一片狭长的洼地居住，那里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英里。在这个山谷的两座火山起源的山脉之间的宽阔的豁口处，有两个苏格兰的大城市，古代的首都爱丁堡以及作为现代的钢铁、煤炭、造船和加工制造中心的格拉斯哥。有一条运河将这两个城市连通，而从福斯湾流往默里港的另一条运河，使得小型的航船不用从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那片麻烦的水域绕行，就可以直接从大西洋航行到北海。那片麻烦的水域便是从爱尔兰延伸到挪威北角那个大洲的残留物。

但是要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靠在格拉斯哥找到的繁荣还远远不能做到。野蛮的苏格兰农民为了避免饿死，总会花时间找到很多食物，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己活着。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很看重所花掉的很难赚到的很少的便士，并教会他们完全靠自身的努力，靠自己的勇气，而不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因为一个意外的历史事件，伊丽莎白女王的与世长辞，而英格兰的统治权被赐予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这个人是她的表兄，于是苏格兰成为英吉利海峡的组成部分之一。从此，苏格兰人出入英格兰都是自由的，如果这个岛屿比起他们的野心要狭窄得多的话，他们就可以到整个大英帝国去溜达。他们的节俭、聪明智慧以及自制力，让他们适合领导远方国度的那些省份。



北方城镇

劳伦斯·斯蒂芬·劳里 油画 1939年  
萨尔福特艺术画廊及博物馆藏

苏格兰北方城市的集市拥挤着忙于购物的人群。远处的城市上空是高昂的教堂尖顶和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天空在烟雾的熏污下变成了铅灰色，这正是早期工业时代特有的冰冷而丑陋的色调。寻常的集市一瞥展现了英国北方工业时代的真实状况。

## 爱尔兰自由郡

现在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有关人类命运的难以理解的悲剧故事，一个在智力上拥有无限潜能的民族在对于某些失败的动机的徒劳追求中浪费了他们的能量，却并不重视他们已经掌握的事务，而在附近岛屿上，与他们矛盾尖锐的敌人总是时刻准备着，决心侮辱和奴役那些没有明白这一法则的人们，即正大光明的自身利益才是生存的第一法则。

应该受到指责的是谁？我不清楚，也没有人清楚。是地质吗？很难说得通。同样是史前时期北极大陆的残留物的爱尔兰，在后来的地质变迁中，其中央部分相比海滨的山脊陷得过低，使得这个国家成为汤盘，几乎使其数量本就不多的河流不能流入海洋，并且能发展出大量不适合航行的海岸曲线，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么爱尔兰的命运将会好得多。

是气候在作怪吗？也不是的，因为爱尔兰的气候与英格兰差不了多少，只是稍稍地潮湿，有点儿多雾，但这并不重要。

是地理位置吗？同样应该否认，因为在美洲被发现以后，爱尔兰成了所有的与新世界从事贸易的欧洲国家中距离最近、最为便利的国

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又是无法先知先觉的人为的因素，它将所有的预言颠覆，使得各种自然优势都成了地理缺陷，使得胜利成了失败，使得勇气成了对无趣的并不让人愉快的命运的消极承受。

是因为气氛或是别的什么因素所造成的吗？爱尔兰人是那么深切地为他们的童话故事而陶醉，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听说过。像小矮妖、狼人、妖魔和小精灵，每一个爱尔兰戏剧和每一个爱尔兰民间传说都会提到他们。可以坦白地讲，我们在这些无聊的日子里，有时会厌倦那些小精灵以及他们一切古怪的家人。

在那个地方到处看过后，你将会涌起无限的感慨。假如你高兴表述出来，那么对于那里的地理情况又有何感想呢？由这样一些统计数据所组成的地理状况是十全十美的，它们是一些有关众多山脉、河流、城市以及煤炭出口和木材进口的统计数据。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搜寻食物的胃，只是多了思想和想像。但是在这个被称作爱尔兰的国度里，存在着有些不大自然的东西。当你远望某个国家时，你会喃喃自语：它是一块陆地。看上去，它高低起伏，时而平缓，有棕色、黑色以及绿色。有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喝着水，吃着食物，有英俊的，也有丑陋的，有幸福的，也有悲惨的，他们出生又死去，有的在牧师的祝福下埋于土中，有的在上路时都没有牧师为他们送行。

#### 十字架

8世纪 出土于爱尔兰

爱尔兰基督教将显示其起源的拜占庭因素与自基督教以前的时代保存下来的异教花纹相结合，这个石制的凯尔特风格的十字架就显示了这一特征。十字架上环绕着一个圆圈，象征着巨大的宇宙之轮，与之相连的动物图案的装饰是从异教艺术中得到的灵感。



### 伯尔城堡

建筑 17世纪 位于爱尔兰

这座具哥特式风格的伯尔城堡矗立在爱尔兰潮湿而神秘的土地上，头顶孤独而近乎阴郁的天空，脚下繁盛茂密的灌木草丛中似乎隐匿着民间传说中古怪的精灵们。



然而，对爱尔兰来说，所有的这些并不一样。在爱尔兰，存在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氛，也可以说是自成一派的气氛。天空被一种寂寥的氛围所笼罩，你几乎可以伸手触摸到这种氛围。有些东西，在昨天它被认为是正确的，而现在却受到质疑。有些东西，在几个小时以前还显得简单，突然间会变得复杂起来。在爱尔兰的正西方，是一片寂静的海洋深渊，但你脚下的这块陆地比它还要神秘。

爱尔兰人对自己糟糕的过去十分在意，他们之所以对一切人和事都予以批判，是因为曾经有过倒霉的命运，他们被奴役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长。可是，有关他们的智力，其组成成分中有这样一种特性，那便是洞察力稍显不够，所以导致了仅他们才有的这种境遇在历史的记录里竟然一直都在延续。据我所知，也许这种缺陷将在那块土地上根深蒂固，这一块他们准备为之而死却从来没有准备为之而生的土地。

英格兰的诺曼人征服者将他们不久前所夺取的房屋略微整理一番，之后，他们那贪婪的眼光盯上了爱尔兰海。如果说爱尔兰海是海洋的真正组成部分，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位于水下的山谷，它和北海在这点上是一样的。爱尔兰在征服者威廉的那个时期，还是“颤抖的草皮”，难以计数的牧师充斥在这个国家里，他们企盼每一个未开化者都能得到基督教的福音，可是那是一个没有道路、桥梁和任何通信方式的地方。人们却严重地忽视了一切细小的元素，而它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了它会更加地和睦，更为和谐。这个岛屿的中心比其四周更为凹陷，是一片难以摆脱的沼泽地。一种属于沼

泽的可悲的特性就是抗拒自身被排干。而人类，当他们的精神如诗一般时，他们的手将不再会用来洗刷餐盘。

### 葬礼

詹姆士·修加 摄影 1968年

爱尔兰以其神仙传说著称，这些故事都与凯尔特人相信死者在自己的墓室里以一个五光十色的群体继续活着有关。很多故事讲的是人被带到仙女的山寨围垣，某个特别女妖（beansi）的哀号预示着死亡。爱尔兰有很多与死亡和葬礼有关的信仰和习俗。“唤醒”死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仪式，它涉及祈祷、吟唱、讲故事和玩游戏，目的是歌颂死去的人。



身为那些威风而有力的君主，英格兰和法国的统治者与当时世界的统治力量之间关系不错，但是却有人敢逼迫爱尔兰国王签订一个严重影响尊严的文件。如果教皇英诺森三世没有针对马格纳·恰塔，并评价这个为教皇所疼爱的儿子约翰当助手的人“没有丁点儿的价值，无能”，也没有诅咒那一帮贵族下地狱，那么就不会有那样的后果了。在战斗中，一名首领请求亨利二世予以援助，以对付比爱尔兰更为厉害的敌手，而我已经不记得在当时的爱尔兰这样的首领的准确人数了。于是，罗马开始了一种隐秘的操纵，教皇阿德里安四世硬性地签署了一份有关英格兰君主为爱尔兰的世袭统治者的授权文书。随后，一支拥有200名骑士和不到1000名步兵的诺曼底军队，侵占了爱尔兰，并把封建制度强加给那里的人们。但是，那里的人们依旧在喜欢部落制简单的优越感和幸福，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制度早已找不到。从此以后，口舌之争开始了，直到几年前它才算结束，哪怕是在

如今，这些口舌之争仍会忽然显现在报纸的头版，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查理一世的死刑  
油画 17世纪

画面描绘了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的死刑场面。当刽子手拿着国王的头颅示众时，一位妇女昏倒在地。对处决国王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这成了英国内战最后阶段的推动力。爱尔兰依旧存在的天主教王党分子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转移到查理一世的继承人——查理王子的身上。在克伦威尔的亲自领导下，“新模范军”以令人难以忘记的残酷屠杀镇压了爱尔兰的反英起义。

爱尔兰的土地就如同它的灵魂，天真地让一场充满谋杀和陷阱的战争来决定它的命运。而战争中远大的抱负和令人不齿的变节行为使人们卷入无法拯救的混乱之中，以至于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只能把原来的土著彻底地消灭。但这不过是无聊的闲话罢了。征服者们曾对那里的人们展开过几次大规模的屠杀和驱逐，然后霸占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并献给国王和国王的亲信。举个例子：克伦威尔在镇压1650年叛乱之后针对爱尔兰人的所作所为，让几个世纪后出生的人对那污浊的罪行仍然铭记于心，在当时，爱尔兰人根据他们让人瞠目的空想和“伟大的直觉”就与微弱的国王查理站到了同一边，其实他们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选择错误而已。结果是，爱尔兰被这么明确尝试着处理之后，这座岛屿上的人口陡然下降到80万，饿死的几率（存活率一直并不高）攀升到极高的比例，甚至那些靠行乞、借、偷盗凑足了可以支付短时间的海上旅行费用的人都会迫不及待地逃到国外去。其他人则继续待在家园，他们要安慰冤死的人，照料公墓，希望能够凭借土豆活下去，支撑下去。而他们最终得以解脱，是因为世界大战爆发了。

从地理的角度来说，爱尔兰永远都属于北欧。但从精神的角度来讲，地中海沿岸居民直到不久前还为它在心目中留有一席之地。哪怕是现在，这个已经属于主权国家的岛屿，它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享有同等程度的自治权，而且仍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不仅没有为一个统一的祖国而奋斗，反而将自身分裂为两个部分，它们各自为政，互相仇视。其中归南部天主教的那一部分，囊括了整个岛屿上75%的人口，是一个“自主国家”，定都于都柏林。而另外一部分，即位于北边的乌斯特，它由六个郡组成，其居民差不多都是新教移民的后裔，它归属英国，并直接派代表参加伦敦的英国议会。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尾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从此刻算起的一年或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然而首先要阐明的是，爱尔兰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英国人将其命运掌握在手中。此时的爱尔兰已经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它的海港，像科克，利麦立克，哥耳威也都成了真正的港口。爱尔兰人能够尝试一种农业协作机制，这种机制在丹麦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爱尔兰的日常产品也能够在同一基础上对抗其他地方的产品。如果退一步讲，这些自由独立的市民也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然而，他们会将充满灾难的过去抛在脑后，聪明地为未来而打算吗？



朱砂湖  
克兰·洛威尔 摄影

1885年11月28日，被加拿大政府设立为第一个国家公园的班芙（Banff）同时是世界上三个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仅次于美国的黄石公园和澳洲的爱象公园。1883年，三位铁路工人在这一年的工程结束时，于登山中发现了一个会冒烟的洞，于是发现了价值连城的温泉矿，从此占洞为寨，做起洗温泉的生意，每个人收费5角且门庭若市。班芙国家公园以山湖之旅著称，有弓箭河（Bow River）及被称为“一年四季的魔鬼”的路易斯湖（Lake Louise）、梦莲湖（Lake Moraine）等。图为班芙国家公园内的朱砂湖（Vermilion Lakes），在雪山、浮云和满月的映照下焕发出丝绸般幽蓝的光。



俄罗斯的冬天  
克留洛夫 油画 1827年

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人物如剪影一般伫立。两个农妇在闲谈，一个挑水的女人在走向一个牵马的士兵，他们的影子投射到雪地上成为长长的阴影。远处，是墨一般漆黑的森林。更远的地方，是与天空融为一体的广阔无垠的冰冻的水面。自然的严酷更衬托出俄罗斯人的高贵，他们的尊严赋予整幅画面一种庄重肃穆的气氛。

## 第二十二章 俄国，人们需要看地图才能确定它是欧洲还是亚洲的一部分

俄罗斯在美国政府看来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统治者是不合法的，也不允许俄罗斯的外交代表进入其边境。他们还警告美国人民，如果要去俄罗斯，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若是到那里后遇到不测，是根本不能请求华盛顿的帮助的。然而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地球陆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都是属于俄罗斯的，它是除了自身之外的整个欧洲的两倍，相当于三个我们的国家，其居民人数与欧洲面积最大的四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不相上下。蒙罗维亚、亚的斯亚贝巴都有我们的外交使节驻扎在那里，但在莫斯科却没有。

有关这所有的情况，肯定是有原因的。从表面上看，其中的因由便是因政治问题而起，但是其实可以绝对地讲，是地理根源引起的。因为与我能够想到的任何国家相比，俄罗斯这个国家更是产生于自然

背景，有关是欧洲的一部分还是亚洲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没有考虑好。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导致了一种文明冲突，而当前的国际形势又是因这种文明冲突而形成的。为了将这一切阐述明白，我必须借助于一张简单的地图。



森林远方

希施金 油画 1884年

层层叠叠的森林之外，海湾中反光的水面如一面巨大的镜子辉映着天空。怀着一种固有的观念，俄罗斯人要到找到一条通向海边的路。在翻越了乌拉尔山及其茂密的森林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吗？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或者，它是一个亚洲国家吗？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假设你是楚奇克部落的一员，生活在白令海峡的海边，你对自己所过的生活并没有兴趣，因为，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那个冰雪世界的角落里，你将依靠采集过着清贫的生活，所以我不会为这个责备你。在那时，你接受了贺瑞斯·格里利向西前进的建议。再假设你对登山并不在行，而且你想在平原上度过你的童年时代。嗯，假设你在向西前进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只是迫于无奈渡过了十几条宽阔的河流，那么你将理所当然地在两年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乌拉尔山脉。所有的地图都将它标为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但它并不能充当险要的屏障，因为第一批俄罗斯探险者在前往西伯利亚时就扛着他们的船只走过乌拉尔山，而你也能扛着一只船从落基山或阿尔卑斯山处越过。

告别了乌拉尔山之后，继续走半年左右的路程，你就可以到达波罗的海。由于波罗的海只是大西洋的一个分支，因此你不在离开那个非常平坦的国家的情况下，就可以从太平洋直达大西洋。而这个国家，它全部的土地却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平原，那是一个覆盖着亚洲三分之一的面积和欧洲一半的面积的原，但是它敞向北冰洋，这是一个巨大的自然缺陷。

对于古俄罗斯帝国的灾难，它在数百万年间耗费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血肉之躯和财富，为的是要抵达温暖的海域，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他们的努力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作为古老而废弃的罗曼诺夫家族的政治继承者前苏联的最大阻碍，它不同于一个由80层地板和8000间房屋构成的建筑，倒是和这样的一个小屋有些相似：只有两扇与三层后面的防火梯相连的小窗，此外便再也没有任何入口或出口了。



新旧交替的莫斯科  
杰德·路德维格 摄影  
1997年

红场上辉煌壮丽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为纪念1552年“恐怖的伊凡”胜利占领喀山而建的。由8个独立的小教堂组合而成，高低错落，环绕在圣坛周围。传说伊凡为了使不再有更富丽的建筑出于其右，在竣工时弄瞎了所有参与的建筑师。教堂不远处则是蓬勃发展、具强烈资本主义气息的莫斯科新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  
(局部) 列宾 油画  
1880—1883年

俄罗斯的农民拿着宗教遗物，以及画有基督和圣人像的旗帜，行进在满是尘土的乡间道路上。库尔斯克省的这种宗教游行十分出名。在这个热闹而庞大的行列中，拥挤着俄罗斯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人，他们的面孔专注而虔诚，反映出对于宗教信仰的执著与狂热。

与诸如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小国相比，你已经习惯性地对我们的共和国当成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了。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国旗随处可见的平原，相当于40个法国或60个英国，它的第一河流鄂毕河，是一条与亚马逊河拥有相同长度的河流。俄罗斯第二大河勒拿河，长度接近于密西西比河。在俄罗斯的湖泊和内陆海中，位于西部的里海，其面积是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以及伊利湖的总和。位于这个国家中部地区的威海比休伦湖，面积为4000平方英里。而东部地区的贝加尔湖，其面积是安大略湖的两倍。

耸立在南方的山脉，将这个平原和欧洲其他地方相隔，并拥有与我们这个洲上最高的顶峰相近的高度，其中的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的高度为2.03万英尺，而高加索地区的厄尔布鲁士峰的高度为1.82万英尺。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坐落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陆地，这个大平原

上的一部分完全处于北极圈内，其面积与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国土总和相等。



晚会  
列宾 油画 1881年

乐手奏起的音乐在蜡烛照亮的房间里欢快地响起，劳动之后的农民聚集在餐桌旁看着一对年轻的男女跳起了活泼奔放的舞蹈，欢乐充满了房间，欢笑在俄罗斯人的脸上展露开来。沉默隐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这使他们能坚忍不拔地与恶劣的自然进行争斗。但热烈疯狂也是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具有奇妙的双重性。

对于那些极端的事情，在这一地区得到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所表示的鼓励。因此，很明显，周围的自然环境已经影响了生活在这些大草原和苔原上的人群的性格，他们思考和行动的模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会遭到嘲笑，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许多世纪中，他们都遵循一种最为虔诚的信仰，可是他们也能把所有关于神的认识在突然之间清除掉，甚至可以从学校的课程中把他和他的名字删除，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用不着惊讶的事情还有呢！数百年来，他们臣服于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且极为神圣的统治者，但他们也会在某一天，突然掀起一场暴动将他推翻，再任由一种冷酷无情的经济理论糟蹋它。也许这个理论给过他们更加幸福的未来的承诺，但在眼下，这一理论却斗胆对他们残忍、严厉和独裁，就如同所有的沙皇一样。

罗马人很明显不知道俄罗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希腊人（有关金羊毛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在前往黑海谋取谷物的时候，肯定遇

到过某些被他们称为“取马奶者”的野蛮部落。他们很可能是现代哥萨克人的祖先，这从遗留给我们的花瓶可以得出此结论。在俄罗斯人真正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时，由南面的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西方的维斯杜拉河、北方的普里皮亚特沼泽、东方的第聂伯河所围成的正方形之中便是他们的居住地。而他们的堂兄弟立陶宛人、列特人和普鲁士人就居住在他们北方的波罗的海平原上，其中的普鲁士人早期是一个斯拉夫部落，现在成了现代德国的统治者。芬兰人就生活在俄罗斯人的东部，而今天的他们被彻底围困在位于北极圈、白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那片土地上。而在他们的南部，是塞尔特人和德国人以及这两个人种的混血儿的居住地，

在这之后稍稍有些晚的时候，日耳曼部落开始游荡在中欧地区。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需要奴仆，便会袭击北方邻居的营地，并由此而得到奴仆。他们属于一个温顺得让上天决定命运的种族，只会耸耸肩沉默地讲，“唉！生活就是这样！”

这些北方近邻似乎给自己取了一个在希腊人听起来像是“Sclaveni”的名字。贩卖人口的那些人常常袭击喀尔巴阡地区以积累他们那些活生生的商品。因为他们经常这样讲，他们抓到了难以计数的斯拉夫人或奴隶，所以“奴隶”一词便在后来成了一个代名词，用来指那些成为另一个种族的合法财产的悲惨的生灵。而当今世界上最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正是由同样的斯拉夫人或奴隶渐渐发展而成，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讽刺。我们其实可以永远都不会处于目前的尴尬境地之中，只要我们的祖先那时将目光稍微地放远一些。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 油画 1870—1873年

炎热的夏天，一群衣着破烂不堪的纤夫迈着沉重而疲惫的步伐拖着货船，艰难地行走在伏尔加河畔的沙滩上。远处的河面被薄薄的烟雾所笼罩，一片昏暗迷离。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俄罗斯人，有着不同的经历、性格和气质，一种惆怅、孤苦、无助的感觉渗透于画面的每一个角落。

斯拉夫人在他们的面积不大的三角地中的生活原本处于平静，但是他们大量地繁殖，不久后便出现了对更多土地的需求。然而他们向西挺进的步伐因强大的日耳曼部落而阻断了，至于通往地中海的大门已经被罗马和拜占庭关闭了。在那时，唯一的选择便是东方。因此，为了寻求更多的领地，他们不得不向东进发。在越过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之后，最终到达了伏尔加河，但是那时的他们仍没有停下来。伏尔加河是一条被俄罗斯农民称为“百河之母”的大河，这里出产的鱼类数不胜数，它使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得以生存下来。



贸易线上的商人

绘画 11世纪

这是一个穿行于贸易线上的商人。11世纪，商人是基辅繁荣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每年春天，他们带着皮毛、奴隶、谷物、蜂蜜和盐去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则带着拜占庭的丝绸、香

料和首饰等奢侈品。从他们的服饰中可看出异国风俗的影响，东方宽大的裤子是其独特的标志，而佩剑则揭示了行程的风险。

欧洲最大的河流是发源于北方的俄罗斯中央高原的低矮群山之中的伏尔加河。因为有了这些小山，这里有着建筑要塞所需的很不错的条件，早些时候那里坐落着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为了流入大海，被迫要绕过这些山脉，再向东盘旋很大的幅度。它沿着山脉的外沿如此小心翼翼地前进，所以在右边的海岸处显得高而陡峭，而左边的海岸却低矮而平缓。那个因那些小山而存在的盘旋，十分壮观。假如河道呈直线形，那么在靠近发源地的特维尔与里海之间只有1000英里，实际上这条河流流程为2300英里。在欧洲，伏尔加河是流域最大的河流，它流经56.3万平方英里的地方，而密苏里河为52.7万平方英里，二者相差4000平方英里。伏尔加河覆盖着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土总和相等的面积。但是，这条河流也像俄罗斯的其他东西那样扮演着有点另类的角色。在适于航行的河流中，它是名气很大的一条，在世界大战开战前，由40000只小船组成的舰队在河上漂流着。然而，这条河流在到达萨拉托夫时的水面与海平面处于同一高度，这确有其事，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可能。它流入了位于盐质的沙漠的那段里海，因此萎缩了大面积的水面，甚至于低于地中海的海面8.5英尺。假如再过百万年，它将会成为足以与死海齐名的对手，而死海是水面低于海平面1290英尺这一记录的保持者。

有一种猜想，我们所吃的鲑鱼子酱是来源于伏尔加河，这也凑巧。我之所以使用“猜想”来表达，是因为伏尔加河仅仅相当于鲑鱼子酱的继母，与鲑鱼相比，那里真正远近闻名的俄罗斯美味似乎应该是金枪鱼。

后来，由于铁路延伸到了各个地方，河流和海洋也就成了天然的道路。人们沿着它们发展贸易，或是外出抢劫。由于与远洋连接的路线被西部的条顿部落和南部的拜占庭竞争对手切断了，所以在俄罗斯人必须要寻找自由的乐土时，河流成了他们仅有的依靠。俄罗斯的历史与两条大河有密切的关联，从公元600年到如今都是如此。其中的一条便是我刚刚提到的伏尔加河，另一条是第聂伯河。如果将这两条河流做一个比较，第聂伯河更显重要，因为它属于从波罗的海直接抵达黑海的路线，并且它的久远接近于贯穿德国大平原的篷车路。请瞧瞧地图，随我到那里看看。

我们看到在最北方处，芬兰与拉多加湖相连，途经涅瓦河，在它的河畔坐落着列宁格勒。乌尔克霍夫河是拉多加湖与爱尔蒙湖之间的联系，这是一条从拉多加湖向南径直流去的小溪。我们又在爱尔蒙湖南边的湖畔发现了卢瓦特河。在卢瓦特河与普那河之间隔着并不算远

的距离。这里的土地相当地平坦，可以被人们用作运输路线。只要旅行者战胜了这些困难，他就可以在北方乘船，顺水而下，就到了第聂伯河，最后他可以抵达与克里米亚半岛仅隔数英里的黑海。

贸易是没有国界的，商业也不会太介意种族。那些商人将商品从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上运送至拜占庭人的土地，并从中获益，而这些商人之所以在这部分世界中住下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纪元开始后的五六百年间，它仅仅作为一条便捷的贸易路线而存在。这是一条沿着一块下陷地而形成的路线，它的一边是加里西亚丘陵和普多利亚丘陵，后者是喀尔巴阡山脉的郊区，俄罗斯中部高原则是它的另一边。

但是当斯拉夫人移民渐渐地充斥这一地区时，情况就不再一样了，因为商人们在后来结束了没有尽头的游荡生活，变成了政治上的统治者，安定下来并成了一个王朝的奠基人。就算是俄罗斯人将他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他们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维护统治者，因为他们的邻居条顿人的更严格的智力精确性是他们所不具备的。在他们的灵魂里，填满了疑惑，他们也常把心思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如此热衷于谈话和思考的他们，并不能把那些需要精力集中和快速决策的事务做得很好。许多人因为相对的舒适而自以为统治着一个地区。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野心自然不会那么急速地膨胀。然而，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他们所需要的。当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豪华房屋后，他们得为其臣民的房屋着想，也正是这种方式形成了许多古老的俄罗斯城市。

但是，一个年轻而朝气蓬勃的城市，常常容易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这个解救灵魂的机会被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们得知后，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向北推进，就像几个世纪之前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南下那样。当他们和当地的统治者联手之后，修道院也就附属于皇宫了。这是一个特意为罗曼诺夫家族的俄罗斯人准备的舞台。西欧也听说过存在于南部的基辅以及富裕的商业城市大诺夫哥罗德（不同于位于伏尔加河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奥卡河正是在这个城市的所在地与伏尔加河相通），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那么兴旺和有名了。

就在那时，农民的人口正处于增长状态，那是一些耐心太好的人，他们又一次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农场时，家园的桎梏被打破了，而他们的家园便是那个作为欧洲最富饶的谷仓地带，是一个肥沃的山谷，位于乌克兰。之后，他们开始向俄罗斯中央高原迁移，就如同他们在过去的上万年里那样进行着。他们在到达最高点之后，看到了向西流去的河流。这些并不重视时间的俄罗斯农民非常迟缓地爬下奥卡河河谷，最后到了伏尔加河，并建立了一个叫诺夫哥罗德的新城。他

们在那里守卫着，生生世世统治着这个平原。其实，至少在历史上的“生生世世”看起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他们的野心早在13世纪时就已经接受过一次检阅，那是黄祸这样的大灾难引起的。数千身材矮小的黄种人经过了位于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阔的豁口，这个豁口便是乌拉尔河附近的盐碱荒地，随后他们匆忙地向西挺进，最终，似乎所有的亚洲人都聚集在了欧洲的心脏地带。那些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小侯国为此慌了手脚。而鞑靼人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整个俄罗斯平原、河流、海洋和山脉，这种命运甚至德国和法国以及西欧的其他地方都没有遇上，它们只是因为鞑靼人的小马得了一种传染病而倒了一个大霉。

在鞑靼人培育出了一个新的马种后，他们要再次尝试。但是德国和波希米亚的堡垒是如此地牢固，入侵者便绕了一大圈，沿途烧杀抢掠，在经过匈牙利后驻扎在俄罗斯东南部，并享受其胜利的果实。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遇到成吉思汗的一个后人，就必须得跪倒在泥尘之中，亲吻这个后人的坐骑的马镫，不然的话，就会受到立即丧命的惩罚。



下诺夫哥罗德  
萨夫拉索夫 油画 1871年

俄罗斯的下诺夫哥罗德始建于1221年，当时它是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交汇处的一个古老的斯拉夫居民点。到19世纪末，下诺夫哥罗德已成为一个商业和工业城市。这幅图展示了下诺夫哥罗德郊区宁静的景色，由于居住在森林茂密的地区，下诺夫哥罗德人自然选择木头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远处矗立的是佩切尔修道院，伏尔加河在静静地流淌。



圣尼古拉斯教堂  
建筑 1753—1761年 位于圣彼得堡

1703年，彼得大帝在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着手修建圣彼得堡。整座城市由40多个岛屿组成，水道纵横，700多座桥梁将各个岛屿连接起来，有“北方威尼斯”之称。这是于1753年始建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外观高雅且极富艺术性，金色的圆顶及上方的十字架使整座教堂充满了庄严隆重的气息，展现了俄罗斯全盛时期豪华盛大的风格。

虽然欧洲对这事也有所耳闻，但是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斯拉夫人祭拜天神是依照希腊仪式，而西欧是按罗马仪式进行。因此，对于异教徒的狂暴，他们都听之任之；即便是俄罗斯人沦为最为悲惨的奴隶，甚至被外国人的皮鞭抽打得颤抖，他们都听之任之。他们不可能交上好运，由于他们是异教徒的关系。这一差异所导致的结局便是欧洲元气大伤，因为两个半世纪以来，那些作为俄罗斯的肩膀的人沉默地忍受着用武力强加给他们的任何重压，他们在鞑靼人的统治下已经养成了愚昧地听从的可怜习惯，他们一直没有能够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作为斯拉夫人在东方的一个古老的边防哨所，莫斯科的小公国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解放。在1480年，约翰三世拒绝上交岁贡给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公开的抵抗由此开始了。那些外来者也在半个世纪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鞑靼人离开了，但是他们的系统仍在发挥作用。

对于生活的“真谛”，新的统治者天生就对它有着良好的感情。土耳其人在此前约300年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而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在圣索非亚教堂的台阶上遭杀害。但是他还有一个在远方的亲人，那是一个名叫若伊·芭拉诺娃的妇人。碰巧的是，她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教皇得知有这样一个将希腊教堂的迷途羔羊揽入自己怀抱的机会，便要促成伊凡与若伊的婚事。婚礼后，若伊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索菲娅。然而，教皇的处心积虑并没有看到结果，伊凡较以前反而更加独立了，他察觉到他获得拜占庭以前扮演的角色的机会来了。代表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著名的双头鹰形象，他利用了君士坦丁堡的这一盾纹章，而且还把贵族贬为仆人。他将拜占庭式的古老而严格的礼节带到莫斯科的小宫廷里进行推广。在他看来，他此刻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恺撒”或者唯一的皇帝。

原北欧入侵者的末代子孙于1598年死去，他们正是留里克家族最后的后裔。在历时15年的内战结束之后，一名来自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成了沙皇，这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莫斯科家族。从此，俄罗斯的地理最为直观地反映出这个家族的政治野心，他们取得了太多可查证的成功，因此对于他们的失败，我们大可略过。

他们所有的人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都持有一种异常坚定的立场：找出供他们的臣民直接出海的路线，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首先，他们向南方探索，一路打到黑海、亚速海和塞瓦斯托波尔，最后发现他们通往地中海的道路被土耳其阻断了。但是他们却在这些战斗中感受到了那十个哥萨克部落的绝对忠诚，它们是由古哈萨克人或自由民、冒险者、逃跑奴隶的后裔所组成的部落。这些人在上5个世纪里为了躲避波兰和鞑靼统治者的魔爪而逃进蛮荒之地。他们曾与瑞典人有过一场战斗，那些瑞典人已经近乎完全控制了波罗的海的周遭地区，在这之前他们成功地战斗了30年。最终，在半个世纪的战争结束后，沙皇让他属下数十万人进入涅瓦河沼泽地，并为他修建圣彼得堡，那是一座新的首都。但是依旧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远洋”，因为在芬兰湾，一年中有4个月处于霜冻的状态。于是，他们沿着奥涅加河和德维纳河前行，并径直穿过苔原地带的中心地区，而苔原带正是北极圈内的青苔原，之后他们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位于白海海滨的被他们命名为阿甘折的新城，然而这个荒凉的卡令半岛距离欧洲就和哈得孙湾与欧洲之间一样地遥远，就摩尔曼海滨而言，所有的荷兰和英国船长都谨慎地绕过那里。于是，这一目标成为一个没有指望的目标了。只有去开拓东方的路线，因为已经不能从其他的道路冲出去了。



俄国沙皇留里克和  
奥莱格  
版画 18世纪

当挪威人和丹麦人在西欧掠夺时，瑞典人则转向东欧。他们顺着向南奔流的河流而下，开辟了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和市场。9世纪末，瑞典人留里克统治了全国，而后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留里克的接班人、兄弟奥莱格是个英明的人，他统一了俄国南部（基辅）和北部（诺夫哥罗德），继留里克之后，也做了俄国的沙皇。

冰原  
利恩·约翰逊 摄影1992年

寒冷将辽阔的平原封冻成巨大的冰场，昏黄惨淡的阳光也无法打破这永恒的寂静。马拉雪橇费力地拖出一条泥泞的道路，那些早期的殖民者在向东推进的征途上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景色。直到今天，这片广阔而严寒的土地几乎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1581年，一支约1600人的队伍越过了乌拉尔山，这支队伍由来自好几个国家的逃亡奴隶、冒险者和战犯组成。迫于贫困，他们发动了针对东进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鞑靼可汗的攻击，而这个鞑靼可汗统治着一个叫西伯利亚的地区。他们将这一地区献给沙皇麾下，因为他们清楚莫斯科的手臂能伸到遥远的地方，他们不会等着将来的哪一天被那位小国王的陆军追赶，并将他们作为逃兵和叛徒。因为他们为沙皇立下了功劳，敬爱的君主便把他们标榜为真正的爱国者。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着这种奇怪的殖民地的开拓，尽管在这些“坏人”面前延展的巨大平原上人烟稀少，但却是极为肥沃。大牧场占去了它的北半部，其南半部覆盖着森林。没过多久，鄂毕河已经被他们甩在身后了，再后来，他们到了叶尼塞河。这支卑微的入侵队伍的先遣部队早在1628年时就已经抵达勒拿河，并于1639年到了鄂霍次克海之滨。在1640年后不久，他们继续向南进发，并将第一座堡垒建在贝加尔湖的湖畔。而黑龙江的发现，是1648年的事了。在那年，一位名为德佳勒夫的哥萨克人到达了在亚洲与美洲之间将二者相分隔的海峡，沿途他顺水渡过了北西伯利亚的科雷马河，也曾沿着北冰洋海滩前行。在归来后，他把这个故事讲述给别人，但是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又过了80年，受聘于俄罗斯的白令再次发现了这个海峡，他是一位丹麦航海家，经许可他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为这个海峡命名。

从1581年到1648年，整整历时67年。因为被误导，我们曾认为俄罗斯人动作迟缓，其实并非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只要想想我们的祖先从阿利根尼山走到太平洋海岸地区竟花了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尽管如此，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依旧维持着那个模样。到最后，俄罗斯

人跨过亚洲去了美洲。在乔治·华盛顿还未去世的很长时间内，有一个十分兴旺的俄罗斯殖民地位于一个要塞的周围，这个要塞被称为阿切昂格尔·加布里埃尔，如今人们称它为夕特卡。1867年，在这个小镇上举行了关于阿拉斯加的交接仪式，它被从俄罗斯正式交给美国。



宣传者被捕  
列宾 油画 1880—1892年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解放了农奴，但他却被恐怖分子暗杀。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强化警察权力，加强言论检查，激进派和民众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画面表现了警察正在逮捕一名革命者，箱子被掀开，准备散发的传单散落了一地。右边，一个警察高高扬起他拿着一大捆传单的手。革命者的妻子躲在门后，模糊的背景里，他的父亲和亲人们表情沉重地看着他。等待这位革命者的，将是发配西伯利亚的命运。

与我们的祖先相比，这些最早的俄罗斯先锋无论是精力、个人勇气，还是无所畏惧的勇敢，都要更胜一筹。在某个地区，有种类繁多的财富等待人们去开发和利用，但是这一地区的发展受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掌权者所拥有的亚洲帝国的概念的阻碍。那里的大草原、森林以及矿产并未有所发展，俄罗斯人却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

17世纪中叶，第一批犯人来到这里，这正是乐马克翻越乌拉尔山之后的第50年。该批犯人由神甫组成，他们之所以会被押解到黑龙江畔忍受饥饿直到冻死，是因为他们拒绝依照东正教规矩做弥撒。从此，几乎一直都有男人、女人被遣送到这片蛮荒之地，其中经常还会

有小孩，其原因便是他们的欧洲化的自由主义精神与亚洲化的顺从观念之间产生了矛盾，这里的顺从观念是指古俄罗斯机构的基础法规。在1863年，最后一次波兰大革命之后不久，原来生活在维斯杜拉河畔的5万多名波兰爱国者被流放到托木斯克与伊尔库茨克的郊外，这便是放逐的高峰。早期被强制移民的总人数并没有统计出来，但是来自国外的沉重压力使得这一机制在逐步地规范化，对放逐的人数的保守数字为两万人。然而，这一数目中并没有包括一般犯罪、谋杀者和小偷，他们所做错的唯一的事情是对那些不值得热爱的同胞们投入了太多的热情，而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会被放在这样一个行列里，那是精神大清理的受害者的行列。

当惩罚期满时，幸存者得到了一小片土地。在这片挨着一个小小的流放村庄的土地上，他们得到了成为自耕农的允许。从理论上讲，让白人在这个国家居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帝国的统治者便可据此向其欧洲的股票持有人说明这样一点，这些情况并不像所形容的那样糟糕。当然，这样的制度的确存在，在西伯利亚便有这一疯狂的举动，他们将“罪犯”教育成一个有用之人和社会的从业人员。然而，这种机制实际上运行得相当地“好”，从而使得绝大多数“自由移民”从地表消失而不会留下痕迹。他们可能已经与当地的某一个部落生活在一起，并脱离了基督教文明而成为了穆斯林或别的异教徒；也许他们拼命地逃窜，最后成为狼的腹中之物。我们对此什么都不知道。根据俄罗斯官方的统计，可以看出那里在逃的罪犯大约有3万到6万，他们在森林或山脉里藏身，与卑鄙的白人暴君的监狱相对而言，他们甘愿承受一切艰辛。但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已经不再飘扬着帝国的旗帜，前苏联的旗帜取代了它。现在，又推出了新的举措，但是其实质还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照样是鞑靼血统。



俄罗斯北方乡村  
波列诺夫 油画  
1889年

这幅图展现了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生活。右边的男孩在垂钓，左边的一个母亲照看着她玩耍的孩子，身后是破旧的房屋，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不住贫穷。大多数俄国农民居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内，他们的陋室通常用黏土或原木搭成。一般情况下，他们饲养的家畜也与他们同居一室。

古老的物物交换和农奴制农业体系将面临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将取代它时，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局势，这个问题与大众知识可是有关系的，比林肯解除农奴制早几年，俄罗斯农奴已经赢得了自由。为了使他们可以生存下来，他们得到了赐给他们的一小块土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些赐给奴隶的土地又是从土地原来的主人那里抢来的。如此一来，土地的主人和早期的奴仆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生存资料。同时，蕴藏在广阔的俄罗斯平原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之后，外国资本涌到了这里，铁路也修好了，还开通了蒸汽船的航线。那些翻越过坐落于巴黎大剧院的复制品四周的小亚细亚村庄的欧洲工程师，会问自己，这样的事情现实吗？

俄罗斯王朝奠基者们曾经被赋予探索不可能的事情的勇气，而此时，他们那种勇气的原始蛮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坐在大彼得的宝座上的竟是一个软弱可欺的男人，他被神甫和女人成群地包围着。而他却把自己的权力变卖给伦敦、巴黎的借贷者，这些人迫使他卷入一场他的大部分属下都厌恶的战争中，所以他就按照这些借贷者的意见在自己的死亡证上签字了。

一个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矮小的秃头男人，将废墟夺回后，便开始重建它。在修建时，他同时将古老的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都抛开了，将一切古旧也抛开了，仅用一只眼睛观察着未来，但这只眼睛仍然是一只鞑靼人的眼睛。

明天会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只在100年后才会知道。也许有关现代的前苏联政府的情况，我可以为你简述一二，它将会帮上你什么忙，但我的叙述是相当模糊的，因为这种制度仍在不停地变动着。布尔什维克正在进行一项试验，他们冷酷无情地丢掉被证明不可行的东西，就仿佛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依据错误的方程式进行实验的化学家。这是一种与我们自己在过去500年里所常见的任何事物截然不同的一种制度，因此，要将其套入常见的欧洲或美洲的政治术语是相当困难的，例如“代表政府”、“民主政体”和“少数派神圣的权利”等用语。对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学校里长大的年轻人而言，这些术语没有丝毫的意义。他未曾听说这些，除非将其作为他们祖先的愚昧行动的一个例子。

首先，并非根据政府的统治而形成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概念，不是由于其属于所有人，被所有人拥有，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原则，不管我们是否相信这些，它都被我们当成最为满意的政治理想并教给孩子们。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承认无产阶级这样一种社会阶级，也就是那些用双手工作的人，包括靠工资吃饭的人和工人。为了将世界上某些好东西交给这个阶级，他们的这些东西都被洗劫干净了，这个阶级于1932年对向往旧中产阶级政府的所有人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无论他们向往的方式怎样，而旧中产阶级政府正是在财产和利益的私有化的基础上存在的。

直到今天，暴动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新奇。在列宁出生之前很早的时候，英格兰的查理和法国的路易已经丢了性命。这些人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制度走到尽头，只是一个人的尽头而已。然而当尼古拉二世遭杀害后，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终结，它也宣告了这个人曾经拥有和代表的整个制度的终结。在废弃掉这种制度后，连俄罗斯人的意识也要被强制性进行清洗，旧账户已经冻结了，两道小红杠将画在该页的底端，随即开始的是崭新的一页，俄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将出现在它的顶端。

如果从经济制度方面看的话，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创意。作为共产主义机构的旧时的修道院社团，却反过来依赖早期的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对富裕和贫困都不认可，对私人财产仍然不认可。朝圣者到美洲后曾尝试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社区，但是只能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试着平等分配这个世界上的物资。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他们

未曾接触过的。在前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与其他所有类似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它设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实验室，覆盖了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整个俄罗斯平原，设想所有人都朝着全体的健康和幸福这样的同一个目标努力，而将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均忽视掉。由于俄罗斯半欧半亚的双重性决定了俄罗斯人的双重性格，他们在从前的岁月里很难摆脱它，而新俄罗斯人也因热情的冲突而困惑，这样的情绪常常会让你付出后却得不到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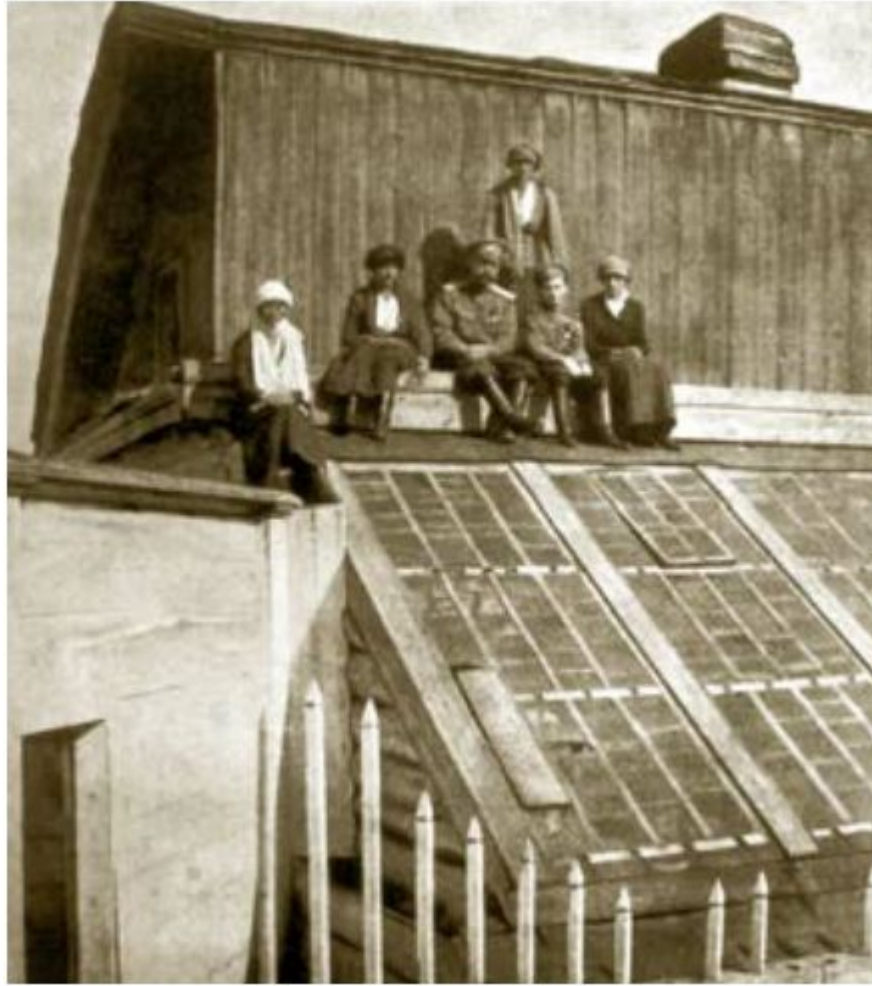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新苏联社会的基础结构源于欧洲，但是这个社会却是以亚洲式的方式运转起来的。因为有了卡尔·马克思和成吉思汗，他们合力打造了这种太平盛世。但是这个不寻常的实验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我无从得知。毕竟，预言还只是预言。



意外的归来

列宾 油画 1884—1888年

一名被判处流放或监禁的政治犯意外地归来，他拖着疲惫瘦弱的身躯，一脸憔悴地进入朴实简陋的房间，睁大眼睛以探询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母亲。老人吃惊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望着儿子，整个动作中蕴涵着无限的深情。在这幅有着象征意义的画完成后的30年，俄国革命爆发，随后，苏维埃政权建立。



囚禁中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  
摄影 1917年

1917年8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家人从萨斯克·塞罗的夏宫迁至托博尔斯克，并被软禁在那里。照片中的沙皇和他的孩子们在一个温室的屋顶上。尼古拉二世是个羞怯的男人和一个不情愿的统治者，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家人身上，过着与大臣和百姓没有联系的、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囚禁中的日子相对平静，尼古拉或者散步，或者做木工，温室上面的平台就是他的手艺。但1918年4月，当他们搬到乌拉尔的伊卡特灵堡镇以后，被那里的苏维埃成员在7月16日杀死。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已经收获了一些成果，但是其他人得冒着风险谨慎地处理这些成果，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制度打碎。在古老的岁月里，无论是一小群地主和沙皇的支持者们，还是鞑靼人作为统治者，俄罗斯的统治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服务的。现在，它的统治者还是一小群人，只是这群人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圈内人士。尽管他们不及旧式贵族的人数多，但是他们却奉献了更多的忠诚给其独裁者的主义。

沙皇的独裁统治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极为不同。现在那一小群统治着俄罗斯的人，他们工作所为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拿到的薪水，连美国铅管工人或装卸工人都看不起，他们做着任何工作，并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比沙皇的大臣的行为还要残忍的新的专制君主，由他所发展出来的真正强大的能量都向一个目标奋斗，即保证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工作，并让他们体会到，作为付出的劳动力的报酬，工人应该得到充足的食物，充分的生存空间，以及方法更为聪明的那些人都有机会享有的假期。

用我们自己的西方思维方式来思考，所有这些如爱因斯坦的四重或五重宇宙概念般凌乱，但是现在处于这种制度之下的是这颗行星七分之一的陆地，是一个相当于三个美国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使自己举世闻名。与挪威和瑞典类似的贫穷小国并没有鼓吹前苏联的这种制度，反而是世界上最富裕、拥有各种财富的国家在宣扬。靠虚伪的祷告和愤恨的评价，要想颠覆它，那是很困难的，因为俄罗斯人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了，所看的外国著作也为数不多，很少查阅外国报纸或是很严厉地检查它。他们就如同生活在火星上，只是他们每个人都真正地理解他们的近邻。领导者们当然注意到了针对他们的指责，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个。他们为其他的事情而忙碌，如管辖他们的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外高加索联邦、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巴尔什尔苏维埃共和国、鞑靼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对西方世界的排斥政策采取措施。西方世界在他们的眼里被看成是可怜的复活。另外，他们建有反宗教展览馆，并于一年前在沙皇曾用过的宫殿里开放。这种奇怪实验的结果因为时间而显现出来，这一实验体现了亚洲式的神秘主义和欧洲真实感之间的结合，然而俄罗斯大平原早已是一片生机盎然，外部世界在期待着，因为共产主义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梦想，但俄罗斯却是现实的。

推倒沙皇头像  
摄影 1918年

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下令毁掉所有的沙皇纪念物，代之以社会主义英雄和革命者的雕塑。照片中的莫斯科街道上，剃光了头的顽童站在被推倒的尼古拉二世的父亲——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头像旁。





在森林中  
希施金 油画 1869年

一个波兰妇女抱着孩子，赶着牲口和羊，行走在茂密的森林中。这是他们的先祖曾走过的路。在潮湿的森林与沼泽之中，波兰人找到了他们的安身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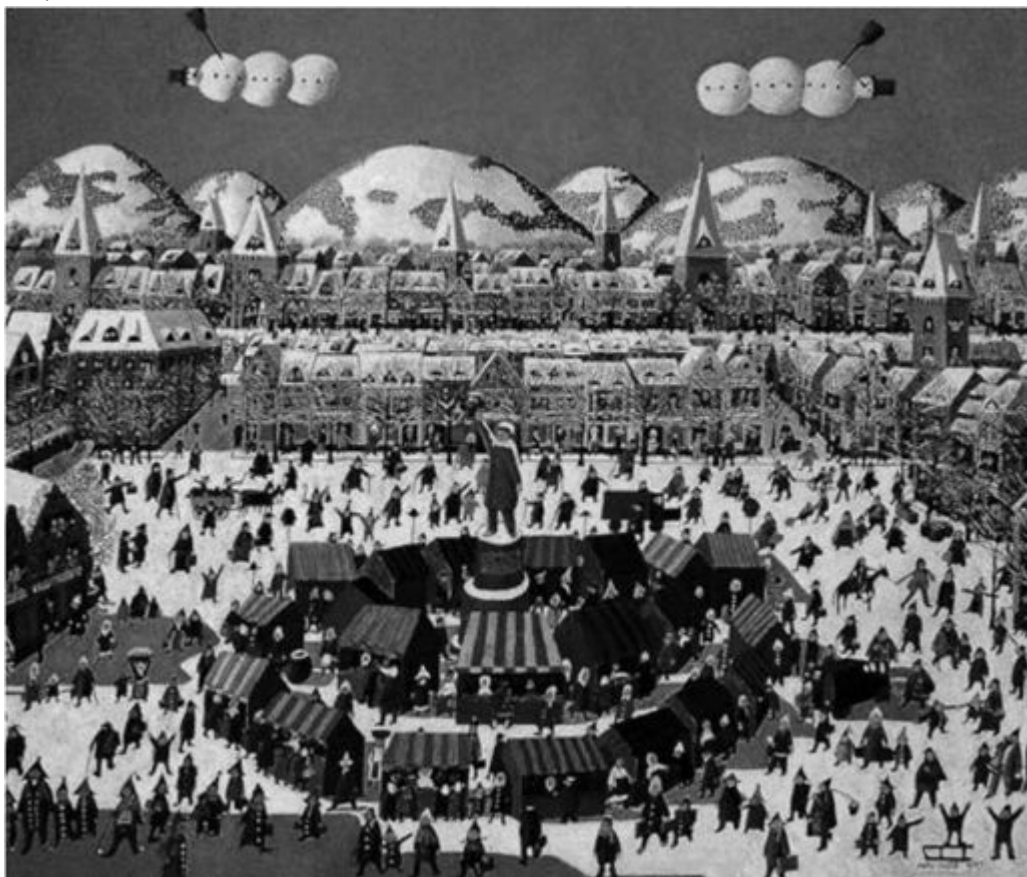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三章 波兰，曾是别人的走廊， 现在终于成为了自己的走廊

波兰（10世纪末建立封建王朝。皮亚斯特王朝的米什科一世的长子博莱斯瓦夫占领了斯拉夫人的领土，成为波兰第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其后他于1025年称帝）有两大自然缺陷，其中之一是其地理位置极其不好，为什么说它地理位置不好呢，主要是因为与它相邻最近的国家俄罗斯和它是同一种族。通常来说，真挚的手足之情是一件好事，但在相同种族组成的国家之间拥有这种情感就并非幸事了。

至于波兰人的来源地在哪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无从考证之下只能试着去猜测。我感觉他们很像爱尔兰人，因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有太多的相似点。波兰人同爱尔兰人一样有很高的爱国热情，这种爱国热情使得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着为祖国做出牺牲，但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他们这种精神后面的可笑处一觉得活着为祖国工作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波兰权威的历史学家们还收集整理了许多关于他们祖先的

伟大事迹，其中之一就是把最早的波兰英雄比拟成为诺亚方舟上的偷渡者，这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可笑。在查理和他英勇的战士们在墓地里沉睡了两个世纪后，波兰人才在一些可信度较高的文件中被提起，而“波兰”这个词语，则大约是在哈斯丁战役之后50年才在人们的心里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被看做是坐落于遥远东部的某处荒凉之地，而不再只是一片迷茫的领土。

在我们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波兰人最早的居住地在多瑙河河口，后来他们因无法忍受从东方来的入侵者的骚扰，不得不拔起木桩，全体向西搬迁，最后终于在喀尔巴阡山脉居住下来。可惜好景不长，来到此地后不久，他们又被俄罗斯人一斯拉夫种族的一个庞大支系驱逐，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离开这一地区，再次搬迁。最终他们在位于奥得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欧洲大平原上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地。



圣诞欢歌  
彼得·温迪拉  
油画 1985年

波兰的圣诞节隆重而热烈，宛如一次盛大的狂欢。城市中心广场被雪覆盖的塑像举手向天，似在召唤着新的一年的到来。人们不畏严寒，从温暖的房屋拥到广场中来，蚂蚁一般游动，聚集于临时搭建的售货亭，尽情享受这喜悦的一天。

这个环境极其嘈杂的避难地可以称之为他们见过的最糟糕的居住场所。在这里，一个农夫所能享有的宁静和隐私权就像一个坐在中央大火车站的主干道椅子上的人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安宁可言。不但如此，这个避难地还是通往欧洲国家的大门——唯一的一条向西挺进占领北海附近的欧洲陆地，向东挺进吞并俄罗斯走廊的通道。这使得它成为了所有国家都想争的一块宝地，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存，每一个波兰人都随时准备着战斗。在准备两条战线同时需求的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专业的战士，更将自己的城堡修成了堡垒。长此以往，这个国家最终为它的过分军事化付出了巨大代价——商业在这个以战争状态为其正常生活环境的国家里，根本无法得到任何的发展。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殉教  
青铜雕刻波兰格涅兹诺大教堂

这里表现了一位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殉教的场景，他的遗骨也因此被波兰人从异教徒普鲁士人那里购来。在条顿骑士团到来之前，波兰人曾试图用和平的方式去改变普鲁士人的信仰，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于1230年到达的条顿人在50年内将普鲁士变成其直接控制下的一个独立国家。他们的成功威胁到波兰的地位，在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直到15世纪，在坦伦堡战役中，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败条顿骑士团才算告一段落。

有许多的城镇坐落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的维斯杜拉河畔，克拉科夫是其中之一。它建于位于南部地区的喀尔巴阡山脉与加里西亚平原的交接地，还有位于波兰平原中部地区的华沙和靠近维斯杜拉河河口的但泽，它们依赖外国商人过着贸易生活。但是，再往里走，这个国家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我们到达位于俄

罗斯境内的第聂伯河，我们找到了立陶宛的旧首府考那斯，它仍是以其小王侯的身份自居。

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具生意头脑的人种。当十字军在他们的圣战中血洗莱茵河周边几个犹太人集居地时，犹太人逃到了欧洲边境地区，幸运的是在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少数几个强悍的北欧海盗赐予了这个逃难国家莫大的恩惠。只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来这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呢？在漫长的行程过后，这里没有便利的四通八达的贸易路线，也没有像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城市可以在他们一路的疲劳与辛苦之后接待他们。

波兰人一直生活在德国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敌视中。尽管波兰人也是罗马主教的同伴，却还是被德国人所仇恨，只因为他们同时也是斯拉夫人；虽然他们是斯拉夫人，却也没有得到俄罗斯人的喜欢，俄罗斯人轻贱他们，因为他们并非希腊天主教徒；而既是基督教徒又是斯拉夫人这一事实更为他们招来了土耳其人的厌恶。

想要这种敌视的情况有所改变的话，除非是中世纪时为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立陶宛王朝仍然存在。可惜的是这个王朝在1572年就已经灭亡了。伴随着最后一位国王的死去，那些曾经在边境战斗多年、非常富有并在其巨大而独立的领地上享有独裁权力的贵族们，最终把这个国家成功地变成了一个选举制的君主国。这个君主国从1572年延续到1791年，在被摧毁之时，它早已腐化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玩笑。

因为波兰的王位是出售制，出价最高者便是国王，所以这个王国被法国人、匈牙利人和瑞典人轮番统治着。其实统治这个王国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的好处，除了可以尽情地贪污税收和所得之外。当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没有把他们贪污所得分赏给亲信时，像爱尔兰朋友在1000年前所做的事情那样，波兰贵族们行动了起来。他们召集了这些亲信邻居，有普鲁士人、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并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权利。这些邻居很乐意听从波兰人的这一安排，最后波兰终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1795年，俄罗斯在3次瓜分的最后一次中瓜分到了1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00万人口，奥地利瓜分到了4.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70万人口，而普鲁士瓜分到了5.7万平方英里土地和250万人口。这一丑恶的瓜分行为被纠正则是在125年后了。可惜由于协约国对俄罗斯的惧怕，使得这一切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波兰王国在他们制造的这个极端中不仅版图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大，还拥有了一个出海口。他们还制造了“波兰走廊”，这是一块从古老的波兹南省延伸到波罗的海的狭长陆地，它成功地将普鲁士切割成了再也无法联系的两部分。

我们即使没有深奥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也同样可以预见这条“波兰走廊”的悲惨命运。除非德国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其中一方发展到可以摧毁另一方的地步，否则它将永远成为这两个国家间互相猜忌和仇视的目标。可怜的波兰最终未能摆脱命运，还是成为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缓冲之地。这也许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如果只从暂时的胜利所带来的繁荣来看的话，在跨越相互之间的领土上修起一座敌对的栅栏，绝对不会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任何好处。



吟游诗人瓦尼豪瑞  
摄影 现代

这是波兰吟游诗人瓦尼豪瑞的纪念碑。在波兰人民的心目中，他就像荷马一样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和英雄的气息。

##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产物

如果从经济观点并考虑到大多数城市的总体文明状况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斯拉夫国家中，处于最佳位置的无疑是捷克斯洛伐克，而它却是一个人造国家。在世界大战中它得到了最大的奖励——脱离了奥地利帝国，得到了自治权。但是它能不能自力更生却很难说，因为它是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这三部分共同组成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但环境十分闭塞，而且由于捷克人信奉天主教，而斯洛伐克人信奉新教，所以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内部矛盾。更激发他们之间矛盾的问题为捷克人是讲德语的奥地利王国的一部分，他们一直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而斯洛伐克人却从未脱掉他们的小农身份，因为统治他们的是糟糕的匈牙利领主。

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中间的领地属于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把国家中绝大部分肥沃的适合耕作的土地赐予了它。摩拉维亚人从不插足进永无休止的争吵与仇视中，只因它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争吵和仇视只会使得900万捷克人用以前匈牙利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400万斯洛伐克人。对种族少数派表示尊重，匈牙利人是最近才学会的。



地上与地下的繁忙生活

绘画 1490年

波希米亚的第二大城市，库特纳霍拉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忙，地下的矿工也在进行热火朝天的银矿开采。银矿是波希米亚的主要财富之一。矿工将矿石磨成石粉，进行提炼、化验，然后经矿工主鉴定，再运往欧洲的其他国家。

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种族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么他最好去中欧，因为种族问题在那里早已无药可救。虽然捷克斯洛伐克由三个不同的斯拉夫群体组成，而且这些群体之间还彼此仇恨，但和中欧的其他国家比起来，它的情况已经不算糟糕了。使得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的因素

是，在中世纪时，某个条顿移民部落的后代，为了帮助开发厄尔士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矿藏，大约300万德国人，也介入此地。

在1526年，哈布斯堡家族夺走了波希米亚所有的中欧地产，使得波希米亚在接下来的388年中沦为奥地利的殖民地。但他们并没有被压迫，德国的学校，中学、大学和完善的教学方式使这个完全是斯拉夫民族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尽管德国人对捷克人很好，甚至有时候会送圣诞节式的礼物，但是仍没能得到这个附属种族的热爱。人有一种本能叫复仇，所以当捷克人获得独立后，他们便全力以赴地与德国人反目相向，这一举动并不令人惊诧。战斗的结果是，德语沦为了一种同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一样的方言，而捷克语荣登为国家的官方语言。波希米亚孩子开始重新学习这种新的官方语言，虽然这个举措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孩子们渐渐发现他们学习的这种新的官方语言，交谈对象只有几百万讲捷克语的人，而不像以前说德语时可以和至少上亿的人交流。渐渐地这种狭隘的只能在本国使用的毫无经济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语言便无人再去学习。由高于中欧政治家平均水平的人组成的捷克政府渐渐明白了这一点，想让国家像以前一样通行两种语言，但这将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他们不但要说服那些憎恨通用语言的语言专家，更要说服那些讨厌将每个部分统一起来的政客。



文西斯劳斯一世半身像  
银制 波希米亚 15世纪

这尊文西斯劳斯一世半身像由银铸成，他是10世纪波希米亚的统治者，死后被尊为国家的保护神。

波希米亚是哈布斯王朝中最为富足的农业区之一。它拥有铁矿、煤矿和世界闻名的玻璃制造工艺，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省份。而且，工业化的捷克农民在家庭手工业中也很能干（他们总会利用在田野中劳作了12小时的空闲时间来做些事情）。在世界上同样有名的还有波希米亚的纺织物、波希米亚毛毯和波希米亚鞋子。这些物品进入那里是免税的——在旧有的领地上，这是哈布斯堡统治者拥有的非常具体但

为数不多的优惠——现在已被分裂为6个侯国的它们都想破坏彼此的生意，于是各自为自己加上了厚厚的关税墙。以前从比尔森到阜姆，一辆载啤酒的卡车一路上不会缴一分钱的税，甚至都不会被挡下来进行例行检查，然而现在却不得不缴纳6次关税，还得在6个边境地区换车，这使得啤酒到达目的地时早就因为数星期车程的延误而变酸了。

一个国家能自给自足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当它遇到领土纷争或者经济周转困难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国便不能很好应对了。但如果1932年的人们要按照1432年的方法做事，我想我们无计可施。

我还得提到一点，这对想去捷克斯洛伐克旅游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位于最终注入易北河的沃尔塔瓦河畔的是普拉哈，而不再是以前的布拉格。以前你可以去痛饮啤酒的佩尔森已经改名为了比尔森，但你还是可以去那里喝啤酒；而对那些只想大吃一顿、不想喝啤酒的人，则改为去卡罗维发利（捷克西北部城市）大饱口福，而不再去卡尔斯巴德（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南部城市）；那些人现在更喜欢马里恩斯克·拉兹因，而不是先前的马里恩巴德的人。还须记住一点，你必须寻找从布尔诺驶往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的马车，在你想搭火车由布尔诺（捷克中部城市）前往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去问匈牙利列车员，他们很早以前就在这里服务了。只要你解释清楚你的目的地是布拉迪斯拉发，他们将会告诉你怎么走而不会给你一个大白眼。言尽于此，可能这个国家比我们这个西半球上的荷兰、瑞典和法国殖民地存在得更久。



有各种商品的大厅  
埃吉迪厄斯·泽德勒  
油画 1607年

公众在布拉格的赫拉迪卡尼城堡的弗拉迪斯拉夫大厅随意浏览各种商品。虽然这里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欧洲宫廷允许其臣民进入参观。在18世纪末的布拉格，这类大厅大多成为商业长廊，左右两边既有卖书、卖零星服饰和针线等的商人，也有印花棉布店，甚至玩具店。

布拉格景观  
版画 1493年

15世纪的布拉格，城市的古堡和圣·维他斯礼拜堂异常醒目。1355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尔斯四世将自己所在的城市布拉格定为帝国都城，并修建了礼拜堂。查尔斯四世还在布拉格建立了中欧的第一所大学，并建造了横跨佛他沃河的查尔斯桥。





南斯拉夫  
詹姆斯·布莱尔 摄影  
1969年

咖啡馆中喝饮料的穆斯林男子转过头来，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怀疑。斯拉夫民族最早起源于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东欧地区，公元9世纪已形成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如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信仰天主教，而波黑的穆斯林族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则信仰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不同促使各民族间矛盾的激化，并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解体。

## 第二十五章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产物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是这个国家的官方名称。塞尔维亚人在这三个种族群体（他们会被“部落”这个词激怒，因为那听起来像非洲土著）中是最为重要的。塞尔维亚人沿着萨瓦河定居，而这个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则坐落在这条河与多瑙河的会合点上。克罗地亚人生活在多瑙河的另一条支流德拉瓦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而德拉瓦河、伊斯特里亚半岛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小三角地则被斯洛文尼亚人占据着。现代的塞尔维亚由另外几个种族聚居地组成。其中之一为蒙特内哥罗，它因400年前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而闻名于世，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区。这个地方总会使人们在伴随着《快乐寡妇》的华尔兹旋律翩翩起舞时充满敬意的怀念。塞尔维亚还占领了

波斯尼亚省和黑塞哥维那，这是古奥地利帝国的一个著名的遗留地，一片被奥地利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抢夺过去的古老的塞尔维亚领土。1914年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使得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人之间的恩怨终于有了一个了断，但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众所周知，这并不是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塞尔维亚（我其实是指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由于旧习惯问题，我就写成了“塞尔维亚”）在历史上是一个500年间臣服于穆斯林统治的巴尔干国家。尽管在世界大战中它得到了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海滨区，但仍逃脱不了被迪纳拉山脉切断自己的海滨，以至于无法联系的惨状。即便是能修建一条铁路来翻越这一山脉（铁路的花费非常大），也许除了拉古扎（南斯拉夫南部港口杜布罗夫尼克的意大利名）以外，那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良港了，而这个中世纪的巨大殖民地货物分销中心现在被称为杜布罗夫尼克。它也是唯一的一个拒绝接受失败的地中海城市，在通往美洲和印度的直达航线被发现以后，仍继续将其声名远播的大商船派往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口科泽科德的旧称）和古巴，直到其残存的海军舰队在参与一次倒霉的舰队远征行动中被摧毁殆尽。

不幸的是，现代蒸汽船没有得到拉古扎提供的任何便利，而凡尔赛的老头却将阜姆港和的里雅斯特港这两个塞尔维亚的天然出海口中的一个给了意大利，而将另一个据为己有，但法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两个出海口，因为它们只会引起它们同威尼斯的竞争，而威尼斯则希望继续维持它在古代时作为亚得里亚海霸主的尊崇地位。最后，阜姆港和的里雅斯特港的修船厂被完全荒废掉了，因此塞尔维亚想输送自己的农产品就只能通过3条路线中的一条。如同纽约将货物通过伊利湖和圣劳伦斯河运往伦敦一样，它可以将其新产品顺着多瑙河向上送往黑海。它也可以将其新产品逆着多瑙河送往维也纳，再由维也纳通过众多山口中的一个送往不来梅、汉堡或者鹿特丹，但这样做花费极大。再者它还可以用铁路把这些产品运往阜姆港，只是在那里，它将遭到意大利人竭尽所能的破坏，因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是竞争对手。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在战前和战后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因为在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在奥地利帝国的唆使下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里，这就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塞尔维亚人有一样赖以生的大买卖——就是向外出口大量的猪，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也正是因为看穿了这一点，于是它们通过对猪征收大量的关税，来破坏塞尔维亚人这仅有的生意。而奥地利大公的死亡就为欧洲所有武装力

量的调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对猪收税就是那个时候巴尔干东北角所有争端的潜在原因。

说到猪，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橡树的果实。据说在亚得里亚海、多瑙河和马其顿地区的三角地带那里的猪数量最多，因为那里有非常茂盛的橡树林。如果罗马人和威尼斯人没有将那里的橡树砍伐下来做成船只的话，那里将会有更多的森林，而不是现在光秃秃的丘陵。



萨拉热窝事件  
摄影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访问波斯尼亚时，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图为刺客卡夫里·普林西波被驻扎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城内的军队和警察抓住时的场景。



牧猪  
微型画 15世纪

画面中的农夫正举起手中的棍子将橡树果实打落在地，树下的猪群摇头摆尾地吃得正欢。橡树果是饲养猪的好饲料，而猪肉的出口是塞尔维亚的支柱性产业。

除了向其他国家出口猪之外，塞尔维亚还可以出口什么来解决1200万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呢？他们考虑过出口煤炭和铁，但是塞尔维亚没有自己的港口，如果想把煤炭和铁运到某一个德国港口，就只有靠铁路，但这样的花费太高了，不过世界上的煤炭和铁已经太多了，不需要再从国外进口了。

世界大战之后，塞尔维亚得到了伏伊伏丁那（南斯拉夫自治区），匈牙利平原的一部分。这里是一块非常好的耕种地。伏伊伏丁那人在德拉瓦河和萨瓦河河谷种满了谷物和玉米。与德拉瓦河河谷相连的是摩拉瓦河河谷，它将北欧与爱琴海的萨罗尼卡联系在了一起，是一条极佳的贸易路线。摩拉瓦河河谷其实是一条主干线的分支，这条主干线连接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尼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巴尔巴罗萨（1123—1190年，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渡河时淹死）在他运气不佳的前往圣地的征途中，得到了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以及著名的塞尔维亚王子史蒂芬的热情招待。

然而，总的说来，同保加利亚一样，塞尔维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农民人口的国家，它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的可能性不大。那些将来自斯科普里或米特罗维察（南斯拉夫中部地区）的身高达6英尺的农民，同来自曼彻斯特或谢菲尔德的带伦敦口音的工人相比的人会很怀疑，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但很多事情都是争取来的，就如同布拉格一样。如果布拉格不同伯明翰或芝加哥在版图上一争大小的话，它就只能和奥斯陆与伯尔尼一样，永远保持着乡村小镇的身份。塞尔维亚会争取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吗？也许它会。现代精神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而塞尔维亚农民并不是第一个看着他们的古代价值观念被我们的好莱坞虚假的先知文化思想颠覆的人。



古墓  
公元前4000年  
发现于保加利亚伐尔那

这是在保加利亚发现的一个王子的墓穴，其中的随葬品包括金首饰、铜制武器、工具以及一把长的燧石刀片，令人眼花缭乱。这显示出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随着铜的冶炼技术和金子的加工技术的出现，保加利亚的社会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劳动的分工区别出社会的等级，而这个新社会的标志，即权力的象征也由此变得丰富多彩。

## 第二十六章 保加利亚，巴尔干国家中最正统者，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押错

# 了宝

大约在20个世纪以前，也就是在斯拉夫人大举入侵的时候，保加利亚以最后一个小公国的身份成长了起来。非常可惜的是，它在世界大战中押错了宝，加入了最终被证明是失败者的一方，否则凭借它的版图和人口数量，它将会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即使是最规矩的国家，在战争中加入哪一方，都像是一场赌博，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结果，只希望保加利亚下次运气会好一点。说到“下次”，巴尔干半岛的“下次”战争怕要等到好几年或十多年后了吧。当人们谈论那些半开化的巴尔干人时，总是带着藐视的口气，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窝里斗。其实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当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的孩子在开始步入其人生旅途时，他们也许就是在争吵、打架、流血、奴役、偷盗、抢劫以及纵火中成长起来的呢？

我们发现了保加利亚最早的居民的骨骼，但头盖骨并不会说话，我们对谁是保加利亚最早的居民一无所知。科学家们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他们与神秘的阿尔巴尼亚人有所关联。阿尔巴尼亚人就是希腊历史上记载的伊利里亚人，他们与长期受苦受难的奥德修斯是同胞，神秘的他们所讲的语言同世界上其他种族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根据历史记载，他们一直居住在亚得里亚海的迪纳拉山脉中。现在他们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首领统治着，而这个首领总是试图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世袭统治者。当维也纳的海员送给他一套漂亮的制服后，为了让大家欣赏，他穿着这套制服在地拉那（现为阿尔巴尼亚首都）举办了一场宫廷宴会，在这个98%的人都是文盲的國家的首都举办宴会，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另一种猜测则说罗马尼亚人是保加利亚最早的居民，他们同瓦拉几人（东欧南部操罗曼土语的种族）一样闻名，据说他们还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威尔士人和威尔士语以及比利时的瓦龙人（主要居住于比利时东南部和法国北部一带），在整个欧洲都可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到底哪一种猜测是正确的呢？事情太难断定了，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伟大的语言学家吧。

在我们有记载的历史上，无数的入侵、战争以及灾难永远伴随着人类前进的每一个步伐。我曾经说过，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从乌拉尔山和里海可以到西部地区。一条是走喀尔巴阡山的北面，再通过前往北欧的无法穿越的森林。而另一条则是沿着多瑙河走，穿过布伦内罗山口到达意大利的中心地带。因为这个地理形势，巴尔干成了罗马人抵抗那些外来入侵者的第一道屏障。他们喜欢称这些人为野蛮人，但是罗马最终毁在了这些野蛮人手里。和这些野蛮人的战争打响后，罗马

人由于兵力不够，就撤出了巴尔干半岛，没有人保护的巴尔干人只得自生自灭。在这场战争中，保加利亚的原始种族没有一个保留下来。斯拉夫人极为彻底地瓦解了他们，以至于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说的斯拉夫语言中没有一个古保加利亚语的单词存在。



十字军包围大马士革  
细密画 法国 1490年

11世纪末，欧洲的基督徒以收复耶路撒冷之名向东进发，征讨伊斯兰世界。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十字军先后发动了八次东征，图为由博杜安三世、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率领的军队包围了大马士革。十字军东征虽然是彻底的失败，但欧洲却因十字军运动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西方人得以有机会一睹东方文明的灿烂与优美，对于成百万的欧洲青年而言也是一次文明的启蒙，其间的沧桑耐人寻味。

斯拉夫人虽然瓦解了保加利亚，但其统治地位并不巩固，因为他们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威胁。在南方，他们要对付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领地——拜占庭，拜占庭在名义上是罗马的，但在目的和结构上却是希腊的。其次，他们得时刻警惕北方的匈牙利人和西方的阿尔巴尼亚人，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还有一支由一位神圣者领导的时常在他们领土中穿行的十字军，这个不神圣的军队由那些被剥夺王位继承权的人组成，时常抢劫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最后得抵御的则是土耳其人的入侵。但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了，当土耳其人大举入侵时，保加利亚人不得不再次向欧洲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可是没有人来救他们，因为每个基督教国家都忙着保护他们的国家避免受到异教徒的侵略。来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逃亡者告诉人们，土耳其（土耳其原是苏丹统治的君主国，首都在康斯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王朝时期，土耳其帝国版图扩及欧、亚、非三洲。16世纪末开始衰落。20世纪初沦为英、法、德等国的半殖民地）的穆斯林皇帝为了亵渎希腊教堂，用鞭子抽打战马，把它赶上圣索非亚教堂这个希腊教堂中最神圣的一个。一切的一切使得这片土地变得像死一般沉静。土耳其军队穿过那血流成河的马尔查河（发源于保加利亚东南部，注入爱琴海）河谷并向西长驱直入，烧、杀、抢、掠，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慌当中。土耳其人相当糟糕地在这块土地上统治了整整4个世纪。直到19世纪初，终于有人出来反抗了，这个人是一个养猪人。这次反抗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个国王。为了争取自由，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百年之久的残酷灭绝战争，这场战争被一位英国诗人写成了一个重大的欧洲课题。这位诗人到了密苏隆黑的一个发生瘟疫的小村庄，在面对死亡时他裹足不前。在那以后，伟大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它又整整持续了100年。现在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巴尔干朋友宽容一些。因为在人类先驱者中，他们是处在领导者的位置的。

保加利亚在现代巴尔干国家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由两个非常肥沃的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地方组成：一个在北方，位于多瑙河和高大宏伟的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平原上，而另一个则是在南方的菲利波波利平原上（普罗迪夫所在地，菲利波波利即为普罗迪夫旧称），位于巴尔干山脉和罗多彼山脉之间，这里享受着非常温和标准的地中海式气候，山谷总是被两边的山脉包围着。保加利亚北方平原上的农产品，例如谷物和玉米，一般是通过瓦尔纳（保加利亚南部的黑海港口）向外出口的，而其他产品则是经由布尔加斯向国外出口的。

保加利亚人以农民居多，虽然他们在现代巴尔干国家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们拥有的城镇却并不多。现在的首都是索非亚，它坐落在从南到北以及从东到西的古代贸易线上，大约在400年前，它是土耳其总督的驻地，土耳其人曾在那个位于斯楚玛河畔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中，糟糕地统治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并且还一直对波斯尼亚和希腊图谋不轨。

保加利亚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无人来搭救，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穆斯林入侵者的同情与怜悯。当欧洲人意识到这些情况时，格莱斯顿先生（1809—1898年，英国自由党领袖，曾4次出任首相）的委托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揭露这一事实，欧洲震惊了，他们终于意识到其基督教同伴生活在困苦中了。首先对保加利亚采取营救行动的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军队曾经两次翻越巴尔干山脉。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如果世界想要从奴隶制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制度的话，那么就有一些战争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就像强行穿越夏普卡山口和征服普列文要塞（现为保加利亚北部城市）这样的战斗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从1877年到1878年，俄国与土耳其大战结束后，我们的斯拉夫同胞取得了这场反叛斗争的胜利，保加利亚被提升成了一个独立公国，交给一位拥有德国血统的统治者管理。在有秩序有条理的德国式的统治下，富有耐心、聪明的保加利亚人得到了训练。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中修建了最好的学校的原因。在这里大地主完全消失了。文盲的百分比迅速下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这里的农民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就如同丹麦、法国的同伴一样。保加利亚成了一个由农民和伐木工人组成的简单国家。这是一个天生就拥有无穷忍耐力和能量的国度。虽然它同塞尔维亚一样，永远无法跟那些西欧的工业国家相比，但是它很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消失的时候还会屹立不倒。

黑麦地

希施金 油画 1878年

成熟作物的金光闪耀昭示着这个国家的长久存在。在保加利亚，土地和踏实的工作是朴素的真理。





黑地  
杰姆·纳克特威 摄影 1991年

在罗马尼亚的果萨米加，工厂里排出的煤尘充塞在空气中，因煤尘污染而变黑的雨覆盖在房屋、街道和羊群上，将这里的一切弄成令人厌恶的黑色。图中的牧羊人赶着黑乎乎的羊群去放牧，这些羊不得不啃食同样变黑的草。据初步估计，要恢复以前整洁清爽的果萨米加几乎是不可能的。

## 第二十七章 罗马尼亚，拥有石油的国家

介绍完了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国家，我们接着讲尔干地区的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这是我们都无法忘记的，这里的农民和世界各国的农民一样，终日劳作，靠耕种土地生活。但它总是出现在报纸头版，至于什么原因，恐怕完全不是罗马尼亚农民的错，说起来这都得归功于统治这个国家的盎格鲁——日耳曼王朝那无比粗俗和无法形容的糟糕喜好。在30年前，这个王朝继承了霍亨索伦王族的查尔斯亲王的王位，来到了这片土地，而这位亲王所统治的王国则是由被称为优雅之神的俾斯麦亲王（1815—1898年，先为普鲁士王国首相，后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就任帝国首相，有“铁血宰相”之称）和一位号称

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年，保守党领袖，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绅士所建立。

1878年两位绅士对上帝表达了敬意之后，在柏林见面了。他们试着说服瓦拉几亚（瓦拉几人的领土）的统治者往巴黎迁移，并打算将瓦拉几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公国，可惜没有成功，否则今天的罗马尼亚将会更大。由于大自然对喀尔巴阡山脉、特兰西法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南喀尔巴阡山脉）以及被黑海包围的这块平原特别地优待，不但同俄罗斯的乌克兰地区一样，拥有富足的谷物，简直就是乌克兰的延续，而且它还拥有位于特兰西法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和瓦拉几亚平原交会处的普洛耶什蒂—那个欧洲最为富足的油田区。

虽然罗马尼亚拥有上帝的优待，但它仍有自己的悲哀。大地主掌握着多瑙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瓦拉几亚与比萨拉比亚（现为俄罗斯东南部一地区）的农场。他们在这里得到丰厚的收入，却从未在这块使他们富裕的源泉地上做过任何的投资，他们将大多数的钱花在了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巴黎。

就拿石油和特兰西法尼亚的铁矿来说吧，大部分的投资金额都来自于国外。匈牙利将特兰西法尼亚这一地形极为复杂的山脉给了罗马尼亚，条件是罗马尼亚在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但是其实特兰西法尼亚最初是古罗马的大厦省的一部分，而且在12世纪以前，一直是匈牙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匈牙利人并没有友好地对待特兰西法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就像当初古罗马尼亚人没有善待过他们一样。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去想它。因为这是所有国家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除非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民族主义思想了。不过也许在以后的时间中，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还是会有奇迹出现的，这种事情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根据可靠的数据显示，旧时的罗马尼亚王国由550万罗马尼亚人和50万吉卜赛人、犹太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美国人组成。而所谓的大罗马尼亚，也就是新罗马尼亚，则由73%的罗马尼亚人、11%的匈牙利人、4.8%的乌克兰人、4.3%的德国人，还有在比萨拉比亚和位于南方的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罗加的3.3%的俄罗斯人组成，共有1700万人口。这些不是同一种族的人群，相互之间极其憎恨，几乎不可能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却被一次和平会议人为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内战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除非外国投资者为了挽回他的投资而周旋于他们中间，否则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人们非常赞同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整个巴尔干还比不上一个波美拉尼亚投弹士兵的骸骨。其实，这位爱发牢骚的最后一个日耳曼帝国的奠基人，在许多事情上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人们对此深有同感。

### 好政府的寓言

安布罗乔·洛伦泽蒂

壁画 约1338—1339年

理想中的政府是什么样的呢？这幅描绘好政府在城镇乡村中所起作用的绘画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展现了一个理想中的城市繁华而安定的生活场景：建筑华丽，城墙坚固，店铺交易繁忙，人民安居乐业，道路上的商队络绎不绝，这里没有乞丐、小偷、贫穷，只有欢乐、繁荣的美好生活。这样的寓言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罗马尼亚的政府只有克服种族的偏见，才能使国家强大昌盛。





古老的布达佩斯  
摄影

布达佩斯被多瑙河分成两部分，河西岸是依山而建的古城布达，东岸现代化的佩斯平坦开阔。布达与佩斯原为两座独立的都市，于1872年合并。四周山丘环绕的布达城历史悠久，2000年前曾是古罗马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图为布达佩斯老城遗址。

##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和它的那些遗留物

匈牙利人更喜欢称呼自己为马札尔人，他们一直以能够在欧洲大陆上自立而感到自豪，因为在所有拥有蒙古血缘的人群当中，只有他们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王国。他们的远亲芬兰人，直到现在仍然是其他王国或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匈牙利人在这里的处境虽然不是很好，但仍然不忘他们好战的本质。不能否认的是，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斗争当中，作为一个壁垒的匈牙利为欧洲的其他部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教皇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价值，于是将马札尔人的首领史蒂芬的头衔提升为匈牙利十二使徒王，作为对这个缓冲国的奖赏。

匈牙利是土耳其人入侵东欧时的第一道屏障，他们将土耳其人压制在土耳其国境之内。如果匈牙利最后战败，那么波兰则是抵挡土耳其的第二道屏障。匈牙利在约翰·匈雅迪（1387—1456年，匈牙利王国统帅，曾大败土耳其，后病死军中），这个流着瓦尔迪克贵族血液的人的领导下，誓死保卫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成为了宗教信仰的保卫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抵抗鞑靼骑兵的入侵，鞑靼兵想在蒂萨河（流经匈牙利中部的一条河流）与多瑙河两岸那广阔的平原定居下

来，这个平原是极好的粮食种植地，后来这片平原成了很多未知罪恶的发源地。

匈牙利是一个大地主掌权的国家，因为这里既没有海洋，也没有高山，那些可怜的农民们又无处可去，而宽广辽阔的空间使得少数强者统治其平民邻居变得非常容易。由于天高皇帝远，无人管制，所以这些地主们相当残忍地虐待农民，到最后，农民对这些地主是马札尔人还是土耳其人都毫不在乎了，因为不管谁是地主，他们所受的虐待都一样多。

由于农民们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便产生了抵触情绪。在1526年，苏莱曼大帝（1495？—1566年，即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位时极力扩张）带领其土耳其士兵向西进军时，匈牙利的最后一个国王仅仅召集到了2.5万人去阻挡这些穆斯林。最后，2.5万人中2.4万人战死，国王和他的谋士们也在其中，匈牙利军队在莫哈斯平原全军覆没。10万匈牙利人则被押回了君士坦丁堡，并卖给了小亚细亚的奴隶贩子。土耳其吞并了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剩下的部分则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占领着，为了争夺这块悲哀之地的绝对控制权，哈布斯堡家族不惜和土耳其开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才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终于如愿以偿，从土耳其手中得到了整个匈牙利。



持镰刀的神像

陶像 公元前4500年出土于匈牙利东部塞格瓦图—斯考夫

这尊坐在凳子上的神像高贵而庄重，神像的手腕上有螺旋形的手镯，戴在脸上的面具遮住了脸部的特征。肩上扛的是收割用的镰刀，象征着农业与丰收。

不过在同一时间里，一场针对德国统治者、争取独立的战争也打响了，匈牙利人积极而勇敢地战斗着。这场为了独立而战的战争整整持续了两个世纪。最后，匈牙利人承认奥地利皇帝为匈牙利的十二使徒王，拥有了自治领地的身份，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通过战争并获得独立的匈牙利人，开始制定了一些目光短浅的、不被认同的制度，用以迫害所有非马札尔血统的人。这些制度使他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朋友，这在凡尔赛会议上得到了证实。当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后，古十二使徒王国的居民已经从2100万减到了800万，原来领地的3/4分给了其值得奖励的邻居。

匈牙利把3/4都给了别人，自己便没有了任何腹地，只有一座大城市，它变成了一个同奥地利完全不同的国家。匈牙利也没能成为一个工业国，因为大地主们讨厌那些难看的正规工厂不可或缺的部分——烟囱，它会产生难闻的煤烟味。于是匈牙利平原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它是一块极好的耕作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匈牙利的农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比最大。由于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靠耕种生活，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过得还比较宽裕，但是贫困仍然四处泛滥，导致这个国家在1896年至1910年间因为移民而有100万居民离开了此地。

马札尔少数派——古代匈牙利王国中的附属种族。他们总是折磨其附属人群，让他们无法顺心地生活在这里，这些附属人群想要摆脱这些折磨，只得坐船或搭火车远行，这些人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来做个比喻，发生在匈牙利的事情，在一些有一群世袭地主使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的国家中，也同样小规模地发生着。

16世纪，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期，匈牙利平原上有500多万居民，那里人口密集。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统治者就将这个人口数字减到了300万。再后来，当土耳其人被奥地利人赶出匈牙利平原（是这个平原的马札尔名字）时，这里的人烟就更为稀少了。以至于这里成了一块很好的移民地，中欧的许多移民都搬到了这块荒芜的土地上。但他们没有得到马札尔贵族赐予的任何权力，马札尔贵族把自己当成统治种族，很优秀的战斗种族，不愿意与这些新来者分享他们的任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也没有得到这些占总人口数一半的移民的真爱。

马札尔贵族与外来种族之间的相互抵制，使得匈牙利在世界大战中遭受内忧外患，再一次遭遇颠覆瓦解的命运。内部不团结就会有这种结果，这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



尼科堡战役  
绘画

1396年9月25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多瑙河上的尼科堡打败了由匈牙利人和西欧的骑士团组成的基督教军队，匈牙利国王西吉斯曼德乘船逃走。土耳其人得以征服巴尔干半岛，并迫使该地区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匈牙利处于防守状态。图为全副武装的土耳其骑兵冲向即将溃败的基督教军队，后者在徒劳地抵抗。



芬兰的湖  
朱克卡·雷透尼 摄影

夏日芬兰南部的湖泊沉浸于一片凉爽之中。岸边，在晨曦中发黑的树木和天空中夹杂着的金色云层一起倒映在深蓝的湖面上。一只鸟在水中缓缓地划动，无意打破这幽蓝的静寂。在芬兰，有6万多个因古代冰河侵蚀而成的湖泊散落于茂密幽深的树林里，这使芬兰获得了“千湖之国”的美称。

## 第二十九章 芬兰，以其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而人定胜天的又一代表

在欧洲，还有一个国家是我们必须讲的，但不是土耳其，我们将土耳其留到后面讲，因为它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平原的一小块土地外，就不再拥有其他产业了，实在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在这里将要讲述的是欧洲的另外一部分——芬兰。

芬兰人居住在连接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块狭长旱地上，其实他们最早的居住地在俄罗斯，但斯拉夫人容不下他们，将他们赶到了这里。芬兰人的到来，使得原本住在这里的拉普人不得不迁居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拉普兰，善良的拉普人很乐意为欧洲文明做出贡献，并没有因为此事而给芬兰人制造任何的麻烦。

芬兰不同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因为它覆盖了数万年之久的冰河，这些冰河早已腐蚀了原来的泥土，因此，它仅仅只有10%的土地适合耕种。在无数的山谷尽头那些缓慢流动的冰河携带着大量的石头和杂物堆积成了冰河石堆。在芬兰，当冰山消融时，大量的水灌满了

这些山谷，四处可见那些因冰河水流动而形成的“高山湖”。除了“高山湖”之外，芬兰还是一个低地国家，全国各地的湖泊总数在4万左右，而海拔几乎都在500英尺以下。再加上全国到处遍布着沼泽，这些地区就占据了芬兰30%的土地。这个国家还覆盖着占国土总面积62%的或2/3面积的森林，这些价值不菲的森林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制造书籍和杂志的必需品——纸浆。在芬兰只有部分的木材在当地被加工成纸。因为这里没有煤矿，不过它有一些急流河，可以用来发电。但是芬兰的气候很不稳定，河水在一年之中有5个月在结冰，所以水电站就不能正常运转。因此，大多数的木材都只得借助船只运往国外加工。芬兰木材最主要的出口港就是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在世界大战前，这座城市的瑞典名字是Helsingfors，现在的名字是Helsinki）。

在这一章结束之前，我想再告诉大家一句话：“教育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完全是蒙古血缘的人们居住在连接着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花岗石桥梁上。芬兰其实分为两部分，由两个国家统治着。瑞典人占领了它的西半部，即被称为芬兰的那一部分，芬兰在瑞典长达5个世纪的统治和影响下，许多方面比那些享有更优厚的地理条件的国家更优秀，它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而在东半部，居住着卡累利阿人，那里成了俄罗斯的领土。他们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和他们以前没有臣服的时候一样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虽然他们曾经希望有一天能挖掘科拉半岛（俄罗斯西北部半岛，地处白海之滨）和摩尔曼斯克（科拉半岛上的城市）海岸的财富。不过，芬兰并没有和斯拉夫文化有过多的接触，在1809年，俄罗斯占领了瑞典的卡累利阿省，在芬兰有1%的人是文盲，其中就有97%的人在卡累利阿省，不过你要知道的是，莫斯科一直影响着卡累利阿。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相同的种群，受的教育不同，他们似乎同样天生就拥有拼写c—a—t（猫）和t—i—l（尾巴）的能力。



十二月天

亚伯·艾德菲 油画

1893年 巴黎奥塞美术馆藏

每年11月到次年的4月，芬兰迷人的冬季大雪飘飞，整个国家银装素裹。即将消失的余晖使雪地一片金黄。夜晚莅临，一幢幢别墅矗立着，没有一个行人。“芬兰很静谧，静得让你可以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思考的声音。”



芬兰妇女  
绘画

身着节日盛装的芬兰妇女，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马可·波罗启程  
细密画 出自《亚历山大传奇》

1271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偕同父亲和叔父一起，行经波斯和戈壁沙漠，于1275年到达了忽必烈的宫廷。作为忽必烈的使节，他远行至缅甸和华南，还做过扬州的州官，见识了东方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种种繁华。在返回威尼斯后，根据他的笔记，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记述》的书，展现了一个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几乎全然不知的神奇世界，重印多次，极为畅销。

## 第三十章 亚洲的发现

2000年前的希腊学者为了Asia这个单词曾争论不休。放在今天，没有谁会为这种问题浪费时间。曾有理论说，单词Ereb或darkness是小亚细亚的海员给太阳下沉的西面土地取的名字，而Acu或glorious则是代表太阳升起的东方土地的意思，这些说法同很多其他说法一样到底孰是孰非，谁也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来谈论第二个重点。欧洲人是从何时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处在世界的中心的呢？他们只是住在一个人群繁多、文明高度集中的一块大陆的小半岛上，在中国人懂得运用智慧来创造历史奇迹的时候，特洛伊的英雄们却还在使用原始武器你争我夺。

通常情况下，马可·波罗（马可·波罗17岁时离开出生地—威尼斯，游历了25年后，才在1295年带着一大堆财富和东方的故事回来。

他告诉家乡的人，他大半岁月在蒙古帝国生活、旅游甚至当官）总被欧洲人看成是访问亚洲的第一人，其实在他之前，也许就有人拜访过这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就如同战争比和平更能增加我们对亚洲地理版图的认知一样。因为商业贸易的原因使得希腊人非常了解小亚细亚，而特洛伊战争也并非没有积极的一面。波斯人的3次远征使我们对亚洲的了解又增进了一步，但我估计波斯人多半不知道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吧。希腊人对亚洲的认识是否比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对进入蛮荒之地攻击迪凯纳堡要塞的布雷多克将军的了解要多一些？我对此怀疑。两百年后，亚历山大大帝那并不单纯的军事行动使得欧洲人对那位于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土地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



公立澡堂

休伯特·罗伯特 油画 1733—1808年 俄米塔希博物馆藏

遗址复原图般的精确再现了罗马时期从贵族到平民均热衷的公共大浴室。壮丽的科林斯柱上的刀斧和昂贵的大理石质地清晰可见，它们代表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罗马人可以毫无愧疚地享受极端的奢侈甚至腐朽，这种豪华的程度绝不亚于后来传说中的东方世界。

罗马人怡然自得地享受着从国外占领地掠夺来的巨大财富。所有的罗马占领地都得为了罗马人的奢华生活而努力工作。对于罗马人来说占领地的人民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对除了他们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毫不关心，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你做什么都行。但是，如果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的话，那么他们将会用暴力来恢复秩序，直到置身事外继续享乐。

彼拉多（？—公元36年，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既不是无赖，也不是胆小鬼。他只是罗马殖民统治者中的一个典型——不知变通，对其管制下的土著人群毫不了解。更有这样一些怪人，如成为皇帝的奥勒利乌斯，他总喜欢派使团去一些神秘的地方，让他们从那些神秘的地方带新奇的故事回来，并从中得到了许多乐趣。最初的时候，罗马人非常喜欢听使团带回来的怪事，但听多了之后就麻木了。于是，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大剧场，看那些令人感兴趣的不真不假的戏剧。

欧洲对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这些地方的尽头在死海东岸，这是十字军告诉他们的。

真正使欧洲产生“亚洲意识”的，是一位二流作家写的故事，而并非某些人想的，是一次重大科学探险的结果。这个糟糕的写手，从未见过这个他写的国家。只是为了写出人们感兴趣的作品，他到处都在寻找这样的题材。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威尼斯的商人，生意使他们认识了一位拥有伟大聪明才智的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忽必烈可汗一直想借鉴西方的文明，用来提高他的功效。当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拜访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姆河（源于兴都库斯山脉，流入咸海）和锡尔河（小亚细亚河流）之间的土耳其斯坦（对于里海以东中亚地区的统称）的布哈拉（现为乌兹别克西部一地区）时，那时它只是一个小村庄。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邀请他们前往大都（现北京）。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去了大都，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忽必烈可汗也赐予了他们极大的荣誉。他们经常在忽必烈可汗面前谈起马可·波罗，于是，当他们因为家族原因要离开大都时，忽必烈可汗再三嘱托他们回来时带上那个让他好奇的马可。

3年半之后，也就是1275年，马可·波罗同他的父亲和叔叔经过长途跋涉，又来到了大都。在大都的宫廷中，马可·波罗非常地受欢迎，忽必烈可汗任命他为一个省的行政总督，头衔和荣誉唾手可得。在大都呆了24年后，这个异乡的游子突然想家了，于是，他经由印度（他在船甲板上度过的那段路途）、波斯、叙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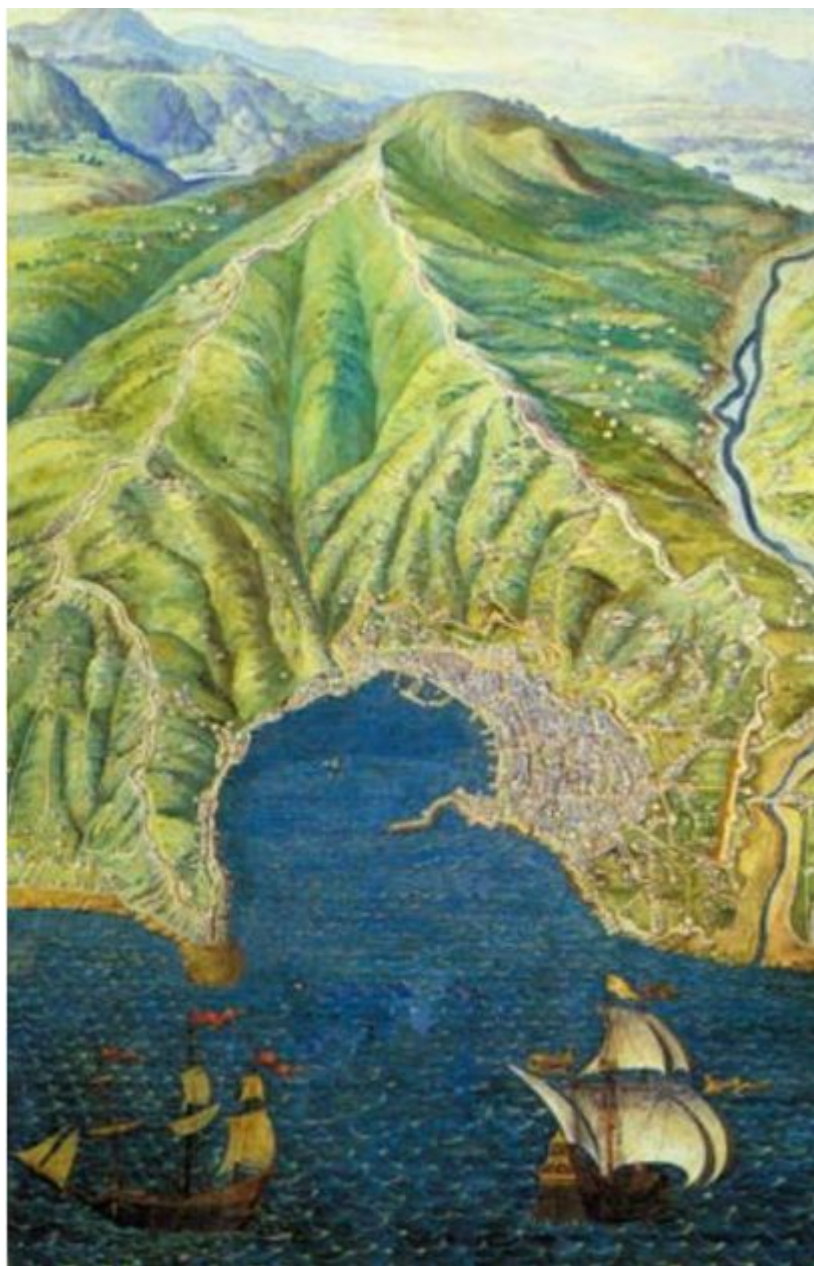
马可回到威尼斯后，开始向他的邻居们讲述他的见闻——忽必烈可汗的富有，大都庙宇中金碧辉煌的雕像，以及某位宰相的小妾有多少条丝质睡裙。可是他的邻居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相信会有这么富有的国家，即便是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妻子也仅仅只能拥有一双丝袜，谁会相信这些天方夜谭呢？

不久以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热那亚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将马可·波罗抓进了监狱，因为马可是威尼斯大帆船上的长官。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年，和他同一牢房的是一位叫鲁斯蒂卡罗的比萨市民。鲁斯蒂卡罗是一个小说家，出版过亚瑟王的传奇、简陋的法国小说以及和中世纪的尼克·卡特（中世纪的一些侦探小说中的神探）有关的故事。正是这些经验让他马上意识到，马可·波罗所讲的故事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在牢狱中的那段日子，他挖空心思记录下了马可所有的故事，再将它整理成一本书。14世纪初的时候，这本书展现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同鲁斯蒂卡罗当初预计的一样，它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快便流行开来，其实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非常受欢迎。



马可·波罗的见闻  
插图 14世纪

这幅画描绘的是忽必烈的子民用纸币兑换银子的情景。但在当时的西方，人们还不知纸币为何物。在他们看来，纸和银子一样值钱的想法荒谬绝伦，就像石头被当作能燃烧的煤一样。据说马可·波罗在1324年临死前，曾被要求收回其无稽之谈，他的回答是，他连所见的一半还没讲完呢。



热那亚全景图

壁画 梵蒂冈地图馆藏

正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在一个狱友，鲁斯蒂卡罗的帮助下，马可·波罗的游记才得以出版。否则，他将带着他的故事和传奇进入永久的坟墓。

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讲述了亚洲各种各样的财富和黄金。马可·波罗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使得罗马人和希腊人对东方君主的富裕不再仅限于模糊的谈论和传说，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捷径。

在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了好望角。10年后，到了印度。40年之后，他们到达了日本。同一时间里，从西向东出发已到达了菲律宾的麦哲伦也展开了对东南亚的探索行动。

关于亚洲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吧。至于西伯利亚，我以前已经讲过它如何被发现，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是非常尊敬那些拜访其他国家的先行者的。

## 第三十一章 亚洲对于世界的意义



天使推开坟墓的石门

威廉·布莱克 水彩画

1805年 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从某种意义而言，基督是从他死后“复活”的时刻真正诞生的，从那时起，耶稣由一个普通的宗教领袖成为了宗教信仰的对象。这幅图表现了耶稣在墓室中被天使唤醒的场面：初醒的耶稣正本能地抓住由两位天使揭开的裹尸布，以遮盖自己“人的下身”，猛然间，他被第三位天使掀起翅膀的巨大声音所吸引——天使正打开墓门，让光明划破黑暗，一个信仰的新纪元由此开始了。

如说欧洲是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亚洲就是宗教的乐土。在这里诞生了历史上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宗教裁判所在烧死犹太人时，行刑者和受刑者往往对同一位诞生于亚洲的天神祈祷，这真是一个让人奇怪的场面。太多的时候，彼此厮杀的只是两伙亚洲信徒的冲突，当残酷的十字军东征屠杀穆斯林或穆斯林杀戮十字军时，就是这样。经常会看到基督教传教士们和孔子的信徒进行争辩，这其实只是纯亚洲式的观念交流。

亚洲不仅仅是宗教的发源地，更是世界文明架构中的一块基石。那些西方近代科学发明，不过是东方文明的延续罢了，因为那一切仅

仅只是我们从东方文明那里学来了基础知识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知识，我们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

希腊的数学、天文、建筑以及医学等知识却不像全副武装的帕拉斯（即智慧女神雅典娜）那样，是从宙斯脑袋里凭空蹦出来的，准备对人类的愚昧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这些知识都是人们从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畔的日常生活中慢慢总结积累出来的经验，是一种缓慢、谨慎而痛苦的过程，绝非大脑自己运转的结果。

当艺术与科学从巴比伦传到非洲的时候，黑皮肤的埃及人很快就掌握了它们，而希腊人则把这些知识发扬光大，得出了能解决几何问题和平衡方程式的方法，将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才拥有了真正的“欧洲科学”。即使是这样，“欧洲科学”也改变不了拥有一个生长和繁荣了两千多年的亚洲祖先的事实。

亚洲给予了我们很多东西。那些可爱的家畜——狗、猫、猪、绵羊、温驯的牛、忠诚的马等，这一切都来自亚洲。在蒸汽机发明之前，这些有用的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会觉得我们似乎欠了亚洲的债。其实不只这样，总的来说，在我们的菜单上，我们所有的蔬菜、水果、美丽的鲜花和家禽，都是由希腊人、罗马人和十字军从亚洲带回欧洲来的。

可是，西方贫穷的野蛮人并不是每次都能享受来自亚洲长江及黄河流域的那位乐善好施的东方小姐的祝福。5世纪时，亚洲的匈奴人对中欧进行残酷虐待就是一种证明。700年后，从中亚的沙漠中呼啸而来的可怕的鞑靼人卷土重来，给所有的欧洲国家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并将俄罗斯变成了亚洲的附属地。而亚洲部落中的土耳其人更是在这5个世纪里制造出了无数流血的悲惨事件，迫使东欧变成了现在这副落魄的样子。

## 第三十二章 中亚高地

亚洲共有17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由5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这5部分具体是些什么地方呢？第一部分，是我在谈论俄罗斯时提到的一个靠近北极的巨大平原，第二部分则是中央的高地，第三部分为西南部的高原，第四部分是位于南方的半岛，最后一部分则是东部的半岛。由于大平原以前讲过，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从中央的高地开始讲述，不再重复它了。

中央高地由一系列平行排列的、大体上由东西走向或由东南走向西北的低矮山脉构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山脉极不规则的轮廓，比如贝加尔湖以东的雅布洛洛夫山脉，贝加尔湖以西的杭爱山脉和阿尔泰山，以及贝加尔湖正东方的天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山脉不规则现象呢？据考察所得，这种现象是由于火山大爆发，地壳遭到了严重破坏、扭曲、折叠和变形所致。这些山脉的西面是辽阔平原，东面则是戈壁滩和成吉思汗祖祖辈辈的家园——蒙古高原。

东土耳其斯坦高原就坐落在戈壁滩的西面。瑞典的旅行家斯文·海定，他曾多次在中亚探险，在洛波洛湖附近的河谷里发现了一条河，取名为帕米尔，它因此而世界闻名。这条河虽然是莱茵河的一倍半长，但亚洲版图太大，在地图上，它只能算是一条沙漠中的小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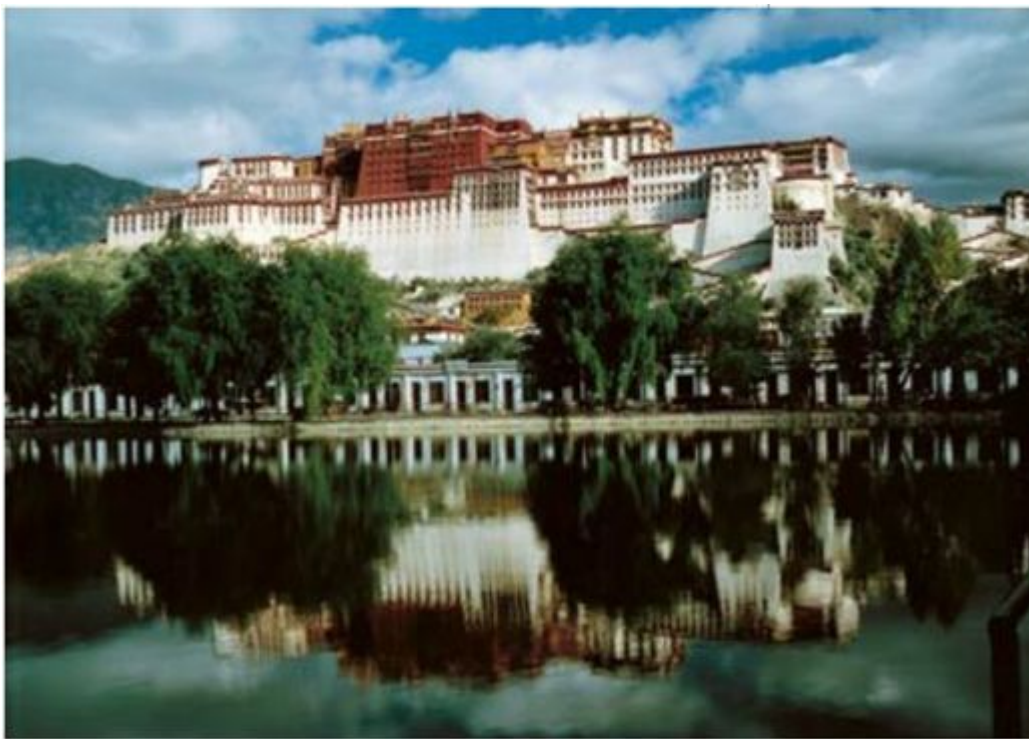
在土耳其的正北方，有一片夹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大草原。这片大草原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山谷，这个山谷则是所有的沙漠部落，匈奴人、鞑靼人、土耳其人进军欧洲的大门。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就坐落在塔里木盆地和阿姆河河谷（这条河流向咸海流去）旁边。塔里木盆地西南方向的地貌异常复杂，在这里，从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通往中国的道路上，坐落着希腊人熟悉的帕米尔山脉。当然，它们并不是无法翻越的屏障，借助于一般海拔在1.5万英尺到1.6万英尺之间的山口地带，就能够翻过那些比美洲和欧洲最高的山峰还要高的巨大山脉。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任何因地球压力扭曲而形成的东西都无法与这些山脉相媲美。

青藏高原

克伦·罗威尔 摄影

这是青藏高原的典型景色：宽阔而平整的草原仿佛一张毯子在喜马拉雅的雪峰下铺展开来，两山之间的间隙一直延伸至尼泊尔边境，蔚蓝深邃的天空以及异常清新的空气，无不是梦想中的存在。



布达拉宫  
建筑 始建于公元7世纪  
位于拉萨

公元7世纪，密宗佛教在西藏发扬光大，政教不分、全民信教和密宗佛教的繁琐礼仪，促使佛教建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布达拉宫是最突出的代表。“布达拉”是梵文“普陀罗”的音译，佛教信徒将其比做圣地普陀山，包括红、白两宫和山脚下的“雪”，由上而下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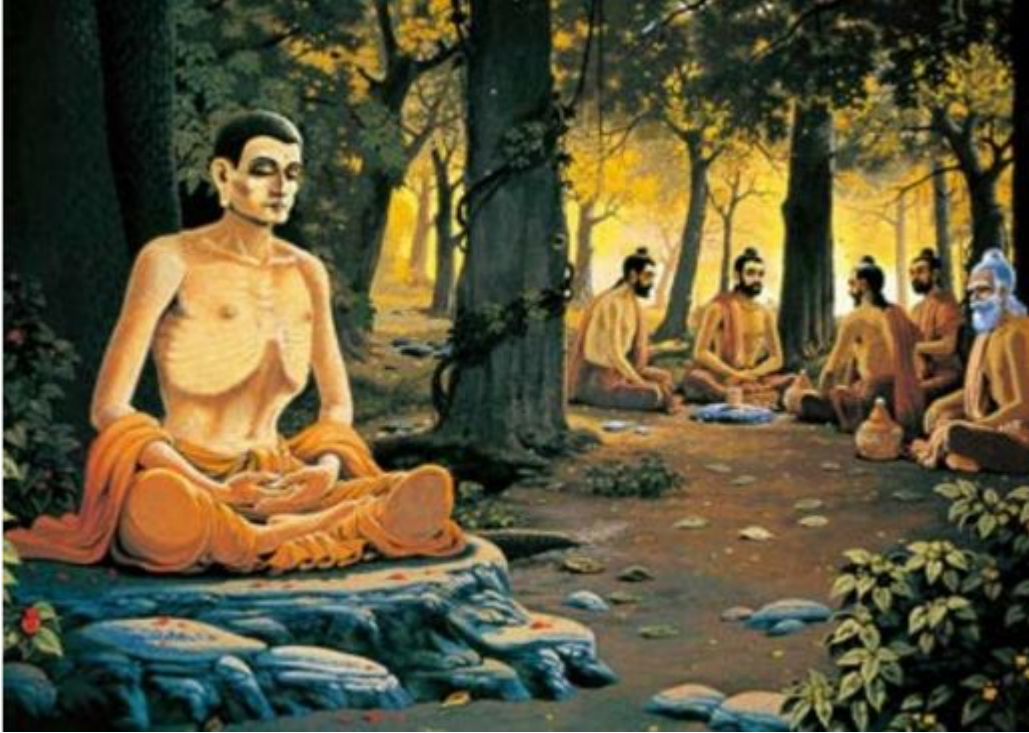
代表藏传佛教的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整座宫殿红白相衬、错落有致，蓝天之下金光闪闪，气势雄伟，展现了西藏建筑的粗犷和雄伟。

帕米尔高原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它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大山脉从那里出发向四面八方伸展的起点。这里有我刚刚提到过的天山山脉，它向北延伸。还有切断西藏与塔里木盆地联系的昆仑山脉。再就是喀喇昆仑山脉，它极短也极陡峭。最后是喜马拉雅山，这条山脉将中国西藏和印度从南面分隔开来，不仅仅是这样，它的珠穆朗玛峰和干城章嘉峰高度都超过了“海拔最高”的记录——2.9万英尺或5.5英里，由此可见，它的雄伟壮丽非同一般。

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高原海拔在1.1万英尺到1.3万英尺之间，在那里，人类已经无法居住了，但奇怪的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西藏高原，这个海拔比玻利维亚高原还高出了几千英尺、达到了1.5万英尺的地方，却生活着200万人口。

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气压极限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出来。那些穿过格兰德河（北美洲河流，其流程有2000公里，经过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在海拔7400英尺高的墨西哥首都生活过几天的美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在这种高压下生活的。在那里，他们走一小段路便必须停下来休息，以免心脏负担过重。而西藏人则不然，为了与外部世界长期保持联系，他们必须得带上生活必需品，穿过那陡峭的山口，走过那长长的山路。

西藏虽然比位于亚热带的西西里岛还偏南60英里，但在那里一年四季仍是风暴不断，使得漫天尘土和大雪弥漫于南部地区的沼泽盐碱地上。更不幸的是，这里大半年的时间里都有积雪，气温都在-30℃以下。即使如此，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却依然是一个宗教兴盛的乐园。



六年苦行修道  
绘画 印度

佛教认为人的肉体限制了人的灵魂的飞升，使人堕入尘世之中。因此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早期曾在山林苦修六年，以近乎自虐的方式磨砺肉体，希冀以此探索心源，求得般若。佛教的这种思想曾对多种宗教产生过影响。图中表现的即是悉达多在森林中苦修的情景，另外五人是他的追随者。

公元7世纪时，西藏仅仅是一个小部落，统治着“天神之城”拉萨的一位首领在妻子的劝说下皈依了佛教，从此，在亚洲其他地方默默无闻的佛教（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便在西藏兴盛起来了。如果说罗马是天主教徒的圣殿，麦加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地，那么说西藏是佛教徒的圣堂就一点也不为过。



布提亚人的食品  
摄影

布提亚人居住在尼泊尔和西藏交界的海拔3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的峡谷之中，他们的食物仅限于荞麦、牦牛及山羊，因为只有这些动植物才能在那种荒凉的环境中生存。图为一对布提亚兄妹在准备早饭，他们将荞麦饼贴在热锅上。此外他们还喝牦牛奶和山羊奶，并把这些奶制成各种奶制品。

作为佛教的壁垒，西藏非常成功地抵挡了来自西方穆罕默德的进攻，并出色地阻止了南印度异教信条的渗透。它成功的原因却是因为教会巧妙地为其领袖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延续的方法，那是一种自动式的延续。

佛教永远坚信灵魂是可以永生的。于是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只要忠诚就能够在地球某处找到乔达摩那再现的灵魂。那个比佛教还要年轻得多的基督教，同它的对手一样拥有着众多的教规和戒律。早在浸信会教友约翰学会隐居之前，虔诚的佛教徒们早已避开了恶魔和肉体。其实在圣西门刚刚在尼罗河河谷荣登大宝前的几个世纪，佛教徒们就积极参与到上层的政治活动中，并始终保持着独身、清贫和纯洁的良好生活作风。而后，成吉思汗的孙子——一个信奉佛教的可汗，在其统治期间将一位德高望重的西藏僧院住持任命为西藏的统治者。而这位新任的达赖喇嘛，利用他在整个西藏佛教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像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那样，将这位鞑靼可汗加冕为蒙古的皇帝，并以此作为对他的友好回报。于是，喇嘛们为了保持自己那崇高的精神领袖地位而打破了独身的戒规，通过结婚生子这个方法来巩固其至高无上的尊荣地位。14世纪时，佛教中的马丁·路德，伟大的改革者从西藏喇嘛中横空出世。随着他的出现，早期的戒规又得以

重现，那有着“像海一样辽阔的喇嘛”之称的领袖，即达赖喇嘛，终于又再次成为世界上1/4人口所景仰的精神领袖。然后，达赖喇嘛在像教皇一样的班禅喇嘛或“神圣教父”的帮助下——后者相当于副教皇，得以重新主持工作。而继承他地位的方法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那个方法就是在达赖或者班禅中任意一位去世时，还在世的另一位就将在他死后出生的西藏男孩找出来，因为去世者的灵魂一定就活在这些婴儿当中，然后在长时间的祈祷过后选出3个男孩的名字，并写到纸片上放到一个金盒子中。之后，西藏3000间僧院中的那些规模宏大的僧院将会派出住持和代表一起聚集到达赖喇嘛的宽敞宫殿中，参加这个极为重要的佛教集会。在经过一个星期的禁食和祈祷后，他们将从金盒中抽出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的主人就是佛陀的化身，将会受到所有僧侣的朝拜，并为将来的事业做好准备。

此外，由于受到那些山脉非常完善的保护，西藏最终避免了南方人对它的破坏，因而在几年之前，才有外人开始涉足这块佛陀永生了700多年的圣地。对于佛蒙利这样的山脉来说，那些山脉早已天下闻名，经常出现在众多的公共出版物上，为更多的人所共知。我们处在一个喜爱冒险的时代，那些重要的却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总是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在喜马拉雅山上，一位英国工兵上校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画到了地理测量图中。它那2.9万英尺高的巨大身躯，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人类的每一次攀越行动。1942年，最近的一次大探险离珠穆朗玛峰仅有几百码的距离，有两个队员与其他队员诀别，背着氧气筒自告奋勇地做最后的冲刺。当别的队友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离顶峰还有最后600英尺的距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而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够征服它。

这些位于面积巨大的亚洲心脏部位的山脉，对那些征服欲望强烈的登山者来说，是多么宝贵的地方啊。其他的像瑞士阿尔卑斯山那样的山脉，与它相比，简直就是小孩子在沙滩上堆的小城堡一样。印度人将喜马拉雅山称为永恒的雪山，它的宽度是阿尔卑斯山的两倍，覆盖面积更是它的30多倍，其中的某些冰河的年龄更是瑞士那些重要冰河的4倍。更加厉害的是在那里超过2.2万英尺高的山峰就有40座，比阿尔卑斯山的山口还要高两倍的都还有好几个呢。

喜马拉雅山，如同由西班牙直接走向新西兰的大褶层的其他部分一样，它有着百万年的悠久历史，但相对于以亿年计的阿尔卑斯山来说，它还是年轻了一些。如果要想将它完全摧毁并夷为平地的话，不花费大量的风雨和日照是不可能办到的。可惜，有着巨大威力的大自

然正时时刻刻地进行着它的破坏活动。因此，喜马拉雅山早已被50条小河和江流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几片。而印度境内几条重要的河流—印度河、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正努力加快这项崩解工程的进度。

那达到1500英里惊人长度的喜马拉雅山，比其他任何山脉都创造了更多的政治奇迹。如同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一样，它成了两个相邻国家的天然疆界，但是又不仅仅如此，异常宽阔的它又将坐落其间的众多国家分隔开来。其中一些国家，如著名的廓尔喀人（西方国家对于尼泊尔人的称呼）的故乡尼泊尔，它差不多拥有600万的人口，其领土更达到了瑞士的4倍，现在据说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另外还有英国著名的锡克族兵团的发源地，拥有8.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00多万人口的克什米尔（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印度控制着克什米尔2/3的土地，其余部分则由巴基斯坦占领。克什米尔的地位问题成为两国争端的热点），我们祖母的围巾就是从那里得来的，现在它已经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最后，你还能在地图上看到两条奇怪的大河，你也许还能发现点什么。这两条河既不同于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奔下，也不同于密西西比河（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及非洲的尼罗河先后都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奔下落基山那样，顺着喜马拉雅山流下，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山链向上流过，它们就是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最初，由西向东穿过西藏高原，并中途转弯开始由东向西前进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在经过了一段短暂的行程后，最终与那从喜马拉雅山脉和位于印度半岛中部的德干高原之间的宽阔山谷中心流过的恒河汇合在一起。而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之间，印度河从这里发源。众所周知，虽然流水有着可怕的侵蚀能力，但终究不可能在山脉形成之后才开始奔流，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根本穿不过喜马拉雅山。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这些河流形成的年代应该远比这些山脉更加久远才对。那也就是说，在地壳扭曲和抬升运动中，印度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在那些现代世界中最为高大的山脉缓慢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尽管那些山脉形成得异常缓慢，但那些河流依然在时间长河中刻下了侵蚀性的痕迹，它们将永存于地表之上。

地质学家调查表明，喜马拉雅山仍未停止增高，这或许很让人吃惊，但却不能不信，这如同我们的皮肤一样，每天都在膨胀或褶皱。其实像这样奇特的自然景象还有很多。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不也是一直在由东向西缓慢漂移吗？还有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它也在向上抬升。对一切都毫不关心的大自然总是有无穷无尽的奥秘等我们去探寻，“适者生存，逆者淘汰”则是我们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永远要遵守的法则。



达尔湖上  
布瑞恩·贝克  
摄影 1958年

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是一个水乡泽国，周围湖泊环绕，而达尔湖是其中最美的湖。图为在清晨的曦光中，达尔湖的渔民在撒网捕鱼。

## 第三十三章 亚洲西部高原

从中部的帕米尔高原开始，有着一系列一直向西方延伸的高原，它由一系列宽广的山脉构成，面对着爱琴海和黑海的水面，它被迫停下了前进的步伐。

这些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高原们都有着人们所熟悉的名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深入地了解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人类历史学上的推论是正确的话，那么那些位于西面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的山谷和高原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所属的人种分支的孵化地，或一个托儿所，而且还是我们语言文字的起始地，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关于科学的各种基础知识，明白了道德的准则是什么，更学会了如何使我们与那些自然界的朋友们脱离开来。

从衔接顺序来看，伊朗高原在这些高原中排在第一位，它的海拔大约在3000英尺，高大的山脉完完全全包围着这个巨大的盐碱沙漠。突雷尼沙漠和里海位于它的北方，而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与它在南方邻接，可惜即使是这样，这一带依然没有一条值得一提的河流，更时时处在缺水少雨的境地中。自1887年以来，一直作为英国领地一部分的俾路支（包括巴基斯坦西南部和伊朗东南部）被克森山脉将它与印度完全隔离开来，只有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溪流最终会从这里流进印度洋。据说很久以前，由印度凯旋回国的亚历山大的军队在经过这里时，不少的士兵就是因为缺水而死。这里的沙漠真让人感到恐惧啊！

帕米尔高原

克兰·洛威尔 摄影

这座巨大的白色的山丘矗立于中国西面的13000英尺的帕米尔高原上，并非被白雪覆盖，而是由沙子组成。从山谷中吹来的风裹挟着这些沙子，长年累月的堆积便形成了这种效果。这种壮观的白色沙丘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多见的，山脚下骑马的人行经的道路便是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



几年前，阿富汗的新统治者举行了一次非常壮观的跨欧旅行，这次旅行对宣传他自己和阿富汗这个国家有很大的作用。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由帕米尔高原出发向南辐射的众多山脉之一，以及拥有一条名叫赫尔曼德河的国家。而赫尔曼德河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处的锡斯坦湖合成了一体。阿富汗的气候相对于俾路支而言要好得多，而且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便是印度与北亚以及欧洲最初的贸易路线。这条从阿富汗西北边境省份的省府城市白沙瓦（现为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出发的贸易路线，经过著名的喀布尔山口后，必须经由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和阿富汗高原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西方的赫拉特（阿富汗西部城市）。



伽色尼战士  
瓷盘 12世纪  
发现于阿富汗

瓷盘中的骑马者挥舞着一根马球棍，表明这是阿富汗伽色尼王朝的文化。10世纪末，伽色尼人控制了北部伊朗，接着控制了阿富汗，从那里他们发动了对印度的战争。这支从中亚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部队拥有优秀的骑兵和弓箭手，加上灵活的战术，使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到处掠夺。

由于阿富汗是这条贸易路线的必经之路，大约50年前，俄罗斯和英国便为了争夺这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但阿富汗也有追求独立、捍卫主权的优秀战士，他们要让这些试图控制自己国家的敌人得到深刻的教训。从1838年到1842年，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爆发了，大部分的英国人死在了这场战争里，阿富汗人民对这个试图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国家执行了屠杀政策，这场灾难让那些幸存的英国人永生难忘。此后不久，英国人只能偷偷地从喀布尔山口翻越过去。1873年，当俄罗斯人占领了基发，并准备向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进军时，为了不在一大早醒来就听见沙皇的军队在萨里曼山脉的另一边进行小规模射击演习，英国人再次穿过喀布尔山口，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采取了一些措

施。结果俄国沙皇陛下驻伦敦代表和英国女王驻圣彼得堡代表分别保证俄罗斯和英国完全没有侵犯阿富汗的企图，由于阿富汗接近大海的去路被大自然切断了，所以他们只是在拟订一个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精心的计划——建立一个铁路系统，让西方的文明传进蒙昧的阿富汗。

但是阿富汗非常不幸，世界大战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干扰，使得俄罗斯人深入到了赫拉特。这个精心的计划宣告破产。现如今，你可以由赫拉特出发，经过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的马雷抵达里海，从这里坐船就可以抵达巴库和西欧。另一条路线则是由马雷出发，经由布哈拉到达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浩罕，然后到达巴尔克。巴尔克目前是一个坐落在古大夏国废墟之中的三流小村庄。在3000年前，它是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年？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所创建的那个高度宗教化的政府的中心，就同今天的巴黎一样影响深远。这个宗教不仅征服了波斯，而且在地中海也有它的势力，再经过变换身份后，它很受罗马人的推崇，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和基督教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



叼羊  
摄影

这是参加阿富汗“叼羊”比赛的两队选手在激烈地争夺。“叼羊”被誉为阿富汗的国技，比赛一般是两队人马争夺一只宰杀后的羊的躯体，先抢到羊并放回指定地点的队伍为胜者。参加这项运动的选手要有坚定的意志、高超的骑术和很大的力量。据说大部分叼羊选手过去都是练摔跤出身的。有时由于争夺激烈，常会出现人仰马翻的危险场面，但阿富汗人对这项充满刺激的运动依然是钟爱有加。

在同一时间里，英国把它的铁路线从海得拉巴（印度中南部城市）延伸到了俾路支的基达（巴基斯坦西部城市），最后到达了坎大哈。1880年，在坎大哈，英国人终于洗刷了他们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所受的耻辱。

在阿富汗的伊朗高原，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部分。今天的伊朗高原和以前的巨大身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猜测，以前这里肯定是一片极其有趣的陆地，在这里的波斯是一个帝国的中心，它由马其顿延伸至印度。波斯还是一个绘画和文学之都，这里的艺术最能表现生存中所有的艰难困苦。它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到来比耶稣诞生早了6个世纪。但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在500年后，仍未逃脱被亚历山大摧毁的命运。波斯人在萨桑王朝统治下，夺回了薛西斯和冈比西斯（？——公元前522年，古波斯帝国国王，即位后入侵埃及）统治下的古代疆土，在这里，他们重建了在他们心里十分纯洁的祆教，并将其理念组编成了后来非常出名的《祆教经》，并让它与新兴的伊斯法罕（伊朗中西部城市）一起兴盛起来。



波斯抗击土耳其部落  
细密画 17世纪  
出自《王书》

生于10世纪的菲尔多西是伟大的波斯诗人，被人誉为波斯的荷马。他在其杰作《王书》中热情地歌颂祖国的英雄事迹。这幅图描绘的是波斯战士正与入侵的土耳其人交战。

7世纪早期，穆罕默德击败了琐罗亚斯德，阿拉伯取得了波斯的绝对控制权。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从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不知道说得是否正确，但这句话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尼夏普的一位的帐篷制造者的儿子——欧玛尔（1048？—1122年？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他的作品则是曾经一度流行于库尔德斯坦（伊朗省名）与霍拉姆沙（伊朗在波斯湾的港口）之间的沙漠地带——“高尚品位”的代表作。还有这样一位数学教授，他将他的时间都花在了代数和赞美爱的喜悦之情，以及欣赏古代红酒的美丽上了，像他这样在教育工作的圣堂中得心应手的现象是极少见的，这种现象只有在统治者英明而又不失温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沙普尔二世的雕像  
银制 公元4世纪

这个精巧的手工制成的雕塑是波斯萨桑王朝的国王沙普尔二世的理想化的面部雕像，由一整块银雕铸而成，只比沙普尔二世的实际尺寸小一点。它像那些被用来作为萨桑王朝的君主权力和财富象征的物体一样壮观。

相比之下，如今的波斯人似乎有更多极其无趣的爱好。一个国家光有自己的土地是不行的，它还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否则必将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犯。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是

与其祖先留下的财富成正比的，但大多时候事实并非如此。在遥远的德黑兰，土耳其皇帝的一些亲朋好友因被授予了特许权，而发了大财。除了少数人留在本国工作，拿着极低薪水，其他的人都拥向了那些外国投资者，虽然他们都只是以为波斯是毛毯的代名词。

波斯非常的不幸，也许是它的地理位置被诅咒了，这里很少有幸运的事发生，它似乎成了贫穷而且管理糟糕的国家中的一个。虽然波斯只是一片沙漠，但仍不能逃脱成为战场的命运，只因这个沙漠是一个交通要道，它是连接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大陆桥中的一段。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不只是发生在波斯的现象，整个西亚都有着同样的命运。

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是这个高原链中的最后一个高原，它由帕米尔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作为巨大的伊朗高原在西部延续的亚美尼亚是一片古老的陆地，之所以说它古老是因为那里的土地遍布火山，那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苦难中。无论谁想从欧洲去印度，都必须借道高大的库尔德斯坦山脉中的山谷，所以亚美尼亚也是一个中转国。可惜，据历史记载，从大洪水时期开始，经过这个中转国的旅行者中就有一些不怀好意者。亚美尼亚在阿勒山之巔，拥有海拔1.7万英尺的山脉——比埃里温平原（埃里温为亚美尼亚首都）高1万英尺。我们可以确认一点，诺亚方舟登陆亚美尼亚是在大洪水开始消退之后，因为14世纪初，比利时的医生约翰·德·曼德维尔来到这一地区时，发现了残留下来的围绕顶峰散落着的部分古船。亚美尼亚和我们也是非常亲密的表兄弟，因为他们也是地中海人种，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阿勒山之巔的。但是，我们的兄弟可能不久以后就要灭绝了，根据最近的死亡数据显示，单是从1895年到1896年这一年中，亚美尼亚人就被土耳其人谋杀了几十万，这个死亡率是非常惊人的。随后，土耳其人成为了亚美尼亚高原的主人。但是，亚美尼亚人还有更为可怕的敌人——库尔德人（主要生活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一带），他们比土耳其人更为残忍。



诺亚和洪水

木刻插图 1483年 出自纽伦堡版《圣经》

鉴于人类的邪恶，上帝决定毁灭人类。但又提醒虔诚的诺亚，并吩咐他建造方舟。图为大洪水发生后，诺亚的方舟在洪水上漂行。后来方舟在阿勒山的山巅搁浅停靠，这时上帝射出一道彩虹，象征着上帝与人立了约，再也不会毁灭他所创造出的生物。

亚美尼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时间比罗马还早很多，这里的人民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但在西方天主教的善男信女眼中，它是一个极为令人讨厌的组织，因为那里的教堂仍然保留着几条让人不能接受的规定，比如教职世袭制。因此，当亚美尼亚人遭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屠杀并被掠夺土地时，欧洲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紧接着，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协约国为了援救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人，从土耳其的后门进入，他们将军队开进了这片土地。也因此，当时的新闻中突然出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处于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行列的名字——凡湖（土耳其东部咸水湖）和乌尔米耶湖。而自十字军时代就已有耳闻的、古拜占庭帝国的亚洲边陲小镇——埃尔斯伦，这一次则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吃惊的事情，残存的亚美尼亚人加入了苏联，据说是为了诅咒所有致使他们遭受灾难的人。他们在高加索山脚下的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地区成立了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而俄罗斯人早已在19世纪上半叶便将这一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现在，我们向西前进一点，去看看小亚细亚高原，不再继续讨论亚美尼亚这个土耳其人发泄不满的牺牲品了。



巴格达市集  
摄影

底格里斯河旁的城市巴格达，繁荣的市集中，道路两旁的地摊店连绵不绝。

以前的小亚细亚只是土耳其苏丹帝国中的一个省份，现今的小亚细亚因为其地理优势，变成了土耳其人统治世界之梦中的唯一残留物。它的北方濒临黑海，西方是与欧洲分界的马尔马拉海（长280公里，宽80公里，呈椭圆形。它的东北面通过长31公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黑海，西南面通过长61公里的达达尼尔海峡连接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它的南面则是地中海。而且，托罗斯山脉还把它临近地中海的地区分成了两半，以至于小亚细亚同伊朗、波斯、亚美尼亚比起来要低矮得多。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名叫巴格达的铁路，这条铁路连接着君士坦丁堡、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巴格达、士麦那（亚洲西海岸最大的港口，土耳其港口伊兹密尔的旧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以及阿拉伯的圣城—麦地那。正是由于这条铁路在最近的30年中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使得英国人和德国人为了得到它的修建特许权而费尽心机。

在英国人和德国人好不容易达成共识以后，法国人却中途杀出，要求在未来的收入中分成。于是，它得到了小亚细亚的北部地区——特拉勃森——亚美尼亚和伊朗的出口港的铁路修建权，那是个希望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地方。外国工程师为了勘查路段，走遍了这片古老大陆所有的土地。在这里，雅典殖民地的希腊哲学家开始沉思人类的本性和探寻宇宙的奥秘；在这里，欧洲人依靠神圣的基督教所给予的难以摧毁的宗教信仰生活了一千多年；这里也是塔瑟斯的保罗的出生地和传道地；也正是在这里，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大动干戈——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地位；也正是在这里的一个荒凉小村落中，一位阿拉伯养驼人第一次梦见他是安拉的唯一先知。

按照计划，这条铁路将远离海岸线，沿着那些古代和中世纪虚构的海港城市亚德那、亚历山大勒塔、安提阿、的黎波里、贝鲁特、泰尔、西顿以及雅法（巴勒斯坦岩质地上唯一的海港），在这些城市中的山脉中间蜿蜒而行。

这条铁路在战争爆发时扮演的角色和德国人期待的一样。这些铁路拥有德国精良的装备，他们通过这条铁路运送精良的武器。土耳其人考虑到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两艘战舰，面对这些情况，他们现实地抛弃了协约国，而加入了同盟国。从战略上来看，这条铁路的价值在4年大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在海洋和西部，西部战线拉开不久就沦陷了，只剩下东部战线还在坚持。在这个时候，1918年土耳其同1288年一样做了一件让全世界惊诧的事情，充当了一名优秀的战士。1288年，土耳其人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下征服了整个亚洲（主要是指中亚，因为土耳其当时并无力攻打南亚和东亚），并且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君士坦丁堡帝国牢不可破的城墙跃跃欲试。

小亚细亚同亚美尼亚高原与伊朗的波斯高原一样是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却没有遭到任何的摧残，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一切安好。这一切怕得归功于它很好的地理位置，小亚细亚不但是贸易高速路的一部分，更是所有从印度、中国前往希腊和罗马的通道的中转站。早些时候，地中海人种的智商相当高，他们总是从事一些智力开发和商业活动。直到处于大陆的希腊城市将那些西亚城市变成了殖民地后，这些活动才得以在希腊流传开来。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新种族和亚洲古代血统进行了交流，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混血人种，他们拥有更高的智商——在500年的时间内，打败众多敌手而存活下来。这一点在现在的因为在贸易上的正直和诚实，赢得无可争议的名声的黎凡特人（生活在地中海东部）身上可以得到印证，因为那些人就是他们的祖先。

土耳其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下土崩瓦解，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土耳其人是一个非常堕落的种族，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朋友。现在的这个小半岛永远无法和他们的祖先奥斯曼帝国的古代繁荣相提并论。土耳其苏丹已经逃离了这里。他们的祖辈，在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唯一的地处欧洲的土耳其城市——亚得连堡，居住了几乎一个世纪后，在1453年，迁移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统治着一片包括整个巴尔干、整个匈牙利以及南俄罗斯绝大部分的领土。



塞尔柱式的人马星座  
插图

塞尔柱土耳其人是伊斯兰战士，他们从中亚的家乡突然侵入波斯并开创了一个11世纪的帝国。这幅插图来自一本最早的伊斯兰教的书籍，人马星座被画成了一个正在拉着一种为塞尔柱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双倍弯弓的半人半马怪物。塞尔柱人的主要武器是很短的双弯弓，他们弓法精湛，并同个子不高但结实的矮种马形成了非同一般的默契。

土耳其帝国今天的惨状则是由4个世纪的无法形容的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君士坦丁堡几千年来一直垄断着南部俄罗斯谷物贸易，它成了当时商业垄断中最为重要、最古老的旗帜。大自然也同样眷顾着君士坦丁堡，在这里任何人都不用忍受饥饿和寒冷，它的港口是到处都是鱼虾的“黄金港”、“富足之地”，但是使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的地方却沦为了一个三流城市。新土耳其的统治者利用了这里遗留下来的一切资源，在和平来到之前做出了以下英明的论断：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将土耳其人改头换面变成一个现代民族，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有着堕落的前身——同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黎凡特人、斯拉夫人以及十字军留下来的人一起组成了流氓群体。因

此他们将自己的新首都选在了位于君士坦丁堡以东200多英里的安哥拉（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旧称）——处在安纳托利亚山脉的心脏地带。



今日君士坦丁堡  
摄影

今日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坐落于欧洲大陆的东南隅，与小亚细亚仅隔一条博斯普鲁斯海峡，商贸发达，其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内停泊过上百个国家的商船。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1年迁都于此，后将该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图中即为君士坦丁堡今日面貌。

安哥拉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00年，这里就已经存在着一支高卢部落了，这支高卢部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还掌控着法国平原的统治权。十字军占领过这座城市，鞑靼人也蹂躏过它，甚至，一支埃及军队在1832年还摧毁了与它相邻的所有地区，安哥拉遭遇到了所有位于主要贸易路线上的城市所经历过的灾难。直到凯末尔长官把其首都迁到了这里，这一切才算结束，他整顿了这里乱七八糟的人群，用他统治下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将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土耳其人换回，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使得新土耳其越来越好，他的才干为他在这个国家树立了威信。但糟糕的是，土耳其在长达15个世纪的战争洗礼和冷落后，经济早已散架，它的山区也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了，以至于在华尔街借贷市场上四处寻找投资的银行家的眼里，它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即便是这样，其他国家仍认为在欧亚的未来贸易中，小亚细亚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士麦那正在试图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地位。这里有一个由古代世界的女战士组成的民族——亚马孙族——

统治着亚洲的这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它仿佛不允许男人的存在，所有男婴在出生时便被处死，即使是为了延续后代，男人也只被允许踏进这个国家一次。

保罗在以弗所（古希腊小亚细亚西部的重要贸易城市，以阿尔特弥斯神庙而闻名）发现那里的土著非常崇拜美丽的女神——戴安娜。在这里我得提一句，以弗所因为亚马孙族里一个家族的原因，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不存在了。但是这里的花园却变成了世界上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阿勒颇平面图  
地图 16世纪

阿勒颇是叙利亚北部的自治城市，16世纪，它的人口已超过10万人。图中，一座牢固的城堡主宰了周围密集的建筑，清真寺和市场在城里随处可见。房屋由街道隔开，城外有花园、果园和竞赛场供市民休闲娱乐，各居民区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关照，阿勒颇的居民（或任何一个中东大城市的居民）都可能终身住在自己的居住区内。

铁路从这里经过帕加马（古代世界伟大的文学中心，它给予我们羊皮纸这个单词），一直沿着特洛伊平原的边缘地带向北行驶，并最终到达了位于马尔马拉海之滨的班德尔马。在斯库台（南斯拉夫西南部地区），从这里出发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坐船到达班德尔

马。而那世界闻名的东方快车（伦敦—加来—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索非亚—君士坦丁堡），也在这里同开往安哥拉和麦地那的列车相遇。还有一些通过阿勒颇（叙利亚北部城市）、大马士革、拿撒勒（巴勒斯坦城市）、卢德（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和雅法得在这里换乘汽车）、加沙（以色列城市）、伊斯梅利亚（埃及东北部港口）、盖塔拉（埃及中部地区），前往苏伊士，经过尼罗河逆流而上到达苏丹的列车在这里运行。

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之前，这条将物资与乘客从西欧通过火车运到苏伊士，再用船只运往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运输路线，其商业利润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四年战争后还没有恢复之前，只有用飞机来完成这项运输任务了。

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居住的是亚美尼亚人的古代仇敌——库尔德人。他们也形成了众多的部落，在这一点上与苏格兰人等山区居民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非常排斥那些商业和工业文明，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太多的个人自豪感。因为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有着记载，而且在色诺芬的《万人大撤退》（一本很没有意思的书）中也曾提到过，说他们是一个非常尊重传统的民族。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同属于一个祖先，但是他们却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正因为如此，他们完全不相信基督徒，在世界大战后，他们积极捍卫了那些新建的穆斯林国家的权益，使它们不受到任何的侵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记住，“官方的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源之一。

没有人会在和平到来之时心安理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争执和仇恨。而那几个欧洲政权则美其名曰地成为了土耳其古帝国领土的最终代言人，但是他们在对待土著的事情上，其所作所为也和土耳其人差不多。

而法国人因为在叙利亚做了大量投资，他们又窥视着叙利亚的财富，最后占领了它，将它变成了法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利用充裕的财富和强大的军队，成立了一个法国最高委员会，来负责统治那剩下的300万叙利亚人。不过，叙利亚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殖民地，只有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而已。没过多久，混乱的叙利亚人开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法国人。因此，库尔德人开始对他们的敌人妥协，黎巴嫩的马龙派罗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们不再与犹太人为敌，同时，犹太人也开始对基督徒和穆斯林尊重起来。发生的这一切，使得法国人不得不推行恐怖主义。这样虽然维持了秩序，但却使叙利亚成了阿尔及利亚的翻版。但是这并不能使那里的人喜欢他们的代言人，只不过代表着他们的领袖已死，暂时没人来领导他们而已。



尼尼微遗迹  
建筑

公元前7世纪是亚述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包括中东在内的绝大多数的肥沃土地和有价值的贸易通道都成为亚述帝国的领土。但在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连同其首都尼尼微一起被巴比伦征服而消失了。这是亚述帝国最后的首都尼尼微的遗迹，近年由伊拉克政府复原。

现在我们探讨的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由废弃的巴比伦和尼尼微组成的山谷，这个山谷是属于君主国之一的伊拉克王国的一部分。这里的新国王无法像汉谟拉比（？—公元前1750年，古巴比伦国国王）一样，拥有自主权，因为他的自主权早已被英国剥夺了。因此，比清理废弃的几条古巴比伦运河这件事情还重要一点的决定，菲赛尔国王都得向伦敦进行请示。

菲利士人的居住地——巴勒斯坦也位于这个地区，我只打算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小国家，因为它太特别了，我怕我描述的故事会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占满。巴勒斯坦虽然还没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太因这个九流的欧洲公国大，但它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比某些一流帝国还要重要一些。

犹太人的祖先离开了他们最早的居住地——东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简陋村庄，在借道阿拉伯沙漠北部地区，穿过西奈山脉和地中海之间的平原后，又来到了埃及，并在那里度过了几个世纪，但最后他们还是踏上了回头路。来到了位于朱迪亚山脉（巴勒斯坦南部山脉）和地中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停下了脚步。为了在这里争夺到相当数量的村庄和城市，他们和当地的土著们展开了激烈争夺战，这场战争虽然残酷，但犹太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完全独立的犹太帝国。



荒凉的西奈山  
爱德华·利尔 油画  
19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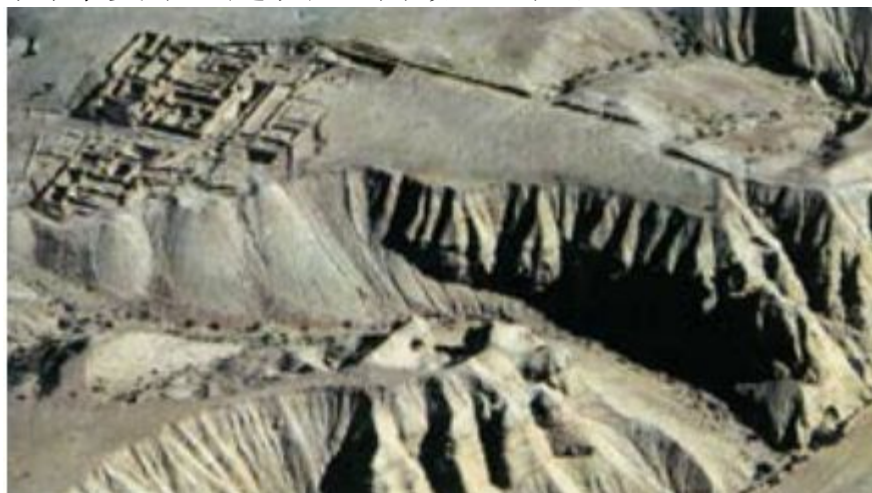
传说摩西就是在这座巨石嶙峋的西奈山上得到了上帝所赐十诫的两块石板。直到今天，巨石层叠的西奈山仍同摩西时代一样荒凉。

但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过得并不安稳，来自克里特岛的非闪特族居民菲利士人占领了其西部所有的海岸地区，使得犹太人无法与远洋取得任何联系。在犹太国家的东部地区的岩石丛中有一条由北方向南方笔直延伸的巨大的裂缝，我们有一些关于这个奇特现象的记录——深度为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这条裂缝成了犹太人帝国和亚洲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条巨大的阴沟的样子同浸信会教友约翰将它作为居住地时一样，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仍是在黎巴嫩山脉和背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中间发源，从约旦河谷（低于海平面526英尺的泰比利厄斯湖或加利利海）、死海（它比海平面低1292英尺）出发（约旦河最后终止在死海，而死海因为不断的蒸发留下了25%的盐分）——而美洲加利福尼亚最深的地方，那里的“死亡之谷”也只比海平面低276英尺——再穿过默阿布人的居住地，古陆以顿，最后注入红海（约45万平方公里，但深度却不小，大部分海区水深在1000米以上，中部的深槽最大水深达2740米。它是世界所有海中水温和含盐度最高的）的支流阿克巴湾。

这条鸿沟的南部拥有硫磺、沥青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原料，这一切导致它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炎热和荒芜的地区。在这里，最为获利的

可能只有化学家（德国在大战以前就已经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森严的死海沥青公司），这里以前的人们一定都对它们极为讨厌和恐惧，以至于他们把地震摧毁所多玛城与俄摩拉城这一事件看成是上帝给这一地区的教训。

当来自东方的入侵者到达朱迪亚山脉的山脊时，这个和大裂缝平行走向的山脉，气候和自然景观的变化太大，给这些入侵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这块“盛产牛奶和蜂蜜”的陆地异常惊奇。而现在的巴勒斯坦因为缺乏足够的花朵，再也产不出以前那么多的牛奶和蜂蜜了。但人们不认为这是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因为今天的气候同耶稣的门徒从达恩（古巴勒斯坦的一个村庄）流浪至比尔谢巴（巴勒斯坦南部城市）那一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以前，他们过的是非常悠闲的日子，每日有足够的土产酒去招呼所有的观光者，不需要为面包和黄油犯愁。其实这里不再像以前那样盛产牛奶和蜂蜜的真正原因是它遭到了土耳其人和十字军的破坏，十字军摧毁了巴勒斯坦在独立的日子以及罗马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内已建成的十分完整的灌溉工程，土耳其人在这块土地上做了和平时一样的事情。一块只需要水便能得到丰厚收成的土地往往被大家忽略了，致使这里9/10的农民不是死亡，就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耶路撒冷变成了另一个贝都因部落形式的小村庄。在这里，基督徒们和他们的穆斯林朋友每天都有无数的有教训意义的话题要讨论。相对于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永远是他们心目中无比重要的圣地。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同以实玛利的嫡系子孙一样不幸。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可怕的萨拉的要求下，将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夏甲一起驱赶到了荒山野岭。



死海西岸

死海西岸是典型的沙漠地带，以色列人就是在这里流浪并和上帝订约的。在沙漠绝壁的边缘，一直住着与世隔绝的犹太教教团库姆兰公社。这是一个奉行古犹太教的禁欲和神秘教义

的宗派，至今还保留着施洗者约翰时代的信仰和实践。在距他们居住地不远的悬崖洞窟里发现了古老的福音书的残片，即著名的“死海古卷”。下面这幅航拍照片左上角的村落即为库姆兰公社的居住地。

但萨拉的小小伎俩并没有成功，以实玛利和母亲夏甲并没有渴死在路上，不但这样，以实玛利还和一位埃及的姑娘结了婚，并成了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奠基人，最后和他的母亲一起长眠于克尔白之外。在麦加，所有朝拜地最为神圣的中心是克尔白（圣城麦加大清真寺广场供有神圣黑石的方形石殿）。因此，为了显示其虔诚之心，不论旅途会有多么的艰难，和圣地相隔多远的距离，穆斯林人在其一生之中至少会到麦加朝拜一次。



耶路撒冷

安妮·贝尔特 摄影 1996年

在黎明金色的光线之中，耶路撒冷的旧城沉浸于一片静谧中。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认定为信仰源流和精神指针的圣地城市。犹太教的圣殿哭墙便在此处；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之一，也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清真寺，金顶清真寺的所在地；同时，这里又是耶稣传福音、背十字架受钉以及复活的圣地。耶路撒冷的魅力、神秘和神圣的宗教色彩，吸引着世界上千百万的信徒来此朝拜敬仰。

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不久，依照传统，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岩石上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他们的远房表亲，亚伯拉罕的另一位嫡系子孙所罗门，建造了他的著名庙宇。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多少个世纪以前。为了这块岩石和其中一部分据说是传说之中东正教犹太人的“哭泣之墙”的围绕着它的城墙的所有权，引起了这两个种族间的纷争，它们要为此负责，但是，它们恰恰又是巴勒斯坦这个托管地的入口。

人们能对未来抱多大的希望呢？当英国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发现这里的人口相当复杂，这里80%的人口是由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穆斯林，其余的20%则是犹太人和非犹太基督教徒。英国成了最大的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英国必须维持耶路撒冷不同种族之间的秩序，面对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他们不敢让50万巴勒斯坦穆斯林去服从不到10万的犹太人的领导，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的犹太人兄弟也有令人胆战心惊的一面——他们拥有许多可以捣毁这一切的斧头。

凡尔赛和解，并没有达到让所有人满意的效果，这是一些条约签订后的必然现象。今天的巴勒斯坦仍可以看到四处维持不同种族之间秩序的英国军队，因为至今英国仍是巴勒斯坦的管理者。所以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殖民地，无法享有完全的政治独立，尽管他们的总督也是采用选举制，是从最为有名的英国犹太人选拔出来的。在巴勒斯坦战争爆发之前，贝尔福先生（1848—1930年，曾任英国首相，支持犹太复国）曾经非常模糊又极为感人地谈论过这件事，他说那个地方是犹太种族的天然家园。

结果犹太人不知道如何去整顿这个国家，以至于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切正好顺了东欧的俄罗斯的正统犹太教徒的意，这些犹太教徒将他们的神学论推向了这个巨大的拥有希伯来风俗的纪念馆。但年轻的一代相信伟大先知的那句英明的话：“死者将埋葬死者”，感叹岁月的流失，为过去那消逝的欢乐与荣誉不能被延续而缅怀、伤感。于是他们成了无神论者，维持巴勒斯坦的和平与稳定，将巴勒斯坦变成了一个同瑞士或丹麦一样正常的现代国家，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日新月异的国家。这里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排除了民族之间的芥蒂，不再会因为几块古老的石头而和其阿拉伯邻居争吵，即使这些石头也许曾是利百加从中打过水的一口井，但是现在却成了发展的大阻碍，他们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道路和沟渠的修建上。巴勒斯坦从东到西有一个明显的坡度，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由起伏地带组成的。在这里，几乎整天都在吹拂的海风将厚重的露水均匀地撒播在这块荒废的土地上，致使这一被人冷落多时的地区有可能变成农业耕地，种植非常适应这里环境的橄榄树。建于可怕的死海地区的唯一一座稍微有点重要的城市是耶利哥，在一段时间内，它还有可能成为一个贸易中心。

巴勒斯坦没有吸引到任何外国投资商的注意，因为这一地区的土地中既没有煤炭也没有石油，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不会被其他国家控制，被允许以基督教徒和绝大部分穆斯林都赞同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古兰经开篇  
公元17世纪 伊朗

“古兰”意为“宣读”，共有114章，与旧约《圣经》的内容很相似，但《古兰经》却被称为天书。穆罕默德认为，仅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没有讹误地记录下了真主的话，这也是《古兰经》不能译成其他语言而只能加以注释或解经的缘故。

## 第三十四章 阿拉伯，什么时候属于亚洲，什么时候又不属于

阿拉伯是亚洲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地图册上可以明确地查到。但对我们地球的历史不了解的人，比如说来自火星上的拜访者，他们对很多事情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会认为著名的阿拉伯沙漠——内志，只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延续，只是被印度洋的一条相当狭窄的断断续续的海湾——那个世界闻名的红海分隔开了。

红海暗礁遍布，其宽度只有其长度的1/6，平均深度大约为300英寻，和深度介于2英寻至16英寻之间的作为印度洋一部分的亚丁湾相通。红海中到处都是小型火山岛，由此可以推断它很可能只是一个内陆湖，直到波斯湾形成以后，才被抬升到海岸的，这就同北海一样，在英吉利海峡形成以后，它才真正地成为了一个海。

阿拉伯人既不想成为非洲人，也不想成为亚洲人，他们以自己能成为自己的国家“阿拉伯人之岛”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阿拉伯半岛的土地面积相当大，是整个德国的5倍大，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级别。但它的居民人数对于这么大的领土来说，完全是不相称的。它的居民数量还没有超过伦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没有得到大自然母亲的丝毫帮助下，以一种非凡的方式留给了大千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对此，我们只能猜想，这700万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一定有着非凡的体能与智力。

首先，他们生活在一个气候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还没有河流——被撒哈拉沙漠的延续完全覆盖了。这里是世界上最为炎热的地区之一，阿拉伯半岛除了其最南端和最东端，那里的海岸极其潮湿、闷热，对于欧洲人而言，根本无法居住。而且在半岛的中央以及西南部，山脉的高度大约达到了6000英尺，这使得这一地区的气温很不正常，经常有突变的情况。天黑不到半个小时，气温就能立刻从华氏80度降至华氏20度，在这种天气下人类和兽类都很难生存下去。

除了英国人的聚集地——正北方的亚丁海岸之外，其他地方都很糟糕，内陆则非常幸运地有地下水，否则那里也是一个无法居住的地方。

这个半岛从商业观点来看，还抵不上曼哈顿岛的洼地，但是曼哈顿如果想在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力上面同阿拉伯较量的话，那么相比起它原来做的，它还要完成更多的工作。

阿拉伯半岛同法国或瑞士不一样，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国家，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一件事。在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由于迫切需要帮手，便对一切暂时有利于他们的人和事物许下了许多无法兑现的诺言，最后导致十几个所谓的独立国在战后冒了出来，径直从波斯湾向阿克巴湾延伸，后来竟然延伸到了北方。在北方，外约旦被一个听命于耶路撒冷的酋长统治着，它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分隔开来。但是，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只是挂了个名字，其实并不重要，比如波斯湾的厄尔哈塞和阿曼、厄尔海志正南方的沿着红海的也门和阿西尔。这些地方中唯一的一个稍显重要的国家也许就是海志，因为它不仅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铁路（已经铺至麦地那，很快就会延伸至麦加）——巴达格铁路的最后一段，而且它还有穆斯林世界中的两个圣城的控制权，这两个圣城一个是穆罕默德的出生地、穆斯林的伯利恒——麦加，另一个则是穆罕默德的长眠之地——麦地那。



穆罕默德的麦加  
绘画

公元6世纪初，穆罕默德作为一名商人生活于其中的麦加不过是一座拥挤的小城，坐落于干燥而多沙的山谷中，居民住在平顶房子组成的居民区中。在酷热的阿拉伯地带，麦加城中心广场上涌出的渗渗泉水使这里成为通往各方的商路交会的中心。紧挨着渗渗泉的是以卡尔白闻名的圣地，在穆罕默德的信仰传播开来后，成群的朝圣者拥向这座先知出生的城市。

7世纪早期，麦加和麦地那还只是两个沙漠中无足轻重的绿洲城市，因为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它们才名声大噪起来。穆罕默德于567年或569年出生，具体时间已很难查证，他的母亲在其父亲去世几个月后不久也与世长辞了，留下孤苦伶仃的他与贫穷的祖父相依为命。早些时候，他只是一个赶驼人，一个商旅队雇用了他，也因此，他踏遍了整个阿拉伯，也许还跨越过红海，甚至极有可能去过那时正竭力将阿拉伯变成一个非洲殖民地的国家——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它曾经拥有了这个机会，因为在当时不同的沙漠部落相互仇恨，很有可能发生一场冲突）。

穆罕默德一天偶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安拉的唯一先知，这之后不久，他便创建了伊斯兰教，开始了其传教生涯。他的第一个传教地是麦加。这位由赶驼人变成先知的传教士未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里遭到了嘲笑，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逃到了麦地那，在这里，他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活。

在这里，我无法对其教义讲得太过详细，否则这本书就没完没了了。如果你实在对此很有兴趣，又不觉得它很难懂的话，你可以去买一本《古兰经》来仔细研究一下。总的来说，穆罕默德使得阿拉伯沙

漠上所有的闪米特部落拥有了组建传教团体的意识，而这些团体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便将穆罕默德的教义传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整个北非海岸和西班牙。随着穆罕默德教徒的增多，欧洲的安全便有了很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末，这个威胁都未能解除。



麦加市集  
绘画

麦加的市集上，阿拉伯人在有拱顶的店铺前交易，远处是天房卡尔白。在穆罕默德时代，麦加的主要产品是羊毛与皮革制品，还有一些供过往商队使用的结实耐用的物品，如装水或油的皮囊。



窗户的格栅  
雕刻

穆斯林最优秀的数学家钟情于几何学的式样，即如图所示的窗户的格栅。这样的格栅可以在许多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物中发现，它象征着安拉创造的完美的、合乎逻辑的宇宙秩序。

不难想像，穆罕默德有着多么非凡的智力和体力，否则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这一引起世界震惊的传教活动呢！对女人有着极大偏见，对优秀的战士却极其敏锐的拿破仑和阿拉伯人有过很深的接触，他认为阿拉伯中世纪的大学将阿拉伯人造就成了拥有聪明天资的可怕战士。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述说这些优秀的战士最终却丧失了其绝大部分的威信这一事实。在此，我们最容易想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以此来说明沙漠部落的强悍，他们一直都是伟大的征服者，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任何地方都有弱者的道理，沙漠中也有一些不值一提的弱小人群，如果世界上没有弱者，强者又是怎么被对比出来的呢？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山居者，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在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后，选择了隐居的生活，不再过问世事；另一部分则是不被社会所接受，整日只知酗酒、游手好闲的懒惰

人群。不过，请原谅我，我从来没有在所有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当中得出一条对所有人都通用的精神上的教训。

也许曾经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大改革运动会卷土重来一次。当年，这一运动肃清了伊斯兰教中的各种奢侈活动，提倡坚持简朴、节约的生活方式，严格遵守纯道德教派的《古兰经》的传播，因为这一切有可能让阿拉伯再次走上远征之途。其实对我们而言，只要欧洲不再继续纠缠于他们的内部战争，阿拉伯人便不会像12世纪以前那样危险。阿拉伯半岛其实是一个辛勤劳作人群的理想居住地，这样的人群有着高贵的严肃态度，很少嘻哈打笑，更不会贪玩享乐，他们非常淳朴，一点也不贪婪，所要的非常简单，很容易得到满足感。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外在的令人喜悦的物质财富并不能引起他们丝毫的兴趣。

其实这样的国家并不稳定，只要有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过的生活的糟糕程度，这里潜伏的危机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便是我们难以预料的了。不知道在阿拉伯，在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的白种人有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狡诈。



麦加朝圣  
汤玛斯·亚伯克隆比利  
摄影 1965年

麦加天房源于阿拉伯人对黑石（陨石）的崇拜。据称麦加天房是亚柏拉罕为以实玛利建造的，其所在的位置就是人类始祖亚当所寻得的圣地。在伊斯兰教创教之前，它曾是阿拉伯360位神祇的圣祠，直到公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粉碎全部偶像，将这座圣祠献给真主。如今每年都有200万人到麦加朝圣，天房是最为神圣的朝圣之地。图中即为25万穆斯林一同朝拜麦加天房的壮观景象。

## 第三十五章 印度，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在基督诞生之前的300年，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发现印度的时候。尽管亚历山大穿过了锡克人的家园旁遮普，但他从未进入到印度人真正的国家的中心地带，他只在印度河周围转了一圈，并没有到过印度河外很远的地方。当时的印度人生活在位于北方喜马拉雅山以及南方的德干高原之间的恒河宽广的河谷中，同现代的印度人一样。8个世纪之后，葡萄牙的达·伽马到达了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印度西南部一地区），同一时间里，关于马可·波罗的神奇之旅的可靠航线终被欧洲人确定。

可以想像得到，当欧洲人确定了从欧洲通往“大都”这块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香料、大象和金色庙宇的陆地的航线这一天起，这个半岛的每一个角落便都没能逃脱被彻底考察的命运。欧洲派来的地理学家频繁地拥向这里，一点一滴地挖掘他们想要的东西——这里的地势走向，而阿姆斯特丹的地图绘制员们则不分昼夜地将收集回来的资料加以整理，并绘制出来。最后，欧洲得到了这些地区详细的地理情况，以下便是对这块陆地的简要介绍。

印度被其西北方向的从阿拉伯海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脉的赫达尔山脉和苏黎曼山脉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在其北方，喜马拉雅山从兴都库什山脉一直伸展至孟加拉湾，形成了一个半环形的屏障。

印度的一切都被欧洲画上了地图册，在地图上，印度的相关尺寸使欧洲看起来就像一个荒诞可笑的小侏儒。实际上，除去俄罗斯的欧洲，和印度在土地面积上是一样大的。假如，喜马拉雅山是一座欧洲山脉的话，那么它的长度能从加来到达黑海。因为它不仅拥有40座比欧洲所有山脉都高的山峰，而且它的冰河比阿尔卑斯山的冰河还要长4倍呢。

菩提树下  
摄影

从巨大茂盛的菩提树下望去，可以看到河对岸的圣城菩提迦耶林立的寺庙和佛塔。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无处不弥漫着宗教的气息。



印度地图  
1519年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率领第一支欧洲船队到达印度，到1517年，印度海岸和印度河-恒河平原已为人所知。而这幅绘于1519年的比例不当的地图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的欠缺，也说明了欧洲人关注的焦点：如奇异的设防城市、岛上的尘沙、异国的武士，以及包括犀牛和象在内的巨大的动物。

虽然地球上最炎热的国家中包含印度，但是，它有好几个地方，常年的降雨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每年1270厘米）。印度是个拥有3.5亿人口、却有着150种不同语言的国家。9/10的印度人靠着自己的庄稼维持生活，当一年的降雨量不足时，那么每年死于饥饿的人将达到200万（这是1890年到1900年这十年的平均数据）。不过现在英国政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为此建设了庞大的灌溉工程，结束了种族之间的争端，还建立了基础的由印度人自己付费的医疗机构。现在印度的人口猛增，要不了多久他们的增长率就会和过去因瘟疫、饥荒和婴儿死亡所造成的死亡率一样，像贝拿勒斯（印度东北部城市瓦腊纳西的旧称）的火葬场曾经一天24小时连续不停地工作那样令人焦头烂额了。



## 恒河圣水沐浴节

摄影 1990年

昆梅拉节是印度最盛大的朝圣节日，每12年分别在恒河之畔的赫尔德瓦尔，锡布拉河畔的乌贾因，戈达瓦里河畔的纳西克和恒河与亚穆纳河交汇的安拉阿巴德举行一次。圣浴是昆梅拉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又称恒河圣水沐浴节。自古以来，印度教徒就视恒河水为圣水。他们认为在圣水中沐浴可以洁净身心，洗去人的罪孽。对于印度教徒而言，一生之中至少要有有一次到恒河沐浴、净身，因此在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来此沐浴，以祈求神灵的保佑。

印度的山脉和大河是平行前进的。西部的印度河先从旁遮普经过，再向北穿过山脉，从这里，北亚的征服者们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印度河，并直达印度斯坦的心脏地带。而印度的圣河—恒河，却一直向西前进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东部河流）在到达孟加拉湾之前汇合。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群峰之间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先向东流，在碰到喀什山后又转而向西流动，最后与恒河汇流在一起。

恒河河谷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是整个印度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而印度最著名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加尔各答，就坐落在这两条大河汇流的潮湿而又泥泞的三角洲西岸。

那么我们来谈谈恒河河谷，它比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大陆或印度斯坦都更为出名，因为在这里生产出的东西数量极为惊人，如果不是由于这里人口众多的话，这里的人恐怕早就富裕起来了。在这里他们种植了水稻。而印度人、日本人、爪哇人都喜欢吃大米，那是因为每平方英里（每平方英尺以及每平方英寸）的稻田比其他任何种植物的产量都高，所以水稻在这里被大量种植。

水稻的种植是一件既烦琐又艰难的事情。虽然令人感到很不高兴，不过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使上亿的人们为了它而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种植，不停地在液态肥料里插上禾苗。当它长到大约9英寸高的时候，再用手挖出来，移植到注满水的农田中，农田必须注满水，一直等到丰收的时候，然后，通过复杂的排水系统将那些半流质物排放到恒河里。在那里，虔诚的信徒们享受到了恒河赐予的沐浴用水和饮用水。在那些信徒的心目中，印度的罗马城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贝拿勒斯，他们聚集在这里，希望用那充满神圣的但却带着臭味的液体，洗掉身体上用其他沐浴方式抹不去的罪恶。

一种植物纤维黄麻也出产在恒河河谷，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它作为棉花和亚麻的替代品，被运往欧洲。黄麻是植物的一种内层皮质，它的生长也像水稻一样需要相当充足的水分。将剥离出来的纤维，送

到加尔各答的加工厂里，并将其内层皮质在水中泡上好几个星期以后，加工成各种绳索和黄麻袋，以及土著穿的一种简陋衣服。

另外，这里还有一种能提炼蓝色染料的紫蓝色植物，但是现在我们能将这种染料更为经济地从焦炭中提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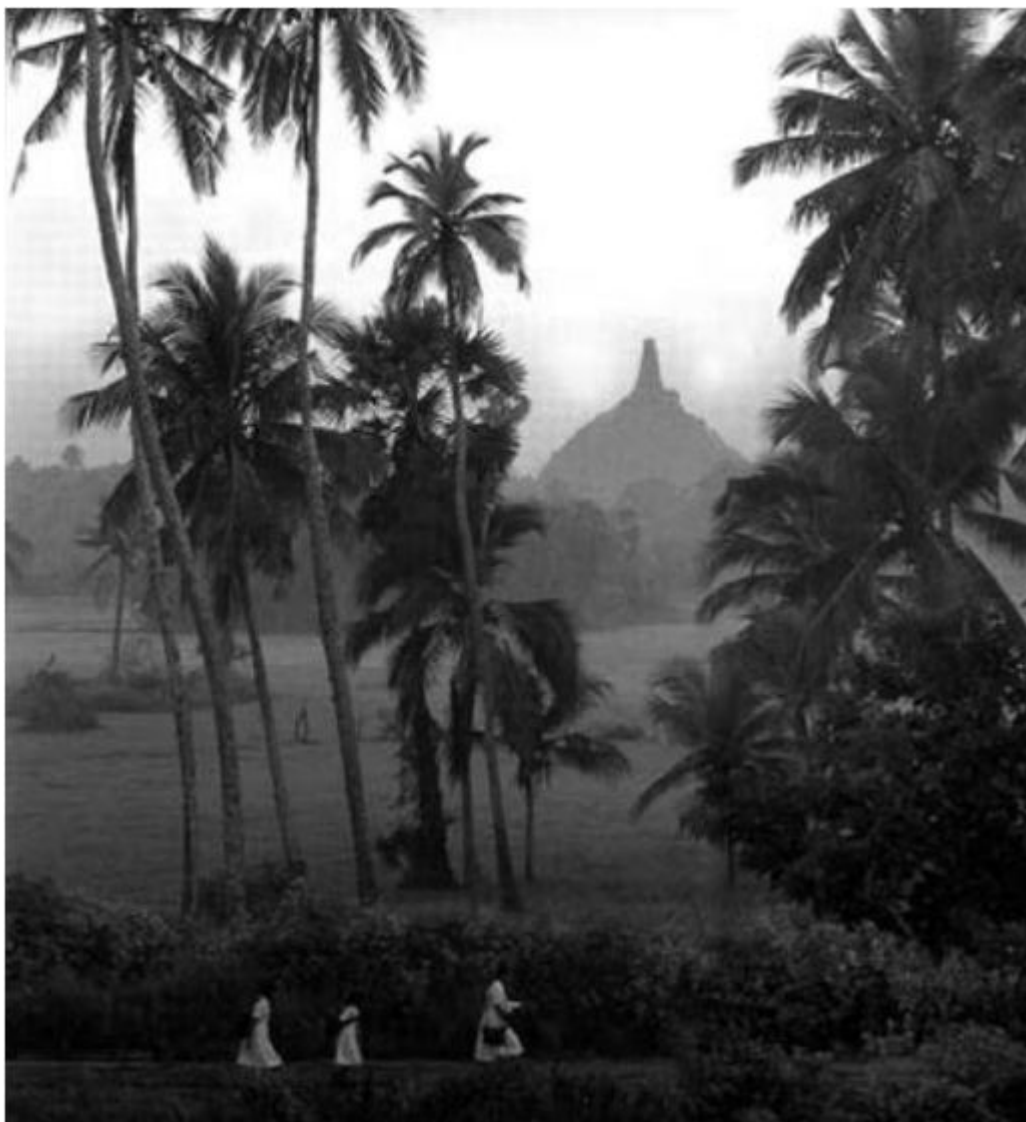
最后，在这里还种植了用于治疗风湿疼痛的鸦片。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对于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齐膝深的稻田中，以耕种一块并不富足的稻田来维持每日生计的人们来说，这种疾病是很难避免的。

在山谷外的小山坡上，古代森林已经被茶叶所代替。因为这种细小但价格昂贵的叶子植物，必须生长在湿热、水汽充足的山坡上，只有在那里，它的根系才不会受到伤害。

三角形的德干高原就坐落在恒河河谷的南面，三种不同的植被将那里完全覆盖。柚木，一种经久耐用的，既不会弯曲和萎缩、又不会腐蚀铁器的木材，生长在德干高原的北部和西部山脉中。在没引进蒸汽船以前，它是造船的好材料，需求量很大。直到现在，在很多地方仍然要用到它。在德干高原这个缺少降雨的饥饿之地，其内部还种植着少量的小麦和棉花。

对于那些降雨量充足的海岸地区，像西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东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在那里种植了不少的粟和大米，以此来供养大量的人口。而我们进口以用来喂鸡的粟这种谷物，却被印度土著当作了面包的替代品用来食用。

在印度同时具有煤炭、铁矿和黄金的地方就是德干高原。但是在那里，这些矿藏因为高原上湍急的河流而无法充分开发，并且在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上，人们从未到过村外的地区，根本没人能负担得起这条铁路的建设费用。



绿色的斯里兰卡  
米歇尔·弗瑞曼 摄影

斯里兰卡的女学生行走在终年如夏的土地上，潮湿的气候使树木繁盛葱郁，远处是阿巴汗亚舍利塔。

作为印度半岛一个组成部分的锡兰岛（斯里兰卡的旧称），坐落在科摩林角的东面。到处都是暗礁的保克海峡将它与德干半岛分隔开来，为了航行的安全，那里将继续被挖掘。在锡兰岛和大陆之间，这些暗礁和沙洲似乎担负起了桥梁的作用，它被称为亚当桥，据说是亚当和夏娃在误食了禁果后，怕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从这里逃出了伊甸园。那么照这种说法来看，以前的伊甸园就是现在的锡兰岛，而且还是和印度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比的伊甸园。这不仅是因为它有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以及适宜的温度，而且它还避开了可

怕的灾难。印度人脱离了佛教这种超出了常人理解范围、具有非常崇高精神价值的信仰，而成立了具有佛教意味的带有严厉的世袭制度的印度教，而锡兰岛则躲过了这个最严厉的世袭制度。直到现在，这种制度依然是印度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宗教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其紧密程度将是无法想像的。在印度，宗教数千年来的地位就像神一样，它控制了这个土地面积极大的国家里的所有人群的思想，就像印度人自己说的那样，他们的吃、穿、住、行，甚至怎么思考问题，说话的方式，都是受宗教影响和控制的。



牛的禁忌

棉画毯 出自印度西北部

这幅棉画毯描绘了在天堂般的背景下吃草的母牛及吃奶的牛犊。在印度教中，牛具有神圣的地位，并且印度教徒禁吃牛肉。

不只在印度，宗教在其他国家中的地位也是一样的，它总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发展。在中国，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他们总是将

其死去的祖父或祖母葬于风水比较好的山坡的南面，而将寒冷、大风凛冽的北坡留下来种植粮食。他们这样表达对已逝亲人尊重的心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做法也是愚蠢的，北面的坡地并不盛产粮食，他们自己的孩子因此而饥寒交迫，不得不卖给大户人家做奴隶。其实死者已去，照顾好生者才是最重要的。几乎每个民族，包括我们自己都被一些不知由来、神秘的传统和奇怪的禁忌所约束着，这些传统和禁忌拖延了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了解印度所受宗教影响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回到史前时期去看一看，但也许那样太久了，我们还是返回30个世纪以前，第一批希腊人到达爱琴海湾的时候。

30个世纪以前，印度半岛上生活着一种皮肤黝黑的人种——达罗毗荼人，他们很有可能是这个半岛上最早的居住者。雅利安人的祖先（我们也是从这个祖先繁衍而来的）离开了他们那位于中亚的古代家园，为了去寻求更为适合生活的气候，他们将自己分成了两个大群体，一群人向西迁移，后来在欧洲定居下来，一段时间后，他们漂洋过海去了北美洲，并取得了那里的统治权。另外一群人则向南进发，经过长途跋涉后，穿过了兴都库什山脉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山口，并占据了印度河、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之间的河谷，并且进入了德干高原。最终他们沿着西高止山脉与阿拉伯海之间的海岸地区到达了南印度与锡兰岛。

#### 婆罗门祭司 摄影

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婆罗门与僧侣、教师和学者一起构成了最高的等级。除了看管庙宇外，婆罗门祭司还要在庙宇的活动中身负重责，充当神和信徒的媒介。图为正在执行神职的婆罗门祭司。只有婆罗门可以进入内殿，为前来礼拜的信徒献上供品。



这些新来的人群所带的武器比当地土著拥有的要精良得多，强者生存，弱者死亡的道理是千古不变的古训，于是土著人受到了这些强者一系列的虐待。土著人被他们称为黑人，他们的田地全都被剥夺了，而且他们的女人还常常被抢去污辱，因为雅利安人穿越赫贝尔山口太过艰辛，所以没有带太多的女人过来。土著人对他们的这些过分行为还不能有一点反抗迹象，否则将会引来杀身之祸，而那些幸存者则被赶到这个半岛上最糟糕的地方，如同雅利安人所希望的那样忍饥挨饿地生存下来。因为这里的雅利安人没有达罗毗荼人多，所以这一地区一直处在文明程度较高者被文明程度较低者威胁的情况下，唯一能改善这一情况的方法便是将黑人严格地控制在其区域之内。



毗湿奴与吉祥天女

插图 1770年

毗湿奴是印度教（又被称为婆罗门教）三个重要的神之一，是世界的保护者和恢复者。毗湿奴有十个化身，而他和妻子吉祥天女在婚姻上的忠诚贯穿于毗湿奴的一切化身之中。图为毗湿奴和吉祥天女骑着圣鸟迦卢荼朝他们所爱的天国飞去。

雅利安人有着一一种和所有种族一样的倾向，即把社会上的人划分成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等级。在人类的启蒙时代，等级观念就已经尽人皆知了，而这些早就存在于美国了。它从我们基于不成文的社会偏见剔除犹太人开始，一直发展到南方某些州颁布这样的正式法律，如强迫黑人只能乘坐黑人专用车等。就我而言，纽约虽然是一个世人皆知的思想开放的城市，但在这里我却也很难找到一个黑人朋友共进晚餐，我所讲的黑人包括黑人本身，还有印度人和爪哇人，就如列车分为普尔曼式卧车和昼行列车一样，我们也被等级观念约束着，不能同身份不相称的人交往。虽然我对哈莱姆的黑人等级制度了解得不多，

但这也足够让我知道一个波兰籍犹太人的后代娶一个德国籍犹太家庭里的女人是一件多么耻辱的事情，并且深刻体会到了“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等级制度离发展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行为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虽然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就知道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想成为这些高等人群中的一员，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地打通一切关卡去拿那把开门的钥匙，或者是在门外制造混乱和噪声，终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纳的。但是印度的得意洋洋的征服者却将每个社会团体关在不同的小房间里，不让它们穿过由一个阶层通往另一个阶层的大门，这些团体只能永久地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这种制度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人们总是用这种方法让自己快乐、方便，让其邻居无法享受到自由的权利，印度同样也遭受了这种痛苦的结果。神甫、武士、农民和白昼劳工，这些雅利安征服者最初的高层人士，他们在人数上被那些祖国刚刚被夺走的达罗毗荼人超过了，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让黑人待在合适的地方的隔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这些征服者又向前迈出了其他种族都不敢向前迈出的一步。他们不但将宗教和其人工的等级制度纠缠在一起，而且还规定，地位卑贱的民众没有得到崇高的宗教精神粮食的权利，佛教只能是最上等的三种阶级独享的财产。每个阶级总是用相当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习俗的堡垒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以避免和那些地位比自己低贱的人接触。这样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后，导致没有人能在毫无意义的“禁地迷宫”中找到出路，除了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土著们。

佛陀  
绘画 18世纪

印度教将佛教的创始人贬低为毗湿奴的第九种化身。佛陀是一个历史人物，在这里被展现为带有毗湿奴的属性。他教育人类摆脱欲望和对这个世界的幻想，并且认为存在无穷无尽的轮回转世。



你可以尽可能地去想像一下，宗教制度是怎样在每一天去控制人们生活的，如果在过去的3000年内，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父辈、祖辈或曾祖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可以想见我们的文明程度绝对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更别说个人私有财产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维多利亚火车站  
绘画

这是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富丽的景象，其建筑风格深受英国影响。英国在整个印度大规模地修建铁路，铁路网的建立使纵贯印度南北的旅程可以在几天内完成而不再需要几个星期。

印度的各种迹象表明，它正处在伟大的社会和精神即将复苏的前夕，尽管这样，它仍逃脱不了被印度各阶层的统治者和最高阶层的世袭制神职人员婆罗门的坚决扼杀。婆罗门教的宗教信条就是他们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是一条非常有个性的宣言，而婆罗门也是一种非

常有个性的宗教，也许应该将它形容为印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或朱庇特，保护万物的神灵，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终结者。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婆罗门的观念太过抽象模糊，显得十分不切实际，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绅士，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星球的管理者应当是婆罗门的代理人之一，他应当备受尊崇。这个代理人应该是一位天神，或者是一位像婆罗门一样没有什么好的社会声望的魔鬼，然而，他始终是上帝的使者，因而必须得到最高程度的尊崇。

人们的这种思想让湿婆神、护持神、精灵、幽灵以及食尸鬼等各种奇怪的超自然的物体有了栖身之地。它们将恐惧带到了婆罗门教。再者人们为了躲避这些邪恶的食人妖的迫害，不得不尽力行善，为行善事业而奋斗。

有一位比基督早6个世纪出生的宗教改革者，他的名字叫佛陀。他明白婆罗门教会以更为纯洁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一心想让他的宗教信条在其所处的时代再次发挥出原有的精神力量。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信徒发现他的思想太过高深莫测，过于贵族化，显得很是不切实际。一段时间之后，原来的婆罗门在人们对佛陀失去热情的时候又卷土重来。直到最近50年，印度的领导人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平民大众而言，一种宗教如果只是建立在毫无意义的仪式和空洞的祈祷行为（针对大街上的所有人而言）上的话，它迟早都会被人们抛弃。这就像一棵不能再从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吸取营养的外强中干的大树，它最终逃不掉枯死的命运，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印度教吸取了前车之鉴，把其古老的庙宇大门敞开，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进行沉闷而毫无意义的精神折磨了。印度新一代的年轻人更认识到，如果他们之间不能携手与共组成一条对抗外来侵略的统一阵线，那么一场灭绝性的灾难将随之而来。于是在恒河之畔，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3.5亿人中产生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被作为新的篇章而载入了世界历史。

印度71%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其余29%则分散居住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城市，因此它只能是一个乡村国家。印度拥有几个很大的城镇，位于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口的加尔各答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城镇最初的时候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渔村，但在18世纪对抗法国人的战争中，它因占据了克莱夫（1725—1774年，英国将领，曾任驻印英军部司令）行动的中心位置而一举成名，随后更发展成为印度最为重要的海港。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因为使用了蒸汽船，所以运载货物去印度地区或旁遮普时，直接通过孟买或卡拉奇比通过加尔各答中转要快得多，于是加尔各答海港失去了其绝大部分的重要性。东印度

公司在小岛上创建了孟买，并给予了它作为海军基地和对德干高原进行棉花贸易的出口港的使命，它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有利益的地方总能随时随地吸引众人的目光，许多来自亚洲的定居者，包括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最后一批追随者都迁居至此。这些最为聪明、最为富裕的土著袄教徒非常崇拜火，把它当成绝不能玷污的圣物，所以他们对死去的人从不采用火化。

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主要港口——马德拉斯，坐落在德干半岛的东海岸。德干半岛的南面则是城市本地治里，它是法国一个时代的遗留物——那时，英国人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法国人，为了争夺整个印度的控制权，迪普莱克斯（1697—1763年，曾任法属印度总督）和克莱夫大打出手，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糟糕透顶的加尔各答黑牢（1756年曾有146名欧洲人被关于此，但次日只剩下23人）这个意外事件。

位于恒河河谷中间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在其西部地区处于首要位置的是德里（印度北部城市），这里原来居住着一个蒙古皇帝，由于德里是中亚进入恒河河谷的入口，那么控制了这个入口，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印度，因此他才选择居住在这个城市。顺流而下的便是穆斯林的圣城安拉阿巴德，在其附近的是两座因1857年大兵变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勒克瑙和坎普尔。

我们继续向南便能到达蒙古王朝4位成员的居住地阿格拉，阿格拉有一座泰姬陵，它是4位成员中的其中一位为了纪念其所深爱的女人而修筑的。



祆教  
摄影

祆教又称拜火教，其教主琐罗亚斯德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人。他的信徒本来在伊朗东北部，公元10世纪时受回教徒的迫害，迁徙到印度地区。释迦牟尼诞生前，祆教也是印度流行的宗教之一。图为祆教徒的成年礼。在典礼中，年轻的祆教徒被授予一条圣索与圣袍，72缕圣丝结成的圣索代表宇宙间的和睦。



泰姬陵  
建筑 17世纪

泰姬陵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纪念宠后蒙泰姬所建的陵墓，整个建筑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倒映在宁静规整的水池中，表面刻满了《古兰经》的经文，同时镶嵌了贵重的宝石，工程费时22年之久，莫卧儿王朝因此走向衰落。

我们继续沿河而下，便能到达贝拿勒斯，印度人把这里看作是同罗马或麦加一样的圣地。他们把这里的河水当成圣水，常在此沐浴，以求洗脱一切罪孽，死后也在这里岸边的一座火葬场里火化，并将其骨灰撒在他们的希望之河里。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因为无论何时，也无论你是谁——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或一个旅行者，只要你一接触到印度这个课题，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道德和精神问题所困扰。因此，当我们这些西方来的陌生人或者是新来人在进入印度这个迷宫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圣人们为了将后来征服西方世界的宗教信条程式化，在尼西亚（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和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紧急会议。在2000年以前——我用非常通俗的方式描述的那些人的祖先早已解决了教条和教义互相冲突的地方——我的邻居们却一直被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可能还会继续困扰他们十几个世纪吧。对于我们来说，谴责那些奇怪的

事物是很容易的。我对印度越了解就越觉得奇怪，因为它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给我带来了一种很焦虑不安的迷惑的感觉。

我记得自己以前对祖父祖母也有同这一样的感觉。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他们非常正确，即使不完全正确，但也不会像我以前想的那样完全错误，时间总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让人们明白自己不是什么都是对的，应该谦逊一点。而且上帝知道，我们都需要谦虚。

## 第三十六章 南亚半岛上的国家：缅甸、暹罗、安南以及马六甲

南亚这个半岛是巴尔干半岛的4倍大，它拥有以独立、半独立以及附庸这三种形式存在的4个古代王国。让我们先从西边谈起，这4个王国的其中之一便是缅甸，这个国家在南亚半岛的西边，它本来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国家，直到1885年，局势发生了变化，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地方，将缅甸纳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得到了绝大部分当地贵族和世界各国同意后，它放逐了缅甸最后一位国王——他来自北方，而并非土生土长的缅甸人，和其他常见的君主一样，是一个不理政事的大傻瓜，这个半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上层统治者才遭受灾难的。因此，对他被放逐一事，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会为这个已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人做过多的抗议，缅甸最后一位大傻瓜国王成为了过去时，一个只能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人物。这里山脉的地理位置也很不好，这个半岛不但不像印度那样拥有天然的保护墙，东西走向的高大山脉将其他国家隔绝在了印度之外，而且还被5座南北走向的彼此独立的山脉分割得四分五裂，这一情况正好为那些企图从中亚贫穷的草原向富足的孟加拉海湾、暹罗湾和南中国海迁移的人提供了相当不错的帮助。因此，我们常能在许多地图上显示出的被毁灭的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农场里看到一些来自东亚的人。

圣山

米歇尔·弗瑞曼 摄影

清晨，金碧辉煌的寺庙正从雾气之中显现出来。缅甸大平原上的婆帕山是缅甸人的圣山，山顶林立的寺庙中供奉着缅甸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守护神和精灵。



其实缅甸最后一位独立君主的遭遇并不值得我们同情，只要你知道他的恶行，为了庆祝自己得到王位，他恢复了古老的中亚习俗—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部杀死。这就像你想去竞选南美总统时，一定要去买意外死亡保险一样，竞选失败者的生命安全总是有危险的。土耳其的苏丹为了以防万一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在19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其竞争对手（数百名兄弟、表亲和侄子）造反，便将他们全部处死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惊胆战的场景啊！直到这位君主的地位被一位英国总督所取代，这一惨剧才宣告落幕，也正是在这之后，这个3%是印度人，90%都是佛教徒的国家才开始昌盛起来。在全程适合航行的伊洛瓦底江（缅甸中部河流）可以看到比以前好几倍的油船、米船和轮船，因为它现在已经升级成为了一条从仰光到曼德勒（缅甸中部城市）的贸易大动脉。

达乌纳山脉以及他念他翁山脉将缅甸和其正东方的暹罗国分隔开来。暹罗国是泰国的旧称，这个国家在合并以前一直是以独立的身份存在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从其统治者那里获利的国家，这一切使它遭到了西边的邻居和东边的反对者的强烈忌妒。暹罗国的国王楚拉隆克恩已经在国王宝座上呆了40多年，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祖辈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不但在18世纪中叶从缅甸人手中夺回了暹罗人的自由，还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付出少部分利益的情况下，引起英国和法国的相互争斗，更为令人敬佩的是，这个中国人只从那些对缅甸没有什么威胁性的国家中选取合作伙伴，而从不接受来自英国或法国那些带着企图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位智勇双全的暹罗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建立了一所大学，让暹罗国的文盲率从90%降到了20%，他修建了铁路，将湄南河的400多英里流程改造成了适于行船的航线，为

了使人们沟通交流更为方便，引进了效果相当好的邮政和电报系统，用极为有效的方法将其军队训练得英勇善战。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他在位期间的暹罗国不只是其他国家向往的一个盟友，更是一个得时时提防的具有很大威胁性的敌人。

前面我提到了湄南河，人口数量一直在增长的曼谷则位于湄南河的三角洲上。它拥有将近100万的人口，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从出生便一直生活在泊于湄南河的筏子上，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同东方的威尼斯一样。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不但没有闭关锁国，反而慷慨地鼓励勤劳的中国人去它的首都定居，以至于到最后，中国人占据了这里总人口数的1/10。勤劳聪明的中国人也为这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将暹罗改造成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稻米出口国之一。暹罗的内陆被价值不菲的柚木密密麻麻地覆盖着，这种柚木因为质地良好，所以成了暹罗一种重要的出口物。好运和良好的自我感觉使暹罗统治者在世界上最为富裕的马六甲半岛上始终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由于暹罗国处于热带地区，其国家不得不以农业为主，作为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总的来说，暹罗的统治者一直反对这个国家大力发展工业，而作为亚洲国家之一的暹罗国执行的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欧洲愿意去发展其工业，那就让它发展去吧，亚洲只需要保留其具有东方神韵的田野和村庄，即便这些村庄并不能得到欧洲的喜爱也没有关系，亚洲还不是一样不喜欢他们的工厂吗？

在这里我得顺便提一下，暹罗的农业财富有些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国家。在这里，除了中国人饲养的100万头猪之外，他们还拥有被驯化过的，不但可以用于家政服务，而且还可当作起重机和卡车出租的不少于600万头的水牛和6822头大象。



舍利塔  
摄影

佛教是泰国国教，94%的泰国人信仰佛教，有“千佛之国”的称号。几百年来，在泰国无论是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还是建筑等各方面，几乎都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泰国每一个年过20岁的男子，在他的一生中必须做5天到3个月的僧侣。这是泰国北面靠近清迈的弗拉达特·都伊·苏得寺院，建于1371年，用以安置佛陀遗骨，1545年重建成现今的外貌。图中主舍利塔的四角皆有一个举行仪式时使用的伞。华丽壮观的寺院证明了泰国人对佛教的虔诚。

法国在这个南亚半岛上的领地叫做法属印度支那，它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南北走向占据了湄公河河谷的柬埔寨，最远可以到达以种植棉花和辣椒为主的三角洲。柬埔寨虽然处在法国的监督之下，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国家。在其内陆有一个大湖——洞里萨湖，这个湖的正北方有着茂密的森林，而在森林之中有着一些曾

被掩盖的非常有意思的废墟。它们是由高棉人所建，由于高棉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种族，以至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公元9世纪，在柬埔寨的北部，他们修建了自己的首都，即吴哥。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因为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城墙的形状为长方形，而且必须每一面不短于2英里，高不低于30英尺。为什么要对建筑物做这种要求呢？原来，高棉人在印度传教士的影响下都成了婆罗门徒，而在10世纪时，他们又将佛教定为这个国家的官方宗教，在由信婆罗门教转为信佛教的这一过程中，高棉人的创造灵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他们大量修建庙宇，把其创造灵感融入这些庙宇中。当他们的首都吴哥被摧毁时，这里便留下了许多极其惊人的建筑废墟，在我看来，那些众所周知的玛雅人的成果同高棉人的这些建筑物比起来就显得太过幼稚，如同新手的处女作一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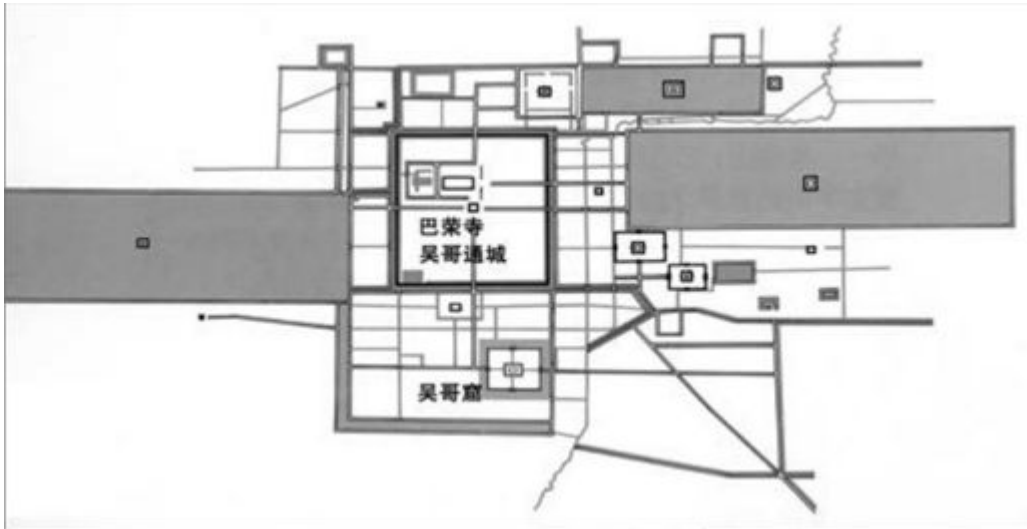


阇耶跋摩七世头像  
雕塑

这是柬埔寨高棉人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耶跋摩七世。在这里他有着一一种静默的表情，但在实际生活中，阇耶跋摩并非那样宁静和安详。在他统治的30年中，阇耶跋摩使柬埔寨的疆域超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并修建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市，吴哥通城。这是高棉国王所造的纪念物中最伟大的一座，城中充斥着豪华的宫殿和庙宇。

有这样一种理论——吴哥最初是建于海面上的。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在湄公河三角洲形成之前，海面就应该后撤了300英里，这会打破世界记录，因为据史书上记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拉文纳，海面后撤了5英里，而在比萨，海面也仅后撤了7英里，再没有比这后撤幅度更大的记录了。吴哥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相当于今天的纽约，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怎么存在的将很可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虽然当巴黎还是一片臭气熏天的泥房子的集结地时，它就已经是

一个文明中心了。但现在的吴哥只剩一片废墟，它只能成为以一便士一张的价格卖给前往巴黎的殖民地参观者的明信片上的主题。但我还是不得不再说一句，它真的很神秘。



吴哥窟

建筑 建于12世纪早期

建于12世纪早期的吴哥窟是东南亚最宏伟壮丽的宗教建筑群，但仅占整个吴哥通城极小的一部分（上图）。原来供奉着印度教的毗湿奴金像，后来成为佛教徒的圣地。吴哥窟采用柬埔寨流行的金刚宝座式，圣坛上耸立着代表众神之家的须弥山的5个镀金尖塔。神庙的沙质外表用体现宗教信仰的雕刻装饰，以及记载着高棉人在和平和战争年代经历的大事。

简单地介绍完了吴哥，我们现在来说说湄公河，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仍然是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的一部分。当年，法国人在墨西哥大

远征中吃了大败仗，颜面尽失，为了挽回帝国的声誉，他们在1867年来到了湄公河三角洲，占领了这片殖民地。这个三角洲有一个非常好的港口，即西贡港。数千名法国官员在那里小心谨慎地管理400万交趾支那人，巴望着他们的辛勤劳动能让他们在某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过上平静而荣耀的生活。

坐落在交趾支那以东的是安南——越南的旧称。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但不幸的是，从1886年开始，它也不得不开始享受法国的“保护”。虽然安南国的内陆地区盛产木材，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山脉横行，因此没办法修筑公路，无法出口和进口任何东西，以至于这里仍保持着原始状态。

位于交趾支那北部的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旧称）同安南相比就显得重要得多了，因为这里不仅出产煤、水泥、棉花、丝绸以及糖，而且还拥有一条地理位置极好的河流，即沱江。自从1902年开始，东京的首府河内便成了印度支那法国领地政府的所在地。这些法国领地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四个国家——吴哥、湄公河三角洲、越南和东京，还包括在1893年并入法国的位于内陆的一块狭长地，虽然这块狭长地并不重要，但出于统计要准确的原则，我还是把它写出来好一些。这个大半岛的最南端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为马来联合王国，它由四个小公国组成，而这四个小公国一直由英国保护，剩下的一部分则是殖民地，被作为海峡定居点使用。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马来半岛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是他们的必争之地。这里高达8000英尺的山脉中蕴藏着相当丰富的锡矿，而且种类繁多的热带作物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不必费心就能有很好的收成，再者，橡胶、咖啡、淀粉和棕儿茶（染色品贸易中的必需物），想要大量出口就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上的槟榔屿和新加坡——坐落在一个控制着所有南来北往的规模庞大的航海线路的小岛上，它是一个拥有50多万人口的城市。

几乎和芝加哥一样古老的狮城新加坡由著名的斯坦福·那佛勒斯（1781—1826年，苏门答腊的英国总督，新加坡的奠基人）修建。当年他负责管理还是拿破仑帝国一部分的荷兰的这个殖民地，1819年，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一片丛林，但这位管理者正确地预见到了这一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毫不犹豫地对该块土地进行开发，现今的新加坡已经拥有50多万居民，在亚洲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到处可以看到。同直布罗陀一样，新加坡牢不可破，这里有一条以它为终点，但并不通过缅甸仰光的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是暹罗的曼谷。由于预见到新加坡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将担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会有这些事情将要发生，新加坡保留了豪华程度在整个亚洲也同

样出名的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而且这个城市还同柏林一样，为举办一年一度的赛马节花费很多金钱。

### 水上市场 摄影

越南南部河流水网密集的地区有一种独特的集市贸易——河流水上市场。船艇在这里是交通、运输和贸易的工具。集市里，满船的水果、稻米、农产品等货物陆续运到一处宽阔的河段上等待出售。在收获的季节，集市贸易的船艇可达上百艘，市场上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一片喧闹。





长城  
建筑  
公元前221—公元1644年

位于中国北部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将超过5万公里。长城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将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宛如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的雄关、隘口以及成千上万的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 第三十七章 东亚大半岛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总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而且其边境线长达8000英里，这一长度相当于地球的直径。

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数量也很惊人，我们这颗行星上的总人口的1/5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一个相当聪明的种族，当他们已经知道如何使用火药，如何写信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将脸涂成灰蓝色，用石斧去捕杀野猪的时代。想恰如其分地在为数不多的几页中介绍完这个古老、神秘、充满智慧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能做的只是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的大概轮廓。如果你确实想了解这个国家多一点，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去阅读一下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但这可能得花费你一些时间，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可能多到足以塞满两三个图书馆。

中国同印度一样也是一个半岛，但这个半岛的形状不是三角形，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也与印度有不同的地方，这表现在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没有被不可翻越的山脉分隔开来。相反，中国的山脉就像一道门一样向西敞开，使那些来自中亚的鲁莽先锋总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濒临黄海的富饶的中国平原。

为了关闭这一向外敞开的大门，在罗马和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的统治权而大打出手的这一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一位皇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工程巨大的长1500英里，宽20英尺，超过30英尺高的城墙（长城），这座城墙从辽东湾出发，一直延伸到位于戈壁滩正西方的嘉峪关。



## 紫禁城

丝质刺绣 16世纪/罗盘仪

紫禁城体现了中国封建帝制和文化礼教的意识形态，整个建筑群的谋篇布局凝聚着中国悠久文明的辉煌。其基本形制是以中轴线贯穿各个城门，左右形制大致对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背山面水的传统风水模式（太和门前的玉带河蜿蜒于几座重要的殿堂前，宫城北面为景山）。风水先生使用罗盘仪（小图）来确定盖房的最吉利位置，紫禁城即是依据这一原则建造的。

这条巨大的城墙达到了当初预期的效果，成功地阻止了鲁莽的外来者的入侵，但可惜的是，17世纪时，在满族人猛烈的攻势下，它倒塌了。这个矗立了近20个世纪的堡垒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如果重修的话，不但会花费不少的人力物力，而且在十年以后并不一定会有多大的作用。

中国在地图上的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它被长江和黄河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中之一为北部，那里的标志城市是北京，气候冬冷夏热，温差相当大，因此，那里的人只能吃小米，没有大米可吃。而在其中部地区，由于来自北方的寒风被祁连山脉挡住了，所以气候相对北部来说较为温暖，因此人口也非常多，那里的人虽然都吃大米，但对谷粒的形状和味道仍然不是很了解。最后一部分则是华南地区，这里很适合种植那些能够在热带地区生长的植物，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非常好，冬天温暖，夏天炎热潮湿。

实际上华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西部的山区和东部的平原。在西部的山区到处可见声名远播的黄土村。黄土从外表上看是呈黄色，而且上面还有许多孔，它是一种质地良好的黏土，但这种土质不能与雨水接触，否则它们将会迅速消失，随着雨水流走，而江河与溪流将冲刷出深涧，而且同在西班牙一样在这样的土地上行走也会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东部平原则在渤海湾之畔，黄河携带下来的积淀物充满了这个海湾的每一个角落，致使那里没有好的港口，无法航行。往北一点点，虽然也有另外一条比黄河小得多的河流，即运河，但这条河流也不能用于行船，因为它和“北京的芝加哥河”，即护城河——这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沟，主要负责中国首都的污水排放——并不是同一条。

北京其实是一个多灾多难历史悠久的城市。鞑靼在986年便征服过这里，并将其改名为南京或“南都”。12世纪时，中国人终于从鞑靼手中将它夺回，但并不打算将它作为首都，而是将其改成了一个名为燕山府的二等省会。半个世纪后，它又再次沦陷于另一个鞑靼部落，名字再次被改，被称为中都。一个世纪以后，它落入成吉思汗之手，但成吉思汗更喜欢蒙古沙漠心脏地带的帐篷，所以他拒绝来这里过舒

适安稳的生活。但他的继承者忽必烈可汗却与他有着不同的想法，忽必烈可汗不但修整了这里，还将它命名为燕京，但燕京的蒙古语名字Cambaluc（甘巴努克）或“可汗之城”在那个时候更为出名。



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 绘画 11世纪末

这张长5米的杰出画卷捕捉到了和平时时代中国人的繁荣城市生活。宋朝都城开封位于华北平原的中心，是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喧哗的大都市。它的运河上挤满了载着各种商品货物的驳船，街道两侧是发达的手工工场，而且这里的美食和夜生活也闻名遐迩。这是开封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路边有商店、茶馆和各种小吃，而那个三层楼的饭店可以提供更为精致的饮食（右上）。



京杭大运河（局部）  
王翬 绘画 1698年

此图是长达20米的巨幅画的一部分，反映了京杭大运河边旖旎的风光及17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从画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城市的商业已极为繁荣，临街有许多店铺，从木器到盆景，经营的品种十分齐全。

最后，一位汉族的皇帝将鞑靼赶走了，登上了宝座，他便是非常有名的明朝第一位皇帝。燕京被正式改为北京，并确立了首都的地位（但此说有误。明代首都建于南京，明成祖时才迁往北京），成为了

中国的统治中心，但它与其他国家相隔太远了，不太方便来往，所以直到1860年，它才得以被一位凭借其官方资格的欧洲使节和一位拥有尊贵身份的人——其父亲曾将埃尔金大理石雕（一些雅典雕塑和建筑残件，埃尔金将它们运往英国）赠与不列颠博物馆一拜访。

这座城市的城墙厚达6英尺，高度几乎达到50英尺，并由正方形塔楼和大门把守，城内更是壁垒森严，由此可以想见这座城市曾经的势力是多么庞大。这里还拥有许许多多的小城，有一个皇城，一个满族城，一个中国城，还有一个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修建成的外国城，这些城池层层相扣，就像一个大大的迷宫。

外国的使节一般被安排居住在位于满族城和中国城之间的一块小方形地上，但是，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围攻事件后，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这种极其不幸的意外，这个外交使节聚集地便由各个国家的军队重重把守。北京有很多的宫殿和庙宇，从这些宫殿和庙宇你可以看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文化气质上的差异，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除了在人口众多这一点上相同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相同点了。

天神在印度人的心中一直占有无可比拟的地位，“改善公共设施没有一分钱，奉于天神却有数百万”便是婆罗门的口号，因此，他们为天神们所修的庙宇总是规模宏大，金碧辉煌，价值不菲的。相较印度而言，中国人只能称为有名无实的佛教徒。不管是莫特大街上地位最低的洗衣妇，还是拥有强大势力的清朝官僚，他们都受啰嗦的古代圣贤孔夫子的影响。早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孔夫子就已经在传授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对来世的期望上的日常生活信条了。儒家的“慎行”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于是中国的统治者抱着心到神知的态度，只将收入的一小部分花在修筑庙宇和圣殿上，而将绝大部分花在公共事业和运河、灌溉沟渠、长城和河流的修整上。

相对于恒河河谷的居民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是一个拥有巨大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种族，因为他们总能在付出极少的情況下得到巨大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中国的建筑物都有着极佳的尺寸比例，除了北京以北60英里处的一些守卫明朝统治者庭院的动物雕像和附近的一些大型佛塔。有这样一个事实，前往中国的旅行者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在宏伟程度上可以同印度相媲美的建筑物。即使是这样，令人惊奇的是，相对印度艺术来说，西方人却更喜欢中国艺术。在欧洲和美洲家庭中，到处可见中国的绘画、雕刻品、陶瓷以及漆器，而伴随这些物品而来的印度的匹配物却不得他们喜欢，他们轻视这些东西，觉得这些匹配物扰乱了物品的整体协调感，甚至连当地的博物馆都这么认为。

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煤矿和世界上第二大铁矿，当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矿藏空空如也时，我们仍然可以去山西省挖煤来用。所以中国在现代贸易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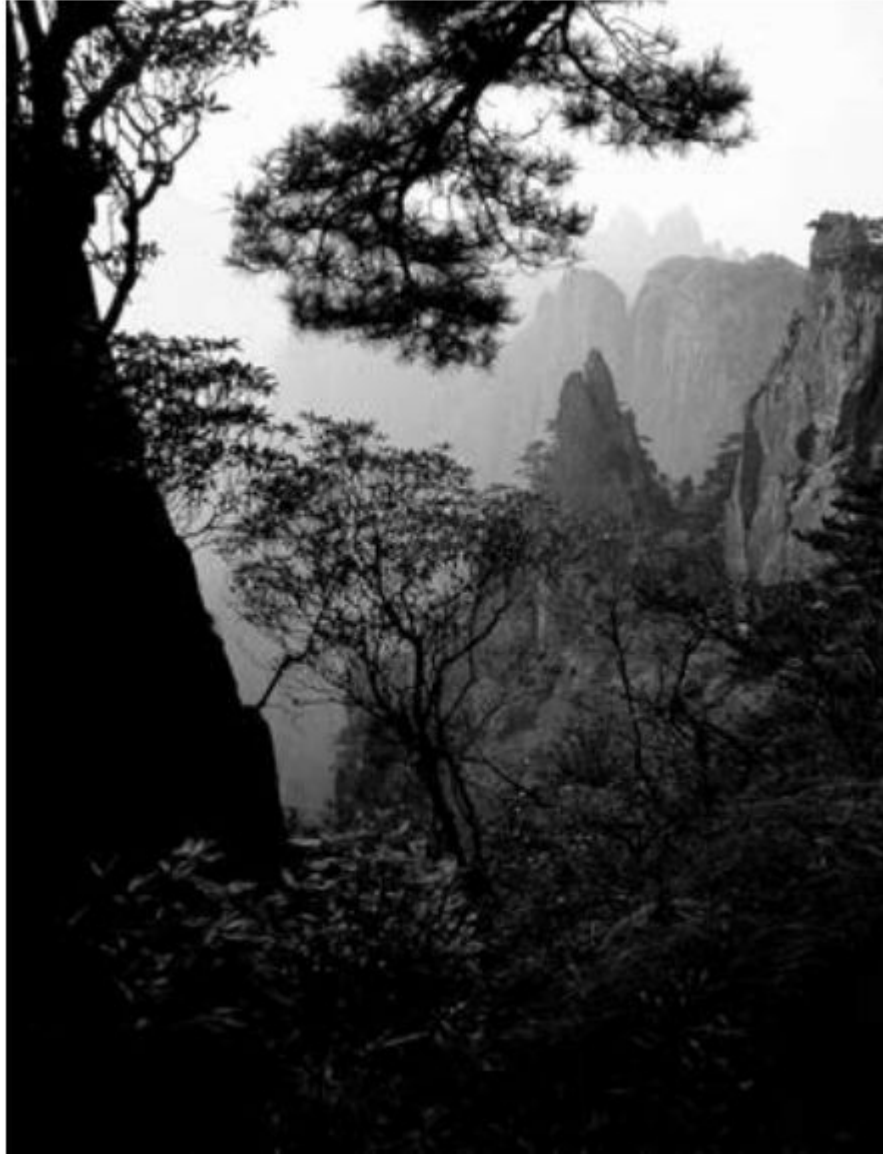
由于山东省位于直隶东南方向，所以其所在地被称为山东半岛。山东半岛将渤海湾与黄海分隔开来，是中国除了黄河河谷以外的一个多山地带。黄河在1852年前是向南流入黄海的，但经过一场大洪水之后，它便改变了河道，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只有中国的洪水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洪水。黄河在经历过这次洪水后的境况，我只能用莱茵河突然转为流入波罗的海或塞纳河不再流入比斯开湾，而转为流入北海来比拟了。我们无法确定现在黄河的河道还会不会改变，因为自17世纪末以来，黄河的入海口已经改变了十多次，会不会再改真的很难确定。对于黄河和长江这样的河流，无法用对付其他地区河流的方法来控制——修筑河渠和堤坝，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并没有任何的用处——1852年，高达50英尺的堤坝仍像纸片一样被黄河水撕裂开来。

不只这样，黄河还给人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的事情。中国人又被称为黄种人，这些大家一定听说过，就算没有听说过，但至少报纸文章中读到过“黄祸”这样的词吧。于是，大多时候我们都将黄色同中国人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脸色联系在一起。中国帝王在称帝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所居住的黄色土地，而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子民，于是乎将自己比拟为黄色地球的主人。而黄河携带的黄色泥浆却常常将华北的河水、海水、道路、房屋田野以及人们的衣服变成了黄色。这些黄色代表着这个种族的名称，但是，这个种族同西方一般城市居民比起来并不真正黄多少。

为了使其从属者不冒航海的风险便能从华北迁移到华中和华南地区，一个生活于13世纪的中国皇帝下令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修建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运河。这条运河一直忠心耿耿地履行着它的责任，直到1852年，一场大洪水将其由黄海迁入渤海湾，这条运河与其古代河床一起倒塌，不得不宣布功成身退。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运河做过的贡献上看出这块黄色土地上的统治者是多么英明。

我们的话题再次回到山东半岛，其中几个重要海港的海岸都是由非常坚硬的花岗石构成的。直到现在，英国人还控制着其中的一个海港威海卫。当英国人从中国人那里将威海卫租借过来时，俄罗斯已经将坐落在渤海湾的亚瑟港占领了，并将它建设成了一个海军基地和外西伯利亚铁路的前哨站。在租赁合同里这样写着，英国必须在俄罗斯人撤出辽东半岛时离开。但是，英国人并没有遵守合同规定，1905年日本人占领亚瑟港时，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德国人也是一样地不守信

誉，还趁火打劫地将同样属于山东半岛一部分的胶州湾和南面的青岛给霸占了。这些事件表明了世界大战的影响也波及到了远东地区。为了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德国人与英国人大动干戈，使得在一旁观战的日本人也跟着动起手来美美地分了一杯羹。



黄山

杰·约翰森 摄影

位于中国东部安徽南部的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以其奇伟俏丽、灵秀多姿著称于世。尤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是大自然造化中的奇迹，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图中，从繁茂的树丛中望出去，初升的阳光倾泻到奇峭的山石上，黄山在此刻显露出它的面目：这是极其自然而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一刻。

在那以后，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不得不将威海卫和胶州湾还给了中国。如果那时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旧称）的

话，那么这件事情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

在东部地区，华中平原实际上是华北平原的延续而已，它内地多山，由一片既广阔又肥沃的平原构成。盘旋而行的长江穿过那些山脉后，最终到达了东海。长江经过了几乎同法国一样大小的四川省，那里有着极其肥沃的红土地，生活着数不清的人民，几条山脉由南向北地将它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最后使得这里很少有白人到来，也使得这里的人口比中国的其他地区更加密集更加集中。

在向着大海前进的过程中，长江经过了著名城市汉口的所在地——湖北省。1911年，作为革命中心的汉口将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推翻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共和国。相对于排水量在1000吨以下的海船来说，在到达汉口以前，长江是个很适合航行的地方。继汉口之后，长江成为了华中地区的商业大运河，上海成了它的终点。在1840年到1842年，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上海成了对外开放的首批海港城市之一。

杭州城坐落在长江三角洲以南。因茶叶而得名的苏州城则位于长江三角洲以东。据说这个以茶叶取名的故事还是真的呢。由于长江河谷较低的土地非常肥沃，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位于长江三角洲头部的南京不仅仅是华中地区的最重要城市之一，而且还是中国皇帝的都城。

鉴于南京拥有悠久的历史背景，而且处在北京和广州之间的战略位置，而且它不会直接受海上外国军舰大炮的威胁，正在我写这本书时（1932年1月3日0点7分），南京城成为了中国现有官方政府的政治中心。

作为一个多山的地区，华南虽然出产茶叶、丝绸、棉花，但是一直都不富裕。这个地区以前曾到处都是森林，可惜到后来被砍伐一空，雨水将泥土冲走，只有光秃秃的岩石留了下来，而拥向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移民便是由此造成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项法律对中国移民的数量做出硬性规定。

充分利用的肥沃土地  
中国仰韶 摄影

这是中国南部仰韶附近水渠交错的耕地，农民的辛勤劳作使这里每一片可耕作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水稻种在灌满水的稻田里，小麦、大豆和各种蔬菜种在较干的田里，连陡峭的山崖边上也种上了作物。



广州是华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如果说上海是中国面向欧洲的出口中心，那么它就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港。位于内陆地区方圆几英里的珠江口有两个外国殖民地。一是右边的澳门，它是葡萄牙在中国的最后领地，如今却成了某种形式的蒙特卡罗（摩纳哥公国城市，著名的赌城）；而另一个则是英国的香港，它在鸦片战争中被占领，并一直被其霸占到现在。

而位于华南海岸线外的那两座岛屿，海南岛依然是中国的，在1894年到1895年中日战争后，古老的荷兰殖民地的福摩萨（西方人对台湾的旧称）却被日本人占领。

大约90%的中国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可能一直是农民，靠着自己土地生产的东西来养活自己，而当他们收成很糟糕的时候，他们就会饿肚子。可是对外开放的港口已经有48个了，而丝绸、茶叶和棉花是其主要出口物。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港口出卖鸦片。可能是中国的皇帝害怕自己的子民受到这种麻醉品的毒害吧，所以才将罌粟地改造成了棉花田。

对于铁路的理解过程，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中国人斗争了很长的时间。他们非常尊重父母，并对其祖先非常地怀念，他们害怕工程师的到来会将那些已逝者从平静的长眠中惊醒过来。1875年，在上海到吴淞口之间修筑的几英里铁路就因为遭到人们的反对而被迫停止建

设。直到现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依然是避开了所有的墓地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但是，迄今为止，已经有1万多英里的铁路投入了使用，而且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就是跨过济南附近的黄河大桥。

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60%都被英国和其殖民地掌握了，这就意味着英国不能对这个天朝居民们实施其落后的粗暴政策了。因为如果善良的天朝居民们抵制那些来自于英国的商品的话，那么每天都会造成百万美元的损失。而与这个恰好代表着全人类1/5人口的利益的顾客打交道，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搞好关系。

当中国人古老的祖先出现在过去这块朦朦胧胧的土地上时，现在位于中国心脏地带的西北部黄河沿岸的黄土地便是他们的居住地。这些黄土地在那些农业人士的眼中，绝对是一块无价之宝。因为它不仅解决了人们的居住问题，而且在小山边上还能为人们提供一个便利的小房间呢，一点都不用为了墙壁漏风和屋顶漏雨而操心。

按照对那里异常熟悉的人的说法，那里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只有在新的一天里太阳出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就像爬出洞窟享受阳光的野兔一样，开始进行无休止的劳动，一直到天黑的时候，他们又将回到地底下。

在拥有了这些山脉以后，中国人便向着东边进发。数百万吨的山区黄土被涌动的黄河水带到了平原地区，而这些平原又因此变得肥沃，使得它们又可以更进一步地养育数百万人。伴随着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中国人也在不断前进着，终于在公元前20世纪，也就是在罗马城建立前1500年，中国人已经将他们帝国的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了华中大平原，并到达了长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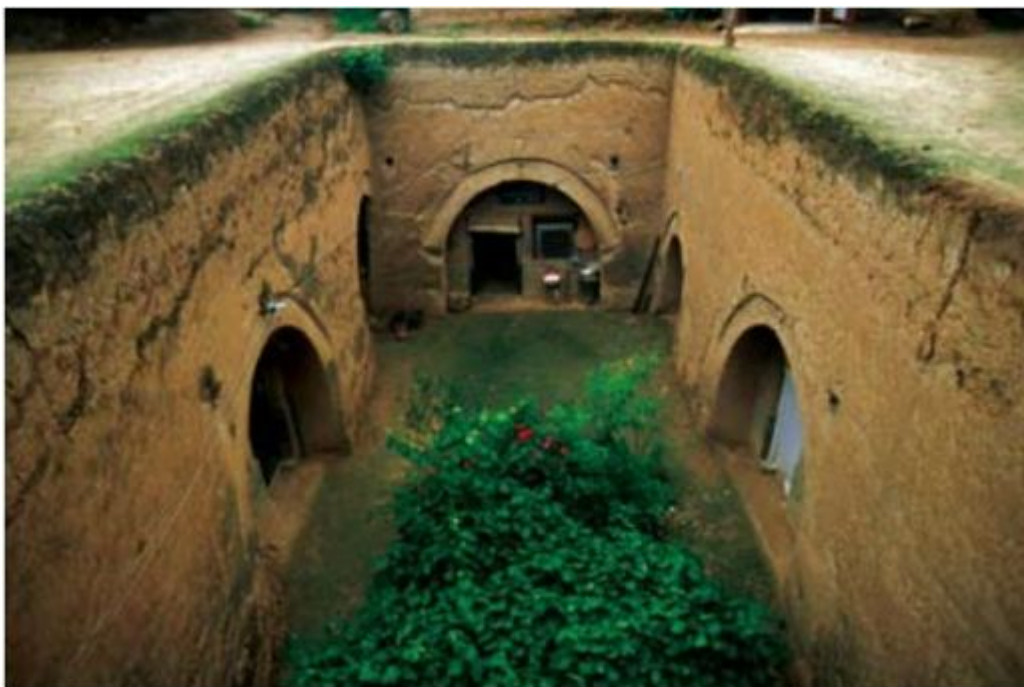
中国人当中出现了三位道德方面的导师，分别是孔子、孟子和老子，那个时候基督还差四五个世纪才诞生呢，而他们也还没有拉丁文名字。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在这三位先哲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简单地说，自然因为它那无穷的威力而受人崇拜，而且会一直被那些依赖它生存的人所崇拜，这个适用于基督、佛陀和穆罕默德的话，从它的意义上来分析，孔子、孟子和老子肯定都不是宗教的创造者。

#### 地下窑洞

建筑 始建于公元6世纪

位于山西运城

窑洞是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常见的民居形式，这里的土壤具有直立性，不易坍塌，因此适宜挖窑洞。窑洞冬暖夏凉，不占耕地，是一种性能良好的生态住宅，有地坑式、沿崖式和土坯式。图为山西运城的地坑式窑洞，挖出的窑洞用土砖砌成拱形，有助于承重。



出口茶叶  
绘画 19世纪

这幅全景图真实地记录了采摘、加工并出口到西方的茶叶的各个阶段。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在采茶，茶叶采回来后，先搓成卷，再发酵、晾干（中部）。送到码头后（左下），工人把茶叶压进箱里，过秤后卖给戴着大礼帽的西方人，他们多半是英国人。

孔子、孟子和老子只是在人们思想上能够接受、能力上允许的前提下，向人们传授一些道德标准。这种创造并不高明，不需要很高的聪明才智，但却非常有用，因而传播得很快。它告诉人们何为正途，并教育大家要尊敬长辈和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教训。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说，这三个人理所当然地应该遭到指责，他们都没有提倡谦逊和温顺，也没有宣扬人们必须行善才能赎罪的信条，他们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断然的实利主义，因为一般的人不可能实现那样高贵而杰出的行为。他们为了让其提倡的行为准则能与社会相适应，做出了以下建议：罪犯必须得到惩罚，欠债必须还钱，遵守承诺，尊重先辈。

孔子、孟子和老子传播自己道义的范围虽然很小，但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我不能用同我们的宗教比起来更好或更糟糕来形容他们的道义，我只能说他们的道义有一定的优势，它给予了一个由4亿人口组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说着几十种不同方言（同是中国人，但由于语言差异，一个北京人却无法与一个来自南方的兄弟交流，就如同一个瑞典人听不懂意大利语一样）的群体一种通用的准则，一种面对生活波折的积极向上态度，一种非常有用的生存哲理，这些理念可以激励一个身份卑微的苦力继续忍受其悲惨生活，这些悲惨生活是一般的欧洲人或美洲人根本没法忍受的，他们会因此而死亡。



孔子像  
绘画

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提倡孝道和伦理，但直到汉朝，孔子的学说才正式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体系。图为手捧儒家典籍五经的孔子，这五经是：《书经》、《诗经》、《礼记》、《易经》和《春秋》。

而且，这些思想非常容易理解，任何人都听得懂。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去看一下发生在4000年历史中，由中国人发起的不合情理但却异常惊人的同化奇迹。在10世纪时，中国成为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蒙古帝国是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由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忽必烈可汗一样，蒙古所有的统治者在最后都变成了中国人。在蒙古帝国没落之后，统治这个国家的则是最后一个纯粹的汉族王朝——明王朝。后来，一位来自满洲的鞑靼亲王取代了明朝，建立了满族王朝。被满族王朝的统治后，中国人为了表达其归顺之心，便按照满洲习俗开始留长发，编辫子，还将除辫子以外的头部其他地方全部剃光，但不久以后，满族人就比汉人更像汉人了。

中国自从满族人平定中原后便进入了太平盛世，朝廷只需要把守住他们的海港，不让所有来自西方的外国入侵者有机可乘，于是更多的时间被花在了中国文明建设上。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我们所有听说过

的国家中最为顽固不化的，甚至同革命前的俄罗斯比起来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文学冻结了，就连他们无可比拟的艺术也同古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镶嵌工艺一样停滞不前了。这里的科学更是没有得到任何发展，他们不再去发明那些有用的新鲜事物，因为这些发明物不但得不到人们的欢迎，相反还会遭到耻笑，这就好比由于麻醉剂是一种新发明，军队中的医生们拒绝使用一样。中国人一直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态度，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对外界一无所知，终日沉浸在幻想中。他们总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自己的军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是无人能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雄伟的艺术，甚至非常可笑地认为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其他国家都好，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让他们变得很骄傲，骄傲到不愿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其实许多国家也有这样的排外政策，但全都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中国最后毁在了它自己制造的灾难中。

中国人为了从对欧贸易中获得大的利润，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允许少数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在其固定的两三个太平洋港口定居。但这些中国人心中的“外国魔鬼”并没有任何地位，他们受到的待遇和一位体面的混血医生一样，其位置就像一位旅游者恰好搭上一艘船，船上满是由来自弗吉尼亚首批定居者的后裔组成的代表团，谁都自认为比这位旅游者高贵。

#### 被妖魔化的英国海员 漫画 1839年

一个全身是毛并刺着花纹、嘴里喷吐着烟雾的英国海员，在这幅漫画中被丑化成一个恶魔。旁边的文字告诫人们提防这个“看到人就吃”的多毛动物。这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国人以及外来事物的敌视心理，但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却成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商人及外交使节的栖居之地。



1816年，贵族阿默斯特——曾任英国陆军元帅的杰弗里·阿默斯特的侄子，他曾经在1817年前往圣赫勒拿岛会见过拿破仑——为了让英国人在广州过得好一点，远离那些艰难生活，他被英国派遣到了中国向天子要求改善英国人的生活，但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顺利，想求见这里的君主，则必须先是在皇帝座前磕头——在皇帝座前的地面上叩头三次。如果是一个圆滑的荷兰的船长，他知道一旦自己在皇帝座前磕头，回报他的将是足够的茶叶和香料，这些东西可以使其后半辈子吃穿不愁，于是他非常乐意这样做。英王的代表的想法却和这个船长不一样，他更注重自己的颜面，于是乎一口回绝了这个他认为非常伤自尊的要求，当然，他没能进入北京城。



鸦片馆里  
版画

一个服务员蹲在地上，为鸦片馆里一位衣衫不整的顾客装鸦片，四周是正在吸鸦片的人。19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吸鸦片成瘾。为阻止西方贸易商不断地将鸦片倾销入中国，中国于1840年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战败的中国被迫把贸易权让给西方，并割让香港给英国。

与此同时，由于詹姆斯·瓦特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应用，在对我们这颗小行星的开发和探索的过程中，欧洲渐渐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欧洲总是想着去征服全世界，而中国则是其首要的目标。而导致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对于高傲的白种人而言则并不是一种光荣，至少对于1807年出生的那一部分白种人来说是这样。当时，莫里森先生以第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身份去了中国的广州，向那里的中国人传教，想让他们明白基督教是多么的好，但中国人并不给这种宗教任何机会。而且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是那些迂腐而且心胸狭隘的满族统治者（只是中国的一个管理者头衔而已），他们严格遵守孔夫子的教条，并拒绝祸国殃民的鸦片来毒害其子民，这正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想法相违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停地向长江和黄河两岸的人民倾销罂粟，中国广州的官员为了阻止这数百万磅的罂粟种子流入，便不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港口卸货。这两件事情终于导致战争在1840年爆发。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发现了一个让自己难以置信的事实，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国，甚至那些被他们轻蔑的外国人都比自己强。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早已落后于其他国家，而且落后的幅度还很大，以至于短时间内赶上的机会不大。

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悲惨岁月以后，便完全处于被动地位，靠白种人的施舍与怜悯过日子。不关心政

治，不理睬谁在海边打得天翻地覆，只管自己春耕秋收的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将其土地上不幸的遭遇归咎于“外来的”满族统治者的无用，于是，为了推翻现在的政权，寻回往日的自由，他们开始反抗，战争终于在80年前爆发了。



中日战争  
宣传画

这张宣传画描绘了在1894年中日战争的一次战役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取胜的场面。这支用西方军事装备组建起来的现代化军队，用蒸汽动力的军舰和枪代替了原来的帆船和军刀，因此能一举获胜。

华南在满族同英国和法国打得火热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名为“太平天国”的运动。起义军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剃成了光头，以此展示其决心，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们失败的命运，帝国军队实在太过强大了，这支军队起初由一个名叫华德的美国工程师率领，后来一个英国人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人名叫查理·乔治·戈登，他不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神秘主义者。经过较量后，数十万可怜的误入歧途的起义军被处死，而他们推举出来取代满族人的“皇帝”也未能幸免，他和自己的嫔妃被活活烧死在南京城。在帝国军队取得胜利后，戈登回到了英国，开始了自己未统率军队时的悠闲时光，并开始致力于慈善和虔诚事业，期望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赎罪，但这一切并没能改变他终将以悲惨结局收场的命运，对此你会在我讲非洲的时候有所了解。

1875年，满族人和德国人之间就某些事情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于是，德国人派出一支海军舰队消灭了海盗出没的中国港口。在1884年和1885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和法国人也进行了一场恶战，这场战争以中国同意割让交趾支那和东京宣告结束。1894年，中国又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完全欧洲化的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损失了台湾。

接连几次大战的失利，使得欧洲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开始占领中国的军事和战略要地。亚瑟港被俄罗斯人霸占了，威海卫被英国人夺走了，胶州湾被德国人占领了，而湄公河左岸的香黄（老挝西部城市）则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总是经常假惺惺地自作多情），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于是便向其他国家提出了非常模糊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认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盗来的领土与别人分享，他们都采取了门户紧闭的态度。

中国人非常勤劳而且富有耐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便揭竿而起，誓死要将给他们带来屈辱和不幸的满族王朝赶出去，于是，在1901年他们再次发起了悲壮的义和团起义。他们不但杀死了德国大使（他们以德国大使打了一个中国人为借口），而且还包围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为了不让其外交使臣及其家人遭到毒手，俄罗斯人、日本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迅速地组建了一支军队前往外国人居住地以解除围困。他们将北京这个以前从未被抢劫过的富裕的城市洗劫一空，以此作为对义和团事件的惩罚，皇族的居住地紫禁城也未能逃过这次劫难，一切都没能幸免，尽管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那么神圣。德国统帅接到了德皇威廉的命令“沿着匈奴人的足迹前进”，即可以像砍木头一样地疯狂杀人，于是他带着两万余人闯进了紫禁城（战斗虽然停止了，但抢劫的兴致还没完全退去）。这个不适当的指令使威廉在十几年后在国内遭到了同样的报应，老威廉恶有恶报，没有好下场。

这场灾难在被其侵略成性的欧洲邻居百般羞辱之后，以割地赔款而告终。这一结局让在满族人统治下的中国人非常愤怒，于是，在1911年他们为了尊严再次发起叛变，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成功地推翻了满族王朝，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经过以前的种种后，中国已经非常地了解西方人的思想，同孔夫子的著作比起来，他们对煤炭的特许权、铁矿的特许权以及石油的特许权更感兴趣。因此，拥有这些宝贵资源的人必须懂得如何保护其财富不被掠夺，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财富沉入海底，这样便彻底地安全了。中国人认识到了像日本那样迅速实施“西化”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开始从世界各地聘请外国老师，由于日本和中国离得非常近，来往比较方便，所以这些外国老师更多地来自日本。

在同一时间里，作为中国近邻的俄罗斯已经开始实施马克思的“福音书”了，并野心勃勃地计划着将其1/6的世界变成一个工业国。于是，中国那些长期遭受磨难的劳工们开始听到许多从俄罗斯传过来

的奇谈怪论，这些劳工们从不关心他们被谁统治着，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同样是被剥削，同样从事着艰辛的劳动。

自从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便一直处于彼此观念冲突、计划和情感一片混乱的状态中。在一次争吵之后，中国加入了战争中的一方——协约国，但同往常一样，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的好处，相反，它失去了更多。

我无法像先知一样预测出未来的10年或15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由于中国觉醒过来的时间太晚，我相信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会处于被动地位。也许上天会同以前一样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必须付清一个很大的账单。上帝啊，多么大的一个账单啊！



孙中山与蒋介石  
摄影

身穿军官制服的蒋介石恭敬地站在孙中山的身边。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利用他与孙中山的朋友关系加强了自己作为国民党未来领袖的地位，并于1928年当选为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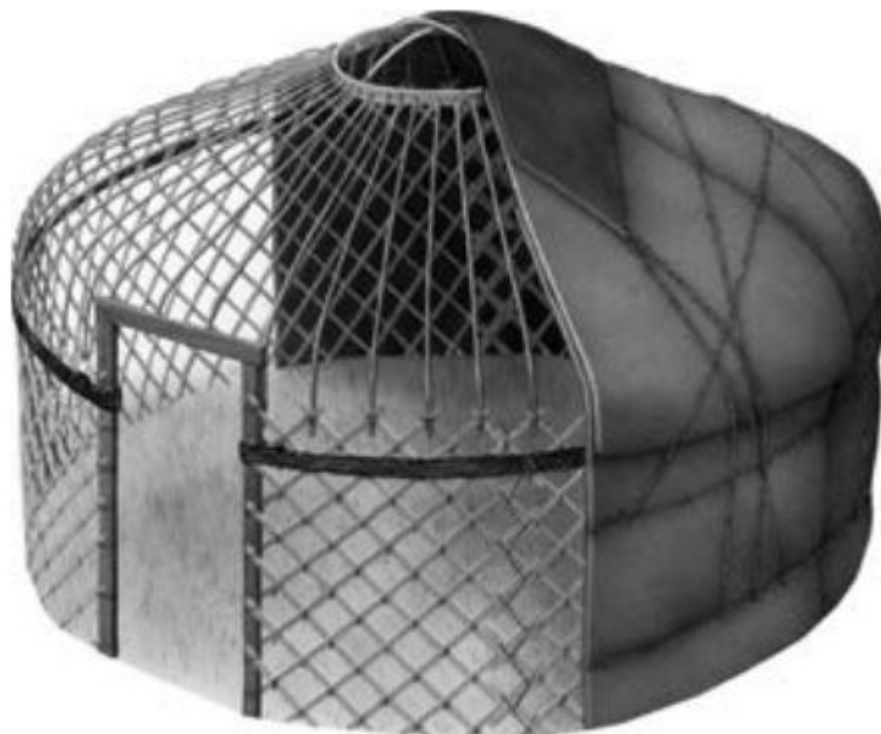
蒙古人  
绘画

蒙古游牧部落在草原上依靠牲畜度日，这是两个正在交谈的蒙古人。蒙古人吃牛、羊肉，再加上黄油与奶酪，喝由马奶发酵制成的乳酒。牲畜给他们提供了原材料来做衣服、马鞍、马镫、弓袋、箭袋，甚至可以把畜毛砸实加油做成毛毡，这是造圆形的蒙古包必不可少的。

## 第三十八章 朝鲜和蒙古

从实用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我决定以一种简洁易懂的方式来讲解。日本人的居住地只有一个小岛，但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和印度一样，因此他们必须扩张其领地，这是想在自然界生存下去的唯一法

则，是世界上任何好话，任何条约，世界上所有博学的年老的先生和女士们的任何意味深长的演说都不能改变的事实。这就好比强大的我却只能呆在大洋中的一个救生筏上忍饥挨饿，而我很弱小的同伴却拥有整整一口袋的火腿三明治，这是很让人气愤的事情，我时刻准备着从同伴的手里抢过属于我的那一份，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怕，因为，不抢的话，我便会饿死。作为一个被崇拜神明的双亲小心翼翼抚养长大的正常人，我也有羞耻心，这种羞耻心可以阻挡我的企图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但却阻挡不了我一辈子，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我还是会说：“你快给我一些三明治，否则我就把你扔到水里去。”



蒙古包  
示意图

蒙古包一般由柳树杆和格子块与生牛皮捆在一起，再蒙上几层油毡，直径约4.5米，搭起来很快，可由马驮载。里面地上铺着毡子、兽皮或毯子，格子上装着牛角来挂肉和武器。

对于三明治的主人，我所受的教育不允许自己太过霸道，我会多少有些慷慨地允许他为自己存留一部分。如果这样做的结果，还是避免不了谋杀的话，那么我将因得到那些财产而引起的可怕的罪恶而感到异常难过。但是，当在救生筏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100万或1000万时，那么你就会对日本人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表示同情了。

日本（东濒太平洋，北沿鄂霍茨克海，西临东海，隔着黄海日本海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相望，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一个比加利福尼亚还要小的国家（日本只有14.8756万平方英里土地，而加利福尼亚的土地总面积为15.5652万平方英里），而且其中用于农业耕种的只有1600万英亩，这一面积连美国耕地面积的2%都不到，纽约一个州的肥沃农田都比它多。如果拿它与其近邻相比较的话，结果更为惨淡，日本的耕地面积只能是其邻居的一个零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农业科学家来到这里也起不了任何作用，摆在日本居民面前的是一个容易发现却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由于住的地方离海滨很近，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以捕鱼为生，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将某些鱼种饲养在他们稻田的泥浆水中了，土地只有那么大，人口却仍然以每年65万的速度增长，这真的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啊。

因此，日本人开始向外寻求发展，期望能从别处得到更多的领土。于是他们想到了隔海相望的中国，中国地大物博，而其统治者又软弱无能，很好征服。其实美国也很适合日本，但它太远，而且非常强大。而澳洲不但远，而且9/10的土地都是对任何人而言均没什么用处的沙漠。看来只有去满洲最容易，只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大陆桥梁就可以了，而日本主岛和朝鲜半岛之间只隔着仅有102英里宽的朝鲜海峡，其中途还坐落着对马群岛，这种地形对日本人来说就更为有利了。1905年日本在这一群岛附近摧毁了俄罗斯的海军舰队，扼杀掉了这个可能与它争夺东亚的竞争对手。

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处于同一纬度的朝鲜半岛气候非常寒冷，而且地理位置也不好，无法进行自卫。朝鲜人喜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朝鲜”或“黎明前宁静的可爱之地”，他们其实是中国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在基督诞生前12个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居住于内陆群山间的洞穴中的一个非常原始的种族，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但这个王国属于中国，它从来就没有从中国那里获得完全的独立，并且一直被日本海盜侵略。

日本对这个进入中国的跳板总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在未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是不会轻易向朝鲜发动战争的，直到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了几百枝老式散弹短枪，带着这些优良的装备，日本人在1592年派遣了30万人去朝鲜海峡，首次尝试夺取朝鲜。这场战争持续了5年，但仍以失败告终，因为朝鲜得到了占据人数优势的中国人的支持。

这场战争折磨了朝鲜所有的人民，其首都汉城毁于一旦，因此，朝鲜人开始仇视一切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但弱小的朝鲜想与强大的日本抗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19世纪最后的1/4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朝鲜人在经济

和政治上对俄罗斯人做出让步，但这也正好给了日本人一个再次发动战争的借口。

一场战争的潜在动机比引起它的直接原因更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同其在1592年发动的远征一样，这些动机可以在日本政府必须为其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食宿地这个原因中完全找到。

只要日本人能打败俄罗斯，并将这些莫斯科人赶出鸭绿江——一条将朝鲜和满洲分隔开的河流，那么朝鲜便是其保护国了。1895年，日本人从中国人手中夺走了福摩萨；1905年，日本人得到了作为战争赔偿的原本属于俄罗斯人的哈萨林岛；1910年，日本终于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朝鲜。得到朝鲜后，日本按计划先将近50万的人口迁到了这里（已经有2000万朝鲜人），其余的人再陆陆续续地慢慢搬迁。

蒙古是一个面积近140万平方英里、比不列颠群岛大8倍的国家，它拥有近200万的人口。其南部地区是戈壁滩的一部分，所以并不适合人居住，但值得庆幸的是，它其余的部分都是草原，非常适合放牧，否则那些依靠骑兵打胜仗的蒙古人将永远无法喂饱那些载着他们从太平洋一路风光到大西洋的小马。

许多人都非常讨厌日本，将他们粗鲁的行为理解为“日本野心”，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日本必需”。某种程度的利己主义在国际政策中是一种可取的行为，日本只是在为家中多余的人寻找另一条出路。它在世界上人口密度较低的北亚找到了出路，日本人的到来不会让北亚的居民们感到不适，因为他们在残暴的管理体制下，生活已经很糟糕了。

由于存在着北亚这个安全阀，所以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的海岸将永远不会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我们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地方一夜之间被日本巡洋舰占领，所以没有必要在每一座波利尼西亚岛屿前部署一艘战舰。

总的说来，目前的局势还是不错的。那些因为这些冷漠无情而且自私的话语而流泪的人只能在我们的印第安人的肩膀上哭泣。



## 戈壁

乔治·格斯特 摄影 1987年

在高空的俯视下，荒凉广袤的戈壁让人产生了某种错觉，这就是蒙古人称为沙漠的地区：稀疏的树影投射于凸起的沙丘上，细瘦的河流努力在无边而起伏的、夹杂着绿地的荒漠中把持住一条线路。自然景观的本质被淡化，只留下粗犷的线条和悲凉的色块，这才是自然最本质的东西。



东京公园  
菲利斯·比托 摄影 1875年

春天，东京公园宽阔的道路两旁盛开着如云的樱花，引得过往的妇人叫停车夫，驻足欣赏。照片像彩色的水墨画，淡淡的粉色有种烟雾般的朦胧，营造出东方特有的清淡写意的氛围。

##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

日本在侵犯其邻居、征服世界之前，只有500多座岛屿。这些由北方的勘察加半岛径直延伸至中国广东省海岸的岛屿呈一个半环形排列，其距离相当于欧洲北角到撒哈拉沙漠的中部。

这里的518座岛屿大小完全不同，有的同英格兰一样大，有的同苏格兰相差不大，还有的则相当于曼哈顿，在这些岛屿上面居住着大约6000万的人口。据最新统计表明，日本拥有9000万的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的朝鲜人和在最近的世界大战中沦为日本领地的几座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人口。

我们必须记住“本州”这个地名，这对我们了解日本非常有用，因为日本中部的主岛便是本州岛。位于北部的北海道则是日本的第二大岛，而四国和九州则是本州以南的两座相邻的大岛屿，在本州岛中部这片肥沃的平原上，居住着200多万日本人。日本的首都东京就在这片平原上，它还有一个名为横滨的有名海港。

位于本州岛南部的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日本非常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坐落在大阪北面的是古代帝国的首都—京都（京都就是现在东京的前身）。你在看报纸的时候也许还会遇到如同：神户（大阪的港口）、长崎（在九州岛的南部）这样的城市的名称，其实对来自欧洲的轮船而言，最为便利的港口是长崎。

在看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江户”这个词语，“江户”其实只是东京的旧称，它曾是幕府将军的居住地。1866年，幕府将军倒台时，皇帝从京都迁居到了江户，并将这个城市重新取名为东京。这个城市发展得相当快，以至于现在已经挤进了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

由于日本群岛是规模宏大的亚洲山脉的外缘（日本海同狭窄的黄海、中国的东海以及将英格兰变成岛屿的北海一样年纪不大），所以这里的城镇一直以来都生活在火山的威胁下。这些从哈萨林岛延伸到荷属东印度的火山的一部分一直躁动不已，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在1885年到1903年这段时间共发生地震2.7485万次，换言之，每天经历4次地震，每个人每年经历1447次地震。虽然绝大多数地震并不严重，只不过就是茶杯的轻微晃动或者是椅子和墙壁轻微的碰撞，但是，当你发现日本古代首都在10个世纪之中震动过1318次时，你的危险意识马上就会提高。这1318次地震中的194次属于“强震”，另有34次带有绝对的“破坏性”。1923年9月的地震离我们的年代最近，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这场地震夺走了15万人的生命，不但摧毁了整个东京，还让那些海底的小岛冒出海面几英尺，而那些在海面上的岛屿却沉入了海底，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经历。

地震和火山通常被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日本的地震便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但是绝大部分的地震还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下的岩层突然滑动引起的，如果这些岩层只是滑动两三英寸还好，大不了倒几棵树和几株灌木，但如果它不幸地发生在适当的地点（也许称为错误的地点要好一些），那将会发生同1755年里斯本地震一样的大灾难——6万人死于这次大地震，又或者同1920年的广州大地震一样，死亡人数达到20万。根据一位伟大的地震学家的保守估计，地震在人类的“历史时期”中，即在过去的40个世纪中，至少夺去了1300万人的生命，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地震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北海的海底在一年前就被地震剧烈地光顾过，这场地震波及到了斯克尔特河与莱茵河河口的岛屿，泥层的震荡使得那里的采蚌人在短时间里感到非常不适。日本群岛不像北海地区那样平坦，它位于一座高山之巅，这座高大山脉的东半部陷在一个洞穴之中，这个洞穴是科学家迄今为止在洋底发现的最深的洞穴。举

世闻名的塔斯卡洛拉深渊下陷2.8万多英尺，只比创世界记录的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南北延伸2850公里，宽度只有70公里）之间的深度浅6000英尺。由于日本的东部海滨垂直下陷约6英里，以至于日本半数以上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宿命。

## 地震

绘画 1896年

日本是世界著名的地震多发国。1896年的6月15日，日本东北沿海的人们在海滩上庆祝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时，晚8时20分，10-30米高的海啸浪涛突然以500公里的时速冲入陆地160公里，横扫长达27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无坚不摧之势肆虐，所到之处，万物皆被涤荡一空。在日本沿海发生的15万次地震中，只有124次引起海啸，而且这些海啸造成的损失都不严重，但1896年6月15日这次海啸带来的却是恐怖、破坏和死亡，短短5分钟的海啸夺走了2.8万人的生命。这幅日本绘画便描绘了当时的灾难情形。



但是，生活于地震带上的日本人，并不会因为担心地震而拒绝休息，他们同我们一样耕地、吃饭、陪小孩子玩耍，也会被查理·卓别林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开始修建一种纸板房，虽然这种房子在冬天有点透风，但在地震发生时却能将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因为即使纸墙倒塌，人也不会受太重的伤。当然，如果他们向西迁移，在东京修筑摩天大楼的话，那么在上亿人当中便会有危险存在了。总的说来，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对于这种无法避免的地理障碍更能泰然处之。日本人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更

擅长于在冒险的生活中寻找快乐与协调，我并不是因为看到画有在樱花下品茗的日本艺妓或蝴蝶夫人的玩具花园的明信片才这么说的，我只是向大家重复旅行者告诉我的一切。他们在日本放弃其古代传统习俗和礼节（特别是简化的礼节），将其群岛变成芝加哥和威尔克斯·巴里（美国宾夕法尼亚东北部城市）的郊区以前，拜访过那里。日本人那面貌焕然一新的神奇的变革对我们的安全和幸福有很大的影响，这同我们喜不喜欢日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太平洋存在一天，日本人便是我们的邻居，因此，多了解他们一点对我们只有好处。



相遇  
约翰·劳伦斯 摄影  
1960年

在京都一条古老的街道上，摩托车从身穿丝绸和服的艺妓前呼啸而过。日本艺妓产生于17世纪的东京和大阪，兴盛一时。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但在

二战后即转入萧条。艺妓业是表演艺术，雅而不俗，虽然日趋衰落，但保护古老传统文化的人则认为艺妓是京都的象征，应该加以保留。

日本人的历史没有中国人久远，中国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637年（基奥普斯—胡夫的希腊名，在这一时期修建了他的小金字塔），而日本最为古老的编年史仅能上溯至公元400年，现在所谓的“日本民族”在那一时期已经存在了。由于日本人和英国人一样是混血儿，所以，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日本民族”。阿夷鲁人是日本群岛上最初的居民，但来自华南和马来半岛、华中、满洲和朝鲜的三股入侵浪潮渐渐将他们驱逐到了偏远的北方。所以日本人所知的一切都是他们从中国学来的，就连他们的文明也都是中国文明的延续。

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榜样的日本人最终皈依了佛教，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异常紧密。可是，在新教条最终取代旧教条的时候，它在某些地方依然会受到旧教条的影响。这是所有传教士的通病，不管他们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



阿伊努人的宴饮  
绘画 19世纪 日本

阿伊努人是一个以打猎和捕鱼为生的民族，至今仍有为数不多的阿伊努人居住在日本北部。阿伊努人将熊视为神性动物，相信熊的灵魂会代表他们向神求情，因此他们通过吃熊肉、饮熊血的方式来与所信仰的神灵沟通。图为阿伊努人在一张供奉的熊皮前面宴饮的场面，他们将享用熊肉炖成的肉羹。

第一位佛教传道士在公元6世纪到达了日本，他发现一种土生土长的符合日本人需求的宗教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它的名字是由“神道”这个词语转化而来的，称为“神道教”，Shinto用我们的话来解释，意思就是“神圣的通道”。在亚洲其他地方大受欢迎的它是一种比崇拜灵魂和神鬼更加高尚的信条。它说这个世界是永恒力量的源泉，我们要对所有我们使用过的力量负责，不管其结果是什么样的，它都是永远不变的。当前日本的官方说法是它是佛教和神道教的结合物，它讲究的是个人应当对社会负责。很显然，日本人同英国人一样作为岛居者（但并没有与世隔绝），他们抱着对其国家有着非常明确的责任这样一个坚定而又固执的信念。虽然神道教也极为提倡尊敬祖先，但是却一点也不推崇像中国那种异常可笑的做法，在中国，对祖先的尊敬使得大片的土地成了巨大的坟地，而本该种植粮食的土地却成了墓地，死者在这里奴役着生者。



天照大神出现了  
绘画 日本

日本的神道教是儒教、佛教、基督教和当地原始宗教的大杂烩。神道教认为在一切自然现象中都有神，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是神道教中最崇高的神明。据说她是创造日本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的女儿，而日本皇族则是她的后裔。图为受到风神惊吓而躲藏起来的天照大神对外面黑暗之中的喧闹感到惊讶，于是从石窟里出来了。自此，陷入黑暗的大地再次有了光明。

一直到了16世纪下半叶，中日文明之间才出现了问题。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们对其皇帝的毫不关心相比，那些对他们的天皇态度极其恶劣的独立小君主们在经过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战斗之后，一个强者最终完全掌握了政权。

在遥远的欧洲，800年前古代法兰克的国王由于不适合管理这个国家，因而被其管家取代了他的位置，并将他赶进了修道院。在战争中挣扎了整整4个世纪的日本人为了得到和平，根本不在乎谁来统治他们。因此日本人并没有在那个皇朝的最高长官，富有而又实力强大的德川家族的首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时站出来反对他，并为他们的世袭统治者讨个说法。而这位日本管家将他们的皇帝说成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是这个世界的神的化身之一。可惜日本皇帝并非神的化身，所以不可能受到万众的瞩目。

而这个局面整整维持了两个世纪。幕府将军（那些相当于我们的总司令的独裁者的著名头衔）一直驻守在东京。而真正的皇帝终其一生却只能待在京都那寂寞的豪华宫殿中。正是由于日本在幕府将军时代采用了这样一种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日本人的性格才会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因而才会在大工业化80年后异常发达的今天，日本人依然是封建主义者，而且在生活问题上同欧洲和美洲竞争者的思考角度完全不同。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来完善这种安排的细节问题，但是日本社会在公元1600年以后还是划分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层。其中，这三个阶层的最高层是由封建贵族大名和大地主组成。而那些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般的世袭武士则组成了第二个阶层。至于其他的那些平民则属于第三个阶层。

历史不容置疑地向我们证明，没有一种制度是非常理想的，在这种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相信一种管理方法会永远实用。肯定会有老百姓带着这种疑问：“它真的能够保障我的和平安宁吗？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能使我得到应有的回报吗？会不会有人通过暴力的手段夺走呢？它真的能够确保这一切吗？”

这个制度最终执行了两个多世纪。天皇最终成为了这个国家中人人尊崇的精神领袖，而幕府将军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大名和武士们不仅要认真完成上面吩咐下来的所有事情，而且还要按照最隆重的切腹仪式来剖腹自杀，并且还必须坚守贵族阶层那些异常严厉的准则。那些从属者则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和事务中辛勤劳动。

后来，这个国家的人口渐渐增加起来。于是人们不得不依靠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源来维持生活。因此，日本人非常注重节俭，他们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于是乎大自然也成了他们忠诚的朋友。始于荷属东印度以北赤道地带的黑潮（就是蓝盐潮，按照某些说法就是我们湾流的小弟弟），流过菲律宾，再穿越太平洋，最后将美好的祝福送到了美国的西海岸。它给日本带来了良好的气候。有一条很狭长的寒水带坐落在离日本东海岸不远的地方，这个国家因为它而不能享受

到同加利福尼亚一样的温和气候，即使是这样，日本的气候也要比中国的大陆性气候好很多。

有这样一位名叫门德斯·品脱的葡萄牙船长，由于迷失了方向，他误闯进了日本并且打乱了整个日本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这名为了其贸易事业去过很多地方的葡萄牙人见识广博，他将葡萄牙人自己的宗教制度及美丽祝福带给了日本人，从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神并没有遗弃这个被诅咒的岛屿，他派了使者来引导这个国家走上正常合理的发展道路。

如果所有编年史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记载错误的话，那么，将其总部设在果阿和中国澳门（在广州附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受到了极大的礼遇，被赐予机会去宣扬他们的信念。他们鼓吹着自己的信条，甚至说这些信条比长久以来高高在上地统治着日本人的教条还要好，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有了许多的门徒。随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上的另一个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也来到了日本，同样受到了日本人的欢迎。大名发现（不知道国君会不会将这些发现忽略呢？）这些西班牙来的圣者总是与一些身穿铠甲，并携带能发射出可以同时穿透三个普通日本士兵身体的铅弹的一种铁杆的人同行，而且这些人并不是圣者，这一发现让大名开始忐忑不安。

我们直到最近50年才渐渐开始明白日本人近年来所作所为的意图，这些所作所为让他们背上了冷酷残忍血腥的名声，这与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日本人有很大的不同。幕府将军并不是因为自己突然对西方人产生了心血来潮的喜欢或讨厌而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开展任何传教活动，他只是非常恐惧，害怕自己的国家会被宗教争端搞得四分五裂，更害怕自己的财富会被那些长得差不多的商船船长抢夺一空。这些商船总是将那些喊着和平口号的使节送到日本，再无偿地将大批被命令带回的货物带离日本。

---

## 社会等级

17世纪，德川家族的将军们建立了一套以儒家忠信、服从为信条的等级制度。按照德川幕府的法规，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得到承认：大名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后是武士和平民。等级差别是世袭的，不能改变。



这是第二等级的一名武士，他全副武装，正准备投入战斗。



正在加工一座庙宇大梁的熟练工人处于最底层。



这是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一个成员，德川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德川家族在其后的250年里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

离葡萄牙人在中国驻地最近的九州岛受耶稣会的影响非常大。一开始的时候，那些耶稣会的神甫没有势力，只能唯唯诺诺地谈论一些关于“和平王子”的话题，但当他们得到某些拥有权力的人的帮助后，便凶相毕露了。不但摧毁了日本的庙宇，破坏了日本的雕塑，还用枪去逼迫数以千计的农民和贵族接受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十字架。

日本随后的掌权者目睹了这些神甫的所作所为，意识到如果再不加以约束将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惨剧。于是，他宣布：“这些神甫打着广布美德的旗号来到我们这里，但他们并没有做到，他们打着广布美德的幌子只是用来隐藏他们针对我们帝国的险恶用心的一种方法。”

1587年7月25日，所有的基督教神甫在第一位日本特使拜访教皇、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5年之后被赶出了日本。同以前一样，商人们仍然被允许拜访日本，但必须是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下前往。西班牙方济各会的会士和来自附近的菲律宾的多明我会的僧侣们则取代了被驱逐出境的葡萄牙耶稣会会士的地位。最初的时候，他们以特使的身份来到了江户，但这种欺骗行为很快就穿帮了，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礼貌地对待他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在这里传教。这些传教者并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们不但在江户建立了自己的教堂，还公然为身边的人洗礼，后来又在大阪建立了一个教堂，接着更占领了原属于耶稣会会士的在长崎的一个教堂。他们疯狂的行为愈演愈烈，最后竟然发展

到公开对抗，并指责其竞争对手耶稣会会士将祝福传达给日本人的方式过于温和，简单点说，他们将他们发现的每个判断和喜好都错误地记载到了宗教狂热者的仓库里。他们的飞扬跋扈让日本政府难以忍受，不得不向他们下达了驱逐出境的命令，将这些传教者开除回了他们的老家。在长达数年的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日本人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耐心和宽容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男修士们没有任何作用，只有采取武力这种激烈的手段，他们才会乖乖地听话。



圣水教堂  
建筑 1988年

位于北海道的圣水教堂充满了空静与安宁的灵畅，立在水中的巨大十字架成为四季变幻的忠实提醒物，已与自然的节奏一同化成永恒的象征。这座教堂仿佛是有生命一般，表现了一种令人心醉的真实。它源于自然，并强烈地传达出情感与精神上的感悟。

目睹了内战在过去400年中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日本人关起了国门，不再让那些各怀鬼胎的外国侵略者自由进出，至于那些不服从命令，屡教不改的基督教传教士则被统统处死。

日本在黑暗的一个半世纪中一直保持着与外界隔离开来的状态，但这种隔离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缝隙的。这里还敞开着一扇小窗，大量的日本黄金通过这扇小窗流向西方，少许简单的西方科学则由这扇小窗流入奇怪的日本国。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都想争夺日本的商

机，但荷兰人不像葡萄牙这个野心家，他们只是商人，同英国人一样纯粹而简单的商人，其他国家的精神引不起他们丝毫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国家都像是以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这种方式给两个国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可惜的是，英国遇到了一次失误，这使得它不得不离开日本而败走麦城。

但荷兰人也被剥夺了原来享有的特权，在最后几批葡萄牙外交使节被处死以后，这实际上等同于不可原谅的官方谋杀。尽管如此，荷兰人还是决定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在日本的经济投资仍能获得大约80%的利润。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坐落于长崎港中的德斯玛小岛上，这块矩形岩石只有300码长，80码宽，非常小，以至于荷兰人无法在这上面训练他们带在身边的用来守护公司的猎犬。不但如此，他们还不能带妻子来这里，更不能踏上日本的主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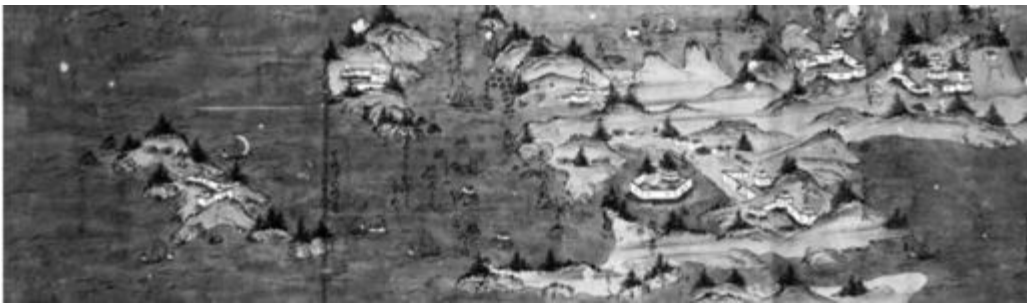


佩里画像  
1854年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被派去打开与日本的外交和通商渠道。当他于7月8日抵达江户（后改为东京）时，他乘坐的轮船吓坏了日本平民，他们以为野蛮的入侵者拥有“喷火怪兽”。因此在这幅画中他被描绘成一个正怒目而视的妖魔。但当他第二年返回日本时，给日本人带去了令他们高兴的礼物，包括带轨道的蒸汽火车模型。日本和西方技术的浪漫史由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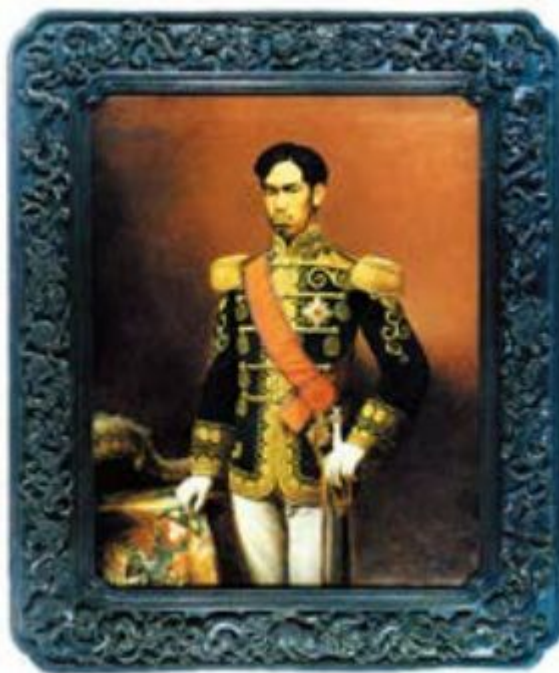
日本人一定想看看这些荷兰商人到底有多大的耐心（耐心是磨练出来的，不是哪个民族生来就有的），因为他们颁布了数百条法规去约束这些商人，一旦商人们触犯了法规，他们将给予严惩。日本作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某一天，东印度公司根据时代习惯，将日期以

常见的首字A. D.（或Anno Domini）代替，写于他们新建的贮藏室的正面。日本人认为这样的写法直指那些基督徒的上帝，他们对基督徒的看法同我们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一样，于是幕府发布了擦去那些让人讨厌的字母，并将整个新贮藏室夷为平地的命令，日本人还要让荷兰人将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教训铭记在心，那份诏书是这样收尾的：“太阳只要一天照耀着大地，就要让任何基督教教徒都不敢踏入日本，否则将会人头落地，谁都不能违背这一命令，即使是菲力浦国王和基督徒的上帝也不行。”德斯玛岛被将这一教训牢记于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控制了217年，日本的金银珠宝在这217年中像水一样流向西方，因为，荷兰人从事的是现金交易，所以，日本人想从国外买入任何东西都必须现款现货。



荷兰人的小岛  
地图 17世纪

荷兰人是唯一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他们的停留地在长崎港附近的一座人工岛上，并用围墙围了起来。他们只能与日本人有少量的接触。



## 明治天皇像 摄影

年轻的明治天皇穿着欧洲人的军装照了这张标准照。在他在位的44年中，日本经历了彻底西化的过程，这一时期被称为“明治维新”。

欧洲也通过这个小窗户对日本这个太平洋的隐居者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对这个帝国非常地不满意，日本迅速成为了欧洲各国教义中的反面教材。日本的年轻人在一天一天的动荡不安中长大，渐渐地听说了西欧的科学多么神奇，这让他们焦躁不安，于是开始拼写着古怪的荷兰单词，阅读通过德斯玛岛引进的西方科学与医学著作。吸收的知识多起来之后，他们终于明白同迈开大步前进的外部世界比起来，日本是多么落后。

1847年，江户的朝廷收到了来自荷兰国王的礼物——一大箱科学著作和一幅世界地图，同时也收到了荷兰对它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愚蠢行为发出的警告。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和美国之间密切地进行着商业往来，从圣弗朗西斯科开往中国广州的船只，在经过日本海岸时常常会遇到伏击，由于没有领事馆的外交保护，海员们非常恐惧。1849年，美国的一位上尉威胁道，如果日本不立刻将80名海员交还给他，他将轰炸长崎，与此同时，日本也接到了荷兰国王发出的第二次警告，如果日本仍是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排外政策，那么摆在它面前的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已经将世界的发展局势讲得很清楚了，日本迟早得对西方商业开放门户，只是看它是愿意自觉自愿免伤和气，还是更喜欢武力解决问题。

从俄罗斯沿着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这一举动，便能看出它在慢慢地积累其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而美国则是唯一不被怀疑带有领土野心的国家，但是，其海军少将佩里在1853年对日本的初次拜访，还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天皇更是被吓得只能求助于上帝，这看起来很可笑，因为佩里这次只带了4艘战舰和560名战士进入日本海湾。当佩里离开日本后（他只是负责送一封信给天皇，于是只在日本待了10天），为迎接来自东方的依靠蒸汽推动的怪物的第二次来访做准备，日本人立刻向荷兰人买了一艘战舰，炮台上驻守军队，并为其军队配上旧式葡萄牙枪支。

这一连串的恐慌使得日本人分为了两个对立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守旧派，他们主张继续保持闭关锁国状态，而另一部分则是革新派，他们主张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幕府将军因为支持后者而被众人说成是“外国人的朋友”，失去了很多势力。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皇

才是这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艾米罗·佩里拜访事件中最大的受益人。

作为极权封建管理体制的巅峰的将军政治，长时间以来已经没有任何能力管事了，现在是1853年，和1653年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它所招揽的大名和武士还可以用他们的“剑”去平息国家内乱，但现在已经不再是用“剑”的年代了，必须进行一个大的改革，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

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首脑天皇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能力，他用其伟大的聪明才智逼迫幕府将军退位让贤。重掌大权的他广泛听取可行性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诚挚地欢迎那些外国商人前来投资。这位天皇在明治时期将日本从一个16世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成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

如果你要问日本做出这样的大跨步是不是一件相当可取的事情，我无法回答你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我无法回答，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钢铁厂这些东西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还是幸福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那么只好见仁见智了。这就像10年前的俄罗斯人一样，当年他们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的领袖和圣者，那么现在呢？圣者早已被他们丢进了厨房的火炉中，而领袖也只满足于与机车的排气管道为伴。

这样的发展趋势，就我个人而言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些发展是必需的，这与它是否绝对好或绝对坏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发展来解除自己对饥饿的担忧和对经济混乱的恐惧。这场变革的主心骨是机器，虽然它摧毁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人们不愿意拒绝它们，也不敢拒绝它们。这些成为了现实，机器将拥有美丽风光的日本变成了一个拥有汽油厂和天然气厂的国家。对那些已经烟消云散的美丽风光，东京的家庭主妇们并不感到太可惜，因为，与在炭灶上慢悠悠地做饭相比，她们更喜欢用天然气烹饪，这一切就是答案。

自1707年以来，富士山，这座严肃的白头火山从未爆发过。很早以前，孩子们常常到这里的位于路边的一座圣殿玩耍，因为圣殿公园中有一只圣鹿，它曾被郊游团遗留下来的锡罐弄伤过脚。

其实富士山知道，总有一天它也会走到尽头。



织机女工  
印刷品 1872年

日本的工业革命使机器统制代替了过去农村的季节性变化。图为身穿和服的女工在东京一家丝绸厂的织机旁工作。门户的开放使日本妇女不满足于做家庭主妇，相对高的工资和工作机会吸引她们走出家庭。



航越马尼拉湾  
西斯·布林堡 摄影 1989年

菲律宾大约85%的居民都信奉天主教，每年的11月，信徒都会扛着瓦加港圣母像航越马尼拉湾。瓦加港圣母据说是大帆船的守护神。

## 第四十章 菲律宾，过去属于墨西哥

菲律宾位于由勘察加半岛延伸至爪哇的那一系列呈半环形的岛屿之中。这里有着大块的旱地，这些古代大陆外缘的残留物非常高，所以当一直以来所谓的日本海、东海和南海这些谷底地带被太平洋淹没时，它们仍然屹立在海面。

虽然菲律宾群岛共有7000多座岛屿，但其中大于1平方英里的只有462座。其余的只能称之为是大悬崖或小沼泽，这些大悬崖或小沼泽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仅有1/4有名字。1100万土著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大约10万白人居住在这些总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和的岛屿上。以前，这个群岛上许多频繁活动的火山，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天都提心吊胆，不过现在我们能找到的真正的火山只有25座，而且仅有两三座是活动的，其余的二十几座早已经死亡了。

我们应该为菲律宾感到庆幸，因为菲律宾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我已经告诉过大家，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海洋中最深的洞穴便位于菲律宾的正东方。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洞穴，如果用此地来埋葬喜马拉雅山的话，那么我们星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将会沉在水下3000英尺的地方。假设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滑入这个洞穴，那么能生存下来讲这个故事的人将会非常少。

吕宋岛是菲律宾群岛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岛，中部隆起，高达7000英尺，这使得其整体形状像一只蝌蚪。在这个群岛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即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它位于吕宋岛的东岸。1571年，在一个穆斯林居住区的废墟上，西班牙人建造了这个城市，并以一种在这座宫殿四周随处可见的杂草的名字为其命名。1590年，宫殿四周修筑了城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这些城墙的修建者并没能如同这些城墙一样屹立不倒。

马尼拉并没受到西班牙糟糕统治者的太大影响，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了整个远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甚至远道而来的阿拉伯的船只塞满了马尼拉的港口，希望用自己的货物在这个港口换取一些西班牙人通过中美洲的墨西哥领地，带到菲律宾来的欧洲产品。西班牙人为了不使自己暴露在英国人和荷兰人面前，引来不必要的攻击，他们从不冒险经过印度洋和好望角。他们的船只总是从马尼拉直接开往特旺特佩克（墨西哥地名），然后装着货物在美洲海峡穿梭，在海峡另一边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卸货给那些经由此里返家的船只。

坐落在吕宋岛南边的是十几个特别大的岛屿，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萨马岛、班乃岛（岛上有菲律宾的第二大城市伊洛伊诺）、内格罗斯岛和宿雾岛。这些岛屿的南面坐落着一个比吕宋岛小一点的岛屿——棉兰老岛。这个岛屿虽然小，但却很出名——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族人曾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王国同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进行过较量。棉兰老岛上最大的城市是濒临苏禄海的三宝颜。总的说来，菲律宾群岛一直在太平洋的背面，它对西方的一切都非常地有兴趣，这不单说是因为它与西方有贸易来往，更是因为它的宗教，它最初的文明思想都来自西方。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这里。

为了解决一个相当危险的法律难题，麦哲伦试着采用了这样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线进行航行，于是在1521年，他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横在其宿主西班牙国王与教皇之间的争端终于有了办法化解。1494年，教皇为了彻底解决其伊比利亚半岛上可爱的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拿来了一把尺子，在亚速尔群岛和费得角群岛的正西方，大约西经50°的地方，由北向南地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将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西班牙人占领着这条线以西的所有地方，而葡萄牙人则拥有这条线以东的所有地方，这便是有名的《特德赛内尔条约》。这个条约使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第一次美洲远征计划变得非常危险，因为，西班牙人拥有了正当的权利去对付那些胆敢“迈过界线”的人，无论是谁，只要是被西班牙人抓住“迈过界线”，便会被当作一般海盗而活活绞死。

## 罗盘海图

约15世纪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这幅罗盘海图中央的直线是1494年6月，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缔结的著名的《特德塞内尔条约》中的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



由于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四世教皇本身是一个西班牙人，他的冒险成果被用于地理学。所以，葡萄牙人常常抱怨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这一条约对于他们不是很公平，为此两个国家的人民争吵，打斗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为了平息这场争端，西班牙国王雇用了一个葡萄牙人——麦哲伦，让他沿着西去航线向印度进发，去确认一下盛产香料的富裕的马六甲群岛是不是在东印度群岛中——教皇并没有说东印度群岛属于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事实证明，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能占有这个地方多久，因为荷兰人很快便从他们手中夺走了马六甲。西班牙人非常意外地来到了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的菲律宾群岛，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他们长时间地占领这里。他们大力发展这个中转站的经济，还在墨西哥设立了职能部门，好更方便地管理菲律宾群岛。于是，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的男修士们大批的、成群结队地拥入这片黄金地，不可否认，他们在菲律宾这片土地上获得的利益，比从中美洲那些已经开始迅速衰减的种族中获取的利益要大得多。

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从新卡斯蒂利亚来的男修士们很诚恳地在菲律宾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很努力地工作，期望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让菲律宾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太过出色，我们在菲律宾的传教工作不会进行得那么困难。1898年，

我们将菲律宾群岛从西班牙人的手里夺了过来，因此，我们不得不整顿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思想，他们中几乎100%都是天主教徒。

我们也许并非一个新教国家，如果严格按照“新教”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但是不可以否认，我们绝非天主教国家，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生活哲理来自新教。出于对菲律宾发展前景的考虑，我们将给予他们连西班牙人都不曾享受过的待遇一无穷无尽的大马路、数以千计的学校、三所大学、医院、医生、护士、保育器、肉类和鱼类的检查、卫生学等等。但是对于从小就被教育，灌输世俗的一切美好事物均不能同在另一个世界（卫生学、医院、大马路、学校对那里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作用）相提并论这一思想的那些人来说，我们带着良好祝愿的付出在他们眼里是永远都不够的。

菲律宾少女

查尔斯·马丁 摄影

1920年

半裸的菲律宾少女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猎奇之物。





火山之国  
丹·布尔 摄影

印度尼西亚被称为“火山之国”，拥有超过4500座神秘诡谲的火山。南部爪哇诸岛有火山近400座，其中129座是活火山。在1966年到1970年的5年间，就有22座火山喷发（如图），此外海底火山喷发也经常发生，致使一些新的火山岛屿露出海面。

## 第四十一章 荷属东印度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向大家提过的日本、福摩萨以及菲律宾群岛都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外缘山脉，这些地区与大陆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被太平洋的海水分隔开来。

在这些地区对面的是马来群岛（又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个群岛有很多名字，而且每个名字都很出名）不仅仅是亚洲古代外缘山脉的一部分，更是一个巨大半岛的残留物。这个半岛同中国一样大，从缅甸、暹罗和交趾支那向东到澳大利亚。这个半岛也许在我们最早的地理时代和亚洲是直接相连的（过去要比今天大得多），这之后的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一条狭长的水带将它和澳大利亚分隔开来，这条水带应该同托雷斯海峡的宽度差不多，你也许不知道托雷斯海峡，它目前位于昆士兰和新几内亚之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表剧变使这个地方由一大片旱地蜕变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群岛，它从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同样大的婆罗洲出发，一直向南延伸，直到碰到一堆数以千计的岩礁，这些岩礁所在的位置为航海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至于发生这场惊心动魄的地表剧变的原因则很难弄清楚了，也许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地球上活动最频繁的

火山地带吧，即使在今天的爪哇岛仍可以看到火山活动造成的惨状。但这个理由也不太成立，因为，据可靠资料显示，爪哇岛上的120座残余火山在过去3个世纪之中并没有过大的反应，表现算是比较好的，就连稍稍向西一点的苏门答腊的火山也没有过大的喷射火焰。

一种古老的宗教开始在爪哇人中盛行，这一宗教便是印度的婆罗门教。为了抚慰藏于火山底下的躁动不安的灵魂，神职人员不得不常常牺牲他们的同伴，将活生生的人投入火山口沸腾的热气中，这便是所谓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从表面上看，这种牺牲是有效的，几个世纪里，尽管火山声势不减，仍然继续喷烟、咆哮，偶尔还会横冲直撞，但总的说来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灾难。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感谢那些英勇献身者。



婆罗浮屠佛塔寺  
建筑 公元8—9世纪

位于印尼爪哇中部丘陵地带的婆罗浮屠佛塔是世界著名的七大奇观之一，于公元8世纪由夏连特王朝所建，占地近1.5公顷，由100多万块火山岩堆积而成，有约504座释迦牟尼佛像。图中这座七层金字塔形的佛塔为一圆锥体，由三层圆台组成，每层分别有32、24、16，共72座镂花舍利塔。每层圆台外侧围着栏杆，组成了回廊，回廊四面以2100幅浅浮雕和432个壁龛装饰。由于佛教在印尼没落，这座人类的文明遗产曾遭废弃，直到19世纪才被人从火山灰中发掘，得以重见天日。

喀拉喀托岛的残留物一直坐落在这里，看到它便很容易想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所以确切地来说，这些残留物更像一块警告牌。1883年8月26日早晨，位于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的喀拉喀托岛上的火山再一次爆发了。上一次爆发的时候，不但削掉了火山顶，更将这个小岛弄得四分五裂，这一次则更惨，喀拉喀托岛的整个北部地区在两天

后完全消失。这一地区原本坐落着高达1500英尺的群山，但现在只剩下一个比印度洋水面还要低1000英尺的深坑。3000英里外都能听到这次火山爆发引起的噪声，灰尘则是在17英里的高空中张牙舞爪后渐渐向非洲、欧洲和美洲，甚至遥远的北角飘散开去。这里的天空则是在此后的6个星期一直保持火红的色彩，这种色彩给人一种附近地方的森林着了大火、照得天边都亮了的错觉。

由于喀拉喀托岛无人居住，所以，陆地所受的破坏同海上所造成的骚乱相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爪哇海岸遭遇了一次高达50英尺的潮汐，3.6万人在这次潮汐中丧生，港口、村庄和船只更是无一幸免。这次潮汐势如破竹，不但波及了锡兰岛和毛里求斯，就连距离此地8000英里的好望角和距离巽他海峡（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的海峡）1.1万英里的英吉利海峡也未能完全不受影响。

喀拉喀托火山的残留物在一年以前再次显示出喷射迹象，但这些地下君主到底什么时候会发怒，没有人能预测得了。生活在这个危险地带的人同其他生活于相似环境之中的人一样，对周围的事物非常麻木，他们对意大利地区最为繁华的街道没有任何兴趣，就像我们住宅区里的一个小孩对径直碾过其棒球场地的卡车熟视无睹一样。对居住在这里的人群，我们不能要求太高，因为明天他们还存在与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他们非常相信宿命论，相信火山的爆发和外国统治者、洪水或大火一样是生活对自己的考验，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因此，对依附于这片土地生存的人而言这一切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对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理解，朴素简单便是其全部的追求。他们不想离开这里，因为从蒙昧时代开始，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生活了，将来他们的孩子也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况且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背井离乡并非明智之举。

我努力地想改变你对爪哇岛的恶劣印象，但事实上这里确实不是伊甸园，它不过是一片被大自然钟爱的土地，一片拥有自己故事的土地。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  
绘画 1665年

1602年创立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荷兰拓展海权的主要支柱，在世界各地从事经济及政治活动。这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处贸易站，其防守严密的货栈以几何学的精确度展现出来。通过这些贸易站，荷兰的船只在巴达维亚及远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川流不息，带回香料和丝绸等物品。到17世纪末期，荷兰已控制了斯里兰卡、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



爪哇岛上的土地，28%都是火山的残留物，但这些土地的土质非常好，只要小心翼翼地耕种，便可以一年丰收三次。

这里的气候也非常好，冬暖夏凉，是种植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的最佳场所。这里气温最高的时候也不超过 $96^{\circ}\text{F}$ ，最低的时候也不会低于 $66^{\circ}\text{F}$ ，而适中的年平均气温为 $79^{\circ}\text{F}$ 。因此，即使是在夏季，爪哇岛山区中的舒适度都要比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好得多。虽然爪哇群岛离赤道非常近，导致昼夜几乎等长，但并不用因此担心这里的湿度不够，因为这里四面都是海洋，无论你想做什么都不用担心。这里四季循环都非常有规律，吹的是季风（Monsoon，一个意指“季节”的阿拉伯词语，也指吹拂在爪哇群岛上的季节风），伴随风而来的雨季会从11月一直延续到次年3月，在这段雨季时节，每一天的一个固定时间里都会降雨。接着雨季而来的便是所谓的“旱季”，一旦进入了旱季，这里便不会再下雨了。雨季和旱季之间有一段短暂的过渡期，我们称之为“canting season”，即“伪善的季节”。

爪哇群岛虽然只有622英里长，121英里宽（像某种防波堤，使它内部的岛屿免受印度洋的肆虐），但因为其拥有良好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气候条件，仍旧养活了4200万人，比它大得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只养活了这个人口数量的1/10。因此，白人很早以前便开始关注这片极为肥沃的岛屿了。

最早出现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的白人是葡萄牙人，紧接着，英国人和荷兰人也来到了这里，但他们很快便将视线移到了别处。英国人渐渐地将精力从爪哇转移到了对英属印度的剥削上，后来则直接离开了爪哇群岛，而我们的荷兰朋友则对马来群岛更感兴趣。荷兰人从欧洲人在最初统治土著的3个世纪里所犯下的所有错误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几条管理殖民地的基本教训——尽可能地不与当地人做过多的接触，试着让当地人参与政治，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因为经验告诉荷兰人，当地人坚持要求获得独立的时刻终会到来，这与对他们好还是虐待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趋势。当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只有1/5是白人，那么只要当地的居民打定主意要将这些外国人赶出去，将没有人能统治得了这个是其祖国50倍大的国家。因此，古旧岁月中那些“强迫性劳动”和“政府农场”的方式不再适用了，修建学校、铁路和医院才是明智之举，这样的话，即便他们在最后保不住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时，还可以留下来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这位年老的守卫始终相信“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自觉的精神才有望组建一个健康的国家”，于是它试着让年轻一代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这些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宇宙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巴达维亚的别墅  
贝克曼 油画 1656年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

雅加达在17世纪时称为巴达维亚，是爪哇岛的一个港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开发印尼的资源极为有利。由于东印度公司在此设立了远东总部，这里不久便成为一个鼎盛的商业中心。图为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修建的整齐的别墅，以及人们在海边交易的情景。

除了爪哇群岛以外，属于荷兰的其他岛屿都不太适合用于耕种。西里伯斯岛（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威西岛旧称）位于马六甲群岛的正

西方，这座岛屿形状非常奇怪，极像一张蜘蛛网。西里伯斯岛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香料群岛，但这个名字使得它在整个17世纪里都非常痛苦——英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为这个宝库大打出手，最后荷兰人胜利了，这里渐渐被建成了第二个爪哇群岛。望加锡小镇（苏拉威西岛西南部港口城市）则盛产油画颜料，在维多利亚时代，我们的祖父们便是用这里的颜料来装饰锁具的，而祖母们则用这些颜料来编织很长很长的椅背套。今天的望加锡城在爪哇海的地位更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与爪哇北海岸的主要港口泗水和三宝壟进行常规的贸易，而且还同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的港口坦江布里奥开始了日常交往——巴达维亚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虽然马六甲群岛没有过去那样富裕了，但居住在那里的居民安汶岛人仍然是优秀的海上战士。400年前，这些安汶岛人就非常有名气了，只不过不是好名声——太平洋上最为可怕的食人野人。正因为以前这些不好的印象，让我们对现今的安汶岛人非常地惊奇，他们不但是模范基督教徒，更是荷属东印度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军团，真的难以想像，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群野蛮人。

古时候，亚洲半岛曾经被水淹没过，剩下的主要残留物便是现在的婆罗洲。婆罗洲的人口少得可怜，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得归功于当地一种奇怪而残忍的习俗，即打猎，此打猎可非彼打猎，他们猎取的对象是人，据说猎取到人便可以得到圣洁。荷兰人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着取缔这种可怕的习俗，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内陆地区，即便是在今天，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结婚，想要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仍必须去猎取一颗人头。这种长年累月的相互监督（如同一个职业高尔夫选手向他人展示其奖杯一样，婆罗洲人将会自豪地向其同伴炫耀他可怕的战利品，而不会在意他人的生死），因而使得这里的人口数远远低于世界单位面积人口数。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些野蛮人渐渐地被说服了，开始转为投入农业耕种，而且开放了河流，石油公司、煤炭公司以及钻石公司也开始修起路来。在这里，我还得提一下，这座岛屿在现在至少还可以养活相当于目前人口20倍的人，而且是在一点都不吃力的情况下。

婆罗洲北部属于英国，而西北角落则是一个名叫沙捞越（现为马来西亚一地区）的国家，以前这个国家是独立的，现在则被一名英国人的后裔控制着——这个英国人便是非常有名的布鲁克斯酋长。为了镇压一次发生在沙捞越的动乱，他同詹姆斯·布鲁克斯一起来到这里，之后便留了下来，成为了这座岛屿的独立君主。

和马来半岛平行走向，位于东部的苏门答腊也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岛屿。这里虽然火山活动频繁，但土质却非常好，几乎所有的植物在这里都能存活。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个伊甸园却被一座又高又大的山脉分隔成了相互隔绝的两半，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一直到开通了铁路，这一情况才有所好转。自动而飞速运转的火车将这片美好的土地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西方商业家们面前，因此，它对苏门答腊岛的意义是不同凡响的，是其他任何机器都无法比拟的。

坐落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之间的是邦加岛和勿里洞岛，由于这两个岛屿是马来半岛的延伸，因此盛产锡矿。爪哇群岛以东则是有名的巴厘岛，这个岛屿完好地保存了古代的生活方式。紧随其后的便是位于澳大利亚正北方的弗洛勒斯岛和帝汶岛。排在最后面的是澳洲大陆的一部分——新几内亚岛，荷兰人控制着它的西半部。这里没有河流导入内陆，而且人口稀少——一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土著们有吃人肉的嗜好，再者便是这里的一切都太过落后，疾病和猎杀人类一直以来困扰着土著们，以至于这里人口越来越少。因此，几乎无人问津这座可以覆盖从巴黎到敖德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的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的岛屿。其实这座岛屿很早以前便有居住者了，因为在内陆地区，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残余的矮小人种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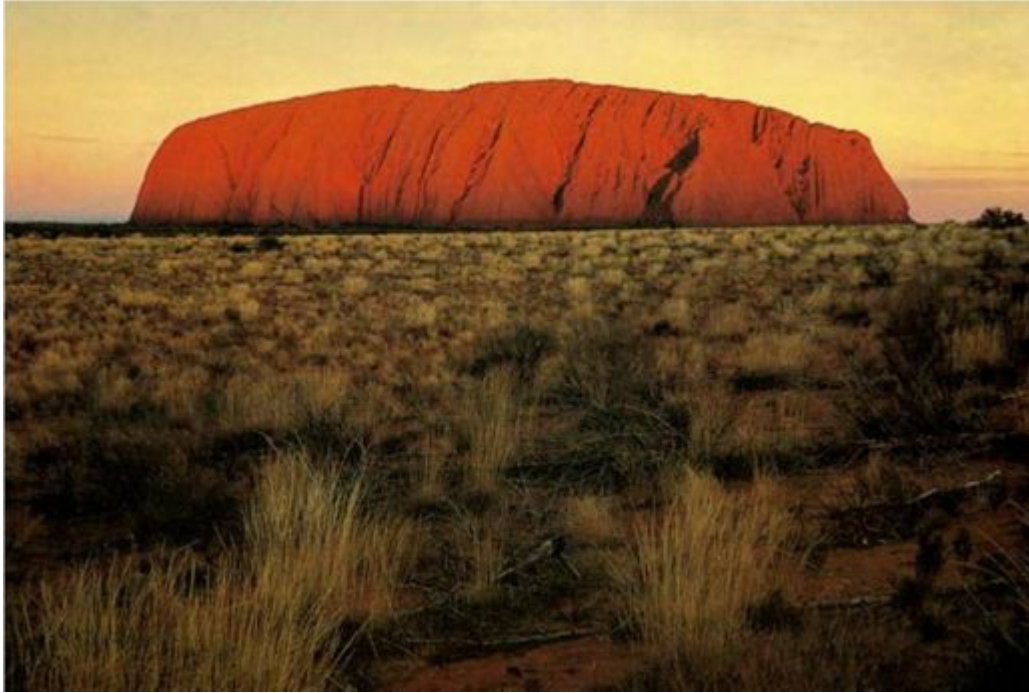
新几内亚原住民  
莫特·哈根 摄影 1962年

这是一位新几内亚原住民，脸上涂的鲜艳色彩同新几内亚岛北部的食火鸡的颜色极为近似，其前额上的圆形徽章使这位村落首领与众不同。

这里是一个极其古老的世界，因为，根据研究表明，人类正是在这里最早向他的无尾猿（类人猿）表兄挥手告别的。此后，人们在爪哇岛发现了最早的类人生物的头盖骨，即著名的类人猿的头盖骨，而那些如今被称为猩猩的体格非常大的类人猿的头盖骨也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被发现。

我不得不说这个属于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一个动物家族的某个分支不断地进化，这些进化群学会了建造动物园，并将

这个家族中未进化的其他分支关入其修建的动物园中。



艾尔斯岩石  
格兰特·玛德福特 摄影 1973年

澳大利亚沙漠荒瘠的平原上，耸立着的艾尔斯岩石被落日的余晖染成壮丽的血红色，似乎一簇凝固的火焰，散发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超然灵气。这块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方圆8公里，高348米，主要由红色砾石组成，含铁量高，因此岩石表面的氧化物在一天之中不同角度的阳光照射下会变化出不同的颜色。1873年，它被一位探险家发现，并以南澳大利亚总理艾尔斯的名字命名。而当地土著则称之为“乌鲁鲁”，并将巨石视为神圣之物。艾尔斯岩石现在已成为朝拜的圣地，每年世界各地有十多人前往游览。

##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亚，自然的产物

已经死去的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光学物理领域的权威专家亥姆霍兹先生（1821—1894年，主要贡献是证明并发展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曾经在谈到大自然的浪费和它在创造万物时缺乏理智这一话题时做过以下发言：他将会把胆敢为他提供像人眼一样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笨拙仪器的制造者，当成一个没有能力且不务正业的破坏分子，并且一定会让这样的人得到教训。

我对亥姆霍兹先生一生只涉及过物理学和电力学研究领域感到十分地庆幸，因为我不敢想像他在面对上帝处理我们星球上的地理分布情况时，会说出什么更恐怖的话来。

现在让我们来说一说格陵兰岛吧！它的总面积达到4.7万平方英里，但几乎全被数千英尺厚的冰雪覆盖着，所以没有任何用处。这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浪费，如果能将格陵兰岛移到大洋的中间就好了，这样的话，它便可以养活数百万人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为几千

只北极熊和一小群爱斯基摩人提供饱一顿饥一顿的不稳定生活。我们再来说说澳大利亚，这个行政管理非常糟糕的地方。表面上澳大利亚看起来像是一个洲，但实际上却不是，它拥有一个正规的大洲所没有的一切东西。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隐蔽，不知道该说这是一件幸事还是更大的不幸。正因为如此，虽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一百多年前便知道它的存在，并竭尽全力去寻找，但总是无功而返，直到1642年，这一片总面积同美国一样大，大约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巨大领土终于呈现在了白人面前。当时，顶着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名誉，阿贝尔·塔斯曼绕着澳大利亚航行了一圈，这一地区便以这样的方式被纳入了荷兰联合王国旗下。

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拜访澳大利亚毫无用处，因此，原本以为得到了一块宝的荷兰人在看清楚这片蛮荒之地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之后，便很快地撤离了这里，心甘情愿让地契失效，还澳大利亚以自由。1769年（塔斯曼航行到此地后的125年），在詹姆斯·库克被派往太平洋观测金星运行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地图绘制员仍然不知道应该将澳大利亚这块隐居地的具体位置标在太平洋的茫茫大海中的哪个地方。

除了地理位置非常糟糕之外，澳大利亚的气候也不是很好。除了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以及布里斯班这几个城市的所在地——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和南海岸的东部，气候稍微好一点之外，其他地方都非常糟糕——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太过潮湿，西部海岸又太过干燥。这便意味着，离联系亚洲、非洲、欧洲的贸易地带最近的地区却不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澳大利亚第三个不幸则是它的整个内陆地区都是沙漠。这里从不下雨，所有用水均为地下水，也正因为如此，系统灌溉工程便成了一个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最高的部分在它的最外缘，因此整个形状看起来像一个空碗，这便是它的第四个不幸。因为智商再低的人都知道，没有哪条河流会向山上流，所以这里没有值得提起的河流。澳大利亚最长的河流便是达令河，这条河发源于昆士兰群山，总长1160英里。达令河离太平洋的珊瑚海很近，但它却并没有因此向东流入太平洋，而是一路向西，最后在因坦特湾不见了踪影。对任何人而言，达令河都不可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因为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同一时间里，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天气总是相反的，当南半球是冬季时，北半球则一定是夏季，反之亦然），它都只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池塘。

澳大利亚第五个不幸便是这里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能为白人干困难工作的土著。对于这些不幸的澳大利亚人的祖先，我们一无所知。如果你要问这里最早的人类是怎么来的，我只能告诉你，他们就像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的人群一样，和地球上的其余人类没有任何关系。说得夸张点，将其同我们的某些原始动物相比较的话，他们除了自己的所有工具，再也没有什么优势了。比如，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建造房屋，更不会种植谷物，也不知道怎样使用梭镖、弓箭和斧头，他们唯一会使用的，是很久以前世界上其他人群也使用过的回飞棒。当世界上其他人群丢弃这些笨重且不灵活的工具，开始使用刀剑、梭镖和弓箭的时候，澳大利亚人仍然待在他们祖先（不用胳膊帮助都可以用后腿正常走路）曾经待过的地方。如果你要问他们处在人类进化的哪个阶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是石器时代早期的“狩猎时代”，这还是一种较为委婉的说法。相比于原始的澳大利亚人，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更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博物学家在植物湾的杰克逊港  
水彩画 1770年 格林尼治国立海洋博物馆藏

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抵达新荷兰，即今日的澳洲。他们停留的海湾有许多新品种的植物，因此库克将其命名为“植物湾”，即博坦尼湾。虽然受到当地人的敌视，但远征队里的博物学家仍采集到大量的陌生植物标本。

最后，在为我们的舒适和幸福做出巨大贡献的森林将地球覆盖之前很久，这个可怜的洲终于觉醒了，它试着去改变自己。这里开始长出一种植物，这种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的气候，毋庸置疑，全世界植物学家的目光立刻集中到了这里，集中到了这种奇特的植物身上。白人开始设想在这里种植某些能为他们赚钱的庄稼（或者说是能为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损失提供补偿的东西），但事实上这种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袋鼠草和盐碱灌木虽然是绵羊最好的食物，但是这两种植物都带刺，即便是硬腭的骆驼，咀嚼它们的时候也是非常费力的。即使种植有可能长到40英尺高的尤加利树也不能让人变得很富裕，能长到这么高的树木除此之外只有生长于加利福尼亚的红杉了。

1868年，作为囚犯流放地的澳大利亚终于解禁了，农民们纷纷向着这块土地进发，希望能在这里扎下根。但是，他们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活化石的聚集地，而且在这个地方人们很难和这些活化石和平共处。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被孤立起来了，因此，那些在世界各地已经绝迹的各种奇特的史前生物们在这里非常自由地生活着。那些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聪明而巨大的哺乳动物，并没有使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四足兽变得聪明起来或灭绝。由于没有竞争对手，这些动物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进化过。



最后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  
摄影 1858年

尽管生活于荒凉寂寞之中，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仍艰难地维护着他们的尊严。土著与殖民者时有冲突，澳大利亚的殖民政府强制性地重新划定少量大规模的、进行高度规范管理的土著居民保留地。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塔斯马尼亚人像动物一样被猎杀。1847年，当幸存者被流放到一个海上保留地时，其人口数量已从最初的7000人锐减到47人。而他们中血统纯正的最后幸存者——一名叫特鲁甘尼尼的女人也于1876年死去。

袋鼠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动物，它们肚皮上都有一个肚囊，因此属于有袋动物科。它们用这个肚囊来装其发育不完全的孩子，直到这些小袋鼠们长大成人。有袋类动物曾在第三纪时，充斥着整个地球。而如今，只有美洲还残留着一种有袋类，就是所谓的负鼠，仍然拥有许多有袋类动物的就只有澳大利亚了。

还有一种史前遗存物，即哺乳类中最为低级的单孔类，所谓单孔类，即全身上下只有一个排泄口的动物。鸭嘴兽是单孔类动物中最为有名的种类，它们的长度在20英寸左右，全身被棕色的短毛覆盖着，长着鸭嘴（这些动物在出生时便有牙齿了）和蹼足，蹼足上长着长指甲。雄鸭嘴兽比雌鸭嘴兽要多长一根刺，这根有着很强毒性的刺长在它们的脚后跟上。这些鸭嘴兽就像一个博物馆，在它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变动中，所创造和废弃的一切东西。

澳大利亚是一个奇迹，一个动物们的王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拥有同毛发一样的羽毛的鸟类；无法飞翔，只能行走的鸟类；像胡狼一样鸣叫的鸟类；长得像野鸡和鸽子，大小却和鸡一样的布谷鸟；有蹼足的老鼠；长着尾巴的老鼠，这条尾巴对它们爬树非常有帮助；只用两条腿行走的蜥蜴；在历史上可以上溯到鱼龙时代的长着腮和肺的鱼，这些鱼是鱼类和两栖类的杂交品种；来自亚洲大陆的某些最早的移民带入澳大利亚的家狗的后代，一种看不出来是豺还是狼的胡狼。简单一句话，这里就是一座动物园，只是住在这座动物园里的动物都非常奇怪而已。



袋鼠  
摄影

在库克的远征中，博物学家们仅记载了几种动物，袋鼠便是其中之一。袋鼠不会行走，只会在后腿的帮助下奔跳前行。当时那些来自欧洲的观察者们看到这种澳大利亚的有袋目动物以罕见而迅速的方式向前推进时，感到困惑而茫然，因为袋鼠同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一种欧洲动物都没有相似之处。图中的袋鼠在警觉地观望，以躲避潜在的危险。现在袋鼠的图案常被作为澳大利亚国家的标识，如绿色袋鼠用来代表澳大利亚制造。

除了前面我所提到的动物，澳大利亚还有各种各样比老虎和蛇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昆虫。这里有一种跳蚁，为什么称它为跳蚁呢？因为澳大利亚是跳跃者的天堂，相对于飞翔和奔跑，这里的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更乐于跳跃。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蚂蚁，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建造的摩天大楼里，由于可以用一种特殊的酸性物质腐蚀一般的小铅盒——这种酸性物质能让金属起氧化反应，所以蚂蚁们总能挖出一条通道，并进入内部，在空闲时还可以进行破坏，畅通无阻地吃掉一切没有铁门保护的东西。



考拉  
摄影

这是澳大利亚的国宝级动物，树袋熊，又叫考拉，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干旱森林中，以桉树属植物为食。小树袋熊出生后要在袋内哺乳6个月，以后数月骑在母亲的背上继续成长。



野兔  
摄影

繁盛鲜绿的牧草，甚至庄稼地，都成为野兔们的美味佳肴，宽广无际的草原是它们的安乐窝，迅速繁殖的野兔成了和羊群争夺牧草的冤家对头。除大量捕杀外，人们还安装了几千公里长的防兔电网来保护牧场，但收效甚微。直到1950年，一种流行性传染病使野兔死于非命，澳大利亚养羊业才重新兴旺起来。

这里还有一种在绵羊和奶牛的皮肤里孵卵的苍蝇；使得南澳大利亚的沼泽地完全不能居住的蚊子；能在数分钟之内将数年来的艰苦劳动成果毁于一旦的蚱蜢；无数以人类血液为生的山蚂蝗；看起来非常

漂亮且没有什么威胁的白鸚鵡，它們總是將人們辛苦種植的甘蔗全部毀滅。

但是在這些各種各樣的災難當中，危害最大的却是從歐洲引進的，並不是澳大利亞本土產生的。在這裡，我所说的就是在其他地方看起來没有什么危險的兔子，但是在这个動物能夠無限繁殖的大地上，卻造成了巨大的麻煩。1862年，澳大利亞從英國引進了一批用於一場小規模運動會的野兔。而那些鬱悶的拓荒者，為了結束單調乏味的叢林生活，便開展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狩獵活動，以此作為消遣。其中，有一部分兔子從這種狩獵活動中逃走了，並在這裡生存下來。目前善於處理數字的天文學家們正在澳大利亞盡量統計著這些可愛的野兔的數量，據估計這個數字相當龐大。他們現在已經大致算出在澳大利亞大約生存著40億只野兔。而且這40億只野兔的食量與1億只綿羊相當，這就是說在數目上相當於有1億只綿羊。你可以在這裡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整個地區都遭到了它們這些啮齒動物的摧殘。那些飢餓的野兔橫行於西澳大利亞，為了防止這裡被它們進一步入侵，人們修建了規模龐大的高3英尺，並且入地3英尺的帶刺鐵絲網柵欄，好阻止這些小怪物從地下打洞穿過，這簡直就是一個小型的中國長城，只不過它防衛的目標是野兔而已。遺憾的是，為了生存在不久之後，野兔就學會了翻越這道長城。災難仍然在持續著，為此我們連毒藥都用上了，可惜一點效果也沒有。而那些能控制野兔數量的野生動物們從世界其他地方引進來了，但是它們無法在澳大利亞這個奇怪的地方生存下來。無論我們白人如何努力，這些野兔依然在這裡像麻雀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著。而另外一種歐洲的進口貨，已經成為了澳大利亞所有花園種植者的噩夢，刺梨木已和袋鼠一樣並列成為了澳大利亞的標志，且一直向著海濱快速前進著。



拦截羊群  
汤姆·罗伯特 绘画 1891年

一月的一个炎热的日子，成群的羊冲下山坡，扬起漫天的沙尘，牧场主在狗的帮助下奋力拦截四散的羊群。这些羊毛将为牧场主带来丰厚的羊毛利润。在澳大利亚，最好的羊毛是西班牙种的麦利诺羊毛。1797年澳大利亚引进了第一批麦利诺羊的种羊，到1890年，澳大利亚已有1亿只这一品种的羊。

不过，虽然困难重重，但澳大利亚还是在移民们的努力下，非常成功地变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羊毛出产国。现在，有8000万只绵羊生活在澳大利亚，我们所使用的羊毛有1/4就是那里出产的，而这个国家出口货物的2/5都是羊毛。

由于澳大利亚的年龄比欧洲更加悠久，所以一定有庞大的矿藏蕴藏在这里。在过去的50年中，人们对金矿的关注使得淘金热在这里兴起。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先后找到了铅、锡、铁、铜和煤，但是却没有发现一点点石油。不过还是发现了含量稀少的钻石，而且更加宝贵的猫眼石和蓝宝石也被大量地发现。可是对这些宝藏的完全开发，却因为缺乏资金和落后的运输手段而受到了干扰。只有等到澳大利亚从混乱的金融体系中摆脱出来，并拥有清偿能力时，才有可能使这些宝藏得到完全开发。

同时，对澳大利亚的考察难度仅仅只比非洲小一点。其中三个重要部分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非常明白了。那些高原位于西部，平均海拔为2000英尺，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3000英尺。这片高原虽然没有港口，但却是一块黄金宝地，在这里有一座比较重要的名叫珀斯的城市。非常古老的山脉就坐落在东部的高地上，因为长年的风吹日晒，使得科修斯科山上的最高峰只比海平面高了7000英尺。这里是澳大利亚拥有良好港口的地方，因而首批拓荒者便被吸引到了这里。

一片广阔的高度低于600英尺的平原就坐落在这两个高原中间，而实际上那个艾尔湖地区的高度却比海平面都还要低。西部的弗林德斯山脉和东部的格雷山脉在这里将这个平原完全割开，最后这两条山脉与北部地区的昆士兰山脉合而为一。

#### 石林 摄影

澳大利亚西北部矗立着的这些高100米的圆柱形沙岩，方圆近770平方公里，宛如一片迷离莫测的迷宫。这些奇特的沙岩形成于3亿5千万年前，长年被雨水和风侵蚀，造成了现在的景观。





悉尼歌剧院  
建筑 1959—1973年

具有雪白贝壳造型的悉尼歌剧院因其独特的造型而被誉为“澳洲之花”，它坐落于碧绿的海水和皇家公园宁静的草地森林之间，与左边的码头和右边的皇家公园构成了一处既壮观又精致的景色。悉尼歌剧院虽于1973年才建成，但早已成了澳大利亚的标志，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歌剧院本身。

那么我们目前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虽然它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下，但这仅仅成功了一部分而已。根据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法律，最先来到这里的人类其实是“罪犯”，但是他们并没有犯下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仅仅是因为贫穷而去偷了一块面包或几个苹果罢了。博坦尼湾是最早的充军地，这样称呼它的原因仅仅是发现它的库克船长到达那里时，看到到处都盛开着鲜花。新南威尔士州则成为了这块殖民地的名字，而它的首府就是悉尼。而作为新南威尔士州一部分的塔斯马尼亚州，在1830年成为了一个充军的据点，而今天的霍巴特附近则成了罪犯们的聚集点。昆士兰州的首府城市布里斯班于1825年建成。在19世纪30年代，位于“菲利浦”港湾顶部的、用贵族墨尔本的名字命名的一个聚居地，在后来成为了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阿德莱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时代，而作为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在50年前的淘金热兴起以前，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同我们自己的土地被华盛顿管辖一样，北方的领土也被联合王国统治着。虽然只有5000个居民生活在这片面积多达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在他们当中，只有不到200人生活在帝汶海岸的达尔文港——那个世界上最好的天然良港之一，但是在这里却没有任何人和他们做贸易。

1901年，这六个州成立了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它拥有600万人口，其中有3/4生活在东部地区。7年以后，他们决定在距澳大利亚最高的科修斯科山不远，并且距悉尼西南150英里的地方重新修建一个首都，名字叫做堪培拉。

这个英国自治领新的首都终于在1927年建设完工了，为了将王国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新的联合王国的议会不得不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做一些思考。第一，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劳工联合政府从世界大战以来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使得他们失去了欧洲那些借贷者的信任，而接替他们的新政府都不敢完全保证能够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解决这个经济困难问题。第二，澳大利亚的人口太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塔斯马尼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每平方英里只有8人，维多利亚州则有20人。但是在昆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每平方英里只有1人，而西澳大利亚州却仅有半个人。虽然这些数据在劳工联合政府看来不可靠，但是在世界上最不能信任和最没用的工人行列里就有澳大利亚人啊，因为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假期来从事赛马和运动，而快乐地活下去。

那么最终，谁会来工作呢？推动一个国家的前进毕竟还是需要人力的啊！

虽然意大利人很希望能来这里，但是却不能全靠他们。“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这句话被在联合王国政治生活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英国中产阶级成功地创造出来，意思就是将一切非白人的以及属于英国中产阶级的东西排斥在外。辛勤劳动的意大利人是不大会跨越托雷斯海峡而来到这里的。黄皮肤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更被排除在外。而棕色人种的波利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以及爪哇人则是令他们讨厌的。在这里我重复一下，到底谁来干活呢？到现在连我都不知道答案了。不过在那里毕竟还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没有人居住，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人口却非常地多，也许这会带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吧。



毛利人的肖像  
悉尼·帕金森 素描  
18世纪

18世纪晚期，大批白人为了追求知识、财富和土地来到太平洋地区，而画家悉尼·帕金森参加了英国航海家库克在南部海域进行的探险。在这幅素描中，帕金森描绘了一位脸颊上遍布文身的毛利族武士，让西方人见识了毛利人令人惊异的面部花纹。

## 第四十三章 新西兰

如果将在萨摩亚群岛上新占领的土地也算上的话，新西兰的面积将达到英格兰与苏格兰面积总和的1.25倍。拥有150万人口的新西兰，它的首都惠灵顿坐落在北岛上，那里生活着14.3万人。

1642年，塔斯曼发现了北岛，并以自己祖国（本地理书的第一部分的完成地）的南岛省为其命名。其实距此3个世纪以前，波利尼西亚驾驶独木舟的人便来过这里。这些太平洋上了不起的水手们总是使用一种奇形怪状的稻草地图，这种稻草地图虽然看起来特别怪，但却有着非常高的实用价值，即使波利尼西亚人离开家乡，远行至数千里以外，仍能顺利归来。

这些波利尼西亚征服者的后代是好战且英俊的毛利人。世界上毛利人数量最少的时候是在1906年，当时大约只有5万名毛利人，但那段时间以后，其人数便呈直线上升趋势。既能够在抵抗白人的过程中存活下来，还能同时吸取西方文化中那些有用的精华，而不会忘乎所以

的，在世界上土著人的祖先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为数不多，而毛利人则是这为数不多的人群中的典范。他们抛弃了诸如吃掉敌人和在自己脸上刺图案这样的几条古代风俗习惯，并派代表前往新西兰参加议会，还建造了教堂。总的说来，这些教堂并不引人注目，同统治着他们的白人所修建的小教堂一样。虽然教堂缺乏魅力，但为防止日后的种族磨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19世纪前25年中都想凭借自己传教士的力量去控制这些岛屿，而英国人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1833年，英国人成功地将毛利人纳入了自己的羽翼，1839年，英国人得到了整个新西兰。

如果当时的法国军舰能早到3天，那么今日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新西兰将会同新苏格兰、毛里求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太平洋上的岛屿一样，成为法国殖民地中的一块。1840年，新西兰沦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的附属；1847年，新西兰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中的一块；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在1901年给予了新西兰一个加入它们的机会，但新西兰并不想成为一个刑事机构，于是它放弃了这个机会。新西兰从1907年开始正式成为一位英国总督将军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的英国自治区，它拥有自己的代表政府。



南太平洋上的珊瑚岛  
大卫·杜比雷特 摄影  
1990年

在地球的最南部海域存在着这样一片自然的绚烂与宁静，海面耸立的珊瑚礁下是绮丽的世界，隆头鱼和少女鱼在斑斓的珊瑚丛中翩翩起舞，令人神往不已。

由于将两大岛屿分隔开来的塔斯曼海的深度超过1.5万英尺，宽度超过1200英里，因此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岛屿不可能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现在不可能，以前也不可能。它们很可能是坐落在太平洋的西海湾上的一列高大山脉的残留物，谁知道呢？在经过了一系列复杂而又烦琐的变化后，我们真的很难精确地判断出这些岛屿是怎样形成的，而且它们又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难办。北岛作为一个巨大的火山地（类似于某种类型的太平洋上的黄石公园）坐落在这里，将它和南岛隔开的是库克海峡，这个海峡的宽度只有90英里。为数不多但大小适中的挪威海湾则位于南岛附近，它简直就是瑞士的一个翻版。

新西兰气候适中，并不炎热。与意大利一样远离赤道的它，却拥有与之完全相同的气候，也就是说，它比澳大利亚更适合成为一个欧洲的永久性机构。像桃子、杏、苹果、葡萄和橘子这些形形色色的欧洲水果都可种植在这里的山谷中，而这里的山坡更成为了牛群天然的牧场。同老塞德兰（荷兰西南部一省份）潮湿多雨一样的气候使得亚麻在这里也拥有非常良好的长势，那些从奥克兰（新西兰港口）带来的树木虽然长势缓慢，但仍能为北岛提供非常优质的木材。

1901年，在一系列被新西兰占领的太平洋岛屿中就有库克群岛和拉罗汤加岛。据毛利人的看法，居住在新西兰的首批波利尼西亚居民并不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现在让我们离开那遍布着火山的库克群岛，去往那些美丽的珊瑚岛吧。

海洋中的微小生物构筑了这里的珊瑚岛。这些将会慢慢死去的生物叫做珊瑚虫或花虫，而这部分太平洋上数不清的小岛和暗礁就是由这些生物死去后的骨骼，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作为一种非常注重环境的生物，珊瑚只能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温度下，而且还必须是新鲜的盐水中。它们的生命随时会因为一次微不足道的霜冻而结束，而且下沉至水面120英尺以下也同样会死去。然而据我们观察，大部分珊瑚沉淀物都低于这个深度，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洋底下陷肯定是从其原始高度开始的。数百年以来，珊瑚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修建它们的小岛，而同那些技术杰出的水泥工比起来，它们的制造工艺在耐用度上肯定要可靠得多。由于它们必须依靠连续不断的活水才能生存下来，因此最先死去的是生活在中心地带的珊瑚，而其他边缘地带的存活时间要长得多，就这样便形成了中心是环形礁湖，外围则是由固体物质所组成的一个狭窄的环形岛屿，这便是我们俗称的环礁。照常理来说，在这些礁湖上应该有一个远离当地盛行风向的入口，因为在环礁的另一侧，海浪会给这些珊瑚虫们带来非常充足的食物，促使它们更好更快地生长。

在这里，有很多环礁都生长椰子并出产椰子肉，这样的环礁，大部分都属于新西兰。作为对在世界大战中表现极为优秀的新西兰军队的一个奖励，这个主权国家得到了原本属于德国的萨摩亚群岛的海滨，关于将这个海滨如何处理的问题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



毛利人的见面礼

卡洛斯·库明斯 摄影 1925年

两个毛利女孩一边笑一边彼此碰鼻子，这是这个民族独特的见面礼，表示礼貌和友好。两鼻相碰时还得轻轻摩擦，并发出低低的“呜呜”声。



复活节岛的石像

托马斯·阿伯克洛贝 摄影 1962年

复活节岛是波利尼西亚最孤悬的岛屿，被认为是世界神秘的肚脐，这里诞生了大批被当地人称为摩艾（moai）的巨大石像。这近千尊的石像平均高约4米，重约12.5吨，根据同一个样式雕刻：头部被拉长，注视着前方，有微微向上翘起的鼻子，向前突出的嘴唇，略带后倾的宽额及垂落腮部的大耳朵，有的头上还戴着用红色火山岩做的石帽。这些来历不明的石像成为复活节岛上最引人注目也最使人疑惑的风景。

##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上的岛屿，那里的人同我们一样生活

同岛屿稀少的大西洋比起来，太平洋上的岛屿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了。在赤道以北，坐落着卡洛琳群岛、马歇尔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而其他所有的岛屿则在赤道的南面，它们总是习惯于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那个名为复活节的岛上，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巨大而神秘的雕像，这座孤苦伶仃的雕像到南非的距离要比到澳大利亚近得多。

太平洋由完全不同的三种岛屿组成。有一些岛屿被确认为史前时代的巨大澳洲的残留物，这类岛屿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法国的刑罚地，即新苏格兰岛。其次便是像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夏威夷群岛、桑威治群岛以及毛里求斯这样由火山爆发产生的岛屿。最后便是同新海布里地群岛一样的珊瑚岛。

夏威夷群岛在这些不计其数的岛屿中（这里有太多高出水面几英尺的珊瑚岛）占最主要的地位。1779年，处于返航途中的库克船长在

这里被当地的土著杀害。1810年，一个巨大的南海帝国的中心建在了这个岛屿上，直到1893年，这个帝国才灭亡。同一年里，美国占领了夏威夷群岛，因为这里不但土地肥沃，地理位置更好，通过夏威夷群岛，与亚洲的贸易将会更为方便迅速。

高达4400英尺的基劳亚活火山让夏威夷群岛显得极不安全，这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的火山就坐落在这个群岛的另一个岛屿上。但这里同样拥有迷人的气候，人们凭借这些气候得以暂时忘记那些紧靠着我们的危险邻居。这里的首府城市是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

苏瓦是斐济群岛上最为重要的城市，所有从美洲开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船只都将通过这里。



科奥劳岭  
保罗·科布斯利  
摄影

夏威夷群岛的第三大岛瓦胡岛位于群岛的东部，是美国夏威夷州的政治、经济、人文和交通中心。瓦胡岛东北部的科奥劳岭烟雾缭绕，群峰耸立。图为贯穿科奥劳岭的高速公路，在狼牙般壮阔的山脉下蜿蜒延伸。

阿皮亚是萨摩亚群岛的首府城市。

你也许听说过位于日本和新几内亚之间的一座名叫关岛的岛屿，它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站。

还有就是作为法国领地之一的塔希提岛，它属于社会群岛，据说那些“南海”电影故事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还拥有无数其他岛屿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以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由西北向东南呈三条平行线走向，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三大屏障，这使得在太平洋上的航海与在大西洋上的航海有了不同之处。在大西洋上，爱尔兰和美洲海岸间唯一的危险地是罗克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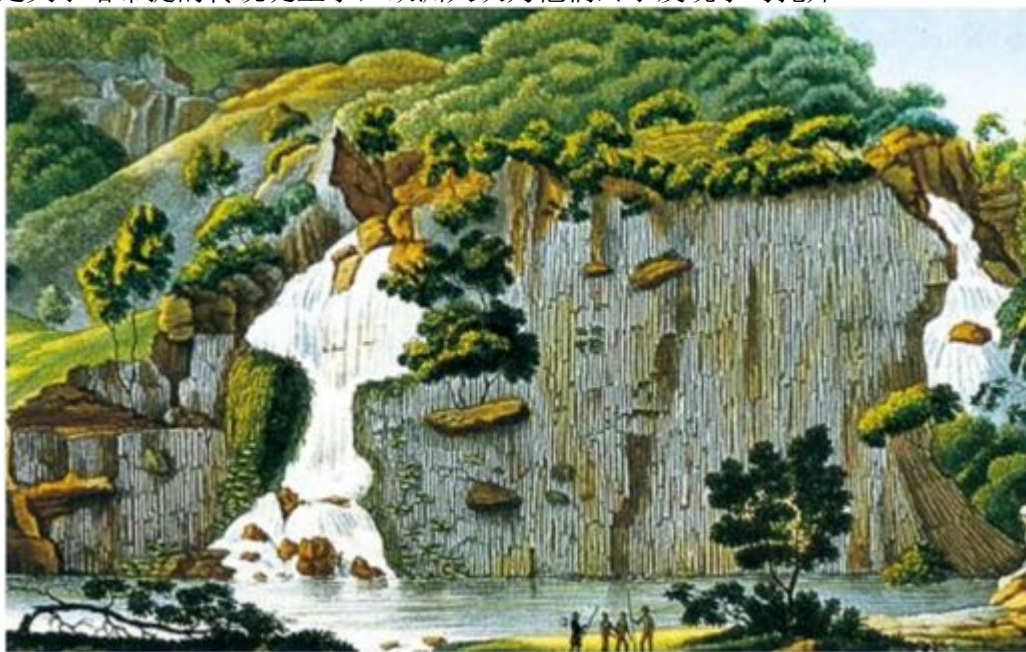
曾经有人说过，这些岛屿是那些不喜欢机器文明、喜欢简单生活的人、爱好和平、讨厌纷争的人以及那些对无休止的竞争感到厌烦的人的美好家园。虽然我认为它们的确要比百老汇或四十二街的一角更加安静祥和，但是，它们终究离我们太遥远——它们能生长出一种使普通人解脱自我的药草吗？

#### 塔希提马塔韦湾的玄武岩峭壁

插图 1822—1825年

出自《贝壳号环球航行历史图册》

塔希提岛是社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岛上群山环绕，有丰富的水果、鲜花和淡水。1767年英国人沃利斯船长发现了这个田园诗般的岛屿，1768年，法国人伯根维尔的船队也到达此处。由于当地土著居民难以置信地好客，这使法国人欣喜若狂，未能意识到塔希提文化中的黑暗方面。此地给他们留下了伊甸园般的幸福印象，是一处展现自然天性与纵情声色的天堂，于是关于塔希提的传说诞生了，欧洲人认为他们终于发现了乌托邦。





待发现的世界  
插图 1796年  
出自《百科全书》非洲卷首

1800年左右，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地理情况还所知甚少，而18世纪一般欧洲人对非洲的认识和概念则被全部包含在了这幅寓意画中：茂盛的棕榈，威武的雄狮，原始的武器，性感的非洲女子以手指着象征非洲的符号，整幅画展示了虽已成定规却极其诱人的异国情调。

## 第四十五章 非洲，和谐和对比的大陆

非洲同澳大利亚一样，是一个古老大陆的遗留物，但早在数百万年前，这个大陆的绝大部分便已经消失在海洋里了，欧洲大陆在最近的年代里还和它互相连接着。从地理环境上来看，阿拉伯似乎是撒哈

拉沙漠的延伸，而在我们地球上最早出现生命的时代里，亚洲、澳大利亚和现在生长着非洲动植物的马达加斯加只是一块陆地上的三个部分而已。

在我们说它“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话之前，这些都显得有些复杂，难以理解，因为我们需要寻找大量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当然，提起这些理论并没有任何坏处，至少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星球的表面一直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100万年前的祖先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的地图（如果他们早就飞往了另一个巨大星球，而且还保持着对于我们这个可爱的星球的兴趣），就像看到了一张第三纪或志留纪的地图一样，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情，并发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疑问。

从我们所说的“历史时期”开始到现在，在所有保存下来的古代土地中，从未发生变化的土地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位于赤道以北的一块方形陆地，另一部分则是赤道以南的一块三角地带。由于地理缺陷，使得这两个地方深受其害，因为它们的外沿高于内陆，这样就使内陆地区成为了一个硕大的汤盘。我们在澳大利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通常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由于拥有较高的边沿，使得海风难以吹入内陆地区，这就很容易造成内陆地区沙漠化，而且还会使得内陆地区缺少一个天然的出海口。这样的话，为了抵达海洋，周游非洲境内的所有河流便必须冲破一系列的山脉。这代表着那些讨厌的瀑布和急流将会挡住他们，并且使得船只无法通过这些河流到达内陆地区，他们必须等到人工港和绕过瀑布的铁路被修建成功后才能开始其对外贸易，换言之，这里被孤立起来了。



阿非利加  
金块

这是发现于刚果河流域的天然金块“阿非利加”，外形酷似非洲大陆，重470克。

在我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将黑人和热带森林与非洲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仅仅只是黑人们的乐土而已。但实际上，拥有113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非洲（它是欧洲面积的3倍），其中1/3的地方是毫无价值的沙漠地带。在这里生活着14亿人，他们由三个不同的群体构成，其中之一就是皮肤黝黑的黑人，另外两个分别是皮肤颜色在象牙白和巧克力黑之间的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

黑人比其他肤色淡得多的人种更能吸引我们的目光，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们那种非常奇怪的形象，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受到我们祖先那种错误的经济学观念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把这些黑人当作一种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带到世界各地。对于任何人来说，提到这

个愚蠢的错误判断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而那些廉价的劳动力已经超出了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种族的理解范畴，沦为了不幸的黑奴。那么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黑奴制还没有出现以前的非洲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黑奴制这个话题。

希腊人对生活在尼罗河河谷中的含米特人非常熟悉，而且他们对埃及也非常了解。在很久以前，含米特人就夺取了北非，并把生活在那里的肤色黝黑的原住民们向南驱逐到了苏丹，将地中海北岸据为己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瑞典人和中国人，而真正意义上的含米特人却根本不存在，所以“含米特人”仅仅是一个概念非常模糊的称谓而已。据说含米特人是雅利安和混杂着大量黑人的闪米特人以及在那些东方的入侵者进入这里之前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很多古老种族的综合人种。

还处于游牧发展阶段的含米特人慢慢地来到了非洲。他们分散居住在尼罗河河谷周围，有的向南到了阿比西尼亚，还有的则向西到了大西洋海滨。居住在亚特拉斯山的巴巴里人（也可以说是和含米特人一样纯正）拥有非常纯正的含米特人血缘，另外还有几个生活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部落也是正统的含米特血缘拥有者，而现在，阿比西尼亚人也无法避免地与闪米特人生活在一起，因而丧失了大量的含米特血缘。作为含米特人祖先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尼罗河河谷的小骨架农民，也因为在这几十年当中和其他种族通婚而变得面目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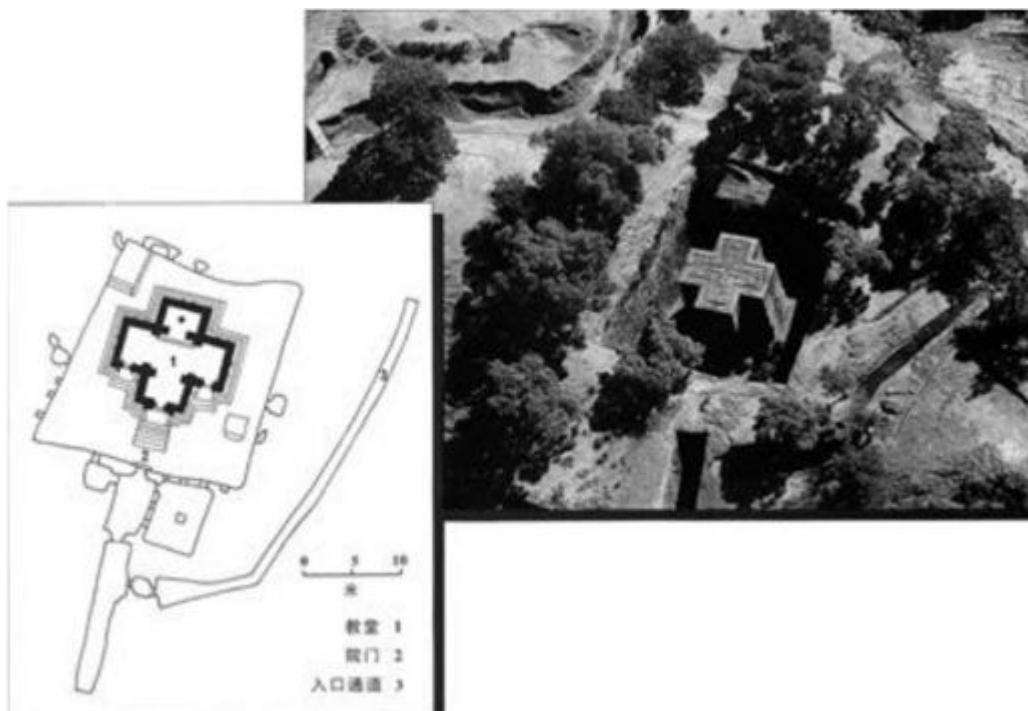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战士  
卡罗·贝克威斯 摄影  
1991年

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苏玛斯人挥舞着手中的棍棒，在一年一次的棍击仪式中发泄着心中的敌意和不满。在此类活动中他们必须遵循一个规则：不能置对手于死地。

我们用来区分不同种族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利用语言，可惜在这里，口语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这里既有只讲阿拉伯语的闪米特部落，也有只讲含米特语的闪米特部落，而唯一熟悉古代含米特语的人就只有埃及的古代基督徒哥普特人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我们一样感到非常困惑，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难题，于是他们便把从森林边缘狭窄地带带来的人叫做“埃塞俄比亚人”或“黑脸”。他们对那些“埃塞俄比亚人”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的黑人嘴唇（或许应该问一下教授们，是否叫含米特人嘴唇）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那些长期承受着苦难的农民的耐心和数学家的聪明才智以及医生们的学识感到非常地佩服，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仅仅将这些人叫做“埃塞俄比亚人”。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给你一个忠告，如果你打算去北非旅行的话，千万不要用“黑鬼”来称呼那里的人，尽管他们确实拥有像煤炭一样的黑色皮肤。也许他们并不在乎，甚至非常愤恨这个荣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之一。曾经征服过整个西亚的勇敢的埃及战士的血液就流淌在他们身体中。关于他们的来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可能是将罗马从地中海统治地位赶下来的闪米特族迦太基人的后裔，也可能是在不久前曾经征服整个南欧的阿拉伯人的曾孙，甚至可能是在法国企图占领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企图对突尼斯图谋不轨时，曾发动过一场残酷战争的阿尔及利亚酋长的后代。虽然他们卷曲着头发，但是也请你不要忘记1896年那可怕的一天，在那天，长着绒毛状头发的埃塞俄比亚人把白皮肤的意大利人赶到了红海。



岩石教堂  
建筑 13世纪

13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拉里贝拉国王，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统治者，下令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岩石高原上建造了十所由整块岩石雕刻而成的教堂，圣乔治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圣乔治教堂在一个12米深的坑里，通过一条斜长的通道（小图），参拜者可以进入教堂内部，坑壁四周有僧侣的坟墓和小房间。

含米特人是欧洲人成功渡过地中海后看到的第一种人，关于他们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吧！而对于闪米特人，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在汉尼拔将军把战象带到波河平原时，闪米特人最终同欧洲人发生了激烈的大碰撞。然而，前往非洲的道路却在迦太基被毁灭后，变得畅通无阻了。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去研究在这一片巨大的被罗马人命名为鲁米帝的沙漠上，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机遇。

尼禄（37—68年，在位初期行仁政，后变得残暴）是第一个带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去考察非洲的罗马皇帝，他的探险活动最后终止于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叫法梭达。也正是这个村庄，在大约30年前差点引起英法两国大战。而现在看来，在那历史悠久的年代里，尼禄的尼罗河探险并非到达了前人所能达到的最南端，由此可以知道，迦太基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穿越了撒哈拉沙漠，并到达了几内亚湾。但是，关于非洲中部的所有知识也随着迦太基的灭亡而完全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所有顽强的探险者都被屏障式的撒哈拉沙漠所吓倒，虽然他们也可以绕过这里，沿着海岸地区前进，但是由于这些海

岸地区没有港口，以至于造成了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淡水供应无法跟上。同海岸线长达16000英里的非洲相比，欧洲虽然只有非洲面积的1/3大，但却拥有一条长达20000英里的海岸线。这使得那些想在非洲海岸上某个地方登陆的海员们必须将船停靠在离海岸几英里远的地方，然后不得不坐上橡皮筏子，穿过一层层的海浪划到岸上。这是一种非常难受且相当危险的方法，因此海员们很少会去尝试。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直到19世纪初，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对非洲的地理有了为数不多的了解。前往印度途中的葡萄牙人是非洲西海岸的首批探索者，但他们对于那些毫无危险的黑人的土地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但如果你想去印度和中国，那么就必须通过非洲这个南方的巨大屏障，于是，葡萄牙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像盲人摸出屋子一样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他们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因此在旅途中并没有太过注意周围的事物，但仍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几座岛屿，即后来的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以及佛得角群岛，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1471年，他们终于抵达了赤道。随后，巴托·罗缪迪亚斯在1488年也到了风暴角，即现在的好望角。最后，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在1498年准确测定了从欧洲通往印度的最短航程。



世界地图  
15世纪

这幅15世纪的世界地图准确地绘出了地中海的轮廓，反映了葡萄牙探险家沿非洲西北海岸航行的最初成果。而在非洲内陆，撒哈拉沙漠被标注出来，帐篷代表非洲各王国，而尼罗河和尼日尔河在这些王国所处的纬度上汇合，地理位置显然有误。非洲大陆向南再延伸呈镰刀状，这是对非洲缺乏了解而臆想出来的结果。

当这一切结束后，非洲这个航海障碍也跟着被人们遗忘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说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实在不讨人喜欢，不是太过炎热干燥，便是太过炎热潮湿，不但如此，过去的经验教训更让我们明白这里的人也很野蛮。因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前往东方探险和找寻宝藏的船长们，经过非洲时，只有在坏血病和海员的死亡率实在太高的情况下，才会不得不下船去拜访这里形状各异、阴森恐怖的岛屿，如亚速尔群岛、阿森松岛以及圣赫勒拿岛，希望能在这些岛屿上买来一些新鲜的蔬菜，以便维持基本生活，不让坏血病和海员的死亡率更高。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对非洲这块土地总是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非洲是一块非常不吉利的地方，接近它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灾难会连绵不绝地涌来。因此从来没有人来打扰过这里，这个巨大的洲上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们一直生活在自己和

平而安宁的世界里，这一情况延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一位诞生于新世界的仁慈神父将他的目光停留在了这里，非洲这一片巨大的土地才终于因其他人的到来而沸腾了起来。

哥伦布首次航行去美洲时，有一个同行的伙伴，这个伙伴便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受父亲的影响，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对美洲这块土地非常地熟悉，就像熟悉自己家里的后花园一样，于是被委派担任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主教一职时，真是应了一句俗语：物尽其用。作为对他在这一地区努力工作的补偿，他得到了一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辛苦劳作、依靠这块土地生活的印第安居民。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他成为了一位拥有自己土地的实实在在的奴隶主，而那些印第安居民则是他的奴隶，这些奴隶随时供他使唤、虐待以及杀害。你们不用吃惊，这是一件司空见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每一位生活在新世界中的西班牙人都有一群为自己工作的印第安奴隶，这实在是一种众所周知的非常糟糕的制度，但是，当时的人们仍然在心里默许了奴隶制度的存在，就像他们默许了其他许多糟糕的制度一样。这便是一种平常心，因为这种奴隶制度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仅仅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所以没有人会为了别人的事情提出反对意见，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于是这种残酷的制度存活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拉斯·卡萨斯发现这些本是这片土地主人的印第安人，现在却不得不在工作环境非常糟糕的矿区工作，而且从事的都是些极为卑贱的体力劳动，他终于明白这种奴隶制度有多么的糟糕，对这些印第安人来说有多么不公平，这些印第安人在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些粗重且低贱的工作的。

拉斯·卡萨斯在有了这种想法后，便一直感到不安，总想为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他前往西班牙。听伊莎贝拉女王祷告的神父，即当时非常有权力的红衣主教杰梅尼斯接见了，在一番讨论之后，杰梅尼斯神父充分地肯定了拉斯·卡萨斯的想法，鼓励他放手去进行这项伟大的创举，且任命拉斯·卡萨斯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在这之后，拉斯·卡萨斯返回了美洲，准备写一份详细的实施报告，但是，当他回到墨西哥，并向他的上司谈论这个伟大的计划时，却发现他的上司对这一课题一点也不感兴趣，上司的表现让拉斯·卡萨斯感到相当的挫败。印第安人的生活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他们就好像原野中的动物、天空中飞翔的鸟儿以及海洋中游弋的鱼一样，被其他人随意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印第安人被赐予给了基督教徒做奴隶，并听命于这些主人。为什么要启动一些可能会破坏新世界经济结构及严重扰乱人们收益的东西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最后，拉斯·卡萨斯这个严肃履行神给予自己职责的人终于想到了一个解救印第安人的好办法。印第安人情愿死也不当没有尊严的奴隶，这一点在海地岛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海地岛的土著人数便由100万迅速降到了6万，像94万这样的锐减速度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与印第安人恰恰相反的是，非洲的黑人似乎并不介意做一名一无所有的奴隶，反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拉斯·卡萨斯发动了一场大的变革，即让心甘情愿的黑奴替代印第安奴隶。1516年（根据新世界历史书上记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拉斯·卡萨斯发表了著名的慈善主义制度的各种条款，这些条款将印第安人从奴隶的身份中解救了出来，但这些印第安人自由了，我们的非洲黑人们的噩梦才刚开始。据慈善主义制度中的条款规定，每一位生活于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都可以拥有12名非洲黑人奴隶，这些黑人奴隶将接替以前印第安人在这里从事过的一切粗重且低贱的工作，我们的印第安人则被允许回到自己剩余的糟糕的农场里——那里较好的适合于耕种的农场早已被此前来到这里的移民们夺走了。即便如此，对印第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恩赐，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比做奴隶强上百倍。

拉斯·卡萨斯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正因为他活得比较久，才有机会看到自己努力后的劳动成果，可惜这个成果并没让人满意，应该说是相当糟糕。认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对非洲人来说多么残忍的事情后拉斯·卡萨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羞愧（拉斯·卡萨斯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觉得无地自容的他，隐退到了一个位于海地的修道院，在那里全心全意地静化自己的心灵，并乞求神的宽恕。后来，为了非洲那些不幸的异教徒们的自由，拉斯·卡萨斯再次返回公共场所，试图劝说人们废弃残忍的奴隶制，但这一次他的劝解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没有人愿意放弃到手的利益，也没人管黑人的死活。悲愤不已的拉斯·卡萨斯于1556年去世了。同一时间里，一个将印第安人与土地完全隔离开来的新计划正在筹备之中，而非洲的奴隶贸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这种存在了300年的奴隶贸易对非洲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我们也许只能在一些已获知的真实的数据中寻找答案了。实际上，在非洲进行猎捕行动的是阿拉伯人，而并非大家猜想中的白人。整个非洲北部地区都渐渐沦为伊斯兰教的控制地，以至于在这里只有阿拉伯人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因此，在这项贩卖奴隶的生意中，阿拉伯人占有垄断地位。阿拉伯最早开始做这项生意是在1434年，当时只是象征性地偶尔将一船黑人卖到葡萄牙，因此所获得的利润并不高，直到1517年，这项生意才真正地火爆了起来，贩卖奴隶成为了一

项非常有赚头的生意。是什么人给这项泯灭人性的贸易提供了帮助呢？是查理五世（他的哈布斯堡下巴非常有名），他赐予了自己的一位佛兰德斯朋友一种特权，允许这位佛兰德斯人每年将4000名非洲奴隶运往海地、古巴以及波多黎各。在收了一位热那亚投机商支付给他的约2.5万枚金币之后，这位佛兰德斯人马上将这项皇室给予的特权转卖给了他，而那位热那亚人又将这一特权转卖给了一位葡萄牙人。这位精明的葡萄牙商人看准了这个特权背后的商机，立即前往非洲，并与那里的阿拉伯奴隶贩子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协议签署之后，阿拉伯的奴隶贩子们便开始大肆洗劫苏丹村庄，他们在捉到了大约1万名非洲黑人奴隶后，便将这些黑人全部扔进伪装成商船的运输船的货舱中，运到大洋彼岸去贩卖。

这种新崛起且轻而易举便能致富的方法开始四处流传。但世界被教皇下达的诏书分成了两个部分（1494年，教皇为了彻底解决其伊比利亚半岛上可爱的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拿来了一把尺子，在亚速尔群岛和费得角群岛正西方，大约西经50°的地方，由北向南地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将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西班牙人占领着这条线以西的所有地方，而葡萄牙人则拥有这条线以东的所有地方，这便是有名的《特德赛内尔条约》），西班牙拥有其中的一部分，而葡萄牙则拥有另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样，决定了西班牙人无法踏上“奴隶海岸”的命运，没有了西班牙这个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取得了这种运输非洲黑奴贸易的霸权地位。但是葡萄牙的这种霸权地位并没有维持太久，英国人和荷兰人很快便将葡萄牙人的这一专利权抢了过来，随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两个基督教国家同时垄断着这种奴隶运输贸易。他们尽心尽力地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输送“黑象牙”（黑奴们常被布里斯托和伦敦的商人们这样戏称），直到英国议会在1811年颁布一项对奴隶运输者处以严厉的罚款和放逐等重罚的法案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好转。虽然如此，但是从1517年到1811年，甚至其后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由于奴隶贩子们不顾英国战舰的威胁，致使黑奴贸易又持续了30年。我实在难以想像，30年中又会有多少非洲黑人沦为奴隶。贩卖奴隶的贸易一直在进行着，在19世纪60年代所有欧洲和美洲国家都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之前并没完全停下来（阿根廷在1813年废除了奴隶制，墨西哥在1829年废除了奴隶制，美国在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巴西在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



撒哈拉沙漠中的阿拉伯人  
地图 1686年 鹿特丹海洋博物馆藏

在欧洲人到达几内亚之前约700年，阿拉伯人就曾穿越撒哈拉沙漠进行奴隶买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超过300万人被贩卖到地中海和红海的穆斯林国家。但这种贸易的规模由于非洲与新大陆之间的贸易的兴起而被缩小。

奴隶贸易在欧洲统治者和政治家眼中的地位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垄断权，以求自己国家独享利益的种种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极少数的几个英国商人完全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奴隶贸易，因而使得西班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终止了奴隶合同，这一举动竟引起了一场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奴隶贸易争夺战。而那个著名的《乌特勒支和约》中更是明文规定了这样一个条款，荷兰人必须将自己手中的西印度的奴隶贸易垄断权全部移交给英国人。这一条款使得荷兰人颜面尽失，不甘心永远落在英国人后面的荷兰人，终于在1620年把第一批来自非洲的奴隶们卖到了弗吉尼亚这块土地上。为了尽快获得巨大的收益，他们在威廉和玛利统治荷兰的这个时期里急急忙忙地通过了一项贸易法案，其主要目的是允许将荷兰殖民地的奴隶贸易活动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完全开放。然而，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却因为一次很不小心的疏忽，从而导致了新阿姆斯特丹的丢失，不过运气非常好的是，它在奴隶运输的贸易中赚到了不少的钱，因而最终摆脱了完全破产的悲惨命运。

针对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却缺少足够的数据库，无法进行完全统计。而且作为我们要完全消除的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们，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残酷工作在等待着自己，当然他们也不会对此产生任何的兴趣。作为在北非进行大量慈善活动的使团发起者，那个著名的法国红衣大主教拉维格尼亚和迦太基的主教皮埃尔·布兰克斯，他对发生在非洲的事情非常地了解，曾经向我们列举出这样一个数据，非洲因为奴隶贸易的缘故，每年至少有近20万人从这块大陆上永远消失。在他指出的这个惊人数字中，不仅包括了那些在向海岸前进的路途中，被饥饿和艰苦的环境折磨致死的人，还包括那些因为年纪太小，对工作没有任何用处，而被残忍地抛弃在道路上，不得不沦为野兽的粮食而悲惨死去的孩子们，当然还包括那些被错误地运到其他国家海岸上去后，生死未卜的人。

在一段时间后，一位非常尽职的法官，著名的列文斯通博士，对这一数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在非洲每一年里，作为奴隶从自己的家中被带走的黑人实际上达到了35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为被丢弃在家中，失去亲人的照顾而死于饥饿和病痛的老人们，而且，这35万的非洲黑人中，能够安全抵达大洋另一端的人也只有7万人而已，这个存活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5。

据不完全统计，在1700年到1786年这86年间，有至少60万的黑人奴隶被活着带到了牙买加，而两个规模并不是很大的英国奴隶贩卖公司在同一时期内将大约200多万的黑人奴隶从非洲贩卖到了西印度。18世纪末期，利物浦、伦敦以及布里斯托这三个地方长年维持着一支拥有200艘船只，并且一次能够运输4.7万黑人奴隶的庞大船队。这些船队长期在几内亚湾和新世界之间往返航行，进行着无耻至极的奴隶贸易。1791年，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同教友派的信徒们开始联合在了一起，共同抵抗这种可耻的残酷行为。同一时间里，由一份关于贝宁海岸的奴隶中转站的新调查报告显示：在这些站点中，英国拥有其中的14个中转站，荷兰拥有15个中转站，葡萄牙拥有4个中转站，丹麦拥有4个中转站，法国最少，只拥有3个中转站。而在装备上占有巨大优势的英国人，垄断了该项贸易的一半左右，其他4个国家则共同瓜分剩下的一半。

我们对于在那个大陆上正在发生着的悲惨事情没有一点清楚的认识，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或完全不了解。为了彻底地废除这种残酷的贸易，英国人登上了非洲海岸，期望能够阻止那些黑人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可是他们随后就发现，原来在那些主要的犯人当中就有当地的酋长，这些酋长泯灭人性地将自己的子民当作商品一样卖出去，从中牟取暴利，这就同18世纪的德国统治者向英国人出售他们的新兵团一

样，英国人用这些兵团来对发生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小规模叛乱进行残酷的镇压。不过，阿拉伯人还是将负责这项贸易的所有组织纳入了自己的掌握中，虽然在《古兰经》上，这种牺牲别人获取自己的利益的职业遭到了非常强烈地反对，但是与过去的基督教敕令相比，在这里的奴隶们能从穆斯林法律中获得更大的宽恕。在白人的法律里，奴隶的孩子永远都是奴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按照《古兰经》当中的规定，奴隶的孩子将可以继承其父亲的身份，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不再是奴隶了，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穆斯林法律禁止奴隶彼此结合，女奴隶在劳动之余就是主人的玩物，因此孩子的父亲就不是奴隶）。

反奴隶制学会代表大会  
B. R. 赫登 油画 19世纪  
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藏

从1830年起，奴隶制在英国领地已属非法，但仍继续实行。废奴主义者在上流社会中寻求支持，而工商业界的人则认为奴隶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视废奴为经济进步的一个标志。图为1840年召开的伦敦反奴隶制学会代表大会，在这些支持废奴的人中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



比利时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利奥波德，这个国家因为在刚果的租界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便将刚果大门开放，这一举动使得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与刚果内陆盆地之间的奴隶贸易

又恢复了起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奴隶贸易并没有恢复太久，在这个可悲可恨的国王（一个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宝座上的无赖，这是一个奇怪却拥有悠久历史的矛盾）去世以后，比利时接管了这个刚果自由邦，于是那些想通过贩卖奴隶来牟取利益的企图不得不宣告破产。



可憎的贩奴贸易

乔治·马兰 绘画 1789年

奴隶贸易兴起于16世纪早期，结束于19世纪80年代，在这期间，有1100多万非洲人被贩卖到新大陆。18世纪是奴隶贸易的顶峰时期，有700万男女孩童被运往美洲和西印度的港口贩卖。图中，残酷的白人贩奴者正强行将一个非洲男人和他的妻子、小孩分开。

由于一开始的时候，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以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使得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对于所有这些事情起因，在这里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一下，否则这本书将永无结束之日。

白人在亚洲遇到了比他们思想更为进步的种族，这给了我们这样一种信息，这些种族的人可以东山再起，而白人们却只得小心谨慎地行事，以免落得自食其果的下场。

18世纪50年代的印度士兵大起义；20年前在东南亚差点将荷兰人驱逐出爪哇的黑人开始大叛乱；以及敢于驱逐任何外国人的日本；还有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中国义和团运动；再加上现在政局不稳的印度和敢于挑战欧洲和美国的权威而进驻满洲国的日本，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都给了白人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白人们在澳大利亚遇到了那些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居民，那些居民不但贫穷，还很野蛮。但相对于白人而言，他们就不算野蛮人了，

最多只算一只可怜的小羊羔。白人在面对这些小羊羔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杀死，而对于那些偷吃他们绵羊的流浪者，更是直接地予以消灭，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良心会不会不安。

其实在白人来到这里以前，绝大部分的美洲地区都没有人居住。在中美洲，除了高大壮丽的高原和西北部（即人们常说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安第斯山人口较为密集以外，其他的地区几乎都处在人烟稀少或完全空白的状态中。而那些游牧部落非常容易地被排除在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大量的疾病和人群的退化。



阿尔及利亚妇女  
雷伯特和兰德洛克 摄影  
身着民族服装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美丽动人。

但是在非洲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虽然那里也同样存在着奴隶制、可怕的疾病、无数的陷阱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但坚强的人们依然会很好地生存下来。在那里，白人在早晨才摧毁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就会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样的对抗方式，使得白人的破坏欲望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如果白人坚决要将黑人的财产夺走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就只会是鲜血而已，这种事情虽然不常见，但其结局一定不会很乐观，因此我们还是祈祷它最好不要发生的好。白人和这里的黑人的战争，逐渐转化成了枪炮与主观意志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

现在让我们找来地图，好好地观察一下，以便能更准确地预计出目前事态的发展趋势。

简单地说来，非洲由七个部分组成，我会在下面的段落里逐一向大家讲解。

首先，我们来了解非洲的左上角，骇人听闻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海盗就在这里的西北部。当我们的祖先从北欧前往意大利的港口、地中海东部诸岛以及沿岸各国时，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总会感到无比的恐惧，因为众所周知可怕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海盗就生活在这里，这些海盗长年抢劫过往的船只，如果你一不小心被他们抓住的话，那么等待你的就将是无休止的奴役生活，直到你的亲人用足够的金钱将你赎回为止。

这个地区全是由相当高的山脉构成。这些山脉里面到处都是陷阱和山洞，十分地不安全，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抢劫集团才将自己的大本营安在这里。在抢劫行动后，仗着这里的有利地形，他们可以迅速地撤离。再者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以至于这些海盗直到现在都没有被白人全部消灭。



卡达尔交出弯刀

1830年，当占领了阿尔及尔的法国想把殖民统治扩大到整个国家时，阿尔及利亚的爱国者阿卜德·卡达尔号召穆斯林部落进行圣战，斗争坚持到1847年他被俘为止。图为被流放前的卡达尔将他的弯刀交给法国政府的将军奥马尔公爵。此后，持续不断的反抗依然存在，直到1871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

飞机和远距离的营救在这个地方起不到任何作用，西班牙在几年以前就试过这些方法，唯一的收获便是里夫人给予他们的一系列惨痛的教训。而我们的祖先就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才不愿意冒险地利用他们的海军和声望去征服这些不对白人开放的海港，情愿每年都向统治着这部分非洲海岸的各个苏丹们交纳黄金。不但如此，英国还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派遣了专门筹措赎金以赎回其被捕的下属的领事，并且扶持了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落入摩尔人手中的海员的宗教组织。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非洲的西北角由四个独立的部分组成，而且这四个部分都听命于巴黎。1830年，法国对这个地方的占领和渗透工作开始了，战争爆发的表面导火索是一次殴打事件——阿尔及尔的首领用苍蝇拍将法国领事殴打了一顿，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地中海西北部历史悠久的众所周知的丑闻——海上抢劫。

在维也纳会议中，欧洲的当权者公开地表示将对地中海上的抢劫者进行镇压。但是，说话总是比实际行动来得容易，这些当权者们始终无法决定到底派谁去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这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能力、智慧，但通常情况下，被派遣的英雄们总会为自己要求一些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非常不公平的、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而欧洲的当权者们既不想付出太多，又想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的确很伤脑筋。

目前，有两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控制着北非所有的贸易活动）愿意去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但他们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归还他们在拿破仑时期以前交纳给法国政府的所有谷物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处于新旧世界交替时期的领事馆总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两个这种奇特的要求，这些要求往往在一些事情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假如国家能同一个人一样，在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将他们遗留下来的债务偿还完毕的话，那么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会皆大欢喜，安安心心地去做好其他的事情了，但这仅仅是假如，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阿尔及尔的代（意为首领）在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谷物账单的支付谈判过程中，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他大发脾气，并用苍蝇拍将法国领事殴打了一顿。随后，法国对这一外交事件中的突发纠纷迅速做出反应，用军舰将阿尔及尔封锁了的同时，还发动了炮轰行动（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在军舰游弋于其四周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在这之后，一支法国远征军也穿越地中海来到这里，并于1830年7月5日向阿尔及尔挺进，他们抓住了阿尔及尔的代，并将他以囚犯的身份驱逐出境，这一举动使得两国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

不久以后，一个拥有聪明才智和勇气的领导者，虔诚的穆斯林出现在山区居民当中，他的名字叫阿卜德·厄尔·卡达尔。在那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位阿尔及尔的代一直领导着当地的居民，不停息地抵抗着外国入侵者，直到1847年，情势所迫下不得不宣布投降。不过在宣布投降之前，阿卜德·厄尔·卡达尔曾经得到了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国家这样一个承诺，但可惜的是，在他真正投降之后，这个诺言并没有实现，阿卜德·厄尔·卡达尔最终被带到了法国。拿破仑三世在他不得再干涉自己的祖国阿尔及利亚的和平的前提下，将他释放，在这之后阿卜德·厄尔·卡达尔去了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在那里过上隐居的生活，对哲学的思考和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伴随着他度过了余生，最后在1883年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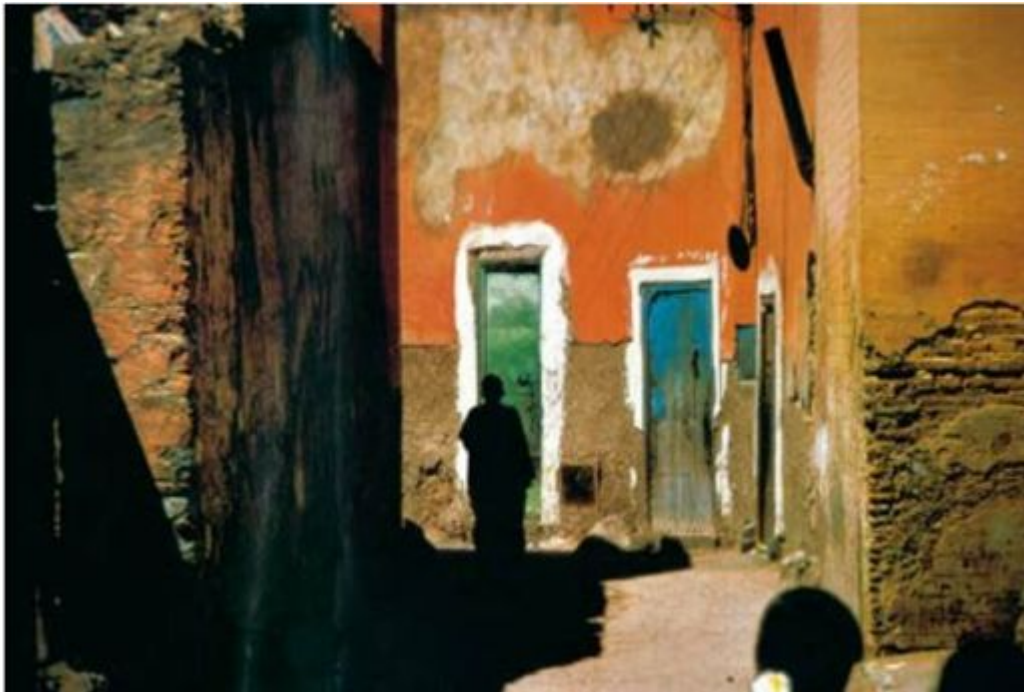
阿尔及利亚最后一场叛乱在阿卜德·厄尔·卡达尔去世之前也被平定了下来，直到现在，阿尔及利亚仍然是法国的一个隶属殖民地。但是，这个隶属殖民地在巴黎的议会上，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更以能在法国的军队中服役为荣，由此看来，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选择上的问题，还有更多其他的因素掺杂其中。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法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改善这个新从属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友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当地居民的爱戴与尊重。

泰尔平原坐落在阿特拉斯山和海洋之间，这里盛产谷物，而拥有不计其数的盐湖的夏特高原则是一个放牧的好地方。在那个山坡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成为葡萄酒的酿造地，并且这里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的灌溉工程，其主要目的是在这里种植能够销往欧洲市场的热带水果。这里还拥有许多铁矿和铜矿，人们通过铁路线将这些宝藏送到3个重要的港口，即首都阿尔及尔、奥尔和比塞大。

与阿尔及利亚东部相邻的突尼斯，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国王、在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不过这个国家在1811年之后便沦为了法国的一个隶属国。其实法国本身并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从意大利迁移过来的移民。在很多个世纪以

前，那个时候这个地方还是土耳其的一个领地，犹太人迁移到了这个由基督教统治的地方，但他们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遭受到了许多困难，与之相反的是，意大利人却能在这里如鱼得水似的生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么大的差距。

斯法克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镇，该城镇与首都突尼斯相邻。突尼斯在2000年前是古代迦太基领土的一部分，与现在相比，它过去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迄今为止，在这个港口里依然拥有着能够同时容纳近200艘船的巨大空间。但是现在遗留在这里的东西非常稀少，主要是因为当罗马人一旦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干得非常漂亮，将所有的一切处理得妥妥当当。由于他们对迦太基怀着非常强烈的仇恨（尽管都是由嫉妒和害怕引起的），所以当这座城市在公元前146年被其完全占领时，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凶残的罗马人毫不客气地将这里夷为平地。而今天我们发现的埋藏在16英尺深的地下的焦炭，便是这座曾经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废墟。



摩洛哥  
哈里·格鲁亚特 摄影  
1977年

奔放的北非阳光洒落在斑驳的墙砖上，绿色和蓝色嵌在浓烈的砖红色中，加上一圈醒目的白色，以及浓重的黑色背影与阴影，古朴与鲜艳共存，宁静与热烈同在，这就是阳光拥抱着北非风情，夸张浓郁却又沉淀着历史的厚重。

非洲的西北角因为摩洛哥苏丹国而闻名于世。摩洛哥苏丹国同突尼斯一样，是一个表面上独立的国家，直到在这里依然还存在着一

位苏丹，但这位苏丹在1912年以后，就仅仅是法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傀儡了。作为大西洋上的山地居住者，卡拜尔人非常喜欢挖掘壕沟，他们执着地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保卫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闲情逸致来骚扰这位远方的君主。但是这位君主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便常常在他的两个首都之间轮流居住，即南方的摩洛哥和北方的圣城——非斯。对于居住在山谷中的人而言，他们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者，即这些行动敏捷的山居者经常会将他们的丰收成果给偷走，因此居住在山谷中的人根本不敢耕种土地。

当人们对法国在统治非洲这块土地时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时，法国人已经成功创造了一项历史的奇迹，那就是它的高速公路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他们将自己的统治中心迁移到了一座岛屿上，即大西洋上的拉巴特，因为法国的海军在那个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随时进行增援。位于拉巴特以南几百英里的阿加迪尔也是大西洋上一个重要的港口，它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0年突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当时，法国在这里受到了德国人派出的一艘炮舰的警告，不想成为阿尔及利亚的另一个翻版的法国人借着这次突发事件于1914年同德国开战。

摩洛哥正对着的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一个角落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当它被当成一件和平的礼物送给西班牙时，法国刚刚将摩洛哥占领。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座城市闻名于世的原因是犹豫不决的西班牙军队在和名叫“里夫—卡拜尔”的土著人作战时，吃了败仗这一情况被报纸大肆宣扬。

丹吉尔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坐落在里夫山脉以西。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那些派往摩洛哥苏丹宫廷的欧洲使节们就居住在那里。但是由于苏丹并不喜欢外人太靠近他的宫殿，于是所有的欧洲使节都被安排居住在丹吉尔。

至于这个多山的三角地带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是不需要去考虑的，因为它的命运早已被决定，不需要再多此一举了。在未来的50年中，法国将会把这整个地区全部纳入它的版图。与此同时，将归属法国管辖的还有处于非洲的另一个天然地区，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它，那个被阿拉伯人称之为As-sabra的棕色大沙漠，也就是现在我们地图上的撒哈拉大沙漠。

几乎同欧洲一样大小的撒哈拉大沙漠，西起大西洋海岸，东到红海之滨，在穿过红海之后，继续向它另一边的阿拉伯半岛前进。在北方，撒哈拉沙漠除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三角地带的突尼斯以外，还靠近地中海，而在南方又与苏丹相连接。撒哈拉沙漠虽然是一块高原，但它的高度并不是很高，大部分地区的高度也只有1200英尺

而已。在那里偶尔会见到一些被风沙所侵蚀破坏掉的古代山脉的遗迹。还有数量庞大的绿洲，为数不多的阿拉伯人可以依靠那里的地下水过上不算富裕的生活。那里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0.04个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数据，即撒哈拉沙漠上根本没有居民。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上的流浪部落中，图阿雷格人最为有名，因为他们拥有最为优秀的战士，而其余的撒哈拉人则是由闪米特人（又叫阿拉伯人）、含米特人（或埃及人）和苏丹黑人组成。

法国的外籍军团非常出色地履行着他们必须保护旅行者的安全这一个重要的职责。虽然这些外籍军团的手段在有些时候显得太过粗暴（当然，可能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在法国土地上不会发生，因为不会被允许），但那是值得我们原谅的，因为他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且用这样很少的一部分人来维持像欧洲这样一个巨大的区域的秩序是非常有难度的，由此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圣教徒们所能胜任的工作，所以，除非这个区域的秩序突然好起来，否则绝对不会有圣教徒被征召入伍。古代遗留下来的四轮马车已经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慢慢变得落后起来。而那些有着难闻气味的骆驼也已经被装有轮子的牵引式汽车所替代。因为汽车的花费更加低廉，而且在长途旅行当中，不但舒适还非常可靠。而那个使用数以万计的骆驼，通过廷巴克图向西撒哈拉沙漠中的人运送食盐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撒哈拉沙漠

古斯塔夫·吉欧门 油画 1867年 奥塞美术馆藏

干燥的沙堆，炙热的空气，一只在高热干渴中倒毙的骆驼如今只剩下被虫蚁吞噬后的空骨架。在无限延伸的沙漠和异常明亮的天空深处，是一队前进中的骆驼。撒哈拉沙漠的一切都沉浸于一望无际的广漠之中，这是一个拥有真实地理位置而又虚幻如噩梦的世界。



早在1911年，统治着靠近地中海一带的那部分撒哈拉沙漠的一位帕夏便将土耳其的苏丹推崇为他们的统治者。而就在这一年，法国人如果知道一旦占领摩洛哥将会挑起德国人与他们之间的一场战争的话，法国人绝对不会将摩洛哥纳入自己的版图。早就意料到这个结局的意大利人，想起了那个属于古罗马帝国的一个曾经非常繁荣的殖民地——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拉丁名）。于是，他们越过了地中海，到达了利比亚，将这个面积达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意大利人非常虚伪，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国旗在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还要假惺惺地向全世界询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这块土地。意大利之所以敢这样询问，不担心别人和自己抢，是因为他们料到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块看似贫穷的土地有兴趣，事实也果真如此，于是乎恺撒的后代们最终保留了这块新的殖民地。目前，意大利人正在忙着对马路进行修建，并企图在伦巴底种植棉花，用以促进自己国家的纺织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希望总是美好的，但能不能成为现实就另当别论了。

在东部，意大利的试验计划最终不得不非常艰难地终结在埃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它实际上相当于是某种形式上的岛屿。利比亚沙漠在其西部，切断了它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努比亚沙漠又庇护了它的南部，而它的北方和东方则有红海和地中海小心地看守着，这样的意大利很难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历史上的埃及是一片古老的由法老们统治的土地，而现实中的埃及却是一座集古代世界中艺术、知识以及科学文化于一身的巨大宝库。埃及所处的这个地方是沿着一条差不多与密西西比河长度一样的河流延伸开来的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带。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如果不将沙漠计算在内的话，恐怕还没有荷兰王国大。但是荷兰仅仅只能供养700万人口，而埃及不同，因为拥有非常肥沃的尼罗河河谷，以至于它能供养比荷兰多一倍的人口，等到英国人设计的大型灌溉工程建造结束，投入使用的时候，埃及将能容纳下更多的人。但是，农民们却仍然只能依附在他们的农场上（作为土地的耕种者，他们都是穆斯林忠实的信徒），靠着农场的收入生活，因为在这个既没有煤炭又缺乏水力资源的国家里，发展工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自从公元8世纪时的穆斯林征服活动开始后，归附于土耳其的埃及开始拥有自己的赫迪夫，即俗语说的国王。1882年，英国以埃及的经济状况太过糟糕和允许一个经营得非常出色的欧洲政权对它的内政进行辅助是有道理的这样一个借口，出动军队将这个国家给占领了。但是世界大战以后，埃及人强烈地抗议，向英国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的要求，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英国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声明，将埃及归还给了埃及人，埃及重新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这样的话，

它便可以同其他任何国家签订除只有经过英国同意才能签署的经济条约之外的所有条约。这件事后不久，除了塞得港以外，英国撤走了驻守在埃及的所有军队。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不太重要的亚历山大里亚、德米塔埃和罗塞塔三角洲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商业港，在最后竟然成为了英国的海军基地。



尼罗河  
摄影

这是开罗上游部分的尼罗河。尼罗河可谓埃及的文明之母，流经之处将褐色的土地滋润成绿色，并带来知识与繁荣。

对英国来说，将埃及归还给埃及人这一举动既显示了自己作为大国的风度，又不会给自己造成任何损失，可谓一举两得。失掉了一个国家的控制权还说没有任何损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英国在将埃及归还给埃及人之前，早已经占领了尼罗河的流经地——苏丹东部，换言之，1200万棕色皮肤的小个子埃及人赖以生存的尼罗河已经被英国人控制了，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他们同样能让开罗的人们充分地了解和提供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我想所谓的机关算尽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尽管英国从未放松对埃及这一部分世界的控制，但所有对于远东的政治情况非常了解和熟悉的人都无法对他们的做法进行指责，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自己国家的安全着想，值得其他人谅解。因为对于英国而言，如果完全贯穿埃及领土并通往印度的苏伊士运河

这一海洋贸易大动脉，被其他国家给控制了，那么他们将会变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等待亡国的命运。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英国人绝对不允许其他人去修建这条可以控制他们命运的河流。英国政府曾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阻止雷塞普斯修建这条运河。在这件事情上，英国人用两条理由来反对这个计划：第一，英国人根本就不相信反复无常的拿破仑三世的话，说什么法国会出钱，并会找法国工程师来修建这条运河，这仅仅只被他们当作一次商业上的冒险活动而已，全是谎言。维多利亚女王很喜欢她在杜伊勒利宫（法国的旧王宫，1871年被焚毁）的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在她的子民们因为饥饿而即将发生暴动的时候，出现在伦敦并充当某种特殊身份的警察，帮助女王平息了暴动。但现在普通的英国人很忌讳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因为这会使他们联想到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伦敦的种种惨案，这个惨案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第二，英国人担心他们那处在好望角的漂亮且繁荣的城市会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不管英国人怎么反对，这条运河最后还是被修建成功了。著名的威尔第先生（1813—1910年，意大利作曲家）亲自创作了优雅的歌剧《阿依达》来纪念这个事情，众多的旅客也纷纷拥向这里，来观看这一世界奇迹。由于向所有来这里参观的外国来访者提供食宿和免费的《阿依达》的门票，以至于赫迪夫破产了。苏伊士是这条通往红海的运河的终点站，而这些想从塞得港出发去苏伊士野餐的游客们，估计至少需要69只船来运送。

从那以后，英国人便将他们的策略做了一些改变，那个来自于拥有高超的贸易能力的民族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先生，非常成功地将这条运河的大部分股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那之前，这些股权都处于赫迪夫的控制中，由于拿破仑下台，没有政治权力的他对这条运河的影响力就相对减弱了，法国人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得到了苏伊士运河。对于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来说，这条运河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仅仅只是税收这一项，每年的收入就能达到4000万英镑（曾经有2800万吨物资在1930年经过那里）。因此，英国政府对此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了。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典礼  
绘画

苏伊士运河的开掘工程由法国人莱塞普斯设计，耗资巨大，仅通航典礼（如图）就花掉200万英镑，但收入也同样巨大：从英国到印度之间的航行由3个月降至不到3周。而开始对工程冷嘲热讽的英国则转入对运河的积极控制。1875年，英国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破产的埃及总督哈蒂夫手中买到苏伊士运河的控股权，保证了他们通往东方的生命线。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有埃及古物，而且每一件都是众所周知的。在开罗附近你可以看到金字塔，古老的孟斐斯（埃及古代城市，其旧址在开罗以南）以前也修建在那里。位于尼罗河上游几百英里处的底比斯曾经是古代埃及的首都。不过非常糟糕的是，菲莱（尼罗河上游地名，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大部分被尼罗河水淹没）的庙宇被阿斯旺那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变成了小岛，现在尼罗河浑浊的河水已经将它们完全包围了，这一切注定了它们终被毁灭的命运，又一项伟大的历史见证物毁于一旦了。后来，死于公元前14世纪的图坦卡蒙国王的陵墓也在埃及的这个地区被发现。不但如此，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国王的陵墓也在这个地方被发现，现在这些国王的财产和木乃伊都集中在开罗博物馆里，这个博物馆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博物馆——一个古物收集地和最大的公墓。

苏丹是非洲的第三个部分，它与其他两个部分相比，在地理环境上更为与众不同。苏丹同撒哈拉沙漠处于平行的位置，但是它并没有向东延伸得太远，因为阿比西尼亚高原阻挡了它前进的步伐，并将它同红海隔离开来。

目前，非洲已经沦为了国际桥牌这个游戏的赌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出了“三张黑桃”，那么立刻就会有人打出“四张方块”来回应。英国人在19世纪初已经将好望角从荷兰人手中夺了过来。因为荷兰人很早以前就定居在那里，算是地头蛇了，所以他们是  
非常不容易对付的。荷兰人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装上四轮马车，并向着北方进行长途跋涉（从最近的布尔战争开始，你能在许多优秀的英文词典中找到这些非常美好的词语）。现在，英国人同在16世纪时征服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一样，开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应该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吧！当相当多的俄罗斯流亡者来到西伯利亚，在某个新地方定居下来时，沙皇的军队就会如影随形地跟到这里，将这个被这些俄罗斯臣民新占领的地方宣布为俄罗斯的领土，并通知他们，随后就会有莫斯科的收税官来到这里。

英国人一直跟在向北前进的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留下的后裔）的后面，并将他们的土地给占领了。相比起向他们攻击的伦敦军队来说，那些生活在旷野之中的布尔人基本上都是非常优秀的射手，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双方发生了几次冲突。在1881年的马珠巴战役之后（以处理事情刚正不阿而闻名的格莱斯顿，在这件事情发生后，说出了这样一番所有政治家都应该牢记于心的话：“如果因为我们的荣耀在昨晚所遭受的败仗中受了巨大的伤害，就要再次发动流血事件，真的是很没有意义！”），布尔人得到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并在最后获得了独立。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小部分的农民和巨大的英国斗争是不会有什  
么好结果的。英国的土地公司已经从那些土著首脑的手中得到了大片的土地，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吞噬着北边的土地。与此同时，英国的军队正在坚定不移地沿着尼罗河两岸缓慢地前进，其目的众所周知，就是为了统治整个埃及。在非洲中部地区，一个英国著名的传教士对那里进行了考察，并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为英国后来的一些决策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人目前还在挖掘一条横贯整个“黑暗之洲”中部地区的运河，这个项目的策划执行部门已经同时在开罗和好望角建立起来了（这是修建一条运河的常规办法）。这条运河的峡谷端最后会相遇在大湖地区，即尼罗河与刚果河的发源地，等到那个时候，英国的火车就能直接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往泰仆港（以那里被当作开普顿的天然背景，拥有奇怪形状的平顶山的泰仆山命名的），而不需要在中途换车了。

显然，英国人的行动是沿着铁路线由北向南，而法国人的计划则是沿着铁路由西向东行动，向大西洋的红海前进。其实通俗一点讲，就是从塞内加尔的达喀到整个阿比西尼亚的入海港，即法国的索马里

兰。不久以后，索马里兰就会通过铁路与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连结在一起。



吉萨三大金字塔  
建筑 约公元前3000年

最著名的金字塔群位于开罗市郊、尼罗河畔的吉萨区。建于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胡夫、哈夫拉和门卡乌拉三座金字塔是与其金字塔同名的祖孙三代法老的陵墓，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从南面看，哈夫拉金字塔居中，胡夫金字塔在右，左侧是明卡乌拉金字塔。因胡夫金字塔较远，哈夫拉金字塔成为视觉效果中最大的一座。在一望无垠的茫茫沙原中，经过5000年岁月的销蚀风化而更显古朴苍老的金字塔依然屹立。三座巨大的纪念碑下，游人像是黄土地上的小蚂蚁，自然的力量使金字塔获得生命。

布尔武装士兵  
摄影

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扩张与布尔人要求独立的愿望产生了冲突，导致1899年战争的爆发。接受正规训练的英军反应迟缓，被布尔人的游击战搞得手忙脚乱。图为为独立而战的三代布尔人，所有超过14岁的布尔人都要投入战斗。



总的算来，其实在这个项目上所花费的时间并不多，至少还没有我们仔细观察地图，并思考那条铁路在抵达位于尼日利亚北方的乍得湖之前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时，计算出的解决这些困难所要消耗的时间多。在那以后，这两条铁路线最为困难的项目的建设将会在东苏丹（现在是英埃苏丹）那个与撒哈拉沙漠同样荒凉的地方开展起来。

通常情况下，拥有强大政权的国家都掌握着非常雄厚的资本，这些利益是怎样堆积起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在巨大的利益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时候，它们就会像一辆坦克辗过鹅群那样，非常粗鲁而异常轻松地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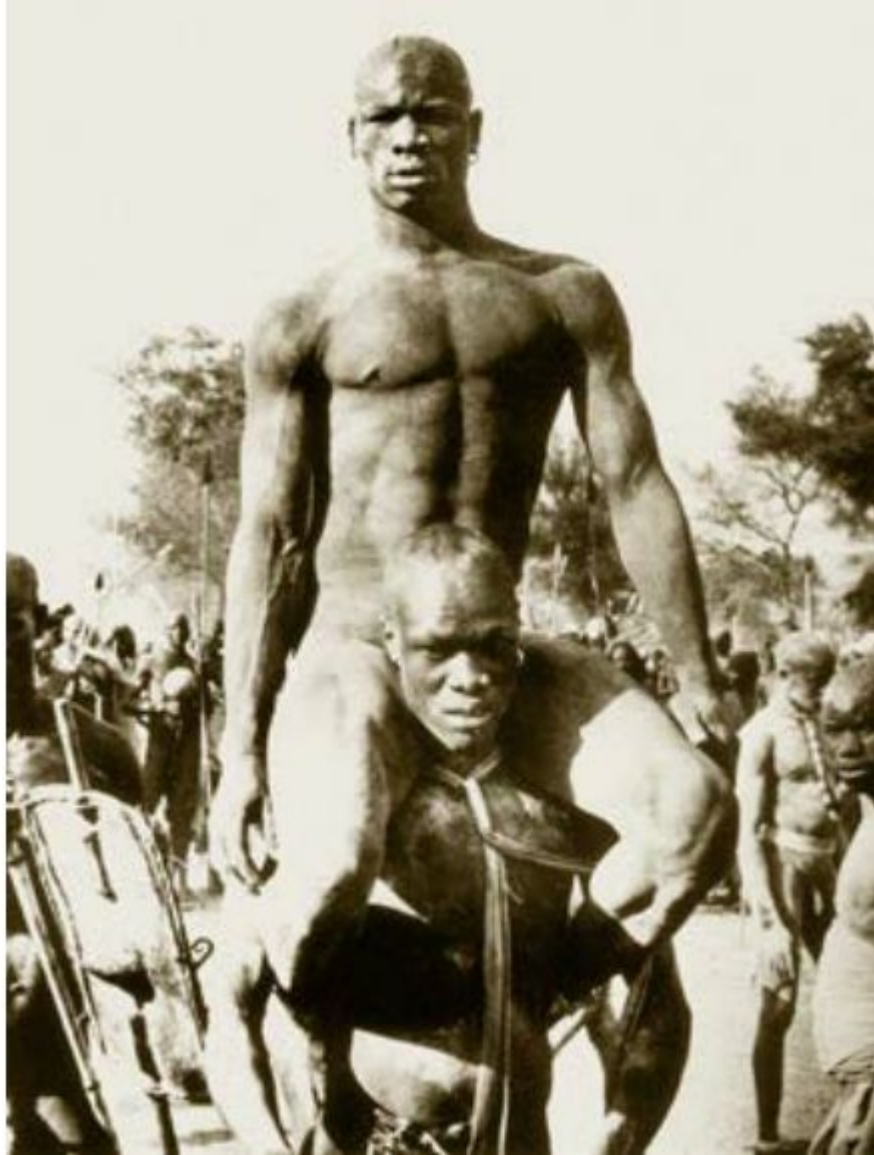
一直计划着恢复自己在第二帝国时期丧失的辉煌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充足的资本在长丝袜和法国农民收集的古老雪茄烟盒中产生了。关于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的铁路的竞争，现在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斗争，从17世纪初开始，为了得到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河之间的土地的所有权，法国同英国和荷兰展开了斗争，现在法国将这块土地当作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谈判筹码，以期利用它来换取整个苏丹那异常广阔的土地。

在这里，我无法将外交和商业上用到的各种策划、谎言、欺骗、狡诈、勾引等运作手段一一描述出来，再者，在法国将西苏丹的大部分宣称是其非洲帝国一部分之前，这些手段就已经被他们使用过了，因此，如果你实在对此很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那部分的历史资料。

一直到今天，法国依然将这些手段保留了下来，以此作为他们对保护国和托管地的一个临时管理办法，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些将纽约的牛奶生意独自霸占的歹徒们从来不会将他们自己的打手叫做“牛奶贩子的保护联盟”。因此那些从我们这里下贱的拦路抢劫者手中学到这些手段的欧洲国家们，便非常随便地编造了“托管地”这个词，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法国人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大部分苏丹的土地都是异常肥沃的，这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丹土著是所有生活在非洲的黑人部落中最为聪明和勤劳的部落，而在中国华北发现的黄土和这里的部分泥土是同一种类型的，因为塞内冈比亚（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塞内加尔）通向海岸的道路并没有被山脉完全地切断，所以使得这里的雨水异常充足，人们便可以在这里种植谷物或饲养牲口。不过有点特别的是，非洲黑人在这里食用的是玉米，而不是我们吃的大米，尽管我们的玉米粥同他们的玉米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玉米糊却没有我们的玉米粥那样精致可口。虽然他们也可以算得上是优秀的艺术家，但当他们那些精致的雕刻和漆器在我们的博物馆展出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因为相对于其他种族的作品而言，这些漆器看起来就像是未来派画家的处女作一样。

但是，根据白人的观念，我们可以发现苏丹人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是先知的忠实追随者，即那个在整个北非都拥有传教士，并能使所有地区都崇拜他的人。在苏丹，富拉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种族，因为他们是黑人和巴巴里人的混血儿，而且还是苏丹的统治阶层，于是在塞内加尔河东南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得到他们。长期以来，富拉人的存在一直都是法国当权者的最大威胁。但是，相对于《古兰经》上的所有诗文，铁路、公路、飞机以及坦克的吸引力要大得多，目前所有富拉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学习汽车的驾驶技术。汽车加油站的吸引力更是比讲述英雄事迹的小说大多了。



胜者  
乔治·罗杰 摄影 1949年

苏丹南部的科尔多瓦，在摔跤中获得胜利的努巴男子高昂着头，被队友扛在肩上，走出他得胜的场地，涂满木灰的健壮身体在阳光下闪着耀武扬威的光彩。

苏丹绝大多数的领地在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定居下来以前，是属于那些迷人的土著王子的，这些土著王子因为偷盗相互之间的臣民，并将其作为奴隶卖给奴隶贩子们，这项残酷罪恶的贸易使他们发了一笔可观的横财。在过去那些非常迷人而又非常残忍的暴君中，某些掌握着实权的当权者因为自己的暴行而赢得了非常不好的名声。相当大一部分人，还对达荷美共和国的国王及他高效率的亚马孙族军队保留着一定的记忆，在孩提时代，他们就看到亚马孙族军队在我们的

国家中履行最后的职责，这也许就是土著人在欧洲战舰到来时只能进行非常微弱的抵抗的最终原因吧。不管新的白人统治者有多么的贪得无厌，但往好的方面看，他们终究推翻了这里的暴君，并为这里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沿着几内亚海的海岸线延伸出去的一列高大的山脉，将南苏丹的绝大部分与海洋隔离开来。这使得尼日尔河等河流不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为同刚果河一样，尼日尔河为了躲避一些主要山脉而不得不盘旋前进，并且在即将到达海岸之前，为了穿过这些岩石，还不得不挖出一条渠道来，这便是那里拥有了众多瀑布的原因，但这恰恰是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那里靠近海洋）情况，虽然尼日尔河上游非常适合航行，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人有勇气去尝试。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十分清楚明白地向大家描述尼日尔河，因为这条河流拥有太多的湖泊和小池塘，以至于一点都不同于其他常规河流。1805年，蒙哥·帕克派他的妻子去寻找这条河流，但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他自己发现了尼日尔河。据说当他还是一个苏格兰儿童时，便在自己的梦里见到过这条河流。也许就是因为所有的水路都被剥夺了，在没有后路可退的情况下，苏丹人在他们的陆地贸易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左岸的廷巴克图更因此成为了一个无比重要的贸易中心，它就像是非洲的诺夫哥罗德，周围各个地方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由于名字听起来像某个非洲巫师的魔法咒语，廷巴克图变得非常有名。在1353年，有着阿拉伯世界里的马可·波罗之称的伊本·白图塔就曾经因为它的名字拜访过这里。在20年后，廷巴克图更是作为一个巨大的黄金和食盐的交易市场而首次出现在了西班牙的地图上，但是，在中世纪那个时代，黄金的价值几乎与食盐完全相等。当英国少校戈登·赖宁从黎波里出发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这里的时候，廷巴克图早已在图阿雷格人和富拉抢劫者的攻击和破坏下变成了一堆废墟，眼前的一切让来晚了的英国人心痛不已，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好处，现在却白忙碌了一场。不但如此，在前往海岸地区的途中，赖宁少校还被塞内加尔的富拉人杀害，从此以后，廷巴克图便不再像墨西哥、基发或者中国西藏那样神秘了，仅仅是法国军队在西苏丹地区管理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城镇。

庄严的头像

青铜塑像 11—15世纪

11—15世纪，位于今天尼日利亚南部的伊费王国进入了繁荣时期。由伊费王国的约鲁巴人制造的头像有一种庄严和肃穆感。这尊女性统治者的青铜头像高24厘米，体现了一种在当时无与伦比的感性自然主义，脸上优美的垂直线条是约鲁巴人的划痕模式，反映了铸造技术的高超。



1893年，一支由一位法国海军上尉和6名白人士兵以及12名塞内加尔人所组成的法国军队来到了廷巴克图，企图占领这里。但是，由于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沙漠部落的残余势力还留在这里，于是，这位海军上尉以及他所带领的白人入侵者无一幸存。不但如此，这些沙漠残余部落还消灭了一支在这里登陆的由200人组成的为海军上尉实施报复的救援军团。

毋庸置疑的是，法国人一定会将西苏丹控制，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而位于苏丹中部的乍得湖周围地区也难以逃脱这个完全相同的命运，与尼日尔河比起来，作为尼日尔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流动的贝努埃河更适合于航行，而且它在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更适合于船只停靠和人们登陆。

海拔大约有700英尺高的乍得湖，是一个深度不超过20英尺的浅水湖。同其他绝大部分内陆湖比起来，乍得湖的湖水是淡的而不是咸的。不过，现在这个湖正在慢慢地变小，估计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它便会成为一片沼泽地。后来，有一条名叫莎丽河的河流注入这片湖泊中，由于这条河流发源于距海1000英里的地方，终止于距海1000英

里的另一个地方，因此算起来算是一条内陆河。莱茵河和莎丽河一样，通过这些数据你便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到中非是不是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巨大。

瓦德山区位于乍得湖以东，它是尼罗河、刚果河和乍得湖这三个地区的一条巨大分界线。这里被认为是法属刚果的一个行政区，因而从政治上来讲这里应该被法国管理，但是瓦德山区同样也是受法国控制区域的一个终点标志，因为它与现在的英埃苏丹（即东苏丹）在东方相连接。还有一点我必须告诉大家，以免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即这块土地的祖先还给这里取了另一个名字——“白尼罗河地”。

在英国人对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道路进行考察后，他们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眼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将这个价值不菲的战略要地完全占领，要么就将东苏丹拱手让给其他国家。当时的东苏丹是一片荒凉、空旷且单调的沙漠地带，由于尼罗河上无法航行船只，所以在那里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生活在那里的人，虽然得到了居住在附近沙漠的那些贱民的帮助，却依然过得很悲惨，那些艰难困苦是常人无法想像的，至少是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无法接受的。虽然东苏丹在地理上没有丝毫的利用价值，但是在政治上，它却拥有巨大的独特性，经过仔细研究后，英国人决定还是自己把这块价值不菲的战略要地完全占领。因此在1876年，埃及的赫迪夫被英国人说服，他将这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的管理权交给了戈登将军，就是那个我们在中国那一章曾经谈过的，帮助北京政府镇压过太平天国叛乱的英国将军。在苏丹待了两年的戈登将军，在一个名叫罗莫罗·盖斯的聪明的意大利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一项让人们拍手称快的工作：戈登将军将一万多名男人和女人从奴隶贩子的手中解救出来，并将他们送返家乡，还处死了那个作恶多端的奴隶贩子。

### 沙漠中的绿色

南德·杜·普莱西斯 摄影 1998年

纳米比亚沙漠历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炎热、最干燥的地区之一。在沙漠的沙丘地带，常年风沙肆虐，平均气温达60℃以上，年降水量几乎为零，每天唯一的水源就是凌晨散布在薄雾中的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分。但图中的纳米比亚沙漠一隅，黄色的沙丘中却兼杂着绿色的草地。世界上的有些荒漠没有任何植被，但这些荒漠原来都生长着林木，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破坏了植被和表土，加快了沙漠化进程。



然而非常糟糕的是，古代的管理办法和压迫制度在一些残酷的清教徒离开埃及后又复苏了。其最终结果是爆发了一场要求“将苏丹归还给苏丹人，并且重新开放一切奴隶贸易”的独立运动。这次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是那个自称能够将穆斯林信仰中的忠信之道显示出来的马赫迪，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阿梅德。1883年，穆罕默德·阿梅德成功地征服了欧拜伊德，那个地方位于科尔多地区，现在与开罗用铁路连接了起来。不但如此，就在这一年里，穆罕默德·阿梅德还消灭了一支由赫迪夫手下的一位名叫赫克斯·帕夏的英国陆军上校指挥的军队，这是一支由1万人组成的埃及军队。同时在1882年，英国人承担起了保护埃及这个非常重大的责任，这一举动让马赫迪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现在他必须面对的是一支具有更强攻击力的正规军队。



恩图曼战役  
油画 约19世纪

在1898年9月2日的恩图曼战役中，由基钦纳将军率领的英埃联军大获全胜，1.1万名穆斯林教徒横尸沙场，而联军仅损失了很少的人。图为疯狂的英国骑兵正大肆杀戮穆斯林教徒。

但在战役临近尾声时出现了意外，联军遭到大约2000名苏丹武士的袭击，在两分钟之内就有119匹战马和72名士兵伤亡，损失惨重。

不过，对于处理殖民地事务有着丰富经验的英国人，清楚地知道解决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有多大，所以他们并没有采取鲁莽的远征行动。而恰恰相反的是，他们还提出了将英国军队从苏丹撤回来的建议，以此表示自己的友好态度。于是戈登将军在不久之后被再次派往喀土穆，而就在这个时候，马赫迪的军队乘机向北挺进，将戈登将军和他的同伴们包围在喀土穆。稍后不久，戈登将军便向英国发出了一封急救电报。戈登将军是一位清教徒，而当时英国的领导人格莱斯顿是监理会派的教徒，一个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另一个却被困在尼罗河畔的喀土穆，因此处于对立面的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相互合作的。

接到电报的格莱斯顿还是派出了一支救援远征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远征军距离喀土穆还有几天路程的时候，马赫迪已经用武力强行攻占了那里，并于1885年将戈登将军杀害。此后不久，马赫迪也在同年6月份死去，在1898年以前，他的继承人将苏丹管理得很好。但是，基钦纳指挥下的一支英埃军队在1898年将这位继承者以及他的下属赶出了沙漠，并将他们向南驱逐到了位于赤道地带的乌干达地区，于是整个苏丹被完全收复，它再次回到了英国人手中。

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态度，英国人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动来改善居住在苏丹的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将公路、铁路和安全提供给了土著人，并帮助土著们将那些令人厌烦但非常容易医治的疾病给治好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就是白人为黑人做的。在英国人付出这么多努力之后，如果黑人稍稍有一点良心，那么就应该向白人说声谢谢，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黑人总是在白人背后竭尽所能地暗算这些他们心中的入侵者，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白人就应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仍不具备两个世纪的殖民经验。

铁路从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出发，向南抵达了西部的欧拜德和位于东方的红海畔的苏丹港。有了这条铁路，如果有哪个国家的军队突然将苏伊士运河占领的话，英国人依然能够将自己的军队通过那些穿越埃及山谷的、横跨整个努比亚沙漠的铁路从东方运到西方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几年以前，去观察一下马赫迪的叛乱到底给非洲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实现这个影响的途径同马赫迪本没有任何联系，与他想成为这块他的父辈生活的土地的独立领导人的野心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马赫迪的叛乱开始的时候，位于南方某处的一支军队不得不在中非的某一个地方寻找一个避难所，将自己隐藏起来，而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中非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尽管在1858年，史匹克已经穿越

了中非，并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尼罗河的母亲湖”的维多利亚湖，但是，处于艾伯特湖和维多利亚湖之间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还是不为人知道的。这支埃及军队在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就是那个土耳其名字叫做伊门·帕夏的爱德亚德·施尼特茨勒博士的指挥之下，完全消失于喀土穆瀑布中。这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无比惊讶，他们都想弄清楚这位指挥官到底到哪里去了，他们开始试着派人前去寻找。

一个名叫斯坦利的美国新闻记者接受了寻找他的工作，这个记者的真名是罗伦德斯。在他刚刚到达美洲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从作坊逃跑的可怜的英国小孩，一位新奥尔良的商人对他非常照顾，所以他采用了那个商人的名字。在1871年，在寻找列文斯通博士的航行后，罗伦德斯就成为了一个著名的非洲探险家。在那以后，英国人开始认识到非洲这块馅饼的实用价值，于是这次航行的费用由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和纽约的《先驱报》共同承担。这次远征花费了3年时间，整个行程由东向西前进，发现了作为刚果河一部分的卢瓦拉巴河实际上是那条河的源头，终于证实了列文斯通博士的猜想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它也将刚果河在其流向海洋的环形路线上经过的巨大地域给显示了出来，并且将许多人们从来都不知道其存在的奇怪的土著部落的故事带了回来。

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罗伦德斯的第二次航行吸引到了刚果河的商业发展上，这一切为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发展自己的刚果自由邦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当伊门·帕夏的下落最终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时，自然而然地，寻找他的任务就落在了罗伦德斯的身上。1887年，他开始了伊门·帕夏的搜寻工作，在艾伯特湖正北方的瓦德地区，罗伦德斯于1888年找到了伊门·帕夏。这位非洲探险家尽其所能地说服伊门·帕夏为比利时服务，如果他劝说成功了的话，那么非洲的大湖区就会成为刚果殖民地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此事，伊门·帕夏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自己能被营救出来这件事丝毫不感到奇怪的伊门·帕夏，在到达桑给巴尔时，立刻和德国官方取得了联系，而德国方面也立刻做出了回应，为伊门·帕夏配置了足够的人员和金钱，委派他再次回到维多利亚湖，因为德国想将一块保护地建在维多利亚湖、艾伯特湖和坦桑尼亚湖这三个湖之间的高原上。为什么想在这个高原上建保护地呢？因为早在1885年，德国东非公司就在桑给巴尔沿岸一带获得过巨大的利益，如果德国能将大湖区吞并，那么英国想利用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好望角的宽长条形的英国领土将非洲分成两个部分的得意计划就会破灭。想法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1892年伊门·帕夏在刚果的斯坦利瀑布附近被阿拉伯奴隶贩子杀死，这些奴隶贩子杀

死他的主要原因是想为以前被这个残忍的德国人处死的同伴报仇，但事实上他们的同伴的确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时，伊门·帕夏想在坦桑尼亚建立一个新德国的梦想也随着他的死亡破灭了。不过，中非大部分地区的情况都被准确地绘制在了地图上，这算得上是他失踪后的一个不小的收获。以上这些将我们带到了东部的高山地区，也就是这个非洲的第五个部分。

从北部的阿比西尼亚一直延伸到南方的赞比西河，是那个后来被命名为“南非”的地区的开端。含米特人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北部，虽然阿比西尼亚人和索马里人也有着卷曲的头发，但他们都不是黑人。而黑人和许许多多的欧洲人成了南部人口的基本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人都能够酿造一种非常古老的葡萄酒，而大约在400年后，第一个基督教团才被我们在中欧建立起来。虽然阿比西尼亚人成了基督教的忠实教徒，但这并不能够阻止他们向自己的邻居发动无休止的战争。525年，他们跨过了红海，将南阿拉伯，就是那个罗马的阿拉伯菲力克斯（同内陆的阿拉伯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占领了。因为这次远征，年轻的穆罕默德认识到了建立一个强大且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的重要性。鉴于此，在这之后，他开始为建立这个宗教和世界性的帝国非常努力地工作。

作为穆罕默德的子民，他们首先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将埃塞俄比亚人赶出红海海滨，并且将这些人与锡兰岛、印度和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往来完全切断。在经历了这次失败以后，埃塞俄比亚再也没有多余的能力来干涉国外的事情了，它似乎成了某种情况下的日本（日本在黑暗的一个半世纪中，一直保持着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世纪中叶才有了一些变化。在那个时候，欧洲的各个政权都将其异常热情的目光放在了一个相同的方向上，即索马里兰半岛。这并不是说索马里兰半岛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旁边就是红海。于是，首先来到这个地方的法国很快就将吉布提港占领了。和法国人不同的是，英国发动了一次惩罚阿比西尼亚皇帝狄奥多罗的远征行动，不过这位非凡的君主情愿自杀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在这次远征过后，英国人夺取了与亚丁相对的英属索马里兰，这样的话，相当于他们已经将亚丁湾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了。意大利人则将美国和法国领地以北的一小块土地占领了，并打算将这个海岸地区建成一个后勤基地，准备以此为跳板将阿比西尼亚光荣地征服。



小红鹤集体觅食

迈克·希尔

摄影 1994年

只有在非洲才会看到如此壮观的景象：肯尼亚的伯哥利亚湖国家保护区，无数只小红鹤无一例外地弯颈埋头，将黑嘴浸入水面下，各自忙着觅食，即便在进餐时也维持着优雅的姿态和互不干扰的礼节。由于鸟群数量太大，湖岸浅滩已无法完全容纳它们，还有更多的同伴不得不游到深水区寻找食物。

这次光荣的征服行动在1896年开始了，这次轰轰烈烈的行动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意大利人遭到了巨大的失败，他们损失了一支由4500名白人和2000名土著所组成的军队以及一些犯人。这次行动使意大利人深深地了解到了自己邻居的实力，从此以后，对于阿比西尼亚，他们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不过现在的意大利却是位于英国人居住地以南的索马里兰的另一部分土地的主人。

当然，继乌干达和桑给巴尔之后，阿比西尼亚仍然没能逃脱自己的宿命。然而在这里根本没有一条从吉布提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能解决这个交通上的难题，因为阿比西尼亚高原的天然褶皱成为了它的保护伞，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天然堡垒。另外，欧洲人还认识到黑人在这种环境下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入侵者进行反击，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个古老王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它的哪一个欧洲邻居征服过。

非洲的三大湖泊就坐落在阿比西尼亚以南和刚果以东。在这些湖泊当中，尼亚萨湖的一条支流流入了赞比西河，维多利亚湖则是尼罗

河的发源地，而坦噶尼喀湖则与刚果河相连，这就表明非洲的最高部分必是这个地区无疑了，这个情况在过去50年的考察工作中得到了肯定。高达1.9万英尺的乞力马扎罗山脉就位于维多利亚湖的最南端。而高度达到1.67万英尺的里山（斯坦利大约在20个世纪后发现了这个托勒密所说的月状山）和高达1.7万英尺的肯尼亚山脉以及1.4万英尺的俄尔根山脉则以梯状相互靠近。

这个地区最早起源于火山，尽管现在非洲的火山数个世纪以来从未活动过。被瓜分成许多份的这片领土，它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基本上都处于英国的管制之下。

那个种植棉花的国家，即乌干达，在1899年也成为了一个被保护国。

肯尼亚殖民地现在是英国东非公司的财产，在1902年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在1918年，德国东非公司过去的财产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托管地，现在坦噶尼喀领土的组成部分中就包括了这些托管地。

桑给巴尔是海滨地区中最为重要的城镇，它是一个古老的从事奴隶贸易活动的苏丹的首都，1890年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保护国，在这以后，所有从印度洋过来的阿拉伯商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集会中心。通过在这个集会中心交流，他们非常可能使斯瓦希里语广为流传。目前在整个非洲东海岸地区，这种语言非常流行，这就如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混合语是马来语一样。现在，对于那些想在印度洋几千英里的海滨和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内陆地区做贸易的人来说，哪怕只是掌握很浅显的一点斯瓦希里语，在这里都会成为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他不麻烦可以学一点南非黑人的班图语，然后学几个葡萄牙语的单词，再了解一点阿拉伯混杂语，并且能再说上几句好望角地区的荷兰语，那么他就无敌了。当这个人从非洲的一边旅行到另一边时，便再也不会因为语言不通或为点菜吃饭而犯愁了。



1888年的利奥波德维尔  
弗朗斯·汉斯 绘画  
比利时泰尔乌伦中非皇家博物馆藏

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创立了国际非洲协会，想以此扩大在海外的影响。依靠斯坦利的探险成绩，他在刚果河左岸建立了个人帝国。图为1888年的利奥波德维尔，这是典型的殖民城市，1881年从刚果河岸的旧城址金坦博镇发展而来。为向利奥波德二世致敬，斯坦利便以其名字命名该城。1926年，利奥波德维尔成为比属刚果的首都，1966年，改名为金沙萨。

除了那个位于大西洋、苏丹的山脉和喀麦隆的山脉之间的狭长海岸地区外，关于北非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否则又会没完没了了。在最近400年当中，这个地带因为上几内亚和下几内亚而闻名于世，在先前讲的奴隶制的章节里，我就曾经提到过几内亚，因为这个地方便是将“黑象牙”运往世界其他地方之前的聚集地。不过在今天，这个海岸地区却被许多国家共同拥有，相当于一个公共国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奴隶制被取缔了之后，除了少数集邮者会对所有这些地方感兴趣之外，对于其他人而言，这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作为英国人的一个殖民地，塞拉利昂同位于它东方的利比里亚一样，被公认为是那些黑人奴隶们最早的家园。不管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者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这是它在我们的门罗总统之后的新称呼），都使那些非常诚实的男人和女人在心中充满了悲伤和失

望，因此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尽管他们曾经为了帮助黑人回到其祖先休养生息的家园而费尽心思，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象牙海岸属于法国，因此阿克拉（现为加纳首都）最终将会成为法属苏丹帝国的一个港口，这仅仅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拉各斯是在美国管制下的尼日利亚的首都。而在1893年被英国人占领之前的达荷美则是一个完全属于土著人的独立国家。

#### 成人仪式

詹姆斯·纳克特威 摄影 1992年

成人仪式中的南非科休萨族青年全身都涂满了黏土，利用草原狩猎的空隙休息。深邃的蓝天下，人体的姿势近于凝固的雕塑，具有某种神秘与永恒的意味。



喀麦隆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属于德国的，而现在它却成了法国的一个保护国。多哥的命运同喀麦隆相差不大，在这里我就不再过多地描绘了。剩下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法属刚果的领地，简言之就是这一部分世界最终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属于法国的赤道帝国，虽然至今还有一些外国的领地夹杂在其中，但是法国最终会将它们全部占领。作为交换条件，法国要么向其他国家支付一些现金，要么用另一个政权在世界其他地区所想要的东西来同其他国家交换，以此来得到这些地方。



乞力马扎罗山  
摄影

晨光照耀着刚从云雾中露出雄姿的乞力马扎罗山，那巍峨险峻的身影犹如天光云影间唯一的主宰，横亘在一片广袤开阔的大草原上。位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界处的乞力马扎罗山海拔5892米，是非洲第一高峰。尽管处于炎热的赤道附近，但由于海拔高，山顶终年积雪覆盖。乞力马扎罗山是粗犷剽悍的非洲人的象征，目前仍是一座活火山。

为了将巴达维亚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行程缩短，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将那条通过波斯、叙利亚和亚历山大的陆上交通线维持得好好的。但是，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两位君主发生任何争吵的话，邮件和四轮马车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延误，因而通过好望角来运送大量的货物才是最终的可行之道。

荷兰人将几内亚海岸的几个港口占领了，以此来保障他们销往印度的产品的运输路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当然荷兰人也可以将这些港口作为奴隶贸易的中转站，而且为了巩固其在好望角的防御工事，他们还将圣赫勒拿岛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

1671年，荷兰人同那些喜欢将所有事情通过合同来解决的优秀的商人一样（你可以想到那个笑话，用只值24美元的东西就得到了曼哈顿），从霍屯督人手中将开普敦港周围的土地买了下来。霍屯督人的愚蠢让他们走到了尽头，因为没有了土地，霍屯督人不得不向北迁居到被他们的世仇，即丛林居民布西门人所占领的奥兰治河地区和法尔河地区。不过似乎是上帝对荷兰人的所作所为的一个惩罚，那些居住

在这里的荷兰农民们（他们对那些霍屯督人和丛林居民非常残酷）在不久以后，也尝到了霍屯督人完全一样的痛苦滋味。因为英国人在1795年将开普敦占领了，这次就轮到布尔人遭受那完全相同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向北迁移了。直到1902年以前，这些布尔人都不得不重复着这种令人厌烦的迁移活动。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最后的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也没能逃脱英国人的魔爪，被强行占领了。



恩德贝勒人的住宅  
建筑

位于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省境内的恩德贝勒人拥有非常奇特的彩绘装饰住宅。他们在住宅和庭院的白粉墙上用红、黄、蓝、绿等颜色绘出美丽的彩色抽象图案，且不严格对称，但却具有奇妙的平衡感。这种在墙上绘画的行为是他们的古老习俗，包括使用在其家具和衣服上。图中的恩德贝勒妇女披着色彩鲜艳的毯子，脖子、手上和腿上戴着笨重的箍环，围着有复杂图案的围裙，看上去很沉重，但恩德贝勒妇女自己却没有丝毫的不适感。

虽然在这整个三角地中，开普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港口，不过与相当富饶的内陆地区的海岸比起来，这个海岸地区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内陆地区主要由高原组成，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低矮的平顶山。那些平顶山被称为Kopjes，而这块高原与大西洋的联系被科玛斯高地分隔开来。它在东方与印度洋的联系又被贸特普山脉隔离开来。而德拉肯斯堡山脉则在南方横亘在它与开普敦地区的中间。



桌山  
摄影

开普敦城区西部的桌山是一组群山的总称，主峰海拔1082米，山顶却平展得似一个巨大的桌面，如被刀削了一样平坦。山上的动植物极为丰富，而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草原和树丛茂密浓郁，反射着深浅不一的绿光，旖旎如画。

在这个地区里，所有河流都依靠雨水来维持，因为在这里的所有山脉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形式的冰川，因此这些河流受季节的影响比较大，在冬天的时候，这些河流总是汇集成令人恐惧的洪流，而一到夏天马上就干涸得只剩下空荡荡的河道。不但如此，在这些河流想要抵达海洋之前，还不得不翻越一座高山（纳塔尔河流是例外，因此纳塔尔是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最富裕的地方，而这些国家现在组成了南非联盟），这就使得它们不适合航行，因而永远无法成为内陆地区的商业道路。

许多铁路出于将内地与海洋联系起来的目而被修建起来。战前，从比勒陀利亚到位于葡属东非德拉哥湾之畔的洛伦斯·马奎斯的那一条铁路是所有这些铁路当中最重要的。由于那条通往斯瓦科普蒙德和过去德国的西南非领土的路德里兹兰德的铁路，早在战争结束以后就修建完成了，因此现在如果人们想到桑给巴尔，就只需要乘火车到北面的坦噶尼喀湖，再坐船渡过这个湖泊，换乘另一列火车就可以抵达了。

如果你想再向北走的话，那就不得不先在卡拉哈里沙漠里风餐露宿一夜了。虽然会不太舒服，但只要经过这一障碍物，你就可以到达以塞西尔·罗德斯的字命名的罗德西亚山区。塞西尔·罗德斯是英国南非特许公司的创始人，并预言南非迟早会在英国的统治下统一，这个预言的一部分在以后的时间里成为了现实。南非联盟在1910年宣布成立，而这些特许公司便和以前的布尔共和国、卡菲尔人以及祖鲁人一样都成了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约翰内斯堡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

金伯利的钻石，这些财富将大部分英国人吸引到了城市的当中，因此在山区中布尔人的数量渐渐超过了英国人的数量，这样的差距使得这里不停地发生着暴力冲突事件，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两军对垒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联盟议会将自己的召开地设在了开普敦，这一决定使得作为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的比勒陀利亚成为了政府所在地。



约翰内斯堡  
摄影

位于东北部法尔河上游高地的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素有“黄金之城”之称。而在1880年，这里只是一座以两头牛的价值换来的农场。今日的约翰内斯堡已发展成为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造型各异的高大建筑物鳞次栉比，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高速公路网覆盖整个城市，环境幽雅的现代购物中心随处可见。每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建筑物上的霓虹灯齐放异彩，更增添了现代大都市的氛围。

现在位于西部的安哥拉和位于东部的莫桑比克，是葡萄牙帝国的两个无与伦比的遗留物。这两个国家将南非联盟与大西洋和印度洋完全隔离开来，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内部管理非常混乱，所以迟早会被那个异常强大的邻居给吞并。现在，因为农产品的价格非常低廉，而养牛业也不太发达，所以南非人不会去发展新的牧场和稻田。等到所有的事情都恢复原样的时候，他们就会不费一兵一卒地将这些葡萄牙殖民地完全占领。目前一个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荷兰人的新种族正在南非兴盛起来，这个种族全是由纯正的南非人构成的。

由于南非的铜、铁、煤等矿产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储藏量，而且土地也异常肥沃，所以它可以像美国那样发展，只不过规模要小一些而已。

面积为23万平方英里，大约拥有400万人口的马达加斯加岛就坐落在莫桑比克海峡的另一边，这个岛较其所属国法兰西共和国还要大一些。马达加斯加岛上有很多山脉，在它的东部，那里长年处于季风区，并出产一些优质的木材，这些木材通过一条铁路送往其首府塔那那利佛的港口塔马塔夫，然后再通过这个港口将这些木材运出去。

然而，那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是黑人，却与马来人有些相似。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很早的时候马达加斯加在地质史上就从非洲大陆中分割了出来，因此在那里根本看不到那些非洲大陆上的动物，连最常见的几种都看不到。

有两座小岛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以东的地方，它们就是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在印度的贸易活动经常会通过好望角这条路线，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个岛屿非常重要。以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淡水蔬菜供应站的毛里求斯岛，现在已经属于英国，而留尼汪岛则属于法国。

#### 非洲的最南端 摄影

这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厄加勒斯角。这里没有铺满细沙的平缓海滩，只有开阔的静谧，汹涌的海浪无情地拍打着岸边一排排突兀的礁石，礁石上的道道深槽是亿万年海浪轮番拍打的印痕。高坡之上的一尊灯塔醒目地矗立着，灯塔所在地已改建为非洲大陆唯一的灯塔博物馆。



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的岛屿之中，我只向大家讲过圣赫勒拿岛，其实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岛屿。拥有一群加油站和电报站的阿森松岛，位于大西洋以北更远的地方。而以前属于葡萄牙的佛得角群岛，现在则被一个微不足道的西班牙殖民者占据着，这个群岛位于毛里求斯岛海岸以西几百英里的地方。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是属于葡萄牙的，而加那利群岛和以火山闻名于世的特内里费岛则是属于西班牙的。所有17世纪和18世纪的船长同我们的看法一样，坚信那个圣布兰登岛就坐落在那里。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找到过这个神秘的地方，因为一旦有船靠近这个岛屿，它便会立即沉入海底，直到来访者离开后，才会再次浮出海面。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今天仍是个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外国殖民者会因此而无法占领它，这样的话这些非洲岛屿就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了。

通常我们都会用几个简单明了的事物作为各个大洲的代名词。当我们谈到“欧洲”，就会想起圣徒彼得的墓穴，那个废弃在莱茵河畔

的古代城堡，还会想起那个位于挪威的沉默海峡，以及听到俄罗斯三套马车奏响的铃声。在亚洲，我们会想起那绘有宝塔的美丽图画，许多棕色皮肤的小个子淋浴在一条宽广的河流中，还有那奇怪的耸入天空上百英尺的巨大庙宇，以及拥有祥和之美的富士山。而摩天大厦、烟囱和骑着小马驹不知该去何方的印第安人则成了美洲的代表。即使是在那遥远的澳洲，长着机灵而调皮的大眼睛的袋鼠就是它的代表。

然而相比起来，在面对非洲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能够用怎样一个简单的事物来象征这块非常宽广的土地。

在这块土地上，气候异常炎热，而且河流稀少。但在仅有的几条河中，尼罗河却差不多同密西西比河一样长，而刚果河与亚马逊河相比也差不了多少。至于尼日尔河则刚好同黄河一样长。同时这里也是一块雨水经常泛滥的潮湿之地。在所有沙漠当中，最干旱的撒哈拉沙漠与整个澳大利亚相比，还要大得多，而卡拉哈里沙漠则与不列颠群岛差不多同样大小。

居住在非洲的黑人非常弱小，根本不知道如何自我保护。不过那里的祖鲁族却发明了这个世界上组织最完美的战争机器，由于成功挑战了装备了机枪的欧洲军队而闻名于世的还有生活在沙漠之中的贝都因人和其他北方部落。



快乐的毛里求斯人  
约瑟夫·罗德瑞格兹  
摄影 1993年

位于印度洋西南部的非洲海岛小国毛里求斯被称为印度洋上的明珠。岛的四周均是珊瑚礁，有无数鲜艳的珊瑚鱼及海洋生物，是一个迷人的潜水天堂。图为年轻的毛里求斯人兴高采烈地跳入温暖的印度洋水中。



祖鲁战争机器  
绘画

祖鲁族是19世纪上半叶白人殖民者向南扩张时遭遇的众多黑人民族中的一个，其文明既古老又复杂。祖鲁王恰卡精通战术和战略，他在军事上进行了革新，使用一种高达1.2米的牛皮盾牌，并在传统的投枪和圆头棒上加上矛刺，将他的军队改编为残酷的、高效的杀人机器，这使祖鲁族比邻近的民族更为强大。

在非洲没有发现那些同波罗的海和我们的五大湖相类似的内陆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维多利亚湖与苏必利尔湖大小相同，坦噶尼喀湖与贝加尔湖大小也相同，而尼亚萨湖的大小则是安大略湖的两倍。

没有任何山脉位于非洲，但是乞力马扎罗山比美国的最高山峰惠特尼峰还要高500英尺；而位于赤道以北的鲁文佐里山比布兰克峰还要高得多。

那么，非洲这块土地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一点都不清楚。似乎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又仿佛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只是因为这块土地对任何人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吧，但也有可能是这里所有的安排都是不正确的。非洲所有的河流、山脉和湖泊的布置都是毫无目的杂乱无章的，仅仅除了尼罗河以外。但即使是尼罗河，它也遭到了太多瀑布的阻挠，虽然它最终还是流进了那片拥有着极大商业价值的海洋。而刚果河和尼日尔河，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出口能让它们通向海洋。赞比西河发源于奥兰治河的尽头，换言之，奥兰治河的终点则是赞比西河的起点。

现代科学最终可能将沼泽变成肥沃的土地，在沙漠中种植水果。现代科学或许在以后能够找出将苏丹和刚果的整片村庄的痢疾和嗜睡症完全医治好的方法。现代科学使我们免受黄热病和疟疾的威胁。现代科学或许能将非洲中部和南部高原地区变成像法国的普罗旺斯或意大利的里维埃拉海岸地区那样美好。然而从数百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那里仍然到处是历史悠久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科学，那么这些原始丛林将会令所有的白人感到异常恐惧，在这些森林当中有毒的瘴气会被他们吸入鼻孔，这会令他们非常痛苦地死去，不但如此，他们的尸体最后还将被野狗和昆虫蚂蚁吃光。

作为世界上最阴森恐怖的热带森林，在整个非洲文明史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可怕象征。沙漠也许能让人感到畏惧，而带着微弱光亮的黑暗森林却更加令人感到惊恐万分。尽管那里有着众多的生命，但是却不能阻止它变得阴森恐怖。生存的竞争在无声无息中慢慢展开，这一切竞争存在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避免成为其他捕猎者的食物。由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生机的树叶所构造的，处于很高位置的巢穴中的无事可做的昆虫们开始相互蚕食对方。那些看起来无害的昆虫却很可能有着最厉害的毒刺，那些长得漂亮的花朵也很可能充满毒性。每一种动物都在用它们的角、蹄、嘴和牙齿来进行殊死搏斗。全身的骨头和漂亮的棕色皮肤在生命的搏斗中被撕裂和咬碎。



维多利亚瀑布

贝恩斯 仿水彩画蚀刻 1865年

出自《维多利亚瀑布》

1855年11月17日，利文斯敦在沿赞比西河朝下游走时看见了一条瀑布，雾气蒸腾，从十几公里外看好像是荆棘丛林着了火，景象宏伟壮丽，他将其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他这样写道：“……我们瞥见一股股被称做烟雾的蒸气。从我们所在的地点看，这些烟柱的顶端即将消失于云层中。柱基是白的，越往上颜色越深，更像从地面升腾起的烟雾。景色非常优美，难以形容，高大的树木各具姿态，遍布河畔和岛屿。”



生命的秩序

马丁·考贝克 摄影

1993年

在肯尼亚的安波沙里国家公园，在老年母象的带领下，象群井然有序地排队到沼泽地去饮水，和谐的步伐中体现出一种生命的秩序。这正是我们想像中的非洲：辽阔的大地，壮阔的景色，地球上最大陆地动物的家园，一个自然、繁茂、激动人心的世界。

我曾经试着将这些告诉非洲人，但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因为这就是生活，在竞争面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不是生存，便是死亡，这当中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可以供你选择。一个人一方面可以被冻僵，另一方面也可以懒洋洋地烤火。当然，一个人可以用金杯同阿拉伯商人一起喝咖啡，也可以在下一秒钟将霍屯督的一位老妇人用枪打死。不管怎样，这位老妇人都没有什么其他生路可以选择。由于这块大陆上到处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危机，人们在这里总会遭遇各种不幸。他们的想像力在这里被扭曲，他们对生活充满爱心的那一面在这里被扼杀掉了！在他们的生命中，由小争执引发的大屠杀和森林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从一个在睡梦中有奇怪习俗的小村

庄来的，一个文静而又胆怯懦弱的官员，在来到这里后便变成了一个凶残的猛兽。一群没有能给他送来更多橡胶的妇女曾经被他鞭打至死，当他心平气和地抽着雪茄的时候，某个倒霉的黑人因为没能及时将象牙上缴给他而被枪杀，这个黑人的尸体现在可能正在被昆虫慢慢地吞噬。

我已经尽量做到非常公平地叙述事实了。相对于他们的残暴和狠毒，其他大洲则以更加文明温和的方式来对村庄进行劫掠。孔子的教育、耶稣的感化、佛陀的请求、穆罕默德严厉的品行都在那些地方得到了宣扬。不过在非洲，却没有任何贤者在那里诞生。也许人类在其他大洲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但是其肉体曾经被这些精神征服。虽然在那些非同一般的朝圣途中，他们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但是其终点依然隐藏在那个离天堂大门很远的地方。

拥有凛冽眼神的阿拉伯后人是唯一能够完全穿越非洲沙漠和丛林的人，他们打算对那些处于睡梦之中的村庄进行突然袭击，将达荷美亚马孙族人找出来，并将自己邻居的孩子偷出来卖给那些外国奴隶主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妇女们都努力地使自己得到男人的尊重，她们会吸引住男人们的视线，并赢得他们的爱护。但是在非洲却完全不一样，妇女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陌生人伤害，而将自己变得丑陋不堪。

我可以无止境地为此情况进行解说，不过，如果我那样做了的话，这本书就会变得很厚，所以你最好是自己思考一下，得出自己的结论来。

当人们首次见到那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雄伟金字塔，并望着那在沙漠深处的沙地上消失的车辙印迹时，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对这些事物的建造者充满了好奇。但现在没有人能够将建造金字塔的贤者中的任何一位召唤回来，因此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这些伟大的建筑物是怎样产生的。



科多帕希火山  
弗里德里科·丘奇油画 1862年  
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藏

落日的红光浸染了整幅画面，平静的湖水顺着粗砺的岩石倾泻为奔腾的瀑布，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喷吐出浓黑的烟雾。在这雄伟、壮阔而孤独的舞台，超然的精神和史诗般的宏伟气魄提示着即将在美洲大陆演变的新的历史与文明。

## 第四十六章 美洲，幸运之神眷顾的土地

世界所有洲中最乐善好施的是美洲。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它是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经济因素，也不是因为它组建新形式政府的政治实验室，这只是我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地理单位来看后，发出的感叹。美洲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拥有一切人们渴望的自然条件。

美洲没有非洲、欧洲、亚洲所拥有的直接竞争对手，因为它是西半球上唯一的大陆。在大西洋刚刚变成人类中心的时候，坐落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海洋之间的美洲便有白人居民了。

美洲大陆具有世界上所有的气候类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块大陆从北极一直延伸到南极，而拥有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气温的地方则在离赤道最近的那一部分，这里也是地势最高的地方。

美洲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有沙漠，只有一个大平原。处于温带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粮食，因此便注定了它终将成为世界粮仓的命运。

美洲还拥有一条十分适合建立深水港口的海岸线，因为这条海岸线不太简单但也不至于太复杂。

由于美洲最重要的山脉呈南北走向，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们同生活在欧洲的同类比起来，更能轻松利落地躲避冰河时代的冰川，正因为如此，美洲的动植物们的生存机会要大得多。

与其他洲相比，上帝赐予了美洲在机器时代想提高产量所必需的物品，更多的煤、铁、石油、铜以及其他原料。

在白人还没来到美洲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居住者拜访过（只有1000万印第安人居住在这个洲），因此白人的到来并没有遭到那里土著们的过多抵抗，相反，土著对这些外来入侵者十分地放纵，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有可能干扰到美洲的发展。因此，一开始的时候美洲的种族问题并不严重，只是相处久了，矛盾才开始日渐增多。

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充满活力的人们被这个崭新的异常广阔的新大陆隐藏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吸引住了，这些人因为聚集在一起而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混血种族。在非常短暂的时期内，这个种族就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个全新的非比寻常但又十分简单的身份背景。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人们根本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因为这些历史会让他们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也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对那些不幸的过去负责（在所有其他地方都被证明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们比起其他任何种族来，都能够更迅速地向前挺进。而其他种族，不管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总是将祖先留下来的手推车放在队伍的前面。

同其他洲比起来，南北美洲的地理环境既不会太简单，也不会太复杂。两者都拥有非常相似的地理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同时对这两者的地理环境进行描述，而不会使读者们产生任何的混乱。

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形状都是三角形的，不过稍微有点差别的是，北美洲这块三角形地带要比南美洲那块三角地带所处的地方稍微向西偏了一点，毋庸置疑，这就造成了南美洲会比北美洲更早被人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当北美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南美洲就已经世界闻名了。

一列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构成了北美洲和南美洲三角地的东部地区，它的面积大约是这两个洲面积的1/3左右。而一块非常辽阔的平原构成了这片被茫茫大海所包围的大陆剩下的2/3。两列很短的山脉将这块平原的东西两边同海洋完全隔开了，这些山脉就是北美洲的拉布拉多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及南美洲的圭亚那山脉和巴西高地。

不但如此，这两个洲还拥有非常相似的河流。几条并不太重要的河流向着北方前进。圣劳伦斯河同亚马逊河处在相互平行的位置共同前进。而密西西比河同密苏里河相遇在半路上，巴拉那河与巴拉圭河

也是这样的。最后，这些河流同圣劳伦斯河和亚马逊河呈直角将其剩余路程走完。

美洲的中部地区是一块由西方向东方前进的狭长土地，从地理环境来看，它实际上是北美洲的一部分。稍后，一些地形和动植物在南美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尼加拉瓜发生了非常突然的改变。山脉组成了中美洲的剩余地区，这就是同撒哈拉沙漠一样靠近赤道地区的墨西哥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气候，并且人口相当密集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南美洲比北美洲更加靠近赤道地区，在通过安第斯山向太平洋前进的伟大路途中，亚马逊河实际上是沿着赤道线前进的。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相当宏伟的例子，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或者是人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研究。



野牛舞

乔治·卡特林 油画 19世纪

这幅画表现的是生活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的曼丹印第安人正在跳野牛舞，请求大神继续施加影响，每年送来野牛作为食物。这种仪式般的舞蹈体现了曼丹人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信念，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努马卡基，意为“人民”。野牛舞的最后一次表演是在1836年或1837年，恰恰是在一次天花的爆发几乎将整个部落毁灭之前。

大自然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来为自己造就了两座剧场。在它的左边是一片高墙，右边是它的主要入口，而中间的那一片开阔地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粮食仓库。北边的剧场被它赐给了一群来自德国的流浪演员们，在这以前他们曾经在一些乡下小镇上表演过一些小节目，这群身份卑微的人常常扮演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制造者这种质朴老实的角色，因此不得不长期工作很长的时间。

而那些来自地中海最好的学校的文雅而又年迈的悲剧扮演者们，则从大自然的手中租走了这个南方的剧场。当王室成员出来捧场的时候，他们便会佩上异常锋利的刀剑来为王室成员演出，他们对自己北方的同事毫不了解，因而常常以这些同事为豪。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北方同事常常将锹子和斧头带在身上，由于需要与那些顽固的土地不停地做斗争，使得他们的腰不得不过早地弯曲。

有一段时间，这两座剧场的大门差点同时被大自然打开，不但如此，它还邀请了整个世界来观看这出戏剧。大家快来看啊！等到第一幕演出进行到一半时，这两个剧场刚打开大门时的表演一样，现在竟然完全不相同。当开始第二幕演出时，在场的先生们、女士们和孩子们都发现了在这当中产生的变化，于是观众们开始大声疾呼：“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虽然古代维金人的船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在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的实际航行过程中，这种船却变成了一种蠢笨而不灵活的交通工具。而那些既没有指南针、又没有测速仪的强壮的北欧海盗们总是被海风吹得偏离了自己的原定航海路线，而且他们的航海工具同那些绘制在3000年前尼罗河河谷的一筒“纸莎草纸”上的古埃及小帆船一样笨重。



奥尔梅克人的头像  
雕刻 公元前1200—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1200年，在墨西哥海湾附近存在着中美洲最为古老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最突出的代表是发现于祭祀中心的巨大的立体雕刻的玄武岩头像。这些高1.5—2.9米、重达10吨以上的头像有着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戴着头盔，据说表现的是奥尔梅克的统治者。

如果愿意，你可以将湾流地图好好观察一遍，那么你将很容易在那里发现这条河流的走向。湾流在从非洲远渡重洋到达美洲之后，便会慢吞吞地从西南向东北横渡北大西洋，并给挪威海岸带来美好的祝愿。在拜访了北冰洋之后，再通过冰岛和格陵兰岛回到家乡。在那个地方，将名字和水温做了改变的湾流将再次向南方挺进。刚开始它叫做格陵兰流，然后又叫做拉布拉多流，而这个讨厌的家伙使整个北大西洋地区都布满了格陵兰岛那淡蓝色的厚重冰川。

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推测，那些北欧的海盗们是通过神的指引和猜想在海上航行的，他们早在9世纪时就已经到达了冰岛。假如欧洲同冰岛之间建立了正常联系的话，那么格陵兰岛和美洲的发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一只中国或日本的平底帆船，如果它偏离了原来的航线，那么它就有可能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哥伦比亚，也有可能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因此，一个从特隆赫姆前往冰岛的北欧海盗在路上被大雾困住了，而无法到达他的目的地（即使是在

今天也很有可能发生，即使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设备，因为遇上大雾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最终他会发现自己登上了格陵兰岛的海岸这个事实。假如大雾并未消失，而他还有运气的话，他将有可能登上这个巨大的陆地的东部屏障，那个真正的海滨地区。在这里，那些早些时候的拜访者将其称为葡萄地，因为在这里生长着一种能够用来酿造一种美酒的葡萄。

现在你需要记住的是有不少的伟大探索活动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只是没有人听说过这些事情。通常船长都会在其同事面前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他会将一些他们不管怎样也不会相信的故事告诉他们。而后来这些有可能会被当成是幻觉，或者是将一团低云当成了一列山脉，又或者将一丝阳光当成了一块平坦的海岸，再后来就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了。但是，许多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员在远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澳大利亚，在那之后，艾贝尔·塔斯曼用尽一切办法，最终登上了海岸。然后他拔下一根鹅毛，将看到的拥有巨大身形的土生土长的动植物报告给了巴达维亚的统治者。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被人发现了，又被人遗忘了，最后又被人发现了，这种事情反复不断的发生，使得我们的教科书无法清楚地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才完成这一世界伟大发现的。早在哥伦布之前的几个世纪，前往纽芬兰大堤的道路就不容置疑地被法国渔夫发现了。但是他们却只将他们捕了很多鱼这件事告诉给了他们的邻居们，却将纽芬兰给忘记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鱼才是最重要的，而另一块陆地也仅仅是一块普通的土地而已。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布列塔尼就有充足的土地供他们使用，为什么还要为了那些离家上万里的毫不相干的地方花费太多的心思呢？这简直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在我以前写的所有东西当中，我一直非常坚定不移地相信，人肯定比民族更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谈到那个值得夸耀的哥伦布时代或列夫·埃里克松（10世纪到11世纪的挪威航海家，可能到过拉布拉多半岛和纽芬兰）时代以及那个从诺曼底的档案中挖掘出来的纪念一个法国海员的时代时，我绝对不会在那些空前激烈的争议当中失去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文件可以证明，在公元11世纪的前十年，这些海滨地区就已经被那些北欧海盗们拜访过了。一部分海员，主要是混杂了一些外国人的西班牙人，他们多多少少地听从于一位来自意大利船长的命令，在公元15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拜访了这些海滨地区。不过，当他们到达这个地方时，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个地区的首批发现者，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一些居住者，而且这些居住者可以完全肯定是来自于亚洲。那么，假如我们一定要颁发那个

“首先抵达这里”的荣誉给哪个具体的人群的话，我想那些蒙古人将会是我们的所有纪念碑上最明智的人选。

现在我们将奉献给我们的无名战士一块纪念碑，而且将另一块较大一点的纪念碑献给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无名探险者，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那个可怜人的亲人现在被法律明文禁止，不准其涉足我们这个洲的土地，所以我感到非常担心，害怕我们的计划最后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精心耕作的土地  
摄影

因人的存在，大地显示出不同的面目。美国威斯康星州农场上耕作出的土地宛如画家绘出的美妙曲线，这些视觉上极具美感的线条能巧妙地防止雨水四溢蔓延，以免侵蚀邻近农场的土地。



印第安人的食物  
绘画 16世纪

在首批白人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前，从亚洲来的旧石器时代的移民，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数量已有1000万。不同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没有发展起城市文明。这些印第安人分为几十个语言群体和几百个部落，其生活与自然资源息息相关，以打鱼、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农业为生。图为一对印第安男女正分食玉米片，这些玉米通过浸泡和煮而膨胀起来。玉米是印第安人的主要农作物，一年可以种植三次。

我们对那些不可否认的从远东地区赶来的最早的勇敢发现者的后裔非常熟悉，不过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一件事，可能从现在一直到未来都将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这件事情就是，这些亚洲人是怎样来到这个美洲大陆的？他们是通过徒步穿越白令海峡上的冰层过来的吗？或许在亚洲和美洲被一条狭窄的大陆桥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来到这里了。唉，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完全不知道。即使是我也完全想像不到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当白人到达这个非常遥远的海湾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分布于除了几块孤立之地外的所有地方的、还处于石器时代的种族。这个种族还没有发展到学会使用车轮来减轻人类肩背上的所有负担的阶段，而且他们还没有从以打猎和捕鱼来维持其艰难生活的辛苦中解脱出来，这个种族还完全不会利用饲养家畜这个方法来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可以想像，同白人比起来，他们远不是对手。这些拥有古铜色肌肤的人只会使用弓箭，

而白人使用的是枪。无论是在速度、命中率和轻便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弓箭肯定是不如枪的，因此这个种族注定了沦为被动者的命运。

这些红色人种，开始从其主人的位置落到了客人的位置上，他们将会继续存活几个世纪。因为在那以后，他们会被自己的敌人慢慢同化，只会化作历史的遗迹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中。这真是太不幸了，因为红色人，他们不管在身体和思想上都拥有太多的优秀素质。

但是事实往往就是如此的残酷，对此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现在，让我们再最后看一下地图吧。

从白令海峡到巴拿马海峡，一系列高山将美洲西海岸同太平洋完全隔开，这道屏障每一处的宽度都不完全相同，因为有些部分在这当中是由互相平行的山脉构成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所有部分的走向都是一样的，由北向南一直延伸。

在阿拉斯加有一条山脉链，这条山脉链是东亚山脉的延续物。宽阔的育空河盆地将它分割成了两个部分。育空河是北方那片在1867年以前还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的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而就在这一年，这片面积为59万平方英里的荒芜的土地被美国人买了下来，对此美国付出了700万美元的代价。

俄罗斯人很有可能是忽略了这块土地的潜在价值，所以才变得如此容易满足。因此在那个时候，有人愿意用700万美元将这片只有几个小渔村和一团覆盖着白雪的山脉买下来，在任何人看来，这个交易都是相当划算的。然而1898年，在克朗代克发现了黄金，从此阿拉斯加便闻名于世，并在地图上做了标注。人们将装满食物的口袋背在背上，从温哥华来到朱诺，然后徒步翻越斯卡威山口、齐尔科德山口和齐尔卡特山口，并在最后到达了克朗代克地区的中心城市一道森。他们无法借助马匹来前进，因为牲口都很昂贵，而且在那个海拔达到3500英尺，位于北极圈正南方的土地上还堆着厚厚的积雪，牲口们很难穿越它。与人类寻找财富所做的任何努力相比，这段路程更为辛苦。不过在那个时候，人们都坚信他们最终一定能到达那里，因为有一大堆的金子在路的尽头等待着他们，所以从精神上来说根本不觉得累。

不过在那以后不久，又有消息传出，阿拉斯加被发现还有数量巨大的铜、银和煤炭。由此可知，这个地区并不仅仅是一块拥有黄金的土地（大量的冰川也将这块土地非常严实地包围了起来），它拥有无穷的未知宝藏。因此美国在这块土地成为它的领土组成部分之后的40年中，从这里赚到了相当于原来成本20倍的收入。

这一列山脉在阿拉斯加南部地区分成了两个部分，东边的落基山脉进一步向内陆地区延伸，而西边的部分则同海洋相当准确地平行前进。落基山脉的名字并没有在它消失于墨西哥高原以前有任何的变化。在离开了那个北美地区的最高峰（2.03万英尺高），同时也是阿拉斯加地区的最高山脉的麦金利山以后，太平洋上的呈长坡形状的山脉开始因为有着众多的名字而闻名于世。圣伊莱亚斯山脉以及海岸山脉是它们在加拿大的名字。但是，在落基山脉经过了温哥华岛这个地方后（它是一个岩石岛，这个岩石岛与大陆的联系被约翰斯顿海峡和乔治海峡切断了），它又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海岸山脉是它的西半部分，而在华盛顿、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塞拉·内华达境内的喀斯喀特山脉是它的东半部分。萨克拉门托河与圣乔圭因河的河谷就位于这两座山脉之间的开阔地，而这两条河就相遇在这块开阔地的中央，最后流入那个有着世界上最宽阔的、最深的、最好的避风港之称的圣弗朗西斯科湾，著名的金门将它与太平洋连结起来。

这个山谷在西班牙开拓者的先遣队到达之前，这里的土地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耕种。现在，在水利工程的帮助下，它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果园，在那里苹果、桃、李子、橘子和杏茂盛地生长，这些全都是辛苦劳动换来的成果。

它简直就是上天对加利福尼亚的恩赐。当19世纪40年代的淘金热慢慢冷却下来时，那里的矿主和矿工们发现，只要他们改变自己的职业，转行种植水果的话，他们就有希望得到非常舒适安逸的生活。在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那里的人们将会在挖尽金矿以后，同他们迅速来到这里一样，毫不留恋地迅速消失，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们了。而那些空空荡荡的城镇、村庄和锡矿则会渐渐被他们完全遗忘。绝大部分出产黄金的地区，在其黄金财富被耗尽以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但是在加利福尼亚，这种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它还因为这些黄金财富而变得更加富裕起来，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被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奇特的案例，仔细记录在史书上。

当人们发现有大量的石油埋藏在这里的土地深处时，这个地区的未来发展计划已经被人类制定好了。在这个地区，经常会有地震发生，而且一次非常意外的不同岩石层之间的错位可能是被加利福尼亚湾那深深的切口所引起，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尤其是在火灾到来时，就更加危险了），不过这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地震虽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不便，但是相对于人们来说，阳光、舒适而规则的气候才是对他们最有用的永久祝福。所以加利福尼亚渐渐变成了整个北美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



麦金利山  
霍威·盖勃 摄影

海拔6193米的麦金利山终年积雪，山势雄伟，屹立在靠近北极圈的开阔而孤独的大平原上，是北美大陆的最高峰。1896年，前往阿拉斯加探险的威廉姆·迪克以将要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威廉姆·麦金利的名字命名这座山峰。但在印第安语中此山则被称为“太阳之家”，因为在印第安人看来这座最高的山峰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图为9月的麦金利山，太阳刚刚升起，卷曲的云层仿佛一顶帽子戴在山顶上。山脚下是映衬其间的金色的桦树、红色的灌木和绿色的杉树，使得白色的雪山美丽无比。

一块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巨大山谷就坐落在塞拉·内华达和现在的落基山脉之间。蛇河和哥伦比亚河的发源地哥伦比亚高原就坐落在这个山谷的北部，它们最终流进了太平洋；而在南部，瓦沙齐山脉和科罗拉多高原成为了这个山谷的边界，那个世界闻名的峡谷就是被科罗拉多河在这个高原上冲刷出来的。有一块名叫大盆地的洼地就坐落在这两个高原之间。在逃离美国东部以后，摩门教徒就将这块大盆地作为了他们的永久居住地。虽然在那里，水源非常缺乏（而同海洋相比，水量相当充足的大盐湖所含有的盐分更高一些），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他们便成为了一种利润回报相当巨大的商业的投资者。

从下面的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这个地区曾经多次发生过大地震。它曾经被剧烈地摇晃过，因为在比海平面还要低276英尺的死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被誉为整个美国的最高峰的惠特尼峰的山顶（1.4486万英尺）。

一个相当巨大的平原就坐落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地方。北冰洋是这个平原在北方的边界，而墨西哥湾则与这个平原在南方相邻，拉布拉多半岛的劳伦蒂亚高地和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东方将这个平原阻断。假如在更加先进的耕种技术的帮助下，那么世界上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将我们地球上的全部人口都供养起来了。所谓的大平原（落基山脉还在向这块平坦的土地慢慢地靠近）以及那个中央大平原（通过这个大平原，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以及红河向墨西哥湾流去）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粮食仓库。由于马更些河、阿萨斯巴斯卡河、萨斯喀彻温河以及奥尔班尼河这些河流在这个地方不是消失在北冰洋，就是消失在哈得孙湾，因此这个北部地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它仅具有一些地理上的重要性，而且在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中，它都会被冰冻起来。然而，密苏里河发源于蒙大拿州的黄石公园附近，密西西比河则位于发源于加拿大的温尼伯湖与苏必利尔湖之间的分水岭（同密苏里河一样，它们都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这两条河流从其发源地一直到那个冲积三角洲地区，在整个行程中都是非常适合船只航行的，而且它们都从一个在几个世纪以内同中国东部地区一样人口发达的地方流过。



淘金者  
摄影 1849年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淘金热在1949年达到顶峰。照片中的淘金者正在加利福尼亚一条山间溪流的浅滩上注视着锡盘里闪闪发光的黄金。而到了1853年，一种比淘盘法淘金更为简便省时的办法产生了：淘金者用高压水力喷枪将河岸的砾石冲入下面的淘金盒里，金子就在淘金盒里分离出来。



大峡谷  
布鲁斯·戴尔 摄影 1994年

北美洲的主要河流科罗拉多河在科罗拉多高原上切割出一条条深邃的峡谷，其中最深、最宽、最长的一个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大峡谷全长446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峡谷之一，最深处1800米，从谷顶到谷底需3至4小时，是地球上最为壮丽的景色之一。有人说，在太空唯一可用肉眼看到的自然景观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图为初升的阳光将大峡谷的红色沙岩顶部映照成一片金黄，科罗拉多河则像一条细小的溪流流过底部。

作为哈得孙湾（或者是北冰洋）、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湾的分水岭的这个地区正在向着上方慢慢地抬升，而在那里还有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这些相当著名的湖泊。一条不太长的小河将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连接了起来。不过在这里，还有一条名字叫做尼亚加拉的大瀑布，因此，所有的船只在这个地方根本无法航行，因为如果那样做就会非常不安全。于是，一条名叫威尔兰的运河将这两个湖泊相互连接起来。而一条名叫圣玛利的运河则将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连

接了起来。通过这个地方流通出去的货物的数量比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基尔运河的总量都还要多得多。

这些湖泊中的湖水在经过圣劳伦斯河以后，流向了大西洋，并最终注入了圣劳伦斯湾。而这个海湾其实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内陆海而已，加拿大山脉位于它的西方，纽芬兰岛则位于它的东方（在1497年，约翰·卡伯特发现了这个岛屿，那时它还是一块“新大陆”。在1500年，第一位葡萄牙总督来到了这里，宣布这里成为葡萄牙的新领地），位于其南方的则是布列塔尼岛、新苏格兰岛以及新布伦瑞克岛。而纽芬兰和布列塔尼岛则被卡伯特海峡分隔开来，这个海峡更是一位意大利人拜访过这一地区的历史见证。

加拿大的北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北领地，这里完全不适合白人居住。因为实在太过于寒冷，因此除了当地着装别致的警察队伍外，对于这里的其他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西北领地上有许多的湖，这些湖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哈得孙湾公司，这个公司成立于1670年，这一年恰好是亨利·哈得孙被其叛乱水手谋害之后的第59个年头，也许你可能还不知道谁是亨利·哈得孙，他便是哈得孙湾的发现者，并以自己的名字为这个海湾命名。组建这家哈得孙湾公司的人非常有名，他们便是其他人常常提到的“英格兰冒险者”，但可惜的是，有名气的人并不一定同样拥有高智商。这些英格兰人十分缺乏辨别能力，如果上帝再赐予他们半个世纪的时间，那么湖泊与森林中的动物（长毛动物即使是在播种时节也不能躲过他们的捕杀）以及印第安人则会在他们的魔爪之下全部死亡。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举动呢？据说是因为总有人为他们提供一种小瓶子装的烈酒，这个小瓶子整日与他们为伴，醉生梦死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疯狂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优雅而高贵的女王陛下开始干涉，不但将哈得孙湾公司名下的绝大部分领土纳入了自己在加拿大的领地，还将这个公司作为一件历史的见证物，藏在了自己身后。哈得孙湾公司被允许继续在这一地区做生意（但规模比以前小了很多），但不得再使用先前那些古老而不负责任的管理方式（持续262年使用同一种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重新制定了一套更为适用的管理体制。

拉布拉多半岛位于哈得孙湾和圣劳伦斯河之间，由于它过于靠近来自格陵兰岛冰天雪地的海湾，以至于寒流入侵，不适合人居住，因此地方虽在，却没有任何的用处。而相反的，加拿大走向光明未来的旅程才刚跨出第一步，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它拥有的人口太少，万事万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智慧，缺少生力军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顺流而下的密苏里毛皮商人  
乔治·宾厄姆 油画 1845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晨曦微露的密苏里河上，两个皮毛商人架起独木舟开始了一天的行程。17世纪，北美海狸皮大量涌入欧洲市场，用光滑厚实的海狸皮做成的帽子、手筒和披肩成为上流社会的流行装饰。为了扩大供应量，欧洲商人不惜冒险深入新大陆的森林寻找新的皮毛资源，而且这种行为比其他为了开发北美荒地而进行的探险更多。

加拿大从政治上来讲是某个帝国的残留物。人都是有健忘症的，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总会突然忘记一些东西。北美洲的绝大部分地方隶属于法国和西班牙，在乔治·华盛顿出生的时候。英国大西洋沿岸一带的殖民地完全被对其怀有敌意的国家包围着，它是一块盎格鲁—撒克逊的孤立之地。法国人早在1608年就已经在圣劳伦斯河河口建立了根据地，之后，又将目标转向内陆地区，他们一直向西前进，直到法国探险家尚普兰（1567—1635年，法属加拿大首任总督）到达了休伦湖。在他们走遍了休伦湖的每一寸土地之后，马凯特和他的伙伴久特来到了密西西比河的上游地区。在1682年的时候，顺流而下的拉赛尔来到了海洋地带，他占领了整个河谷，并以路易十四的名义将这个河谷命名为路易斯安那。17世纪末叶，法国开始占领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领土的起源地——落基山脉。但他们遇到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即阿利根尼山脉，这条山脉将这个法国巨大的殖民地与英国、荷兰在大西洋沿岸的领地以及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佛罗里达分隔开来。



奇迹湖  
摄影

始建于1885年、位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落基山脉东坡的班芙国家公园是一处处在蓝天、高山、绿地和河流之间的大自然的美妙所在，被称为落基山脉的灵魂。图为班芙国家公园的奇迹湖，它由高山冰雪的融水汇集而成，如一面幽蓝的镜子镶嵌于长满绿色针叶树的山谷间。

如果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这些爱好艺术的君主能对地理有所了解，明白一张地图上意味着的东西比一块新哥白林挂毯上的美丽漂亮的图案更为重要的话，那么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将会是法国的一部分，说的将会是法语，同样的，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可以在巴黎对整个北美下达命令。但可惜的是，这些掌握着欧洲命运的人并没有看出新世界所代表的深刻含意。于是，加拿大在他们的漠不关心下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而属于法国的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也换了新的主人。几个世纪之后，法国人将新奥尔良和整个远西地区卖给了别人，买家是由海滨一带几个叛乱的英国小省份所组成的共和国。在他们心里，这是一项极为合算的买卖，即便是伟大的拿破仑，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会将美国现在最为富裕的地区卖掉的。

1819年，佛罗里达有了新主人。1849年，墨西哥失去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美洲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沦为了两个拉丁政权下的属地，这个北欧大平原的延伸地已经彻底易主了。

这些没有得到过原主人关心和帮助的地方，在爆发战争的时候，发了战争财，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这件事情的影响异常深远。数以万计的移民在第一条铁路修好，第一艘蒸汽船建成的时候，沿着水路进入大湖区，或翻越阿利根尼山脉去抢夺大平原。他们在芝加哥定居下来，大肆种植小麦等谷物，很快这里便被他们变成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谷物中心。

他们在阿利根尼山脉和落基山脉脚下以及大湖区中的三角地带发现了煤炭、石油、铁、铜，这些出人意料的惊喜让他们异常兴奋。很快这一地区就成为了一个拥有匹兹堡、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布法罗等城市的新联邦的工厂区，那些早到者为了挖掘这些宝藏，从世界各地招来劳动力帮忙。如果想要将这些钢铁、石油和汽车运出去，那么港口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纽约、波士顿、费拉德尔菲亚以及巴尔的摩这些大西洋沿岸的古老殖民据点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地位迅速升高。

同一时间里，南方诸州的重建工程（很明显的比内战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也已闭幕。拥有足够金钱的他们开始自己种植棉田，而且不再使用奴隶劳动力。加尔维斯敦、塞芬拿以及新奥尔良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修筑铁路和电报站，连接电话线，这一切的一切使得这个巨大国家逐渐成为了工业基地和巨大的农场。欧洲人纷纷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因此，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里便多出了6000万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和那些早到者并肩作战，在这里从事规划、建筑、制造以及销售方面的工作。像这样各路人马齐心协力向同一目标前进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大自然从未如此慷慨地将无限的机会给予过其他国家：一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两边还有山脉保护的大平原居然没有居住者；这里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水路和陆路的交通都很方便；历史赠与了它最好的礼物，这是一个既单纯又没有任何历史的国家，所以它只有一种语言。



芝加哥  
吉尔·穆利 摄影 1994年

从94层高的约翰·汉考克中心天文台望出去，夜晚的芝加哥像一张巨大的闪闪发光的地毯，闪烁于其中的灯光仿佛一颗颗光芒四射的钻石。前景处灯火通明的城堡状大楼是北密歇根900号大道的所在地，以其豪华的商店而著称。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位于世界第一大湖密歇根湖与芝加哥河的交汇处，19世纪开通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把处于内陆的芝加哥同五大湖和大西洋连接起来，变为港口城市，是美国东西交通，水、陆、空运输的中心。

我们南下前往墨西哥和中美洲，在这些地方你就会明白那些优势到底有多大的好处。除了古玛雅人的居住地尤卡坦半岛外，墨西哥是一个多山地区，这些山脉从里奥·格兰特一直向南延伸，高度不停地增长，在到达马德雷高原和阿拿瓦克高原时，顶峰已经达到了一万六千英尺高。像烟峰（1.7543万英尺）、奥里萨巴山（1.8564万英尺）以及伊势塔西华脱火山（1.696万英尺）这样的山脉都是起源于火山，但到目前为止仍是活火山的却只有科利马火山（1.3092万英尺）这一座了。

这些山脉的高度没有规律可寻，在太平洋的马德雷海岸它一下子升到很高，但在进入大西洋时，又迅速下降。来自东方的欧洲入侵者非常容易地就找到了深入内陆的捷径，16世纪早期，他们的先行队便来到了这里。同一时间里，西班牙对热那亚人的新发现丧失了信心，因为那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失败。他们非常气愤，因为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有的只是数不清的蚊虫。最让他们气恼的还是那些裸体野人本身，这些人宁愿死也不为他们工作。



桑树街  
摄影 1895年

1895年的纽约桑树街拥挤着无数的商人、店主、搬运工和马车。19世纪的下半叶，每年有50万移民涌向美国，既给北方的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又使西部农业地带的居民得到充实。到达新大陆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开商店，办报纸，成为他们的祖国在异乡的一个缩影。

在他们感到无比挫败的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传言：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由阿兹特克人组成的非常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皇帝住的是黄金城堡，睡的是黄金床，连盛饭的盘子都是黄金做的。由于这个传言，在1519年斐迪南·科尔特斯带着300名勇敢的战士和十几门大炮以及13枝散弹短枪来到了墨西哥。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斗，墨西哥沦陷，在这之前这个国家的国王蒙提祖马（1466？—1520年，阿兹特克皇帝，与西班牙占领者进行抗争，不幸中计被俘，不久被处死）便被活活勒死。在不久前，这个在管理方面还和哈布斯堡王朝差距不大的国家，如今已被人打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号彻底歼灭了。



阿兹特克人的贡品清单  
16世纪

阿兹特克没有文字和通用的货币，这是他们画的贡品清单，上面开列了臣服的城市每两年一次必须向国王蒙提祖马缴纳的贡赋（左边是各城市的标志）。贡赋项目用图画描绘，包括棉毯、勇士战服、盾、玉珠、金饰和一束束的珍禽羽毛。图画上的西班牙文字说明是一名传教士标出的。这份清单为了解阿兹特克国王的历史以及阿兹特克人的风俗习惯提供了样本和实证。

作为西班牙殖民地之一的墨西哥在此后几乎300年内，准确地说是1810年前，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西班牙人不准他们种植几种土产，因为害怕这些优质的产品会替代自己国家的劣质商品。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收入落进了地主们的口袋，他们是最为富有的人，少部分的财富被分给了宗教机构，也正是因为如此，直到今天这些宗教机构仍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跃跃欲试。

虽然得到了法国的帮助，但马克西米连还是没能继承到蒙提祖马皇位。这个可怜的奥在利人在19世纪中叶来到了墨西哥，他的到来揭开了这一非常富裕的农业国的另一个秘密，即墨西哥拥有比美国更多的石油和铁矿。于是他们同当初的科尔斯一样，残忍地迫害居住在这里的1500万墨西哥人，尽管这些人中40%流的是纯印第安人血液。然而，当一些在银行里拥有大笔股份的公司，开始准备通过革命行动来对他们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时，在那些当地土著中，十分顽固的人们便立即对这些行动进行了相当坚决地抵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个百年记录已经在这里被打破（每年至少会有20次革命发生在这里），看起来，这个国家好像最终会毁灭在这些流血和谋杀活动中。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庞大的金融股份非常意外地消耗在这次大战期间（这是一场耗费巨大的战争）。墨西哥少数强势派利用这个难得

的喘息之机，成功地扫除了长达3个世纪的困扰，即蔑视、疾病以及文盲。之所以可以肯定成功了，是因为越来越大的出口数据从维拉卡兹和坦皮科（这两个港口都在墨西哥）传来。华盛顿和墨西哥城在近6年来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多的是代表文明、精神以及素质。

中美洲位于南北美洲之间，是一块可以种植咖啡、香蕉以及甘蔗的非常肥沃的土地，外国的资本家可以在这里种植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虽然如此，但白人仍然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再者他们还要对付那些不愿意为自己工作的黑人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因此形势还是非常不利的。

除非是爱好集邮的人，否则，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在他们眼中都仅仅只是一些传奇性的名字。因为有这样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一个国家的邮票做得越精致，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库就越空虚。”我们现在要讲的国家是巴拿马共和国，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因为它相当于是我们的孩子，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占领它的脚步。如果我们不想和哥伦比亚参议员们讨价还价，乞求他们在转让契约上签字，将巴拿马共和国卖给我们的话，就只有采用这种强占的方法。谁叫我们是扼守太平洋海岸和大西洋海岸唯一独立的国家呢。



特奥蒂瓦坎  
建筑 公元1世纪—7世纪

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东北约40公里处的特奥蒂瓦坎在印第安语中意为“诸神之地”，在其繁荣兴盛的6世纪有20万人口，面积达20平方公里。城市建筑结构严谨，以有几何形和象征形排列的建筑遗址及其庞大的规模著称于世，纵贯南北的死亡大道宽45米，全长4公里，是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中）。死亡大道的两侧匀称地分布着金字塔、庙宇、亭台楼阁以及大街小巷，其中最突出的是太阳神金字塔和月亮神金字塔。但当阿兹特克文化在美洲中部高原兴起时，特奥蒂瓦坎已神秘地沦为废墟。

巴拿马共和国是一块十分狭窄的陆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西班牙人从达连的据点出发占领巴尔博亚后，便能同时看到两大洋。西

班牙人早在1551年便开始计划着为自己挖一条运河，在这之后，便不断地有新的方案被拟订出来。为了更快更好地解决穿透30英里的坚硬岩石这个难题，让运河及早地为世界做出贡献，科学界里有点名气的科学家都出力了，他们每个人都至少为这条运河的修建提供了一套方案。但这个工程还是没有启动起来，直到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个伟大的科技成果解决了西班牙人所遇到的困难，让他们想为自己挖一条运河的梦想成为了现实。诺贝尔发明火药的动机并不是想用它去杀死人类的邻居，仅仅只是想将树桩和其他巨大的东西从农田里搬走。



公牛皇后  
伯顿·霍姆斯 摄影 1930年

两位墨西哥城的“公牛皇后”即将观看斗牛比赛，她们戴着欧洲式样的花边披头纱巾（披在头和肩上的一种很轻的花边或丝绸纱巾，常盖在一个很高的发髻上，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女子使用），这些繁复而轻柔的纱巾赋予了她们迷人的魅力。她们会在比赛中给斗牛士以鼓舞，并将鲜花投向她们所青睐的斗牛士。

在这之后，加利福尼亚涌现了一股淘金热，成千上万的人避开了长途跋涉合恩角，直接来到了巴拿马。1855年横穿地峡的铁路建成。15年后，苏伊士运河也修建成功，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现在，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者斐迪南·德·雷塞普斯则忙着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连通。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却将自己创建的公司管理得乱七八糟，他的工程师们总是在计算中犯错误，他的工人们则纷纷死于疟疾和黄热病。因此，这家法国公司在长达8年与自然界和来自巴黎交易所的缺乏指导却更加严厉的压力的斗争之后极不体面地倒闭了。

雷塞普斯在此后几乎12年的时间里毫无作为，被他丢弃在一旁的机车和烟囱的缝隙里早已长满了棕榈树。这家破产的法国公司在1902年被卖给了美国政府。华盛顿开始为一块足够挖掘运河的狭长的土地的赔偿问题和哥伦比亚共和国进行价格谈判。狡猾的西奥多·罗斯福不停地拖延时间，然后在世界上一个不出名的地方安排了一场叛乱，并且认可了刚刚独立的巴拿马共和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在不到24小时内完成。1903年开始挖掘运河，到1914年，工程完成。



通往太平洋的通道

1914年，一条横贯巴拿马层峦叠嶂群山的峡谷运河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连在了一起。1903年，美国仅花费1000万美元即从新成立的巴拿马共和国手中拿到了16公里的运河地带的永久

使用权。在施工的高峰时期，劳动力总人数达8.5万人，医疗知识、科学技术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以及3.52亿美元的预算保证了运河的开凿成功。图为1915年美国战舰俄亥俄号在岩石耸立的悬崖峭壁下驶过巴拿马运河的卡雷布拉通道。



安第斯山的高地人  
摄影 1930年

赶集的日子里，以宽边帽为其标志的安第斯山高地人在街边叫卖纺织用的一束束的羊毛线。

加勒比海本是一个内陆海，现在却变成了欧洲贸易高速路的一部分。将加勒比海与大西洋隔开的岛屿的价值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巴哈马群岛属于英国，古巴和位于纽约和佛罗里达半途之中的另一块英国领地百慕大过于偏离这条高速公路，因此没从这条运河中获得多大的收益。但是牙买加（英国领地）、海地以及圣多明各（在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听从华盛顿的一切调遣）所处的位置离这条运河非常近，于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受益的还有波多黎各和小安的列斯群岛——在运河的东面和北面，与大安的列斯群岛、古巴、海地、牙买加以及波多黎各遥遥相望。

与美洲大陆比起来，小安的列斯群岛对17世纪的欧洲国家而言更有价值。因为这个群岛的气候非常好，炎热且潮湿，非常适合种植甘蔗。而且这里没有很深的灌木丛，奴隶们一旦被带上岛，便再也不可

能逃跑了。直到今天，这里仍然盛产糖、可可和咖啡。这个群岛上有很多港口，如果这些港口能成为欧洲驶往巴拿马运河的船只的中转站的话，那么小安的列斯群岛将有更多的收入。它有哪些港口呢？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利华德、圣托马斯、圣克鲁斯、圣马丁、塞巴、圣约翰、圣尤斯塔丢斯（一小块岩石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个港口被用于走私物资）、瓜德罗普、多米尼加、马丁尼克（同其他火山一样非常容易爆发，1902年培雷火山爆发差点将它摧毁）、圣露西娅、圣文森特以及巴巴多斯。



安第斯山脚下  
插图 19世纪

这是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和其助手在秘鲁境内安第斯山脉的钦博腊索山脚下采集植物标本。在1799年到1804年间，洪堡与助手穿行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和山脉之间，行程6000多公里，收集了大约12000种标本。他所做的工作，使南美洲在19世纪成为科学考察的中心。

布兰基亚岛（属于委内瑞拉）、博内尔岛（属于荷兰）、古拉素岛（属于荷兰）以及奥鲁巴岛（属于荷兰）这四个部分共同组成了向风群岛。这四座岛屿曾经是一条将委内瑞拉的圭亚那山脉与墨西哥的马德雷山脉连接起来的山脉链外缘隆起的部分，这条山脉链后来被毁灭了，但这些单个的壮丽的山峰仍保留了下来。

这些岛屿从工业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的价值。它们的富裕与辉煌早已随着奴隶制的废除成为了过去时，今天的它们最多只是能被当作过冬的地方、加煤站以及石油分销中心。这些岛屿中仅有特里尼达岛

屿继承了以前的某些遗产，即它的火山提供给它大量的沥青沉淀物。印第安人来到了这个位于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外的岛屿，他们取代了古代的奴隶的地位，开始在这里工作，发展到今天，他们的人口数已经达到了这一人口数的1/3。

我们在世界大战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学到的地理知识比以往加起来的还要多。新时代的年轻人渐渐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语言比现在所用的德语（这种语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给人一种很僵硬的感觉）更有发展潜力。他们是这么说的：“西班牙语在美洲将会有无比灿烂的未来。”现实的斗争仍在继续，而西班牙语的光辉前景却没有显现出来，不但如此，与美洲的整个贸易事务都在迅速萎缩。

不久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了这里存在的原因。富有耐心的小个子德国办事员被秘鲁、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委以重任，这些国家的人总认为德国人是最为熟悉对外贸易的技术条款这类事情的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些事情完全超出了雇主们的智力范围。这些南美贸易机构的国外通信在南美洲加入协约国（南美洲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港口都遭到了军舰的威胁，他们需要贷款）后便中断了，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归还其账本后，通信终于恢复。

产生这种情况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拥有巨大天然财富的南美洲非常缺乏人口，并且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样的南美洲即使再过几个世纪也不可能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利益。居住在这里的人也有很富裕的。但这些富裕的家族要么在西班牙统治时代便已积累了足够的财产，要么便是以走马灯似地轮换的南美洲总统的叔叔、侄子的名义占有的。

虽然在这一章中，我仅用了少得可怜的几句话来描写南美洲，但请相信我绝对没有反拉丁的情绪。我是一个拥有北方血统的人，因此，与南方种族比起来，我更能找到自身的优秀品质，并以拥有这些优秀的品质为荣。我用尽心思所写的是一本“人的”地理，这一点我以前向你们提到过。为什么要这样写，是因为我深信，任何一块土地的重要性都取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些人以科学、商业、宗教以及某种艺术形式为人类的幸福做出了大小不一的贡献。南美洲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贫乏度几乎同澳大利亚和蒙古一样。我得再次提醒大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便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人口稀少；其二则是南美洲位于赤道以南，地理位置极其不好，而位于其他部分的美洲则被不同肤色的混血儿所淹没（黑白混血儿，他们是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孩子，或者是黑人与印第安人的孩子），土著的地位牢不可破，白人未能在这里发挥出他们的政治能力和聪明才智。

许多政治学家来到南美洲，将这里变成他们的许多奇怪思想的实验地。作为太阳下的新生事物的巴西帝国可能会繁荣一段时间，但注定维持不了一个世纪。巴拉圭同它与众不同的耶稣会会士自由邦（与其东部边境的帝国相比，它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也将拥有相同的命运，只能在关于乌托邦的学术著作中被人提及。在我看来，伟大的具有非凡能力的南美洲人玻利瓦尔是唯一的一位为南美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像我们的乔治·华盛顿一样，他解放了自己的国家，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南美洲其他革命的发动。像这种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南美洲还有很多，但我们地球上大多数人却没有听说过他们，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样跻身于世界名人的行列的，是因为邻近的关系吗？如果我给你一个将会在1000年后添上人类的关于山脉、河流、国家的简单明了的目录，那么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心满意足了。

#### 耶稣受难节之夜

威廉·阿兰德 摄影

1996年

在耶稣受难节的夜晚，行进者手中的蜡烛一象征着信仰之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随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南美大陆的牧师将天主教传入了当地，如今安第斯山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都信仰天主教。



我们的落基山脉和墨西哥的马德雷山脉的延续物构成了南美洲的西海岸。这个延续物就是科迪勒拉·德·罗斯·安第斯山，简称安第斯山。“安第斯”是一个西班牙名，指印第安人修筑在自己小山坡上

的灌溉沟渠。西班牙人如果销毁了这些沟渠和堤坝，那么许多部落都会被饿死。漂洋过海来寻求致富之路的西班牙人在经历漫长而危险的行程后却没能在新世界中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永久性居住的地方，于是，一个同样有效的方法诞生在他们的脑海里——抢夺土著们的财产。

安第斯山在与南极的交接地带转化成了许多小岛，这些岛屿中最为有名的是火地岛。坐落在智利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就是著名的麦哲伦海峡，麦哲伦在自己的首次环球旅行中遇到这个海峡，历尽艰难才穿过它，并以自己的名字为这个海峡命名。在火地岛最南端的是合恩角，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以一头奶牛的名字命名的。这听起来很可笑，其实不然，它的发现者以自己本国的小镇名（即荷兰的小镇合恩）为其命名。麦哲伦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要地，因此，英国人占领了它的所属地福克兰群岛。

贯穿南极和北极的安第斯山脉和其他巨大山脉一样有数不清的火山。厄瓜多尔的钦博腊索火山（现在已经熄灭了）高达2.0702万英尺，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以2.2834万英尺的高度傲视群峰，而高度达到1.955万英尺的科托帕克希火山则是整个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

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在两个方面和它在北美洲的姐妹相同。封闭了几个宽阔高原的这些高大山脉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些国家的天然屏障。而且，这里几乎没有便捷的山口，因此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唯一的一条横穿安第斯山脉的铁路想要开凿隧道，不得不爬行到一个远远超过在开凿隧道之前的瑞士山脉上的圣伯纳德山口或哥斯德山口的高度上。

位于南美洲东部的山脉是阿巴拉契亚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又由两个部分构成，北部是圭亚那山脉，东部是巴西高原。这两个部分都拥有为数众多的独立的齿状山脉，这些齿状山脉连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山脉的延续，这个大山脉被亚马逊河河谷分成了两半。亚马逊河不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它的流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也许你会觉得我言过其实，太过夸张了，其实不然。亚马逊河拥有上百条的支流，这些支流中同莱茵河一样长的有15条以上，还有几条比马代拉河和塔帕若斯河还要长得多。



夜晚的咖啡馆

路易斯·曼热特塔 摄影 1989年

哥伦比亚的卡塔基纳市，被户外夜晚凉爽的微风所吸引，卡塔基纳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拉维托拉咖啡馆古老的阳台下闲谈。这个街边咖啡馆是这个城市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在圭亚那山脉的北面还有一个山谷，即奥里诺科河河谷。通过奇妙的内格罗河的帮助，奥里诺科河与亚马逊河连通了（如果密西西比河包括俄亥俄河与波托马克河的话）。但实际上，奥里诺科河比亚马逊河更适合行船，因为在它入海之前，并没有像亚马逊河那样去翻山越岭。奥里诺科河的入海口宽度几乎只有20英里，相对于航海船来说，航行在这条内陆好几百英里的垂直深度都达到了300英尺的河流上，是非常方便且安全的。

南美洲的巴拉那河是一条由北向南的河流，它在汇入海洋之前会与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河流汇集成一条河流，即拉普拉塔河。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便坐落在这条河的河畔上。巴拉那河同奥里诺科河一样拥有便于运输的内陆水路。

除了欧洲以外，南美洲在某个特殊的方面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洲优越得多。即南美洲没有沙漠。除了在它北边的智利，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的国家都拥有足够的雨水，尤其是位于赤道附近的亚马逊地区和巴西整个东海岸地区，这两个地区长年浸润在水汽中，也正因为拥有这个优越的自然条件，亚马逊地区的森林比刚果河地区的森林更为茂盛，更为郁郁葱葱。南美洲的降雨量非常稳定，因此它离赤道不是很

近的部分，以北部地区为首的平原便非常适合种植农作物。我们这块大平原还有几个邻居，即阿根廷大草原、奥里诺科河大草原和巴西草原。

而如今存在于南美洲的国家都是我们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下的存活物。这些国家并不是经济缓慢增长与发展落后的产物，只是由革命成功引发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偶然结果。拥有321.6万人口的委内瑞拉合众国由于过于靠近赤道，以至于一直无法迅速提升自己的人口数。马拉开波港口在委内瑞拉北部的泻湖群岛和马拉开波附近发现了石油后，顶替了首都城市加拉加斯的港口—拉瓜伊拉，成为了委内瑞拉最为重要的港口。加拉加斯刚好处在一列低矮的山脉之后，这列山脉将它与海洋隔离开来，因此地理位置非常不好。

哥伦比亚在委内瑞拉的西面，它的首都是波哥大。由于深处内地，所以极难到达，直到它与马格达莱那河河口的巴兰基亚之间的航线开通，这一情况才有所好转。哥伦比亚不但土地肥沃，还拥有许多自然资源，而且还临近两大洋，这一点上它和美国一样，拥有这么多自然资源的哥伦比亚需要更多的来自北欧的移民来帮它开发资源。

贫穷的厄瓜多尔自巴拿马运河开通以来，首都城市基多的港口瓜亚基尔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这个国家，在过去出口过许多奎宁，现在则出口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多的可可，除了这些以外，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拿出来。

在西班牙人第一次到达新世界时，位于太平洋海岸更靠南的地方的秘鲁是强大的印第安国家的所在地。它被称为太阳之子的印加王—这个高贵家族所统治着。他们将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被选出来，成为整个国家的印加王，并授予了他们独裁的权力。虽然这样，秘鲁人的封建特性同阿兹特克人比起来，更为独特，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高度文明。

当皮萨罗到达这个地区的时候，印加帝国已经存活了整整400多年了，对于任何一种管理方式来说，这都是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许多由彼此之间相互敌对的不同贵族团体所组成的政治团体，在它们之间皮萨罗开始搬弄是非，并于1531年将这个国家完全征服。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印加王被他投进了监狱，而印第安人则沦为了奴隶。他将能够拿走的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并将这些东西全部送到了西班牙。古代印加帝国的废墟，安第斯山上的的喀喀湖（面积达到3300平方英里，海拔在1.2875万英尺）周围的道路和城堡残迹，以及数不胜数的古代陶片和其他艺术品无不向我们展示出，当一个极其强大的种族突然变得懒惰而又粗俗、只知道整日在古代首都库斯科的大街小巷闲逛与滋事的时候，将会失去什么。



马丘比丘遗址  
建筑  
建于公元1450—1500年

印加帝国兴起于12世纪，以高超的炼金术闻名于世，被称为“黄金帝国”。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中有一处南美最大的印加帝国遗址，那就是被称为“空中城市”的马丘比丘。这座石头结构的城寨巧妙地利用山根和地面凹凸不平的地势，达到了自然与建筑的完美协调。

现代秘鲁的首都是利马。利马拥有数量庞大的银、铜和石油，这一切给秘鲁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但是长期以来，共和国的总统和他的在外国银行界极有地位的朋友，总是试图将这里的宝藏全部挖掘出来，存入自己的地下室。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但却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章才会这么精简。

大家心目中资源稀少而且封闭的玻利维亚，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内陆国家。至少它的首都拉巴斯就曾临近过海洋，还是以最直接的方式与海洋接触的。发生在1879年至1882年之间的硝石之战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为了得到阿里卡地区的最终所有权，秘鲁和智利这两个国家大打出手。而正当它们混战得难分胜负的时候，玻利维亚半路杀了出来，希望帮助秘鲁取得胜利。但非常可惜的是，天不遂人愿，秘鲁战败，智利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选择性失误，玻利维亚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海岸地区。玻利维亚拥有丰富的锡，它是产锡量达到世界第三位的很富裕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相当低，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有5个人，以至于全国总人口数还不到300万，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都是从印加帝国

迁移至此的。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不知道该说它非常幸运还是极为不幸，只希望它能多花点时间去修整自己的领地。

美洲的最南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即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都非常好，因此国家繁荣昌盛。智利和阿根廷都位于温带地区，因此，生活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印第安人比较少（印第安人在热带会繁衍得更快）。人口稀少，土地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空旷，于是其他国家的高等人民（相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纷纷移民来到这里，期望得到更大的发展。



印加人的至上神  
面具 公元1200年

这个黄金的面具是秘鲁印加民族的至上神印提。打制而成的锯齿状光束从面具四周放射出来，使它呈现出太阳的形状，表明印加人对于太阳的崇拜。

如果拿智利和阿根廷相比较的话，相对来说大自然赐予智利的财富更为丰富。智利不但拥有南美洲西海岸中四个最重要的港口，即阿里卡（如果你想去玻利维亚，可以在这里乘坐火车）、安托法加斯塔、伊基克以及瓦尔帕莱索，还拥有南美洲西海岸地区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就是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而智利的南部地区则是有名的牛群饲养地。通过麦哲伦海峡的阿雷纳斯，他们可以将屠杀和冷冻后的牛送到欧洲贩卖。

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同智利一样饲养大量的牛，这个国家便是阿根廷。阿根廷的巴拉那河沿岸拥有一个相当于欧洲总面积1/3的巨大平原，这块平坦舒适的平原便是美洲最为繁荣富裕的地方。大量的肉类、木材、兽皮以及黄油从这里运往其他国家贩卖，因此，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平原，却与它息息相关，生活中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受它的影响。阿根廷现在是西半球最大的谷物和亚麻出产国，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得归功于十年以来稳定的来自意大利的劳力和农民移民的辛苦劳作。巴西塔哥尼亚高原大量地饲养绵羊，以至于澳大利亚把它当成了最具威胁性的竞争对手。

位于拉普拉塔河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面的地方则属于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乌拉圭。乌拉圭的土地面积不大，拥有同阿根廷一样肥沃的土质和温和的气候。但这里没有印第安人，这是它和阿根廷的最大不同，很早以前印第安人就被赶尽杀绝了。乌拉圭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慢中有序，相对来说非常稳定，因此可以称得上相当成功。在这一点上，阿根廷和它完全不同，阿根廷经常因过于投机和财政管理不善而闹经济危机，发展规模看起来比较大，实则是外强中干。

这里还有第三个位于拉普拉塔河畔的国家，这个国家便是巴拉圭。在某些领域上，巴拉圭比其他两个国家更为优越，如果不是因为在1864年与1870年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如今这个国家会更加强大。这场意外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印第安人被他们以前的主人（1769年，西班牙人从他们手中夺得了巴拉圭），即耶稣会，强行拉进军事机构培训，之后又被派往前线打战，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均成为了一个疯狂者（这些不幸的印第安人的总统）利益下的牺牲品。其实，这个疯狂的人完全没有必要与他的三个邻国宣战，因为这三个国家是如此强大，他根本不是对手，但是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这位总统不顾事实，坚持战斗到底，结果致使这个国家中5/6的男人都死在这场战争里。巴拉圭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之后，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由于缺乏劳动力，这个国家恢复了废除已久的一夫多妻制，以求尽快地使人口增长起来。但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隐患过于严重，如果巴拉圭想在短时间里恢复先前的经济状况，可能比较困难。



盐碱地  
罗瑞·梅林特尔  
摄影 1975年

这是玻利维亚西南部的一片盐碱地，史前时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运盐的骆驼于出发前聚集在水塘边缓解它们的干渴。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有名的国家，即有名的巴西。由于它是一个殖民地，因此常被人们忽视。巴西最早的统治者是荷兰人，随后葡萄牙接手了荷兰人的统治地位，他们开始彻底地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将这里的土著和定居者同商人完全地隔离开来，即便是几个已经通过检查的里斯本商人也不行。1807年，拿破仑对巴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面对强大的对手，葡萄牙王室不得不离开这里，搬到了里约热内卢。之后的几十年里，巴西得到了短暂的自由。1821年葡萄牙国王再次来到里斯本，并将他的儿子佩德罗以葡萄牙代表的身份留在了那里。一年之后，他的儿子传来了好消息，即他已经成为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了。对葡萄牙来说，这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此以后，葡萄牙语就成为了巴西殖民地与葡萄牙联系的桥梁。曾经，布拉干柴家族给巴西带来了在南美洲国家中最好的管理制度，但辉煌是不会永存的，1889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将这个家族赶出了巴西，那位美洲末代皇帝流浪到了巴黎，最后老死在那里。

巴西同美国大小差不多，328.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占了南美洲总面积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庞大。不但如此，巴西的富裕程度也是南半球所有国家中的佼佼者。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亚马逊低地或亚马逊河谷、大西洋海岸以及高地。这个国家的城镇桑托斯盛产咖啡，半个世界的咖啡供应者都是它，因此，我们每日饮

用的咖啡都是来自那里。而巴西帕拉或贝伦港地区（处于亚马逊河河口的正南方）和玛瑙斯（内格罗河与亚马逊河的交界处）则盛产橡胶，这是巴西除咖啡以外的又一重要出口物。除此之外，还有盛产烟草和可可的巴伊亚地区，它在巴西的东海岸，以及马托·格洛斯高原，这里拥有一大片的牧场。在巴西的内陆地区还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的宝藏，即钻石和其他宝石，只是这些宝藏的所在地非常偏僻，因此想得到它们并非易事。铁矿和其他矿藏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都需要修建更多的铁路来帮助开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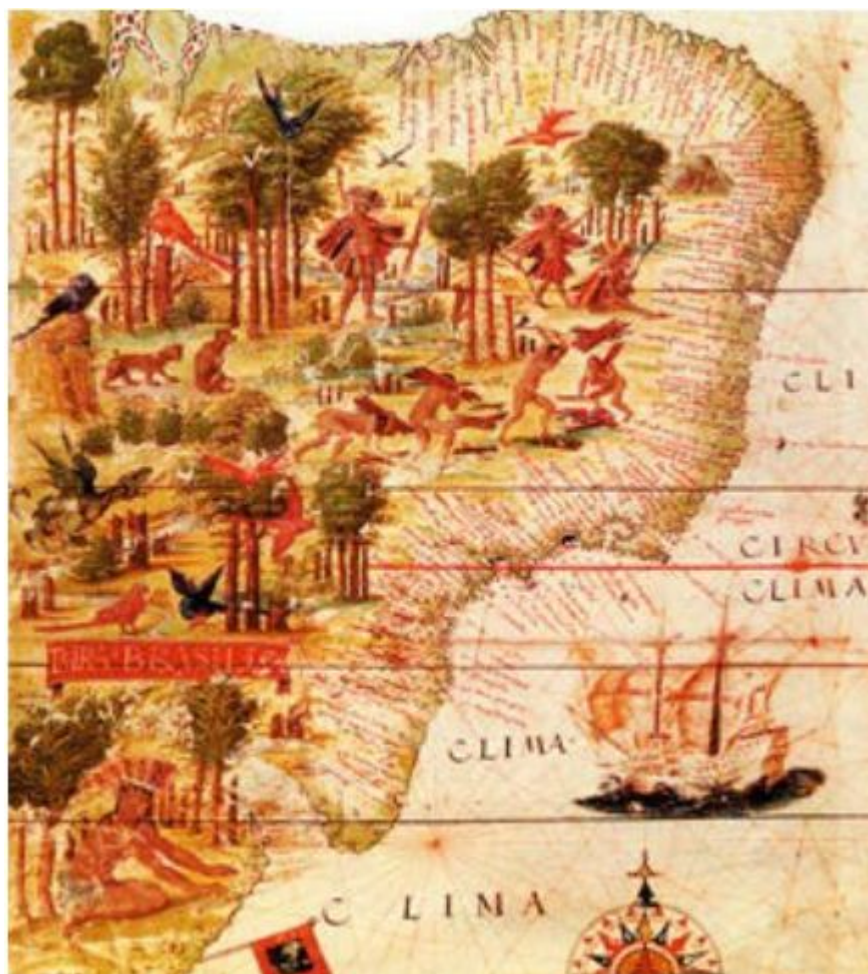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来讲同样位于南美洲的其他3个殖民地，即英属圭亚那，或称德梅拉拉；荷属圭亚那或叫苏里南（荷兰用新尼德兰和新阿姆斯特丹城将它换来）；法属圭亚那或叫卡宴（如果法国没有把卡宴当作一个监禁地，我们也不会看到发生在那个肮脏的地方的令人不舒服的登在报纸头版上的新闻，那么我们可能会忘记这个地方的存在）。这3个殖民地面积都不大，是17世纪和18世纪古代殖民财产仅有的残留物。不知道是不是它们对人类的繁荣和世界的进步做出的贡献太少了，当海外来客拥往南美洲，随心所欲地掠夺这里的宝藏时，这3个地方便成了这一时代的生动的纪念物。



### 倒影

豪伊·加伯 摄影 1997年

智利托雷斯的佩因国家公园，以其极端严酷的气候和强烈的风而闻名。即便在夏季，冰雪在这里都是家常便饭。而当你一旦深入其中，你便进入了茫茫的荒野王国，羊驼、火烈鸟和秃鹫随处可见。



巴西地图

1519年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1519年11月23日，麦哲伦的船队到达巴西海岸，并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湾停靠了两星期。这张巴西地图即根据当时发现的情况绘制，标注出了沿海的港口及物产的丰饶，茂密繁盛的热带雨林中有大量千奇百怪的野生物种和将身体涂成红色的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看来，不信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像野兽一样按照自然惯例生活。



**呐喊**  
爱德华·蒙克 油画 1893年  
奥斯陆国家画廊藏

就健康、长寿及物质享受而言，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由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财富和权力使人类能控制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但人类的焦虑与不安却随着所谓的进步与日俱增。这种情绪最强烈地反映在这幅名为《呐喊》的画中。弗洛伊德将这种歇斯底里和疯狂的方式归结为“文明不适症”，而这直接动摇了19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影响社会进步的力量。信仰危机导致了各种极端反应，包括毫无顾忌的享乐，并将人类带入一个全面多元而无中心的时代。社会和价值信念的丧失既是解放，同时也是困惑和绝望。学科与科学想要建立某种事实和界定，但价值与标准的混乱使这一切都无所适从。而早在19世纪的30年代，本书的作者房龙就从所谓的“地理事实”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 第四十七章 新的世界

我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到底有多高。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也为难了我好久，数字们老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来跟我捉迷藏，使得我老是找不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个，重印本和再印本以及无穷无尽的校对稿更是乱成一团。数字就像一个百变金刚，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它们代表着一件事情，在另一个情况下又代表另一件事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写书，就会非常容易了解我的感受。

“但是，”你也许会这样答复我，“那不算是个大问题，你可以到一本可靠的地理手册，或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一本地图册中去查找详细的资料，再将这些资料抄下就可以了。”

如果事情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不会这么苦恼了。这些可恶的地理书、百科全书和地图册上的数据很多都不一致，我无法回到古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数据才是正确的，这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现在我的书桌上就有许多这些令人喜欢但不是特别有趣的规范的地理著作。地理不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它只是一个鉴赏山峰和海洋的权威人士。河谷和内陆海域总是存在了又消失，消失了又诞生。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平均气温是相等的，只是相等的时间有长有短，否则所有气象台的温度计将会像大恐慌中的股票市场一样混乱。同一个傻瓜在奋力追逐一只猫之后喘气的肚子一样，海洋洋底也总是隆起或消沉。

我不想对一个已数次失信于自己的世界抱太多的幻想，我怕得到更多的失望。我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地理事实”的探索上，但却对因此而得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非常地疑虑。我认为我们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恶习是导致这种不好观点的最根本原因。为了表明自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身份，就算是一个小国，也同样有自己的一些数据。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提了，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需要列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使用十进制来测量重量与距离，但还有另外一半用十二进制的人。于是，我们不得不准确地将米和千米转换成码或英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像平常那样四舍五入，取近似值，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世界大战中的枪支制造商们就吃过这方面的亏。但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位聪明的数学助理帮助下（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基本的换算都难不倒我。解决了这个麻烦，还有更大的麻烦，我不知道那些国家、山脉以及河流的名字该怎么拼写，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比如说：智利湾—Gulf of Tjih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这三个当中你觉得哪个更

好呢？Hindu-kush, Hindoe-Koesch, Hindu-Kutch, Hindu-Kusj, 这些名字你更偏爱哪一个呢？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这真的是一个让我非常为难的问题。即便是像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西班牙这样的大国名字要达成统一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一本其他国家语言的书在译成本国语言的时候至少有两到三种非常矛盾的版本。

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种方言。当说这些方言的人想为其“祖先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言”争取充分而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世界上的语言更为混乱了。欧洲地图在世界大战之前非常简单，但现在也拥有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方言，这使得阅读科克先生古老但价值颇高的《欧陆铁路指南》一书同商博良第一次认识几个埃及象形字一样辛苦。

我并非是在进行一次自问自答的辩论会，只是我要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在此我请求读者们宽恕我，在你们发现这本书中所列出的一些高度与深度的数据有差错的时候，请相信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作为一个外行人，当声名显赫的百科全书和统计手册在三到四页中都有反复冲突现象的时候，真的很难判断哪一个数据才是正确的。

我想，这个外行人在为这些知识渊博的书大伤脑筋之后，做出和我一样的举动，为自己买一本《世界年鉴》，然后说：我就以这本书上的数据为准了，如果有人斥责我，仅仅是因为我将乞力马扎罗山的高度写成了1.971万英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1.9321万英尺，《安德鲁地理》中是1.9万英尺，《牛津最新地图册》中是1.932万英尺，《世界年鉴》中是1.971万英尺）的话，我会非常生气，并将这个人赶到世界电报公司的出版商面前，让他们自己来交涉这个问题。

在我开始乞力马扎罗-KilimanjaroKiliman'djaro-Kilimantscharo-Kilimansjaro 一这个课题之前，让我先来谈谈这些：在我四处寻找藏在一堆地图册中的《世界年鉴》时候，一本小册子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不久前一位朋友送给我的礼物。这本小册子记载了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先生（1857—1932年，英国医生，细菌学家，发现蚊子为疟疾的传播者）一生的遭遇及他所获得的成就。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用极其委婉的言词向我们暗示，罗纳德先生不是一个贪图富贵的人，他的要求仅仅建立在够用的基础上，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做点什么，好让他的晚年生活过得舒适一点。罗纳德先生本可以在一个舒适的不会有任何过失的位置上打发掉自己的一生，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位科学家不图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多少金钱上的回报，一心只为研究事业，他把自己的健康和娱乐完全地牺牲掉了。因此，让他可以安享晚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 鱼摊

法兰斯·史尼德斯 油画 1779年  
俄米塔希博物馆藏

贪念和欲望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画中堆积如山的海产品将当地的盛产尽情陈列了出来，同时也展示出人类永无止境的贪求。视觉上的盛宴予人一种储藏室里的食物极大丰富的承诺，但这种源远流长的“过剩”也仅仅是足够而已。在过去的历史里，人类对于地球只是在索取，现在，似乎是到了给予的时候了。



我将这本小册子放在一旁，我想起了沃尔特·里德（1851—1902年，美国军医，在黄热病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这个在黄热病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医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遗孀只被给予了“免费邮递权”（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们全都享有这种权力），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我们伟大的祖国还为这位好心的女士做过什么，当然，她还接到了那些通常是支付给医学联合会官员的遗孀的养老金。所幸的是，这里有了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医院。



拥抱

约尔·撒托尔 摄影  
1996年

这是感人至深的一幕。美国犹他州，驯兽师道格·塞尤斯被一头1500磅重的阿拉斯加棕熊充满感情地拥在怀里，这头叫“巴特”的熊曾在好几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

我一边寻找一本关于传染病史的书，一边回想着这一切。刹那间，一种想法触动了我的心灵，里德和罗斯这两个人，虽然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为地球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那些数以百计的、名字为我们的语法学校最低年级的孩子们所熟知的探索者无法比拟的。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找到了疟疾和黄热病的病因，才使得世界上的人类得以躲避这些病菌的侵害。他们挡住了数以百计的蚊虫前进的步伐，将疟蚊驱赶到了边角地带去等待死神的召唤，他们开拓了一个我们在未来100年中都无法超越的医学上的新领域。

由于我们这一章的课题是“医学对于世界地理的影响”，因此这本书很容易便能再增加几页。只有小水痘、脚气、嗜睡病以及其他十几种病痛被攻克了之后，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才能适合人类长期性居住。总的说来，这个课题超越了我的“专业”范围，在冥思苦想许久之后，唯一的收获便是对这两位医生的名字感慨甚多，除此之外，再无更多了。

我们在翻阅地图的时候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动荡不安的地方，地图上的红色小块随处可见。长此以往，不满随时都会爆发，于是，数

以吨计的分析解决这种情况的书籍便诞生发行了。其实对此我并没有想得太多（这样的作者才不会惹是生非），在我开始写这本书之前。而现在，在罗斯和里德这两位前辈给了我启示之后，整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老是对着地图做白日梦而不付诸行动并非长久之计，况且这也并非一种愉快而有益身心的消遣，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那里坐落着自主的罗得西亚（非洲中南部一地区）。作为发起者之一的塞西·罗德斯，为了使少数的人富裕起来，他杀死了为数众多的土著。他做过强盗，还发起过一场小规模战争，但这场战争并没有取得胜利。他还做过政治家，在此期间发起过一场大战争，这次幸运之神非常眷顾他，战争取得了胜利。许多妇女和儿童都死于这场战争，于是，那里的许多纪念碑上面都刻着这样的文字——“C. R. 雕刻”。

坐落在罗得西亚以北的是刚果、斯坦利维尔（扎伊尔东北部城市基桑加尼旧称）和利奥波德维尔（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旧称）。在这些地方也同样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坟墓，这些没有标记的坟墓全部是因为上缴橡胶的数量不够或送上象牙过慢而被处死的土著人的。

前面我给大家提到过，哈得孙发现了一个海湾，并以其名字为这个海湾命名，即著名的哈得孙湾。后来，一个富裕的土地公司以这个海湾的名字为自己的公司命名。如果细数这个公司对当地原始居民所做的恶行，那么，一本献给殉道者的小册子又将会多出一个章节。其实用不着去指责别人的不是，我们自己也未曾对我们的印第安同胞守过信用。300年前，在我们的祖先征服遥远的珍珠岛后，对那些棕色人所干的残酷事情，恐怕也与这个土地公司不相上下吧。这些东西，在荷兰的公众学校里是不会教的。每个人都应该还对发生在南美洲波特马约地区的事情记忆犹新吧！



泳者

克劳斯·梅尔 摄影

地球并不属于人类，而是人类属于地球。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事物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血液将人躯体的各个部分连为一个整体。生活于巴西北部和委内瑞拉南部的原始民族雅诺马马人在水中自由而舒展地游泳，他们深谙自然的奥秘，达到了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理想境地。

在沉静的塞内加尔森林里，非洲的土著统治者和阿拉伯奴隶贩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向上苍祈求，希望这些十恶不赦的凶手被投入但丁所在的地狱。

那些描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年历史的著作从没有提及过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著居民们，被白人用马和狗猎捕，进行有组织的灭绝。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大探索的时代早已过去，关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仍旧动荡不安这个问题，一小部分人认为是因为原来受苦受难、被压迫的那些人开始觉醒，不安于现状，因此，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便开始动乱。

相对于高高在上地坐着审判过去犯下的错误而言，总结前人的教训更为有意义。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便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像里德和罗斯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不但为世界创造了财富，还教会了我们如何思考问题。

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荣誉的影响下，我们常常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拿来”，那么在另外十几个世纪里，我们就必须学会“给予”，虽然这种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同抢劫一样，仁慈也会让人害怕。因为不管是接受者还是赠送者，他们都觉得仁慈不公平，没有人愿意成为接受者，也没有人愿意将属于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将印第安人从英国人的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又让一无所有的他进入伊斯兰教山居者的所在地，那么这一切只能称为是一个美好的错误。

对中国人、爪哇人和缅甸人而言，如果我们为了让他们重返甘地的缠腰布和被鳄鱼撕咬的舢板，则撤走我们的铁路、汽车、飞行器以及电话亭、加油站，他们会更为不幸。土著们已经适应了机器的存在，过惯了更为迅速的运输和交流的生活。当自己的孩子得了白喉病时，他们不再去寻求巫毒教神甫的帮助，而是直接去请白人医生。相对于花十个小时的时间走路，他们更乐于坐公共汽车去拜访他们的朋友。

类似于一桶蜂蜜换一匙食盐这样笨拙的古代物物交换制度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回来了，现在的世界已经习惯了使用金钱和开银行支票。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生活在1932年，而不是932年或公元前32年，我们的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速运转中的公司。

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在这个两难时候，里德和罗斯的思想又给我们前进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既然这两个人不愿意“拿来”，也不愿意“给予”，那么合作便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了。里德和罗斯不会因为肤色和信仰不同而拒绝给别人治病。他们不是黑人、白人或黄种人的专属医生，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祝福传达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正是由于这数以千计的病人，他们才能在疟疾和黄热病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当美国陆军军官哥瑟尔斯（1858—1928年，美国陆军军官，工程师，巴拿马运河区第一任总督）和戈格斯医生（1854—1920年，美国军医，在巴拿马运河挖掘期间消灭了运河区的黄热病，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挖掘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哥瑟尔斯规划出蓝图，而戈格斯则给他提供人力，由此将这个蓝图变成了现实），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为全世界人民造福，而不是单单为太平洋或大西洋或美国着想。马可尼并没有在自己发明无线电后规定：“除了意大利的船只外，其他任何船只就算遭到了海难，也不许使用无线电广播。”同行动迅速的横渡大西洋的快船一样，桑给巴尔的不定期货船仍然享受到了无线电广播的好处。

你应该能明白我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不，我并不是在向你鼓吹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问题可以自我控制，如果它不能的话，那么在未来两个世纪里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发生，因为没有人会为它担心。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大家开始携手与共，共谋发展。在蒸汽机和电被发明出来以后，在葡萄牙、拉普兰以及汉口成为邻居并能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相互交流时，这一法则就成立了。现在的我们在制造物品和在家乡种植谷物时，考虑的已不单单是自己，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需求。日本能为我们提供比想像中更为便宜的火柴，德国能从阿根廷买回足够的小麦，这些质地良好的小麦比德国本地的小麦便宜许多。

我们不能再将白人工资的1/12支付给中国苦力和非洲黑人了，因为莫斯科的一家电台使用了一批精通各种语言的播音员来进行宣传，对黑人和黄皮肤的中国人大肆宣扬他们被我们给欺骗了，说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剥削。

现在我们不能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随心所欲地抢劫、掠夺和偷窃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的话。虽然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并不具

备良好的道德素质，但是我们那非常正确的是非观念还是不允许我们乱来的。当人类的集体是非观念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它们就会发挥出它们的作用，让人们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诚实和共同的礼貌是必须随时要讲究的，就像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那样。

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宣扬一种教条。同样，我也并不打算用这些“信息”来打发你回家。但是，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我想请你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这些东西，并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到现在为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好像是一个意外一样，似乎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最多不超过几个世纪。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却和那些在下车之前的短短十分钟里，贪婪地享受着三份正餐的列车上的乘客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都显出没有品位的贪婪。

慢慢地，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我们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待上几天，而是要永远地在这里扎下根，并好好地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紧张的，还有什么好鲁莽的？当你重新到达一个小镇，并希望在那里度过一生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为将来好好地考虑一下了。而你的邻居们，不管他们的职业是医生、屠夫、面包师、杂货商还是殡仪员，他们都会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所规划。如果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的计划，那么整个地区就会因此而发生大规模的混乱，到时候恐怕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在那里生活了，更不要说在那里居住上一个星期。

当你在对这些事情进行思考的时候，这个世界和你生活的那个小村庄相比，真的就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吗？恐怕并非如此吧。这两者之间即使有所不同，也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别，而绝对不是质量上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如此而已。

你也许会说我已经到处都去看过了，从乞力马扎罗山开始到现在，而且在里德医生和罗斯医生的帮助下，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我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了非常宏伟的规划。

也许到现在还会有人像爱丽斯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本完全不用出门旅行的地理书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1931年4月 巴黎

1932年5月 新奥尔良

##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1903年开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早年混迹社会，做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等。这位体重两百磅，粗壮结实的荷裔美国人于1921年出版了《人类的故事》一书，从此饮誉全球。此后，他一生中出版了30多种书籍，以人文主义的立场，通俗易懂、俏皮睿智的文风，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重新演绎了一遍。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风靡世界的畅销书，历经近一个世界仍魅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房龙本人更就多才多艺，他精通十种文字，善拉小提琴，还为自己的大多数著作配图了许多稚拙可爱的插图。

责任编辑 / 周宏



## 赋予地理时间和意义

---

这绝不是一本普通的地理书，它不仅简要地介绍了基本的地理知识，更从独特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各国的历史演变，分析地理对国家的演变、民族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这是一本关于“人”的地理书，在这本书中，房龙关注的是“人”的活动，或者说是地理学的人文意义。

透过房龙诙谐睿智的文字，你能找到日本的近代向外扩张，而国土同样狭小的瑞士却保持中立的答案，还能明白为何丹麦人沉溺于宁静的书斋，而西班牙人却热衷与广阔天地。

在写遍了全世界以后，房龙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我们既然都生活在同一颗行星之上，每个人的幸福和灾难，都是我们自己的幸福和灾难，我们所有人都应为我们共同生活着的世界的安宁负起责任。

《房龙地理》和《人类的故事》《宽容》等房龙著作一起，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而它所揭示的神秘壮伟的西方文明，以及广阔诱人的未知世界，还会激励更多的人继续前进。

#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关于本书](#)

[扉页](#)

[版权页](#)

[插页](#)

[第一章 这个世界还生活着其他人](#)

[第二章 定义“地理”以及我对这个词的应用](#)

[第三章 我们生活的行星：它的特性、风俗和习惯](#)

[第四章 地图和航海技术](#)

[第五章 季节的产生](#)

[第六章 洲的由来](#)

[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和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

[第八章 东地中海的石堡：希腊，亚洲与欧洲的桥梁](#)

[第九章 意大利：能扮演海上霸主或地上霸主的角色](#)

[第十章 西班牙，处于欧洲和非洲的冲击处](#)

[第十一章 法国，拥有所梦想的一切的国家](#)

[第十二章 比利时，一纸条约建立的国家，缺乏内部的和谐](#)

[第十三章 创造历史奇迹的卢森堡](#)

[第十四章 瑞士，拥有优秀的学校和讲4种语言的团结的人民](#)

[第十五章 德国，诞生太晚的国家](#)

[第十六章 奥地利，不再被重视的国家](#)

[第十七章 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超过大国的典范](#)

[第十八章 冰岛，北冰洋中的政治实验室](#)

[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与挪威的领地](#)

[第二十章 荷兰，建立在北海堤岸上的沼泽帝国](#)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颠岛国，负责为世界1/4的人谋取福利](#)

[第二十二章 俄国，人们需要看地图才能确定它是欧洲还是亚洲的一部分](#)

[第二十三章 波兰，曾是别人的走廊，现在终于成为了自己的走廊](#)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产物](#)

[第二十五章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产物](#)

[第二十六章 保加利亚，巴尔干国家中最正统者，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押错了宝](#)

[第二十七章 罗马尼亚，拥有石油的国家](#)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和它的那些遗留物](#)

[第二十九章 芬兰，以其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而人定胜天的又一代表](#)

[第三十章 亚洲的发现](#)

[第三十一章 亚洲对于世界的意义](#)

[第三十二章 中亚高地](#)

[第三十三章 亚洲西部高原](#)

[第三十四章 阿拉伯，什么时候属于亚洲，什么时候又不属于](#)

[第三十五章 印度，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第三十六章 南亚半岛上的国家：缅甸、暹罗、安南以及马六甲](#)

[第三十七章 东亚大半岛的中国](#)

[第三十八章 朝鲜和蒙古](#)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

[第四十章 菲律宾，过去属于墨西哥](#)

[第四十一章 荷属东印度](#)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亚，自然的产物](#)

[第四十三章 新西兰](#)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上的岛屿，那里的人同我们一样生活](#)

[第四十五章 非洲，和谐和对比的大陆](#)

[第四十六章 美洲，幸运之神眷顾的土地](#)

[第四十七章 新的世界](#)

[作者简介](#)

[相关内容](#)